

中原抗战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京)新登字第102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原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全国政协《中原抗战》编写组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5

ISBN 7-5034-0711-5

I. 中… II. 全… III. 抗日战争(1937~1945)-国民党-史料 IV. K26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5) 第02241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印 刷：通县燕山印刷厂

装 订：三河富利装订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毫米1/32

印 张：24.25 字数：620千字

印 数：1—5,000册 插页：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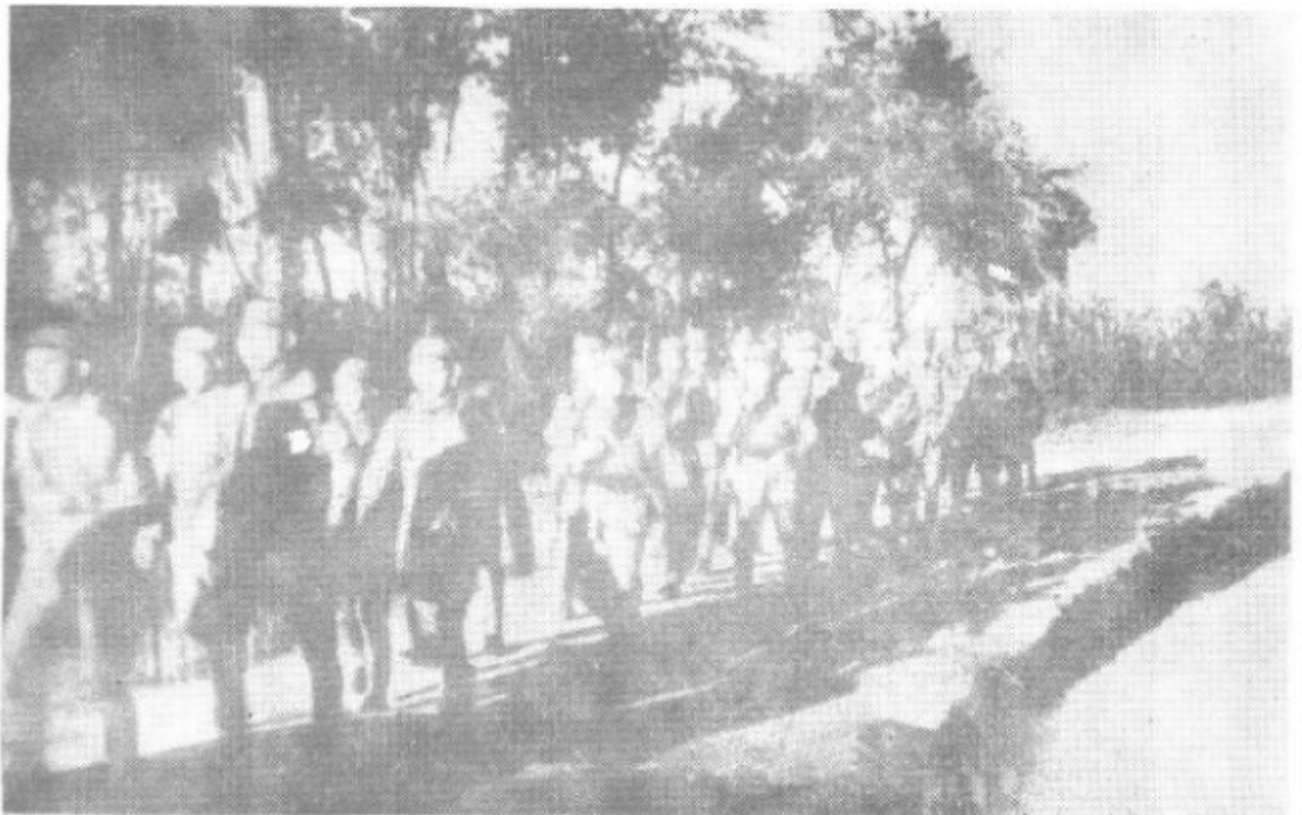
版 次：1995年7月北京第一版 第1次印刷

定 价：21.1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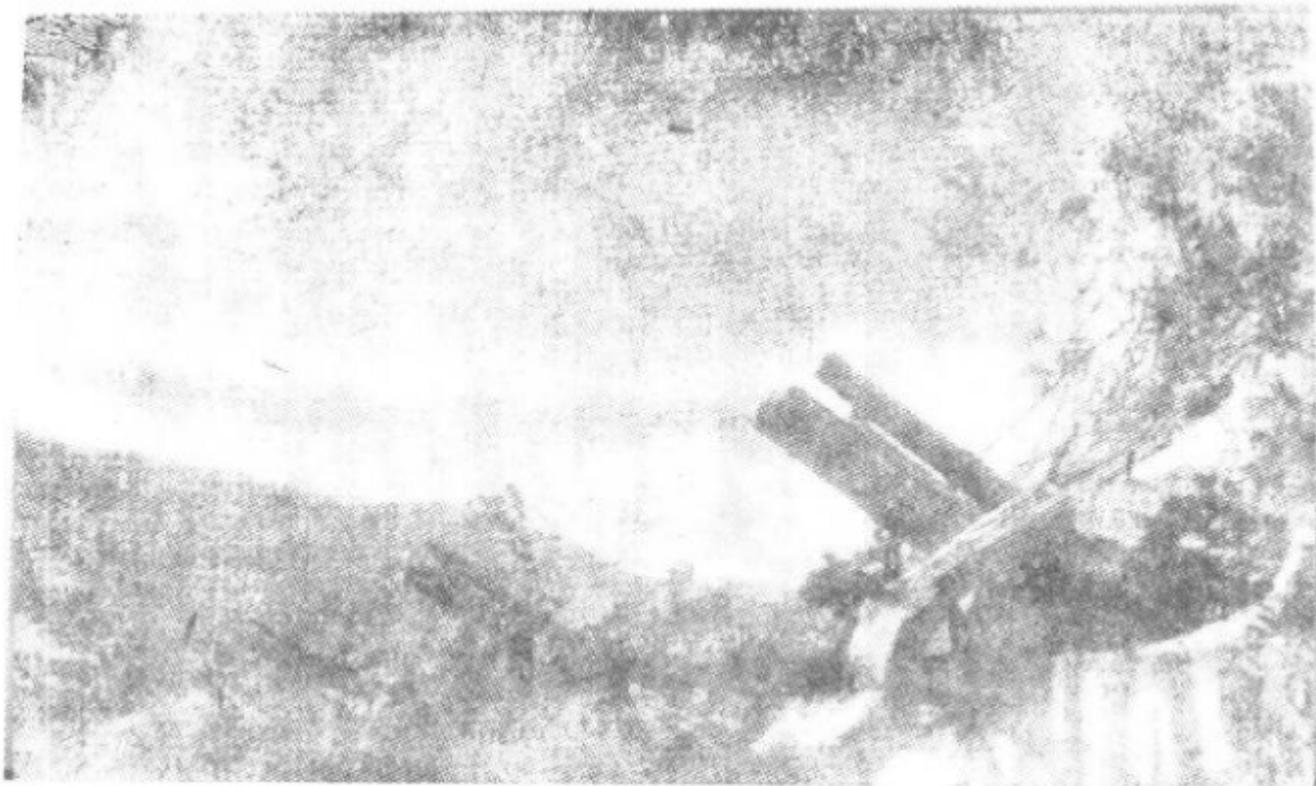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一九三八年六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冯玉祥将军（左三）在河南舞阳县王店街（今舞钢市王店乡）与送子参军的农民（冯旁边站立者）和要求参军的青年（冯对面肃立者）谈话。参谋张公干（左二，系中共党员）奉冯玉祥之命率领这批应征入伍的爱国青年（场外穿便服的队伍）走上抗日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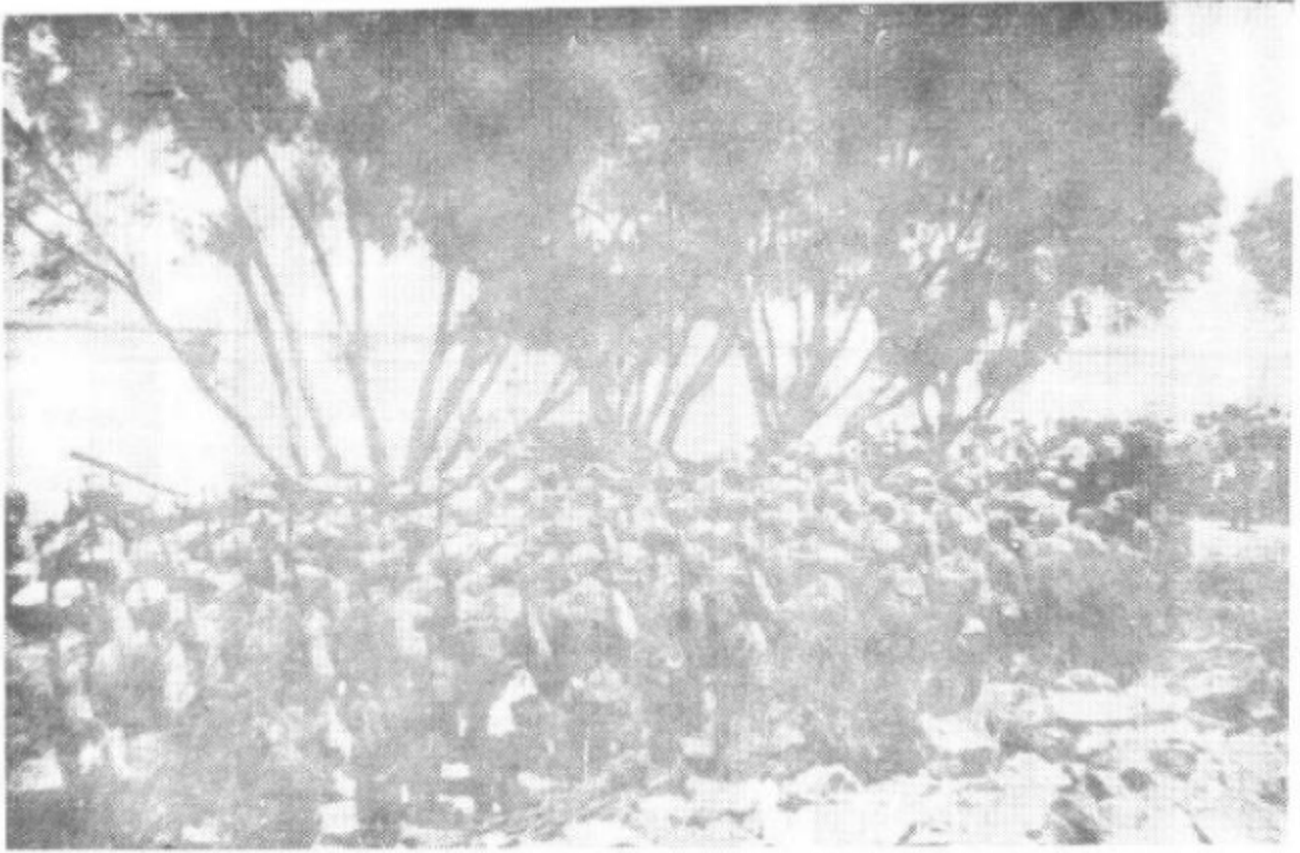
中国军队开赴豫东前线



一九三八年五月，日军为截断徐州一带中国军队的西撤之路，于十二日在濮县（今并入范县）以南强渡过黄河，十四日攻占菏泽，十五日在民权县内黄集附近切断陇海铁路。二十四日占领兰封。图为中国军队反攻兰封车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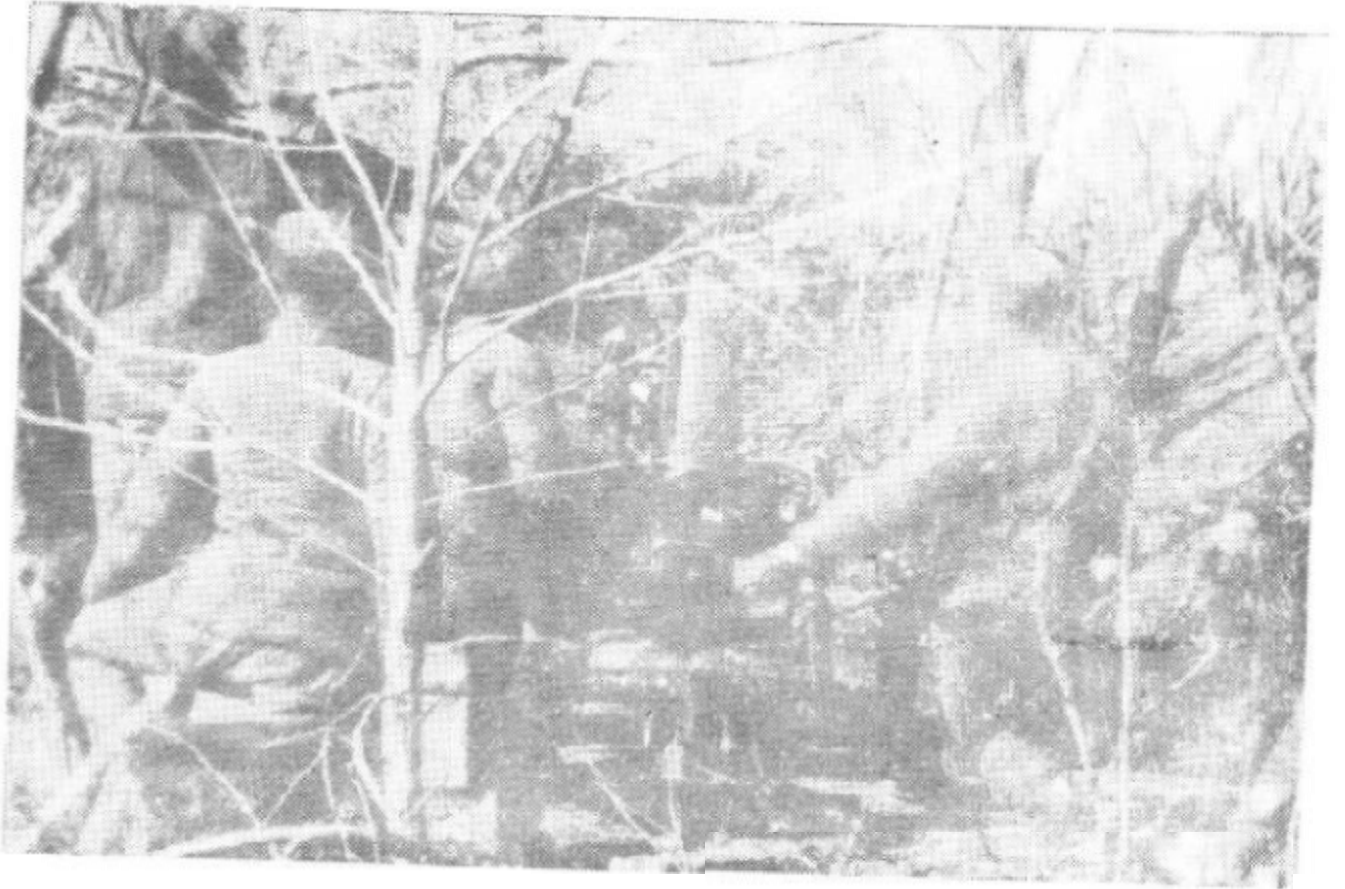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日军攻占商丘，兰封一带中国军队奉命西撤。图为转移中的中国军队。



守卫黄河渡口的中国军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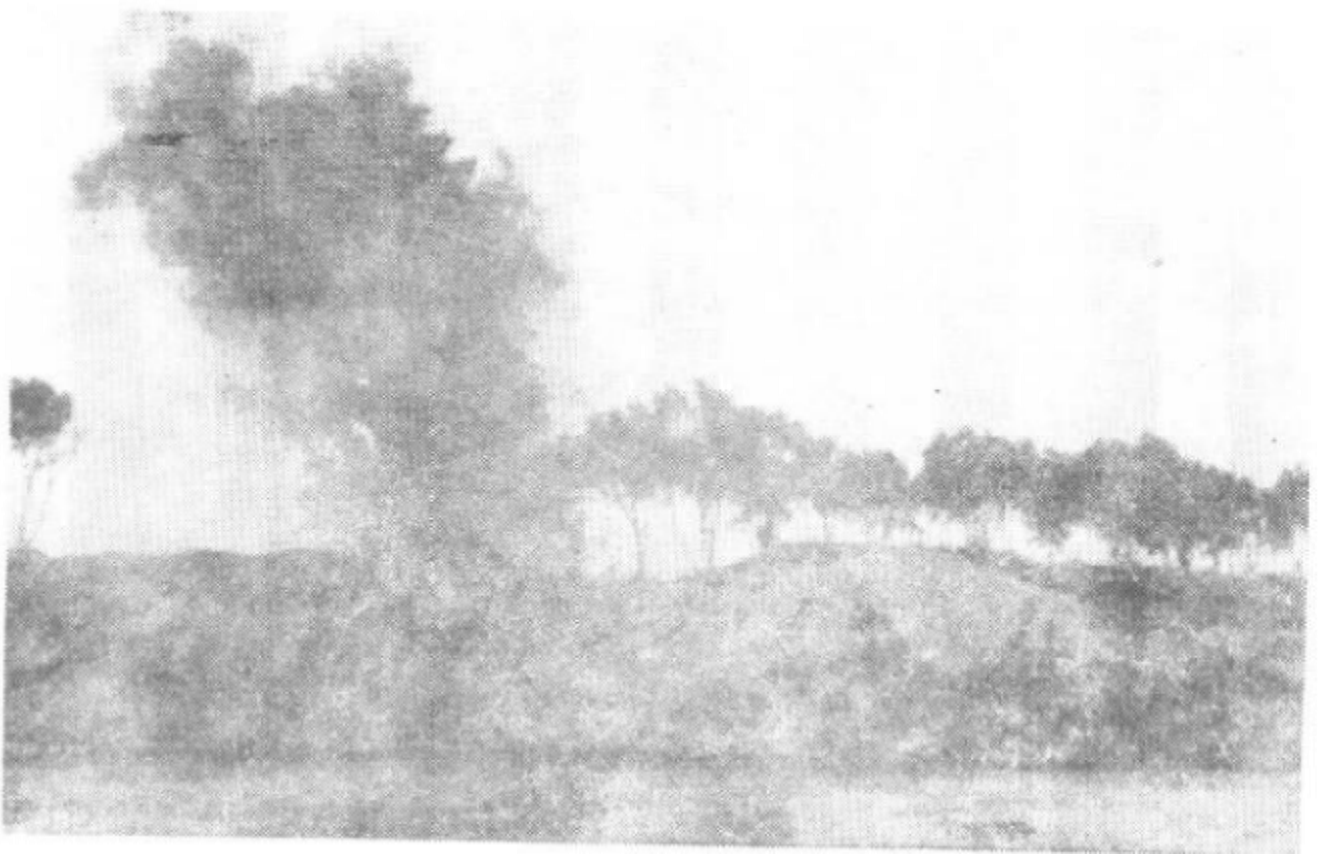
豫东沦陷后，中国军队撤至平汉线以西山地。



隐蔽在树林中的中国军队炮兵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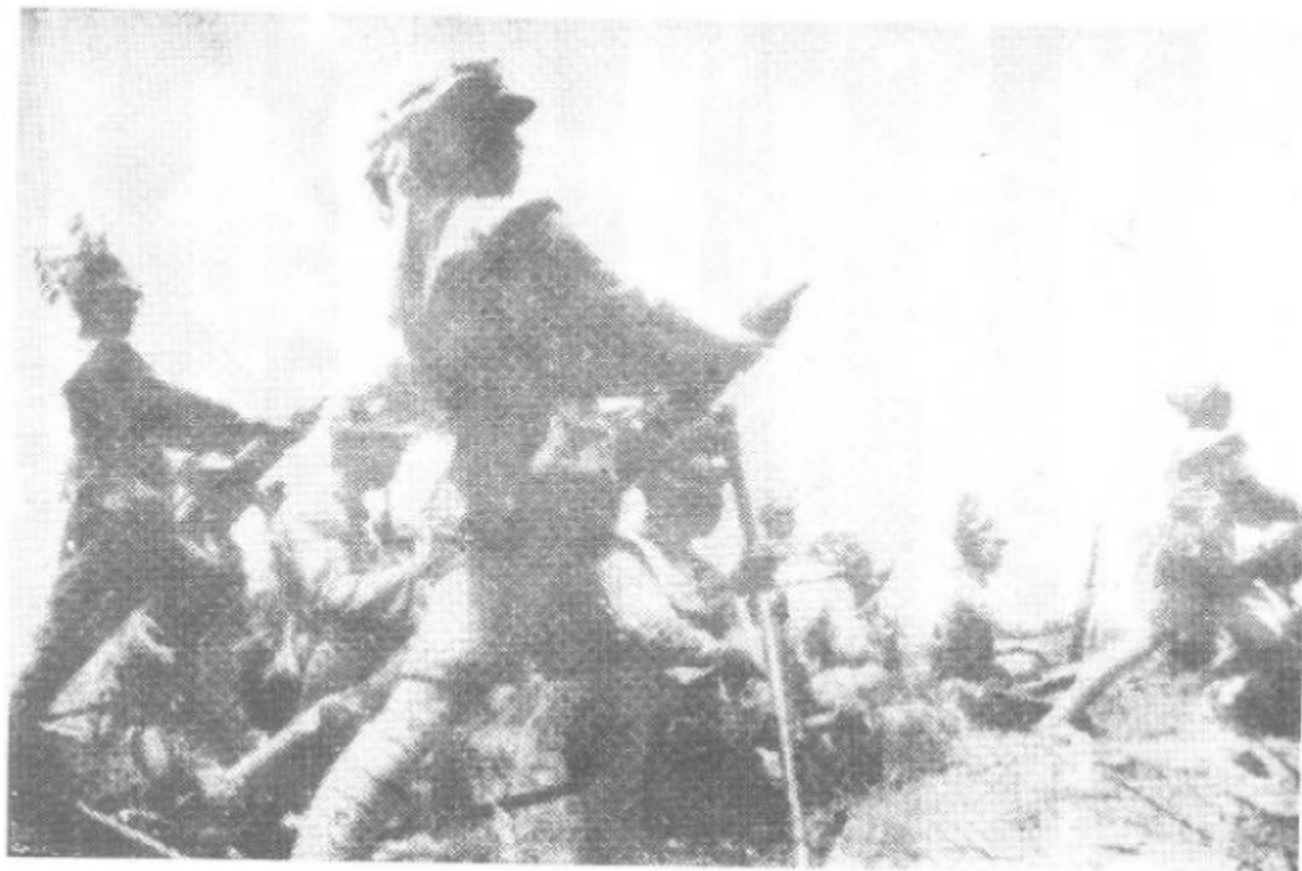
郑州遭受日军飞机轰炸后之惨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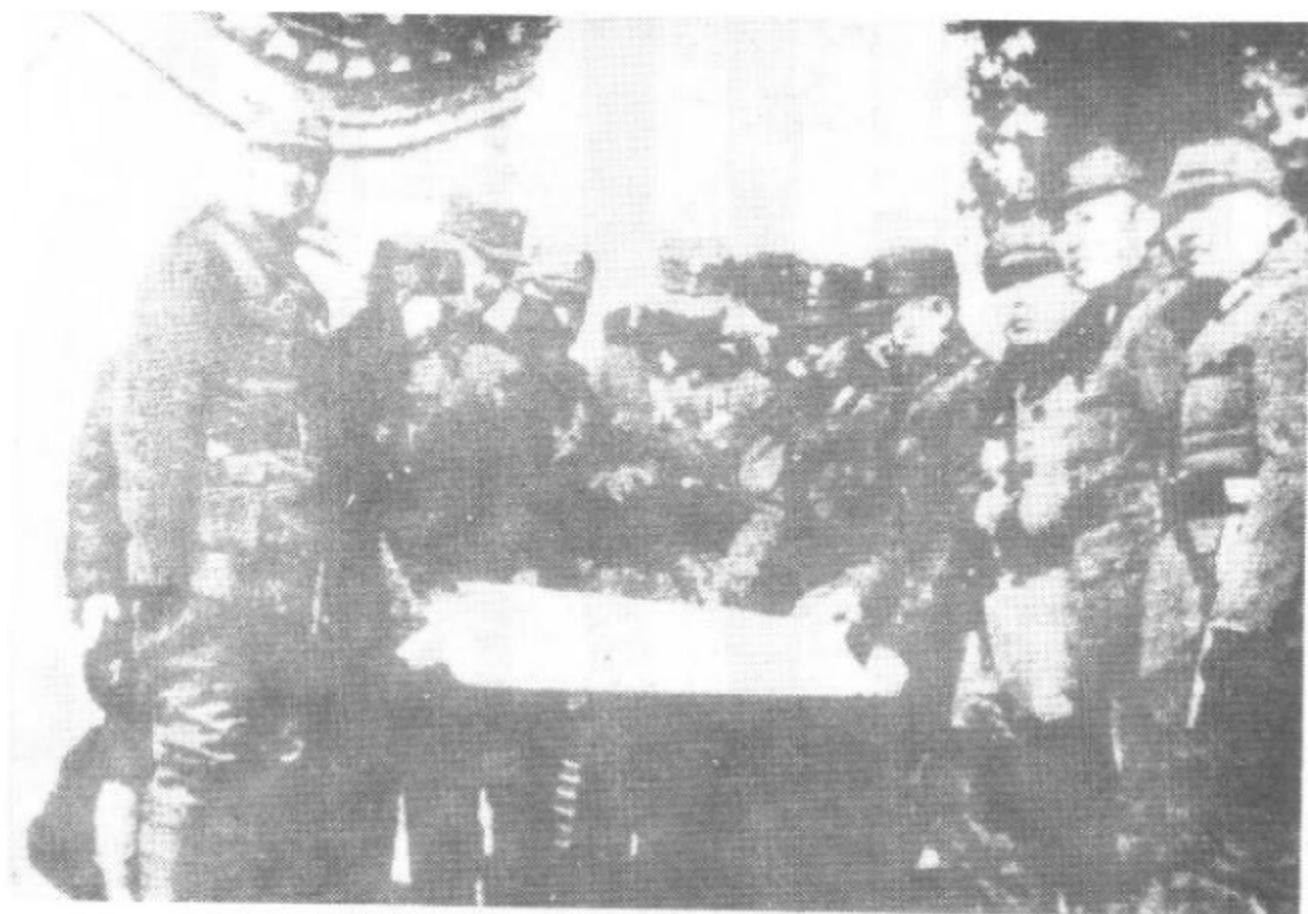
中国军队撤离豫东后，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九日在郑州东北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



在洪水中艰难跋涉的河南难民



中国军队在信阳地区炮击日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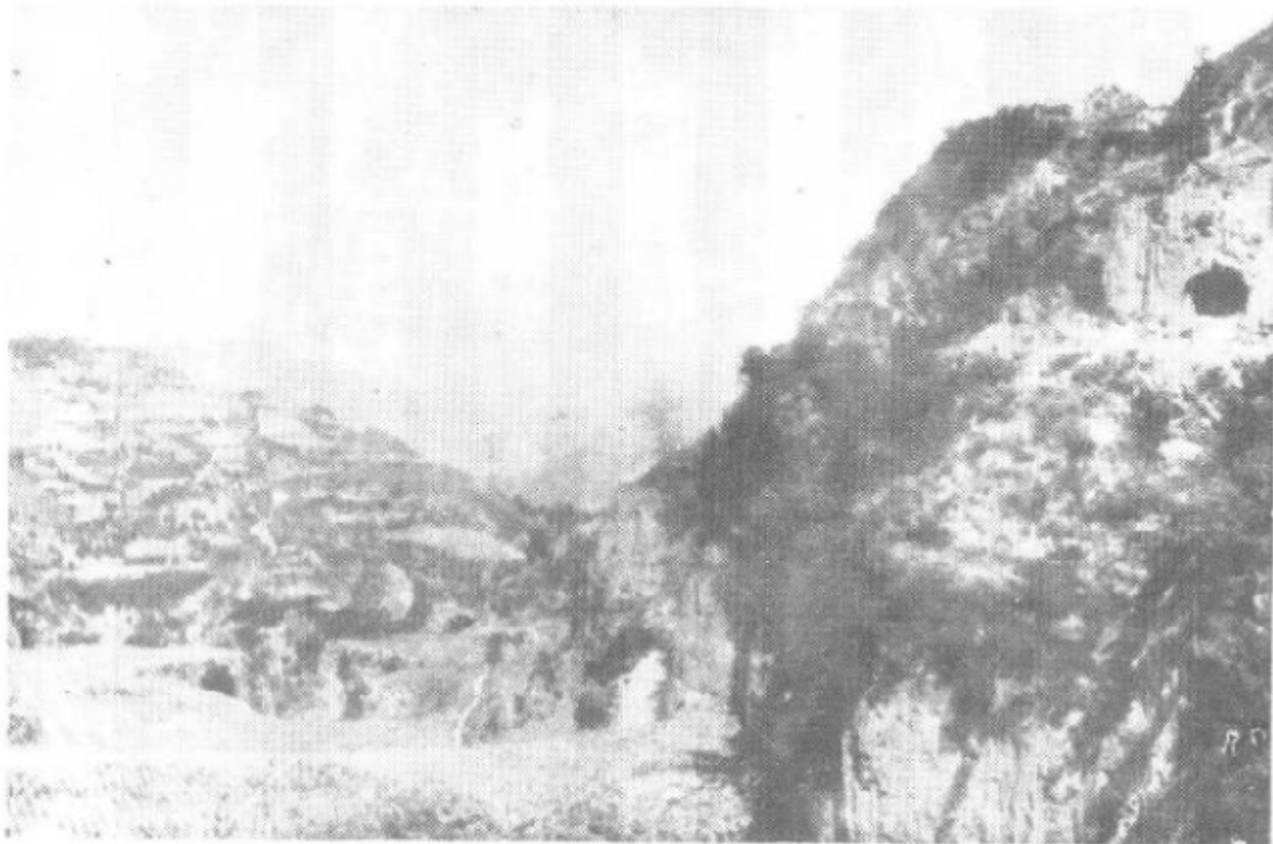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一年豫南会战中，中国军队指挥官在掩蔽部查阅地图，指挥作战。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九日，日军第一一〇师团由邙山头霸王城桥头堡阵地越过鸿沟进攻汉王城。



中原会战中我国军队俘虏的日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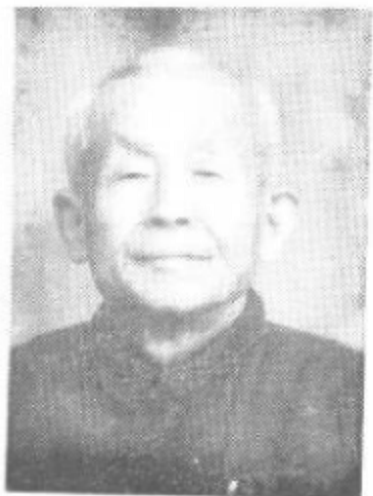


河南省广武县（今裁入荥阳市）汉王城、霸王城抗日战场遗址。
（高蓉生 摄）



日本军阀侵略中国所得的结果

本书部分作者照片(按文章顺序排列)



陈家珍



李汉魂



宋希濂



徐福龄



宋聿修



张访朋



水普慈



贺粹之



李勋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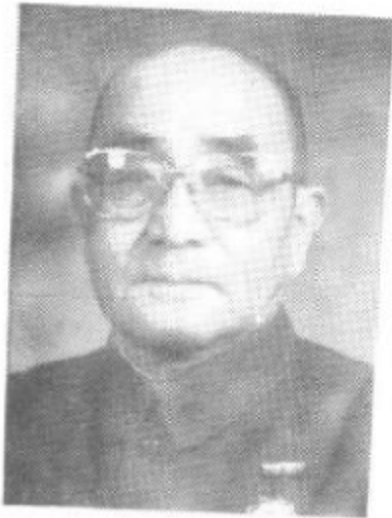
黄廷选



郭宗正



王忠干



李少棠



陈正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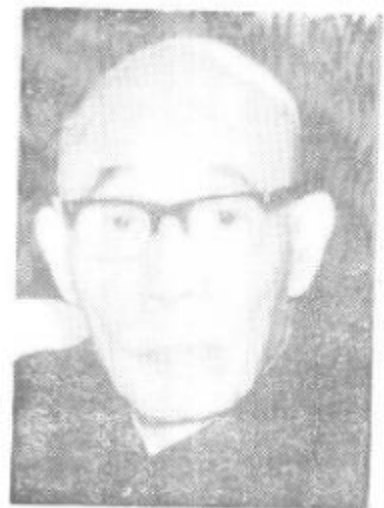
李树森



冯尧和



方耀



廖运泽



孙蔚如



李志勤



杨金镜



刘汝明



董永昌



吴绍周



廖运周



殷义盛



李国恩



陈仕俊



吴士彰



韩立才



李文定



车国光



王永川



杨云青



黄明鉴



陆光球

出版说明

一、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彻底打败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海外侨胞团结奋斗和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热情支持下取得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和国民党广大爱国将士，在抗日最前线浴血战斗，英勇牺牲，为国家、为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了全面反映抗日战争的概貌，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史学工作者提供研究资料，并配合有关方面敌后抗战史料的出版，特将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征集的原国民党将领回忆抗日战争的文章，经过审慎的选择和核实，汇编成《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包括《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晋绥抗战》、《中原抗战》、《武汉会战》、《湖南四大会战》、《闽浙赣抗战》、《粤桂黔滇抗战》、《远征印缅抗战》十二册，将分期陆续印行。

二、本丛书的编辑方针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这一方针，本丛书既如实地反映国民政府中央统帅部在抗日战争各阶段所采取的方针和态度，也反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国民党部队广大爱国官兵的战绩。这样，读者将从本丛书记述的史料中，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创导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意义以及国共两党“合则两益，分则两损”的历史教训，从而认识当前实现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本书的编排方法基本上按照各个重大战役发生的时间顺序，但也照顾到地区之间的联系，如《湖南四大会战》即包括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和湘西会战；《闽浙赣抗战》则指发生在福建、浙江、江西的战役。这种编法，将更有利于读者了解整个抗日战争史的历程。

四、本书除了选用在大陆征集到的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文章外，还转载了一些在台湾和海外的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文章，这样可使资料更加完整，同时对加深海峡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和促进祖国的早日统一也是不无裨益的。

五、由于时间仓促和编者水平所限，加上本书作者多年事已高，对某些战役的具体情节及人名、地名、时间等，记忆不甚准确，尽管我们做了大量的核实工作，难免还会有一些疏漏之处。对一些难以核实的问题，我们尊重作者意见，多说并存，留待继续研究。敬请参加过抗战的老人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原国民党将
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编审组

一九八五年八月

前 言

中原抗战，是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原地区以河南省为中心，馆毂冀、鲁、皖、鄂、陕、晋诸省；平汉、陇海铁路在此交会，天险黄河横贯西东；东部平原历来为四战之地，西部层峦叠障、嵯峨险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为兵家所必争。抗日战争期间，中原地区始终是重要战场，是屏障川陕大后方的前沿阵地。

早在七七事变之前，中国政府就将中原地区列为国防重点，在豫北、豫西、豫东等地构筑了一千二百多个钢筋水泥的永久性工事。抗战八年间，曾在此驻防和参战的中国军队达数十万之众。同时，中原也是日本东亚战略的重要侵略目标之一，日军在此先后对中国军队发动过十多次大规模的进攻。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日军沿平汉铁路两侧南犯，直抵漳河北岸。中国军队与敌展开激战，揭开了中原抗战的序幕。十一月四日和十一日，日军先后攻占安阳、大名，此后中日双方形成对峙状态。一九三八年二月七日，日军发动平定作战（即豫北作战），中国军队经节节抵抗后撤至晋东南地区，至月底豫北全境沦陷。

一九三八年五月中旬，日军为消灭徐州附近中国军队而发起的徐州作战正在激烈进行中。担负切断陇海铁路、阻挡中国军队西撤的第一军一部于五月十二日由濮县强渡黄河，十七日进入兰封以东地区。该敌为攻占开封、郑州，拒不执行华北方面军关于进攻商丘的命令，坚持进攻兰封，开始了以兰封周围地区为主要

战场的豫东作战（亦称兰封会战）。中国军队以优势兵力围攻该敌，激战至二十九日，豫东重镇商丘被日军第二军一部攻占，战局逆转。月底，中国军队奉命西撤，日军乘势于六月六日攻占开封，九日攻占中牟，前锋于十日和十二日分别切断郑州和新郑附近的平汉铁路。六月九日，中国军队在郑州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汹涌的黄水向东南奔腾直下，夺淮入海，形成了长达四百多公里黄泛区，阻挡了西进的日军。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日军为消灭豫南地区的中国军队主力，发起了豫南会战。中国军队以避敌锋芒、尾追侧击的战法与日军激战十七天，日军退回信阳东西之线。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日，日本华北方面军为策应第十一军的长沙作战（即第二次长沙会战），并将其前进据点推进到黄河南岸，发起了郑州战役，四日攻占郑州。中国军队在敌强我弱、后援不至的情况下顽强拼杀，于十一月三日收复了除中牟县城和黄河南岸霸王城日军桥头堡以外的全部失地。

豫中会战（亦称中原会战）是抗战期间中原战场上规模最大、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作战。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起，由于接连遭到美军的沉重打击，日军丧失了在整个太平洋上的海空优势，海上交通线被切断，其本土安全也岌岌可危。为打通贯穿中国南北、连接南洋的大陆交通线，摧毁桂林、柳州等空军基地以挽回败局，一九四四年初，日本大本营制定了“一号作战”计划，其中第一步就是以打通平汉铁路南段为目的的“京汉作战”。四月十八日和十九日，日军分别由中牟和黄河南岸桥头堡阵地发起进攻，二十日占领郑州，然后分多路向南、西和西南方向大举进犯。在日军左冲右突的穿插攻击面前，数十万中国军队除少部分在汜水虎牢关、许昌、襄城颍桥、洛阳等地进行了顽强抵抗外，大多数则一触即溃，有些甚至不战而逃，致使豫中、豫西地区数十座县城在一个多月内连陷敌手。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日军发动了旨在摧毁老河口飞机

场，确保其在华北、华中交通运输和军事设施安全的老河口作战（即豫西鄂北会战）。至四月八日，日军先后攻占了老河口机场、南阳和老河口城等地。此后，双方经过反复争夺，于五月底在襄河两岸及内乡西峡口以西形成对峙，直至日本投降。

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主体的中原敌后战场上，部分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也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搏斗。他们以袭击日军占领下的城镇、乡村和据点，刺杀日首，破坏交通线等方式打击了日军。有些国民党将领还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在共同的反侵略斗争中互相支持和援助。

发生在中华民族发祥之地的中原抗战，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中华儿女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惜杀身成仁、马革裹尸的崇高英雄气概。他们以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谱写出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歌，他们的英名和业绩必将永垂青史，千古流芳，为世世代代炎黄子孙所敬仰。

同时也应当看到，由于中国军事当局误判敌情、指挥失当，某些将领盲目轻敌或只图保存实力而消极避战，坐失良机，致使一些可获全胜的战斗反遭失败或得不偿失，一些可以长期坚守的战略要点过早失去。黄河决堤虽暂时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但给泛区数百万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某些部队扰害百姓引起公愤。有些将领曾有过抗日杀敌的光荣历史，后来却投敌叛国。更令人痛心的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国民党当局竟连续制造了竹沟、南召等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反共磨擦事件。这些沉痛的历史教训同样是应当永远记取的。

本书以国民党将领的回忆文章为主，也辑入了少量文职官员的回忆文章，还收有台湾出版的书刊所载资料及部分民国档案。为了便于阅读和研究，我们编写了几次战役的大事记、敌我双方指挥系统表，并收集了一些珍贵的历史图片。

在编审过程中，我们以实事求是为准则，核实史实为重点，

查阅了有关的民国档案、历史地图和文献资料，访问了一些当事人和知情者，对辑录的全部资料反复进行了核对，订正了原作中的一些失实之处。对于一些难以核实的问题，我们采取了多说并存或加注说明的办法。由于时间紧迫，水平有限，舛误疏漏在所难免，敬希读者赐教。

本书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河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联合编辑，并得到河北、山西、山东、安徽、湖北、湖南、广西、陕西、四川、云南等省区政协的支持和许多抗日战争亲历者的帮助。在具体工作中，还得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郑州大学历史系等单位的协助，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原抗战》编审组
一九九五年一月

本书编审人员

刘琦	陈子坚	袁蓬
高蓉生	魏一明	张明新
徐金柱	丁江	党德信
杨玉文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 言	(1)
第一章 从漳河对峙到豫北作战	
安阳大名失陷及对峙	何应钦(1)
漳河之战	章异之 姚国俊(4)
安阳守卫战前后	陈家珍(7)
冀南豫北作战	张樾亭(14)
平汉沿线之作战	何应钦(16)
爆破黄河铁桥	朱振民(18)
爆破郑州黄河铁桥日记	熊先煜(22)
焦作守卫战	张玉瑚(28)
王屋山阻击战	刘钧铭(31)
汜水炮战记	蓝守清(35)
第二章 豫东作战	
陇海沿线之作战	何应钦(43)
兰封会战	薛 岳(46)
铁衣曾照古中原	李汉魂(48)
兰封战役的回忆	宋希濂(67)
忆兰封之战	龚梦涛(81)
围攻曲兴集的回忆	刘井民(86)
攻击三义寨日军阵地	伍淮芳(91)
浴血兰封	李 勃(93)

罗王战斗·····	李日基(100)
兴隆集战斗·····	程 采(102)
豫东兰封之战·····	王蔚丞(107)
转战豫东·····	谢德刚(110)
归德失守的经过·····	郑殿起(115)
鲁西豫东抗战中的第三十二军	
·····	齐国楷 陈锐霆 张尊光(122)
萧县失守前后·····	石彦懋(135)
萧县守卫战·····	苏永刚 郝世昌 崔 坦 林向荣(142)
记豫东战役及黄河决堤·····	晏勋甫(145)
花园口决堤的内幕·····	朱振民(150)
黄河决口经过·····	魏汝霖(154)
黄河花园口掘堤经过·····	陈慰儒(158)
黄河决口亲历记·····	黄铎五(161)
花园口掘堤日记·····	熊先煜(165)
报告花园口决堤后泛滥情形电报·····	商 震(169)
我乘黄泛退日军·····	刘庆云(172)
抗战时期河南省黄河防洪·····	徐福龄(176)

第三章 豫南会战

豫南会战·····	何应钦(182)
记豫南会战·····	李宗仁(187)
豫南会战经过·····	王鸿韶(188)
回忆豫南会战·····	宋聿修(191)
第十三军参加豫南会战·····	任景周(193)
豫南会战中的新编第一师·····	蔡仲芳 张访朋(196)
泌阳山区对日阻击战·····	王炎升(200)
豫南会战中的南阳回民战地服务队·····	水普慈(204)

第四章 郑州战役

- 郑州战斗·····何应钦(207)
- 郑州战役回忆·····孟宪尊(209)
- 克复郑州之战·····贺粹之(219)
- 回忆郑州战役·····李勋甫(222)
- 郑州战役见闻·····黄廷选(228)
- 血战郑州·····郭宗正(234)
- 郑州战役片断·····王忠干(244)
- 广武鏖战·····李少棠(246)
- 黄河桥畔攻坚战·····林树梓(248)

第五章 豫中(中原)会战

- 豫中会战·····何应钦(250)
- 豫中会战·····白崇禧(252)
- 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255)
- 中原战役概况·····刘子奇(263)
- 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成立与撤退·····宋 涛(269)
- 转战豫中·····陈正风(273)
- 浴血许昌城·····孙 浩 李树森 张访朋(297)
- 密县血战五昼夜·····张文心(305)
- 千里转进的炮营·····冯尧和(316)
- 参加中原会战的第十三军·····方 耀(324)
- 阜阳保卫战·····廖运泽(333)
- 豫西战役·····孙蔚如(337)
- 回忆转战豫西·····王忠干(340)
- 中原会战回忆·····陈子坚(343)
- 固守虎牢关的七日七夜
·····周益三 王汝昭 姜树德 卢松轩(355)
- 洛阳龙门之战·····李志勤(362)

洛阳战斗纪实·····	邢菊田(364)
洛阳战役回忆·····	刘亚仙(369)
第九十四师守卫洛阳城战斗片断·····	刘亚超(377)
豫西撤退及李家钰的牺牲·····	张仲雷(380)
李家钰将军殉国记·····	田光明(395)
云梦山战斗·····	张灿华(398)
血溅金斗寨·····	梁俊范(401)
第一〇六师段村阻击战见闻·····	杨金镜 刘克绍(403)
第一军参加灵宝战役的经过·····	陈廷祺(407)
我所亲历的灵宝战役·····	黄剑夫(412)
第九十七师参加灵宝战役的回忆·····	郭吉谦(419)
坚守函谷关 热血洒中原·····	谢鸿文(430)
血战张茅·····	谢本璞(434)
中原会战中临汝训练班参加爆破阻敌·····	文 强(439)

第六章 豫西鄂北会战

豫西之战·····	刘汝明(443)
第二集团军参加豫西会战的回忆·····	宋聿修(447)
追忆南阳保卫战·····	董永昌(450)
西峡口战役经过·····	谢蕴涛(458)
豫西南抗战的回忆·····	吴绍周(464)
忆西峡口之战·····	黄子华 李师林(467)
西峡口抗战的回忆·····	廖运周(475)
西峡口歼敌记·····	冯尧和(485)
激战西峡口·····	李志勤(488)
西峡口作战的回忆·····	丁悟道(493)
西峡口击敌·····	蔡仲芳(499)
重阳店痛歼日军战车记·····	张访朋(502)
官道口阻击战·····	陈子坚 殷义盛(507)

- 灵宝火山关歼击战·····李振西(512)
- 官道口战役·····宋克敬(525)
- 忆官道口战斗·····刘德良(531)
- 保卫河南省政府战斗的回忆·····秦承盈(533)
- 忆南召的沦陷和光复·····李国恩(536)
- 豫西鄂北会战中的鄂北战场·····胡临聪(539)
- 老河口攻守战·····陈仕俊 傅英道(544)
- 第一二七师增援老河口作战·····王澄熙(550)
- 老河口战役亲历记·····何翔迥(552)
- 转战襄河两岸·····吴士彰(562)
- 七里岗阻击战·····韩立才(567)
- 炮兵在老河口的一战·····李志远(575)

第七章 豫省诸役

一、豫北方面

- 豫北敌后抗战记·····李文定(578)
- 濮县战役·····周云章(596)
- 西阳河之战·····车国光(608)
- 博爱县民军抗日的回忆·····王生复(613)
- 在太行山区的两次战斗·····冉敬中(615)
- 忆豫北抗日战斗·····王永川(619)
- 纸坊沟痛歼敌军·····李学诚(624)
- 豫北一夜大战·····李慕愚 杨荣贤(626)
- 在豫北与日军的几次战斗·····杨云青(629)
- 太行山战斗掠影·····高文宪(634)

二、豫西、豫南方面

- 军统别动军第六纵队在河南·····曲云章(637)
- 别动军第五纵队在镇平的抗日活动·····马保民(648)
- 忆平汉铁道破坏队·····黄明鉴(655)

收复垣曲·····	李志勤(660)
邙山“洞炮”制日军·····	冯尧和(663)
设宴杀敌·····	郭绍绪(668)
血战礼曲寨·····	杨金镜(672)
宛南抗日游击队歼敌纪实·····	李鸿合(674)

三、豫东方面

奇袭驻汴日军亲历记·····	李助甫(677)
归德大空战·····	陆光球(686)
归德上空遭遇战·····	韦鼎峙(690)
泛东背水之战·····	冉敬中(696)
洧川县自卫队抗日的回忆·····	贾兰田(700)
智勇刺吉川·····	吴凤翔 牛子龙 王宝义(704)

附录

一、从漳河对峙到豫北作战大事记·····	(708)
二、豫东作战大事记·····	(712)
三、豫南会战大事记·····	(720)
四、豫中(中原)会战大事记·····	(724)
五、豫西鄂北会战大事记·····	(737)
六、中日双方指挥系统表·····	(742)

第一章 从漳河对峙到豫北作战

安阳大名失陷及对峙

何 应 钦

敌于攻陷石家庄后，即将第六师团之一部，河边旅团之一联队，及第二十师团之全部，转攻晋东之娘子关。沿平汉线南下者为第十四师团主力，第六师团一部，及第十六师团之一部。我平汉线军队除孙连仲、冯钦哉、曾万钟各部，已划归山西方面作战外，现有兵力仅步兵三师半与骑兵一师。敌乘我立足未稳，分两路进击，主力以铁道南下，一部由宁晋、柏乡趋内丘。我军于十月十一日晚^①，到达赵县、元氏之线，十二日晚，又被迫转移至赞皇、高邑、柏乡、巨鹿之线，十四日退守内丘。因河北平地无险可守，又加兵力单薄，十五日邢台又陷，邯郸、磁县亦于十七、十八两日先后不守。幸我汤恩伯军团十八日赶到安阳及漳河南岸之线^②，严阵以待，我吴克仁军亦于是时到达汤阴。敌分三路渡漳河进犯，斯时在平汉线正面者为敌之第六师团，由武安^③、

* 作者当时系国民政府行政院军政部部长。

** 本书中的何应钦各篇文章，均节选自《八年抗战之经过》。

① 此系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一日。

② 据《第一战区第二十军团于漳河抗日之役战斗详报》及《陆军第五十二军于漳河南岸东、西保障一带战斗要报》，十月十八日前，汤恩伯第二十军团第十三军的两个师已分别在安阳和磁县。十八日到达漳河南岸的是该军团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

③ 武安及后文之临漳、涉县当时属河南省，今属河北省。

观台^①犯我左翼者，为第十四师团之主力；沿肥乡、成安、临漳企图攻我右翼者，为第十六师团之一部。十月十九日后，敌不断向我漳河铁桥炮击，另以一部着便衣混入难民群中，由观台、东西保漳^②渡河，期掩护其主力之偷渡。东、西保漳一带高地，于二十日上午已为敌占。我关麟征军，遂于二十一日拂晓开始攻击当面之敌^③，当被我二十五师将该高地夺回，将敌压迫于河岸，歼灭甚众。但敌又得河北^④之增援，遂再图反攻，自晓至暮，反复肉搏，激战至晚十二时，敌我伤亡均重。旋以安阳以东辛店集附近，敌渡过约一联队，斯时我军极为疲乏，乃停止攻击，占领阵地，与敌成对峙状态。敌军主力因前进受阻，伤亡甚大，自二十三日后已撤退至邯郸、武安附近，拟由武安、涉县进窥晋南，威胁我平汉线左侧背，同时声援山西之作战。我汤军团遂于二十四日推进至沿岸一带与敌对峙。斯时山西又告吃紧，娘子关被敌攻陷，山西战局危殆。我汤军团之第十三军，于十一月二日兼程往援。敌乘晋东胜利，平汉线上又向我安阳附近攻击。我守军商震部以实力薄弱，左右友军距离甚远，不得应援，十一月五日安阳又告失陷^⑤，商军退守宝莲寺东西之线。

宋哲元集团军，在临清、堂邑、大名、内黄、南乐、清丰、濮阳^⑥之间，以协同平汉线正面友军，击破平汉线南下之敌，使晋东我军作战容易之目的，以主力沿平汉线东侧地区前进，其骑兵部队于十一月五日占领南和、任县，并将邢台以北之官庄车站

① 观台当时属河南省安阳县，今属河北省磁县。

② 据调查，此“东西保漳”为“东西保障”之误。该两村位于漳河南岸，古代时名为东保掌和西保掌，清末民初易名为东保障和西保障；原属河南省安阳县，今属河北省磁县。

③ 据《陆军第五十二军于漳河南岸东、西保障一带战斗要报》，关军于二十日上午即以两个团攻击该敌，但未奏效。二十一日拂晓又以主力再次攻击。

④ 此“河北”系指漳河北岸。

⑤ 据《第一战区平汉沿线重要战报摘录》及商震支戌、歌辰两电，安阳车站及安阳城均于四日失陷。又据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十一月四日，敌先期反攻，陷安阳”。

⑥ 南乐、清丰、濮阳当时属河北省，今属河南省。

占领，其步兵部队则向邢台攻击，六日晨已迫至邢台附近。不意敌一面由邢台西北增援，一面由邢台以南沙河方面赶到步骑炮联合之敌向我夹击，且以敌机多架助战，敌我相持两昼夜，于八日下午任县竟被敌夺去。十日邢台之敌向我反攻，十一日因大名失守，敌攻广平甚急，我骑兵部队感受侧背威胁，于十二日乃向卫河右岸移动。步兵部队十一月六日进攻成安之敌，当晚占领县城，七日敌由磁县方面增加，激战竟日，八日并由临漳方面续到步骑炮联合之敌进窥广平，九日复由广平西北向大名运动，十日更以全力进迫大名，与我三十八师发生巷战，十一日县城遂失守，步兵部队乃退守卫河南岸。敌占大名后，以一部进窥卫河，主力扼守大名。是时华北敌军先以主力进窥山西，十一月九日占据太原后，复转用其第六师团一部于东战场方面，故对平汉线仅以第十四师团及十六师团之一部暂取守势，在平汉线之漳河及卫河北岸构筑工事，与我军对峙。

漳河之战

覃异之 姚国俊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日军沿平汉铁路南犯，豫北告急。十三日，第二十军团（军团长汤恩伯）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奉命开往林县古城、涉县一带集结待命。十七日，部队在行进途中两次接到改变行进路线的命令，于十八日晚到达安阳以西的观台、水冶，与安阳以东的商震第二十集团军（辖第三十二军一个军）共同守卫漳河防线。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关麟征当即进行部署：以第二十五师主力占领西保障以西漳河南岸的高地，一个团占领河北岸高地；第二师骑兵连在漳河南岸之东、西保障至东、西清流之间担任警戒，主力控制于水冶。

十九日，日军猛烈炮击漳河南岸，特别是平汉铁路漳河铁桥附近，其便衣混入我友军南撤部队和难民中陆续到达南岸，骑兵也不断进行强渡。至二十日上午，东、西保障附近的高地陷入敌手。关麟征令第二十五师派一个步兵团协助第二师骑兵连攻击该敌。由于日军占据有利地形，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南渡，我军虽反复攻击，但未能收复高地。

二十一日拂晓，关麟征亲赴前线督战，指挥两个师的主力同时对漳河南岸之敌发起攻击。我军虽一度攻占东、西保障附近的高地，将日军驱逐至漳河南岸的河滩上，但该敌在后续渡河部队

* 作者覃异之当时系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旅第一四九团团长，姚国俊当时系第五十二军参谋长。

的策应下反将我军包围。敌我双方遂展开反复激烈的争夺战和白刃战，战况至为惨烈。激战至深夜，双方在伦掌以北至漳河南岸之间形成对峙。一天的战斗中，第二十五师第一五〇团团长曾谦阵亡，全军共伤亡校官十八员、尉官近百员、士兵三千余名。当夜，汤恩伯令第五十二军停止攻击。二十二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下令调整部署，第五十二军奉命守卫水冶及其以南地区。此后，日军因伤亡严重，后方空虚，退回漳河北岸。

十月底，晋东重镇娘子关告急，第二十军团奉命驰援。第五十二军的任务是由林县绕至涉县附近，以涉县为根据地，进出彭城、武安等处，向邯郸、磁县附近之敌不断进行昼夜袭击。我军在当地农民掩护下，行动机密主动。敌人死守邯郸、磁县城内，完全陷于被动。城外飞机场有敌机十余架和汽油库等，周围设铁丝网工事，日军一个步兵中队守卫。关麟征由第二十五师选出一位机智勇敢的营长梁智伟，先带少数便衣官兵到机场附近农村侦察，组织农民配合行动，将附近农村所有的狗都管制起来，以便夜间秘密行动，然后将全营官兵分为突击队、放火队，乘夜暗潜伏。十一月中旬的一个夜晚，该营乘敌不备，突击队突破了敌人飞机场周围的障碍设置，包围攻击敌守兵营房，放火队乘机冲入机场内，放火焚烧敌飞机、油库等。敌守兵被我突击队包围攻击，无法救火，一时间火光冲天，爆炸声音雷鸣，邯郸城内的敌人仅以枪炮盲目射击，不敢出城。我梁智伟营烧毁敌人飞机后，安全撤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立即传令嘉奖，提升梁智伟为第二十五师的团长，并给全营官兵发了奖金。

十二月初，第二十军团归还第一战区建制。关麟征奉令率第五十二军先开郑州附近休息一周，又开漯河附近整理补充。第五十二军在休整三个月当中，总结了古北口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加强了部队的战斗训练以及爱国主义教育，树立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和决心。各级指挥官也加强作战指挥的学习。关麟征本人在

督促部队教育训练期间也抽时间阅读陆军大学课本战史、战斗纲要、战术作业以及古代兵法等。经过短短三个月的教育训练、整顿补充，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

安阳守卫战前后

陈家珍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八日，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辖第三十二军）总部南渡漳河，到达安阳城，随即奉命占领安阳以东既设之国防工事，准备迎击日军进攻。十九日，北岸日军对守卫安阳城及以西地区的汤恩伯第二十军团猛烈炮击和空袭，步兵开始强渡漳河。汤部关麟征第五十二军与敌激战三昼夜，歼灭大部分渡河日军。此后敌我双方对峙于漳河两岸。

十月二十二日，程潜令第二十集团军向淇县、汲县（今卫辉市）及新乡一带转移。次日至二十四日，除骑兵部队留在安阳、汤阴外，主力相继到达指定地点，以部分兵力守卫淇县前进阵地和汲县主阵地，其余作为机动游击部队。

三十一日，上级命令汤恩伯部驰援晋东娘子关，所遗安阳城及东西一线之防务由商震部接替。程潜为了增强商震部的战斗力，特令独立骑兵第十四旅张占魁部和铁甲车第一中队长何平率一列铁甲车开赴安阳，归商震指挥。商震奉命后，即将总部推进至汤阴以南后李朱村，并部署如下：吕济第一四二师以第六旅崔翼部立即开赴安阳，以一个营防守车站，主力固守安阳；宋肯堂第一四一师在安阳西南丘陵地带构筑阵地，与安阳车站及安阳城我军相呼应；骑兵第十四旅在水冶镇附近积极向北搜索敌情，掩护本集团军左翼的安全；铁甲车第一中队位于安阳车站归崔旅长指挥，不时来回于安阳、汤阴间维护交通安全；黄光华第一三九师在

* 作者当时系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参一科参谋。

宝莲寺东西之线构筑预备阵地，其余部队在汤阴附近整训、补充。

十一月二日早饭后，商震派人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我派你到安阳去一趟，先到车站后到城内，代我看看构筑的工事和配备。不当的地方你向他们提出建议，加以改进。你是学工兵的，又和他们都熟，我已通知崔旅长在车站等你，让刘剑萍给你预备一辆轨道车（铁路上巡查或检修用的车子，以人力摇动），骑兵团派四个士兵给你押车。晚上回来，向我详细汇报。”我回屋立即向骑兵团打电话，副团长钱燕斋接电话，也想到安阳看看，他带了四个枪兵，我们在汤阴车站坐上轨道车出发了。当我们走到十里铺就轰的一声触了地雷，把轨道车抛起炸毁。我被抛出七八米以外，钱副团长腰被折断（后来治疗多年，才勉强能走），四名士兵一死两伤。驻安阳的部队及铁甲车闻声先后赶来，查明是敌人骑兵于昨夜晚窜入十里铺内隐藏，在铁路上埋设了地雷。将钱副团长及伤兵两名送回汤阴军医院，掩埋了死去的士兵，我与另一士兵乘铁甲车到安阳车站。崔旅长正在车站等我，连忙握着我的手说：“好危险，你死里逃生啊！”随后我和崔旅长在守备车站的苏永刚营长陪同下看了车站，到城内旅部吃过午饭，又在补充第三团王本善团长陪同下视察了城内外的工事及兵力部署。我提出了许多建议，他们都欣然接受。事办完后，我到后李朱总部时，已是晚八点了。我当即到商总司令的办公室汇报。商说：“你们路上的情形，刘本厚主任已向我报告了，你不要紧吧？”我说：“我不要紧。”我汇报了视察安阳的情况及向崔旅长等的建议，商不住地点头。

此时平汉线安阳河北岸敌军有大量增加，似有夺取安阳县城南下，配合各方面敌军作战之可能。当晚总部接到骑兵第十四旅张占魁旅长报告：今晨敌骑兵约三四百名由水冶镇北方向我旅攻击，敌后有后续步兵部队，小屯以北约六华里有敌一两千人向南运动，已令杨岳斌团在水冶镇与敌战斗，小屯方面敌人，我正严密监视中。

十一月三日早饭后，参谋处长蒋纪珂告诉我说：“你马上带五千分之一安阳附近地图随总司令、邴高参坐火车到安阳，他们在办公室等你。”我急忙把地图装入皮包到办公室，商和邴正在等我。我们三人乘汽车到汤阴车站，见一个火车头挂两节客车正升火待发，我们上车后即向安阳开去。车距安阳车站尚有三华里时停止，听到安阳车站的炮声。刘副官急忙来报告说：“敌人已发现我们的火车开来安阳，正猛烈射击，火车是否再向前开，请总司令指示。”商说：“车停在此地，不再前开。”又对邴和我说：“走，下车，我们走到车站去。”当我们走进车站区后，敌成群的炮弹不断向我们飞来，摧毁了许多树木和房屋。商震左右的人一闻炮弹飞来，或卧倒或俯身，商则左手持一手杖，谈笑自若，毫不在意，还笑着对邴高参说：“东桥，敌人用礼炮欢迎我们呢！”我们快到车站票房时，何平队长前来迎接，他向商行礼后说：“请总司令到站内地下室休息一下，敌炮停射后再到铁甲车上看看。”商说：“不必，我先到车上看看，回来再休息。”邴高参说：“总司令先到地下室休息，我代你先到车上看看。”邴又对我说：“走！你我一同去，总司令就放心了。”商只好在何队长引路下到地下室去。我们来到列车指挥室，童副队长正在指挥射击。约半小时，敌炮停止射击，邴和我转回地下室去。地下室大约有四间房子大，崔旅长正在向商震汇报敌情。见我们来了，商起立说：“我们先到铁甲车上看看，然后再到城里去。”来到铁甲车上，何队长向官兵作了介绍，商总司令一再慰问士兵辛苦。巡视车内情形后，问何队长有无困难，何说：“没有困难，请总司令放心！”

告别了何队长，我们即向城内走去。先到旅部吃午饭，饭间商问崔旅长守城方案，崔说：“我控制了较大的预备队，哪里出现紧急情况，我就往哪里使用；哪里最危险，我就往哪里去。我告诉团、营长们也要这样做。”商点头称好。崔旅长和王本善团长都是商震在山西任旅长时期的老部下。崔任商的副官处长多年，王则是商由卫士提升起来的。饭后开始视察城防工事，强度、射向

不适宜的地方，商震不厌其详，一一予以指示。视察了五个多小时，天近黄昏，崔、王送我们到南门外，商对他们说：“现在战斗很紧张，你们要做好准备！不要再送了，回去吧。”我们十三四人在傍晚中登上火车，回到后李朱时，早已是万家灯火了。

这一天，第一四一师一部曾对安阳河南岸的日军发起攻击。日军立即在飞机、战车掩护下向第一四一师补充第二团阵地发起猛烈反攻。该团是在正定战斗中牺牲最大的一团，人员较少，主要干部都是新接任的。战至下午三时，团长陈行先，团附阮成美，营长魏风云、王葵先后阵亡，阵地被敌突破。第一四一师被迫后退到十里铺以南。程潜以我部攻击力弱，下令固守安阳工事，不必再作积极行动。当晚，日军又袭击我安阳西南的东、西八里庄和三分庄一带阵地。

四日上午八时，崔翼旅长打电话向参谋长傅立平报告：丰乐镇以南的日军总计不下四五千人，附有各种大炮三十余门、战车多辆，今晨向我军阵地射击，有南渡安阳河进犯的企图。上午十时，崔又来紧急电话报告：日军升起系留气球观测，指挥炮兵开始向我车站部队射击，我以铁甲车炮还击；敌分四路强渡安阳河，向我军发起全线进攻，与我骑兵第十四旅在水冶镇、小屯方面展开激战。

同日，敌空军出动频繁；以多架飞机协同水冶镇、小屯、安阳车站以北地面敌军作战，并派出侦察机掠过总部上空向新乡、郑州方面进行战略侦察。商震召集参谋长及参谋处长、课长等开作战会议，分析了当面敌情，认为安阳战斗已开始，要接受石家庄以南战役的教训，进行坚决抗击，部署如下：令第三十二军骑兵团（附机枪连、炮连）立即以战备态势由汤阴向安阳以东白璧附近搜索前进，到达后与安阳守军切取联系，急速向各方搜索敌情，警戒我军右翼的安全；崔旅固守安阳县城，安阳车站苏永刚营必要时撤入城内；骑兵第十四旅积极主动策应安阳守军作战；铁甲车第一中队俟火车站苏营转移城内后，可稍向南移，积极协

同安阳城方面的作战，第一三九师守卫宝莲寺东西之线加强工事，准备战斗，第一四二师（欠第六旅）为集团军总预备队，并在汤阴县城构筑工事。商震以电话向程潜司令长官报告了本日上午战况。

当日下午敌以猛烈炮火轰击安阳车站和安阳城，步兵千余人在十多辆战车引导下向我车站守军猛扑。我守军伤亡殆尽，仍顽强阻击，并以集束手榴弹击毁敌战车两辆。这时，我骑兵第十四旅由水冶镇、小屯向后转移，使车站的左翼空虚。崔冀旅长看到车站阵地已无法固守，只得下令向城内转移，铁甲车中队也南移至十里铺附近。

日军攻占车站后，即集中全部炮兵猛轰安阳城，并以飞机向我守军轮番轰炸扫射。炮击和轰炸甫停，千余名日军步兵在战车掩护下向安阳城发起猛攻。这时，城门及水泥工事大部被摧毁，我军的轻、重机枪也十有八九被击毁。崔冀一面指挥部队顽强抵抗，一面多次打电话向商震报告战况危急，请求增援。但此时第一四一师已与敌接触，第一三九师守卫宝莲寺东西之线准备迎敌也无法抽调，而作为总预备队的第一四二师（欠崔旅）一旦动用，其他方面若出现危急情况就会无兵可调，从而使整个平汉线战局陷入不可收拾的局面。商震审度全局，反复权衡利弊，决定不动用预备队。他请求程潜派兵增援，但程回电说已无军队可派，希望商自己解决。商震见指望上峰增兵已不可能，只得打电话命令崔冀拼死守城。崔冀是商震多年培养的军官，甚为商所看重。值此危急时刻，崔亦不负商的重托，指挥部队连续三次打退日军的冲锋，并将由城东北角缺口处突入城内的一股日军驱逐出去。战斗中，崔旅的李团长受伤，下级军官及士兵的伤亡更为严重。激战至四日深夜，安阳城被突破，崔冀率残部退至城东南马官屯。商震命崔冀整饬残部待命反攻，并令守卫宝莲寺以北阵地的第一三九师严阵以待。

不久，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转奉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安

阳战役守军第三十二军第一四二师第六旅旅长崔震，在作战期间，未完成固守安阳县城任务，致使安阳要地沦陷敌手，着即撤职，永不录用。商震接到命令后非常难过，但上命难违，只得转饬第一四二师师长吕济遵令照办。崔旅幸存的官兵听说崔被撤职，无不为之鸣冤叫屈。

日军攻占安阳后，十一日又攻占了河北大名。由于日军前锋推进过快，其后方部队、设施和后勤补给线经常受到中国军队的袭击。如关麟征军十一月十一日和十三日袭击邯郸、磁县日军机场，炸毁许多飞机、大炮，并焚烧大批汽油；中国军队南撤时与大部队失散的许多小股部队此时已重新集结，再加上大量各色地方武装，搅得日军不得安宁。因此日军被迫暂停南进，与我军在安阳、宝莲寺之间形成对峙。

日军虽暂时停止地面进攻，但常对我军进行空袭。一天下午两点，日军三架重型轰炸机经后李朱上空向南飞去，约三分钟后即掉头折回，飞临第二十集团军总部上空，未侦察也未盘旋即投下重磅炸弹三四十枚，又向北飞去。炸弹多数落在商震的住宅附近，死伤军民二十多人，房屋被炸毁多处。是时商震在屋中办公，屹然未动。敌机去后，商震偕战区少将高参邴淳到村里巡视，并派人叫来医务人员给受伤群众包扎。他叫来总部警卫部队第七二三团第三营营长常东阳说：“今天飞机来炸，一定有汉奸指示目标或预先得情报，不然不会这样准确。以后要特别注意防谍、防奸！”

十一月中旬，南京军事当局来函，征询商震的意见：“意欲命你率领第三十二军深入河北中部敌后，组织地方武力，在敌后进行抗战，任河北民军总指挥，如何？盼复！”商看后经过再三考虑，又接受平汉线北段抗战教训：不是自己亲自培养的军队，遇到重大情况，就不接受自己的指挥，徒有兵力数量之名，而无实力作战可凭，与其勉强应命，不如事先陈述困难，免误国事。遂与参谋长傅立平等商量，决定不去河北任河北民军总指挥，立即

回复南京，以年老（时年五十一岁）体衰，唯恐有误军机为名辞谢。后来南京任命张荫梧为河北民军总指挥。

不久，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将属长芦税警旅的两个团约三千人拨归第二十集团军战斗序列。商震委集团军总部参谋处处长蒋纪珂任旅长，并得到河南省政府的一个保安团，将税警旅扩编为三个团，聊补几个月来对日作战中的严重损失。

冀南豫北作战

张 樾 亭

一九三七年八九月间，宋哲元由南京来到濮阳，说日军进攻太原，中央叫他率第一集团军（第六十八军由察转冀南未到）进出冀南，攻略石家庄，策援太原^①。宋遂令郑大章骑兵师^②沿邯郸以北、平汉线东侧地区掩护军之左侧向石家庄方向搜索，令石友三部（平津冀保安旅编成）进入南宫，联合地方武力向石家庄方面敌人后方扰击，策应军之作战，令第七十七军何基沣师守备大名。宋哲元率第七十七军和第五十九军由大名经曲周、广宗、新河进窥石家庄。宋哲元进抵广宗时，郑大章骑兵到达高邑附近，被敌所阻，前方战斗不利。而大名城又被邯郸方面之敌侵占，守大名的师长何基沣自戕未遂。新乡方面友军也未应援，情形危急，宋哲元遂令第一集团军撤绕馆陶、濮县到濮阳附近整備。

一九三七年十一、十二月间，蒋介石令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由濮阳移驻新乡。此时张自忠来到新乡，宋哲元令其回第五十九军军长任。不久，蒋介石令石友三部进出冀南，向敌后方游击，令第五十九军归徐州第五战区李宗仁指挥，令第六十八军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直接指挥，构筑黄河南岸工事。

* 作者当时系第一集团军参谋长。

① 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蒋介石令第一集团军以大名为根据地，一部活动于津浦、平汉两路中间地区，牵制敌人，主力协同正面友军，击破平汉线南下之敌，进出于石家庄方面，使晋东我军作战容易。另据《第一战区平汉沿线重要战报摘录》，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先头于十一月一日由内黄县楚旺出发北进。

② 据《第一战区平汉沿线重要战报摘录》及《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郑大章当时任骑兵第三军军长兼骑兵第九师师长。

一九三八年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宋哲元指挥第七十七军和万福麟军向冀豫间敌人进攻，战斗失败，友军不援，新乡弃守，黄河南岸守军不准过黄河。宋哲元率第七十七军撤转道清路，到获嘉车站，日将没，第七十七军在获嘉城关附近的掩护队撤走，敌追击队先头在获嘉城东关附近出没。宋哲元坐在获嘉车站（获嘉西关外）站台上不走，秦德纯劝他上车，他亦不动。秦德纯急忙要我去劝宋哲元，宋仍不动，我遂同秦德纯拉他上车，开赴清化。敌旋即追至清化。第七十七军渡沁河转济源。我同宋哲元到沁阳县城迤西某村，敌追击队到达沁河北岸，炮击我在沁河南岸的掩护队，发生掩护战。日没，我掩护队撤走后，我同宋哲元到济源。翌日晨，宋哲元派我赴武昌见蒋介石代他请罪。宋问我见蒋时如何说法，我说：“我们一再败退，无词掩饰，只有总司令（指宋）两次殿后可以对蒋谈谈。”我遂进封门口赴关阳黄河渡口。南岸守兵不准我过河，再说也不允，后来我给守兵连长二百元，才许我过河。我到武昌见蒋介石代宋哲元请罪，并将宋两次殿后的情形略叙一下。蒋介石叫我去见何应钦，何对我说：“明轩可以辞去总司令职务，休养休养。”叫我对宋去说。我说：“我不好说，还是请总长另找人同宋总司令说吧。”我即回汉口。后来听说在汉口的刘郁芬、门致中电宋辞职，蒋介石即调宋为第一战区副长官。宋借口有病请假赴广西阳朔休养。

平汉沿线之作战

何应欽

豫北平汉线之敌，自二十六年^①十一月五日攻陷安阳，十一日占领大名以后，因忙于后方之整理，兵员之补充，及东西两战场兵力之转用，遂无余力继续南下，乃与我万福麟部在安阳以南、汤阴以北之宝莲寺一带阵地相持达三月之久。我并在冀中、冀西发展游击战。二十六年十二月下旬，敌发动津浦线之战事，企图打通津浦线截断陇海路，予我平汉线以重大之威胁，但师久无功，乃在平汉线方面开始积极之行动，另图发展。二月八日，敌十四师团土肥原部，以其主力在敌机掩护之下，向我宝莲寺阵地猛犯。我万军高树勋师^②奋勇抵抗，激战四昼夜，卒因部队伤亡过大，至二月十一日不得已转进至淇河以西高地继续抵抗。是时我宋哲元部主力在道口^③、汲县^④阵地，九日敌有力一部由右翼方面侵入濮阳，十三日进占长垣^⑤窥伺封丘，十五日急转西进，以与沿平汉线南下之敌相联系，而图攻我宋军。我宋军与正面之敌相持数日，因汲县阵地被突破^⑥，于十五日向新乡附近之既设阵地转移，又因立脚未稳，敌已跟进，而新乡以南之元村^⑦

* 作者当时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① 民国二十六年即公元一九三七年，以下凡民国年号不另注。

② 高树勋新编第九师当时归第七十七军军长万福麟指挥。

③ 道口当时为滑县的一个镇，今为滑县县城。

④ 汲县今名卫辉市。

⑤ 长垣当时属河北省，今属河南省。据《第一战区豫北会战战斗详报》，十二日晚，淇河阵地不守，长垣同日失陷，道口、滑县自动放弃。

⑥ 据《第一集团军汤阴、沁阳各战役战斗详报》，汲县于十六日失陷。

⑦ 新乡以南无元村之地名，疑为亢村之误。

已发现敌人，我宋军乃于十八日放弃新乡向西转进^①，旬日之间，在获嘉、修武、焦作^②、博爱、沁阳、济源各阵地逐次抵抗，阻敌西进，以期确保太行山脉及晋东、晋南各要道，掩护我山西战场之右翼。我为策应宋军作战起见，经派兵北渡黄河，向道清线以南、平汉线以东地区进出，叠次予敌以重大打击，敌遂未能渡河南犯。至四月上旬敌在台儿庄惨败后，即转移各战场之兵力于津浦线南北两段，以图包围徐州，更以一部集结于濮阳、濮县^③附近，企图东渡以迫鲁西。

① 据《第一战区豫北会战战斗详报》，十六日日军迫近新乡，宋哲元令一个营守新乡，主力开往修武以西，十七日日军西进。另据《第一集团军汤阴、沁阳各战役战斗详报》，十六日日军迫近新乡城郊，十七日包围新乡守军巷战，十八日日军坦克冲入获嘉。

② 焦作当时属修武县，今为焦作市。

③ 濮县属山东省，一九五六年裁入范县。一九六四年，范县由山东省划归河南省。

爆破黄河铁桥

朱 振 民

抗日期间，当战争烽火逼近郑州时，蒋介石下令破坏黄河铁桥。执行这项任务的是新编第八师（师长蒋在珍），当时我任该师参谋长，现就记忆所及，叙述于下。

一九三七年冬，新编第八师奉令开赴新乡警戒，不到半月，又改任黄河北岸詹店及南岸古柴镇的守备。

新编第八师到达詹店、古柴镇地区以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下达了具体任务的命令，记得命令的大意是：一、新编第八师以一个团在黄河北岸北桥头堡至詹店间构筑坚固阵地（可以利用铁路上适用的材料），做好固守北桥头堡的一切设施；二、由新乡应撤退过黄河以南的部队业已输送完毕，以后除抢运物资列车外，运输部队的列车一律不许开入詹店以南（事实上那时也没有整列运兵列车）；三、新编第八师主力应位置于南桥头堡至古柴镇间，着重保护黄河铁桥及其上下三十华里的河防；四、在南桥头堡邙山的高射炮排，暂归新八师指挥，对空作战。

但不久从一些迹象上可以看出，蒋介石已决定放弃黄河以北地区，并将破坏黄河铁桥。这些迹象是：一、宋哲元各部不许退过黄河以南，指定向新乡以西太行山区转移；二、铁路部门撤掉道清路，重要设备器材、物资积极南运；三、破坏焦作煤厂设备（并未认真执行）。

当宋哲元部向新乡以西转移时，新编第八师奉命检查放行最

* 作者当时系第一战区新编第八师参谋长。

后一列火车后，即将黄河铁桥封锁。但此时还有不少从冀、察、晋各地下来的行政人员、家属和一些后勤单位的零星人员，都被阻挡在黄河北岸。他们见铁桥封锁，只好把搬不动的各种公私物件都丢弃在北桥头堡车站上，循铁路徒步向西走去。不少人哭的哭，骂的骂，闹做一团，一直延续了一天多才过完。

新编第八师奉命封锁黄河铁桥的前一日，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师长蒋在珍前去接受任务。蒋去后回来说：“蒋介石已决定炸毁黄河铁桥，指定我师先行做好准备，随即派第九十五师师长罗奇到来，统一指挥执行爆破任务。”蒋回来时还带来一个专业爆破的工兵连和一个车箱的炸药及一些爆破器材。这些器材运到后即放在南岸的一个隧道内，命炮兵营守护。接着，蒋在珍召集三个团长及直属营、连长和同来的工兵连长开会，同时还邀请郑州铁道司令部和郑州专员公署派员与会。会上传达了战区司令长官部转来的军委会命令，大意是：日军已侵占新乡，由于宋哲元所部的牵制，短期内不至南犯，但这仅是短时间的。如郑州不守，河南就会丢失，既影响武汉的保卫，西安也受威胁。为了保卫郑州，巩固洛阳和潼关战略地区，以增强武汉和西安的安全，必须彻底破坏黄河铁桥。

会后，蒋在珍随即和工兵连长研究爆破中的具体事项。工兵连长提出以下几点要求：一、铁路指挥部派工人在铁桥轨道下安装电灯，以利夜间操作；二、黄河靠南是沙面，操作方便，但河流中部到北岸是深水区，须有木船二十只作架设浮桥之用，这项工作请新编第八师工兵连负责；三、南桥头堡距桥五百米以内居住的人员，事先应做好防护，最好是搬到五百米以外地区，免遭破片伤害；四、规定遇敌机来袭时的指挥信号与爆破时对河防警卫兵员和居民躲避破片的信号。

根据工兵连提出的意见，有关方面便积极进行准备，同时呈报战区司令长官部。第二天郑州专署即征调来木船，铁路上派电工安装电灯，工兵连即在每根铁桥柱脚上安装炸药包。当时正是

朔风刺骨的严冬季节，而白天又有敌机骚扰，安装工程就多在夜间进行，更增加工兵们的困难。

工兵开始安装炸药的第二天下午，罗奇师开到了，部队驻扎在古荥镇东北铁路沿线各村庄，罗的师部设在列车上。罗师的任务是加强黄河的防守，掩护新编第八师爆破铁桥。战区司令长官部为了指挥统一，命令罗奇指挥新编第八师，负责掩护及指挥工兵连爆破铁桥。罗到防地即来电话约蒋在珍去开会。蒋本来有点病，而实际是他认为掩护与爆破都已布置妥当，只待炸药安装完毕即行爆破；又自以为是中将军阶的师长，不愿受少将军阶的师长指挥，遂称病不去，派我参加。

第三天上午，工兵连长报告，炸药安装完毕，当即报请战区司令长官部及第一集团军总部在郑州的负责人前来检查。到中午时分，河雾散去，上级司令部来了五六个人，由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晏勋甫率领前来。他们在铁桥上看了捆绑的炸药包，又到河沙坝看了导火线，询问了工兵连长的操作情况，然后拍了几张照片。晏勋甫命令罗、蒋两师长在入暮前先发空袭警报，把距桥五百米以内的人都叫开，可能就在夜间进行爆破，俟他回去报告司令长官后即下达最后命令。到晚上八九点钟，晏勋甫来电话说，军事委员会命令，平汉铁路黄河铁桥定于当天半夜两点钟炸掉。

罗、蒋二人接受命令后，传达下去，两师官兵如临大敌般各就指定岗位执行任务。转瞬间时钟响了两下，罗奇在邙山的一个制高点上，发出了红色信号弹。刹那间，那座行驶火车数十年的铁桥，在工兵连长一按电钮之下，轰隆轰隆一长串巨响之后，便横七竖八倒在河面上。炸了铁桥的第二天，晏勋甫、陇海铁道司令何某、郑州专员和铁路局的负责人，还有几个高级参谋，一同来到南桥头堡，察看铁桥破坏情况。他们认为铁桥的柱脚虽然炸断，桥身全部倒在河里，但桥架仍是互相连结着，只不过是东倒西歪地横躺在河面上，车辆马匹固然不能通行，而轻武装的步

兵还是可以攀缘而过。所以他们要求进一步彻底破坏，要把桥架和铁轨拆开，全部拖上河岸，河内不能存留丝毫痕迹，破坏任务才算彻底完成。蒋在珍提议，还是采取继续爆破，在时间上快得多，工兵连长支持蒋的意见，多数人也都赞同爆炸的办法。晏勋甫请示后来电话说，继续彻底爆炸破坏，做到一干二净，限期三天完成，炸药跟即运到。

第二次爆炸进行到第四天夜晚，破坏工作才彻底完成，这一回河内没有丝毫痕迹。晏勋甫等人又来视察，在铁桥原位置拍了照，爆炸破坏任务算是结束了。

爆破郑州黄河铁桥日记

熊 光 煜

一九三七年十月，日军沿平汉铁路南犯，石家庄、邯郸相继沦陷。新编第八师奉令由许昌移驻郑州，北上增援漳河，以两个团集结郑州，尔后由火车送往安阳。车到新乡，又奉令下车，担任新乡、焦作两地的警备任务。

二月八日，日军土肥原师团以略取新乡为目标，由冀南而下。敌机连日轮番轰炸新乡火车站和黄河铁桥。鉴于上述情况，军事委员会指示，做好爆破黄河铁桥的准备。下面登载的是我当时所记的日记。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 星期六 晴 郑州

本师——新八师——奉程长官命令，由郑州进驻黄河铁桥南北两岸，处理并准备一切。忙无休息，晚间分别致书守瑛表叔，伯雍、远志、南薰、应援、治堂、代蕃诸兄，告以移防情形，且谓原拟借征兵机会，返黔省亲，近新兵已由黔出发来豫，兼之任务繁重，不克分身，业已打消回家念头，努力杀敌报国也。

二月十三日 星期日 晴 黄河铁桥车站

十四时随师长蒋在珍将军，乘火车由郑州出发，同行者副官郑自襄及特务连士兵一排，经广武县境到黄河南岸车站，驻第二团团部驻地，该团前日由新乡开来，守卫黄河铁桥。

* 作者当时系第一战区新编第八师参谋。

指挥所除郑副官办理杂务外，一切由余一人负责。到后，即计划部署防务，并处理诸事，师长对余有所指示或咨询时，先命就坐，此为平常对部下所少见者。入暮，奉令往晤独立工兵第一团第一连连长周玉旋少校，询问爆破铁桥准备情形。据称，该连已开来三日，准备业已完成，对于所负任务，确有把握。该连距本部约四里，归已二时左右，始得安眠。

漳河以北之敌，连日沿平汉线南犯，我二十九军^①各部队迎击于安阳、汤阴、汲县各地，战斗异常激烈，我军逐渐南移，敌已由汲县南下，大有直趋新乡而进犯中原之势。本师此来任务，为固守黄河铁桥南北岸，并掩护破坏黄河铁桥，战地生活，甚觉痛快。

二月十四日 星期一 晴 黄河铁桥车站

上午两次警报。余侦察敌机行动，闻爆炸声甚烈，车站附近，亦受震动，料敌机轰炸郑州也。嗣接郑州电话，知敌机十余架轰炸郑州，车站附近及大同路损失甚重，死亡亦多，师部北侧球场落三弹，对面中国银行亦被炸，官兵幸而无恙。

午后一时许，随师长乘手摇车赴黄河北岸视察阵地，尚有营长刘荫培、副官郑自襄及士兵二人随行。隧道附近驻有重炮兵一连，炮二门。铁桥上有本师士兵驻守，并有高射机枪二挺，英勇将士严阵以待，目前被敌机炸坏之第八十二孔桥，业已修复，可以行车。及抵北岸，师长接见第一团团团长傅衡中，有所指示，旋即视察桥头堡阵地一周后，返回南岸。

黄河铁桥计长一百孔，每孔约四十公尺，为世界伟大工程之一，方今倭寇侵略，在焦土抗战下，准备予以破坏，殊觉可惜。

师长视察归来，晚间亲写《桥头堡阵地之意义战斗要领》一文，分发各部队研究。此种战地教育，师长常亲为之，故部下胸有成竹，临阵不惧，所负任务，未有不圆满达成者。

^① 原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已于一九三七年八月扩编为第一集团军。

二月十五日 星期二 晴 黄河铁桥车站

今日我空军飞机十二架，飞炸安阳敌军。军民闻之，莫不称庆。

本部各处派随指挥所工作人员，昨日郑州被炸受阻，今日入暮，始由参谋长朱振民将军率到。三日来，余一人办理一切，六昼夜接谈电话，亦感繁忙。北方气候寒冷，风沙甚大，余受感冒颇重，说话亦感吃力，任劳任怨，聊以自慰。

豫北情况紧急，闻敌我在汲县、新乡间激战中。关于破坏铁桥，奉命飭由工兵一连于夜十一时许开始装药，长官部并派工兵组长某，前来指导技术事项，待命破坏。

二月十六日 星期三 大风 黄河铁桥车站

五时，奉程长官命令，本师指挥并掩护工兵破坏铁桥，固守北岸桥头堡阵地。师长当令傅团长率步兵四营，占领并固守北岸桥头堡阵地，李昌荣团长率二团两个营及师部直属部队，并配属之炮兵部队，固守南岸，严令官兵与阵地共存亡，纵余一兵一卒，亦不得擅行撤退。

十一时许，发生警报，有敌机一架盘旋铁桥高空侦察。斯时狂风怒号，尘埃漫天，旋即逸去。嗣后据报，铁桥中央有哨兵一人被风吹入水中，惨遭灭顶，其风之大可知。

午后二时，九五师长兼郑州警备司令罗奇将军来，与师长会商，传示委座命令并各地战况如下：

(一) 长官部参谋长晏勋甫将军已驰赴新乡，与宋哲元将军计划拒止南犯之敌，破坏铁桥，须待委座命令。

(二) 津浦南段我军告捷，已将抢渡淮河之敌歼灭或击退，收复凤阳。蚌埠已亦有克复说。

(三) 山西方面，我军业已出击。

(四) 平汉线，敌我仍在汲县、新乡间对峙中，恐敌此时不

能南犯，故破坏铁桥之举，尚在未决中。

到了晚上情况转变，宋哲元部将沿道清路向西转移，奉程长官命令，拂晓时开始爆炸铁桥，余监督执行此项任务，整晚未眠。

二月十七日 星期四 大风 黄河铁桥车站

我和参谋长守候在车站北侧，等候新乡南开之最后列车通过铁桥，然后即行发出爆炸铁桥之信号。午前五时，最后列车到了，满载铁路员工及器材家具。这是平汉路最后的一列车，我注视着它，从铁桥上到车站，心里有着像读法兰西《最后一课》同样难过的感觉。

五时一刻，信号枪连发白色信号弹三发，开始爆炸黄河铁桥，一声震天地，据报仅破坏三孔而已。大致因气候与技术关系，未竟全功。此时天色鱼白，前方情况不明，新乡以南又无我军，地属平原，铁轨又未破坏，甚利敌机械化部队之行动，深虑敌人逼至，任务难以达成。余随师长乘手摇车到铁桥上视察，风沙不减昨日，暗然无光，当严令工兵继续进行爆破，并派员渡过北岸，传令傅团长固守阵地，非有命令不得撤退。

十一时一刻，发生警报，敌机二架轰炸铁桥，此可判断敌人尚不明了我已自动破坏，而欲阻止我军北援，并断宋军归路。我防空部队对空射击，一时炮声隆隆，旋又有我机十三架，经铁桥上空，飞新乡以北助战。

伟大的黄河铁桥，功在人民与国家，今天为了战略关系，不能不忍痛破坏，我们还来担负指挥监督执行爆破的任务，以前谁也没有想到此事。惋惜之余，敬祝抗战胜利，短期内能把新的黄河铁桥重新建筑起来。

二月十八日 星期五 晴 黄河铁桥车站

爆破铁桥，今天仍加紧继续进行中，车站附近居民及各种办

公人员，都纷纷迁走，只剩下少数的穷苦老百姓，而来来往往的全是荷枪的抗日战士。

数日来日夜忙碌，睡眠不足，感冒加重，声音嘶哑，咳嗽不已，颇感痛苦，幸军医主任陈金城兄来，服药一剂，较好一点，但决不因病而懈怠自己工作。

据郑州《号外》报道：本日上午十二时许，敌机三十八架，前后袭击武汉，我空军起而应战，奋勇交接，死力周旋，结果击落敌机十一架，我亦损失驱逐机四架，此为武汉空战以来之空前纪录。市民欣欢若狂，热烈庆祝，并慰劳我空军将士。另悉敌机九架进袭重庆，在广阳坝投弹十二枚，则四川亦开始受敌蹂躏也。

二月十九日 星期六 晴 黄河铁桥车站

余于午前十时许，驰赴黄河铁桥，视察爆破情形，沿桥而行，查知自三十九孔起至八十二孔止，其间均已破坏：有桥床爆倒者，桥柱爆坏者，桥床桥柱均爆落水者。浩大工程，毁于三日夜内，摄影数张，以为纪念。余视察完毕，已十二时，返至南岸桥头，仰视桥之右栏上，有一铁碑文曰：

“大清国铁路总公司建造。京汉铁路，由比国公司助工。工成之日，朝廷特派太子少保、前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一品顶戴、署理商部左丞唐绍仪行告成典礼，谨镌以志。时在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二月二十日 星期日 阴晴 黄河铁桥车站

敌人于攻占新乡后，继续沿道清路西段压迫我军，并未沿平汉南犯，因此我们得安全达成爆炸任务。

晨，晏参谋长莅铁桥视察，当令停止爆破，本师北岸部队亦奉令撤回南岸，任务始告完成。

师长嘱余撰拟“爆破黄河铁桥记”如左，缮写于铁桥影片后，以为纪念。

“暴日谋我日急，卢沟桥事变因以发生，为求我领土主权之完整，遂发动全面抗战。在第一期抗战中，我蒙损失甚巨。自二期抗战开始，敌打通津浦线之计划失败，乃改犯平汉，企图席卷黄河以北，进入中原。时师部驻节郑州，一、二两团驻守黄河铁桥，构筑桥头堡阵地，二月十二日奉司令长官程令，全部移驻黄河铁桥附近，指挥所部，担任北岸桥头堡阵地之构筑与守备，而于铁桥之守护，尤负有重大之责任。十三日午后二时，率部乘车赴守地部署一切。十六日，狂风怒吼，尘沙蔽天，敌、我在新乡以北地区激战，我因战略关系，宋军各部向山西转移。本师复奉司令长官命令，固守桥头堡阵地，掩护工兵破坏铁桥，另由独立工兵一团一连担任爆破。当命傅团全部及二团二营固守桥头堡阵地担任掩护，李团及直属各连固守南岸。十七日午前五时一刻，开始爆炸，殊以技术关系，直到二十日晨，经晏参谋长视察后，始告停止。计自三十九至八十二孔，均行破坏，于是号称世界伟大工程之黄河铁桥，徒留得残痕几许，念初造之艰难，知修复之不易，爰摄斯影，以志不忘，且益坚我抗战到底之决心。”

焦作保卫战

张 玉 瑚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是个学生，深深感到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毅然投笔从戎，由开封转赴豫北师管区参加军官队，在辉县百泉受训。毕业后分配到第一战区补充旅第二团机枪连任排长，驻防焦作，训练新兵。补充旅辖两个团及两个直属营，各团辖三个营和两个直属连，全旅官兵约五千余人。旅长邴淳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全团营长、连长大部系中央军校毕业生。

一九三八年二月，第一战区命我部迅速撤离黄河北，与河防部队第四十七军联系从风陵渡过河。这时，日军土肥原师团一部由辉县一线直逼焦作矿区。日炮兵从清晨至天黑，在氢气球的指示下，对焦作东南郊炮轰不止。

二月十九日，日军企图迂回包围焦作，妄图切断我军退路。我团奉命挑选敢死队员一百五十名，占领焦作东南和东西于村，阻击日军西进包围，以掩护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及本补充旅安全撤出焦作。当全团集合宣布战斗任务时，我走出行列欣然接受任务，我们连有百十名士兵也纷纷站出来，连同其他连的士兵共编成敢死队。人人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使全团官兵的士气受到鼓舞。当场命我为敢死队长，马聚正、高连科、王某为排长，共同担任阻击敌人、掩护部队撤离的任务。

我命令全队轻装出发，每人携带六枚手榴弹、一百发子弹、一把大刀。一排配马克沁重机枪三挺，另一排全带步枪、刺刀、

* 作者当时系第一战区补充旅第二团机枪连排长。

手榴弹，还有一排则配轻机枪三挺。其班、排长皆临时编组择优选用。清晨六时，跑步至郊外占领东西于村外坟地构筑工事。待我们进入阵地不到二十分钟，就发现敌人氢气球升入我阵地上空，接着敌人炮弹发射，听到炮弹划破天空的尖啸声和落在阵地上的爆炸声，硝烟弥漫了整个阵地。我官兵机智沉着，向弹坑翻、滚、爬、钻，随时变换位置，减少了伤亡。一个小时后，日军判断我军已被其炮火摧毁，以步兵数百人上了明晃晃的刺刀，在其火力掩护下，沿东于村东路向西搜索前进。我迅速低声传出命令：“没有命令不准开枪！”全队官兵全神贯注地等待杀敌命令。敌人逐渐向我们接近，每一个战士都紧盯着敌人，不时扭头瞅着我，等候命令。号兵的号嘴总放在嘴巴上，神情急切。我看见敌人距我阵地只四五十米时，把手一挥，一声大吼：“打！”顿时，军号声、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声汇成一片。只见冲到了阵前的敌人倒的倒、爬的爬，向后溃退。敌人陆续增援，我派一排士兵迂回侧击，另派一排士兵持大刀随时准备冲锋。敌人由于增援人多，火力很强，逐渐又向我阵地接近。我令号兵吹起冲锋号，火力掩护大刀队冲向敌人，双方开展了白刃肉搏。经过五分钟的艰苦拼搏，敌人渐渐不支，向后退缩。但是盘旋在天空的敌机却向我阵地低空俯冲扫射。我军的马克沁重机枪只好当作高射机枪使用，向敌机猛烈射击。此时，阵地前的敌人得到喘息，其炮兵又向我阵地猛轰。我们向空地滚去，像死尸一般不动。这种迷惑敌人的动作，吸引敌人的炮弹向我纵深阵地发射。

大约在上午十一时许，日军步兵在其机群扫射后，又开始了进攻。敌人约一百余人兵分两路，一路由西于村向西进犯，一路是从东于村横向西进。我们仍沉着应战，不到射程之内不使用全部火力。我一方面将火力集中使用，另一方面抽出大刀队员五十名跑步向西于村阻击敌人。这时我们又增援一排兵力，齐头并进，终将敌人打退。在清扫战场时，我们发现敌人弃尸九具。这九具死尸不是缺一手腕，就是缺一拇指，均没有血迹，大概是捎点骨

灰回去用以安慰家属吧！

天黑七点半钟，我们奉团部命令沿焦作镇内北面山路跟随大部队后尾撤退，归还建制。

王屋山阻击战

刘 钧 铭

一九三七年八月，第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第三十七师和第一三二师扩编为第七十七军，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升任军长，我团团长胡文郁继续担任团长。十月底，全集团军集结在冀南的大名、魏县、成安、广平一带，与日军发生激战。此后即转移到河南新乡附近，作过短时期的补充和休整。我团所损失的人员，在冀南各县得到了补充。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军大举进犯新乡，宋哲元率领第七十七军及高树勋各部沿道清铁路向西逐步抵抗。

不久，宋哲元率领所部进抵济源以西的王屋山。当时，从前线撤退下来的部队很多，除宋哲元率领的所部以外，还有中央军、东北军、晋军等。部队众多，又互不隶属，没有统一的指挥，秩序很乱。王屋山距离黄河渡口茅津渡只有二三十里^①，各部队都想渡过黄河，从事整顿和补充，可是把守渡口的部队奉命不许渡河。后面有日军尾追，前面又望河兴叹。在这紧急关头，宋哲元命令我团在部队的末尾殿后。团里命令我们二营在王屋山占领阵地阻击敌人，必须守住王屋山，待总部及其他部队全部转移后再奉命撤退。我营接受任务后，立即在王屋山占领阵地。当地的地形是两山夹一峪，山是南北向，略向北倾斜。第五、第六连位置于山的左侧，营部随第五、第六连，第七、第八连和团配

* 作者当时系第七十七军第三十七师第二一九团第二营第八连第三排排长。

① 从王屋山西段至茅津渡的直线距离约九十多公里。

属给我营的两门迫击炮位置在右翼山脊上。两山之间的山谷宽约三百多米，可以通行炮车。我当时在第八连担任第三排排长。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构筑工事，只是布置士兵们就地利用地形地物，以便减少伤亡。山上树木不多，虽不利于隐蔽，但居高临下，视野开阔，既便于监视敌人的行动，又利于组织交叉火网，有效地打击敌人。占领阵地后，秦营长召集干部们分析了形势，他说，连日来晋南的部队都继续后撤，日军很少遭到大规模的坚强抵抗，滋长了骄傲情绪，必然疏于戒备；现在许多部队后撤，我们在这里阻击，武器弹药到处可以求援，这一点能得到满足，只要大家沉住气，发扬我们在碱河打击敌人的劲头，就一定能够打一次漂亮仗，保卫总部及兄弟部队安全转移。秦营长讲话不多，分析得入情入理，把干部们的信心和劲头都鼓起来了，大家分头一传达，士兵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我们占领阵地以后，观察到敌人并没有详细侦察，就派出密集的骑兵向第五、第六连的阵地猛冲。当敌骑进入我有效射程以内时，第五、第六连从正面，第七、第八连从右侧，突然以炽盛的火力向敌开火，敌骑来不及展开，就被我消灭了一批。敌人乱了阵脚，有继续向我军冲击前进的，有向两翼展开的，我军猛烈射击，敌骑大部分被我营消灭了。我们估计到敌人会反扑，于是一面收集敌人的枪支弹药，一面迅速向后方求援。附近的支援部队，见到我们积极抵抗，都乐于支援，有的还派人把弹药送到阵地附近，并协助我们运送伤员。士兵们见此情景，增强了信心，坚决要把敌人打下去。弹药准备好了，有一些士兵就卧在敌尸及死马的后面，既作掩护，又有依托，专等敌人到来。一会儿，敌人的第二批骑兵又冲上来了，这一次敌骑采取了疏散队形，直接向第五、第六连的阵地猛冲。第五、第六连奋力抵抗，双方展开激烈的枪战，敌骑被打倒一批。他们的后续部队又冲上来，由于敌人的目标大，我们的火力足，士气旺盛，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敌骑又被我打下去了。第五、第六连经过两次激战，消灭了一百多敌骑，我第五连

连长阵亡，伤排长二人，死伤士兵六十多人；我第八连连长受重伤，退下了火线。

敌骑两次冲击都没有得逞，他们改变了战法。这一次敌人先用炮火猛轰我营的阵地，由于我们来不及构筑工事即投入了战斗，在敌炮火轰击时，增大了伤亡。一个多小时的炮火轰击后，敌人的步兵跟上来了。我们打退了敌人的两次进攻，官兵的士气正旺盛。当敌人的步兵向第五、第六连阵地冲击时，秦营长指挥部队利用各种枪支和手榴弹向敌人反击，第七、第八连和迫击炮排也全力支援。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把敌人打退了。

全营伤亡过半，四个连长有三人受伤，一人阵亡，排长们也伤亡过半。秦营长当即决定，把第五、第六连并到一起。当时迫击炮弹已全部打光，保留这个排没有实际意义，于是把迫击炮排也合并到第五连，由第五连仅剩的一名排长担任连长，同时也调整和充实了排长和班长。秦营长鉴于敌人的攻击重点都指向了第五、第六连的阵地，他把第五、第六连合并以后，立即把第七连调来，与第五连并肩战斗。部署完毕，秦营长召集干部们讲话说，刚才收到团部的通报，团直属部队及第一、第三营在王屋山以西和敌人展开了激战，已经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宋总司令得知我团奋勇作战，杀伤了大批敌人，阻止住了敌人的进攻，已下令对我团通令表扬。秦营长鼓励大家说，宋总司令表扬我们，兄弟部队感谢我们，希望大家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坚决顶住敌人的进攻。上级命令我们把阵地守到天黑，敌人会自动撤回去，届时我们脱离战场，寻找大部队。秦营长布置撤退重伤员，迅速收集弹药，重新组织了火网，迎接敌人的再一次反扑。

当日下午四时，敌人又发起进攻。先用炮火向我营占领的两个山头猛轰，半小时以后，步兵向第五、第七连的阵地冲击，骑兵从第五连的左侧包抄，秦营长指挥两个连与敌人展开了血战。我们这个营战斗了大半天，粒米未进，滴水未喝，凭着对祖国的忠诚与誓死守土的决心，一息尚存，就要顽强地战斗下去。激战至

薄暮，阵地仍为我营固守。此时，王屋山的西方枪声大作，敌人认为我援军到来，随即后撤。按照敌人的活动规律，夜间很少出击，我们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秦营长下达命令，除一部担任警戒外，其余集中全力掩埋死难的战友，然后撤退重伤员，天黑以后，全营撤离阵地。

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共打死打伤敌人七百多人，敌骑一百多匹，我营阵亡连长三人，重伤一人，在十三名排长当中，共伤亡八名，全营士兵包括轻伤不下火线的在内，仅剩一百五十多人，战斗之惨烈可以想见。根据派出的侦探报告，我们的部队已向西撤退。我营向西行进十多里，在一个村庄吃饭以后，稍事休息，连夜向西疾进。在村内及沿途遇到不少零星部队，他们看到我们这一百五六十人的队伍，好像是有了依靠，有的自愿向我营投效，有的经我们动员编入我营。对于新加入的士兵，我们以诚相待，热烈欢迎，大家都感到温暖。两天以后，我们找到了团部，全团又汇合到一起。我们这个营人员齐备，枪支也补充了不少，又编成了四个步兵连和一个迫击炮排，我升任第八连连长。

（韩立才 整理）

汜水炮战记

蓝守清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我炮兵第一旅（旅长李汝炯）第五团第一营参加河北保定、正定抗日作战后，奉命撤至河南郑州待命，当时我任该营营长。十一月上旬，我团团长史宏熹率团部人员由山西到达洛阳。由于我团第二营被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留在山西，人们取笑史宏熹是“空军司令”；史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就请求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批准，将我营调往洛阳归还建制。

我营到洛阳后，经过两个月左右的休整补充，除第二连基础较差外，第一、第三两连又达到士足马腾的境界。一九三八年元旦前后，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之命，史团长令我率第一连和第三连前往汜水县（今裁入荥阳市），归第一集团军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指挥；第二连由连长张礼恩率领，配属洛阳驻军马励武部。

汜水地处黄河南岸，北与武陟、温县隔河相望，东邻广武（今裁入荥阳市）、荥阳，南接登封、密县，西与巩县（今巩义市）交界，陇海铁路和当时的郑（州）洛（阳）公路均由此经过，虽是一个小县，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该县除东北部地势较平坦外，大部分地区都是丘陵山地，耕地少，面积小，老百姓多住在窑洞里，生活很苦。

部队到达汜水后，我曾先与第五十三军联系，当时万福麟军

* 作者当时系炮兵第一旅第五团第一营营长。

长不在，由军部一位参谋接见。当我询问黄河北岸情况与守备部队的兵力配备时，他说：“黄河北岸百十里内无敌情，现在军部派有便衣坐探，如发现情况就会回来报告。汜水只有一个渡口，叫孤柏嘴，我军派有一个连在那里警戒，并负责检查来往旅客。由于城关村落少，部队住不下，只得散驻在城左右及火车站附近的村庄。如果汜水真的发生战事，你们炮一响，我们还赶得上。你们刚到，放心地修建炮台以备万一吧。”他又说：“有关民伕征集，你直接找县长，问题不大。”

当时汜水的县长叫郭伟（字有文，江西吉安人），听说他是走“太太路线”，送钱给刘峙的老婆而得的官。我和他谈及构筑工事时，他说：“在黄河河堤上，我们每隔二里修了一座岗哨楼，站在上面看对岸一目了然。在孤柏嘴渡口南岸反斜面，从前驻军修有炮台，驻军他移，我们没动它，你们来了正好用得上。”他还说：“汜水是古战场，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刘宋与拓跋魏在虎牢关大战，有一次死了十万余人，就在炮台不远的庙里还有一块碑记。”

我勘察了汜水地形后，得知黄河南岸的河堤较北岸高得多，站在河堤上能清楚地看到北岸的情况。为了适应炮兵作战，根据我既知的日军火炮种类和炮弹威力，决定营、连观测所建在河堤上，采用隐蔽坑道作业方法，由堤南沿掘进到北沿，只留展望孔。为节约民工，对孤柏嘴的旧阵地进行改造，加厚沙包，作为第一连的阵地，另在老爷岭关帝庙前为第三连构筑阵地。当时没有敌情，又有民工协助，修建的工事比较理想。与此同时，我集合营、连观测人员和器材，由营附刘元西率领，对有关区域内的地形进行测量，反复核对，还过河作标定，这为以后的炮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营官兵从到达汜水之日起，除采购人员外，全部投入备战工作。我营和第五十三军相隔较远，因无特殊事情要联系，所以没有架设电话。第五十三军除给过我们一次口令信号外，没再发

过其他文件，甚至部队移动，也未通知我们。我营孤零零地驻在汜水，炮兵第五团从洛阳转来的第一战区长官部例行通报，往往是不具体或已失去时效。为了及时了解汜水对岸的情况，我们一方面与汜水县政府和守护渡口的地方警察取联系，另一方面利用正道运输公司商业系统在黄河北岸的伙计们探听消息。正道运输公司是汜水一位绰号叫“大红袍”的贫穷老汉所创办，老汉的大儿子王思斋当时是公司的经理。听当地人说，大红袍当年是地无一亩，房无一间，经常住在窑里。为了一家人的活命，他含泪离家，想过河谋生，但身上只有两文制钱，过了河连喝水的钱都没有。因下雨，在草棚里避雨时认识了一位跑单帮的客人，客人见他忠诚，叫他帮工，由此逐渐做搬运起家。大红袍去世后，他的儿子王思斋继续做运输生意，至抗战前，陇海铁路沿线各大站，都有正道运输公司的生意。汜水是该公司的发源地，该公司还承担通往武陟、温县的拉脚运输，抗战爆发后，地方土产运不出去，但每日还有用自行车驮运轻便物资者。王经理想知道的是河北岸生意上的事，我想知道的是河北岸的日军动态，因此我营在汜水期间获得的情报，有许多是得力于正道运输公司的伙计们。

一九三八年二月上旬，日军土肥原师团从安阳和河北大名向南进攻，中旬攻占新乡，然后沿道清铁路西犯，月底前进入山西境内。由于该部日军主要是为了追歼败退的第一集团军宋哲元部，并攻占晋南地区，所以暂时没有派兵进占道清铁路以南的武陟、温县。此时局势已十分紧张，正道运输公司的伙计们不断向我报告来自北岸的各种消息和传闻，我营已进入临战状态。二月底至三月初，日军后续部队到达新乡附近。三月上旬的一天，王思斋对我说：“北边纷纷传说日军快到温县了。”当天中午，新任县长孙丕藩派人通知说：“温县最近有敌探和汉奸活动，你们要注意。”下午，我接到炮兵第五团从洛阳转来的长官部特急电报，大意是：即派一个连开往孟津，归第九十军军长彭进之指挥。我奉命后，考虑汜水决不会无战事，但军令难违，乃决定第一连不动；令第

三连连长何士操，在天黑后率队撤出阵地，立即赶往孟津报到。我派人在老爷岭阵地上点了盏灯，一是为了迷惑敌人，二是为了安定人心。

次日清晨，雪后初晴，风很大，我照例带着随从到黄河堤上巡视，得到孤柏嘴渡口警察传来的消息：日军的很多大炮正从武涉向温县方向移动。我听了这消息，意识到第五十三军走后，黄河南岸只剩下河堤上一公里一座的空哨所和守卫孤柏嘴的几名警察，虽有黄河天险，日军不能一下子就到汜水，但只凭我们这几门卜福斯山炮守汜水阵地，能顶得住吗？但一想到我是奉命在此守卫的，怕也不行，只能打一下再看。我当即快马加鞭回到观测所，此时营连的战斗人员都在阵地上待命射击，勤杂人员也打好行李准备行动。

半小时后，我看到从河对岸柳树丛中驶出三十多门汽车牵引的日军野炮，呈一字形纵队向沙滩开来。当时我和刘营附都认为，日军这样毫无顾忌，可能是有汉奸为他们送信，知道我军的炮不多。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我们只好忍耐一下，待敌炮下架（即炮从行动姿态改变为射击姿态的瞬间）时，来一个急袭射击。刘营附同意我的决心，立即通知阵地多准备炮弹。我和一连连长韩毓湘在炮队镜里密切注视着敌炮的每一步行动，待敌炮一下架，我一声令下，我方火炮立即开始急袭射击，河北岸的沙滩顿时被硝烟笼罩。我认为，敌我双方火炮数量是十比一，我军必须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为目的，因此射击一分钟后，我即下令改用较大幅度的摆射，形成扇面射击。我营火炮是半自动开闩装置，装填发射速度快，转动也很灵便。我们的士兵多数是老兵，技术也熟练，有与日军交战的经验。新兵虽是第一次上阵，但他们都是我营在洛阳整补时招收的中学生，具有爱国热情和较高的文化知识，因此在老兵的带动下，很快熟悉了战斗动作。新老兵协同一致，很痛快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摆射。日军第一批三十多门野炮还没开口，就被我军三门卜福斯山炮打得晕头转向。我

从日军炮兵整齐划一地进入阵地，到他们还击的先后次序上看，肯定敌人是缺员操作，估计伤亡不小。

这时，黄河北岸柳树丛后升起了日军的系留气球，加农炮、重炮也先后在野炮掩护下进入阵地，放列射击，炮弹大部分落在城南的火车站及其后方的高地上。我判断日军开始是应急而乱放，现在有气球观测，可能是有目的发射。综合长官部情报，我估计日军对火车站射击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破坏我方的交通线，也可能是误认为高地上有我军的观测所。我军经过一阵高速度射击，炮弹已消耗不少。我考虑从洛阳补充弹药，起码也要等到夜间，为了在有利时机发扬火力，我军没有必要和日军拼消耗，因此下令停止射击，立即将火炮撤出炮床，放在掩体侧面预先挖好的安全位置。

汜水老百姓听不到我军的炮声，都为我们担心。日军看我方半天不还击，以为我炮已被击毁，他们下午又趾高气扬了。当夕阳西下，黄河边上刮起一阵寒风时，日军可能是感到河滩不能再停留，未等他们的系留气球降落，就像下操一样全部停止了射击，慢吞吞地收炮（撤出阵地前的一种动作），这些我在炮队镜里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时，掩蔽部里的我军官兵已擦拭完火炮，准备好弹药，将火炮又推返炮床。在日军火炮上架（火炮停止发射，准备撤出阵地，开始运动）的瞬间，我下令火炮以炽盛的火力射击。当时的风向对我军很有利，炮弹准确地命中了目标。此时已日落西山，日军无法还击，只好急忙逃命。日军的气球来不及降落，就像线牵纸鸢一样，被拖着朝东北方向飘移。日军逃跑的那条道路是我们刚到汜水时就测量、标定过的，我们能准确地掌握方向和距离，所以我们对逃跑中的日军车辆进行阻截射击，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

这一天的战斗中，日军发射了数千发炮弹，车站南面的高地上弹痕累累，但车站站房和铁轨损失不大，我阵地前后及火炮掩体上也落弹不少，但没有贯穿，只有一发炮弹从火口空隙射入掩

体，第一炮上士班长张廷免受伤，担任第三、第四炮手的两名新兵阵亡。事后据正谊运输公司的伙计们透露，这天傍晚的炮击，有一辆日军汽车被击毁，当场击毙一名留胡子的军官，同车的官兵也有伤亡。战后长官部发下的情报中说，日军在山西垣曲慰灵祭时宣布在温县河边战斗中死大队长以下官兵十余人。

当晚孙县长和地方上的知名人士纷纷前来我营慰问，大家只是彼此相互勉励，却没有考虑布置居民疏散和如何防护的问题。入夜，通信排排长设法在长途线路上与洛阳炮兵第五团团部接通了电话，我向史团长汇报了当天作战经过，并要求他转请上级增派驻军。我说：“按今日情况看，汜水只有炮兵孤军作战，连担任警戒的一兵一卒都没有。如果日军炮火把我们阵地控制了，只要有几艘橡皮舟，肯定可以顺利渡河，那时我营恐怕连人马带火炮都会被俘。”史说：“不要怕，我已在长官部得到消息，敌人没有渡河的企图，他们炮击汜水，是在向我国军队示威。你营是一个小单位，不必过虑。补充给你们的炮弹已装上火车，据车站说是专车运送，如果你们车站修复，午夜即可到达。盼转饬官兵，好好应战。”

汜水火车站经过抢修，交通迅速恢复。半夜十二时左右，洛阳开来的弹药车到站，我营派去搬运炮弹的士兵还没赶到，站上的搬运工和附近的居民已主动参加卸车，力大的一个背一箱，体力弱的两人抬一箱，陆续送到阵地上来了。同时，城关居民听说我营有两名殉国的炮手尚未入殓，抬着两口棺材来到阵地。当时我感动得直流泪，找不到更合适的话，我说：“老乡们对我们的恩情，我们将铭记在心，我们要做好准备，明天狠狠地打击敌人。”

第三天清晨，天气不很晴朗，看不清楚黄河北岸。上午九点前，我突然发现北岸有日军炮队运动，但不像昨天那样肆无忌惮地跑到河滩上，而是躲在柳树丛中选择阵地，系留气球阵地也变了。这天由于日军阵地分散，又是先后进入阵地，在这样大的面积上进行压制射击，不会奏效，因此我决定先打日军炮兵的眼睛

——系留气球基地。我们用较小的夹角求得距离后，集中火力进行破坏射击。当天日军的气球升降数次，我们由此判断射击有效。打了个把钟头，日军以密集火力对我阵地还击。我们总结了昨天的经验教训，又将火炮撤出炮床，人员进入安全的隐蔽所休息，只留少数人监视对岸敌情和守电话。这时，日军忽以大部分火力对汜水城关进行疯狂的射击，炸塌了许多房屋。由于县政府事先未动员居民疏散，不少人伤亡。这天日军打了上千发炮弹，城关及阵地附近的树木有些秃了顶，白雪覆盖的黄土被翻了起来，阵地前后的炮弹坑像雨后梨花似的，黄河大堤斜坡上的弹坑远看像鱼鳞一样排列得有层有次。日军一些未爆炸的炮弹，像锯了半截的果树，插在我们阵地前的沙包上，也有的插到沙滩上。不知是日军的目的已达到，还是别的缘故，今天收场比昨天早得多，下午三点钟左右就逐渐减少发射，东一炮西一炮地打。我们推断这是日军逐次撤出，但还未离开阵地，因此叫炮手们做好准备，暂不发射。后来看到通往温县的道路上扬起尘土时，估计日军已开始撤退，我们就向日军的必经之路进行阻截射击，最后干脆把火炮推到河堤上，对敌进行直接瞄准射击。当时天色尚早，日军又不再还击，许多居民趴在河堤上，大胆的还爬上岗楼看热闹。

黄昏炮战停止，阵地上沉寂了。当我进城视察，向县长慰问时，看到青壮年在残砖坠梁中找寻建筑材料，打算重建家园，也听到失去亲人的妇女撕心裂肺的痛哭声。老百姓在自己遭难的时刻，也还有人到阵地上慰问我们。

第四天黎明前，城关居民就扶老携幼向有窑洞的地方躲避，我们则在阵地上严密注视北岸的情况，一直等到下午，仍无动静。天黑后，从北岸过来的居民说，日军炮队已开往济源。我问他们昨天敌人的伤亡情形，他们说：“有受伤的，但死伤多少弄不清。”

两天的激烈炮战结束了，从当时敌我火炮数量上比较，日军是我军的十几倍到二十倍；从火炮的威力上比较，日军是野、重、

加农炮，我军是山炮；从消耗的炮弹数量上看，日军则数十倍于我；从双方死伤人数上看，敌是我的十倍。战后，我营官兵四出勘察，把所有未爆炸的日军炮弹，收集起来投到枯井里。正谊运输公司经理王思斋说这是“积德”，我说：“这是我们炮兵应尽的责任。”

战后，我获得编号为第三十三号的抗战华胄章一枚，第一连连长韩毓湘获忠勤章一枚，受伤的上士班长张廷奂被提升为准尉弹药队长。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我营奉命开赴鄂东地区，参加武汉会战。

第二章 豫东作战

陇海沿线之作战

何 应 钦

鲁西防御及归德失陷

二十七年五月上旬，敌分向皖北、鲁西转移。我为集结强大兵团击灭该敌计，乃以孙桐萱军主力在相里集、潭集之线及微山、独山、南阳各湖西岸之李必蕃、李英等师，展开于郛城及纸坊集、巨野之线，以掩护大兵团之集中。五月九日，济宁方面之敌，开始向金乡、鱼台、郛城进犯，并一部西渡微山湖进攻沛县，以威胁我侧背。在鲁西广阔之平原内，敌利用机械化部队，向我间隙内到处窜扰，郛城、鱼台、金乡、沛县^①于十一、十四、十五、十八等日相继失陷，敌直趋陇海线。五月十一日我俞济时军及黄杰军分在砀山、归德^②等地已集结完毕，李汉魂军向归德输送。斯时由蒙城北犯之敌豕突北窜，陇海线形势渐趋紧张，我最高统帅乃令薛岳统率俞、黄、李三军为鲁西兵团^③，以击灭当面

* 作者当时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① 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军第十六师团主力五月十四日占领金乡，第十师团十九日占领沛县。

② 商丘县在清代为归德府治，自一九一三年二月民国政府废府存县后，该县除一度被裁入商丘市外，其名称至今仍为商丘县。

○ 关于薛岳兵团的名称，《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中为鲁西兵团，其他资料中为豫东兵团或第一兵团。

之敌。五月十二日，北犯之敌又占永城，即以其轻快部队直趋砀山、归德，于是在韩道口、周寨等地发生剧烈之战斗。五月廿一日起，敌猛攻砀山，二十四日被陷，黄军西撤。敌陷砀山后，以一部经虞城^①转归德，主力沿铁道西进，二十六日开始向我归德阵地攻击。二十七、二十八两日，经敌以猛烈之炮火轰击后，二十八日归德又陷^②，黄军遂向睢县、柳河集转进。

兰封附近诸战斗

自五月十八日以来，由菏泽南下之敌第十四师团土肥原部主力，向铁炉集南进^③，企图遮断我陇海线交通。其一部十七日由新兴集向兰封以东之仪封前进，十八日其主力进至大黄集附近。我当准备于二十一日夹击该敌。五月十九、二十两日，窜仪封之敌一部已与我宋希濂军在仪封及内黄^④附近发生激战。同日我空军第一、五两大队，曾出动轰炸永城、蒙城、贯台集、三义寨及蚌埠敌机场，毁敌桥梁、车辆无数。我马丁机二架，并飞往日本长崎散发纸弹，促其军民觉醒。二十一日，仪封之敌向西南窜扰，一部于当日窜抵兴隆集附近，罗王寨、白寨附近均发生战斗，同时贯台之敌益逐次渡河增加。我程司令长官乃以俞济时、李汉魂、宋希濂三军向兰封^⑤、阳堌集之线急进，胡宗南军团由开封方面沿铁道东进，扫荡当面之敌，刘和鼎军任兰封、开封间之河防。二十二日，敌一部续窜罗王寨。二十三日我胡宗南军团向该敌攻击，刘和鼎军拒止该敌北窜。二十三日土肥原^⑥窜据罗王寨、三义寨一带者已陆续增多，又有一部由陈留口开始南渡。我李汉

① 当时的虞城县城今为利民镇，今虞城县城为马牧集。

② 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军于二十九日占领商丘。

③ 据《第二十集团军兰中、东考两区河防及菏泽、开封等役战斗详报》，日军土肥原师团主力五月十七日早经菏泽向铁炉集前进。

④ 此系指民权县之内黄集。

⑤ 兰封与考城一九五四年合并为兰考县。

⑥ 此处应为土肥原部或土肥原师团。

魂、桂永清两军二十四日晨由阳堙集协同开始向该敌攻击，斩获甚众。但兰封方面本晨敌以一部于我宋军换防之际乘隙窜入^①，二十六日我宋希濂军反攻^②，二十七日乃告克复。斯时我军仍以主力向罗王寨、三义寨一带行连续之围攻，颇有进展，二十五至二十九日之间，予敌军以巨大之创痛，终以敌负隅顽抗，凭险死守，未能完全歼灭。二十八日我战略要点之归德被陷，黄军主力退集睢县、柳河一带。二十九日晨敌骑一部窜抵宁陵附近，我程司令长官为避免敌在豫东平地决战，乃决定转移各军^③，六月一、二两日陆续向平汉线以西地区撤退，七、八、九日陆续到达指定地点。兰封西侧之敌于我军西移后，即继续向开封前进。六月五日我放弃开封^④，敌分攻中牟、尉氏，该两地亦于六日失守^⑤，随即进扰新郑。七日敌轰炸黄河堤，赵口附近河堤崩溃^⑥，水流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泛，敌我遂沿黄泛两岸成对峙形势。

①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及《陆军第八十八师兰封战役战斗详报》，第八十八师于二十二日夜奉桂永清之命向红庙撤退；宋希濂于二十三日下午一时得知兰封自二十二日晚即无守备，但至本日中午日军尚未进城。据《陆军第二十七军兰封之役战斗详报》及《陆军第四十六师兰封附近会战经过》，第八十八师是擅自撤退的。

②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二十四日晨六时宋希濂得知兰封已失，即指挥部队开始反攻。

③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五月三十一日，程潜奉到蒋介石关于主力转移至平汉线以西的命令，并于当日转饬薛岳、汤恩伯两总司令。

④ 据《第二十集团军兰中、东考两区河防及菏泽、开封等役战斗详报》，开封守军宋肯堂师于六月六日一时退出开封。

⑤ 据《第二十集团军兰中、东考两区河防及菏泽、开封等役战斗详报》，六月八日在尉氏县南之砖桥、南曹等地发现日军骑兵，九日拂晓中牟被敌攻破。

⑥ 关于黄河决口问题，请参阅本章有关各篇。

兰封会战

薛岳

敌据南京后，首谋打通津浦线，沟通南北交通，以期兵力运用之灵活，故以徐州为目标，沿铁道线南北夹击。并抽调平、津、绥、晋兵力，转用于鲁西、豫东，谋作大包围，切断徐郑交通，使徐州攻略容易。

是时余任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驻屯溪，指挥各军挺进杭、嘉、京、芜，扫荡顽寇，切断京杭、京沪、沪杭水陆交通，消耗敌力，箝制敌军西犯，因鲁西战局日紧，奉调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①北上指挥，二十七军五月十一日抵汉^②，次日，谒最高统帅，随飞郑谒司令长官程公，十四日，至商丘，开始部署计划。

其时当面之敌第十四师团土肥原部，已由濮县渡河陷菏泽。十七日，先头窜抵内黄、仪封，主力向南续进不已。迄二十日，全部窜集内黄及其东北地区，遂决心以野鸡岗、楚庄寨、石楼、内黄、贺村为攻击目标，命：

(一) 第六十四军、第七十四军为东路军，沿铁道两侧向野鸡岗、楚庄寨、贺村攻击；

* 作者当时系第一战区豫东兵团总司令，后任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

** 本文节选自《薛岳回忆录》。

① 关于薛岳当时的职务，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奉蒋介石真申令：俞、黄、李各军统归薛岳指挥，为“鲁西兵团”；在李汉魂的日记及回忆文章中，有“第一兵团总司令”和“豫东兵团总司令”两种说法。另据其它资料记载，五月三十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由开封返回郑州，蒋介石委薛岳为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令薛指挥豫东作战。

② 据《陆军第二十七军兰封之役战斗详报》，第二十七军成立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六日。

(二) 第七十一军、第二十七军为西路军，自西而东，向仪封、内黄、马王寨攻击；

(三) 新三十五师，向宋庄、纸坊集攻击；

(四) 第三集团军向旧考城、贺村攻击，并以一部埋伏于鲁道口、大寨集、王庄等处，相机袭敌；

(五) 第三十二军一部，确占大黄集、团集，并埋伏于杨桥、郭庄、马庄等处，相机袭敌。

二十一日攻击开始，进展尚利，惟敌于二十三日夜陷兰封，遂再命第七十一军、第二十七军向兰封、东岗头，第六十四军向兰封之西罗王寨、曲兴集攻击，其时第一军由张司茅、顺河集、田寨，亦向曲兴集攻击，激战至二十七日，七十一军克兰封，六十四军克罗王车站，第一军克高堂寨、陈留口，新三十五师、一〇六师、第二十师，均迫三义寨，嗣后又均获进展，敌遂被困于三义寨、曲兴集一隅，作困兽斗，围攻至二十九日，因徐州情况变化，敌得大部西援，由商丘方面，沿铁道及其以南地区向民权、宁陵，及由亳县方面，向鹿邑、柘城急进，既图救援土肥原，且将出许昌、郑州，犯我平汉线，余遵令抽六师以上兵力，置太康、杞县、睢县、民权间，迎击西犯之敌，自五月杪至六月九日，与敌激战宁陵、睢县、民权、鹿邑、柘城、太康、扶沟、杞县、陈留^①、开封、中牟一带经旬，九日晚，奉最高统帅麻电，任余为武汉卫戍区第一兵团总司令，十日，解除前职，转遇沿江西犯之敌。

① 陈留县于一九五七年划入开封县。

铁衣曾照古中原

李 汉 魂

铁马金戈旧地，两仇敌忾当年

远在我还戍守潮汕时，我就曾向国民党中央请缨赴敌，及至移防增城，我第六十四军上下益坚此志。我的请缨报告及函电已经发出多次，只以增城一带加速国防工事构筑及民众组训、战前部署、部队教育磨练等等工作，哪怕是我驻防一日，也必须要尽心尽力去做。思想上，我是枕戈待旦，磨砺以需的；职责上，我更是不懈不惰，务求防地随时可以埋葬敌人，使敢于来犯者可以进来，休想归去！

第六十四军的第一五五师师长职务，增城驻防的后一阶段我已交给了陈公侠，我集中精力在军部而不必再分心于师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最高统帅部电令余汉谋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转饬我第六十四军全部调赴武汉，并限五月十日到达，先归第六十六军叶肇军长督促指挥。这一宗命令在我是毋须踌躇的，我个人和叶伯芹（作者注：叶肇字伯芹）交情原是不错，谁归谁指挥，对于一个战斗序列的组成和统属，也是统一军令所不容置疑的原则。第六十四军统率的第一五五师和第一八七师各层级的人员却大为惊讶，大家都认为叶伯芹在过去谈不上有什么好表现，尤其是在南京之战全军尽没，单身突围，嗣又混杂于难民行列中，曾一度被俘。将军被俘又不能自决，贻羞于军

* 作者当时系第六十四军军长，后任第一战区豫东兵团第一路总指挥、第二十九军团军团长。

队，貶羞于广东健儿，此次再复军职，竟将我第六十四军置于其指挥之下，颇有不平。军中如此耳语，我为顾全大局，只有极力以服从为军人天职善加解释。

一九三八年五月三日，第一八七师首先开拔，由粤汉铁路北运；第一五五师亦分别在粤汉线南段指定的地区候车首途。军部所奉到的调动令是向河南信阳、明港集中待命，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这一开拔前的最后命令，使军上各级员兵化解了不愉快。

我准时在五月十日抵达武汉，并即日向统帅部请示机宜。正在这时日军第十四师团土肥原率部已由濮阳大举南下，渡过黄河，进袭鲁豫交界、陇海铁路，绕鲁西南转入河南大平原的门户兰封，其意图是在于堵截我在津浦线上大军西撤之路，这是豫北方面情况的总估计^①。至于鲁西南及苏北的情况是：徐州会战以后，我军完成了对敌的消耗目的，亦正需要急速向陇海线方面撤退，但李宗仁指挥的部队汤恩伯、廖磊、孙桐萱等三个军团及集团军等合计在十万兵员以上，前进容易，后撤困难，敌军已多路分由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此虽名为四湖，实际上是一个南北纵长大湖的四个段）以及济宁、鱼台、巨野、沛县进侵^②，用意亦在配合濮阳渡河南下的敌军，陷我自徐州向西撤退的大军于绝地。所以统帅部紧急命令我在五月十二日即晚，把第六十四军所属部队向河南归德（即古睢阳城，今之商丘）输送，军委会运输部门已安排好了交通车辆。我先从平汉路直上郑州，在道经信阳、确山、驻马店、漯河、临颖、许昌等地的时候，使我想起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进军中原，这些都是旧日的战场；而此

^① 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军第十四师团于五月十二日由濮县以南渡过黄河，十四日占领菏泽。十五日，该师团主力在菏泽地区，一部炸毁了民权县内黄集附近的陇海铁路。

^② 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军第十师团于五月十五日夜开始渡微山湖，十九日一部攻占沛县，主力到达徐州以北；第十六师团于五月九日从济宁出发，十四日占领金乡后继续南下。

际铁马金戈，我为不是打内战而是争取国家尊严、民族解放的神圣抗日战争感到荣耀！昔年不喜欢战争，但为荡平军阀却不怕战争了，今日我仍然不喜欢战争，而且目睹战争使中国人受难、使人类受难因而更痛恨战争，但国家民族被逼向危亡的边缘，执干戈以为社稷，我又不害怕战争了。只因赶赴戎机，关山飞渡，预想世殊事异，当年北伐阵亡袍泽墓木已拱，恨未能停车稍留，一一亲临凭吊！

关山飞渡赴戎机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深夜，我抵达郑州，即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将军报到，并当面请示了作战方略，因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已与第一兵团总司令薛伯陵兄早在半天前飞抵郑州^①，作了东向堵截敌军由苏、鲁、豫西侵和南侵，并指示我第六十四军即沿郑州开拔东进，务期在兰封、考城、民权、归德一线邀击敌军，确保我徐州突围大军安全进入豫境，使陇海路阵地可以稳住。程司令长官根据蒋委员长的战略意见，向我具体提示了一些要点，我当即星夜转车先赴归德，薛伯陵总司令于当日比我更早来到开始部署。情报显示，敌军是分南北两路袭来，其攻击目标可以判定是归德；至于徐州以西的砀山，敌军估定为李宗仁西撤大军入豫所取的最近道路，当然也是敌我必须争夺的要地。

与薛伯陵兄召集所有参谋人员缜密研究并确定各项作战计划后，前线战况，知砀山东面敌我已接触，李宗仁司令长官一面仍固守徐州，一面则指挥有计划撤退，曾命孙连仲军团由萧县冲出，俾能与砀山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取得联络，故此，砀山方面显系俞济时与孙连仲军团联手在对敌激战。北线敌军在山东边缘城武的一支部队侵至郟城集，其方向系有袭取我归德模样，以其行军速度计，十六日晨我第六十四军警戒部队当能迎击。南线敌

^①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蒋介石和薛岳是五月十二日同机抵达郑州的。

军在永城的另一支亦侵至大王集，其方向系西袭苏豫边境的亳县，本军彭林生师已部署一个团驻守，我和伯陵兄都认为防卫力量单薄。由于本军集中在归德者仅陈公侠师一个旅及彭林生师的五个营，在民权县附近的公路桥梁又已为敌空军炸毁，致我运兵军车饱受故障，情势骤然吃紧。我已向伯陵兄及长官部表示誓当死守归德，与城共存亡，所以把军部和师部都迁入城内，历史上张睢阳能慷慨报国，宁独我广东健儿不能媲美先贤耶？

第五战区李宗仁司令长官已奉统帅部命令加强砀山东面黄口一线，目的是减轻俞、孙在砀山之战的压力，砀山能确保，则东线十万大军的西撤可以把牺牲和损失减至最低限度。

我各方大军俱向归德靠拢，总计有二十个师以上，根据统帅部的战区调整部署，所有鲁西和豫东地带均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当时以归德为中心的砀山、兰封各线的部队番号系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黄杰的第八军、宋希濂的第七十一军、桂永清的第二十七军^①，连我统率的第六十四军，按统帅部的分配归隶以薛岳（伯陵）任司令的豫东兵团，是属于程潜（颂云）司令长官指挥的战斗序列。

二十几个师的兵力集中在一条线上不能不说是相当雄厚，我们的集中，意味着中原地区敌人必争而我们也必不轻易放弃，尤其是我们保卫中原也就是保卫武汉，未来的武汉会战，从整个战局权衡似乎是必不可免的。日军自陷京沪，不采取沿长江仰攻武汉，转而企图先打通津浦线，再攻占徐州，然后由陇海线东段插入中原。河南地区平原无际^②，敌军认为有利于其大兵团和机械化部队的运动，所以敌人一方面发狠夹击徐州，企图达成一举迫我缔城下之盟，以迅速结束侵华军事；另一方面又急欲控握我郑州以东陇海线东段，以后再窜豫西、迂回湖北的襄樊以至宜昌、沙

^① 据《陆军第二十七军兰封之役战斗详报》，该军成立于五月十六日，军部于二十日到兰封，所辖第四十六师和第三十六师分别于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先后到达。

^② 河南省的地形，以平汉铁路（今京广铁路）为界，东部为平原，西部为丘陵山地。

市，以拊我武汉之背。亦即是说，倘使上面迫和的企图落空，则河南平原仍是敌方机械化部队驰骋的最佳选择。我们重兵把敌人在杨山至兰封一带牢牢吸住，其实际意义亦在于有从容余地布置武汉会战的外围。

十七日，豫东兵团总司令薛岳通知我将拨第二十七军桂永清部归我指挥，并打算以第六十四军、第二十七军为基础编为一个军团。诚以当时军事活动地区范围日趋广阔，为收指挥灵活、进退统一之效，以较大作战单位的整体运动应付战局的变化更为有利。二十几个师摆在一条四五里长的战线上，不采取一种较大地区、较大集体的统御来协调作战实际，也容易使戎机失误，所以统帅部早就有建立军团一级指挥机构的成例，战事紧张中，这一战斗序列的编组已经实际形成。

根据战报，豫北、鲁西前线获知敌军绝密命令，土肥原师团的主力部队陷鲁西菏泽，第三十二军商震部与敌剧战，损失奇重，所属第二十三师李必蕃自杀殉国^①，然后敌右翼向兰封，左翼向归德。薛伯陵总司令命令第八军黄杰部、第七十四军俞济时部向归德集中，并命令我沿归德、柳河、民权、内黄集一带巡视部队集结及防务情况。民权、内黄集已有敌先头部队窜至，并破坏我铁路、骚扰民居，但似亦知我大军云集，未敢大规模肆虐即回窜。以我视察沿线和对敌情的判断，认为考城、内黄集及兰封一线将有恶战，我当即急报薛总部严加监视。十九日老考城、内黄集一带果由土肥原部混成旅以其所突破的缺口继续加强，在兰封之东面仪封附近遮断陇海铁路，第七十一军宋希濂部已与敌接触，双方纠结在一起，战况胶着。最高统帅蒋委员长亲临郑州指挥，命第七十一军宋希濂部、第二十七军桂永清部联合由兰封向东扫荡；又令第二十集团军商震部向东侧击，豫东兵团薛岳部向西夹攻，杨山、归德不能放弃，以期吸住敌人。

^① 据参加菏泽守卫战的齐国樯、陈锐霆、张尊光回忆，李必蕃是在战斗中身受重伤，抢救无效而壮烈殉国的。

薛总部下达了全线的作战命令，其要旨是：

一、第七十一军宋希濂部坚守考城、内黄集一线，吸住突破缺口之敌军，不得后撤。

二、第六十四军李汉魂部主力即晚赶赴桃园关，第七十四军俞济时部暂拨配合李部增强防地，并拨工、炮兵各若干归属配合运动。

三、第六十四军的第一八七师彭林生部仍留归德暂归第八军黄杰军长指挥，为豫东兵团总预备队。

四、陇海线砀山至兰封段必须确保，第六十四军进驻桃园关后，应与鲁西曹县方面三集团军孙桐萱副总司令密切联络，以期强化东线，收堵截土肥原南下及掩护徐州西撤大军顺利通过之效。

五、以李汉魂为本兵团第一路总指挥，以桃园关为中心之各部暂归节制。

薛总部命令下达后，全线各军、师俱在紧急部署中，我第六十四军军部已设在桃园关，第一五五师在张平楼，第七十四军的王耀武第五十一师在孔庄，冯圣法的第五十八师亦由柳河向孔庄靠拢。我过柳河时已暮色苍茫，当向薛总司令报告前线仍稳定，第三集团军孙桐萱副总司令兼第十二军军长已派兵站人员与我取得联络并交换了敌我情况，确定互相通报、互相配合。薛总司令又命第八十八师第二六四旅及第八十七师一部归我指挥，第二六四旅廖龄奇旅长即在野鸡岗防地以电话向我报到。我赶至桃园关已是子夜，未暇休息，已得哨报：土肥原主力由菏泽南下约万余人，大炮七八十门，坦克百余辆。判断其意图系向兰封进扰，符合薛总部命令指示我方作战之部署。看来这一线上地平山少，无险可恃，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运动，我虽处处设置重兵，未能根本扭转劣势。曾向总部请示，薛伯陵总司令命我便宜行事，

意思就是要求我随机应变，并授予我因应局势的全权，所以我暨旦即赶赴李堂，已知第一五五师到达朱庄寨，俞济时军各部到达楚庄寨、石楼，而第二六四旅廖龄奇亦在突击中将侵入高集之敌击溃，保住高集，并堵截内黄集附近之敌，我即传令各部兼程赶赴内黄集接应。

五月二十二日拂晓，本军陈公侠第一五五师率先抢达内黄集、人和集及黄寨，与第二六四旅会合。敌在我压力下集结了步骑二千余、坦克七八十辆、炮二三十门、装甲车百余部，流窜于附近金盆、大河湾、双塔、七岗一带，第一五五师即分遣主力追击，协同俞济时军一齐占领七岗、贺村集、马庄寨。所有执行出击任务的各部在与敌不断接触中，敌军向陇海线铁路以北逃窜时，伤亡比我方为多。这许多日来，由于本军初投入豫东战场，实战经验的水平不高，只是目睹本军将士用命，友军亦互相竭力协调，不负薛总部交付的重任；然我也看到部队各层级的联络往往未臻确实，偶有差错，幸未造成大过已属侥幸，这种各部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不是能逐步克服呢？克服的方法又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这已成为我们克敌制胜的关键性问题了。

保卫陇海线，争夺罗王寨

豫东陇海线这一走廊地带仍是第一、第五两个战区作战重点所在。铁道沿线凡曾被敌人袭入或被破坏的，我工兵部队于收复地段随时修复，这是从徐州大军顺利西撤的前提下考虑。当然，第五战区的主要战场已经自徐州南移，国军整个实力的保持，不能不是我长期抗战的重要抉择，所以保卫这个走廊地带成为全局的着眼点。第一战区程司令长官、豫东兵团薛总司令已奉统帅部命令务须于六月初旬以前保住豫境郑州以东的陇海线，因为徐州大军可能在这限期前西撤完毕，同时战场上将会出现另一阶段的新部署。前者我们是理解的，但后者却成为一宗历史上的疑案，那件后来纠缠了很长一段岁月的问题却一直不曾揭晓！

敌军土肥原师团陷于被夹击的态势下，乘夜跨过陇海路向西南方狼奔豕突，内黄地区附近的每一个点都处在互相拉锯中。

五月二十三日，我至内黄，旋即转向高集与俞济时军长会商部队协作，然后经双塔转阳堙。沿途土地平旷，一望无垠，但沙砾连延，酷似沙漠景象。阳堙一带零散部队极多，均自报为前线撤回，并出示番号，顿使我枵触甚深。“战士军前半死生”，为将帅者当如何使征者皆无嗟怨？

是夜，阳堙各部队负责人集中会商，桂永清军长、宋希濂军长^①均提到对前线撤回的战友如何收容、再重新编入战斗序列和如何统一指挥的问题，收编一事当电请总部迅飭兵站负责，统一指挥则各军、师长均一致推我担任，我谦辞不遑，表示应请薛总司令亲来主持为是。当时情况正值千钧一发之际，各方瞩目殷切，我自忖必要时亦惟有硬着头皮一干而已。电报已发，但应付局面，大家仍力促我权宜。

阳堙、罗王寨、兰封、内黄集从地图位置看刚好在一个菱形的四个顶点上，每一点从两臂延伸都在同等距离之内，所谓犄角之势，也正是指此，所以阳堙就成为一个临时的指挥中心。但人员突然集中，给养不足，亦已急电薛总部请接济。

本军陈公侠第一五五师二十三日通过指定之酒府楼、孟角集向罗王寨攻击前进，已得手。罗王寨是陇海铁路上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车站，东至兰封约二十五公里，西至开封约七十五公里。当时敌军土肥原师团以快速部队驰骋在豫东平原，兰封已暴露在铁路线东面，内黄集亦曾被敌骑一度抢攻，但被我规复。为堵住敌军西进开封，并遮住敌军南下，罗王寨在战略上很具意义，且由阳堙北至罗王寨有小小丘陵，确保罗王寨，不但争取空间，也争到全局战事得以从容重新部署的时间。所以第一五五师能抢占罗王寨并控有车站，备受各方瞩目。但不旋踵又得罗王寨方面战

^①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宋希濂于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到大曹；二十四日三时后去兰封，午后去阳堙会晤李汉魂、桂永清。

报，第一五五师占罗王车站后，以左右翼友军俱未配合前进，且第七十一军宋希濂部及第一〇六师沈克部通报谓兰封已失，嘱向贵李庄及固寨迅速移动，因此第一五五师放弃罗王寨。本来以一个师级的单位，在一定情况下相机进退，未为不可，惟以一子错下，将会召致全线动摇。我严令第一五五师就酒府楼、黄寨、老庄一线停止后撤，整理后再图补过。在这一次的小失误中，桂军长、宋军长、俞军长等俱以友军之间联络欠缜密、交换情况欠确实，皆认为各部之间迫切需要统一的指挥，方能更臻协调，提高战斗效果。大家要重提这件事，我也不敢推辞了，各部马上派出了参谋、情报、后勤的人员向我的指挥所集中，共同拟制了翌日的总攻计划，内容是：要求宋、桂两军即刻行动，克复兰封，由本军克复罗王寨，俞军向东掩护宋、桂两军并施行监视敌军向民权、商丘、虞城之蠢动。计划初定，薛总部已派廖鸣欧参谋长赶到，传谕全线交由我暂时统一指挥，电令随即亦由译电员译出，举座咸表服从命令。

在豫东兵团中我此时按命令暂称第一路总指挥，我们再一次研讨，以会上确定的计划内容，由我下达了指挥部命令，其要旨是：

一、所有在阳堽地区的部队（包括由前方撤来未经重新整编的营以上单位在内）迅速集结，部署为三路待命。

二、以第二十七军桂永清军长统率本部第四十六师李良荣、第一〇六师沈克，与第七十一军宋希濂军长统率本部第三十六师蒋伏生、第六十一师钟松共四个师为中路^①，向兰封、仪封攻击前进。

^①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宋希濂指挥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反攻兰封。据《第十七军团兰封会战战斗详报》，五月二十三日起，蒋伏生第三十六师归胡宗南指挥，攻击曲兴集方面之敌（最后一次攻击是二十九日）。

三、以第七十四军俞济时军长率本部第八十七师沈发藻、第八十八师龙慕韩等为右翼向仪封以东攻击^①，并警戒豫东走廊，监视敌由鲁、皖边境向民权、商丘、虞城窜扰，争取与第五战区部队相机联系。

四、以第六十四军李汉魂部第一五五师陈公侠、第五十八师冯圣法所属及一切可以临时编组之战斗人员，一律拨归左翼，集中攻击罗王寨。

五、临时指挥所仍在阳堌，我位置在阳堌与罗王寨之间。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晨一时，各部队出就攻击预备位置，拂晓施行总攻，各点上人人奋勇，进展甚速。当时有若干中外记者由徐州西撤或由郑州专程来作陇海东线采访的，都通过有关军政方面与我临时指挥所联系，要求在现场观战。我以仪封、兰封、罗王寨一线目前部队运动情况瞬息万变，诚恐在一进一退之间交通工具供应不够理想，安全问题欠缺可靠保证，尤其战场在平原地带，无险可恃，所以战场范围内外民众俱多撤退，我各部参谋、政工、后勤人员均不能不随战况移动，倘确认不以上述情况为可虑，我们是欢迎传播媒介的先生、女士参与前线观察的。我庄严地表示：我国家民族现正遭逢历史上空前的灾难，前线的军民以无比艰苦卓绝的精神迎击日本军阀所横加的侵略凶锋，后方的每一个中华儿女亦磨砺以需，配合前线的需要争取尽到一点一滴的力量。在我们国土上已没有什么前方和后方，天南与地北，男人女人老人少小。我们不喜欢战争，但当战争硬逼着逐人而来，我们对战争也丝毫不会惧怕，中国的抗战并不单纯为了自我的民族解放，同时也是为了国际和平与正义，为全世界人类打通一条争自由、争平等、争民主、争人权的道路。我们要求所有具

^① 据《第十七军团兰封会战战斗详报》转引李汉魂五月二十五日的通报，当日，俞济时率第五十一师及两旅由东岗头向兰封西进。

有正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新闻界，正确地为我们神圣的反侵略反奴役的战争加以传播和报道。使全世界的人知道我们是如何以劣势的装备和貌似强大的日本强盗作战。一城一地的得失，并不影响我们长期抗战的决心，中国历史曾有一句名言：“哀师必胜”，在战场力量对比上，可能我们一时还比不上敌人；从整个国力竞赛上，我们拥有更多的潜能为日军所望尘莫及。希望我们这种忠诚和现实得到举世舆论的支持。我以上的庄严表示，也就等于我代表我所属部队的庄严誓言，所有新闻界的先生、女士们都一致颌首。

然后，我嘱咐参谋、政工、后勤各个系统尽可能给予消息界的人士以最大的方便。根据各自采访项目的不同，记者先生、女士们都分别向战斗部队接洽出发了。

土匪原是漏网之鱼

和我第六十四军一同上战场的，有中国的记者，有路透社、哈瓦斯社、合众社等外国记者，还有一位是美国的阿特丽斯女士（按：当时这位女士是什么通讯社和英文原文已不能记忆）。

就在阳堙至罗王寨之间的小丘陵，我以短距离逼近火线的高阜作为指挥中心。廖鸣欧参谋长则在阳堙专一与薛总部和我沟通联络。

第一五五师既以血肉之躯换来罗王车站之占领，却又撤出，造成了一桩小失误，所以此次接受命令后，全体战士（当时仍以广东籍者居多）咸抱以身许国之心，而且表示不负广东健儿称号，立志要再克罗王。二十五日午后，第一五五师正面发动顽强攻势，集中炮兵射击车站及罗王寨敌军，敌方枪炮所组成的火网有时亦为我炮火压下。敌炮火发射较弱，我前线步兵即抢前一步，虽伤亡枕藉，但后继如潮。罗王车站及寨内所有可以屏障的物体均已扫荡无遗，我第一五五师又一次冲入站台，把敌人压向寨外，然而敌方到底恃其火力炽盛，又抢入站台与我军超短距离

接触。我军炮兵阵地未敢向敌我扭结一起的目标发射，于是站上的我方战士又不得已退出。傍晚，残阳如血，烟硝随晚风荡漾，指挥所每个人凝视战场情况的惨烈，莫不怒发上指，后续部队川流涌上，视死如归。以我七年来培训出来的广东子弟兵，一旦血染沙场，我固涕泗如泉，而中外记者亦不禁暗弹热泪。当傍晚攻势再开始前，薛总司令亲临指挥所指挥，并命令第五十八师冯圣法部加强何寨、范店之攻击，以牵制罗王车站敌方兵力。大概罗王车站敌炮火稍弱时，亦即何寨、范店以至杨寨、杨庄、大杜庄一带冯师施压生效所引致，于是罗王寨及车站成为敌我拉锯的重点。薛总司令已知前线部队粮糈运输未如理想，有些人员已超过一日未进食，因此以电话传令后勤补给部门迅速扭转前线供应情况，士气复为大振。

五月二十六日，左翼战况仍在胶着，我所同时指挥的中路宋、桂两军及右翼俞军颇为得手。拂晓，罗王寨正面再由我第六十四军发动攻击，第一五五师仍当前列，我部队之坚韧不磨，敌军亦为气夺。午后，我命令炮兵伴随步兵前进，至接近千米然后发炮。且当时胡宗南将军的第十七军团已由陇海路西段输送至郑州、开封，由该军团调来一团配备炮兵营加入我左侧方作战，于是形势又转有利，炮击效力亦强，相持彻夜。敌军利用站上车卡作两重掩体，罗王寨内，则已空荡无物。至二十七日，我终于突破罗王寨敌军主阵地，罗王车站及村寨为我克复^①，东线第七十一军亦同时克复兰封，陇海路重新打通，我火车四十二列全部安全撤回，经开封、郑州西驶。

残敌北窜中，我第一五五师在罗王寨敌军指挥所拾获若干敌军遗弃文件、辎重及军实，发现有土肥原自佩军刀一柄，可以证实此次罗王寨争夺战土肥原贤二系窜至寨内指挥，当我军迂回插入寨后，土肥原在前后受制不得不逃。阿特丽斯女士两昼夜观察

^①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中国军队于二十八日五时克复罗王车站，拂晓克复罗王寨。

过程，对中国军事活动作出了正确评价，而战场苦战、天地震怒、战士饮血的壮烈情景，女士曾在其采访通讯里备加赞扬，对我殉国战士也表示了深沉的哀悼。

土肥原的指挥刀，钢质精纯，锋利无比。那时河南省地区还流通一种大型铜币作为辅币，这种通货比南方的小铜元大一倍，据说是一枚比照小铜元两枚流通。军部把一叠二十枚的大铜元叠立，以土肥原军刀试之，一斫而对分两半，古来所谓“削铁如泥”、“吹毛可断”的锋刃，此足当之。

· 滚滚黄流泛豫中

自一九三八年五月底，我豫东各部队在分地段、分点线与敌军血肉周旋以后，为避免在广大平原上决战，第一战区主力奉令向平汉线以西撤退。

从整个战略而言，陇海线由殪山至开封及郑州这一段，当时有二十几个师云集保卫，主要是使徐州西撤的大军能顺利通过豫东走廊，进入中原腹地，重新整补来迎接新的战斗，而且陇海铁路上东面的许多车辆和战备物资亦需向西撤退。国运艰难，中原板荡，我们军次每一个地方，不管是过境、驻扎、布防或真的要在这一块土地上作战，老百姓对于部队的支援协助，都使我们有一种亲切的激动。如果一个移防，老百姓的恋恋不舍，往往留给我们恒久难忘的印象。我们自己切身体会是：老百姓是承受了战争给他（她）们最直接和最大的痛苦，除了现场的破坏与死亡的威胁以外，一旦在争夺战中我军退了、敌军来了，那么老百姓的惨状就更是不可想象。南京的大屠杀，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是没有人性的野兽，它们所豢养的屠夫要毁灭人类的文明，到处奸淫烧掠，几乎每一个沦陷区的城市和乡村，都一体受到荼毒。所以一城一地的得失，人民群众的惊惶困扰，也是我们所目不忍睹、耳不忍闻。人谁没有良知？民族生死搏斗中谁不会激起忠贞报国的意念？在我作战陇海、拉锯罗王之际，战地上质朴的乡人

以最质朴的话语问我：我们什么时间可以打败日本鬼子？你们辛苦打胜了为什么还要撤退？你们撤退了叫我们怎么办？语言很浅白、很直率，但内容就很复杂、含意也很深远了。值得思考的是：到底人类世界中为什么有人要发动侵略战争？为什么国家不能保障人民不受战争的摧残？老百姓舍不得我们走而我们为什么还要走？我们说过要与一城一地共存亡，要与老百姓一块共存亡，为什么到头来我们还有所谓“战略的撤退”？老百姓不会理解什么“战略”与“不战略”的，老百姓需要依赖国家的保护，需要军队的保护，但当我一碰上“战略撤退”的时候，我们固然不能像“三国”时代刘备携民渡江，当然老百姓亦未必能跟着国军去撤退。因此老百姓对这些常常觉得迷惑。

至于我们奉令一定要在五月底以前完成陇海线上任务，既保卫、又转进，既争夺、又撤退，我们许多并肩作战的部队应当说是在局者，有时尚且捉摸不到统帅部的用意，何况战地上的老百姓呢？对于这些问题，以后将作出如何解说，那就只待历史去衡评了。

一九三八年五月梢至六月初，有一件牵涉面很宽广的事情，发生在历史上本来就是多难的黄河上：郑州至中牟间黄河南岸花园口崩决了堤防！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讯号。滚滚黄水如野马脱缰，冲毁了无数的家园，淹没了老百姓世代辛勤耕作的田野，平原变成了“海”，人畜变成了“鱼”，这是一场和战争一样惨痛的浩劫，而且也是伴同战争降临到这个中州平原上的空前灾难！但黄水的泛滥，却也吞噬了敌人，拖延了日本军阀在中原的侵略计划。

黄河在河南境内孟津至兰封、考城间八百余里，河床往往高出地面三米至七米，全靠河堤将水约束，所以一有决堤，黄流之患严重。到底这一回黄河决堤是自然界的灾害呢？是敌人干的呢？还是我们自己干的呢？

“黄泛区”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在抗战期间以及抗战胜利后

的好长一段时期，“黄泛区”的善后工作进行了十几年，似乎还没有把被破坏的生态均衡扭转过来，它的“疮疤”仍是历史的遗痛。

当年我们曾经寻找答案解释这个谜，现在我们也还求索对这一事件公允评价。

随民泪尽胡尘里

浩浩黄流，中原泛滥，豫东战争脱离了陇海铁路线，向南发展。

土肥原在罗王寨漏网未成擒，三军上下都引为憾事。由于遵照统帅部指示，放弃陇海东段（作者按：命令系指平汉线以东的铁路线）南撤。时商丘已失，且杞县、睢县闻警，日军继续向西进犯，我立即飭令加紧战备，第一五五师、第五十八师均向杞县集中，而兵团总部复将第一〇二师、第六十一师及骑兵第一师的第二旅归我指挥，第一八七师自商丘突围，亦在杞县归制。

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杞县已蒙受威胁，但我正面有第一五五师、第五十八师、第一八七师等三个师严阵以待，宋希濂部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则在右翼侧击敌军左背，黄杰部的两个师在敌右臂施压。这样一个袋形阵地，只要左右两翼合拢，则敌军极有被聚歼的希望。偏偏在这个时候，统帅部指示主力向平汉路以西地区移动的命令到来，宋、黄两路所属部队一概在移动之列，而且命令指定要在六月二日撤毕。我虽然在这一线上并非主将，当时防卫杞、睢，堵截敌军西犯通路，已经大家协商作好安排，此时命令下颁，受命者不免观望犹疑，战斗意志上亦打了折扣。

我原来下达的命令是六月二日早上四时开始进攻。敌方炮击了一整夜，破晓之际，初觉四野寂然，在指挥所的地下室得到各方的电讯报告，知道黄部与钟部俱已联络确实，独宋部未至。杞县东北我阵地向前移动并有战果，但全线的态势显示，敌军主力躲

开我东北面重点，渐趋西面拢聚。本军第一八七师彭林生部所守的猪皮岗在双方接触中为敌攻占，我西向退路倍受威胁，黄、钟两部固然未敢违令，撤退的消息毕竟对他们产生了干扰，他们亦不能不顾虑到下一步的行动，迟迟不再推进。我有指挥坚守杞县到最后一秒的责任，我也必然需要采取一次有力的进攻作为全县安全撤出的掩护。我以本军主力由右翼出击，吸住敌人左方的注意，然后在暮色已合的时候命令分批离杞县北门，转西南通许、鄢陵中间地区转进。一场本来可以狠狠膺惩敌人的机会，我们又白白放过。

据前方战报综合判断，通许已被敌占，其前锋也许会直下扶沟，威胁许昌，因此我迅令所部，尽量争取转向鄢陵或迳越铁路线西撤。我为巡视所属部队西撤情况并治理部队给养、布置沿线应变措施，所以由鄢陵到许昌后，便即北赴新郑。当时归我指挥的各部，大多有秩序地由新郑以南、许昌以北地带分别向密县、禹县附近集中，薛总司令已在登封传令各军、师迅加整理后，各自沿平汉铁路就地布防，并着我负责这一地区的防务。当时这一地区还有其他部队，大凡知道我曾率所部三进三出罗王寨，都表示愿归我的指挥。因此我即以第二十四师负责新郑的守备，以第六十一师担任右地区，以第一五五师为总预备队。我各部全面摆开后，左与胡宗南部联络，右与宋希濂部联络，敌如来犯，这里也将出现一次恶战。

六月九日，奉统帅部蒋委员长命令，我被任命为第二十九军团长，为便利控制本地区全局，军团部设在登封，五岳中的中岳嵩山即在登封境内。大概河南省整个地形是西高东低，平汉铁路南北走向好像有意地把豫西和豫东分成山区和平原两个部分。以我国军事力量和装备水平，在广大的平原地区作战。我们有先天的缺陷：没有重武器，没有机械化部队，没有平原上大兵团运动的实践经验，因此我们在过去一个阶段屡屡吃亏，可能也与此有关系。豫东作战，特别是兰封、罗王的战役里，我们集中了二十

多个师，以归德为中心沿商丘、民权、考城、兰封、罗王铁路线及平原上的宁陵、睢县、杞县等地布防，兵员的数字是庞大的。尤其当第五战区的大军要通过铁路来西撤，我们为了确保完成这一任务，曾不惜摒弃一切，全力以赴。如果说我当年指挥考城、仪封、兰封、罗王一带的战役是属于平原上克敌的一个比较出色的战例，则薛伯陵将军统筹豫东兵团辖属四十个军二十多个师在几百里长廊地带的活动，其战略预见与部署的周至，都闪耀了一些智慧的光芒，而精神和魄力，犹其余事。

我在登封仍继续负责指挥新郑、长葛、密县、禹县一带军事。黄河的泛滥一直向豫东南淹没，除了一部分由中牟贾鲁河流入淮河外，其余县份都是一片汪洋，泛区已至鄢陵、扶沟一带。敌军无疑是被阻截了，又被吞噬了，其侵略凶锋也被遏止了，日军的通盘军事行动显然被拖住，而且东撤不及的敌军不少被我包围歼，整个攻防形势都有了改变。但请不要忽视，我们的老百姓，随着黄流泛滥而出现的悲剧，我们也不忍闻问。千秋功罪，功罪千秋！

不久，我奉命回师武汉，关于沿铁路线的防务我当然应该有一个交代。我由登封遣赴洛阳请谒程潜司令长官，他很诚挚地和我检讨此次豫东的战局，肯定了第六十四军在兰封、罗王一线上的贡献，并特别指出广东部队在战术的灵活、斗志的坚韧和机动性强，罗王寨的争夺，三进三出，很能体现军事上的指挥艺术，

（作者自按：当时程颂公是说“艺术”两个字，我说：打到落花流水之际我已不知道什么是艺术了。他笑了，说：“落花流水不就是很艺术吗？”）他认为：“一个部队不能上下一体，兵将同心，焉能互相信赖，执着不移？焉能生死以之，义无反顾？明此，则带兵之道，思过半矣。”彼此拊掌而笑。我还说：友军是临时推定我权充指挥，微友军之力，本军亦难奏此肤功也。程颂公拍着我的肩膀带着浓厚的湖南土腔：“你是好样的！”

登封至洛阳当然亦在我马倥偬间，但因平汉线以东战局稍见

稳定，遂乘机和几位军部、军团部同行赴洛的死生战友采访一下沿途的乡土民情。豫中民风淳朴，只以历代相沿，中原向为兵家所竞相逐鹿。北伐时期，民众在我革命部队义旗所举，赢粮景从，往事依稀，仿佛如昨；此际在抗御外侮、求民族存亡的斗争中，河南民众之大义凛然，毁家室而纾国难，沦战火而无怨言，中州豪气，足为炎黄子孙增添光彩；至于地方经济破落，具见河南省人民穷且益坚，青云志在。

越嵩岳，过伊川，到洛阳这一条路，和我一同来回的几个相从于烽烟患难中的老伙伴，途次既谈战役中得失，亦论生民疾苦与人世沧桑，慷慨悲歌，复俯吟低咏，我口占一律：

罗王血战方摧敌，滚滚黄流泛豫中。
国脉千钧悬一发，胡尘万里障双瞳。
哀师有道应多助，真理无偏本大公。
举世滔滔天下事，芟夷丛棘振英风。

吟罢曾试以纸条记下，并戏谓同行者，如能在十分钟内作出和章的，回登封由我请客。种石（作者注：吴种石兄自北伐以来即相从于戎幕，时系六十四军上校秘书、第二十九军团参议）先成，其和韵为：

洛阳花事都开遍，剩有荆榛夹道中。
历乱马蹄翻碧血，依稀鸿爪映青瞳。
黍禾有恨悲明主，丝竹无声吊巨公。
柳叶似眉偏爱绿，伤春何暇怨东风。

种石诗才颇捷，在北伐时期他的诗作已为好友推许，洛阳途次雅事，我至今犹能记忆者仅此而已。游戏文章，点缀了我们军中生活。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起，我分别下达了本军各部按次序集中南下的命令。陈、彭两师已先于十六日开动，张师亦于十七日出发。十九日我抵武汉。

兰封战役的回忆

宋希濂

战场上接任军长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前后，我在湖南浏阳荣誉师司令部（当时我任荣誉师师长，这个师是以抗战负伤治愈的官兵编成的）接到何应钦的一个紧急电报，叫我马上到武汉去见他。我仅带了一个参谋和一个卫士，第二天清早就到了武昌。上午十点左右，我到军事委员会会见何应钦（那时何是军委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他对我说：“现在调你去接任第七十一军军长的职务。这个部队的人事你是熟悉的，指挥上不会有什么困难。”我问：“第七十一军军长不是王敬久吗？他在这个部队已有相当时期，为什么要叫我去呢？”何说：“王敬久和祝绍周大闹意气，败坏军纪，委员长（指蒋介石）很生气，所以把他换了，叫你去。”（据了解：祝绍周那时担任洛阳地区警备司令，第七十一军开到那个地区整训，要受祝的指挥，王敬久不愿意，因王于一九三二年任第八十七师副师长时，祝任参谋长，地位次于王。）我又问：“荣誉师交给谁？”何说：“交副师长林英升代。”我说：“那我今天就回湖南去交代，然后再到第七十一军去接任。”何说：“现在豫东战况紧张，第七十一军正由洛阳向豫东运输，委员长已于昨晚乘车去郑州^①，临行时嘱我转告你，叫你赶到郑州去见他。你不要回湖南去了。”这样，我又很

* 作者当时系第七十一军军长。

① 据《李汉魂将军日记》，蒋介石于五月十二日乘飞机到郑州。

快赶到郑州①。

我在郑州见了蒋介石，他对我说：“现在有一股敌军已由濮县附近渡过黄河，企图南下截断陇海路，包围我徐州附近的部队。你的队伍先在兰封一带集结，现在兰封的第一〇六师也暂归你指挥，将来与归德的薛总司令所指挥的部队夹击这股敌军。你到前方要告诉各级军官，我们的兵力较敌军绝对优势，大家要努力打好这一仗。”随后他又补充说：“这一仗关系很大，大家一定要奋勇战斗，如有不听指挥或畏缩不前者，就应严加惩办。”我除表示照他的指示去努力外，并问：“我的部队归谁指挥？”蒋介石想了一下说：“暂归我直接指挥。你到兰封后，随时来电话报告，我将在郑州暂住一个时期。”那时第七十一军本来是属于第一战区的战斗序列，第一战区长官部也设在郑州，论理我军应该归程潜指挥，但蒋介石的一贯作风，常常不尊重指挥系统，有时甚至直接指挥到师、旅、团等单位。

我从蒋介石那里出来后，又到长官部会见程潜及参谋长晏勋甫等人，更多地了解了敌军和友军的情况。

大约是五月十六日或十七日我到了兰封②，第七十一军军部已先一天到达，驻在兰封西北边的一个村庄里。所属的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第二六四旅已东运到归德附近，第八十八师师部及直属部队和第二六二旅本来也是要运到归德去的，因内黄车站附近发生情况，便在兰封下车了③。所属的第八十七师（师长沈发藻）已有一个团开到兰封，其余正在运输中④。兰封城区还

①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宋希濂于五月十一日奉调任第七十一军军长，五月十二日自长沙出发赴任。

②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宋希濂于五月十六日到达兰封。

③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第八十八师第二六四旅于五月十七日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之命到民权野鸡岗警戒，十八日起在野鸡岗、内黄集一带作战，二十三日归还第七十一军建制。第八十八师师长率直属部队及第五二四团于五月十七日下午二时到兰封。

④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第八十七师（欠第二五九旅）于五月十五日到兰封，第二五九旅（欠第五一八团）于十七日到兰封。

驻有第一〇六师沈克部（这个师是以石友三残部编成的）。我到兰封后的第二天，乘马到城内去看沈克^①。正谈话间，忽然来了十几架敌机，城内又无防空设备，我们想出城到乡下去已来不及。一刹那间，敌机便开始狂轰滥炸，我和沈克所在的一间房子周围落了好几个炸弹，室内玻璃全都震毁了，瓦砾和碎土不断地打落到我们的身上。当时我和他面对面坐着，一言不发，只好听其摆布。敌机滥炸一阵后飞走了，我们不约而同地说：“险哉，险哉！”据事后调查，第一〇六师被炸死炸伤的官兵达三百多人。当时城内居民已不多，也被炸毙了二十多人，房屋被炸毁者达十之七八。牲口被炸死不少，我的乘马也被炸毙了。

我就在敌机的轰炸和战况紧张的情况下，在战场上接任军长。

围攻土肥原师团

抗日战争开始后，日军自平津沿平汉、津浦两路南下，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故敌军骄傲异常。矶谷廉介率领第十师团由济南猛攻台儿庄，以为直取徐州可以不费吹毛之力，指顾间即可占领，不意进至台儿庄附近，遭到孙连仲等部的坚决抵抗，损失惨重，被迫后撤。于是，侵华日军统帅部策定了一个五路会攻徐州的计划，企图将中国军队主力一举歼灭于徐州附近。这五路是：

一路主力由津浦路南下进攻韩庄、台儿庄，另有力的一部由临沂趋邳县、郯城；

一路由苏北的盐城北上；

（这两路预计在新安镇会师后直薄徐州。）

一路由津浦南段北上，直趋萧县、永城；

一路由鲁西南下，进薄丰县、沛县；

^①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宋希濂于五月十七日早去考城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

(以上四路的目的，企图包围徐州，聚歼中国军队主力。)

另一路，即土肥原的第十四师团，由濮县渡黄河南下截断陇海路，阻止中国军队东进增援。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土肥原部开始在菏泽北面的董口附近施行强渡，守军兵力薄弱，在日军飞机和大炮的轰击下，只有微弱的抵抗，便退走了，使敌军顺利地渡过了黄河。五月十四日敌军进攻菏泽，守军是商震的第三十二军的一部（约有一个多团的兵力^①，经不住日军的猛攻，菏泽于当天就沦陷了。于是土肥原师团就分路向陇海路进发。

我到兰封后的第三天晚上，蒋介石在电话里命我到考城去和商震联系。翌日上午我乘一辆卡车带着必要的人员前往考城^②。由兰封到考城，并无正式公路，只能沿着乡村大道走一段问一段行进。不料走到半途，被一架敌机发现了，老在我们的上空盘旋。我判断这家伙不怀好意，急命停车，人员疏散到路旁麦田里隐蔽。果然敌机很快就俯冲下来，向汽车附近扫射了一阵，但没有扔炸弹，我们并无伤亡。约在十一点左右，我们到了考城南面的一个村庄——商震司令部所在地。商震那时的职务是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兼河南省政府主席，所指挥的部队，除他自兼军长的第三十二军外（第三十二军辖第一三九、第一四一、第一四二三个师及一个独立旅），还另指挥两个师（番号不详）^③。他的任务是担任广阔的河防线，兵力分得很散，处处薄弱，既不能在河岸阻止敌军的渡河，也不能很快集中相当兵力来打击和迟延敌军的行动。

^① 据《第二十集团军兰中、东考两区河防及菏泽、开封等役战斗详报》，守卫菏泽城的是第一四一师第四旅，另有新编第三十五师及第二十三师在城外配合作战。

^②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宋希濂于五月十七日（即到兰封的第二天）晨去第二十集团军总部，下午返回兰封。

^③ 据《第二十集团军兰中、东考两区河防及菏泽、开封等役战斗详报》，第一三九师已于三月二十九日调往第五战区。当时归商震指挥的第三十二军建制部队仅有第一四一师、第一四二师和税警旅，第二十三师和新编第三十五师为配属部队。另据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一九三八年二月二日，国民政府特任程潜为河南省政府主席。

我在商震那里得到一份重要的情报。这是他司令部直属的一个骑兵部队在考城东面巡逻警戒时，发现敌军的一辆小汽车，他们将车子击毁，打死了司机和一个日本军官，在那军官身上获得一份第十四师团的作战计划及部队编组情形的材料。这个日本军官的职务是个少佐主计（即军需官）。从这份材料里，才知道敌军的番号、兵力和指挥官姓名，以前是不知道的。

土肥原师团的任务，就是如前面所述，截断陇海路，阻止中国军队东进增援，并相机歼灭在兰封一带的中国军队。材料中对商震部队的兵力、位置等都调查得很清楚，并对商部力量表示相当轻蔑。记得材料中有这样几句话：“我军南进中，对在考城附近的商震部队，不必多所顾虑，派少数兵力向他戒备就行了。”同时了解到，土肥原师团除骑兵部队外，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机械化和摩托化。据商部骑兵所侦得的情况说：敌军由菏泽一带南下时，有几百辆装甲车、卡车以及炮兵牵引车等，摆成五六华里的正面，践踏正在成熟的麦田，浩浩荡荡地向南行进。

我们在归途中，十分提心吊胆，既要防备敌机的袭击，更要注意东面的敌情。

黄昏时回到兰封，即以电话向蒋介石报告赴考城会晤商震的经过及所获得的情报。蒋介石说：“桂永清^①率第四十六师，还有邱清泉带了一个战车营和搜索装甲车一连，即可到达兰封。你等他们到达后，率所部向北面的红庙（在兰封、考城间）附近集结，然后向敌军的侧背攻击。”第二天上午我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会，向他们说明了战场的一般情况，并研究军的作战任务。这天下午，桂永清、邱清泉、李良荣等先后到了兰封。蒋介石来电话，要我于黄昏时率第八十七师向红庙方面移动。我问第八十八师（欠第二六四旅）是否一道去？蒋说：“第八十八师留在兰封，

^① 桂永清那时是第二十七军军长，第四十六师师长是李良荣，邱清泉是第二〇〇师副师长。

暂归桂永清指挥。”^①我听了心里不乐意，知道这是桂永清捣的鬼，但蒋介石的语气是命令态度，只好忍受着而已。

兰封激战

五月十四日，敌军陷菏泽后，主力分成几个纵队南进，迄二十日，窜集内黄、仪封、野鸡岗、楚庄寨及其附近地区。蒋介石令前线所有部队统归前敌总司令薛岳指挥，围攻土肥原师团。

我到红庙后，接到薛岳的命令^②，要旨如下：

一、敌军第十四师团现窜集内黄、仪封、楚庄寨、野鸡岗等处；

二、我军决心攻击该敌，并以野鸡岗、楚庄寨、石楼、内黄、仪封、贺村为攻击目标；

三、命第六十四军、第七十四军为东路军，沿铁道两侧向野鸡岗、楚庄寨、贺村攻击；

四、命第七十一军、第二十七军为西路军，自西而东，向仪封、内黄、马王寨攻击；

五、命新编第三十五师向宋庄、纸坊集攻击；

六、命第三集团军^③向旧考城、贺村攻击，并以一部埋伏于鲁道口、大寨集、王庄等处，相机袭敌；

七、命第三十二军以一部确保大黄集、团集、并埋伏于杨桥、郭庄、马庄等处，相机袭敌，其余部队仍继续担任河防；

八、定于二十一日开始攻击。

二十一日，我率军直属部队及第八十七师，分两个纵队向仪

^①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五月二十日午十二时，蒋介石令第八十八师（欠第二六四旅）、第四十六师、第一〇六师、第二〇〇师搜索营等部任兰封正面战斗，归桂永清指挥；宋希濂指挥第八十七师、第六十一师等部，以主力集结于红庙附近，准备当晚向东攻击楚庄寨、马王寨。

^②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该命令为蒋介石所下，由薛岳转达。

^③ 第三集团军原系韩复榘部，韩死后，归孙桐萱统率，约有五个师的兵力。

封前进^①，先是向东走，随折而向南，在向南行进的道路，随处可以看到敌军摩托车轮的痕迹。大约到了下午二时左右，突然前面响起了机枪声，得知前卫部队已接近仪封。仪封是个土寨子，据报寨内约有二三百个敌人据守，敌军大部分则已向西去了。我和沈发藻站在一个土堡上用望远镜向仪封观察一番后，遂决定以先头团开始向仪封的东北角一带攻击，并命配属于军的一个山炮营（有法造士乃德山炮十二门）予以支援，同时派另一个团向仪封南面迂回，以威胁敌之侧背。

一开始，守敌十分顽强，我攻击部队逼近寨子时，被其浓密的火力射击，伤亡颇大。我即命令集中所有火力，包括山炮、迫击炮、重机枪等，全力制压对我危害最大的敌军火力点，发生了效果，我步兵两个连迅速地突入了寨子的一角。但敌军仍然凭借在寨内的各据点，继续负隅顽抗。我军兵力逐次投入战斗，扩大战果，使战斗愈演愈烈，机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有如急风骤雨。当战况正在十分紧张时，寨内敌军突然放弃阵地，向西南方面窜走。我们当时推断，可能因第十四师团主力已向西进展，同时发现我有大部队向南运动，恐被包围，故而撤走。寨内敌军遗尸数具，丢弃的弹药和罐头食品等颇多。我和沈发藻率指挥所人员于下午四时进入寨内^②，登上城寨向西南方面了望，看到我步兵分数路正向前搜索中。一刹那间，忽然敌军大炮向我前进部队射击。我用望远镜清楚地看到敌军野炮八门在一些小丛树的后面并列一排向我发射，距离仪封大约有八九华里。当命我炮兵立即进入阵地向敌炮发射，敌炮乃变换目标，对我炮兵射击，这样就形成了双方的炮战。由于我们的指挥所离炮兵阵地甚近，中

①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宋希濂于五月十八日、十九日即指挥第八十八师攻击仪封之敌，二十日又指挥第四十六师继续攻击，均未克。二十二日上午九时，宋希濂率第八十七师等部由红庙经前白楼向仪封搜索前进。

②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宋希濂指挥第八十七师于五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时攻克仪封，下午三时宋希濂进驻仪封。

弹十多颗，第八十七师指挥所的一个副官和一个传达兵被炸毙炸伤。这时前线部队报告，敌军向我反攻，但兵力不大，刻正在战斗中。我们判断系敌军企图阻止我军继续前进，不是想要夺回仪封，当命部队就地抵抗。战到黄昏时，战况也就渐渐沉寂了，各部队就地构筑工事，严密戒备。

由东向西攻击野鸡岗、内黄一带的第六十四军及第八十八师第二六四旅，因这一带敌军兵力不多，经我军的压迫，没有顽强抵抗，就窜向西南方面去了，他们顺利地克复了内黄、野鸡岗等地。二十一日晚，我派小部队沿铁路两侧往东搜索，只走了六七华里，就与第二六四旅取得了联系。

二十二日上午，我和第六十四军军长李汉魂在仪封东南端的一个村庄举行了会议，并和薛岳通了电话^①，商定：

- (一) 第二六四旅归还第七十一军的建制；
- (二) 第七十一军统归李汉魂指挥；
- (三) 两军密切联系，向窜据在仪封西南地区的敌人攻击。

二十二日下午三点左右，第六十四军在左，第七十一军在右，开始向西前进，很快就和敌军接触。由于我方兵力较多，不断向左翼延伸，遂在仪封西南一带，形成了一条弧形的攻击线（因缺乏详细地图，许多地名记不起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两军都有相当进展，伤亡亦颇大。

我们这次在兰封作战，这一带的居民几乎逃避一空，地方行政人员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因此使我们的补给、运输、伤病兵的遣送事项，都遇到严重的困难。二十二日晚上，我彻夜未睡，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些事项的处理上，伤透了脑筋。

二十三日我两军继续向当面之敌攻击，敌军因兵力不够，收缩防线，自动地放弃了一些村庄。这一天的战斗，两军都获得了

^①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二十二日夜，宋希濂由野庄赴白口第一五五师前哨营，与李汉魂电话联络，并与薛岳通话，请示任务。宋、李两军于二十三日拂晓开始进攻。二十四日午后，宋前往阳堌与李汉魂、桂永清会晤。

一些进展，但因敌军火力猛烈，我军的进展还是有限的。

桂永清和邱清泉，都曾由蒋介石派赴德国学习过军事，他们两个人的性格，真可称得上一对孪生子，骄横跋扈，不可一世，除了对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等人阿谀逢迎，以达到其升官的目的而外，是什么人都瞧不起的。

这次，他们两人联袂来到兰封时，仍然和过去一样，神气活现。当我向他们介绍当面的敌情和友军情况时，他们还没有等我的话说完，便满不在乎地说：“这点敌人算得了什么！看我们来打它个落花流水。”他们那种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神气，实在令人作呕。我当时曾以讽刺的口吻笑着对他们说：“很好，你们两位德国将军来了，这次一定可以打个大胜仗。”

大约是五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桂永清派了第四十六师的一部分步兵由兰封向东搜索前进，邱清泉也派了几辆装甲搜索车和一些战车同去。他们进到离开兰封不到十华里的地方，正好遇着敌军步骑兵一百多人。这股敌军的任务，是向兰封方面搜索情况的，没有想到我方有战车、装甲车，便掉头后退了几里占领阵地抵抗，随后又调来了战车防御炮，桂、邱两部便不敢前进了。但是桂永清、邱清泉却利用敌军稍为后退这件事，大事吹嘘。

薛岳给予桂永清军的任务，是要他率部东进攻击敌军，同时必须保持兰封这个重要据点，以利于东路部队的西进攻击，但桂部没有任何进展。到二十三日，敌军调集相当兵力，附以火炮及战车，向桂永清军发动攻击，仅仅两三个小时，桂军便全线崩溃了。溃退的队伍似潮水般向西逃窜，邱清泉的那些战车当然逃跑得更快，一口气就逃到罗王车站以西去了。桂永清知道自己的部队是控制不住了，如果丢了兰封，他的责任很大，便匆匆地写了一个纸条给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命令他率所部固守兰封。桂本人在敌军打击下，丧魂落魄，有如丧家之狗，拼命地向后逃跑，也是一口气就跑过了罗王车站。他的基本部队第四十六师，就这样溃散了，一直到开封附近才收容了一部分，以后这个队伍

就改编到胡宗南集团里去了。

龙慕韩对敌军的攻击，招架不住，他这时也无法向任何人请示，便自行决定退出兰封城，率部转到西南方向去了。就这样，敌军于二十三日下午攻陷了兰封^①。

薛岳得到桂永清军失守兰封的消息，非常气愤，因为按照他的企图，想在兰封附近歼灭土肥原师团。现在桂永清弃守兰封，这就打破了薛岳的计划，薛便以前敌总司令的身份向军事委员会控告桂永清，说他贪生怕死，贻误戎机，请求严办。桂永清则把兰封失守的责任推诿于龙慕韩，结果，龙慕韩被判处死刑，后来在武汉枪毙了。桂永清在蒋介石、何应钦等人的袒护下，仅仅以撤除第二十七军军长的职务了事。

现在再回头来谈土肥原师团的企图和行动。土肥原师团窜集于仪封西南地区后，由于第七十一军和东路军在仪封附近会师，逐次向它压迫，形成包围的局势，这对它是不利的。尤以它已没有后方联络线，必需的粮食和弹药还可指望其飞机空投接济，但在那时没有直升飞机的情况下，几百辆车子所需要的汽油的补给，成了极严重的问题。因此，土肥原决定先攻陷兰封，然后将其部队的主力转移于三义寨、曲兴集、罗王寨这三个据点，以期能从黄河北岸经柳园口获得物资的接济^②，因为这三个村庄都靠近黄河。同时，土肥原又留置一部分兵力于兰封及罗王车站，成犄角之势，以分散我军的兵力和滞延我军的进攻。

^①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报告：二十二日晚八时，第二十七军向南突围，师奉命向红庙撤退，遂节节抵抗，于二十三日晨到红庙。另据《陆军第二十七军兰封之役战斗详报》，二十二日晚七时，军决定整理战线，以第八十八师守兰封，其余主力向阳烟集附近地区稍事转移。第八十八师二十二日晚并未遵照命令实施，擅向兰封东北转移撤退。又据《陆军第八十八师兰封战役战斗详报》，二十二日晚九时奉桂永清令：该师应向兰封撤退，并相机向红庙第七十一军靠拢；担任守兰封城之一营交第三十六师工兵连接替。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军于二十四日占领兰封。

^② 临近三义寨、曲兴集的是陈留县(今裁入开封县)境内渡口。柳园口在开封城北，当时由中国军队控制。

敌军军陷兰封后，在郑州的蒋介石、程潜等，大为惊恐，恐其长驱西进，直取开封、郑州，将使全局陷于极端混乱，乃急调在西安至潼关一带的胡宗南军团（第十七军团，辖第一、第九十两个军）赶运到开封^①，同时程潜亦率必要人员到开封设立指挥所^②。嗣得悉土肥原师团的行动后，乃策定围歼土肥原部的计划。记得这个计划的大概要旨如下：

1. 由胡宗南指挥第一军、第九十军及邱清泉的战车营，并配属重炮兵营，向曲兴集、罗王寨之敌攻击；

2. 命在豫北的朱怀冰军（还有其他的一些部队），向柳园口黄河北岸活动，截击敌军的增援，遮断其补给线；

3. 命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第三集团军的第二十师及新编第三十五师、第一〇六师等部，进攻三义寨；

4. 命第七十一军攻击兰封；

5. 命第六十四军先进攻罗王车站，得手后，再协助胡军进攻罗王寨；

6. 命商震所部逐步向西移动，担任守备开封及开封、郑州间之防务。

我于二十四日晚奉薛岳命令负责攻击兰封，二十五日晨亲率各师、旅、团长在兰封的东南端和西南端观察地形后，随即赋予两个师的攻击任务。我命令第八十七师负责东北面的攻击，第八十八师负责西南面的攻击，并指示各部队充分利用城外村落接近城垣，选定易于爬城的攻击重点。

其时蒋介石已来命令，将龙慕韩革职查办，并派我兼任第八十八师师长。我乃将军部移至兰封南面的一个村庄，与第八十八

^① 据《第十七军团兰封会战战斗详报》，第十七军团原辖第一军和第八军，一九三八年三月间第八军各师奉命他调。五月十六日，军团奉命率第一军东开郑州集结待命，二十三日全部到达。二十四日又奉命至开封附近集结。

^②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五月二十一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为指挥便利，进驻开封。

师师部同驻一处。同时调整人事，将第二六二旅旅长邓经儒调为副师长，将资历较深、作战勇敢的团长沈芝生调升为第二六二旅旅长，并以军参谋长陈素农兼任第八十八师参谋长。

我亲自指挥第八十八师进攻兰封的西南端，第八十七师则完全责成沈发藻指挥。

兰封城并不大，城墙也不高，大部分都是用土筑成的，只有各城门附近有部分砖头，惟四面开阔，不容易接近。我于二十五日黄昏后率两个团接近南门及西南角，选定了两团的攻击重点，命部队漏夜挖掘壕沟，炮兵测定射击目标，命在第二线的部队绑扎爬墙梯子运送到第一线应用。

二十六日拂晓，两师同时开始攻击^①，先集中炮火射击选定的攻击点，摧毁敌军工事，随即集中火力掩护步兵爬城。激战至正午，前后冲击三次，由于敌军顽强抵抗，两师攻城部队伤亡枕藉，均未能突破一点获得立足地。我乃命暂停攻击，积极调整部署，并调来炮两门接近城垣，准备直接射击。延至下午五时，重新发起攻击，官兵前仆后继，奋勇战斗。到黄昏时，终于打破了几个缺口，在城墙上获得了三个立足点，即第八十八师在西南方面爬登了两处，第八十七师在东北角爬登了一处。当立命增加部队，扩张战斗，遂在城墙上和敌军展开了激战。敌军一再反击，企图消灭我登城部队，但均被我击退。

鏖战竟日，双方都感到疲倦，所以到晚上九时后，战况渐趋沉寂了。我方连夜调配力量，准备明日拂晓继续攻击。不料到二十七日上午三点左右，兰封城垣枪声大作，手榴弹的爆炸声尤为猛烈，据报说是敌军向我反扑，我严命各据点务必坚守，并嘱各团适当增加兵力。经过约两个小时紧张的战斗，随后便只有稀稀

^①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五月二十四日晨六时，宋希濂得知兰封已陷，遂断然令第五二七团攻击，未几即攻占兰封车站及附近几个村庄。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宋指挥第八十七师和第八十八师接连猛攻兰封，激战至二十七日凌晨三时，第八十八师自南门爬城而入。

落落的枪声了。这时天已微明，第八十七师某团首先发觉敌军已向西北方向逃窜，派了一部分兵力去追击，打着了敌军的后尾，击毙敌军十余名，缴获步枪、轻机枪十多枝及军马十多匹。他们送了我一匹军马，以后我在军中经常乘骑，把它叫作“土肥原”。

二十七日我军克复兰封后，清扫战场，发现敌军遗尸二十多具及枪支子弹食品等，判断系敌军撤退时，留下这一小部分人向我猛扑，以便其守城部队（据掳获文件，得知敌军兵力为一个大队）的主力得以安全撤出，因而这二十多人便全部战死了。

花园口决堤

第七十一军克复兰封的当天，第六十四军也在同一天克复罗王车站，我两军正准备各派一部分兵力协助攻击三义寨、曲兴集、罗王寨之敌，不意到二十九日，东面情况发生严重变化。薛岳原留第八军在归德附近，竭力阻滞由鲁西南下的敌军西进，但黄杰并未执行薛岳赋予的任务，当敌军先头部队刚刚接近归德，他便率部撤走了。事后，薛岳曾向军委会报告，指责黄杰不服从命令，擅自率部放弃归德，但黄杰同样在蒋介石、何应钦的袒护下，以革职了事。

敌军于二十六日陷归德后^①，即分两路西犯：一路沿铁路而西，一路犯宁陵、睢县。薛岳当命第六十四军、第七十一军及另外的几个师（番号记不清楚）位置于民权、杞县、太康之线，迎击西犯之敌。第七十一军在杞县附近布防，部队紧张地构筑工事，到六月初，仅我警戒部队与敌军的搜索部队小有接触，即奉命率部经扶沟向许昌转进。

围攻土肥原师团的胡宗南等部队，经过几天的激战，克复了

^① 据《商丘附近第八军战斗详报》及第一八七师战报，商丘城及朱集车站于五月二十九日拂晓前失守。日方资料亦说日军二十九日占领商丘。

一些小据点，但困守罗王寨^①、曲兴集、三义寨这三大据点之敌，仍然顽强抵抗，我攻击部队伤亡颇大。第一战区长官部正拟增厚兵力，并从后方积极运输炮弹等物资，期于短期内歼灭土肥原师团，但这时沿铁道两侧西进之敌，已于六月一日窜陷睢县^②，迫近兰封、杞县，而另一股敌军则由亳县方面，经鹿邑、柘城向太康进迫，其目的不仅在救援土肥原师团，且有进犯平汉路许昌、郑州一带的企图。这样，有使在开封、兰封间的我主力部队陷于被包围的危险。在武汉的军事委员会乃命停止对土肥原师团的攻击，除由第三十二军派一部守备开封阻滞敌军的西进外，主力部队绕向平汉路以西撤退。

六月六日，守备开封的部队，在敌军的猛烈攻击下，退出开封。六月七日，敌军步骑兵千余人附战车十多辆到达中牟附近，与我警戒部队接触，郑州形势岌岌可危。

第一战区长官部在情况紧急时，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黄河伏汛期间，在花园口决堤，造成平汉铁路以东地区的泛滥，以阻止敌军的西进。这一建议，立即得到蒋介石的批准。长官部派驻在郑州附近的新编第八师（师长蒋在珍）和一个工兵营执行挖掘和爆破的任务，于六月九日决堤。黄河决堤后，黄水滚滚向南奔流，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的广大土地，受灾人口达一千万人以上，财产的损失更难以计数。

①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中国军队于二十八日拂晓前先后克复罗王车站和罗王寨。

② 据《李汉魂将军日记》，日军于五月三十一日三时攻占睢县。

忆兰封之战

龚梦涛

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一九三八年）春季，台儿庄会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后，我军兵力亦大受损失，为保存抗战军队主力，于是分途向河南和安徽地区撤退，从事整顿。敌人也分路向皖北、豫中和豫东进攻^①。

豫东这一路，由薛岳指挥几个军在商丘以东及附近地区与敌保持接触，迟滞敌人前进，掩护撤退部队的行动安全，然后逐步向平汉铁路沿线转进。当面敌人是土肥原贤二所率领的第十四师团，是敌军有名劲旅。在先头占领我兰封县城之后^②，沿着陇海铁路向西推进，如不加以阻击，眼看开封、郑州都会不保！平汉、陇海铁路的运输也会被截断，对于长期抗战的局势，大为不利。

担任这一正面作战任务的是程潜将军所指挥的第一战区所属部队。我当时在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处工作，心里想长期抗战，赢得时间的余裕起见，必须给土肥原师团以痛击。因此建议由陕西抽调胡宗南的两个军^③，加上原来在豫东作战的三个军（包

* 作者当时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副处长兼作战科长。

① 当时日军是向皖北、鲁南和豫东进攻。

② 据《第二十集团军兰中、东考两区河防及菏泽、开封等役战斗详报》，日军土肥原师团于五月十七日、十八日先后到达考城及兰封以东地区。另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自二十二日晚兰封即无守备，迄二十三日午日军尚未进城。至二十四日晨，始知兰封已陷。

③ 据《第十七军团兰封会战战斗详报》，该军团当时仅辖第一军一个军，蒋介石于五月十五日令该部东开郑州集结待命。先头部队于五月二十日下午已到罗王车站。

括广东军第六十四军和第七十一军、第二十七军)①在开封以东阻击敌人。程司令长官同意这个意见,即时一方面下命令调动部队,从事部署,一方面在开封设立指挥所,程潜将军率领必要的指挥人员,由郑州进驻开封,指挥这一战役,我也随程司令长官到了开封②。

当时战区对此战役的计划是用五个到七个军在开封以东,黄河以南,陇海铁路附近地区捕捉敌人土肥原师团而歼灭之。根据这一方针,即时调动胡宗南第十七军团两个军用铁道输送到开封下车沿陇海路东进,迎击敌人;以原在豫东的第七十一军和第六十四军,迅速收复兰封,向西北压迫敌人,与东进的胡宗南军团合力围歼敌人。

日军没有后续兵团,孤军深入,也感觉到有危险而行动迟缓,敌人的后方联络线也因我东面的第七十一军等的收复兰封而被截断。土肥原于是改变他的后方,由陇海路的方向转变到柳园口依靠黄河北岸来补给他的粮弹③。敌人以罗王寨为核心,在陇海铁路以北黄河以南的狭小地区,凭借围寨和我们在柳园口一带所构筑的开封外围国防工事固守。这些工事是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永久工事,有炮兵掩体、有机枪掩体和人员器材的坚固掩蔽部、指挥所等。本来是我们用来抗战的,不料随着形势推移,这些用来防御敌人的工事体系反而被敌人利用来抵抗我军的围攻,真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我们围歼土肥原师团的形势已形成了,战区调到邱清泉的装甲兵战车两个连,并令原在豫北的朱怀冰军和另一个军向柳园口黄河北岸活动,截击敌人增援并遮断敌人的补给线。

①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胡宗南部到达前,兰封一带有第六十四军、第七十四军,第七十一军和第二十七军,另有第三十二军在考城。

②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程潜于五月二十一日进驻开封。

③ 柳园口位于开封城北,五月下旬仍由中国军队控制。日军当时所利用的是陈留、兰封渡口。

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我们把土肥原师团围困在开封中间地区，罗王寨附近^①。敌人原来在陇海铁路线上还占领了少数据点，我们为了打通陇海铁路，调回遗留在兰封以东的几十个列车，用了很大的兵力，强攻夺回了这些据点^②，消灭了敌人，完成了打通陇海铁路的任务。当时为了调回这几十列车，陇海路的钱宗泽局长曾亲自到开封以东指挥铁路上的调度工作。

围攻部队除豫北的两个机动军外，有五个军，详细的战斗序列记不清了，约共十个到十三个师。敌人就只有土肥原师团，兵员人数至多不过一万五千到两万人，我们的兵力约在十万人以上，以兵员比较我们是绝对优势。火力方面我们用上了十五公分的榴弹炮兵一个团，轻战车两个连和步兵十个师以上，总火力比敌人也不弱。敌人就是空军占优势，日夜以空军袭击我后方运输线和第一线攻击部队，我军在攻击时受到很大损失，在开封的指挥所也时常坐在防空洞里打电话，写命令，来进行指挥作战。

围攻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敌人的补给中断。发现敌人在空投粮弹补给品，可见得敌人已经是发生困难。可是围歼土肥原的任务还不能完成，战车连用上去冲击敌人阵地，损失了几辆战车，这一方面表示了敌人的顽强和我攻击军的软弱，但无论如何再继续围攻是可以完全歼灭敌人的。正在这样紧要关头，我坐在电话机的旁边研究敌情，还没有发现敌人有强大的增援部队，虽然在豫东皖北方面有两个纵队的敌人西进，但有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在亳州附近阻挡着，前进得很缓慢，淮河以北和黄河以南就是土肥原的这一个师团^③。如果我们再坚持围攻三至五日是可以歼灭这

① 罗王寨位于开封以东。

②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中国军队于五月二十七日克兰封，二十八日拂晓前先后克罗王车站和罗王寨。

③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日军于二十四日攻占碭山，二十五日攻虞城并击溃守军第五十五军，二十六日夜突破商丘外围第一线阵地，二十七日夜一部迁回到商丘东南之柳林集，二十八日攻占商丘车站，商丘城亦弃守（亦有资料说是二十九日拂晓商丘失守）。二十九日拂晓日军前锋抵宁陵附近。

一劲敌的。正在这个时候，忽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机的听筒一听，是汉口长途电话，对方的授话人是蒋介石侍从室的侍卫长於达，是要我接话。我问於达有什么重要事情？他说请你记录重要作战命令！我回答，我已经准备好了，请你念吧。他念道：

“十万火急。开封。程司令长官颂云兄：×密。敌人三路沿淮河南北地区向西南前进^①，我开、兰间围攻土肥原师团之大军，若不变更部署，必遭敌人歼灭，为兵家所齿冷。中正决定即刻停止围攻，将此地区部队分别向陇海、平汉两铁路方向转进，整顿待命，仰即遵照具报。中正手启。”於达念完之后说：“请你复诵。”我把来电记录复诵了给他听，并且问他：“是否符合？”他说：“完全对。”我于是放下电话筒，拿起电报走向程司令长官的房间里去给他看。程将军看了迟疑了一会没有作声，后来对我说：“遵照委员长的手令办吧！你去写命令部署撤退好了。”我说：“放虎归山，养痍遗患，将来我们要自食其果！”程长官说：“委员长的命令不能不遵办呀！你去作撤退部署吧。”我走了出来，一路走，一面想，敌情并不是那么严重，所谓淮河南北地区向西南前进的三个敌人纵队，就是我上面说的敌情，远在皖北亳州方向被我第五战区部队拦击中^②。离我们还远得很，为什么要移走？将被我包围的釜底游魂，不把它消灭，而要解围撤退？这是我当时搞不通的问题。为了保存实力留待有利时机用来歼灭最大的敌人而撤退的战例固然很多，但我们为了消耗敌人，予以各个击破，决不当放走土肥原这个师团使他出来反噬我们一口，这叫做放虎归山！

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遵照蒋介石的手令，部署胡宗南的两个军回陕西，第六十四军南调武汉，归还军委会直接控制，

①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并参考其它资料，当时进犯豫境的日军是兰封一带的第十四师团和沿陇海铁路及其以南西进的第十六师团、第十师团。

②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守卫亳州的第六十八军于五月二十六日起与日军激战，三十日将敌击退，遂奉命放弃亳州，撤守淮阳。

第七十一军向平汉路以西撤退^①。部署完毕后，程长官的开封指挥也告结束，乘车返回郑州。

^① 据《第一战区兵力转移部署腹案》，各转移部队的方向是：第七十一军密县（今新密市），第十七军团汜水（今已裁入荥阳市）、巩县（今巩义市）间，第六十四军禹县（今禹州市）、郑县，第二十七军洛阳，第八军襄城、叶县，第七十四军洛阳。

围攻曲兴集的回亿

刘 井 民

一、遭受日军袭击

一九三八年五月，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第三十六师（师长蒋伏生）奉蒋介石命令，从江西樟树与高安县开赴台儿庄，增援在那里对日作战的国军。蒋伏生即令第一〇八旅（旅长伍光宗）和师部工兵营（上校营长李徽）等为先头部队，分乘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列车开赴台儿庄，第一〇六旅（旅长李志鹏）的列车在后面跟进。当时我任第一〇六旅第二一二团（团长陈汶虎）第二营少校营长。当我团所乘列车到达河南开封东面的罗王车站西头时，忽然停了下来。团长陈汶虎即令全部官兵下车，往麦地里卧倒。当时我认为是躲空袭警报，后来我看到第一〇八旅副旅长李继岳等，带着几名传令兵沿铁道南边往西跑，哈着腰，直往麦地里钻。我问李继岳：“你们的部队怎么样？”李说：

“我旅全被打散了，收容不起来了。”后来我才知道，第一〇八旅与师部工兵营所乘的列车走到兰封车站附近时，遭到日军快速部队的袭击。这股日军是沿菏泽、考城到兰封的公路而来的。他们开着装甲车对准我第一〇八旅的先头部队乘坐的列车进行炮击和用机关枪扫射。当时伍光宗不明情况，而上级又催促列车赶往台儿庄增援，中途遭此袭击，使该旅损失很大，有工兵营上校营长李徽等几十名官兵伤亡。由于该部士兵都是新抓来的壮丁，因而

* 作者当时系第二十七军第三十六师第一〇六旅第二一二团第二营营长。

一听日军的炮响，就往后面乱跑，溃不成军，经过几天的收容，有的虽已归队，但都已成了惊弓之鸟。当时统帅部对日作战没有确实的情报，就是河南当地的政府，看到日军的装甲汽车驶向豫东北，也不向国军报告，而国军又麻痹大意，认为离日军还有几百里地，只要在列车上用高射机关枪与架设高射炮对日军飞机防空就行，没有料到在列车急速行驶的途中被袭击，见到日军装甲车的横冲直撞，就张惶失措，认为是日军的大部队，不知如何对付。

二、曲兴集战斗

一九三八年五月底前后，蒋伏生待日军离开兰封车站后^①，他便对我们说：“有未详之敌，似是沿菏泽、考城、曲兴集公路而来。”即令第一〇六旅第二一一团向曲兴集西北一个村搜索前进，第二一二团沿曲兴集、考城至菏泽公路搜索前进。陈汶虎以第二一二团第二营为前卫，其余为本队。我即以第四连为尖兵连，向曲兴集搜索前进，其余为本队。当我营第四连尖兵排搜索到曲兴集南门外附近时，就发现日军已占领了这个寨子，我即令第四、第五两连展开于曲兴集南门外附近的各个小村，并驱逐了日军在寨门外的哨兵。当时日军已将寨门关闭，不准老百姓出寨。我令尖兵连停止前进，即行监视日军，同时我将上述敌情报告了陈团长。陈令我营相机驱逐曲兴集日军，继续搜索前进。因此，我即令第四、第五两连为第一线攻击部队，第四连在左，第五连在右，对日军的左侧背形成半包围的态势，重机枪连以交叉火力掩护步兵连攻击前进，迫击炮排集中火力向曲兴集南门日军的机枪巢炮击，第六连为营预备队。我营第四、第五两连利用未割的麦地作掩护，向前跃进，每前进一步，即各自行构筑简单的散兵坑。待

^① 据《第十七军团兰封会战战斗详报》及《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第三十六师第一〇六旅于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奉命归第十七军团指挥，攻击曲兴集。此时，第八十八师已撤离兰封，日军亦尚未进入该城。

到第二天，我营前线部队离日军不过八十公尺，我就组织了一支突击队，由一个中尉排长率领。曲兴集是一个大寨子，约有几百户人家，而且围墙很坚固。在冲锋前我先令迫击炮排对准寨子猛轰，结果把寨子轰破了一个小口，然后突击队便利用夜间，冲进了寨子。但日军凭借民房顽强抵抗，我军前进受阻。我向陈团长请示，陈团长令我将突击队撤回，并对日军构筑攻防工事。我遂于当天夜间把已经攻入寨内的部队撤回。不久日军有一个加强大队的增援部队很快到来，并附有山炮、氢气球及辐重汽车等，形成双方对峙的态势。这时第二一一团在我营西北一个村子，被日军盲目地轰了几炮，因士兵多数是新抓来的壮丁，一听到日军的大炮声，便往后跑。团长无法，叫通信兵提着电话机跑到我营部的后边来了。我当时不认识他，我问他为什么要跑到我营部队后边来，他说他是第二一一团团团长王芝瑞，他的部队被日军打垮了，士兵跑散了，到这里来收容队伍的。王芝瑞又问我日军的情况，我说：“日军还在寨子里面，不敢出来，有时用山炮盲目地向外乱打一阵。”他听说寨内日军不多，且不敢出来，而又怕我用电话报告蒋伏生，说他临阵脱逃，就马上转移了地方。王走后，我打电话向陈汶虎报告了他逃跑的情况。蒋伏生令王芝瑞团稳固原先攻击的阵地，不许往后退。王答应了。后来上级派来一个山炮营来支援我营，归我指挥，我认为有炮兵支援，一定可以制压日军的炮火，克复曲兴集是有把握的。可是据山炮营长说，这个营的山炮是上海造的，只能直接瞄准，不能间接瞄准，我们的炮一打，日军的炮火就会还击，而我们的炮射程短，日军的炮射程远，因而，山炮营长要求撤走。我说：“任务没有完成，你们不能往后撤。你们可以在我营部的后面选择阵地，利用夜间集中火力炮击曲兴集，协同步兵作战，否则，我就要往上面报告你临阵退却。”因此，炮兵营只好应付局面，每天夜间集中火力打炮，一发现日军的炮火还击，就停止射击，并马上转换阵地。过了两天，这个山炮营还是奉令撤走了。我营仍然在寨外对日军监视，而日军还

是关上寨门固守待援。有一天，日军从曲兴集东门出来，约有一个小队兵力，手持太阳膏药旗，由汉奸带路，企图侦察我主力部队所在地。我营第五连连长向我报告后，我立即令迫击炮集中火力炮击，并令轻重机枪扫射。日军被我击退后，我即向陈汶虎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向陈建议：“如果能增加一部分兵力，我们是可以把曲兴集夺回来的。”陈在电话里对我笑一笑，说：“好倒是好，哪里来的部队呢？第一〇八旅（两个团）和第二一一团都已被日军几颗炮弹吓坏了，溃不成军，全师只有我们这一个团了，而我们的第一、第三两营没有得到师长的许可，是不能使用的，只好等待外面的援军到来再说。”陈还要我营加强防御，并作好掩体工事。我令各连就地取材，利用民房门板与木料作掩体。这时我营第一线部队离曲兴集不过一百公尺，远的也不过二三百公尺。我叫各连于每天晚上派出少数部队，不定期发动夜袭对日军作扰乱性的袭击。后来蒋伏生对第二一一团团团长王芝瑞，也仅仅给予免职处分了事。

三、撬开黄河河堤

一九三八年五月底六月初的一天晚上，陈汶虎打电话给我，要我营准备战斗，全营官兵摩拳擦掌准备和日军拼一下。没多时忽然上级又来令，说是全师撤退，要我营担负掩护全师撤退的任务。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我们在前方没有打败仗，日军也没有向我们进攻，我们为什么要退却呢？我营奉令跟在第二一二团后面，向罗王车站挺进，然后沿铁道再向开封撤退。我令第六连为后卫连，第四、第五两连轮流掩护撤退。在退却途中，有些官兵就骂开了：“他妈的！还不是他们当大官的怕死？坐着汽车跑了。他们平时教我们抗日，可一打仗他们就跑。”我假装没有听见，我说：“夜间行军要肃静。”待我营到达某某村时，遂改由第一〇八旅第二一六团第三营担任掩护全师撤退的任务。我营在撤退中，由于是夜晚，日军没有向我们追击，也没有打一枪，仅在撤退之

前，照往常一样夜袭日军一下。这时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罗王车站附近，正要继续向开封后撤时，忽然听到工兵营用炸药破坏铁路桥梁的爆炸声，一些不知番号的部队，一听到爆炸声，误认为是日军追击部队的炮声，只听到：“快走跟上，不要咋呼，敌人追上来了。”我们到达开封附近时，已是白天。日军的飞机到处滥炸，陈团长对我们说：“日军的飞机把黄河炸开口了，企图把我们的部队淹死在豫东地区，所以上面要我们撤退。”我们当时也认为是真的。待我们的部队撤退到荥阳以东的孤山坡担任防御时，陈才对我说：“郑州黄河花园口的掘堤是自己工兵干的，统帅部认为黄河掘口，可以制止日军的西进。”黄河决口使千百万同胞惨遭灾难，使日军前进一时能受阻。我们这个部队在豫东可以安然无事地撤退。

攻击三义寨日军阵地

伍 淮 芳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我参加了兰封三义寨抗日战斗。当时我任第三十六师第二一五团第三营营长，前任师长宋希濂已调职，继任师长蒋伏生也是黄埔一期毕业。部队在江西萍乡补充整训完毕，经军事委员会派员检阅后，全师调到河南兰封参战。我团是先头第一列火车到达兰封的，其他各团及师直属部队，因火车发生事故尚未开到。我团到后划归第二十七军指挥，军长是桂永清。桂永清先任教导总队长，后来教导总队改编为第四十六师他又任师长，不久才提升为第二十七军军长。军指挥部设在兰封火车站，第四十六师住扎在火车站附近，与我团是近邻部队。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军长桂永清召集营长以上军官在军部开紧急会议，传达上级命令，命令的内容是：限翌日拂晓前要将驻守黄河边三义寨日军土肥原部的主阵地攻克，否则营长以上军官均以抗命论罪。会上指定我团担任先头攻击任务，选定我营为先头突击部队，并指示立即准备爬城云梯，找好向导带路。

散会后，我召集各连长传达会议情况，布置战前应准备的事宜，然后率领各连连长往战地侦察地形，选择较易接近敌人的路线，察看敌人的薄弱地点，规定战斗中的号音和旗号后，各连长回连进行紧张的动员工作。经一再检查各项准备就绪，选定夜半十二时部队开始运动。

前进到接触敌人阵地外围的警戒部队时，随即展开激烈战

* 作者当时系第二十七军第三十六师第一〇八旅第二一五团第三营营长。

斗。敌人顽强抵抗，我军毫无进展。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告诉各连连长说：“我们不能胶着在敌人阵地边缘，这样有被消灭的危险，应冲到敌人主阵地内才有代价。”说罢，我即指挥全营向敌人主阵地勇猛冲去。在前进中，我的左上臂突然中弹贯穿，血流如注，仍坚持未下火线，官兵受到鼓舞，奋力冲杀，敌主阵地的一角已被我营占领，迫使敌人向右翼移动。就在这酣战的时候，不幸我的右大腿股部又中弹负伤，晕倒在地失去继续指挥能力，当即指定我身边的重机枪连连长谭仓海代理营长职务，负责指挥战斗。终于攻占了三义寨全部阵地^①。我由两名士兵用门板抬到兰封车站，乘救护车转到武汉军政部第一重伤医院治疗。

我在一次战斗中两次负伤，师部的“日日命令”给我记了一次大功。

^① 据《陆军第二十师战斗详报》及编者于一九九二年赴三义寨实地调查，兰封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始终未能攻克三义寨。

浴血兰封

李 勤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守，我独木过江幸存，月底辗转到达湖南南岳，回归原部队教导总队。这时，部队已改为第四十六师（师长李良荣，辖李昌龄第一三六旅和马威龙第一三八旅），我被派在第一三八旅第二七五团（团长萧劲）第二营第五连任排附。我团驻南岳圣经学校。我师军官、军士，大半是教导总队原班人马，所收新兵成分比较纯正，大多是征召而来的工农子弟，也有部分投笔从戎的知识青年，年龄都在十七至二十五岁之间，所以，在整训和战斗期间，绝无逃亡事情发生，而且团结得很好，部队兵员从无缺额，每个连队都达到一百六十人左右。马威龙旅长爱兵如子，四个多月的整训，他言传身教，生活上对士卒关怀备至，做到官兵一致，因而大家都很尊敬他。

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会战接近尾声，日军王牌部队土肥原第十四师团于十二日由山东濮县（今已划入河南范县）强渡黄河，其先头部队十五日进抵民权内黄集附近，切断了陇海铁路，企图截断我大军退路，进击开封，攻占郑州，南下攻击武汉。十三日我师奉命由衡山乘火车开赴豫东。十六日，蒋介石下令成立第二十七军，桂永清任军长，辖蒋伏生第三十六师和第四十六师。十九日，第一三六旅和我旅分别于上午和下午到达罗王车站。此地五月气候特异，刚下完冰雹，忽又落霞透红。一展平

* 作者当时系第二十七军第四十六师第一三八旅第二七五团第二营第五连排附、排长。

原，漫漫沙地，望不到尽头，除东南方有几棵灌木，此外，见不到一根草和庄稼。由于军长桂永清尚未到达，我师暂归第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指挥。

当时，宋部龙慕韩第八十八师之一旅在兰封（今兰考）以东的仪封附近与日军激战，伤亡严重。我旅到达后，即奉宋军长之命增援龙师正面。部队出发前，旅长马威龙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他说：“弟兄们！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保国卫民，是我们军人天职。日军在我们国土上到处奸掠烧杀，企图灭我中华民族，我们绝不能容忍，定要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今天是我们报国杀敌的时候，我们军人要离乡忘家，临战忘身，奋勇杀敌，绝对服从命令，生死与共。谁要临阵怯敌，决不宽容。如果我马威龙贪生怕死，你们任何人都可惩罚我。”马旅长讲完后，部队立即跑步前进，迅速恢复了大营、秦庄，展开于东岗头南北一线。这时已是夕阳西坠，暮色苍茫。各连进入阵地后立即抢修工事。但这里的盐碱沙土地十分难挖，到二十日凌晨四点，只挖成了卧式掩体。

二十日拂晓，日军阵地上空升起了系留气球。这时，排长陈猷传达连长陆松茂的命令，叫大家准备突击。冲锋号一响，我军官兵立即开始了冲锋。进至日军阵地前方一百米处时，连长高喊：“冲啊！”大家端起机关枪，步枪一齐向敌阵射击，边打边冲。同时，日军的轻重火器也一齐猛烈还击，有好几个弟兄饮弹倒地，排长忙喊：“卧倒，狠狠地打！”于是，敌我双方展开了激战。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我们没有依托，没有地形地物的掩护，我军伤亡在增加，攻势受挫。突然，连长手旗一挥，口喊：“冲锋！”司号员撑起半身，刚要吹冲锋号，突被击倒。排长陈猷手持带刺刀的冲锋枪，忽地站起，口里才喊出“冲”字，立即倒下。我见此情景，心中一急，脱口喊道：“机枪快放！”急忙爬到陈猷身边，只见他的左臂受伤，血流不止。他侧身望了我一眼，急说：“不要管我，莫失战机，你带领全排快冲！”并把冲锋枪递给我，我不敢

怠慢，高喊道：“陈排长负伤，全排听我指挥，冲啊！”我一跃而起，率领弟兄们冒着弹雨，迅猛冲向前。我们在距敌不到五十米时卧倒，把木把手榴弹一排排扔了出去。几乎同时，日军的地瓜手榴弹也接二连三飞了过来。在爆炸的瞬间，我高声喊“杀！”身子一跃，向前冲去。弟兄们也端着刺刀随我猛冲。日军企图顽抗，在我们接近战壕时，扔过来一排手榴弹。又有几名弟兄倒下，但活着的、轻伤的，仍继续猛冲。这时，日军也跳出战壕，迎上前来。我扳动枪机，射出一串冲锋枪弹，几名日军应声倒下。我们连迅速冲进敌群，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突然，一名日军端着三八枪向我猛刺过来。我本欲先发制人，但枪比敌短，说时迟，那时快，日军刀锋已近我身，我急忙向左一闪，刺刀从我右肘飘过，刀尖划破了我右下臂皮肉。我顾不了许多，忍住痛，用枪托顺势横扫过去。日军眼快，以左手接住我的枪，用力一拖，我顺势一压，双方都脚失重心，同时倒地，在地上扭打一团，谁也不愿松手。这时，另一日军欲刺我的后背，但刚一举枪，就“呃”了一声倒下。我回头一看，是机枪手周天禄砸死了该敌。接着，老周身子一转，冲着被我压在下面的日军一脚踢去，同时用枪托将该日军砸得脑浆崩裂。我刚站起，只见周天禄如闪电一般，抡起机枪左右开弓，勇猛异常，顿时就砸死了六个日军。周天禄是河南信阳人，二十五岁，农民出身，为人忠厚，力气很大，能双手同时举起两个成人，是我连第一大力士，平时我俩感情较好。这时，他虽身负轻伤五处，但毫不在乎。十余分钟后，我连毙敌八十余名，剩下的日军仓皇逃跑。

这时两翼友军有的正在拼杀，有两个连被压了下去，使我连无法乘胜追击。幸好团预备队适时投入了战斗，解决了敌人。我连经此第一战，一百六十人只剩下七十六人。我排原有五十人，重伤五人，阵亡十七人，其余二十八人全部受轻伤，我也受轻伤三处（头侧、左臂、右下臂），但所有的轻伤员无一下火线。战斗中，学生出身的士兵费精进死得最壮烈，日军的刺刀从他的前胸

捅透背，但他的刺刀也同时扎进敌人腹部，双方的刺刀都留在对方身上。

日军的系留气球，指示炮兵向我阵地猛烈轰击，我军炮兵完全被敌炮压制，无法还击，我军伤亡很大。我估计日军很可能出动坦克向我攻击，就让大家捆绑集束手榴弹，准备炸坦克，并指定两名优秀射手，专射坦克展望孔，其余打敌步兵。刚布置好，忽然传来连长陆松茂阵亡的噩耗，叫大家服从一排长王永福指挥。这时，敌炮渐向我阵地后延伸，五班长秦海山突然喊了声“鬼子！”大家不约而同，把子弹推上膛，注视前方。只见十三辆日军坦克，掩护近千名步兵直扑我旅阵地。有两辆坦克，直向我连阵地驶来，距两百多米了，代连长高喊：“打！”我排弟兄照我的布置射出了排排子弹，击倒几个步兵，但坦克不断打炮，继续冲来，弟兄们见了有些紧张。我急叫大家沉住气，问谁能炸坦克，有两位弟兄要起身，我急忙制止，同时看了邱海江一眼。邱会意，毫不迟疑地抓起一捆手榴弹冲了上去。这时敌坦克距我仅百余米，老邱像脱弦之箭，蹿出约五六十米，突然扑倒。我以为他已牺牲，正欲另派弟兄，忽见老邱一跃而起，这时坦克距他不过数米，他向前一扑，双手把手榴弹向坦克履带下一塞，一只手一扬，正要滚动，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敌坦克不动了，可老邱也为国捐躯了。这时，一排也炸毁了敌坦克。日军见坦克被毁，就有些乱套。我军士气大振，把日军打得晕头转向，趴在地上不敢动。一个日军指挥官跪在敌群里，叽哩呱啦直叫，不断挥动手中的战刀，我和周天禄同时向该敌瞄准射击，将其击毙。但日军仍继续向我阵地冲来。我们纷纷打出手榴弹，一阵昏天黑地的爆炸，代连长王永福扯长嗓子喊：“杀！”弟兄们端起刺刀，纷纷跃出战壕，冲向前去。日军见此情景，急忙掉头逃跑。这一仗我旅毙敌数百，击毁坦克三辆，我连还缴获膏药旗一面、机枪一挺、步枪十余枝，以及地瓜手榴弹若干。但是我旅的伤亡很大。

这时天已正午，阵地上的官兵们一个个汗流浹背，因饿交

加，口干舌燥，每人都轻伤多处，连手也被灼热的枪管烫起水泡。我们只得乘战斗间隙，草草吃些干粮，就开始清查伤亡，清理弹药，送走重伤号，准备迎击日军的再次进攻。此时桂永清军长已到兰封，开始指挥我师作战。

下午，日军的攻势更为凶猛，除增援了大批步兵外，还调来了更多的坦克和重炮。经过激烈拼杀，我军连续击退日军的进攻，毙敌甚众。薄暮清点人数，全连仅剩下四十一人，我排只剩十九人。我们在清理战场时，发现有两个腿部受伤的日军隐伏在死尸堆里，欲乘夜逃走。弟兄们个个恨得咬牙切齿，走上前去，要用刺刀捅了。我认为捉活的更好，就一面叫大家住手，一面走过去，不料一名日军手持刺刀，猛地向我下身刺来。虽光线较暗，但我看得十分清楚，急忙侧身一闪，躲过刀锋。周天禄看见可气极了，他把机枪一扫，日军脑袋顿时开了花。我怕他再杀另一个，急忙喊要捉活的。五班长说：“这狗东西，让他活着干什么？”我解释说：“活的上峰有用，抓俘虏大家都有功。”大伙听了很高兴，有两位弟兄叫俘虏走，可他坐在地上就是不动，最后只得七手八脚将其抬到营指挥所。

吃了晚饭，营长前来，把我连缩编为一个排，叫王永福和我带领，退到第二线，充作营预备队。不久，团长萧劲陪同马威龙旅长来到我排。旅长鼓励我们说：“你们连都是好样的，俘虏捉得好，希望多捉，多立功！”又问起我连战斗情况，代连长把周天禄作战如何英勇，费精进和邱海江壮烈牺牲的情况以及大伙轻伤多处，誓死不下火线的事迹，简单述说一遍，营长又介绍了王永福和我的战斗指挥情况。旅长说：“好样的，这才是我的好部下！”最后，他要周天禄做他的弁目，大家都很高兴。我叫周天禄把机枪交给副手，嘱咐他要好好警卫旅长。他和我握手告别，跟着旅长去了。

二十一日凌晨二时，营长复来，叫我排聚拢。他从口袋里取出两张纸，念道：“嘉奖令：第二七五团第二营第五连，全体官兵，

作战勇敢，痛歼敌人，坚守阵地，并献战俘一名，战利品多件，特予褒奖，以资鼓励，此令。旅长马威龙。民国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李营长又念另一张：“指令：第二七五团第二营第五连中尉排长王永福、上士排附李勋，作战勇敢，指挥恰当，挽战局于受挫，特记大功一次，以资激励。晋升王永福为该连上尉连长，李勋为少尉排长。除另报层峰奖叙外，特给此令。旅长马威龙。民国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这两道命令宣布后，大家很受鼓舞。

五月二十一日拂晓，日军气球升上高空，又开始了猛烈炮击。数十分钟后，敌我双方展开了激烈战斗。我第一线部队毫不示弱，一个上午，打退日军两次攻击，我阵地巍然不动。可是，到了下午两点，日军动用所有大炮，猛烈轰击了一个小时，我旅阵地上至少落下数千发炮弹，我军伤亡很大。这时，附近有两名弟兄牺牲，我欲过去看看，刚撑起身，左脚才踏上壕边，忽然一发炮弹落下。我听声音不对，赶忙向下一趴，上身和右腿扑进掩体，左腿尚未来得及缩回，炮弹就炸了。随着一股巨大的气浪，我的左腿像被一根粗棍一击，全身抖了一下。我再想缩腿，哪里缩得动，膝弯像有什么绑住，全腿发麻，回头一看，左腿绑腿松开，腿外侧裂开一条五六寸长、一寸来宽的大口子，周围尚有麻点般的小伤口，鲜血直涌。我不愿在这节骨眼上惊动大家，就咬紧牙关忍住巨痛，掏出救急包，赶紧包扎好。这时，炮弹稀了，前面的喊杀之声，惊天动地，连长喊了声：“准备战斗。”我急忙拧开手榴弹的盖坐在壕沿，瞪着前方，准备在日军靠近时与其同归于尽。不知隔了多久，枪声渐渐稀了，只听弟兄们狂呼：“敌人被消灭了！”我心中这才落下一块巨石。

一周后，我军相继收复兰封城和罗王车站，陇海铁路一度畅通。弟兄们用担架把我抬到了罗王车站。我们刚到车站，敌炮又叫了。两发敌弹落在火车头前面不远处爆炸，幸未伤人。八节列车，上下满是伤号。这时，我见有副四人抬的担架，周围有几个挎盒子枪的弁兵护着，其中一个高个子弁兵，很像周天禄。我冒

叫了声，果真是他。我问担架上是谁，他用微微颤抖的声音说：“旅长。”我猛然一惊，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急忙问马旅长是如何牺牲的？周说：“二十四日那天，你团在兰封车站与日军激战。旅长硬要到你团督战，萧团长劝他不要冒险。他却说：‘上级指挥官怕冒险，不能身先士卒，怎么能激励士气？’于是带着我们，到前面百公尺处团预备队位置，站在半公尺高的土丘上，观察敌情。不巧碰上敌人的猛烈炮击，有几发炮弹在我们前后不远爆炸。我们急劝他快走，他刚要下土丘，突然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和另一弁目，当场牺牲。旅长死得更惨，全身除一条大腿完整外，其余部位被炸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他说着，我们都泣不成声，万分痛心。后来，马将军的忠骨，葬在南岳忠烈祠，一九四六年，我曾到忠烈祠致祭，聊表我对他爱国精神的敬仰。

罗王战斗

李 日 基

一九三八年五月初，日军土肥原部的骑兵约一个团，从兰封县沿陇海路北側西侵，占领了罗王车站及其附近村寨，目的是掩护其主力部队由三义寨渡河后，再协同向开封进攻^①。当时，胡宗南部在陕西整训，我任第一军第七十八师第四六八团团长不久，即担任西安城防。一天，忽然接到出发命令，立即乘火车到开封东兴隆车站下车，沿铁路向罗王车站及其附近的日军发动攻击^②。我部到达目的地与敌人接近后，便乘夜晚向罗王寨和罗王车站进攻^③。由于敌人事先修筑好了工事，占住几个主要据点，我们的夜攻没有成功。虽有一部分人攻入寨内，但又退了出来，我第六连连长阵亡。天明后，我要炮兵连的观察所推进到步兵第一线，集中火力打罗王寨。这时，由薛岳指挥的部队在铁路南侧由东向西前进。其左翼沈发藻师由罗王车站南向车站前进^④，并和我团右

* 作者当时系第一军第七十八师第二三四旅第四六八团团长。

①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并参考其他资料，日军在兰封以东的仪封一带遭到重创后，经陇海铁路以南的孟角集、阳堌集，于五月二十二日攻占罗王车站、罗王寨，二十三日占三义寨、曲兴集。

② 据《第十七军团兰封会战战斗详报》，该军团是五月十六日接到东开郑州集结待命的命令。作者任团长的第四六八团于二十一日晚八时到达兴隆集车站，二十二日黄昏方得知罗王车站已被敌占领。

③ 据《第十七军团兰封会战战斗详报》，第四六八团二十三日仍在罗王车站以西的张寨、张司毛、颍河集一线与敌对峙，二十五日上午奉命开始攻击罗王车站及罗王寨，二十六日再次攻击，均未得手。

④ 据《第十七军团兰封会战战斗详报》，并参考其他资料，在第四六八团攻击罗王寨及车站期间，同时由南路攻击该两地的是李汉魂指挥的陈公侠第一五五师和冯圣法第五十八师。沈发藻第八十七师当时正在宋希廉指挥下攻击兰封。

翼协同进攻罗王车站。经过大约五天的战斗，我团攻下了罗王车站和罗王寨^①，见寨内被我炮兵打死打伤的马匹很多，车站票房附近我士兵牺牲的也不少。

罗王车站攻克后，被阻在东边的几十辆机车，才得向西开动。紧接着我团向曲兴集进攻^②。沈发藻师在我右翼向三义寨进攻。我为了和沈师左翼切取联络，架了一条电话线。一天，接到命令，要我团协同沈师于当天夜里十二时同时撤退^③。官兵很不愿意，都说打了胜仗为什么撤退？可是命令来了，也只得撤退。第二天部队路过开封时，才知道撤退的原因是已在黄河花园口决堤，放黄河水来阻止日军的西侵。豫东战役就此结束。

① 据《第十七军团兰封会战战斗详报》，我军各部于二十八日拂晓攻占罗王寨及车站。

② 据《第十七军团兰封会战战斗详报》，二十九日，第四六八团奉命攻击曲兴集以东的青龙铺，并继续向东田寨、杨寨之敌进攻。当天，该团仅攻占了青龙铺和吕寨，此后再无进展。攻击曲兴集的是蒋伏生第三十六师。

③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及《第十七军团兰封会战战斗详报》，五月二十九日，第四六八团右翼的友邻部队仍是第五十八师和第一五五师。沈发藻师当日上午十时奉命推进到兰封、陈留交界处的赵楼、贾堂、张楼一带参战，下午五时即奉命开赴杞县归还建制。

兴 隆 集 战 斗

程 采

台儿庄大捷后，日本侵略军沿津浦路南下之势被遏制，我军本可乘胜扩大战果，但由于淞沪之战，主力损失甚大，后备力量薄弱，无力转移攻势，乃相持于原处。统帅部为了扭转这一僵持局面，开始组建新兵团，增援徐州地区。

我当时在第十七军团第一军军部（军团长胡宗南兼任第一军军长）当见习参谋。第一军自淞沪撤退后，调至陕西凤翔、潼关一带补充整训，虽号称精锐部队，但原有干部伤亡过半，兵员不齐，基本训练未完，火力装备上一个步兵营也不过多几挺重机枪而已，所属第一九一师杨德亮部尚远在兰州，实际只辖第一师李铁军部，第七十八师李文部和西北补充旅胡长青部（驻天水）。一九三八年五月间奉命增援徐州，全军由陇海铁路乘火车东进，按第七十八师、军部、第一师顺序前进。在一个晨曦，军部列车到达兴隆集车站，机车突然熄火，停止前进，人员、物资迅速下车。据报告，两小时前第七十八师先行团到达时，遭到敌人袭击，有几十个人伤亡。该列车就在我们所乘列车右侧，车厢外弹痕累累，轨道旁血迹斑斑。我们踏着烈士们的血迹过去，心里在想：朋友们！先走吧！我们随后就来，我们一定要用侵略者的血，来洗涤这些痕迹。

军部各处室及直属部队下车后进入兴隆集村寨。我进寨前，发现寨子北门东侧有一片新坟，其中一座坟前木牌子上写着“第

* 作者当时系第一军司令部见习参谋。

七十八师某团某连排长叶绍章之墓”。我蓦然一惊，叶是我军校第十二期同队同学，毕业后一起被派到第一军，我留军部，他分到连队；临分手时他谆谆托我，将军校寄到的毕业文凭保管好，有机会当面交给他。当时那张文凭恰在我背的图囊里，不想他已为捍卫我中华民族的生存而献出他宝贵的生命。在他前后十几座新冢里的蒙难者，同样都应当为后人所崇敬。

由于徐州方面我军的抗击，日本侵略军不得进展，乃以其土肥原的第十四师团，由黄河北岸封丘一带南渡黄河，越归德向豫东一带进犯^①，占据了若干大小村寨，阻我军东援，以威胁徐州方面我主力军的作战。无明显战线，战斗犬牙交错。我军为扫除前进障碍，展开各师拔除不少敌军据点，上级指挥并配属一战车连归第一军指挥，因此在攻击敌占村寨时，收效甚大^②。但旷日持久，我徐州方面主力，不得不向西、向南转移。

一天我受命向前敌总指挥薛岳司令部送一份报告，陈述我军作战部署。只知薛的司令部在陈留、淮阳方向，具体位置不详，由战车连派一辆三轮摩托车送我前往。临行前参谋处负责人告诉我：“前去薛岳司令部的道路无公路，战况混乱，有与敌人遭遇的可能，应作好销毁文件的准备。”另有好朋友劝我别接受这项任务，说，这样的文件应由传令排长亲自送去，不应叫无经验的参谋去送。我认为这是个锻炼，也是任务，不应该讲价钱。我立即装好文件、地图，带了指南针、手电筒、火柴等，同事们送我出门，嘱我沿途小心。在门口一辆三轮摩托车驾驶兵向我报到，一看他比我还矮一个头，年龄也不过十六七岁，一脸稚气。我笑着问他：“行吗？”他说：“不行，连上还会派我来执勤吗？”我说：“我们前进路上可能会遇到敌军袭击，我是传令参谋，责任所在是应

^① 据《第二十集团军兰中、东考两区河防及菏泽、开封等役战斗详报》，日军第十四师团是由濮县经武集、旧城渡口强渡黄河，经菏泽、考城进抵兰封附近。

^② 据《第十七军团兰封会战战斗详报》，该军团在兰封会战期间，有战车配合作战的仅为五月二十六日一次，为一个排（三辆车）。虽攻占了几个村庄，但因战车与步兵脱离，结果被日军击毁二辆，俘一辆。

该的，你为了送我，岂不有些委屈吗？”他说：“我不也是为打日本才来的吗！”语言简单，充分表达了他的爱国之心。开车后边走边谈，乡亲们有的领我们到交叉路口指示方向，有的介绍敌情和道路状况。下午五时左右，我们到了一个兵站，上级司令部在那儿设了个临时情报交换所，负责命令收受。该所人员告诉我薛的司令部已经转移，不必去找。我们即刻在兵站上将摩托车加足了汽油，准备返回。这时兵站的人告诉我，向北去有敌情，应等到黄昏时再出发。可驾驶兵坚持要走，说：“我们刚才来时没事，趁天亮好开车。”但兵站上人说：“情况是电话通知的，我们正在警戒，日没敌兵南撤。”不得已等到黄昏才开车，不久天黑了，前面有个大村寨挡住去路，寨门都关着，又无路可绕。我们设法推开一扇门进去，寨内黑洞洞看不见人，探视一会儿，才发现一个小矮屋里有微弱的灯光，敲了很久门，并向其说明我们的身份，一位老大娘才把门开了一条缝，凝视了好久，惊讶地说：“你们好险啊！不过一顿饭时间以前，有十几个骑马的日本兵穿寨而过，出北门走了。”她把门敞开让我俩进去歇歇。当她见到小驾驶兵时，说：“还是个孩子呢！该死的日本鬼子，你给我们中国人带来这大的灾难，没成人的孩子都离开父母出来打仗了。”她颤巍巍地捧出两碗温热的茶水，我们确实渴了，都一饮而尽。她又关心地问我们是否吃过饭，并说我们要去的地方，可能会遇到敌人。我请她老人家放心，并借着她家微弱灯光，摊开地图，问清本村寨名称，标出军部驻地，算出这个村距军部还有数十里，判断敌人出北门后可能向东北寻找我本部主力宿营去了。因此决定我们出寨后，先向西北开一小时再直向北开，可能会进到我军防区，不会与敌人遭遇，万一油料不足，留车步行，明天来取亦无妨碍，并作了不利情况下的打算。临走时老大娘千叮万嘱，叫我们注意。真情爱护，感人肺腑，充分显示了当时民众爱护军队，军队依靠民众的一致抗敌的心情。出寨后我们怕暴露目标，就关灯驾驶。我右手把指南针放在地图上置于座位里，左手亮着电筒，按指南针所指

方向随时校正驾驶方向。这样车子就不一定行驶在道路上，有时是在刚割了的麦地上行驶。前进不久，由于小驾驶员心情紧张，人车一起跌到路旁水沟里，车子熄火，发动不起，推也推不动，累得两人浑身是汗。小驾驶兵出于爱国的责任感，不愿看着他操作的杀敌武器躺着不动，甚至盲目搬动，可是毫无效果。我拉他到麦地里休息一会，恢复了体力，再来搞，一个轮子一个轮子的抬动，终于把车子抬到了路上发动起来。我看他太累，叫他休息让我开，他问我曾经驾驶过多少个小时，我说：“只几小时，但可以试试嘛，出了问题我替你承担。”他说：“在我接受这部车子时，我向上级作了保证，人在车在，车坏人亡，不到不能动时，怎能轻易地把车子给别人开。”我听着觉得他是多好的孩子啊！中国人都能如此，哪愁日本军不被消灭呢？半夜里，我们安全地回到了营地，朋友为我顺利地完成任务而高兴，可是我久久不能入睡，总是想到那个小弟兄——才刚刚十七岁没有成人，以英勇、耐苦、负责的精神，为打击侵略者而拼搏在疆场上，我是军官，又比他大，相形之下我不及他。此后，我只在战场上见到他一次，我们互敬了个礼，再没见过。四十年过去了，他的形象我已不大记得清楚，但彼此共患难这段情景，脑海里永远不会磨灭。我已逾古稀，他也年过花甲，遥祝这位当年参加过英勇抗战的小英雄还健在，让我们在曾经受过日本侵略者蹂躏的国土上共享安乐、平静的晚年吧！

六月初战事日渐加剧，敌第十四师团已经全力西向，据点式攻防，已演进为线式攻防，我军原先的优势逐渐变为守势，但尚无吃力之感，司令部里参谋每日无事时照样在村里散步漫谈。不过谈话声中偶尔也听到一些枪炮声。

一天我又奉命去郑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程潜）领豫东一带地图。我喜欢战场上的炽热生活，不想离开去后方。吴炳参谋（军校第八期生）力劝我走，傍晚上了火车（兵站运输车不是客车）时，敌炮集中射击，弹着点处尘土飞扬，爆炸声不

绝。我感到遗憾的是不能东去直接参加火热的战斗而只好随车西行。火车行驶慢如蜗牛，夜里怕敌骑袭击，白天又怕敌机轰炸，第二天夜里才到长官部。第三天早晨我去长官部报到，参谋处王处长接待了我，叫我等着，说我们部队马上也要来了。我默想情况可能不妙。中午遇到军部的先遣人员，一见面就说：“你真幸运！昨天早晨敌机数架轮番轰炸我们驻地，司令部参谋处损失最大，你的好友吴价参谋在树林里散步牺牲了，只剩下臀部，你如不走，肯定遭受同样命运。”我听了非常难过。回忆吴价参谋为人谨慎、寡言沉默，富于正义感，以前他并不在第一军工作，“八·一三”战事爆发后，他随张治中将军在第五军和第九集团军工作，张去职后他来到第一军。吴参谋常与我谈张治中将军在前方指挥战事时，事必躬亲，所部虽系嫡系部队，将强兵勇，战斗中难免有指挥失误之处，又需亲临协商，沪战后期精神支持不住而离开战场。谈话时对张治中将军深表钦佩。谈到上海作战情况，也像闲庭散步一样泰然。我之酷爱战地生活，是冥冥之中与他生前接触很有关系，惜乎！我不能亲殓其遗体。我只知道他是四川人，不知其家乡详细地址，无法通知其家人。当时军事当局对牺牲者抚恤无人过问，常引为憾！当第一军最后一批人到达时，黄河花园口已决口，泛滥水势已漫及郑州市郊。我不禁为战地曾和我们骨肉相连的广大民众陷入深渊而浩叹！战争是残酷的，反侵略战争则是决不可少民众的支援的。这一次战役，我们如果不是广大爱国民众为我们引路、支援、报告敌情，我们是无法进行作战的。如今他们在滔滔黄水中挣扎，岂不令人悲夫！

豫东兰封之战

王蔚丞

一九三八年夏，日本侵略军占领徐州后便立即向西进犯，企图攻下郑州，而后直扑武汉。当时国民政府已由南京迁到武汉，撤退后的中国军队正在进行整训。我当时任第九十军第一九五师政治部主任，部队在豫西之巩县^①孝义车站附近整训。该师系新成立的甲种师，由河南省保安团改编而成，有两个旅四个团。师长梁恺（黄埔一期学员，湖南耒阳人），原是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第二旅旅长。关部历有作战经验，故输出干部较多。因为是新编的师，副师长、参谋长都缺任。

豫东吃紧，蒋介石在郑州来电，调我们师赴兰封作战。我师即乘车东开，路经郑州，梁下车谒见蒋介石。蒋当时住郑州陇海花园地下室内，听取各师汇报。梁恺说：“第一九五师是新编的师，战斗力不强，恐不能作战。”蒋说：“当前没有什么师可调，此次配合作战的师，都是新成立的。”梁没再多说。

此次参战的有龙慕韩师（龙是黄埔一期学员，他的师原是蒋介石的南京警卫部队，沪战时编为第五军，由张治中指挥）、第八十七师一个旅^②（师长沈发藻，旅长陈颐鼎，沪战时也归张治中指挥），装备都比较精良，还有第三十六师、新编第三十五师。他们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 作者当时系第九十军第一九五师政治部主任。

① 巩县今名巩义市。

②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第八十七师的两个旅都参加了此次作战。

此次作战，蒋介石亲自指挥。兰封城内由龙慕韩的第八十八师固守①，城外由第三十六师负责防御②。以上部队到达驻地第二天，就根据蒋的部署与日军开火了③，城内受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我师同新编第三十五师在城西、城南与日军发生激战④。敌在上空用氢气球指挥城北炮兵向我轰击，敌机在头顶上空轮番轰炸。我师系新编的部队，一经战火就纷纷逃跑⑤。新编第三十五师也是如此⑥。我们没有飞机。这时，司令部、政治部和军需、机械等处都在枣树林内隐蔽，下午二时，伤亡已一半⑦。在城内的龙慕韩的第八十八师，自动放弃兰封县城⑧，与蒋介石失去了联系。日军是土肥原率领的混合编制的第十四师团，有步、骑、炮和空军、装甲兵等，火力很猛。龙部退出城后，与第三十六师一起向西撤退了⑨。第一九五师与新编第三十五师一起往南败退

①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第八十八师于五月十九日下午奉命守卫兰封。二十日中午，蒋介石令该师归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指挥。

②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第三十六师于五月二十一日在罗王车站下车，本文记述的事件与该师毫无关系。

③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龙慕韩率第八十八师（欠二六四旅）五月十七日下午二时到兰封下车后，即奉命参战。

④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第一九五师于五月十八日到达兰封以东、以南，其一个团当天下午配属第八十八师作战。十九日，该师奉命接替民权县内黄集的部份守备，第一〇六师第六三一团守卫内黄车站。另据《第二十集团军兰中、东考两区河防及菏泽、开封等役战斗详报》，王劲哉新编第三十五师当时归商震指挥，位于东明、考城一带，未与第一九五师共同作战。下文凡涉及该师处不再注。

⑤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五月十九日，第一九五师在内黄集寨内遭日军炮击而溃散。

⑥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五月十九日，由于第一九五师溃散，使第一〇六师第六三一团腹背受敌，亦放弃内黄车站，同第一九五师一起向南撤退。

⑦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五月十九日下午，第一九五师在兰封以南、杞县附近收容整理。

⑧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五月十九日，第八十八师在仪封附近与日军激战，损失严重。另外，该师放弃兰封城是在二十二日夜。

⑨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五月十九日傍晚，第八十八师将仪封附近之防务交给了第四十六师马旅。

后，敌即占领兰封^①。当时梁恺说，这次战斗是委员长指挥的，我不能给他丢脸，死也要死在这里。他一屁股坐在地上，要以身殉国，战死疆场。副官主任梁洪激上前劝说：“战事已无法挽回，你死也挽回不了。”把他拉起来又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我和师部等处退到马集（距杞县二十五公里）正做饭时，有敌九骑，横截去路，和我同行的有工兵营、辎重营，还有轻机枪二挺。在庄头高坡上的树林下，我命令猛烈射击，敌骑即回马逃逸。随后我们即进入杞县城。新编第三十五师驻城外，我师驻城内。梁师长为了稳定人心，发布命令：没有政治部的条子，任何人不准出城。杞县在兰封城南六十里，当时敌人一心西进，没有分兵南侵。他们先后占领开封等地，又向中牟推进，遂与中国军队主力胡宗南部遭遇^②。胡部是蒋根据豫东失利，从潼关调来的。胡部在中牟与日军打了一场恶仗，把敌人阻止在中牟以东^③。接着蒋介石便命令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洪水向东南横流，一时阻敌机械化部队不能行动，使其后撤。胡部仍回潼关，我部西进鄆城整训待命。

此次中、日两军兰封之战，蒋介石因龙慕韩不听指挥，令交军法处审讯，执行枪决。第一九五师即划归关麟征的第五十二军，参加武汉保卫战。

① 据各方资料，五月十九日，兰封并未失守。

② 据《第十七军团兰封会战战斗详报》及其他资料，胡宗南部先头于五月二十日（即第一九五师溃败的第二天）即到达罗王车站，遂与敌激战于开封以东地区，于六月二日奉命撤退。日军于六月三日后相继占领杞县、开封、中牟。

③ 据《第二十集团军兰中、东考两区河防及菏泽、开封等役战斗详报》，六月上旬，该集团军奉命在开封、中牟阻敌西进，掩护各部西撤。

转战豫东

谢德刚

我入军校前，曾在贵州第二十七军刘兴军长特务营第一连任中尉排长。一九三六年九月进入湖北武昌南湖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军官训练班第二期步科。当时的校教育长是李明灏，政治部主任是刘公武，总队长是周盘，大队长是王林柱，中队长是林丰炳，分队长是胡从新，政治教官有张信业。因抗日战争爆发，我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提前毕业，由学校分派到驻河南开封五营房第六十一师野战补充团第二营第五连任中尉排长。营长赵林，团长龙其光，旅长邓宗梅，师参谋长朱霞，师长钟松。我同年十二月参加军事考试，提升为第八连上尉连长。一九三八年二月奉命调到浙江省桐庐县柴家边，改编为第六十一师第一八三旅第三六五团第三营第八连。我仍任上尉连长，营长为杨秀清，团长为廖威。同年四月六日在桐庐县附近的一座桐金山脚下的小河边沿占领阵地，构筑工事，随时待命袭击敌人。四月十八日下午七时，奉命将阵地移交给税警总团（团长温新应）接防。正在这时，桐金山上的日本侵略军发现我军的火光，敌人立即用猛烈炮火射击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使温新应团长无法固守。上级立即下令，由湖南老部队第十九师来接防。我师奉命开往河南省，途径江西九江，先到湖北葛店短期整训，点验补充枪弹、装备。于六月一天奉紧急命令，战备行军到汉口刘家庙火车站，乘车经过武胜关，直到河南信阳火车站。这时，每人发给灰面做的馒头十二个，水壶灌

* 作者当时系第六十一师第一八三旅第三六五团第三营第八连连长。

上水，又继续乘车到谢庄火车站，下车后徒步急行军到朱仙镇^①，向前方侦察敌情，勘察地形。敌军白天用气球眺望我军动向。据当时我情报人员报告和当地老百姓说：“敌人是土肥原师团，有骑兵、老兵，共有五个联队。第十四师团有炮兵联队，有摩托车上架机枪，坦克车上有火炮。”老百姓还说：“日本鬼子当官的叫太君，到处烧房子抢东西。日本鬼子在桥镇掳来妇女数十人，关在屋子里，脱下衣服，用凉水冲洗，进行集体强奸，如不依从，就用刺刀杀死。他们没菜吃，就将老百姓的家畜宰杀，真是惨无人道。”

第六十一师师长钟松，参谋长朱霞，旅长邓宗梅，团长廖威，第一营营长吴汝希，第二营营长梁诗传，第三营营长杨秀清，第三营第七连连长董作述、第八连连长谢德刚、第九连连长王璜然。王连长系河南太康县人，和我在武汉第二分校同学。本连士兵大多数是兰封县、陈留县、尉氏县人，对敌人所占领的村寨和地形都比较熟悉。本连奉命攻击在大桥镇附近之敌，命第九班班长李均携轻机枪二挺，用梯形匍匐前进占领阵地。晚八时，被敌人照明弹发现，向我第八、第九两连用机枪猛烈射击。当照明弹熄灭后，我连乘机迅速冲杀，突进敌人阵地。我预备队第七连，向敌人猛烈开火，敌我战斗激烈，用刺杀来与敌人搏斗。敌人觉得夜战不利，我军杀敌英勇，敌人立即向西孟家集二里村逃窜，然后用猛烈炮火向我后方轰击。我团当晚转移了阵地，到西二里村孟家集待命。六月二十七日，营长杨秀清命第七连连长董作述为营预备队，第八连的第一排排长宋继柯在二里村东南角土墙上占领

^①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第六十一师第一八三旅于五月十八日到达兰封，十九日在第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指挥下在兰封以东作战，二十日后归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指挥。据《陆军第二十七军兰封之役战斗详报》，该军于五月二十一日在兰封西南之孟角集一带与日军作战，二十二日晚向杞县阳烟集附近转进。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五月二十六日后，第六十一师参加围攻三义寨的战斗。二十九日，第六十四军军长李汉魂率第一五五师、第五十八师及第六十一师向杞县转进。本文中时间及许多地名均欠准确，请读者注意。

阵地，构筑工事，对准羊角集之敌，构成交叉火网；第二排排长李金铸在二里村东南角构成交叉火网，在土墙外庙山屋前一百米处，伪装埋伏，如敌人前来进攻，在四十米之内用轻机枪构成交叉火网，消灭敌人；第三排排长桂来多，随我在土墙上随时机动出击，连通信兵杨树之、胡大安、毛时全，随我通讯联络。第一营营长吴汝希向水寨之敌包围。第二营长梁诗传向羊角集之敌形成包围圈。第一八三旅旅长邓宗梅，带领两个团在第三六五团后面，向敌人形成包围。六月二十九日晨，敌人气球升空，瞄望我军动向。我营第九连连长王瑛然向羊角集敌人用梯次型、夹型攻击，有九挺捷克式轻机枪，猛烈的火力攻击敌军。土肥原师团的一个旅团向我孟家集西二里村进行攻击。接着，敌人派出空军侦察机一架，指挥轰炸机投弹，敌机在二里村发现我军，投下一枚烟幕弹做为目标，猛烈向我团部轰炸。我方蒙受重大伤亡。敌军向我阵地进攻，先用大炮射击我庙山阵地。庙山守备排排长是参加上海抗日的老班长李金铸，这一个排配备在庙山前面开阔地带一百米处。我军指战员全部伪装埋伏在阵地上，待敌人接近四十米时，开始射击，将敌人消灭在阵地前，打死骑兵九个，军马九匹，缴获弯把子轻机枪一挺，三八式步枪三枝，六五步枪子弹二十发。

第二排排长李金铸与第三营第九连连长王瑛然并肩战斗，这时本连第一排排长宋继柯，在二里村右边的土墙上被敌人包围。敌人用机枪封锁我阵地，猛烈射击，我通信兵胡大安说要向营部要马克沁重机枪前来支援。我说：“你不要向营部要求支援了，营部早已不在寨子里头了。”这时，敌人炮弹如梭向我方打来，通信兵胡大安牺牲。眼看自己的通讯员死去，我心痛不已。营长杨秀清要第七连连长董作述为营的预备队。战斗之中，董作述对全连官兵正在讲话，敌人有无线电接收机，不一会儿，炮弹猛烈打来，将第七连官兵全部消灭。发来的炮弹后来在弹壳上发现有昭和十九年造的字样。董连长是师部上尉副官调来当连长的。本连第一排长宋继柯报告说：敌人从后面来势汹涌。机关枪子弹将我

阵地散兵全部封锁，不能抬头。怎么办呢？我立即设法，号召全排人员，用羊齿镐从墙脚下挖洞，再从洞下转移，转移到羊角集以西与第九连连长王頊然取联络，占领阵地，将追击来的敌人消灭一部分。敌人采取联合兵种协同作战，飞机、坦克、摩托车、步兵、骑兵一起向我方扑来，向陈留县、尉氏县方向前进，羊角集西二里村之敌也无影无踪了。本连就此机会集合整理、清理人数，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二十一人，重伤四人。我营第九连除去伤亡，还有五十三人。第七连被敌炮全部打死。第三营长杨秀清、第一营长吴汝希、第二营长梁诗传、团长廖威、第一八三旅长邓宗梅、师参谋长朱霞、师长钟松，带部队转移新阵线。我无法联络，第八、第九两个连在敌人后方，只好打游击。第八连第九班长李均说：“我是兰封火车站李家村人，我来带路，到我家宿营后，派出了望哨三人，监视敌人。”六月三十日上午敌人气球又升上天空，了望我军动向。忽然听到敌人射来枪声，发现敌人骑兵，向我射击，配备小钢炮，还有摩托车架上机枪。村后有一条战壕，一米深、两米宽，我命战士们全部跳入战壕，架起机枪，就和敌人打了起来。这时，我军个个浑身是劲，我的通讯员杨树之忽然看见我的裤裆被敌人打破了，他急了，忙说：“连长，你受伤了吧？”我说：“敌人的枪法不准，没有打到我的骨肉，没有关系。”接着，我在二里村的土墙上观看敌情，不小心，敌人的一粒六五子弹打进了我的右脚腕，为了战斗，我连药也没上。第八、第九两个连生死相顾，并肩战斗在这个战壕里。这时不仅是我们两个连的战士，还有第七十八师、第三十六师、九十军一部分。第六十一师留在敌人后方，被敌人打散的战斗队伍，都想归队。突然，敌人的骑兵又向我们猛烈进攻。这时，各个部队的官兵纷纷要求我来指挥。在这紧急关头，我来不及再多考虑了。我说：先用枪打马，敌人从马上跌下，再用轻重机枪猛烈射击。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敌人退了，打死马几十匹。我们向兴隆火车站移动，前面有督战团截击我们的队伍不准通行，要我们部队缴枪。我们第

六十一师，有人就得有枪，无枪不能归队，大家下决心，冲打过去。七月三日在开封五营房附近柏树坟山休息时，老百姓对我部队非常好，给我们送来面条三担。我们给钱，老百姓硬不要，还说：“你们为国打仗，流血牺牲，这一点点面条算是我们慰问你们的。”休息了一会，我们继续侦探敌情，寻找自己部队，到了朱仙镇，找到了师部。师参谋长朱霞对我说：“旅长邓宗梅、师长钟松在三义寨被敌军包围，团长廖威与第七十八师师长李文用无线电联系，协同攻打三义寨，才突破包围。”

归德失守的经过

郑殿起

战前的敌我态势

一九三八年五月末，徐州会战已成败局时，黄杰的第八军（辖第四十师和第一〇二师）仓猝由河南灵宝乘火车急运豫东，守备归德^①。本来在五月初，第八军由陕西大荔移驻灵宝后不久，黄杰奉蒋介石的命令，临时调为武昌中央训练团的大队长，部队则在灵宝整训。当黄杰由灵宝带参谋、秘书各一人乘火车赴汉口途中，行至郑州时，接到平汉铁路局局长何竞武转来蒋介石的命令，令黄杰停止去汉，即率第八军开至归德，归薛岳指挥。于是我们（当时我是随黄杰去汉口的参谋）即中止赴汉，在郑州下车，等候部队东运。

当时黄杰很高兴，以为这次到豫东满可打一个胜仗，打了胜仗，就可由军长升为军团长。因为这时胡宗南早已当了第十七军团的军团长了，黄认为黄埔第一期的，根据从前的惯例，升官是胡宗南领先，他则第二，现在胡已当了军团长很久，所以他自认为也应当军团长了。有一次在吃饭时，他还向我打听洛阳分校的军官中，有没有能当好幕僚的，可介绍几位来。

第八军的部队，在三天内就全部用火车输送完毕。当时敌机

* 作者当时系第八军司令部参谋。

① 据何应钦编著《八年抗战之经过》，刘汝明部于五月十九日放弃徐州，徐州会战亦于此时告终。另外，本文中所记述的时间，大多数不准确，限于篇幅，未一一注明，请读者注意。

在白天对郑州、开封不断轰炸，所以白天火车几乎不能通行。黄杰是在五月二十六日晚乘专车离开郑州的，二十七日晨到达归德^①。在我们离开郑州时，蒋介石曾到郑州亲自指挥豫东的战事^②。黄杰到归德后，薛岳命令第八军守备永城、夏邑和砀山一带，归德则由薛岳率关麟征、李汉魂等三个军驻防^③。二十八日，军部开驻夏邑，以第一〇二师守备砀山，以第四十师的一个团守备永城，第四十师的其余两个团随军部驻在夏邑。

部队的部署刚刚就绪，日军即从兰封附近渡河南进^④，开封吃紧，危及郑州，薛岳乃率关、李等三个军增援兰封方面^⑤，而将守备归德的整个任务交由第八军和临时配属的广东部队第一八七师（属李汉魂军）^⑥及湖南部队第二十四师共四个师担任，并归驻亳州的汤恩伯指挥。于是第八军又于五月三十一日由夏邑开回归德布防。新配属的第一八七师，是在广东由新征的兵编成的，师长彭林生。这个师的士兵毫无训练，轻重机枪都是该师由广东经汉口北运时在汉口新领到的，到归德后才开箱，士兵根本就不会使用。而新配属的第二十四师，是由徐州方面撤至鱼台、金乡一带休整的，师长李英。该师在徐州打了很久，全师三个团的兵员只有编制的半数。当时军的部署是以第四十师的一个团守备夏邑，以第一〇二师仍守备砀山一带，以第四十师的两个团守备朱集车站至归德城（不含）以北之线，其中以—个营守备马牧

①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第八军于五月十一日到达商丘。

②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五月十二日，薛岳随同蒋介石到达郑州。

③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五月十一日，蒋介石令俞济时第七十四军、黄杰第八军、李汉魂第六十四军统归薛岳指挥，称为“鲁西兵团”。

④ 据《第二十集团军兰中、东考两区河防及菏泽、开封等役战斗详报》，日军土肥原师团是五月十二日由濮县（今已裁入范县）经武集、旧城渡口抢渡黄河的。

⑤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五月十九日，为夹击菏泽南下之敌，俞济时军、李汉魂军主力向西转移。关麟征第五十二军仅以残部约一个旅参加兰封初期作战，为东路军预备队，后即奉命开临汝（今汝州市）整理。

⑥ 据第一八七师的战报，该师于五月二十日到商丘。

集。归德城及其以南的阵地，由第一八七师守备。第二十四师为军的预备队，位置于朱集车站至归德城中间地区^①。军部则驻在归德城西的某中学内。

战斗经过

六月一、二日，敌机对马牧集和朱集车站轰炸很烈，昼间几无停时。六月二日，有日军的快速部队（小型坦克十二辆及骑兵四五十人），窜至马牧集西南的韩集（距归德约十公里）^②。韩集四周有一米高的土围，土围外有宽约三米、深约一米多的外壕，东西南北四个门都是直对的。当时韩集由第四十师的一个连守备，在敌快速部队进攻韩集时，正有第一〇二师的防坦克炮一连在韩集，故当敌坦克由东门和南门陆续冲入土围时，四门防坦克炮在十字街中心分别向敌坦克射击。这种情况，出乎敌军意料之外，并且距离很近，故即被我击毁四辆。其中三辆起火，后边的坦克则急速突围，但因街道过窄，调转方向不便，又因外壕的桥梁也窄，所以由南门逃跑的坦克竟翻在桥下两辆，当被我军用手榴弹炸毁一辆。另一辆也不能行动。由东门逃跑的坦克，因故障遗弃了一辆。敌人这支快速部队，不到一个小时，即被我军击毁坦克七辆，其余的则向东退去。

在同一天，敌人还曾分别向夏邑和杨山进攻^③。守备夏邑的

^①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及第一八七师的战报，当时的部署是：第一线部队，第一八七师为右地区队，第五五〇旅第一一〇〇团守韩信庄、大王楼、杨庄间国防工事，第五四九旅第一〇九七团守商丘城；第二十四师（欠第一四一团）为左地区队，一个团守杨庄、张阁、侯楼集、丁镇集间国防工事，一个团守朱庄据点。第一〇二师守杨山。军总预备队，第一八七师第五四九旅第一〇九八团、第五五〇旅第一〇九九团在蔡道口、汤庄，第四十师（欠第二三五团）在王寨、邓城口。

^② 据编者一九九二年赴商丘、虞城调查，并查阅该两县三十年代及近年的地图，均无韩集之地名。有一韩信店（今名店集），但当时未在此打仗。另据第一八七师战报，五月二十六日，日军由马牧集攻击该师守卫的第一线阵地，二十八日拂晓与阎集（该地位于马牧集西南，距商丘县城十余公里）守军激战数小时。

^③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日军于五月二十一起攻杨山。同日下午一时，我军克刘堤圈车站（今夏邑站），日军向南溃退（夏邑县城位于该车站以南）。

一个团，受到两倍以上的敌人攻击，战斗至四日晚，因伤亡很大，团长龚贤湘头部负伤，退至归德^①。

守备砀山的第一〇二师，从六月二日开始战斗。敌人昼间以飞机轰炸，夜间则以炮兵猛击，至四日晚，已将砀山城四面包围。从六月四日以来，该师师长柏辉章即屡电黄杰，报告部队伤亡甚大，敌人仍不断增加，请派部队增援，而且一些重伤人员已无法后运，请示如何处理。当时军部虽认为砀山情况紧急，但既无部队增援，也未复电指示尔后如何行动，因为当时谁都不肯下令后撤。六月五日，敌人攻击更猛，情况愈形严重，柏辉章在一日内曾六次电报黄杰，请示办法。但黄杰既不指示办法，也不复电。该师终于六月五日夜自动突围^②。在突围时，阵亡团长(姓李，名已忘)一员。该师退至归德后，已无战斗力，故黄令其经由柘城、太康、扶沟到许昌附近整训。

从六月六日起，日军开始向归德正面攻击，其主力仍沿陇海路西进。马收集于七日夜弃守^③。归德城以南的阵地，在七日夜曾有两处被敌突破，经军的预备队增援，在天明时恢复^④。六月八日下午，发现约有一个团的敌人由我阵地的右侧向归德西南方迂回^⑤，当派第四十师的工兵连在右后方构筑阵地，对西南

① 据《商丘附近第八军战斗详报》，五月二十六日，调在夏邑之第四十师第二三五团至商丘东南之柳林。

②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第一〇二师于五月二十四日凌晨突围。

③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并参考其它资料，日军攻占砀山后，主力沿陇海铁路西进，五月二十五日攻占马收集(今虞城县城)；一部沿陇海铁路北侧西进，二十五日攻占虞城县城(今利民镇)。然后，两路日军均向商丘前进，于二十六日傍晚后开始攻击我第一线阵地。

④ 据《商丘附近第八军战斗详报》，商丘本阵地二十六日夜被攻，第二十四师之阵地被敌正面突破。当令第四十师截堵，但被突入已深，只得退守二线阵地。另据第一八七师战报，二十六日二十三时，黄杰令该师一线守备队于二十七日四时前撤至第二线工事。

⑤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五月二十七日黄昏后，柳林发现敌千余，正面敌亦向南活动。另据第一八七师战报，五月二十八日拂晓，日军向商丘以西十里铺、水池铺迂回。

方向警戒。这时归德同亳州和郑州的有线电讯已被切断。六月九日，敌机终日对归德城及阵地后方进行轰炸。同时敌人从六月七日起，在我阵地前方用气球指挥其炮兵射击，故我军伤亡很大。六月九日夜，朱集车站三次被敌冲入，又经我军三次恢复。六月十日，归德整个阵地战斗均很激烈，我军伤亡甚大，仅第四十师的两个团就有三名营长负伤。其中郑宗周营长（东北讲武堂第十期毕业，在一九三七年十月间在上海蕴藻浜作战时，是孙立人团的少校团附，曾负伤一次），右腿被敌机枪射穿两个洞，送至汉口医院不久即行死去。十日下午，情况更逐渐恶化，当时虽知从兰封渡河之敌，已大部被击退，但薛岳并无东来增援的希望^①。孙桐萱军守备曹县一带，亦无暇东顾。黄曾几次与郑州蒋介石用无线电联络，但终未叫通。仅在下午五时许，以无线电与亳州的汤恩伯取得联络，乃采取了用密码谈话的方式（即此方将电文发出，对方则在收到后立刻译出，即时再用密码答复），将战况和拟将归德以南的战线缩短，准备逐渐向柳河附近靠拢，以便与曹县孙桐萱军取得联系的企图，报告了汤恩伯。当经汤恩伯回电同意，但对归德应守到何时，则未指示。当日晚，据第四十师的工兵连报告，由右侧迂回的敌人，兵力在一团以上，并且还有后续部队，现已到达归德西南的勒马集（距归德约二十公里）附近，归德至许昌的公路已被切断。

先是，当薛岳率领关、李等三个军由归德西调阻止从兰封渡河之敌时，因郑州至兰封的有线联络已被日军切断，故蒋介石在郑州与薛岳的电话联络，须由许昌经亳州转至归德，再由黄杰来传达。当时黄杰在归德虽然归汤恩伯指挥，但蒋介石有时也直接下达命令。例如黄杰原来布置守马牧集的兵力只用一个连，而蒋介石则指示须用一个营。当六月三日砀山战况最激烈时，汤恩伯曾由亳州来到归德一次，对黄杰说：“守备归德的军队虽然归我指

^①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及有关各部战报，在日军攻击商丘期间，薛岳各部同时在兰封城、罗王寨及车站、曲兴集、三义寨等地与日军激战。

挥，但我可没有部队增援。同时亳州至归德相距百里，中间并无部队守备，联络线随时有被切断的危险，因之到必要时还是由你自行决定。”

六月十日夜间，朱集车站失守。至次日拂晓，归德全线被敌突破四处，归德城已陷于三面（东、北、南）包围之中^①。朱集车站至归德的公路已为敌人占领一部，情况十分严重。此时与汤恩伯的无线电联络，亦呼叫不通。于是黄杰在上午六时许用电话告知第一八七师师长彭林生，令其坚守归德城三天，三天后如果不能支持时，可以向开封方向撤退^②。军部即移至柳河车站。电话说至此处，即行中断。军部及第四十师于当日下午撤至柳河车站附近。第二十四师则令其至开封附近集结待命。

六月十一日中午，黄杰亲至曹县孙桐萱的军部，想用电话与郑州蒋介石联络，但曹县与郑州的电话已不通，并知蒋介石已回汉口。于是黄由无线电将上述情况和处置，报告蒋介石和军令部。十二日上午，接到蒋介石由汉口用无线电发来的命令，限我军在十六日以前，撤至平汉铁路以西的襄城整训，于是兼程西撤。十三日晚，军部率第四十师在阳堌附近（民权与陈留之间）宿营，附近还有李汉魂军和第六十一师的部队宿营^③。当时发现约有一个团的敌人，在杞县以北向北占领阵地，威胁我军的西撤。于是我们三部分各派一个团，由李汉魂派一名师长统一指挥，先驱逐杞县以北之敌，再行西撤。这三个团于当夜对敌攻击，敌人稍有抵抗即于次晨向南退去^④。是役，第四十师的一个团（团长唐三山）曾俘

①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日军五月二十八日占商丘车站（即朱集车站），后向宁陵前进；又一部由商丘城南向西迂回，黄杰军遂放弃商丘。另据第八军及第一八七师战报，朱集车站和商丘于二十九日失守。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军于二十九日占领商丘。

② 据第一八七师战报，五月二十八日晨七时，黄杰令该师预备队向陈钧庄、傅集之敌反攻，后即与军部失去联络。

③ 据《李汉魂将军日记》，五月三十日，李汉魂抵杞县；三十一日筹划战备，黄杰等部亦在调动中。

④ 据《李汉魂将军日记》，六月一日，日军开始攻击杞县。二日傍晚后，我军西撤。

虏日军十一人，缴获步枪六支和一些卫生器材药品等，并获得伪满洲国币一千六百余元（均是五元一张的新币）。据日军俘虏称，他们是营部的小行李组，因撤退时适逢天雾，迷失了方向而被俘。我军与李汉魂军部联系后，得知守归德城的一八七师，因十一日夜间敌人围攻猛烈，于十二日拂晓前突围西撤^①。十四日下午二时许，军部行至陈留东北的某村休息时，曾遭到敌人快速部队（骑兵百余人）的袭击，被我第四十师的一个营击退。军部于十六日晨到达郑州车站，当时守备郑州的部队已进入阵地。

第八军撤至襄城后，于六月十九日忽接蒋介石命令，将黄杰撤职查办，并指定第八军军长由李玉堂接任，第四十师拨归俞济时的七十四军。

^① 据《李汉魂将军日记》，五月三十日，第一八七师已到睢县。下午三时后日军进攻该城，激战至三十一日凌晨三时，第一八七师向杞县撤退。

鲁西豫东抗战中的第三十二军

齐国楮 陈锐霆 张尊光

一九三八年二月，商震第二十集团军总部和第三十二军驻开封以南朱仙镇地区。二月十五日，第三十二军奉命担任黄河防务^①。军部即由朱仙镇移驻开封宋门外齐鲁花园。十八日商震军长训话，说明防守黄河之重要意义，并说明韩复榘丢山东的后果。

当时第二十集团军仍属第一战区战斗序列，归其指挥的有以下部队：

第二十三师师长李必藩；

长芦税警旅旅长蒋纪珂；

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辖第一三九师师长黄光华，第一四一师师长宋肯堂，第一四二师师长吕济；

新编第三十五师师长王劲哉^②；

新编第八师师长蒋在珍^③。

二十集团军为了阻击敌人渡过黄河，特作以下部署^④：

* 作者齐国楮当时系第三十二军炮兵团代理团长，陈锐霆当时系第三十二军炮兵团第三营营长，张尊光当时系第三十二军第一四一师第四旅第七二三团第二营营长。

① 据《第二十集团军兰中、东考两区河防及菏泽、开封等役战斗详报》（以下简称“第二十集团军战报”），当时该部奉命守卫兰中区（兰封至中牟）河防。

②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当时商震指挥的部队除以上外，还有第九十一师、骑兵第十四旅和两个炮兵营。

③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当时商震指挥的部队没有新编第八师。

④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该部于四月十七日奉命接替东考区（东明至考城）黄河河防，原兰中区河防交第三十九军接替。以下部署不知根据何在。同时，商震部从未在同一时期守卫过如此宽广之河防。

第二十三师在郟城、菏泽以北黄河南岸沿线地区占领防御阵地。菏泽以北之董口归该师防守^①。

第一四一师在董口至兰封黄河南岸沿线地区占领防御阵地。

第一四二师在兰封以北三义寨（含）至开封以北沿黄河南岸地区占领防御阵地。

新编第三十五师在开封、中牟以北沿黄河南岸地区占领防御阵地^②。

新编第八师在中牟、郑州以北沿黄河南岸地区占领防御阵地^③。

第一三九师为预备队，位置于朱仙镇地区，三月二十九日奉命调归第五战区指挥。长芦税警旅为预备队，位置于菏泽东北地区。

集团军总部在开封宋门外齐鲁花园。

各师进入防区后，立即构筑工事，积极侦察当面敌情，并加紧整补、训练，准备作战。

二月至六月是黄河枯水季节，水面较窄，水深较浅，流速缓慢，渡河比较容易。两岸沙滩宽，防御工事构筑困难。

第二十集团军在黄河防御战线很长，约五百华里。兵力分散薄弱，防守黄河第一线兵力用了五个师。第二线预备队用了一个师和一个旅。三月下旬第一三九师调到徐州台儿庄一带作战后，预备队就剩下一个税警旅了。形成分兵把口，处处薄弱，作战指挥通信联络不便。

二月至四月，第二十集团军在黄河防线没有什么战斗。新编第八师在郑州黄河北岸建立桥头阵地和撤退以及炸毁黄河铁桥都是由第一战区长官部直接指挥的。因为长官部驻在郑州市内。连

①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第二十三师于四月二十三日后归商震指挥。

②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三月二十四日，新编第三十五师奉程潜之命调往郟汜区（郑州至汜水）。

③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该部守卫东考区河防时也未指挥过新编第八师。

以后的花园口决堤计划和实施，也都是长官部直接办理的。四月，第二十集团军总部派第一四一师第七二一团到黄河北岸地区打游击，并侦察敌情^①。

四月，敌人修改了进攻徐州计划，加强了进攻徐州的兵力。敌第十六师团增加到济宁、安居、嘉祥方面。新乡方面之敌第十四师团，开始向东明、濮阳方向侦察活动。

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为了适应战事的发展，便于指挥防止敌人从东明以东地区强渡黄河，故于五月一日由开封移驻考城东南的何庄。此时前敌总司令薛岳已率第八军、第六十四军和第七十四军进驻归德一带支援徐州作战^②。

（一）菏泽战斗

五月十日上午，第一四一师第四旅第七一五团第一营赵营长，将在长垣至濮阳路上俘获的日本士兵一名、洋马四匹和军用品等送交到总部。从俘虏口供中得知敌第十四师团正向东明东北方面的黄河北岸运动。该营长是四月二十八日，奉命到黄河以北地区打游击的。这件事对我军作战起了重要作用。

商震总司令当即决定派参谋长傅立平率总部参谋处作战科长武泉远和必要人员到菏泽设前进指挥所。指挥所设在菏泽城里文庙内。必要人员中有少校副官康启华和译电员、电台人员、有线电话人员、警卫营的一个排，乘一辆大客车、两辆大卡车，于当日下午到达菏泽城内。并命令第一四一师第四旅旅长林作楨率第七一五团（欠一营）和第七二三团，限当日晚到达菏泽布防和支援黄河守军作战。同时，还命令军炮兵团第一营（营长董瀚）、第三营（营长陈锐霆）限当日晚到达菏泽协同步兵作战。军属炮兵团代理团长齐国禧正在开封住医院治病，商总司令即派汽车到开

^①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第七二一团于三月三日奉命渡河游击。

^②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五月十一日，第七十四军和第八军分别到达杨山、商丘，第六十四军正在向商丘输送途中。五月十二日，薛岳随蒋介石到郑州。

封医院接他出院，于十日黄昏把他送到菏泽。

菏泽县城旧为府治，城池坚固，周长约为十二华里，因历次战争和年久失修，多处残破，豁口很多。东关西关有少数居民。南关北关有商店铺面和较多的居民，个别房屋较高又坚固。城关外一片平原，坦克、大炮、汽车运动方便，利于作战。由菏泽城向北一百华里为董口和鄄城，向东北约一百五十华里是郛城，向东约一百五十华里是巨野，向南约一百五十华里是民权县及火车站。

十日下午，傅立平参谋长、林作楨旅长、第七一五团刘斐然（字茂宣）团长、第七二三团孙栋生团长、军炮兵第一营营长董瀚、第三营营长陈锐霆都按通知提前赶到菏泽。总部前进指挥所指挥官傅立平当即作了如下部署：

甲. 当面之敌为第十四师团。

乙. 第七二三团以两个营在北关占领防御阵地，一个营在城内为预备队。

丙. 林旅长率第七一五团在城内占领防御阵地，并指挥第七二三团作战。

丁. 军炮兵团两个营在城内南北两区占领防御炮兵阵地，支援城内外作战，并准备巷战。

戊. 税警旅仍在原地准备作战。

己. 指挥所设在城里文庙内。

十一日，各部队在菏泽城里城外自己的防御阵地内，加紧构筑工事。第二十三师报告敌人攻占郛城。敌人骑兵正向我右后方活动。

第二十集团军当面之敌为第十四师团，师团长是土肥原贤二，该敌属华北方面军第一军战斗序列。一九三七年九月，第二十集团军在正定、石家庄作战时，就是与这个师团，还有其他师团交锋。尔后沿平汉铁路节节抗击作战和在安阳作战时，都是该师团在我正面。现在黄河防御作战据抓获俘虏供称和所得情报，知道

当面仍然是敌土肥原这个日本大特务头子。这个大坏蛋曾搞成立伪满洲国和所谓华北自治，作恶多端。判断该敌行动，可能是企图渡过黄河协助敌第二军进攻徐州作战。

十一日夜，敌在董口突破了我第二十三师防线，占领了董口东西地区。我第二十三师守军，虽然坚决抵抗和反击，终因力量薄弱难以固守和恢复阵地。十二日凌晨敌军即长驱直入，其先头快速部队于中午到达菏泽北郊同我守军接触，继即向我进攻，当被我军击退。当时，我防守菏泽的部队营长以上的指挥官，都写下遗嘱，坚决与城共存亡。并用土坯堵死了城门，准备死守，以阻击敌人前进。

十二日五时，总部接到第二十三师报告敌人向董口进攻时，当即命令在菏泽东北地区的税警旅向董口驰援，迎击或侧击敌人，阻其前进。当该旅同敌主力激战后也未阻住敌人前进，反而被迫退到菏泽城郊东北地区阻击敌人。

十三日上午八时，敌人飞机开始对我阵地轰炸。敌炮兵利用高空系留气球观测，对我军阵地炮击。紧接着就是坦克和步兵的冲击，但被我军击退。下午敌增加了兵力，又向我军攻击，经过激战后，我城关和郊外阵地被敌突破。黄昏后，我军作了调整部署。税警旅进到敌军侧后攻击敌人断其后路。第七二三团利用商店、居民房屋固守，进行巷战。

十四日上午八时许，敌人开始了比昨日更加猛烈的轰炸，制空权完全被敌人控制。我军既无空军支援，又无高射炮部队，只好任敌机为所欲为。敌人炮兵比我军炮兵占优势，约五比一。因而我炮兵射击受到敌炮兵的制压。当开始炮战时，代团长齐国椿正在炮兵团第三营炮兵阵地，和营长陈锐霆指挥射击，突然数颗低飞炮弹在近处爆炸，陈锐霆急将齐国椿推倒，并压在齐的身上。一块弹片打在陈的腰皮带环上，将环打弯；另一块弹片打在图囊内式百张中央银行的新印出的票子上。两人都幸未受伤。在这次激烈的炮战中，炮兵第一营副营长孙鸿章壮烈牺牲。敌人

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后，其坦克和步兵向我攻击，都被我军击退。我军伤亡惨重。下午三时敌人开始了更猛烈的攻击，经激战后敌人步兵和坦克由西城突入城内，发生了激烈的巷战。我步、炮兵准备的巷战工事和作战计划都用上了。步兵逐房逐屋地争夺，进行手榴弹、白刃战。炮兵用直接瞄准多次击毁敌人坦克。各级指挥官都身先士卒指挥部队拼命战斗。官兵伤亡很大。林作楨旅长右腿受伤，仍继续指挥作战。卫士陆志勋阵亡。黄昏我军开始突围，因城门堵死，都是缒城出来的。林旅长由官兵保护和背着，也是缒城出来的。大炮和汽车无法弄出来都丢掉了，这是堵死城门造成的后果。于是菏泽失守。

参谋长傅立平和指挥所人员缒城出来到了菏泽城南大黄集，当即打电话向商震总司令报告。他一面痛哭一面说：“我对不起总司令，没有完成死守菏泽、抗拒敌人进攻菏泽的任务。我是山东人，要坚决在山东省菏泽县大黄集这块土地上继续抗击敌人。不成功便成仁。”商总司令一面安慰他，一面叫他速回总部研究处理作战事宜。

当傅立平自菏泽撤出到大黄集时，即和林作楨旅长以及各团、营长失掉联系。他在大黄集同商总司令通电话后，敌人骑兵即追到大黄集。傅等立即向西转进到一个村庄内。傅召集全体人员讲话，组织敢死队，由特务营排长率领夜袭大黄集。该排长很勇敢，到大黄集后，发现敌人很多马匹拴在寨墙内的树上，他命令所有人员荫蔽在寨墙上，只身潜入敌人宿舍内，用二十响手枪扫射，毙敌多人。当他退出到寨墙时不幸壮烈牺牲。墙上伏兵手榴弹、手枪步枪齐发，将敌很多马匹击毙，随即撤出战斗，敌人枪炮乱发。傅立平率全体官兵退回总部。

十五日上午，在傅尚未回到总部之前，参谋处作战科长武泉远首先回到总部。武是自报奋勇申请去前进指挥所的。当敌人攻破菏泽城，经过巷战于黄昏突围时，他愤恨跳城自杀，幸被同人救起，护运到大黄集，即乘三轮摩托车回到何庄总部。他向商总

司令汇报了菏泽作战和突围情况。并报告了所了解的当面之敌第十四师团的情况。

将近中午时，发现敌人骑兵向内黄、野鸡岗方向急进。黄昏时得到通报，敌人骑兵炸毁了野鸡岗附近的陇海铁路。同时接到通报，黄口附近的陇海铁路于十四日、十五日，被南北前来的敌人快速部队炸毁。同日夜间又接到第一三九师电报言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命令坚守萧县。

十六日，第二十三师师长李必蕃因在菏泽战斗中身受重伤，抢救无效，壮烈殉国。

当时，商震总司令能使用的部队只有一个骑兵团（四连制）和一个警卫营。清晨八时第一四二师第五旅第三补充团第一营营长张崇阁率全营自兰封驰援来到何庄总部，当即在何庄东边的端庄占领防御阵地。敌机九架轰炸考城（今兰考县堙阳镇），敌侦察部队在何庄东北地区为我骑兵团所阻，其主力分数路向南前进，情况非常危急，总部已是首当其冲。商总司令犹能镇静自若，从容指挥，真是难能可贵，大将风度，令人敬佩。

十七日上午，敌机仍频繁轰炸考城、兰封和交通线。我骑兵团袭击了敌人一辆小汽车，打死了司机和一名军官。这个军官的军衔是少佐，职务是主计（即少校军需官），在他身上搜获得敌第十四师团作战计划、命令和部队编组情况一份。该骑兵团立即将材料送到总部。从这份材料中，综合得知以下情况。

甲、酒井支队。由步兵第二十八旅团长酒井隆少将指挥的步兵第十五联队、第五十联队的一个大队、独立机关枪第五大队，骑兵第十八联队主力、野炮兵第二十联队第三大队、野战重炮第五联队、独立装甲车第一中队、工兵一个中队等为基干组成。四月十八日由新乡乘火车出发经石家庄、天津、济南，五月八日到济宁集结。十一日攻占郟城，同时配属于第二军第十六师团。支队主力向金乡方面南下，令骑兵第十八联队向师团主力方面前进。十五日下午骑兵一部到内黄附近炸毁了陇海铁路。同时支队主力

奉命归建，经城武向内黄前进。

乙、敌第十四师团主力。师团长土肥原贤二中将指挥步兵第二十七旅团（辖步兵第二联队、步兵第五十九联队）、步兵第五十联队（欠一个大队）、野炮兵第二十联队（欠第三大队）、野战重炮兵第二旅团（欠第五联队）、独立野战重炮兵第八联队、迫击炮第五大队、独立气球第一中队、高射炮第二队、第二师团第一架桥材料中队、第十四师团架桥材料中队、第十六师团第二渡河材料中队、架桥材料一个中队、折叠船约一百五十只、独立工兵第二联队、工兵第十四联队、辎重兵第十四联队、第十四师团通信队、卫生队、第一至第四野战医院、兵器勤务队、军马场等。于十四日攻占菏泽后，十六日开始分数路南下，经大黄集和考城以东地区向内黄前进。

商总部判断，敌第十四师团将于十八日全部在内黄附近集结，并切断陇海铁路，寻机攻占兰封或协助其第二军攻占归德（商丘）。并将以上敌情报告了蒋介石、程潜。

当日中午，第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奉蒋介石之命前来考城何庄何家花园商总部商量作战事宜。

十八日，接到第一三九师电报，十六、十七日敌猛攻萧县，十八日攻入城内，发生激烈巷战。随即失掉电台联系。是日萧县失守。

十九日国军撤离徐州。

（二）攻击土肥原师团

二十日，商震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前线所有部队统归前敌总司令薛岳指挥，围歼土肥原师团。薛岳当时原任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①，在归德指挥黄杰第八军、李汉魂第六十四军、俞济时第七十四军、孙桐萱第三集团军（原系韩复榘部三个师），还有新编

^①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及《李汉魂将军日记》，当时薛岳的职务有“鲁西兵团总司令”、“豫东兵团总司令”和“第一兵团总司令”等说法。另据其它资料，五月三十日，蒋介石委薛岳为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

第三十五师及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的第二六四旅等部队^①。当敌十四师团渡过黄河、攻占菏泽，前进到内黄附近地区、截断陇海铁路后，蒋介石即令薛岳率各军回师围歼该敌^②。

同日，商震接到薛岳的命令要旨如下：

甲. 敌第十四师团现窜集内黄、仪封、楚庄寨、野鸡岗等地区；

乙. 我军决心攻击该敌，并以野鸡岗、楚庄寨、仪封、内黄之敌为攻击目标；

丙. 以第六十四军、第七十四军为东路军，沿铁路两侧向野鸡岗、楚庄寨、仪封、内黄之敌攻击；

丁. 以第七十一军、第二十七军为西路军向仪封、内黄、野鸡岗、楚庄寨之敌攻击；

戊. 新编第三十五师向宋庄、蠡坊集之敌攻击；

己. 第三集团军向旧考城之敌攻击，并以一部埋伏在鲁道口、大寨集等处相机袭敌；

庚. 第三十二军以一部确保大黄集，并埋伏于杨桥、郭庄、马庄等处相机袭敌，其余部队仍坚守河防；

辛. 定于二十一日开始攻击。

二十一日，第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率部队（欠第八十八师师部和一个旅，该师师长龙慕韩归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指挥驻兰封）由红庙附近地区出发向仪封之敌攻击前进。该敌经过抵抗即向西南退去。当日下午宋部攻占仪封^③。仪封西南约四千多公尺处敌炮兵向我射击。我炮兵还击，形成炮战。二十二日，第七十一军和第六十四军会师。内黄、野鸡岗之敌向西退去。两军长商

^①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五月十一日，蒋介石令第七十四军、第八军、第六十四军统归薛岳指挥，为鲁西兵团。

^②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原在商丘附近各部中，西进的是俞济时军和李汉魂军之主力。黄杰指挥第八军全部及俞济时军冯圣法师之一团、李汉魂军第一八七师主力仍在商丘、砀山。

^③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该军于五月二十二日下午攻克仪封。

妥由第六十四军军长李汉魂统一指挥，向当面之敌攻击^①。下午二时，开始攻击，经过激战稍有进展伤亡颇大。

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率第四十六师师长李良荣部和邱清泉率领的一个战车营及搜索装甲车一个连，并指挥第七十一军的第八十八师（欠一个旅）师长龙慕韩。二十一日攻击无多大进展，却大肆吹嘘。二十三日，敌大举进攻时，桂部溃退西逃，一直逃跑到开封以东附近地区。兰封县城、车站和罗王车站、兴隆车站失陷。桂永清军长被撤职。龙慕韩师长被枪决。

商震总司令按照薛岳的作战命令，即令税警旅确保大黄集并埋伏在杨桥、郭庄、马庄等处相机袭击敌人^②，并令各部队严守河防。当敌攻占兰封、罗王、兴隆^③时，立即命令第一四二师防守三义寨至袁坊村地段守军，应集中兵力迎击来犯之敌，坚决控制黄河渡口。经过激战伤亡非常严重，终因力量悬殊三义寨被敌攻占^④，渡口失守。

敌第十四师团攻占兰封、罗王车站后，即将其主力转移于三义寨、曲兴集、罗王寨三个据点和黄河南岸渡口，利用河北岸贯台集进行后方补给。敌一部兵力占据了埽街，构成了半圆形防御阵地，背靠黄河，固守待援。同时，留置一部分兵力于兰封和罗王车站成犄角形势。

①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及《李汉魂将军日记》，二十四日下午，宋希濂去杞县阳烟，晤李汉魂、桂永清。宋、桂力请李统一指挥各部，薛岳亦令李统一指挥，李遂受任第一兵团第一路总指挥。各部于二十五日拂晓开始攻击。

②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五月二十一日，商震令税警旅固守东明及竹林口以北的河防。

③ 据《第十七军团兰封会战战斗详报》，至六月二日该部西撤时，日军未曾占领过兴隆集。另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五月二十三日，罗王寨之敌向北运动，曲兴集、三义寨间发现敌人，商震遂令新编第三十五师在考城西南爪营、魏庄一带对西南方向警戒，第一四一师第三旅占领陈寨、五爷庙对南警戒。

④ 据编者于一九九二年赴三义寨调查，召集十余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座谈，得知三义寨失守的情况是：民国二十七年阴历四月二十二日（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三义寨正逢集市。一大早，日军就从西南方的罗王寨经李沟进攻三义寨。守寨的骑兵部队急忙从东门出寨，在东门外用小钢炮隔寨向西打了一炮，就朝东北方向跑了。

当敌人攻占兰封时，在郑州的蒋介石怕敌人直攻开封、郑州，立即调胡宗南十七军团（辖第一、第九十两军）由西安潼关赶到开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到开封指挥督战^①。

二十四日，第三十二军税警旅一部克复菏泽^②。第一四一师第七二三团到何庄以东雷寨布防。

同日开始围攻土肥原师团。第七十一军攻击兰封之敌。第七十四军俞济时部、第三集团军的第二十师、新编第三十五师、第一〇六师沈克等部攻击三义寨附近地区之敌^③。第六十四军攻击罗王车站地区之敌，尔后协助胡宗南部攻击罗王寨、埽街地区之敌^④。第十七军团长胡宗南以第一军为预备队，以九十军及邱清泉的战车营、搜索装甲车连，并配属重炮兵营攻击罗王寨、埽街地区之敌^⑤。在豫北的朱怀冰指挥其部队和其他部队，向长垣、封丘、延津地区和至黄河北岸地区积极活动，截断敌人补给线和阻击敌人增援。

经过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作战，我军攻克了兰封和罗王车站。攻击三义寨、曲兴集、罗王寨、埽街地区之敌，有进展，虽伤亡很大，但仍在继续猛烈进攻。敌土肥原龟缩阵地内固守待援。

（三）由于商丘失守全线撤退

当薛岳在商丘调集军队回师攻击土肥原师团时，原命令第八

① 据《第十七军团兰封会战战斗详报》及《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第十七军团（仅辖第一军一个军）于五月二十、二十一日已先后到达开封、郑州地区，程潜于五月二十一日进驻开封，此二者均在日军占领兰封之前。

② “第二十集团军战报”上无此项记载。

③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五月二十五日攻三义寨的仅有新编第三十五师及第三十二军骑兵团，各路部队联合攻击三义寨是二十七日开始的。

④ 据《第十七军团兰封会战战斗详报》及《李汉魂将军日记》，五月二十八日凌晨，第六十四军第一五五师和第一军第七十八师第四六八团攻占罗王寨及车站。当晚李汉魂奉薛岳之命，率第一五五师和第五十八师于二十九日攻击何寨、范店、杨寨、杜庄，策应胡宗南部攻击曲兴集之敌。

⑤ 据《第十七军团兰封会战战斗详报》，五月二十三日以来，胡宗南部除一个团攻击罗王外，主力及配属部队主要是攻击曲兴集及其以东、以北之敌。另外，至六月二日胡部西撤时，日军未曾占领过埽街。

军军长黄杰坚守商丘，竭力阻击敌人西进，以保证大军围歼敌第十四师团。但黄杰未执行薛岳的命令，当敌军先头部队刚接近商丘便率部撤退。二十七日商丘被敌第十六师团和配属该师团的混成第三旅团攻占^①。事后，薛岳向军事委员会控告黄杰不听命令、贪生怕死、擅自放弃商丘。但由于蒋介石、何应钦的袒护，撤职了事。

敌军陷商丘后，即分路西进。敌第十六师团、混成第三旅团，自商丘直向杞县方向前进^②。敌第十师团、混成第十三旅团自徐州以西直向太康方向前进。

薛岳鉴于敌军西进，将危及我军后方，即令第七十一军、第六十四军及其他部队，在杞县南北一线地区，占领防御阵地，阻击敌人西进。并令第十七军团、第七十四军和其他部队，加紧猛攻第十四师团，期全歼该敌。猛攻三日，虽有进展，但伤亡甚大，攻击受挫。

三十日上午，商震总司令接到上级命令，总部向郑州转进^③。第一四一师向开封转进，担任防守开封任务^④。第一四二师在三义寨以东的部队，即向开封转进归还建制。税警旅和第二十三师即向郑州、新乡间地区转进，整补待命。总部和部队都于三十日晚饭后出发徒步夜行。三十一日拂晓，总部抵兰封附近，宿营后梨沟。六月一日，沿途不断遭敌机轰炸袭击，宿营开封车站附

^①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日军于二十六日开始攻击商丘，二十八日占领之。另据第八军、第一八七师战报及日方资料，商丘城及车站于二十九日被日军占领。

^② 据《第十七军团兰封会战战斗详报》及《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日军占领商丘后，即分两路西进。一路沿陇海铁路，二十九日已到商丘以西之小坝车站；主力由铁路南侧向宁陵、睢县、杞县方向，二十九日晨在宁陵附近与第一八七师接触。

^③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商震于五月三十日下午接到的薛岳电报是：请商震在东明、考城各留兵一连，其余部队昼夜兼程集结于兰封附近，并请商进驻兰封指挥，协同各军击破西犯之敌。

^④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第一四一师接替开封城防的任务，是六月一日晚十时接到的，此时商震已到郑州。

近。二日乘火车至中牟，宿营大衡庄。第三十二军奉命坚守开封，掩护大军西撤。第一四一师于六月一日早到达开封，占领防御阵地，构筑工事^①。开封城北至黄河岸为新编第三十五师王劲哉部防御^②。第一四二师集结于开封以西地区为预备队。总部人员徒步行军至郑州，宿营崔庄。郑州被严重轰炸，成了一座死城。

六月二日，第六十四军、第七十一军在杞县南北一线防御阵地上，刚与敌接触作战^③，即奉到蒋介石的命令，速向新郑、许昌中间地区撤退。各部队即分路向目的地转进。同时，胡宗南第十七军团、俞济时第七十四军和其他部队，并接到撤退命令，各部队立即徒步或乘火车沿陇海铁路和以南地区，分路向目的地转进。

防守开封的第一四一师和其他部队，于六月二至四日掩护大军西撤完毕后，五日遭到敌十四师团的攻击^④。夜间奉命向郑州以南地区转进^⑤，集结待命。

(王启明 整理)

①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第一四一师于六月二日下午接替开封防务。

②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五月二十八日，王劲哉师即奉命守卫兰封城。此后至第一四一师撤出开封，担任开封以北河防的一直是刘和鼎军。

③ 据《李汉魂将军日记》，日军于六月一日下午开始进攻杞县，二日晚守军撤退。

④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日军于六月三日下午四时开始攻击开封外围阵地。

⑤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第一四一师、税警旅于六月六日一时退出开封，当天上午即奉命守卫中牟。

萧县失守前后

石彦 悉

一九三八年春，我在商震的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当参谋长，师长是黄光华，副师长是李嘉霖，所辖两个旅的旅长是李兆镛和孙定超。那时队伍是从平汉线上元氏县一战之后退到黄河以南^①，一度在襄城、叶县一带休整，以后即开到尉氏县集结待命（军部驻在开封，军长商震兼河南省主席）。不久即奉命开赴陇海路东段归驻徐州的第五战区李宗仁、白崇禧指挥^②，受命开到台儿庄迤南运河南岸构筑工事，作据守台儿庄的孙连仲部的预备队。那时副师长李嘉霖被调到朱仙镇军部设立的教导团办教育，我被调充副师长，参谋长一职由邓佐虞接充。

一天接到李、白的命令说，敌人向台儿庄右翼窜扰，命我师连夜开往邳县的义河镇附近归汤恩伯军团指挥。因为白天敌机活动，我们待至黄昏以后才开始行动，由出发地到目的地大约是四五十里，我们在夜半以前就到了。这时，接到汤恩伯的命令，叫我们于翌日拂晓对当面贺庄附近的敌人进行攻击。黄光华已经打开行李睡下，我把命令读给他听以后，他说：“你给两个旅长打电话，问问他们拂晓攻击行不行？”我对他说：“我们可以把命令要旨先告诉他们，若是问他们行不行的话，那一定是困难很多，又将如

* 作者当时系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副师长。

① 据《第一战区第二十军团于漳河抗日之役战斗详报》，商震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八日到安阳。另据《第一战区平汉沿线重要战报摘录》，十一月一日至四日，该部曾参加守卫安阳的战斗。

② 据《第二十集团军兰中、东考两区河防及菏泽、开封等役战详报》，第一三九师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奉命调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

何处理呢？只有照转命令。”他仍然坚持叫我问，我是坚持照转命令，他于是爬起来亲自拿起电话问李、孙二旅长。果然两个旅长异口同声地叫喊困难，说什么连夜行军官兵疲劳啦，又是什么给养没准备弹药没补充啦，都是强调困难。黄光华放下电话对我说：“拂晓攻击办不到。”我说：“那么这个命令怎么办呢？”黄说：“实在不行呀！我们带的是商先生的队伍，还要向商先生请示，不然若是受到损失，我们没法交代。”我的意见既未被采纳，我就对参谋长说：“你顶一会，等师长下定决心，你好写命令。”我说完就靠在尚未打开的行李上休息，一闭眼就睡着了。及至醒来天已拂晓，参谋长告我说：“命令已经下达了，改为今晚作夜间攻击。”

说话间，翼侧的友军开始拂晓攻击，隆隆的炮声已经响起。这时军团部参谋处一个熟人（记不清是哪个同学了）打电话问我：“你们开始行动了吗？”我尚未回答时，黄光华急忙跑过来对我说：“你就说已经开始行动了。”我说：“这种事如何能瞒得过呢？”黄急得跺脚说：“你太老实。你这样说好了，我负责。”我只得硬着头皮照黄的话回答了，就这样一时对付过去。黄光华尚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而两翼友军当然因此受到影响。这时军团部派有参谋人员驻在我们的参谋处担任联络，实际上也就是监视我们的行动，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了。果然没有多久就接到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命令说：“师长黄光华不听命令，贻误戎机，着即撤职查办。”黄光华接到命令后大哭失声，追悔莫及。后来经商震向李、白竭力说项，始免于查办，仍由商震委为第三十二军的总参议，所遗师长职由商震委派旅长李兆镛代理。

李兆镛代理师长后，队伍仍在汤恩伯军团的指挥下，曾一度由苏北的邳县向北推进至鲁南的兰陵镇、洪山镇一带。其后日军增兵反攻，我们就节节向南败退了。

我们在洪山镇附近与敌对峙时，左右两翼是汤恩伯的部队。我们和汤军团部直接用有线和无线电话联络。某日，敌人大举进

攻，正面和两翼枪炮声很密，我们和友军彼此不时派参谋人员互相联系（也就是互相监视）。入夜，忽然和军团部的电信电话均叫不通，两翼的枪声也沉寂，逐渐竟在我们的侧后方响起来了。我们忙派人向两翼友军联系。据参谋回报，左翼洪山镇已被敌人占领（原来驻有友军某团团部指挥所），右翼也不见友军。当时已无法向军团部请示，如果不乘夜与敌脱离，一到天明将有被敌包围的危险。于是我们决定自动撤退，计划先退到竹园、白马寺之线，距现地约二十余里，地形比较有利，到那里再打听友军的消息。

命令下达后，师部即开始撤退。大约走出十余里，天色将要拂晓，在路上遇到一个化装农民的兵正在打听第一三九师师部。我和他接头，原来是汤部某师派来转达军团部撤退命令的。命令抄写在一片纸上，是头天下午六时发出的，竟隔了十几个钟头我们才接到。两翼友军撤退时并未打个招呼。军团部在撤去电话之前也并未预先指示要旨，尤其是通信员与通信员之间在撤收联络时也并未声明。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军团部是有意牺牲别人来掩护自己人的撤退，或者是下命令时只顾自己人，竟将我们这个单位整个遗漏。

我们看了命令后，李兆镛还要找个民家点起灯火在地图上加以研究。我劝他不要再耽误时间，因为命令指定的目标和我们的计划没有大的出入，如果再迟恐怕脱离不了敌人的包围。果然在走后不久，即接到前面警卫部队的报告说，前面村庄已发现敌人正与我对战中。我们遂等待后面的一个团来到，一同突围出去。后续的部队都是在白天突围，本来已经残破的队伍又损失约三分之一，配属的四门山炮也没有拉出来。

事后我到军团部去见汤恩伯，报告撤退经过及损失情形。我质问他何以在撤退前不打招呼，命令下达又如此迟缓，以致损失如此严重，怎么交代。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弟不要着急，一切由我负责。”

经过这次突围以后，敌人把主力指向徐州、台儿庄方面，我们这方面也就没有大的战斗。这时我师的人数，两个旅凑起来也不到两千人。

有一天，汤恩伯召集李兆镒、孙定超、邓佐虞和我到军团部指挥所（在陇海路大槐树车站附近一个小村庄）。他在村外树林下预备了茶点，对我们说：“已经接到命令，叫你们师开到后方许昌附近去整编，特为给你们饯行，据说徐州东西陇海路两侧已有敌情，你们行军时要注意。如果冲不出去就回来，咱们一块打游击。还有，经过徐州时，最好不要声张，因为情况紧张，李、白正在抓队伍，说不定会又抓住你们。”我体会汤对我们的这番殷勤关照，一面是和孙旅长的私人关系（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一面也是要敷衍一下前次对我们的歉仄。

我们这批残兵败将遂即摒挡西行。某天夜间走到大许家时，李兆镒叫参谋长邓佐虞到乡公所借电话找徐州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徐祖诒，问一问路上的情况。我和孙定超都不同意打电话，以免自投罗网。李兆镒说：“参谋长和徐祖诒有师生关系，可以说私话。”结果邓佐虞打通电话回来说：“徐参谋长说，路上没事，你们放心走吧。”谁知走到徐州附近时，就碰上司令长官部派的一个参谋拿着命令正在等待我们。命令的大意是：敌人约一个旅团分两股由西南向我萧县前进，其一部已达瓦子口附近，我地方团队正在迟滞敌人，着该师迅速先敌占领萧县，固守待援，今夜或明朝即有某某部（约三个师的番号）向萧县增援。

当时的态势是敌我双方距离萧县都是四十几里，只要我们能抢先一步到达萧县，守住一夜，就算成功。于是我们命令部队向萧县疾进，限午前全部到达。师部人员和两个旅长搭乘一部卡车驶至萧县，只见街上路静人稀，关门闭户。到了县政府，会到专员、县长和保安队长，他们正在束手无策，看见我们来到，极为高兴，并即用电话报告白崇禧。

我们侦察阵地后，部队陆续到达，当将大部兵力配置在城

外，少数人守城，并加固工事。

萧县县城北面紧靠凤凰山，大部分城墙在半山坡上。当晚，西北两面均发现敌人，与城外部队激战终夜。第二天，敌人飞机大炮终日轰击，而直到第三日上午友军并无一人来援，敌人遂包围东南两面。

当我们和徐州电报电话尚未断绝时，曾要求白崇禧增派援军。他说：“你们笔记下我的命令，多写几份，派人由四面绕城出去寻找，不论遇上哪个部队，交给他我的命令，要他们来增援你们。”结果派出送命令的人都如石沉大海，至此通信联络断绝。

敌人逐渐缩小包围圈，逼近城墙，占据北面山头，居高临下，机枪直射师部所在的房屋。西南两面敌炮集中向城内射击，入夜后稍为沉静，而援军仍无消息。第四日拂晓，敌人集中炮火轰毁北城墙，步兵由北门两侧突入城内，部队逐层抵抗。北大街亦有敌人一部窜入。当时师部警卫连残余的数十人，已被守城的孙旅长调去，只余卫兵十几人和一挺轻机枪（当时卫兵排长不在），我即集合起来亲自带去堵截北大街的敌人。我走到十字路口向北转弯时，敌人的子弹打得路上石板乱冒火星，所幸北大街路东有几处住宅门前都有上马石，我隐蔽着指挥卫兵和机枪开始射击。这时卫兵排长匍匐着来到我身旁，我把任务指示给排长后返回师部（驻在东大街路北）。正值师长李兆镛同专员及师部人员走出师部，他对我说：“我们到东城墙上去指挥。”我明知这是无可奈何的表示，因为当时敌人只是尚未从东城墙突入而已，指挥则谈不上。

我们上了城墙，看到旅长孙定超。这时敌人的枪弹、手榴弹到处飞爆，弹尽援绝的残兵纷纷跳城逃跑，完全失去掌握。李兆镛还对孙定超说：“你能不能集合起一部分人来再支撑一时。”孙定超只是摇头，表示没有信心。李转过来对我说：“我们决心与城共存亡！”我说：“那还有甚么说的！”当时我们都拔出手枪，预备自

战。就在这一刹那间，李忽然又转念，放下手枪说：“我们何必这样消极呢，跳墙突围吧，如果不死，我们再干！”于是我们就溜下城墙，利用房屋的隐蔽向北面凤凰山奔去。由城墙走到山脚，有一段是麦田，敌人的机枪打得很密，当时伤亡很多，参谋长邓佐虞、副旅长吕汝爽、团长马骥德等都死在这一段路上。我们到了凤凰山上，回视萧县城已成一片烟海，就这样沦陷于敌手。

我们在山上敌人先时修筑的工事内休息了片刻，喘息稍定，李兆镛对我说：“我们不该出来，因为李、白对人很严厉，恐怕将来吃不消。”我说：“既已出来，后悔也无益。有可能时，我们再重整旗鼓。他命令上虽说固守待援，可是也明明说当夜或次晨即有三个师来援，如今已到第四天，并未见一兵一卒，这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李兆镛说：“你可要记住这个命令词。”这时陆续来到的官兵凑集了三四十人，于是我们开始出走。

翻过凤凰山走了不到十里，就碰到刘汝明部某师的步哨线，对我们一再盘问，像是戒备敌人一样。嗣后由师部派来一个军官，又详细查询，并向师部报告请示后才准许我们通过。走到师部附近时，由参谋长萧某（名字忘记了）来迎，让我们到师部休息。师长李某出来和李兆镛周旋。我和萧参谋长是同学，在北京住家也相离不远，所以他特别招待我到他的房里休息。我当时很激动，特别感到遗憾的是该师近在咫尺，竟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因此我问萧：“你们到这里来多久了？”萧说：“有三四天了。”我说：“你们没有听见敌人飞机大炮打萧县吗？假若你们早一点动手增援，我们来个里外夹击，说不定会给敌人个吃不消，至少也不致落得这样的结果。”萧很感慨地说：“咳！老兄，如果我知道你也在城里，那我心里就更加难过了。”我是尝过参谋长的滋味的，对这位老同学意味深长的谈话，自然也能体会得到，所以也就无话可说了。

我们继续走了几天，最后到达师部后方留守处所在地叶县，

沿途收容官兵约二三百人。我因病请假到武汉就医，以后就一直
没有回部队去。后来听说没有追究失守萧县的责任，还实授李兆
镛为第一三九师师长，并发奖金数万元。

萧县守卫战

苏永刚 郝世昌 崔坦 林向荣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第一三九师经过徐州时，被李宗仁司令长官部派来的参谋截住，将命令交给了李兆镛代师长。着该师以急行军限当日到达萧县担任城垣防御，阻止敌人向徐州前进。

司令长官部命令大意谓：敌人约一个旅团，分两股由西南濉溪方向向萧县前进，其一部已到达瓦子口附近，我地方团队正在迟滞敌人。着第一三九师迅速先敌占领萧县，固守待援，今夜或明朝即有三个师向萧县增援。

当时敌我两方都是距萧县约四十几里，只要我们能抢先一步到达萧县，守住萧县一夜，就算完成任务。师长命令部队急行军向萧县行进，限午前全部到达。师部人员和两个旅长乘一部卡车驰至萧县。街上行人稀少、关门闭户。到了县政府，会到专员、县长和保安队长。他们正惶恐无策，看见我们来了非常高兴，并用电话报告了白崇禧。

全师部队于五月十五日正午到达萧县城。师长、旅长侦察地形后，即令第一旅在城南关、城东关和城东北龙山占领防御阵地；第二旅第七二六团在城西城北凤凰山占领防御阵地；以补充第一团为城防部队。积极构筑工事，准备抗击敌人进攻。师部设在城内。

* 作者苏永刚当时系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第一旅第七二五团第二营营长，郝世昌当时系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第二旅第七二六团第一营营长，崔坦当时系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参谋，林向荣当时系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第一旅第七一七团第三营第九连连长。

第一旅布置第七一七团占领南关及东关防御阵地。第三营占领东关防御阵地，营长孙培华。第七二五团第二营在城外东北龙山占领防御阵地，营长苏永刚。第二旅布置第七二六团在城北城西凤凰山占领防御阵地。第一营在城西北凤凰山占领防御阵地，营长郝世昌。当日晚城西城北都发现了敌人，与城外部队激战终夜。十六日拂晓，敌人飞机大炮开始轰击，协同其战车步兵从四面围攻。直至当日下午，并无友军一人来援。师部当即用电报电话要求李宗仁、白崇禧增派援军。白崇禧说：“你们笔记下来我的命令，多写几份，派人由四面缝城出去寻找，不论遇上那个部队，交给他我的命令，要他们来增援萧县守军”。结果派出送命令的人都无回音。至此通信联络中断，入夜继续激战。

十七日拂晓后，敌人攻击更趋猛烈，逐渐缩小包围圈，逼近城墙。苏永刚营仍固守城外龙山阵地与敌激战。林向荣第九连仍固守东关阵地与敌激战，其营长孙培华阵亡。敌人占领城西城北凤凰山后，居高临下，机枪直射师部所在房屋。西、南两面敌炮集中向城内射击。入夜后稍为沉寂，而援军毫无消息。

十八日拂晓，敌人集中炮火击毁城西面、城西北角数处城墙，敌人步兵攻入城内。师部卫队及携枪人员都用于同敌人进行巷战。代师长李兆镛、副师长石彦懋、参谋长邓佐虞到东门指挥战斗。在东门上遇见第一旅旅长孙定超。师长叫孙旅长集中一部分人，支持城内巷战。此时预备队已用完，通信中断，指挥困难，孙旅长表示已无能为力。代师长李兆镛说咱们先突围出去，收容起部队再战。就从东门下了城墙，利用房屋的隐蔽向北奔去。有段麦地，敌人的机枪火力很密，当时伤亡很大，参谋长邓佐虞、副旅长吕汝爽、团长马骥德等都是阵亡在此一地段上。代师长、副师长继续向北走了十里路，就遇见刘汝明第六十八军的一个师。到该师问明情况、休息吃饭后即西行，到河南叶县第一三九师留守处。沿途收容兵约三百人。

在代师长突围前的十七日夜，由于萧县四面环山，易攻难

守，战况危急，盼援军不到，又与徐州司令长官部以及各友军音讯断绝，代师长即派少校参谋崔坦带兵一名，从萧县东北城角处铤城而出，冲过敌人的封锁线，奔向徐州，向司令长官部报告萧县被围的危急情况，请求派队前往增援解围。行至徐州与萧县之间的某镇公所时，见有电话机，随即拿起听话器，正巧听到白崇禧副总长与张自忠通话。他狂喜之余，等他们通电话完了时，立即向白崇禧报告了萧县的危急待援情况。当时白副总长不叫他去徐州，要他直接找驻在附近的张自忠和李仙洲两位军长，转达白副总长的命令，叫他们立刻前往萧县解围。他们也都满口应允：“即时出发前往救援。”崔认为已经完成了任务，想迅即返回萧县设法混进城内复命。不料西行数里，就看到本师的负伤官兵从萧县方向东来。他问明情况，知道敌人攻进了萧县城，便立即进行收容工作。不久师部各处和警卫连的官兵也先后到达，当即组织所有本师官兵按照各团营的建制集体行动，令警卫连的官兵担任警戒，先向宿县方向前进，后来遇到滇军的大部队和炮兵第七团的部队，于是就随同他们西行。

约于五月二十二日到达安徽省亳县，查点所有官兵共约千人左右。一方面请求地方政府接济食粮，一方面电报开封商震总司令请示去向^①。当即接到商总司令电示，命令速到河南叶县集结休整。部队沿途军纪良好，得到所经各县地方政府的慰问和接济。大概到达许昌以东某地时，即与前来迎接我们的李兆簇师长会晤，尔后就到叶县进行休整补充。

（王启明 整理）

^① 据《第二十集团军兰中、东考两区河防及菏泽、开封等役战斗详报》，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三十日，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及商震本人驻考城附近。

记豫东战役及黄河决堤

晏 勛 甫

一九三八年六月，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在郑州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是抗日战争史上最惨痛的一件事情。当时我任长官部的参谋长，曾参与其事，现将当时情况追述于下。

当时敌我情况及对敌情的判断

台儿庄作战后，一九三八年五月，第五战区的部队分向豫东和皖北地区撤退。当第一战区支援部队调回不久，休整尚未就绪时，日酋土肥原贤二率其第十四师团二万余人，由鲁西菏泽猛向陇海沿线进逼，其先头部队已占领了考城、兰封和陇海沿线的几个其他据点，开封情势紧急。此时，胡宗南的两个军，和由广东调至汉口的两个新兵师（武器都是由汉口补给的，运到开封时尚有武器未开箱者），分向开封集中，蒋介石亦由武汉飞到郑州^①。蒋到郑州后，第二天拂晓前，派随其飞郑作掩护的七架飞机向鲁西和豫北一带侦察，均被敌人击落。前线敌人虽只有土肥原的第十四师团，但配合其作战的飞机却为数甚多。敌机连日在郑州、

* 作者当时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参谋长。

①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有关各部战报及《李汉魂将军日记》，上述各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是：五月十一日深夜日军第十四师团从武集、旧城强渡黄河，十二日蒋介石飞抵郑州，十四日日军攻占菏泽，十六日胡宗南部（仅辖一个军）接到东开郑州的命令，同日第六十四军的两个师已全部到商丘，十七日日军进抵兰封以东仪封、圉头、内黄一带，二十至二十三日胡部陆续到达开封以东地区，二十二日日军攻占罗王车站及罗王寨，二十三日兰封失守。至五月三十日，考城一直在中国军队手中。

开封以及平汉、陇海两线侦察和轰炸，自朝至暮，未稍间断。

蒋介石在郑住了四天。在第四天的下午二时许，他派其侍卫长王世和来找我，要我去他那里（蒋和第一战区长官部同住在陇海铁路局第二十四号宿舍）。我到后，他站起来向我说：“我要到开封去指挥作战。”我说：“由陕西和武汉调运的部队，尚未完全集中。委员长此时前往开封，还是要等待部队集中完毕后始能应用。”他停了一下，又说：“你去告诉程长官吧。”我回来转告程潜。程说：“土肥原这个小丑，用不着委员长亲自去对付，我和你上开封去。”我又去回报蒋介石，他同意了。于是我和程潜率领必要的僚属，随即分乘几辆大小汽车，沿开郑公路径往开封设指挥所①。

这时土肥原率部已进到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北的三义寨、罗王寨和埽街一带，距离开封甚近。我军在前线的部队，仅商震的第三十二军和第七十一军迟滞敌人的前进②。在我们到开封后的第二天下午，胡部和粤军始陆续集中完毕。这次作战，由长官部的指挥所直接指挥，除留胡部第一军为总预备队外，余悉调赴前线③；同时命令邱清泉率两个装甲兵连协同作战；令豫北的朱怀冰军和另一个军在黄河南北两岸活动，以截击敌人的增援部队和后方补给线。在我优势兵力围攻之下，土肥原不得不在三义寨、罗王寨和南北之线凭借村寨固守。我军对敌围攻达一星期之久，敌人后方补给线又被我截断，前线补充仅赖空投。敌除以飞机助战外，始终并无增援部队。我军方面因不断遭敌机轰炸和扫射，伤亡较多。我装甲车对敌来回冲击，亦被击毁数辆。战事进行虽是激烈，但我军仍是处于优势。据当时估计，再过三五天，我军纵

①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程潜于五月二十一日进驻开封。

② 据《陆军第二十七军兰封之役战斗详报》，该军的两个师于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先后到达兰封。

③ 据《第十七军团兰封会战战斗详报》，该部以第一师的一个团守备郑州，一个旅留置于开封，到达开封以东的仅有第七十八师全部、第一师师部及一个团。

不能将土肥原所部全行歼灭，亦可继续予以重创，以挫其孤军深入的锐气。

正在这样比较顺利的时候，蒋介石以紧急命令，由其侍从室以电话传达，令我军“即刻停止围攻，分向陇海、平汉两铁路沿线转进，整顿待命”^①。我军在前线的部队，约有十万之众，仓卒之间，仅凭陇海铁路南北沿线两侧撤退，拥挤不堪。加以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因之官兵极感疲惫，尤以广东两个新兵师秩序欠佳。迨所有部队由前线转进至郑州和以南的谢庄、薛店附近时，似已无继续从事作战的勇气。我军撤退时，以商震的第三十二军在开封附近作掩护。第三天开封即告陷落，商部亦撤至郑州附近。敌因被我打击，占领开封后并未前进^②。假使敌人继续向西冒犯，我已无可使用的有力部队进行阻击了。

至敌人以后的动态如何，这是我们必须加以研究和判断的问题。敌人不久即将继续西进，这是必然的。如果我军此后不能确保自黄河南岸起经郑州至许昌之线，不惟平汉铁路郑汉段的运输和联络线将被敌遮断，而且此后敌人南进可以威胁武汉，西来亦可进逼洛阳和西安，最后由西安略取汉中，进而窥伺我西南大后方。似此，对我此后整个抗战局势，是极端不利的。这就是我们当时对敌情的判断。但如何应付，必须迅速有一个决策。

掘堤的建议和实行的经过

这次我军围攻土肥原师团，先后十余日，其间在战斗中和受敌机轰炸、扫射的损伤是相当大的，又仓卒由前线撤退和在转进时所受天气的影响，兵力备极疲困。因此，各部队即令有略事整顿的时间，也无法可供继续使用。何况汴郑密迹，敌人在极短的

^① 五月二十九日，日军攻占商丘后继续西进。据《第一战区兵力转移部署腹案》，我军撤退的目的是“避免与西犯之敌决战，并保持尔后机动”。

^② 据《第二十集团军兰中、东考两区河防及菏泽、开封等役战斗详报》，六月六日凌晨日军攻占开封后，七日即向西急进，攻击中牟，于九日寅时占领。

时间内即可迫近，实不容许我有从容徘徊之余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以后究竟怎么办，这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严重问题。

当一九三五年我在武汉行营任职时^①，曾经拟过两个腹案：
(一)必要时，将郑州完全付之一炬，使敌人到郑后无可利用；
(二)挖掘黄河堤。最后认定掘堤有两利：甲、可以将敌人隔绝在豫东；乙、掘堤后，郑州可以保全。我和副参谋长张潜行以此计划向程潜请示。商量结果，认为只有实行掘堤，才可渡过此种难关。

我们商定后，正拟向武汉军委会请示，适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来电话问我：“以后你们预备怎么办？”撤退前后敌我一般情况，我们和林不时有电话往来，一切他们都是知道的。我将刚才商定的计划告诉他。他又问我：“你们计划在哪里掘？”我说：“预备在郑州北面花园口附近，请你马上报告委员长，如果同意，请你再来电话告诉我。”不到一个钟头，林来电话说：“委员长和我们研究了，委员长同意。”我们于是一面做准备工作，一面以电报作建议方式向蒋介石请示。他回电批准了我们的建议。

我们将挖掘黄河决口的任务，令东北军万福麟去执行。万派部队到花园口后，因见黄河水枯，似无较大把握^②。次日万部他调，我们改派原在黄河南岸邙山头的蒋在珍新八师和由长官部控制的某工兵团的一个营（该营交蒋在珍指挥）去执行任务。六月一日长官部移至洛阳，派胡宗南担任掘堤的监督指挥工作。后胡部调归陕西，改由商震负责。

① 据郭卿友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成立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裁撤。

② 据魏汝霖《黄河决口经过》，万福麟军之一团于六月四日奉命在中牟赵口掘堤，花园口掘堤是蒋在珍师于六月六日奉命并开始进行的。本章各篇回忆录中涉及黄河掘堤的情况，请读者参考商震《报告花园口决堤后泛滥情形电报》、魏汝霖《黄河决口经过》及熊先煜《花园口掘堤日记》等三篇档案史料，编者不再一一予以加注。

在掘堤初期，花园口附近的水位确是很低。迨掘至堤底后第三天，因黄河上游约有五天的暴雨，一时上游洪水滔滔而下，将所掘的堤口冲开百余米。黄水从此汹涌南流，淹没了豫、皖、苏三省大片平原，使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将近九十万人死亡，并且造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

当我们实行掘堤时，敌人第十四师团所派骑兵团的一个支队，附有十五生口径的榴弹炮四门，已进至新郑附近，将平汉路郑汉之间的交通一度截断。黄泛以后，这一支队因后路被遮断，全部被我消灭。计捕获四百余骑、十五生的榴弹炮四门和步骑兵若干名（大多数逃窜）。

花园口掘堤的措施虽然暂时阻止了敌人的继续西进，但却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无法估计的严重损失。至今思之，犹觉疚心不已。

花园口决堤的内幕

朱 振 民

黄河铁桥破坏以后，新编第八师编入刘和鼎第三十九军，奉命守备黄河南岸从荥泽以下到赵口的河防，师部驻在郑州东北的京水镇。这时候已到一九三八年春末，补充的两千新兵已到，都集中驻在郑州东郊的两幢旧营房训练。

在春末夏初的时候，日军攻占徐州，并沿陇海路向西进犯，战火进到归德、兰封之线，郑州就更紧张了。那时我正在设于武昌东湖中学里的军委会战时将校研究班学习。在离预定结束的时间还有一个星期的一天，忽接师部来电，说薛岳、商震已去洛阳，郑州似有放弃趋势，本师可能转移到荥阳、登封之线，新派的参谋长及参谋主任均未到职，要我向何应钦陈明情况，提前回部。我当即去见何应钦，说明情况之后请示行止。何慎重地问了薛、商已去洛阳的原由，我只好把电报给他看。他当时未发一言，即进到另一间房去打电话，不知他说了些什么，我也未便就走，我看他对薛、商离开郑州是有意见的。等了一会，何出来告诉我，同意我提前回去，并说：“统帅部另有命令给程（潜）长官和薛、商两总司令，不论给你们什么任务，都应积极努力去干。”

我当天下午即搭特别快车去郑州，快车开到漯河站，说是新郑、许昌间发现敌情，火车就开到此处不能北开了。我们一行三人，下车后去车站打听，他们回答要等新郑开出的混合列车到来查明，如无严重情况，准备开列混合列车去郑州，只是特快停

* 作者当时系新编第八师副师长。

开。我们在漯河车站心如火急地等到第二天清早，才听到车站公布要开混合列车北上，这样又迟滞了我们一天的行程。我到郑州一看，这个城市简直同二十天前闹哄哄的情况截然两样，全市都是冷清清的。

我到刘和鼎的军指挥所去，见到刘同他的参谋长陶××（名字已忘）。刘说：“开封还是由我军防守，军委会电令在中牟以北的黄河堤岸选三个点掘开堤防，让河水在中牟、郑州间向东南泛滥，以阻止日军西犯。这个措施关系重大，薛、商两总司令已回郑州坐镇指挥。新编第八师担任挖掘河堤的一个点，地点选定花园口附近，前天蒋师长亲在总司令部接受了命令。另外还有××师（番号已忘）在赵口上下两处挖掘。哪一部先挖开掘口，就是先完成任务。你回去转达蒋师长，尽快完成任务为要，预祝你们成功。”

我于当晚大约九点多钟到达师部，蒋在珍正在花园口堤上督促部队昼夜挖堤。我到堤上把何应钦、刘和鼎的话告诉了他。他说：“前天上午去薛总部开会，会上分析了开封以东的作战情况，一致认为开封无险可守，坚守开封是徒耗兵力。但开封不守，郑州即暴露于敌前。如河南省全部丢掉，武汉同西安的保卫更加困难，而且十分危险。因此蒋委员长决定挖掘黄河堤岸，让河水向东南泛滥，以阻止敌军。但这必然使泛滥区的老百姓受到莫大的损失，为此，要避免说是挖堤。”

蒋在珍在执行挖堤任务时作了精心的布置，他派一个团执行警戒，称日军快打到这里，把周围十华里以内的老百姓强令隔离，不许他们来看。他选定八百名身强体壮的士兵，编成五个组，每个组分为挖土与运土两班。每组工作两小时轮换，夜间是通宵工作，用卡车的两个电灯照明。挖了四个昼夜，才挖穿漏水了。河堤挖出水后，施工就产生困难。因为挖穿的缺口不很宽，还要把口子扩大，那时正值黄河涨水初期，河身比堤外地面高，一经挖穿，口子虽窄小，而水势是从高向下，流得很急，挖的人

站不拢去。

当堤岸挖开见水时，蒋在珍像作战告捷一般，即以电话报告薛岳，说于某月某日（确切日期已记不清楚，大约在旧历端午节前后）挖开了黄河堤岸。他随即向薛陈述挖穿后因流水过急不好继续施工的情况，建议运两门平射炮来把缺口打宽。薛果然用卡车运来平射炮及炮兵一排，由一个炮兵连长带来。蒋在珍叫他们对准已经挖薄的堤岸部分开炮轰击。炮兵一连发射六七十炮，缺口又打垮了约两丈左右。这一下，河水汹涌泛滥，堤岸不用炮打即不断自行崩垮，缺口也一天比一天更加宽了。

奇怪的是，薛总部跟着又来电话，命将缺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和个别的房屋、大树，都用炸药包炸倒一些，并叫蒋在珍发出电报，说大批日军飞机前来轰炸黄河堤岸，炸垮花园口河堤若干丈宽。新编第八师按照薛的电话发出敌机轰炸黄河堤岸的电报后，接着中央社发出消息，说是日本飞机违反国际公法，炸垮黄河堤岸，河水泛滥，使河南、安徽等省广大地区和人民受到巨大灾难。而军委会却在此时对蒋在珍记了一功，并电薛岳发奖金三千元。

中央社的消息发出后，果然引起国际上的注意，外国新闻记者要来花园口实地采访，拍摄照片，这又给新编第八师出了难题。战区司令长官部传令下来，要编一套日机轰炸的经过材料，伪造一个被轰炸的现场，还要假做一场军民抢堵缺口的真样子出来，以备外国记者的访问察看。在外国记者确定要来花园口的前几天，郑州专员公署调集了两千名左右的民工，新编第八师也动员全体官兵，按照上级指示的要求，做出像真的样子进行抢堵黄河缺口。有的运来高粱杆，一大捆一大捆地捆起来，里面塞上石头之类的重东西，沉下水去，堵住激流。有的拖来木船，装上石块去堵塞缺口。另外还准备许多麦草，砍了好多根堤上的柳树，作为堵塞缺口的材料。在外国记者要到现场的前一天，我们还进行了一天抢堵缺口的演习。

当记者们来的那天，我们就更加紧张了。真像煞有其事一样，许多群众和军队“表演”抢堵缺口给外国记者看。有的在水内把装石块的船拖的拖，推的推。有的把草捆子抛下缺口去填塞。有的搬运泥巴倾下去。一场假戏真做，乱成一团，以致不少人受到伤害，或是撕破衣服。一群外国记者，都带有不同式样的照相机，由国民党中宣部的人引导而来。他们先到新编第八师政训处（就在那里接待），举行了座谈会，主要是听取驻军介绍“被炸”过程。蒋在珍不肯出面，我充当了临时接待人，由团长彭镇珍把事前备好的假情况念了一通。记者们当时未说什么，说要看看现场情况。到现场后，记者和摄影的都分散而行。有的记者一路走来一路问，好些提问使我们很难回答。有的问：为什么日本飞机来轰炸距离兰封一百多公里的花园口（当时日军已陷兰封）？有的问：堤岸约有二十米厚，而炸弹的弹痕（假弹痕）不过一米左右深，即使六架轰炸机（介绍的是六架敌机）所负载的炸弹都集中投在一点上，是否能炸垮河堤？有的向临时召集来表演抢堵的人，问这问那，他们只好装着不懂话，而未答复的居多。看样子那些外国记者似有怀疑，国民党中宣部同来的人怕露马脚，就在现场席地而坐谈了一阵，算是勉强应付过去。经过大约半天光景，这些记者才离去，我们也各自叹了一口气。

黄河决口经过

魏汝霖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中旬，敌人以有力部队急袭我兰封、归德，致影响徐州会战不利，遂于六月一日，策定豫东大军向豫西山地作战略上之转进。同时决定黄河决口企图，作成大规模之泛滥，阻敌西进。军事最高当局委员长蒋，以决口事关重要，当指派商总司令启予负责督工。时以汝霖列位戎幕，奉命昼夜前往监临，知之最为详尽。兹将目睹情形，记录于后，以供参考。

六月四日

第五十三军一团奉委座电令，在中牟县境赵口掘堤，并限本(四)日夜十二时放水。该团当于上午六时开始工作。

时敌人已迫开封，并与我守备开封宋肯堂师发生激战。柳园口至杨桥口之河防，则由刘和鼎军守备，杨桥口至黄河铁道河防，则由蒋在珍师守备。此当时之概略形势也。

六月五日

赵口放水，因决口工程未完成，未能如期施行。正午商总司令奉委座电话，严厉督促施行。启公遂携汝霖赴赵口视察，并令工兵营营长蒋桂楷携带大量黄色(炸)药与地雷，准备作爆破河堤之用。到赵口后，见担任工作之五十三军一团，因昼夜未得休息，官兵极度疲劳，又加派三十九军一团协助之，并悬赏千元，

* 作者当时系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期于当夜工程完成，实行放水。下午八时许，用炸药炸开堤内斜面石基，开始放水，仅流丈余，即因决口两岸内斜面过于急峻，遂致倾颓，水道阻塞不通。委座及商总司令闻之，均甚焦灼，仍令各部加紧工作。

是日三十九军公秉藩师，亦在柳园口与敌接触，而一四一师之守开封，与敌血战，益为激烈，情势危急。

六月六日

五十三军之一团，昼夜加工，迄未能将已塌陷之口掘通，水仍未能流出。时三十九军刘军长和鼎，以上峰交相责议，自觉第一次决口已告失败，乃在第一次决口迤东三十米处，另派兵一团，作第二道之决口，着五十三军之一团，仍继续修理第一道决口之工作。

当时霖考查第一道决口之失败原因，厥有数端：

（一）黄河为季令河，夏季洪水暴涨时，即可与主堤平漕，常时（原文如此，应加“有”字——编者）自行决口之虞，春冬水落，河流去堤面甚高。时系初春，水量甚小，故虽令兵工决堤，以水面过低，出漕亦感困难。

（二）黄河两岸堤防道数，各地带不同，通常为二道或三道，亦有一道者。道数愈多之地，堤防反不坚固，如只系一道，则堤工甚大，且多砖石，愈为坚固。如决堤之赵口、花园口，皆为一道，最厚最坚，均极不易掘开。

（三）黄河主堤之高宽不等，赵口堤防之顶点，距水面高约十余公尺，宽约三十公尺许，但水面比堤外自然地高出约二公尺，土质为流砂积成，河堤内斜面接水部分，为多年堆积砖石而成，沿河居民，称此堤为金堤，以累年重修，用款甚巨之意，甚（其）坚固之程度甚大故也。

（四）爆破药与地雷等，对土壤之爆炸，效力甚小，因将土壤爆去上空后，仍落于原地，并不能将土抛炸之于他方，而决堤

之工作，非将大部土壤搬移于远方不为功。

(五) 此次决口之宽度，在堤顶面不及十米，待掘至水面，不过宽一米，致成一细形之深沟，水道甚窄，而两侧斜面又过于急峻，一经放水冲刷，即行塌陷阻塞。同时除土愈深，积土之运搬愈不便，虽有一团之众，亦不能同时工作。

工兵营长蒋桂楷，以所带炸药及地雷，除用于堤内斜面砖石部之爆炸外，对土堤无效。该营长遂指挥所部，在附近河堤作一中径两米之坑道，以期另辟决口之新途径，上午十时开工。

时担任杨桥、黄河铁桥间河防之新八师蒋师长在珍，每日均到决口地带参观。伊深虑决口之不成功，迭与余商议，拟在该师防区内郑县属花园口，另作第三道之决口，余转报启公后，当蒙采纳，并悬赏二千元奖励之。蒋师长于本(六)日晚，召集所部，在花园口开始工作。是日开封我敌酣战，业已三日，终于众寡悬殊，入暮后遂陷于敌手。我军改守中牟县南北之线。

六月七日

第三十九军所作第二道决口工程，于下午七时完成。虽较第一道工程稍为宽大，但因黄河主要流线北移，决口内面河身发现沙洲，阻塞口门，决口仍告失败。考其原因，即黄河河底全系流砂，流线朝夕有变，决口时系选主流最接近之地方施行之。不意决口时主流线尚接近南堤，而放水时已北移数十公尺。工兵营之坑道工程，亦于下午八时完成。起初水势甚猛，后以颓塌阻塞，虽数次悬赏疏通，亦未收效，遂又告失败。

委座及商总司令闻赵口第一、二两道之决口与坑道作业均告失败，且开封已不守，敌军即将趋平汉而西，异常焦灼，日必三四次询问决口情形。余见赵口决口之计划已属无望，遂于当时移驻花园口，与蒋师长在珍同往堤下霍屯，监督花园口之决口工程。

六月八日

花园口此次作工，经蒋师长在珍绅细计划，根据赵口决口屡次塌陷之经验，遂将决口上口幅员加宽至三十米，如是则斜面徐缓，放水时不致颓塌阻塞。掘土时复作梯次之除土，同时可容多数人工作，加以官兵非常努力，故咸谓成功之公算最大。至傍晚已掘下约二十公尺。

六月九日

上午六时起，用炸药将堤内斜面石基炸坏，九时决口工程完竣，开始放水。初水势不大，约一小时后，因水冲刷，决口扩至十余公尺，水势遂益猛烈，黄河主流亦渐渐南移。时值天雨，河雨（水）稍大，决口愈冲愈大，水势漫延而下，由中牟而尉氏，而扶沟、淮阳，由豫而皖而苏，遂造成广漠莫大之障碍矣。保国卫民有功于中华民族者甚伟，爰记其事，以供史地家之参考云尔。

二十八年三月完稿于桃源青山湾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

黄河花园口掘堤经过

陈 慰 儒

一九三八年五月底，日军攻占商丘后继续西进，中国军事当局下令把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掘开，想借此阻止日军。我当时是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修防处主任，受黄委会和河南省府双重领导，负责河南省境黄河修防工作。我根据亲身经历，对这一事件，就我所知，如实记述如下。

掘堤前的军事概况

一九三八年五月，日军由鲁西过河到黄河南岸，向菏泽、考城、兰封节节进逼，开封形势十分紧张。当时军政人员惶惶不安，各机关首脑每天晚上齐集省府探听黄河北岸敌人动静及豫东战事情况。这时蒋介石亦来到郑州，程潜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最初程潜对豫东战事还很乐观，他说：过河进犯的日军只有一个师团一万多人，而我们（国军）在兰、考一带布防的有中央直系军队薛岳所部二十余万人。吃，也能把敌人吃掉。但是在敌军进陷菏泽以后没有几天，国军就抵抗不住，纷纷向西溃退，兰封、考城相继沦陷^①，开封人心大乱，省级机关连夜向南阳转移，黄委会留守开封人员亦迁避汉口。程潜派建设厅长龚浩通知我不要走，必要时同他一块撤退。商震为要侦察黄河北岸日军有无在陈桥以西强渡黄河的企图，命令我利用北岸河工

* 作者当时系黄河水利委员会修防处主任。

①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等资料，中国军队于五月二十七日收复兰封。至五月三十日，考城一直在中国军队手中。

组织与河工电话专线，每天早晚向他汇报日军行动。因此，在程潜和商震没有撤退以前^①，我亦不得离开。

命令掘堤

五月三十一日夜间，日军逼近开封郊区，程潜忽以电话通知我撤退，并约定次日（六月一日）到郑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见面。我同朱辅（黄委会总务处长）等在六月一日上午沿堤至郑州来同寨（河南修防处南一总段办公处），当日下午即往郑州长官部见程潜。程说：“蒋委员长命令掘开黄河大堤，放出河水阻挡日军。”我说：“按照河工经验，五月（旧历）晒河底，说明现在正是河南枯水季节，流量很小。就是掘开黄河大堤，流量小，水流分散，也阻挡不了敌人。但是大堤掘开以后，口门逐渐扩大，难以即堵。汛期洪水到来，将给豫、苏、皖三省民众带来无穷灾难。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间，冀、鲁两省黄河大堤曾经溃决多处，汛区民众田地、房屋、牲畜全被冲没，民众苦痛万状，惨不忍睹。总之，现在掘堤，既不能阻挡敌人，又肯定会给千百万人民带来不可避免的巨大灾难，这是很不合算的。”程潜深思后说：“好啦，等转报蒋委员长以后再作决定。”次日，程又传见我们，告以蒋介石说，只要敌人知道黄河大堤开了口，就不敢前进。水小也要掘，并令即派河兵动手。我说：“河兵都是沿岸农民，深知黄河掘堤的严重性，他们世代守堤，是不会动手掘堤的。”程潜随即说：“那么我派军队去掘，请你们去指导。”我说：“既然一定要掘，请先发迁移费，让堤下居民搬家。”程即批发万元，交郑州专员罗震发放。

^①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及《第二十集团军兰中、东考两区河防及菏泽、开封等役战斗详报》，程潜于五月三十日晚离开封回郑州，商震于六月一日回到郑州。

赵口掘堤

程潜的参谋长晏勋甫约我同朱镛到长官部参谋处，面商如何掘堤。当经议定在中牟赵口掘堤，预计河水将沿贾鲁河道漫流，经过中牟、尉氏、扶沟、西华等县，十天左右到达周家口，会合沙河东流入淮。晏勋甫派工兵科长王和甫带兵当天赶到工地，并要我们前往协助。次晨（六月二日），当我同朱镛、罗震、苏冠军（黄河南岸修防段段长）等到赵口时，王和甫领导军队官兵按照朱镛所绘草图正在掘堤。当由罗震带领郑县县长全百慈发放居民迁移费，中牟县长沿贾鲁河通知两岸居民迁避。军队从六月三日黎明开始挖掘，至六月五日早晨已将大堤掘开，只以掘口太窄，流了两个钟头又被冲塌的堤身沙土堵住。这时，日军已侵略开封，大炮弹已射过口门以西，形势极为紧张。堵住的口门经军队日夜继续清除，六日上午复被掘开。在掘堤期间，程潜迁往洛阳办公，商震留守郑州。花园口驻军师长蒋在珍曾到赵口工地查看。

花园口掘堤经过

六月五日下午，我同朱镛等到郑州向商震报告协助清除口门经过和预计放水时间，并请准备离开。商震虽允许我们走，但是他又说：“现在蒋师长建议在花园口掘堤，待我向蒋委员长报告一下，请你们等一等再走。”当商震以长途电话向蒋介石报告花园口驻军师长蒋在珍自告奋勇在花园口掘堤的时候，蒋介石立表赞同，并令商震通知蒋在珍连夜进行。商震即派其参谋处长陶某前往花园口蒋在珍师部，向蒋在珍传达蒋介石的命令，同时要我们一同前往把赵口掘堤经过告诉蒋在珍，使他注意不要再被堤沙堵住。我同陶某到花园口传达命令以后，立即返回，当夜离郑赴汉。接着黄河就在花园口开口了。洪水滔滔，泛滥二万三千平方公里，豫、皖、苏三省受灾区达四十四县市，淹死八十九万余人，使一千二百万人流离失所。

黄河决口亲历记

黄 铎 五

抗日战争的第二年，一九三八年六月六日，日本侵略军陷我开封，控制陇海铁路，企图策应江西之敌，协攻武汉。当时国军在黄河南岸的正规部队有十万之众，为了阻敌西进保卫武汉，使用三国时代水淹七军的办法，决开黄河堤岸（花园口，赵口），制造了二万三千平方公里的黄泛区，使一千二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惨重损失。

是年我任第三十九军刘和鼎部的军参谋处长，亲身参与决口的行动。

一九三八年六月七日，第三十九军司令部驻杨桥附近待命。刚一到达，蒋介石即发来密电，令刘和鼎掘开堤防，电文大致是：“为了阻敌西犯，确保武汉，依据冯副委员长（冯玉祥）建议，决于赵口和花园口两处施行黄河决口，构成平汉路东侧地区间的对东泛滥。该军担任赵口之决口，限两日内完成。已另电洛阳第一战区程长官（程潜）负责主持，规划实施。该军应即以主力担任郑州之守备，并以有力之一部担任郑汴间的游击，阻滞敌军活动。花园口之决口，已电令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负责，仍由第三十九军统一指挥。并希电报后即，向程长官切取联系，接受指示，认真办理具报。”接着程潜也有指示，内容与蒋电大致相同，并派长官部的兵工专家王果夫负责设计和指导。还派河南省政府民政厅长方策常川驻郑，会同第三十九军办理有关民政和民工事项。第三

* 作者当时系第三十九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十九军接受蒋、程指示后，我即于六月八日随同军部和所率的主力部队进驻郑州，担任郑州之守备，并以所属第三十四师公秉藩部之步兵两团担任中牟县一带（包括赵口）的游击任务。另以第五十六师汤邦桢旅担任赵口的决口工作。关于决口的工程以及与友军的联系，刘和鼎均责成我分别办理。

我于九日晨邀同长官部派来的兵工专家王果夫、第五十六师汤旅的潘必强团长、第五十三军的刘团长，先后齐集花园口、赵口实地勘察，研究施工。花园口属郑县，赵口属中牟县，均在黄河南岸，堤宽约八公尺，高约十公尺以上，平素是通洛陕的公路，视界辽阔，在望远镜中可以窥见敌军动态。敌人也在白天用望远镜，夜间用探照灯，自北岸向我方侦察。依据地形和敌我情况，我们进行了研究，反复讨论，初步拟定了施工计划：

一、担任花园口、赵口决口工事的部队，立即在堤岸的内侧，适当而迅速地构成必要的掩蔽部和交通壕，并设置伪装被复等。切戒暴露，特别是遇敌空袭或探照时更要肃静沉着。

二、决口工事，各部队长即按照上级所规定的任务，分配所属积极进行，依限完成。

三、以花园口为基地，由军部架一电话总机，构成营以上的通信网，黄铎五和王果夫，常驻花园口，施工上遇有问题需要研究的，各部队长可随时向黄、王通话请示，或请黄、王到工段上就地商讨。

四、大堤上的决口工事，以连为单位，适当配备兵力，分点进行掘土作业，轮流作息。

五、一切准备工作，必须于六月九日前做好，概限六月十日前完成任务。

六、决口前关于动员农民的迁移、安置、救济事项，统由河南省府民政厅方策厅长派员协同各工段的部队长认真妥善办理，以免流离失所，无法生存。

上项规划曾用电话报请军长刘和鼎审核，刘认为可行，他并

立即分电蒋、程汇报，随即开始施工。黄河沿岸的土壤，多是砂砾，而且随时会发现大旋风，自九日上午六时开工后，绝大多数工段发生掘出的坑道随时又被大风刮起的沙土填平的现象，一再返工，还是不能依限完成，和王果夫研究，也无办法。这时有个老农说：把掘出的土和掘开的口子随时浇水，沙土就会凝结，不致因风而返原。我们按照此法做去，确有效验，结果，第五十六师汤旅所担负的赵口决口任务，三昼夜完成。万福麟部所担负的花园口掘口任务，五天完成。口子虽掘开，但未立时见水。在施工阶段，军部逐日分电蒋、程汇报情况。因为没有依限完成，蒋介石曾亲用电话指责刘和鼎说：“这次决口有关国家民族命运，没有小的牺牲，哪有大的成就，在这紧要关头，切戒妇人之仁，必须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干去，克竟全功。”延至六月十五日各部队所掘开的口子才有大量的黄水流灌，浩浩荡荡，向东涌去，经贾鲁河注入淮水入海。

滔滔黄水，瞬即泛滥成灾。当局虽然也有安置居民的计议，实际徒托空言，到时只不过乡、保长们催促迁移罢了。仓促迁移，谈何容易，故迁徙者寥寥无几，一转眼间，无情的洪流，滚滚而来，哪里逃避得及。有的扒上屋顶，有的攀登树梢，一时嚎哭呼救之声杂成一片。过了两天，我陪同长官部派来的人员视察黄泛情况，那一望无际的浪涛中，只能见到稀疏寥落的树梢在水面荡漾着。起伏的波浪卷流着木料、用具和大、小尸体。孩子的摇篮随着河水飘浮，还可以断续地听到啼哭声。全家葬身于洪水者不知凡几，甚至有全村、全族、全乡男女老幼无一幸免者。据一九三八年七月四日上海新闻报所载：“黄河决口后，泛滥区域达十余县，面积约四百英方里，长约三十七里，决口处宽约百余公尺，中牟水势忽增宽约二百余公尺，深约三或四公尺，尤其中牟为花园口、赵口两个决口构成的泛滥所趋，业已汇流，而水势也较各县特大，余如尉氏、鄢陵、扶沟、西华、淮阳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水灾。总之，黄泛所及，灾难当头，这是肯定的。在其中

受害的人，更不可以数计了。”

接着，蒋介石于六月十一日给程潜发出一项密电，内开“即到洛阳程长官0448，密，须向民众宣传敌机炸毁黄河堤。”中央社随即发出消息说，日本飞机违反国际公法，炸垮黄河堤岸，河水泛滥，使河南、安徽等省广大地区和人民受到巨大灾难。用以欺蒙视听，脱卸责任。

八月间黄河水利委员会致文全国赈济委员会（代电），引语亦称“赵口被敌爆炸决口”，叙述泛滥情形。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派出李世军前来郑州“视察”，以便作出“赈济”建议，刘和鼎当即派我担任招待。我陪李前往花园口一带观看，并和“抢堵”决口工程师一起摄影。

花园口掘堤日记

熊 先 煜

六月六日 星期一 晴 京水镇

此次敌人以快速部队沿陇海西犯，势不可遏。我为阻敌前进，保卫中原，达成持久抗战之目的，上峰命令三九军军长刘和鼎将军所部，于赵口决堤，当陇海路南之敌人，已突过通许一带，开封形(行)见危急，而决堤尚未完成，郑州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将军，以为参加决堤人员不敷，乃命本师加派步兵一团前往协助。上午七时许，余随师长蒋在珍将军，乘车驰往赵口视察。事实上并非人员不敷，而为计划欠当关系，自然谁也无决堤经验。

赵口一带地势较低，选定此处决堤至当，惟计划此事时，对黄河水势估计过大，对黄河堤质估计过松，因此经始时，于堤长约四十公尺内掘口二处，以为该二处河水放出时，即(应有“可将”二字——编者)二处中间之堤冲走。又兼决口经始过窄，愈掘向下愈形窄狭，尚未及底，一人通过亦感困难，因此参加工作之官兵，颇感英雄无用武之地，结果河水亦无法流出。

我们见此情形，增加工作官兵，亦无用处，乃即驰回京水，当赴郑州面谒商总司令呈报一切，当奉命赶回赵口，协助三九军设法改善，加紧进行。及抵赵口，时近薄暮。正在计议之中，忽接商总司令电话，转奉上峰指示，令本师另于赵口以西本部防区

* 作者当时系新编第八师参谋。

内选地决堤。当返京水，车中，师长询余意见，究于何处决堤？余以地形而论，马渡口、花园口两地均可，不过马渡口与赵口相距不远，敌易接近，为获时间之余裕，以花园口为宜。师长当决定于花园口决堤。

抵京水已夜十时。餐毕，商总司令派参谋处处长魏汝霖将军来商，师长命余主持其事。受命之下，颇感兴奋。夜十二时率同工兵连长马应援、营长黄映清，黄河水利委员会张段长，乘车前往花园口侦察决口位置。斯时，微风拂拂，河水潺潺，月光暗淡，水位莫辨。所带手电四枝，非仅电光微弱，且一经使用，电泡先后烧坏。时已二时许，余以事体重大，不敢盲目选定，乃决定明晨拂晓侦察，经始开工。遂宿于汽车内，六人同宿，坐以当卧，以待天明。

六月七日 星期二 阴雨 花园口

黎明而起，率同第二团中校团副唐嘉蔚、马连长、张段长，由花园口沿河上流侦察，本达成任务、少害人民两原则，乃选定于关帝庙西决堤。盖此处乃黄河弯曲部，易于放水，且可流入贾鲁河向东南行，经中牟、尉氏、扶沟、西华、周家口各县境而注入淮河，利用贾鲁河道以防漫延，当可减少人民之损害。

当我选定决口位置时，询问随同各员有无意见，马连长答曰：“你乃高级司令部参谋，我们只依命而行。”余乃亲自经始，口宽五十公尺，预计掘至河底，可宽十公尺左右，河水自可流出。当命工兵连及三团九连开始工作，由张段长招（召）集附近居民协助，并指示掘土方法。俟第二团全部集中，第三团由郑州开到，乃分由堤之南北两面同时动工，并各向东西掘土运土，以加强完成效率。又堤之中央，暂留三公尺宽，最后再掘，俾维持东西来往交通，部署完毕，即返京水复命。

余将上述情形而报师长。师长以余昨晚睡眠不足，囑余安寝。余以任务尚未达成，当随师长前往花园口巡视。师长对余计

划颇加赞许。旋同返京水。早餐后，师长移住花园口，亲自监督施工；副师长朱振民将军亦前往协助。余因事暂留京水。午后二时，余同第三团团长沙镇璞兄乘自行车往花园口。第二团团长沙松梅兄，亦在该地督工，渠之令尊及叔伯，多为余之老师，故余常呼之为世兄。相遇即笑谓余曰：“吾兄此次计划，功在国家民族，减少人民损害，将来一定讨个好夫人，多生贵子。良以任务达成，影响抗战大计甚巨。缺口位置，若稍向西，而不利用贾鲁河则郑州及平汉沿线，恐尽成泽国。”余笑而谢之。

未几，总部魏处长率同某工兵营长来花园口视察，对于缺口位置之选定，颇为赞扬。尤对于师长计划周密，抱恙监工，以身作则，表示敬佩。并谓赵口决堤，迄今仍无效果，完全以花园口为主。官兵颇为振奋，工作格外努力。预定明天完成此项工程。

据报陇海路以南西犯之敌，向平汉线突进甚速，情势危殆，晚间郑州爆炸声甚烈，一夜未停，乃我自动破坏车站及各种设备也。因此，本师官兵，日以继夜，工作不懈。

六月八日 星期三 阴雨 花园口

本师以第一团守花园口以东河防，并掩护决堤之二、三两团，师部亦于本日由京水移驻东赵集。

最高当局，不时由武汉来电话询问决堤进度。本师政治部率同战地服务队男女同志，亦来花园口唱歌慰劳工作官兵，更觉兴奋。

十一时许，魏处长来，代表商总司令慰劳本师官兵。目睹官兵勤奋，虽工作一昼一夜又半日，毫无倦容。当众宣布如于本夜十二点放水，总司令奖法币二千元；如明日午前六时完成，则奖一千元。并守着本师达成任务。

师长一面督工掘堤，一面电话派员放赈，以救济决口附近形（行）将被淹没之人民。

六月九日 星期四 晴 东赵集

堤质乃小石结成，非常坚硬，掘时颇吃力。经本师二、三两团及工兵连全体官兵与民兵数十人，两昼夜之努力，一切果如预期，于午前八时放水。商总司令以本师官兵劳苦功高，能于短期内完成任务，当奖国币二千元。

当放水之瞬间，情绪紧张，悲壮凄惨。起始流速甚小，至午后一时许，水势骤猛，似万马奔腾。决口亦因水势之急而溃大。远望一片汪洋，京水镇以西以北尽成泽国。预料不数日将波及若干县境也，心则痛焉。

此举本为阻止敌人，挽救全局，故不惜重大牺牲，以求最后胜利。本师完成任务，层峰格外嘉许。同仁闲谈之间，相谓破坏黄河铁桥于前，决黄河堤于后，本师实集破坏之大成。但无数小民之房屋财产已荡然无存。拯济之方，为我政府及全国同胞是赖也。

六月十日 星期五 雨 东赵集

晨起，天气阴暗。早餐后，浓云密布，骤然下雨，雨者竟日。此实利于决口之加强与阻止敌机械化部队之活动，庆得天时。

本师仍留步兵一营于花园口，继续扩张决口宽度，使黄河完全改道，东西交往，利用木船行之。

据报侵至平汉路新郑之敌，曾将新郑附近铁桥破坏一座。又沿陇海线开封西犯之敌，已攻占中牟县城。因我掘堤，纷纷回窜，状极狼狈，淹没者亦不在少数。

报告花园口决堤后泛滥情形电报

(一九三八年六月)

商 震

一、六月十日电

郑州

即到。武昌。委员长蒋：佳巳（九日十时）参战电计达。劲密。吕师长报称：（一）据中牟逃出之士兵数名报告：自阳午（七日十二时）以来，敌即向中牟攻击，至庚夜（六月八日）围攻益急。因周沙堆上敌炮兵向城内轰击，掩护其步兵爬城，坦克车屡向城门冲击。我城内仅新兵一营，武器亦不完全，激战至佳寅（九日晨）被敌攻破，除少数被俘外，营长王慎修以下伤亡殆尽，仅逃回士兵数名等语；（二）昨晚以来，敌分数小股向我吕师茶庵阵地及宋师曹庄、黑庄阵地攻击，经我猛烈反攻，刻仍在原线对峙中；（三）花园口泛滥自昨日午前九时放水后，水流情形颇佳。据报：其水头沿京水镇以南，索须河、贾鲁河以东向东南流，刻已到达花庄寨西北地区。同时，贾鲁河内已涨水一尺。余惟觉其流速甚慢，已令在今午十二时左右，再将其石坝爆破，或能使流速加增。谨闻。商震。蒸寅（十日四时）。印。

二、六月十一日电

郑县

* 作者当时系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

限即刻到。武昌。委员长蒋：蒸寅（十日四时）电计达。守密。

（一）自昨午后，我阵地前方出没之敌骑均渐后退。敌大部似尚集结于中牟及其以北之草土厂、以南之姚家附近，迄今晨无变化；（二）泛滥水头已到花庄寨以东之琵琶陈，马堂东南之河口、石耿等村尽成汪洋，惟距铁路线尚有廿数里，刻仍催令在破口处继续爆破工作，以期加增其水量及流速；（三）铁路路基下已派人对准水头掘开数处，俾水到时，易于通过。谨闻。商震。真卯（十一日上午七时）。参战。印。

三、六月十三日电

郑州

特急。武昌。委员长蒋：劲密。顷据刘军长和鼎文酉（十二日十八时）参战电称：顷据派赴赵口视察之五十六师汤旅长文未电话报告：前掘之口，因昨日大雨水涨，本流急向决口灌注，水头约丈余，口被冲刷公尺以上。水势甚猛，西注至阳桥以东里许，东南两面，一望无际等情。谨闻。商震。元（十三日）。参战。印。

四、六月十四日电

郑县

即到。武昌。委员长蒋：相密。（一）据各方面派出侦探回报：花园口、赵口之水，自合流南下后，一股沿贾鲁河东南流至白沙镇附近，即漫溢出槽，致白沙南北一带均成泛滥。一股由铁道北之赤兔马经铁道桥洞南流入贾鲁河，现已派人乘夜将此处桥洞掘宽，冀其流量再加扩大。再东一股由铁路北之孤堆刘，一股由关坡桥，一股由李庄、大马寨附近，均经过铁路桥洞合流南下，昨早八时即过中牟以东地区，沿贾鲁河经仇店、小王、福堂王、寿村向东南流去，计程，今晚当已达尉氏附近，其幅宽约四五华里，深约三四公尺；（二）中牟之敌，除昨有骑兵数百名向东南退走外，所余五六百人尚在城南，四城门均用麻袋屯塞，给养

困难非常；(三)本早七时至十时，敌机在赵口、花园口附近连续侦察五次，并曾用机枪向我监视部队扫射，我无伤亡。谨闻。商震。寒戌（十四日十一时）。印。

五、六月十五日电

郑县

特急。武昌。委员长蒋。劲密。寒戌（十四日十一时）电计达。

(一)接王劲哉师长寒设（十四日）电称：职部已到扶沟附近，刻黄水亦到县城附近，部队均在西门外土岗避水等语；(二)顷据许昌李专员芳池电话转，据鄢陵县长电话报称：县北二十里之彭岗店，昨有黄水大流经村东北向扶沟境内流去。县北南曹集之敌兵四五百名尽数向西北窜去。扶沟县长已回县城，电话已通。再，尉氏县敌之大部亦向朱仙镇移动等语。谨闻。商震。删（十五日）。印。

我乘黄泛退日军

刘 庆 云

一九三八年春，奉河南省政府之命，长葛县组建了抗敌自卫团，县长马维轸（山西绛县人）兼任团长，军事教官程表（湖南人）任副团长。当时全县划分为三个区，共五十个联保。每个区成立一个区团，由区长兼任区团长，另设副区团长负实际责任，每四个联保成立一个中队。按三三编制，每个中队辖三个分队，每个分队辖三个班。凡年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的男子，除病残者外，都有当兵的义务。枪弹、伙食由各保供给，军官由县里委派。按规定，军官有少量津贴，士兵无薪饷，但大家的抗日热情仍然很高。

五月十二日，日军土肥原师团由山东菏泽以北的董口附近强渡黄河，十四日攻陷菏泽城，然后向豫东的兰封、考城一带急进，与我国军队在这一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时，长葛县抗敌自卫团接到了准备出县作战的命令。为了进一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县长兼抗敌自卫团团团长马维轸与绅商们研究后决定，委任在县内有一定号召力的陈秀峰（董村乡口王村人）为抗敌自卫团第一区团副区团长，由他率团出县作战，同时委任曾在冯玉祥部当过骑兵混成旅旅长的崔鸣山为前敌总指挥。

陈秀峰、崔鸣山上任后，即驻扎董村，整编全县团队，剔除老弱，挑选出精壮士兵一千余人。同时委任我为军需，郭奠五为副官。

* 作者当时系长葛县抗敌自卫团军需。

五月二十九日，日军中岛今朝吾第十六师团攻占了豫东重镇商丘。其一部沿陇海铁路西进，配合土肥原贤二第十四师团于六月六日攻占开封，九日占中牟；主力连陷宁陵、睢县、杞县、通许、陈留（今已裁入开封县），于六月四日抵达尉氏、扶沟一线。该师团的挺进队约四百人，配炮四门，经尉氏、洧川（今已分别裁入尉氏、长葛二县）和长葛县境，进至新郑车站，炸毁车站以南铁路桥梁一孔，使平汉铁路一度中断。当这股日军途经我县马家寨、老官尚村时，遭到了我抗敌自卫团的袭击，六名日军被打死打伤。

六月九日，新编第八师蒋在珍部奉最高军事当局之命，在郑州东北的花园口掘开了黄河大堤。黄河滚滚浊流沿贾鲁河河道向东南奔腾而下，所过之处形成一片汪洋。十五日后，黄水已抵达尉氏、鄢陵、扶沟境内，将日军先头部队围困在黄泛区以西。此时，驻扎在附近的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刘和鼎第三十九军、张澜民第二十师等部乘机向被黄水围困的日军不断发起攻击，予敌以重创。

六月十八日下午，长葛县抗敌自卫团奉命以急行军速度开赴尉氏迎敌。陈秀峰、崔鸣山率领部队从董村出发，进入洧川县境，向东北方向搜索前进。我部抵达朱曲镇（今属尉氏）时，日军所放之火还在燃烧。崔鸣山判断日军尚未远去，即命令团队出北门追击。我们刚追出约四华里，就与日军交上了火。日军开了炮，崔鸣山指挥部队还击，同时派出部分兵力由宋宪彬、王晋昌率领，沿小路向日军侧翼迂回攻击，日军不支，向北败退。初战告捷，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十余枝和一批辎重，官兵们的士气更加旺盛。崔鸣山以团队全系新兵，不宜夜战，下令停止追击，布置警戒，就地宿营。

十九日拂晓，我团队向东北方向前进，进入尉氏县境。此时，黄水由东向西泛滥，尉氏西部的低洼地已开始积水。被阻隔于泛西地区的一股日军占据着尉氏县城及其西南的门楼任、寄庄

王、大苏、韩庄、冯村、五峰山一带。奉命到此围歼该敌的我军张测民第二十师、李英第二十四师第七十旅（旅长胡长青），已分别推进到洧川城北的岗吕、西王村、玉陈之线和尉氏西南的栗林、王村带。我团队在门楼任附近的蔡家、文家村，与第二十四师取得了联系。该师官兵多系湖南人，几个月来在徐州及豫东地区的战斗中伤亡近半，在开封附近整补尚未完毕，即奉命南下阻敌。

二十日，我团队奉命配属胡长青旅作战，先后攻占了五峰山、冯村、韩庄、大苏，并多次击退日军的反攻，接着又开始进攻门楼任。占据该寨的日军有七百多人，配有炮十门、战马百余匹，凭借寨墙拼命抵抗。我军与敌激战两个多小时，伤亡严重。胡旅的一个排越过壕堤攻寨时，遭到日军暗堡内火力的猛烈射击，全部阵亡。我团队也伤亡了三名士兵。当夜，从尉氏来援的日军攻占了大苏，企图与寨内日军夹击我军，我军只得暂停攻击，向西稍撤。

二十一日，我团队配合胡旅的一个营继续攻击门楼任，该旅的另一个营进攻寄庄王。因为天降大雨，战斗时打时停。一次战斗间歇时，我团队战士王锡林、李振邦看到南寨城上有一个露着半截身子的日军，就想冲上去夺枪。他们爬上壕堤举枪便打，才发现是个草人。这时，寨上的日军一齐开火，打得他俩趴在地上动弹不得。崔鸣山闻讯急忙跑出指挥所，调来两挺重机枪将日军火力压了下去，王、李二人才得以脱险。

由于门楼任及周围村庄的老百姓都已跑光，敌我双方都无法就地筹措给养。寨内日军尚可依靠宰杀战马和空投补给维持，我团队所带给养用完后只有挨饿。作为军需，眼看弟兄们断了炊，我心中非常焦急。我虽多次派人回县催送给养，但因连日大雨，道路泥泞，大车无法通行，仍无法及时补充。

二十二日，激战持续了一整天。此时，寄庄王已被我军攻占，但韩庄、冯村又陷敌手。二十三日上午，门楼任寨内的日军

集中火力向我方阵地猛烈射击，我军官兵立即应战。约一个多小时后，寨内燃起大火，枪声逐渐停止。我团队与第二十四师部队立即冲进寨内，逐屋搜查，但未发现敌踪。不久，侦察人员回来报告说，日军已向东北方逃遁。胡旅长将寨子交给张测民师的一个团守卫，即率领所部及我团队撤离门楼任。

二十四日天一亮，退守大桥、大槐树的日军即向我军占领的栗林、水台等村庄猛烈炮击，并乘势反攻，占领了几个村庄。次日，我团队随胡旅收复了这些村庄。这时，黄水已泛滥至洧川东部地区，我团队只得绕道而行，于二十七日返回长葛。途中，我们两次与小股日军遭遇，并将其击溃。事后得知，张测民师于二十六日收复了尉氏县城，日军退往黄泛以东。

此次出县作战，我抗敌自卫团缴获了一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仅马鞍子就拉了几大车。绝大部分战士手中的汉阳造、老套筒换成了日本“三八式”步枪，每个分队还配上了轻机枪。

(王世荣 整理)

抗战时期河南省黄河防洪

徐 福 龄

一九三八年日军进犯中原，于五月下旬逼近开封。军事当局企图以水代兵阻止日军大举西犯，乃下令驻军于六月九日扒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南岸大堤，黄河于是夺流，泛滥于豫皖苏三省的四十四个县市。泛区溃水的一股由贾鲁河于周口^①入沙河，沙河北岸周口以东泛区溃水，也通过十一条自然排水沟^②流入沙河，注入淮河；另一股由涡河、西淝河、茨河及茨河注入淮河，自淮河经洪泽湖、白马湖、高邮湖汇入长江，形成三读^③合流。郑州花园口以上保和寨仍有一段老堤，花园口以下黄河故道完全断流。一九四七年春花园口堵合后，黄河才归故，黄河南泛达九年之久。黄河南泛期间，我在防泛新堤第三段任段长六年，现凭所知，将抗战时期河南省黄河防洪情况记述于后。

兴修防泛西堤

花园口扒口后，黄泛区一片汪洋，河面宽度一般为十至二十五公里，最宽达五十公里。泛区东岸为日军占领区。为防止泛水向西泛滥，并利用泛区阻敌，军政当局责成河南省政府会同黄河水利委员会，迅速沿泛区西岸，组织民工，以工代赈，修筑防泛西堤。一九三八年七月，河南省修筑防泛新堤工赈委员会成立，以

* 作者当时系黄河水利委员会防泛新堤第三段段长。

① 周口当时为商水县的一个镇，今为周口市。

② 十一道沟有：郭埠口东沟及西沟、水牛庄沟、白马沟、两截沟、牛口沟、倒钩沟、西蔡河沟、东蔡河沟、王口沟、常胜沟等。

③ 江、淮、河、济谓之四读，三读指长江、黄河、淮河合流。

河南省政府委员齐真如为主任委员，动员郑县、广武县民工，修筑新堤，因时至大汛期间，加以工款不济，只修了花园口以下到郑县唐庄的长三十四公里的堤段。

为完成筑堤计划，一九三九年春河南省政府与黄河水利委员会又组成河南省续修黄河防泛新堤工赈委员会，由河南省政府委员郭仲隗任主任委员，会址设在许昌。我和林华甫都是副工程师，随黄河水利委员会技正左起彭及一部分技术人员参加了这一工作。首先进行郑州以下新堤规划设计和勘测定线。当年五月间，征集沿河九个县的民工动工筑堤，自郑县唐庄起，沿泛区西涯经中牟、开封、尉氏、扶沟、西华、商水、淮阳、项城、沈丘到安徽界首为止，共修堤二百八十余公里。新堤顶宽四至五米，高出地面一米半至三米。由于赶工抢修，堤身窄矮，又未行碾，质量很差。泛区东岸日占区，为防溃水东侵，亦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自开封县瓦坡以下，沿泛区东岸经通许、太康县境，修筑了防泛东堤。两岸堤防筑成后，黄河成为抗战时期的国防线。国民政府提出“河防即是国防，治河即是卫国”的口号，把防泛西堤作为前线阵地，要求严加防守。一九三九年七月防泛西堤筑成以后，即移交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黄河修防处接管，常年驻工防卫。在军事上由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及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部沿堤布置部队。

成立修防机构

新堤由河南黄河修防处接管后，成立了三个修防段，进行修守。

防泛新堤第一段：自广武县李西河起，越索须河入郑县境，经东赵、金家堤沿贾鲁河入中牟境，经蒋冲、毕虎、小潘庄、古城至胡辛庄入开封境，经高庙、后曹、牯牛庄入尉氏境，经水黄、北曹、荣村、马立厢至小岗杨止。这段新堤长一百一十七公里，历经郑县、中牟、开封、尉氏四县。

防泛新堤第二段：自尉氏小岗杨入扶沟县境，经韩寺营、寺院庄、白潭，沿贾鲁河右岸至吕潭南越贾鲁河经坡谢至道陵岗入西华县境，经刘干城、徐楼、胡楼复沿贾鲁河左岸至毕口入淮阳境，再经李方口、下炉、八里棚与周口护寨堤相连。这段新堤共长九十八公里，历经扶沟、西华、淮阳三县。

防泛新堤第三段：自周口南寨沿沙河右岸经康湾、牛滩入商水县境，经李埠口、苑楼又入淮阳境，经苑寨、郭埠口、水寨至苏庄入项城县境，经槐店南关、陈口至孙营入沈丘县境，经戴寨、卜楼至豫皖交界的界首止。这段新堤长约一百公里，历经商水、淮阳、项城、沈丘四县。

以上三个新堤段，每段设段长一人，段内设文书、工程、会计三个室。按工段的长短，每段分设三至五个汛部，每汛设汛长、文书、汛目各一人，汛兵十五人，每段还有一个四十至五十人（队长为副段长）的工程队，常年驻工，机动修守。

在抗战期间，黄河水利委员会迁至西安，河南黄河修防处先迁洛阳，后回郑州，以后又迁至陕西蓝田。黄河下游豫省沿河各段，因在国防第一线，为了加强工作联系，每个修防段均设有电台一座，随时通报情况，联系工作。一九四七年花园口堵合后，黄河归故道，新堤修防机构均撤销，全部员工调到老河道进行修防。

防 洪 工 作

抗战时期，人民疾苦，集料运输困难，又缺乏石料，防洪工程多系就地取材、因陋就简的临时性措施。九年间结合军事需要，主要进行了以下工程。

甲、阻敌工程

黄河在花园口夺流后，大河首先顶冲郑县京水镇一带。这里既是防洪的重点，又是军事上的防守据点。根据军事需要，计修有军工堤一道长六公里，挑水坝八座，并加修各种埽工数十段。在施工时，对岸日军常用炮击。另外还在中牟胡辛庄，开封田

家，尉氏凹张、荣村，扶沟韩寺营、白潭等工段，修筑不少较长的挑水坝，均列为军工，以挑溜阻敌。

一九四〇年七月泛区主流东移，东岸太康境内王盘一带民埝冲决，河水漫向东南，流入涡河。一九四一年凌汛期间，又决太康王子集，六月再决逊母口，姜庄寨，加大了过水流量，涡河一带走水约占全泛区水量百分之八十多，老泛区仅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当时淮阳县城，处于涡河以南沙河以北较高地带，一直未遭泛水波及，是日军在泛区以南唯一的据点。若淮阳以南沙河以北泛区断流，淮阳之敌因无阻碍，可长驱南犯，故军政当局深怕泛水全部入涡。为保持淮阳以南的泛水不断流，但又不使过流太多造成黄河夺沙，又于一九四一年在泛区东岸成立了阻塞王盘工程处，堵塞王盘一带口门二处，并复堤六公里，修筑柳坝十余道，使大溜移至王盘以上江村口门上下，减轻了入涡的流势。同时在周口成立了整理沙河工程委员会，将沙河以北黄河入沙河的十一道串沟，保留三道^①，堵了八道，并于周口至淮阳济桥段修筑沙河北堤长四十公里（由新堤第三段接管），既不使泛水大量入沙，又不使淮阳以南泛水断流，起到阻敌作用。据了解，一九四一年淮阳城内的日军只有八十余人，大炮一门，汽车一辆，若国军将淮阳收复，在淮阳以北由扶沟白潭经斗仓，大昌、丁村、大陆岗、逊母口等处修大堤一道，则泛水能完全流入新泛区，可涸出淮阳以南数万平方公里的灾区。但当局考虑到东岸灾区扩大，仍是中国百姓受害，同时沿河再修一道新堤，亦非易事，故未敢妄动。

乙、堵口工程

防泛新堤在修筑时，是仓猝施工，土质沙松，又未行戩，御水能力很差。同时河面宽阔，风浪严重，汊流众多，流势多变，一遇大溜冲刷或较大风浪拍击，如抢护不及，即决口为患，因此年年都发生决口事件。一九四二年五月间一次飓风，把西华县境

^① 保留了东蔡河沟、西蔡河沟及常胜沟。

大堤临河的船只翻过堤顶，并造成多处决口。自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七年的九年中间，新堤决口的主要地段有中牟之胡辛庄，尉氏之烧酒黄、寺前张、北曹、凹张、荣村、马立厢，西华之道陵岗，淮阳之李方口、下炉，沙河北堤之宋双阁等十余处。决口最严重的，一为尉氏荣村口。一九四三年元月黄河积凌水，陡涨一至二米，荣村堤段发现大小漏洞三十余处，堵塞了二十余处，尚余四处因料物不济，口门扩大，于二月初堵复。同年五月麦黄水上涨，原堵口处又告溃决，一直至十一月才堵合。一九四四年八月又在荣村决口，因正值日军西犯，约在一九四五年方堵合。另一处决口最严重的为西华道陵岗。一九四二年八月花园口流量为每秒一万四千立方公尺，道陵岗堤段上下决口七处，到年底堵了六处口门，惟第一口门到一九四三年四月才堵合。这年五月间发生飓风，道陵岗二次决口，到年底堵复。

堵口工程一般在口门浅水部分，用打桩填柳的平堵法进行；深水部分采用埽工立堵，合龙时，多用抛柳砖枕堵合。

丙、一九四三年大复堤

自黄河南泛到一九四二年，由于泛区连年淤积，堤身高度不足，洪水时常漫溢为患。一九四二年豫省发生严重旱灾，人民生活惨苦，加上工款不济，无力施修。该年十二月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汤恩伯召集黄委会及苏鲁豫皖四省的代表，在安徽临泉开会，研究河防问题。会议决定成立黄河视察团，以边区总司令部高参钟定军为团长，我当时代表黄委会参加该团视察。视察范围上自河南尉氏，下至安徽颍上，对泛区河势、沿河堤防工程情况，作了调查研究，提出《黄泛视察团总报告书》。其中强调豫省工程浩大，如不及时加培堤防，势必泛流改道，国防民生将两受其害；为保持原有泛区，巩固抗战国防，兼顾民生计，在河南境估列培修加固堤防土方为六百余万方，建议以工代赈，争取于一九四三年四月以前完成。

一九四三年一月汤恩伯在漯河召开第一次整修黄泛工程会

议，黄委会委员长张含英及河南省府代表建设厅长张广舆以及沿河各县县长、黄河各修防段段长均参加了会议。会议根据黄河视察团估列的工程项目，决定当年麦前完成，并组织工程总处，以苏鲁豫皖边区副总司令何柱国为总处长，负责指挥，以军工为主，进行复堤工程。至五月中旬，大部工程即将完成时，忽发生飓风暴雨，西华县道陵岗口门西坝工程冲陷，扩大了口门，其他堤段也决口多处。

一九四三年六月汤恩伯又在周口召开第二次整修堤防会议，除上次与会人员参加外，水利部王鹤亭工程师亦参加会议。会议决定，未堵塞的口门，继续堵筑，修筑贾鲁河及鄢陵双洎河堤防工程，加修周口以西至逍遥镇的沙河北堤，重点加固周口以东沙河南堤，以防泛水越过沙河。该年七月又在临泉开会，决定由河南省政府、黄委会及边区驻军合组河南整修黄泛临时工程委员会，于十一月初以前在周口成立，公推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为主任委员，黄委会委员长张含英及骑兵第二军军长徐梁为副主任委员，由汤恩伯、何柱国、张含英领衔电报军事委员会及行政院，要求拨发工款三千万元，以便进行堵口复堤和防汛。八月间张含英委员长辞职，赵守钰接任黄委会委员长。按照以上决议，于该年十一月在许昌成立了整修豫境黄泛临时工程委员会，由赵守钰任主任委员，河南省政府委员李鸣钟为副主任委员，赶速进行尉氏柴村、西华道陵岗及淮阳沙河北堤宋双阁各口门堵口和各堤段的复堤工程。是年十二月开工，到一九四四年麦收前基本完成了这次堵口复堤任务。

第三章 豫南会战

豫南会战

何应钦

自二十九年十一月敌在鄂中战斗失败后，三十年一月下旬又发动豫南攻势。此时我军守备正面，横亘鄂、皖、豫三省，自远安西南经荆门、钟祥北面沿大洪山南麓、桐柏山东麓、明港、皖北、豫东而至兰封，全长达四百余公里。在我正面之敌，约步兵七个半师团、独立骑兵一个旅团、独立战车三个联队、独立野战重炮一个联队，共计步兵十五万余、骑兵约八千五百余、炮五百五十余门、战车三百余辆、装甲车二百余辆，并集中空军于安阳、新乡、淮阳、信阳各地约百余架。

敌自三十年一月上旬起，即由长江下游，向信阳附近输送弹药器材，并调集空军于信阳附近，不断向我后方侦察。一月十七日，华北空军亦向安阳基地集中，同时各地上部队，亦秘密向豫南集结。

一月二十三日晨，鄂省襄河两岸之敌第十八混成旅团、第三十九师团等部，先对我王、冯两集团进犯，企图牵制该方面之我军，以便向豫中会战。至集中豫南方面之敌军，计有下列各部：

一、第三师团全部，附第四师团第八联队，及水野战车部

* 作者当时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队。归第三师团长丰岛指挥，是为左翼兵团。

二、第十七师团（欠一联队）附第十五师团第六十七联队，及吉松楠濑等战车部队，归第十七师团长平林指挥，是为中央兵团。

三、第四十师团主力，归该师团长天谷指挥，是为右翼兵团。

以上三个兵团，统归圆部和一郎指挥，于一月二十四日起，开始向豫南北犯。

此外皖北豫东方面，另有敌骑兵第四旅团全部，附平战车联队为一路，由亳州向涡阳进犯；又有第二十一师团之太田联队，由宿州向西进犯；又有第三十五师团之汤口联队、小林联队，附太郎田工兵联队，及骑炮兵、战车、装甲车各一部，分由开封、通许、朱仙镇沿黄河以北向郑州北岸，并沿泛滥南下。以上各路，均为策应其豫南方面军之作战。

我统帅部事先综合诸般情报，判断豫南方面之敌，将集中主力沿平汉路北进，求我主力决战，皖北豫东之敌，将西犯以行策应，乃训令李司令长官，避免与敌正面决战，以一部于正面节节抵抗，牵制敌之主力，一部向敌后截断交通，主力由两翼向敌侧击而击破之。

李司令长官全般部署，悉遵统帅部指示，在平汉路正面，仅配置一师于西平附近，主力则伏于预期敌人进犯路线之两侧，纵长区分，保持机动，准备于敌人向汝南、郾城、舞阳分路北进时，向敌两侧及其背后机动围击而歼灭之。

因部署适切，各军均保持机动之有利态势，故作战之始终，均能予敌包围打击。

会战开始，敌于一月廿五日晨，分六路前进，计左翼三路向小林店、固城、金山^①攻击，中央一路向明港攻击，右翼二

^① 固城为古城之误，金山为查山之误。

路向陡沟、槐河镇^①强渡淮河攻击，同时敌空军亦协同地面作战，对我各阵地线猛烈轰炸。二十六日敌攻至确山、邢店、高邑、泌阳之线，二十七日又攻至驻马店^②、沙河店、春水之线。

汝南附近及接官厅附近战斗。——当敌进至驻马店、沙河店、春水之线时，我北方汤集团之李军主力，向上蔡附近机动，张军向象河关附近机动，孙集团之刘军，向象河关以南之敌人尾击，曹军由唐河向泌阳前进，冯集团之黄军向南阳前进。廿九日敌左翼各路在舞阳南方之接官厅、尚店、小史店附近，被我张军攻击，激战甚烈，其右翼两路于上蔡东南汝南附近，被我李军激烈攻击，中路敌军，沿平汉路及其西侧北进，因我军北撤，以致扑空。此时敌军最右、最左之两纵队，受我优势兵力打击，尤以接官厅附近之战斗，敌伤亡达三千余。至三十一日，敌乃变更部署，以第十五师团之一部，由遂平经上蔡左右旋回，企图与汝南北进敌军会合，对我李军南北夹击。其第十七师团主力，则由遂平、西平分两路向舞阳方面左旋回，第三师团主力，及第四师团一部，亦西向舞阳前进，企图由北向南夹击接官厅、尚店、小史店我张军。但我李、张两军于敌合围未成之先，李军主力已向商水、郾城间沙河以北地区转移，张军则向叶县以北地区转移，同时我豫西主力，刘、曹、黄各军，分由泌阳、唐河附近，向舞阳敌后围击，而皖西莫军，及游击队向正阳北进，并于二十九日克复正阳。敌因对我汤集团主力未获适于所期之地点，形成优势兵力，反以劣势兵力被我打击，其侧背又感受我刘、曹、黄各军之威胁，遂于二月二日夜开始南退。

南阳附近战斗。——敌第三师团主力，以一部残置舞阳、保

① 槐河镇为淮河镇之误。

② 驻马店当时属确山县，今为驻马店市。

安寨牵制我张军，其主力由方城向南阳西窜。我张军向当面敌人猛攻，克复保安寨、舞阳后，即向方城敌后追击。二月三日，我黄军于南阳东侧沿白河之线防御，敌分路由南阳北侧大石桥向南阳、镇平间迂回。四日夜，敌陷南阳，我黄军乃转移于南阳西侧潦河西岸防御。是时我张军主力，已进出于方城向敌后攻击，曹军已向南阳南侧前进。六日拂晓，黄军向敌反攻，克南阳，敌向唐河东窜。

象河关附近战斗。——当二月二日晚，敌以三师团主力，窜南阳时，其第十七师团主力，及第十五师团、第四师团各一部，亦由舞阳经象河关向泌阳、唐河南窜，企图与南阳东窜敌人会合，夹击我刘、曹、陈各军。当其窜至象河关附近时，被我刘军猛烈截击，敌伤亡惨重，遗弃军品甚多。及窜至泌阳附近，又被我陈军迎头截击，敌伤亡甚重。至七日夜，敌被我四面围击，乃以一部沿唐、泌大道，主力沿桐柏、信阳大道，向信阳附近退却。我李军向泌阳东南追击，黄、曹两军各一部，及张、陈两军，向信阳附近追击。

皖北豫东战斗。——皖北豫东之敌，为策应其豫南方面之会战，与豫南敌军进犯之同时（一月二十五日晨）分路西犯。一路为二十一师团之太田联队，由宿州向西进犯；另一路骑第四旅团附平战车联队，由亳州分三路向涡阳、山河集、双桥西犯，与我骑兵何军之马师，在什字河、倪丘集各附近激战；另一路为第三十五师团之汤口联队，由通许、朱仙镇向泛滥进犯，与我贺师激战；另一路为小林联队，则沿黄河郑州北岸西犯。此时安阳附近，敌空军亦不断出动，向周家口、郑州、郾城、叶县、襄城、舞阳、洛阳各城市，及我第一线轰炸。一月二十九日，敌进至三塔集附近，被我李军攻击伤亡甚重。淮阳附近之敌，乃向我左侧威胁。我何、李两军，遂退守阜阳、太和、界首之线。旋敌军以炮兵、战车，向太和、界首猛攻，五日相继失陷。六日晨何、李两军向敌反攻，克复太和、界首，敌向东北退却。

战果。——此次会战，自一月二十五日起至二月十日止，前后十七日，完全击溃来攻之敌，敌伤亡约九千余，由南阳退却时，曾焚毁汽车三百余辆，我卤获军品无算，伤亡较敌为小。

记豫南会战

李宗仁

敌军在随、枣一带三度受挫，心仍不甘。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一月中旬，合豫、鄂、皖各地敌军共约七个半师团，重炮一联队，战车三百辆，飞机百余架，在豫南集结，企图沿平汉路北犯，打通平汉路。一月二十五日，敌军自信阳、确山、驻马店等地，分六路向西进犯，与我军展开大规模的战斗。是为“豫南鄂北会战”。

敌军所用的战略，仍是以大兵团向我主力迂回包围的老套子。我对敌我战斗力估计甚为明白，断不与敌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中其圈套。凡敌包围尚未合围时，我便主动地转移，使敌扑空；然后自外围向敌反包围，敌军也唯有迅速躲避。

就这样，敌我双方数十万众，便在豫南平原大捉其迷藏，使敌疲于奔命。敌军徒有最优良的配备与训练，终莫奈我何，士气沮丧之极。我军得机即行反攻，足使敌军落胆。二月四日我军一度撤离南阳，敌军窜入之后，亦不敢守，六日即自南阳遁去。鄂北敌骑兵一度曾窜至离老河口仅三十里的地区。老河口虽只有一个特务营驻守，我谅他不敢前来。无奈参谋长王鸿韶为人谨慎，力主将长官部迁往襄河西岸暂避。我也认为此时没有与敌军玩“空城计”的必要，遂率长官部渡河。旋即迁回。是时敌军因已陷入我军包围圈，不敢恋战，南北两路一时俱退。豫南、鄂北之战，遂告胜利结束。

* 作者当时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 本文节选自《李宗仁回忆录》，题目为编者所加。

豫南会战经过

王 鸿 韶

在豫南会战可以说是：充分证明了国军机动战与运动战的配合运用，彻底成功！

会战前，远在先年十二月间^①，战区就接到上海方面，由东北开来敌约三四万的情报。当年元月十五日以后，就陆续的接到各方面增加敌人的情报，其中最重要的如：大江以南的敌人，十五、十六日陆续的由长江以南，经武昌向江北增加，长江下游的敌船，连日满载敌兵及弹药向上游开。元月十八日，汉口方面已陆续增敌三万多，同时由信阳至汉口间火车，停售客票一星期，紧接着就发现广水、孝感以南，及鸡公山、广水间，各新到敌一师团。并且平汉南段，连日用列车运到很多的铁道材料等，诸种情报，纷至沓来！

当时战区以战略至当眼光，判断敌军主力进犯路线，一定在豫南方面，是以敌人在元月二十一日，开始先由荆、当方面，以独立第十八旅团及第十七师团一部，分五路发动的时候，战区绝不受狡猾的敌人的佯动助攻吸引牵制所欺骗，正确的指导我们河西部队，利用荆、当以北山地，与敌周旋，适时求隙而击歼之，毅然将主力集中于豫南方面，而准备打击北犯之敌人。

果然不出战区所料，信阳的敌人，陆续增加，截止元月二十四日，已达三万七千多，因为敌河西牵制吸诱的目的，虽未能达

* 作者当时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

** 本文节选自《抗战以来的本战区》，原载《战地月刊》第十一期。

① 此系指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间。

到，而豫南方面，又不能不按既定日期出犯。

敌二十四日开始向我进犯时，主力分三路，由信阳及其东西地区，向北进犯。同时皖北方面之淮阳、鹿邑、亳州一带的敌人，分两路向沈丘、太和南窜，以与豫南北上的敌人声援呼应。

战区对此次进犯的敌人，遵照最高统帅部的训令指示要旨，以节次诱敌，深入于我企图预期作战之有利地区（淮河以北、西平以南附近地区），一举而围歼指导，将大军巧妙的布置于桐柏、泌阳、象河关以西地区以及罗山、正阳、上蔡以东地区，并以有力部队，埋伏于西平附近，俨然的形成一个“口袋阵”。另外以一部在长台关附近，节节向北吸诱敌人。同时编组了很多小支队，分别由西向东，由东向西，逐段的侧创袭扰他。在正面诱敌的部队，节节与敌保持接触，避免决战。而侧袭击的部队，消耗疲惫敌人，以机动战与运动战互相配合。施行这种退避诱敌的作战法，所以最初敌人的突进相当得快，到元月三十一日，他的先期就到达保安寨、舞阳、西平、上蔡这一条线上，这是我们诱敌战法的一种策略运用，无足惊奇的，敌军到元月三十一日这天，确已相当的疲惫了，刚合孙子兵法上所谓“先处战地而待敌者逸，后处战地而趋敌者劳”的原则。

元月三十一日后，我们判断敌人深入到西平附近，扑了一个空，一定要张慌失措，联络越延长，后方补给越困难。四面楚歌，风声鹤唳的敌人，到这个时候，恐要受措而回的。当时我们预先在桐柏、正阳附近，埋伏了两个生力军，准备截击回窜的敌人，然后以泌阳、象河关、保安寨，以及西平以西、汝南附近的大军，运用外线作战的要领，分进合击，向深入的敌人，施以战略包围。

激战到二月二日，深入的敌人，经我汤总司令所部的迎面痛击全部受创，狼奔豕突的分路向南回窜，复经我分段截击，遗尸遍野，其左路的敌人，差不多有五六千，由保安寨附近，向西南流窜。二月三日，经方城奔南阳。这时我十三军主力，经方城向西

南跟追，并调五五军西进围击。到二月四日，敌与我南阳附近的主力军遭遇，整日激战，伤亡均重。这时孙副长官鉴于南阳一带平原，无险可据，于四日午后毅然将五九军转移南阳以西地区，运用机动，以待合围部队到达。嗣于五日夜间十二点钟，孙副长官督率黄维纲的一部，直袭南阳。骄傲的敌人，一部尚在梦中，警戒的疏忽，以至于此。英勇的五九军官兵，挥动大刀刺刀，斩杀敌兵千余人。余敌夺路向东南逃窜，主力经唐河、泌阳向信阳回窜。一部经平氏、桐柏遭我埋伏于桐柏以西的二九军截击（在二月九日那天，我陈大庆军在尚店、鸿×河、胡家店、×庙、老虎庙、××一带，一日六次截击）^①，全部溃散，遗弃满山遍野的尸骸及辎重、行李、车辆等，其狼狈溃乱情形，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由舞阳、西平分路南窜的敌人，又遭我象河关、桐柏、正阳一带部队的节节截断，斩获很多。至此豫南会战，我已获得全部胜利，总计歼敌约万余，俘虏二十余名，击落敌机六架，焚毁敌军车二百余辆，及其他军用武器等甚多。

根据此次会战经验，敌军的战斗力量，较之以前确已减弱太多。在南阳、方城一带，捕住俘虏，均着单衣，手面皆黑，形容枯槁，当我审讯时，渠皆痛哭流涕，战斗意志之低降，至于此亟。今后致敌与无机械化部队（尤其空军）配属，仅以步兵与我展野战，其战斗能力，当远逊于我了。

^① 据《第三十一集团军豫南会战战斗详报》，二月九日，日军在尚店、鸿仪河、胡家店、固庙、老虎庙、桐柏等处遭陈大庆第二十九军伏击。

回忆豫南会战

宋 丰 修

一九四一年元月，信阳方面的敌人发动攻势，使用的兵力约有一个师团左右。首先沿铁路北进，在西平、漯河、舞阳、叶县一带，与汤恩伯集团军发生了激战，将汤集团部署打乱之后，转而经方城向南阳进犯。当时第三十军仍在枣阳一带，第六十八军仍在泌阳以东地区，调回已来不及。孙连仲乃商得第五战区长官部的同意，急调在邓县整训的第五十九军（属第三十三集团军）到南阳增援。长官部并由老河口调来独立炮兵第十六团，配属第五十九军作战。待第五十九军开到南阳时，敌人主力由大石桥渡过白河，继续南进。军长黄维纲向孙连仲请示作战计划，孙指示他以主力在南阳以北的蒲山至紫山之线占领阵地，在炮兵支援下，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当晚第五十九军即展开于阵地线上，构筑工事。次日上午敌人开始进攻，战斗甚为激烈，炮兵第十六团也发挥了威力，使敌人遭受重大损失。战斗竟日，敌人未能得逞。翌日，敌人继续进攻，第五十九军仍顽强抵抗。下午敌人集中强大兵力，从紫山以西向我左翼包围攻击，黄维纲以态势不利，乃于夜晚撤至南阳以西的王村铺一带，南阳被敌侵占。第二集团军总部也撤到内乡。这时接到汤恩伯来电，说敌人全部转向南阳方面，他已派队尾追。接到这个电报后，孙连仲偕同我连夜赶到第五十九军军部，与军长黄维纲、参谋长翟紫封共同研究，认为敌人长途转战，已十分疲劳，后方又有追兵，决不会在

* 作者当时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南阳久停。于是决定由第五十九军派出一个步兵团，于次日拂晓对南阳县城进行试探性攻击。该团进至南阳附近时，只听到城郊有稀疏的枪声，判断敌人主力已经撤走，该团乃攻入城内，并俘获了未及退走的伤病日军士兵十余人。第五十九军受到司令长官部及军事委员会传令嘉奖。以后还把这十几个俘虏押送到各部队，让官兵们都看看，借以鼓舞士气。

从此次战役之后，一直到一九四三年初孙连仲离开第二集团军，中原战场的情况基本上是平静的，双方都没有采取大规模的行动。

第十三军参加豫南会战

任景周

一九四一年元月下旬，信阳日军突然向第十三军大举进攻。汤恩伯接到驻马店情报站紧急报告，说信阳日军向北进犯，以为日军要打漯河，后来发现日军主力经驻马店向西窜犯，他就赶回叶县，指挥豫南战役。

汤恩伯依据他最初判断，为保住漯河要冲，立即电令第十三军准备迎敌，令驻舞阳第一一〇师师长吴绍周派一个团星夜开往遂平之嵯岬山，师主力赶开西平，拒止日军北犯。当吴绍周到达西平之后，汤恩伯来电报说日军主力有窜扰豫西之企图，令第一一〇师归还建制，占领舞阳西南尚店，阻击日军窜犯舞阳县城，第十三军军长张雪中已赴舞阳指挥全军之作战。

张雪中的作战指导计划是，派第八十九师（师长舒荣）占领泌阳象河关（该地扼舞阳、方城要冲）为第一线，新编第一师（师长蔡荣）占领方城东南某地（忘记地名），第一一〇师占领尚店为第二线^①。但派往嵯岬山之第三二九团直到战斗发生时，尚未归还。吴绍周到尚店即与象河关联络，得知日军已逼近第八十九师，汤又按过去习惯叫吴绍周指挥舒荣。吴考虑第八十九师位置突出，距离第二线阵地有四五十里，便通知第八十九师于受优势敌人压迫时，可撤退至第一一〇师尚店阵地西端占领阵地，共同阻

* 作者当时系第十三军第一一〇师参谋长。

① 据《第三十一集团军豫南会战战斗详报》，一月二十八日，第十三军的部署是：第一一〇师控置于沼安寨、辛集（为第二线）；第八十九师主力于尚店，一部占领象河关；新编第一师主力于保安寨，并占领独树、杨楼等据点。

止日军进犯。但舒荣在象河关与敌一接触就败退下来，没有接受吴绍周的意见，这一来第一一〇师就感到势孤力弱了。日军万余人于驱逐象河关我守军后，继续进犯，迫近尚店第一一〇师阵地^①。二月某日晨敌机八架（全日分三批计二十四架次）开始轰炸我第三二八团尚店阵地，继以炮火猛击；步兵突击，打到下午三时，阵地被敌突破，全线动摇，迫击炮营、战防炮连先退却，步兵也纷乱地后退^②。吴绍周急令第三三〇团团团长陈钦文堵击沿着公路蜂拥而来的大股敌人。陈钦文为与日军争夺将军墓高地，亲率队伍仰攻，至山腹时，被先机占领山头的日军密集炮火制压，伤亡很大。陈本人身着一套灰蓝色棉卡叽军服，目标显然是个指挥官，为敌狙击手所击中，身中数枪阵亡，引起部队混乱，阻击日军失败了^③。这时候，日军地面部队横冲直撞，敌机低飞扫射，吴绍周认为已无法挽救战局，即下令撤退。我们当即向卸甲店退却。日军每到一地，即纵火烧房子，以示联络到达位置。当我通过公路线时，遥见舞阳城内火光烛天，虽值黑夜，凡是起火处都是日军烧杀所在处，当时方城、舞阳间的保安寨被烧得片瓦无存。汤恩伯即令张雪中收容各师集中方城，向窜陷南阳之敌追击。日军扫荡目的已达，即折经唐河，回窜信阳。第十三军以第一一〇师为先头，到南阳之大石桥，得知上述情况，即取捷径直趋唐河，向敌追击，该师一直尾随日军至桐柏山麓，与敌后卫

① 据《第三十一集团军豫南会战战斗详报》，一月二十九日，日军攻占象河关后，第八十九师退至尚店以北高地，与日军激战至三十日。二十九日上午，日军一部经象河关、过山庙，于下午进攻新编第一师之小史店警戒阵地。

② 据《第三十一集团军豫南会战战斗详报》，一月二十九日夜，第十三军军长张雪中调整部署：第一一〇师（向南推进）控置于接官厅（今已被石漫滩水库淹没）、尹集两端高地及武功镇。三十日上午，日军猛攻该师阵地，下午阵地被截为两段，该师奉命向卸甲店转移。

③ 据《第三十一集团军豫南会战战斗详报》，二月四日，第一一〇师师长吴绍周奉命率部并指挥新编第一师（师长蔡聚）追击由方城进犯南阳之敌。中午，在赵楼、博望一带的激战中，陈钦文团长率部冲入敌阵，激战中陈团长阵亡。

部队接触，敌人退回信阳，敌我即告脱离。豫南战役第十三军第一一〇师在尚店伤亡团长以下官兵三百多人，战死者占三分之二。

豫南会战中的新编第一师

蔡仲芳 张访朋

一九四一年一月下旬至二月上旬的豫南会战，是日军继一九四〇年枣宜会战后，对我国第五战区部队发动的又一次大规模进攻。当时，蔡仲芳任第三十一集团军第十三军新编第一师辎重营中校营长，张访朋任该营第四连上尉连长，均参加了这次战役，现记述于下。

新编第一师组建于一九四〇年三月，是由第十三军（军长张雪中）所辖的第八十九师和第一一〇师各抽一个团，加上补充团编成的。师长蔡荣，广东揭西县人，黄埔二期、陆大十九期毕业，曾参加过南口、台儿庄、枣宜等处作战，屡立战功。他治军严明，十分重视部队的训练和纪律。一九四〇年九月，新编第一师奉调至河南南阳整训，驻城北大石桥一带，我营驻七里园村。一九四一年元旦，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派总部检查团来我师检阅，各团进行了制式教练和战斗教练评比，随行的总部京剧团演出了《梁红玉击鼓抗金兵》，激励官兵们的抗日斗志。蔡师长在大会上训勉官兵，要勤学苦练杀敌本领，注重军风纪，搞好军民关系；要枕戈待旦，随时准备上阵杀敌，为国立功。

一九四一年一月下旬，日军第十一军的三个师团及配属部队兵分三路，从信阳东西之线向北进犯，发起豫南会战。当时，我军统帅部的决策是避免与敌决战，正面节节抵抗，一部向敌后切断

* 作者蔡仲芳当时系第十三军新编第一师辎重营营长，张访朋当时系第十三军新编第一师辎重营第四连连长。

交通，主力由两翼侧击敌军。秉承统帅部的意旨，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及所属孙连仲、汤恩伯集团作出了相应部署。二十四日夜至二十五日凌晨，我第十三军各师先后由驻地出发，二十七日分别集结于叶县保安寨、舞阳尚店（今属舞钢市）、泌阳象河关附近。新编第一师师部及直属部队驻保安寨；第一团驻方城独树镇，以一部在招抚岗、金汤寨占领警戒阵地；第二团驻杨楼，一部在太尉庙、小史店占领警戒阵地；第三团驻砚山铺。

二十八日晨，日军先头部队与泌阳春水附近的舒荣第八十九师交锋。经过一天的激战，我军毙敌百余，守住了阵地。次日上午，日军后续部队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直逼象河关，向舒师发起猛烈进攻。我军炮兵也投入战斗，支援步兵与敌展开了反复激烈的争夺战。下午，数百名日军骑兵以炮火掩护、战车开道，猛攻我师第二团的小史店阵地。激战数小时，该团伤亡严重，后撤至太尉庙。这时，象河关又陷敌手，舒师在象河关以北地区继续与敌激战。为将日军歼灭于尚店以北地区，军长张雪中令各师于当晚调整部署。我师刚进入新阵地，就遭到日军的反复偷袭，彻夜枪声不断。

一月三十日，是豫南会战中战斗最激烈的一天。自二十九日夜日军攻占尚店后，舒师就一直与敌在尚店以北鏖战，本日仍持续不断。天刚亮，上万日军步、骑兵在飞机、大炮和战车掩护下，向我师阵地破城、太尉庙和吴绍周第一一〇师阵地接官厅、小石门等地猛攻。飞机投掷的炸弹、各种口径的炮弹和枪弹铺天盖地倾泻在我军阵地上，工事被炸塌，树木被炸断，地面布满了鱼鳞般的弹坑，上空翻滚着浓烟。守卫前沿阵地的我师官兵浴血苦战，反复白刃，多次打退日军的冲锋。战斗最激烈时，蔡师长来到前线督战，激励了部队的士气。日军在破城、太尉庙遇到顽强抵抗，又于上午和下午增派主力分别攻击我杨楼阵地和保安寨主阵地。激战至十六时，我军伤亡严重，破城、太尉庙、杨楼相继失守，日军集中全力围攻保安寨。一个多小时后，我阵地一侧被

突破，我军只得转移到保安寨以北占据有利地形继续战斗。第一一〇师与日军血战十余小时，阵地被攻破。为防止日军进犯叶县，集团军总司令部将我师和第一一〇师合编为袭击纵队，统归吴绍周指挥，在保安寨、旧县镇以西占领阵地，准备侧击进犯之敌。

辎重营虽处在第二线，但我们的心是和前线官兵紧密相连的。会战期间，我二人和其他连长昼夜守候在电话机旁，随时根据上级指示和前方战况，组织安排武器、弹药、粮食等军用物资的输送。当时正值三九寒冬，士兵们赶着马车、拉着平板车往返奔波，一个个竟热得浑身大汗。我营第二连士兵陈有方突患重病，行走困难，他怕拖累部队影响作战，又恐在混战中被俘，竟拉响手榴弹自戕，以表忠贞。

我师就新部署后，立即向占据独树镇、招抚岗一带的日军发起反攻，日军不支，逃往方城。二月二日，我师在保安寨、独树镇以北地区与日军激战，毙敌数百，于下午收复保安寨。随后，立即分路截击南逃之敌，在扳倒井、张家寨及招抚岗附近进行伏击，予敌重创。三日，我师经过一整天的血战，下午攻占了招抚岗，并乘胜追击，于当夜收复方城。

由方城逃出的日军一路上屡遭我友军部队截击，一部掉头西逃，主力进犯南阳。张雪中令我师及第一一〇师向南阳、大石桥一线猛烈追击，同时派部分兵力向券桥搜索前进。四日，我们在赵河、博望追上了日军，遂展开激战。五日，我军攻占了南阳东北的蒲山店、新店，并多次击退日军的反攻，然后继续向南阳追击前进。六日凌晨，第五十九军黄维纲部收复了南阳。我师于当日夜经过南阳，继续向双桥、桐寨铺方向追击。八日上午，第一一〇师收复唐河，然后与第八十九师继续向泌阳追击。我师到达唐河后，奉命停止前进，原地集结，作为军的预备队。九日至十二日，我第十三军各部先后收复泌阳、驻马店、桐柏、确山，完全恢复了战前态势。我师回到离别二十多天的驻地南阳大营七里

园时，看到的是断壁残垣、一片凄凉，听到的是从村外十几座新坟旁传出的一阵阵撕心裂肺的痛哭之声。

二月中旬，新编第一师在南阳举行祝捷大会。蔡师长在讲话中指出：此战我军得以大获全胜，一是因为成功地运用了“避击锐气，击其惰归”的传统兵法，也就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二是各部队能密协同，全力歼敌，使敌无懈可击，四处碰壁，伤亡惨重，无功而返。

泌阳山区对日阻击战

王 炎 升

一九四〇年，我任河南邓县国民兵团中校副团长，十二月底调任泌阳县国民兵团副团长。这时，日军为了扫除平汉铁路两侧的军事障碍，乃发动冬季攻势，对豫南进行“扫荡”^①。

一九四一年元月，我刚到泌阳接事，县长陈沂对我说：“现在战事紧张，传说日军有进攻泌阳企图。我们赶紧把团队整顿好，万一日军侵来，也可抵抗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匆匆办好接收手续，立即召集所有团队干部开会，令其提高警惕，加强巡逻，听候指挥。

逾日，我和陈沂县长忽接驻军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的电话，命即刻到军部议事。至则刘军长告诉我们说：“日军大股来犯，战事即将开始，我军为避免在平原地区与日军作战，决定扼守泌阳县北象河关、桃花店一带山区，与日军决战。你们可率领县属武装力量，配合我军作战，听从指挥，免遭无谓牺牲。”

我们得到刘军长指示，于当天下午把县城内所有居民一律疏散出城，又将城内六百余人枪集合起来，向城北出发。晚上，到达城北三十余里的一个村庄。时天气寒冷，不见月光，村中百姓早已逃避一空，乡、保、甲长也都走了。士兵们因天黑路远，欲在该村借锅灶做饭，俟天明时再走。谁知老百姓已把炊具带走，不能做饭。我带了几个干部到村外巡视一周，只见天黑风厉，四

* 作者当时系泌阳县国民兵团副团长。

① 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九四一年一月，日军发动豫南作战的目的是击败进入信阳以北豫南平原的汤恩伯部，摧毁其抗战企图。

面无人，时闻远处隐隐约有犬吠声。回队后，我集合中队长们说：“即刻拔队起程，天明到达北山，不得迟误。”说罢，队伍就动身北进了。在黑夜中，一时找不到向导，幸喜士兵中有本地人，尚不十分陌生。就这样，跋山涉水，摸索前进，黎明时到达了指定地点，和陈沂县长所带的公安警察会合。到此后，听群众报告说：“你们昨晚出发不到数里，日军就赶到村中，大肆搜索。你们如果稍慢一点，就被日本鬼子捂着（即遭受敌人突然袭击）。”

我们在山区东边的村庄里休息半日。下午，接到刘汝明军长的命令，要求把县里的武力组织起来，由我率领，带到阵地东北面，守住一个山头，有情况时和他的某团李营长联系。我接到命令，即刻带着县属自卫队的四个中队进入阵地。并命令中队长倪尚文、翁仲先等分头构筑工事，准备应战。

泌阳北部山区，地势颇为险要。我们所守阵地，中央有一块小盆地，四面都是山，东西南北各约三四里远，惟东南方有一条小路，可通过人马。南山北坡下，有一座独立的小庙，为群众祭山神所在，刘汝明军长的指挥部就设在庙内。第六十八军原系西北军冯玉祥的老底子。刘军长有相当好的作战经验，这时他孤军被围，有与敌人决一死战的决心。当他得知日军倾巢来犯，“扫荡”豫南时，立即掌握战机，把部队预先部署停当，准备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

当夜无动静。次日清晨，三五架敌机轮番在头顶上轰鸣飞翔，并在四山投掷炸弹，这是敌机对我军阵地作侦察。刘军不时以高射武器还击。直到太阳快落时，敌机才逸去。夜间仍甚寂静。

第三日拂晓，大战开始。日军向我军发动猛攻，首先用飞机轰炸，十架、二十架、三十架，最后是四五十架，轮番向我军扫射，并向我军阵地投掷炸弹。敌机发现山坡下的山神庙后，也向小庙投掷炸弹，因目标小，没有命中。七八点钟，炮战开始。敌人用大炮从南面向北面轰击，一连数十发炮弹落在小盆地中。但

见火光闪烁，石土飞扬。我正通知弟兄们在山坡工事中隐蔽时，忽然飞来三颗炮弹，落在我面前二三公尺处，把地炸了个一二尺深的大坑。午刻，飞机、大炮、机关枪、步枪、手榴弹声响成一片，弹落如霰。这是敌人在发动全面进攻。我军勇猛沉着，以逸待劳，奋力阻击。直到下午四时许，敌人终未能越雷池一步。日军攻势渐渐减弱。

当日军进攻剧烈的时候，刘汝明军长在山神庙中以电话指挥部队，身旁只留通讯员三人。虽有敌机扫射，但他不慌不忙。

傍晚，大炮又响了几阵，夜里却非常沉寂。我们估计敌人在次日凌晨必将会发动一次猛烈进攻。谁知天明时喜讯传来，军部通知说，日军已全部撤退了。

日军撤退后，我与陈沂县长到战地巡视。我们来到羊册，召集群众开会，群众纷纷讲述耳闻目睹的华山战斗经过。

华山是泌阳西北羊册区附近的一座不大的圆顶独立山，山顶筑有一道圆形的短墙，系旧日群众躲避盗匪的山寨，墙虽不高，但在作战时可利用它掩蔽身体，作火器的依托。这次敌人进攻羊册，我军仅有一个连扼守山顶。日军恃强而骄，以步、骑兵数百人向山上猛攻，企图拿下山头。他们从四面八方蚁附而进，我守军沉着应战，敌人远时，一枪不发，及至敌人接近寨垣，连长一声令下，轻重机枪、步枪、掷弹筒、手榴弹齐发，把敌人打得人仰马翻，尸体横陈山坡。敌人纠合残部，调整进攻部署，再次发起猛烈进攻。我军如法阻击，敌复大败。如是三进三挫，敌人死伤惨重，无力再行进攻，乃收尸体用火焚烧。其伤重不能行走的，亦悉数投入火中烧死。

日军败退后，华山脚下遗弃的高腰马靴、大皮鞋、作战地图、护身符、各种小佛以及写有“武运长久”并签满亲友名字的太阳旗等物品甚多。

从战地到县城，一路上我看到敌人到过的地方，尽是断壁残垣，一片萧条。泌阳城内景象更惨，县政府及各机关房屋均被日

军焚毁了，县民团团部也成焦土，只剩下几间房子，县城西门和城墙也被大炮摧毁^①。

^① 据《左集团豫南战役战斗详报》，豫南会战期间，泌阳县境内的战斗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日军由南向北进攻，一月二十七日攻占县城，二十九日进入方城、舞阳。第二次是二月四日起，日军由北向南回窜，五日由舞阳猛攻羊册一带，战斗中刘汝明军夺取了华山日军炮兵阵地，击毙敌炮兵指挥官法岛少佐以下数十人。激战至二月九日午，刘军收复泌阳城。

豫南会战中的南阳回民 战地服务队

水 普 慈

一九三八年，河南省会开封沦陷后，河南省政府及所属各部门迁到了南阳一带。在战云密布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南阳地区民众组织起来，准备抗击侵略。当时南阳各县的民团武装联合组成河南第六区抗日自卫军，总部设在南关天妃庙，由内乡民团司令别廷芳任司令。南阳的回民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激情下，准备献出一片忠心，誓死捍卫家乡。

当时，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在重庆组建了回教救国会，要求各省设立分会，各县设立支会。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马德乾（字健之，回族，河南浙川县人）受白崇禧的委派，来南阳邀请回族名人水子立组织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河南分会。水子立当即应允，并向全省发出通电、宣言，要求各地回族代表来南阳聚会。是年秋，在南阳回民景穆小学礼堂召开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河南省分会成立大会。代表们选举水子立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河南省分会会长。我当时任景穆小学校教员，参加了此次大会，并在该会宣传股工作。

为了加强抗战力量，河南分会建立了一支抗日武装，叫回民战地服务队，回民健儿踊跃参加。其组织情况是：主任理事水子立，副理事李平甫、马振武。下辖九个区队，共有队员八百二十二名，长短枪六百六十二枝。

* 作者当时系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河南省分会宣传股工作人员。

这支回民抗日武装，平时除进行抗日宣传外，各队还分别进行军事训练、战场救护训练等。城关队和五里堡队的队员们，常在景穆小学的操场上进行操练。枪支、弹药多得到南阳警备司令孔繁瀛和第六区自卫军司令别廷芳的捐助。

一九四一年，日军经确山、驻马店、西平、叶县、方城等地，直指南阳。南阳驻军将宛属各县地方团队改为宛属自卫军第六纵队，回民战地服务队抽调部分队员，由马明远带领编入第六纵队，驻防在城北英庄寨，归联防司令别光汉（此时别廷芳已去世）指挥。我曾随回教救国协会人员去慰问。春节前，这支队伍转赴方城，驻扎在广店一带阻击日军。农历正月初七日下午三时许，日军前哨进到南阳城北五十里的石桥镇附近。我第五十九军及炮兵第十六团在石桥东白河西岸与敌遭遇，炮战激烈。回民队员有的参加作战，有的输送弹药、救护伤员、掩埋地雷，并准备巷战。五时许，日军步兵在飞机掩护下，逼近寨垣，我军炮兵从东线自北门向镇平方向转移，南门尚有步兵和回民队员在抵抗。七时许，日军又从南面的夏村渡过白河，我三十八师的步兵营、机枪连和回民队员于当晚十一时向紫山转移。在巷战中，我回民战地服务队小队长胡振清（绰号胡大娃，擅长武术）只身一人，在敌人四面围攻下，借短墙掩护与敌激战，使敌人无法冲入南门。敌人潜绕到胡的身后，佯装中国军人去接近他，胡在黑暗中误认为是自己军队，放松警戒，被包围击伤，敌人用刺刀扎死了他。回民队员陈凤志、沙明礼等多名负伤。

日军攻陷南阳后未久留，即向唐河方面撤退了。他们经过黄池陂寨时有五个敌兵掉了队，回民战地服务队在区队长马凌五等带领下，先隐蔽监视着敌人。当这五个敌兵正在寨外草屋中睡觉时，我队员突然冲向前，将其击毙，获步枪三枝。

这次战役，敌人死伤很多。寨内的敌尸都由敌军焚烧在回族清真寺的大门外了。据当地老人王炳申（现住南阳市）谈，他和石桥镇的商人吴德元，初九日上午由乡下回石桥镇时，见镇东南

角的寨河沟中有日军尸体十一具，南面四华里的树林里有敌尸三具。另据沙山包庄的人说，他们那里有二十多具日军尸体。此次战役，约毙敌一百五十多名。是年三月，南阳回教救国协会举行追悼会，悼念牺牲者，大会以教礼进行，向家属发了恤金。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向南阳回教救国协会石桥镇回民战地服务队赠送了“为国争光”的锦旗。

第四章 郑州战役

郑州战斗

何应钦

敌犯长沙时，为牵制我豫中部队，乃由平汉路北段，抽调第一一〇师团，由晋东抽调第三十六师团各一部，会原驻豫东之第三十五师团，暨独立第四旅团一部，并配属化学兵一部及战车、重炮、飞机等，共约兵力五万，于三十年九月底，先后在中牟、京水、荥泽口等处集中，于十月二日拂晓前，分三路在界马、大黄、琵琶陈、荥泽口渡泛会犯郑州。其左路渡泛之敌，被张师阻于中牟西南，右路渡泛之敌，亦被我耿师阻于荥泽^①西南一带。至中路渡泛之敌，则使用毒气攻击，四日陷我郑州。斯时左路之敌，亦陷我中牟，旋进至郑州会合郑州之敌，西窜须水镇，另一股窜至十八里河。十三拂晓^②我军反攻，曾一度攻入郑州城。十四日下午四时，又曾一度克复中牟城。后因我军不断向其进攻，至十月三十一日始克复郑州城，残敌向东溃退，我军续向琵琶陈、京水方面追击。同时中牟及广武^③方面之敌，亦呈动摇，我军乘势分别猛攻。至四日，郑州东北大部之敌溃退，泛东

* 作者当时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① 荥泽系旧县名，其县城即今郑州市邙山区古荥镇。

② 当为十三日拂晓。

③ 广武系旧县名，一部今属郑州市邙山区，大部属荥阳市，县城今为荥阳市广武镇。

一部逃遁不得，乃经京水由黄河铁桥南端西窜，我即分头围攻。战至六日，中牟及黄河铁桥以西残敌，藉河泛对岸敌炮兵之掩护，分别退据中牟城及邙山头顽抗。我乃对敌构筑工事，派一部实行监视，主力则撤回郑州以西地区整理。郑州附近之战斗，乃告一段落，是役敌伤亡约三千余。

郑州战役回忆

孟宪尊

一九四〇年冬，我毕业于陆军大学第十六期，应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的邀请，由重庆乘总部派去的汽车经西安、洛阳到达郑州该集团军总部，任参谋处作战科科长。孙桐萱为了使我与上下各方面的联系方便，并给我以少将高级参谋的军衔。

第三集团军由孙桐萱任总司令，曹福林任副总司令。共辖两个军，即第十二军和第五十五军，孙桐萱兼第十二军军长，曹福林兼五十五军军长。总司令部直属单位有二十四公分重迫击炮兵团、山炮营、工兵营、辐重营、特务营、侦察连，还有两个补充团。总司令部率第十二军担任新黄河泛滥区的河防任务，北起花园口，经中牟、尉氏、鄢陵、扶沟，南至周家口，沿河弯曲约有三百公里之正面防务，与日军隔河对峙。当时的形势是：

日军占领新乡、开封、商丘一带，不时以机械化部队掩护步兵部队，窜扰我豫东皖北一带；新四军在蒙城、涡阳、永城、夏邑一带游击；我军右翼为何柱国骑兵军，左翼为孙蔚如部的赵寿山军。

我集团军（欠五十五军）以持久防御之目的沿花园口、中牟、尉氏、扶沟、西华、周家口黄泛区一带占领阵地，拒敌于黄泛以东地区。以两个师在第一线占领阵地；以一个师为机动布防，位置于新郑县附近，并适时以主力或一部渡过黄河到豫东一带地区执行游击任务；总司令部及直属部队，位置于郑州附近地区。

* 作者当时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科长、少将高级参谋。

另一方面，当时我方一些情报机关，每日派出大批情报人员，过河刺探敌情。第三集团军、各战区（第一、第五、第八战区）长官部及重庆统帅部每日早晚都要“敌情及黄河水位与流速”的报告。那时内地工业品奇缺，连人民生活必需品如食盐等，也必须由对岸敌占区运来。情报人员为了工作便利，就以“跑生意”为掩护，回来时都带些货物。河两岸物价差额甚大，一来一往即可赚到不少的钱，成为“发财”的好路子。军统局、指挥机关、游击队、战地服务队等等，都巧立名目，在河口设立办事处、联络处等，都以派人过河“搜集情报”为名，实际上干走私行当。特别是汤恩伯副长官部^①在临泉指挥部由周口、界首与汪伪的走私，是公开的秘密。所有这些情况，给担任河防的部队造成极大的麻烦，既要防止敌人混入，又可能得罪有关上级机关和友军的关系。以所谓杂牌部队（原西北军）的孙桐萱部对待这些问题，煞费苦心。

一、郑州作战

日军以步兵一个混成旅团，内附有骑兵部队和机械化联队约万余人，并配属空军部队，于一九四一年十月三日夜，由开封方面突然进犯我郑州河防。其主力由中牟，一部自花园口，在炮火掩护下，强渡黄泛区进犯^②。

先是敌军由中牟偷渡黄泛区。我第二十二师某连守兵发现情况曾立即报告连、营部，而该连、营长以为是“奸民走贩私货”，未加重视，并未即刻采取紧急的有力措施。时近午夜，敌军登陆已多，该驻守连始行应战。但敌军偷袭登陆者，以枪炮猛烈轰击，我少数驻防部队伤亡殆尽。此时营、团、师部均已闻枪炮声，知

^① 据《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汤恩伯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四日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② 据第三集团军郑州战役战报，十月二日凌晨三时至三时三十分，日军先后由中牟界马、郑州琵琶陈强渡黄河。另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军渡河的时间亦为十月二日拂晓前。

敌已过河，开始向枪声紧密处调集队伍阻击。当时敌以主力来犯，而我以薄弱之步兵在正面防守，敌犹如以尖刀突薄纸，当然一突即破。我第一线在拂晓时已被突破。我第二线部队即沿第二线阵地阻止敌人西进。敌后续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向我阵地左右扩张。

这时我在孙总司令办公室，即以电话询问第二十师师长周遵时与第二十二师师长张测民战情，均回答说第一线正在与敌激战，但第一线电话已不通了，想是与敌人肉搏，正派兵支援第一线，并侦知其真实情况。孙桐萱当即命第二十师与第二十二师应竭尽全力阻止敌人扩张前进，不得已时即退守早已准备的第二线阻敌西进，待第八十一师到达增援。又以电话命令第八十一师师长贺粹之迅速由新郑沿新郑、郑州大道急来郑州以东地区增援第二十二师及第二十师。又令重迫击炮团迅速就郑州以东预定阵地向中牟方面来窜之敌准备火力迎击；山炮营进入阵地对花园口之敌准备火力射击。又令步兵第一、二补充团迅速至预定的包围郑州的阵地待命。并将当时情况与处置，报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同时要求另派部队接替尉氏以南防务，以便集中力量抗击登陆之敌。同时又将上述情况分别电告左右翼邻军及有关方面，并通知河南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杨一峰。

部署完毕后，天已明亮，有敌机向郑州总部轰炸。总部即移到预设的掩蔽部（即防空壕）内以电话及无线电指挥。这时敌炮火更加猛烈，郑州城内百姓虽很恐惧，但还不乱。向后方撤走的也很守秩序。

十月四日，我第二十师及第二十二师，一面沿黄泛区集结兵力，一面竭力阻止敌人西犯。在敌人步、炮兵猛烈的火力下，我守军在每个据点的争夺中都能不顾在敌机枪与炮火下的伤亡，以短兵相接。在肉搏时，一些未撤走的村民也持劈刀、斧头参加对敌搏斗，士气振奋，这样苦战了一天，使敌人无所进展。

至下午六时，第八十一师赶到郑州附近。师长一面报告总

部，一面部署部队接第二十二师的一部分阵地，主力沿贾鲁河旧沿岸占领阵地，阻止敌军前进。

是日晚，我和总司令孙桐萱乘月夜至第八十一师师部，由孙当面将敌我情况向贺师长讲清楚，说明对岸敌炮火甚烈，明日拂晓可能以主力向你师进攻，须严加防范，要求他们提高士气，艰苦作战，任何困难也要克服，发挥冯先生教导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第八十一师的官兵听到总司令到前线慰问，大为振奋，虽经过一日急行军仍不顾困乏，当夜奋力挖掘战壕。

十月五日拂晓，敌在其猛烈炮火与飞机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进攻，幸我第一线部队经过调整，各师的团、营以猛烈的火力阻止敌军前进。第八十一师在第二线占领阵地，对前进之敌予以有力打击。

但来犯之敌在步、炮、飞机协同下向装备极其劣势的我第二十师和第二十二师不断猛烈进攻，致我军感到坚守困难，迫使我第二十师向京水镇方向、第二十二师逐次向郑庵附近转移阵地。

我第八十一师在沿贾鲁河新堤一线，利用有利地形阻止敌主力前进，战斗极为激烈。尤其在大花庄西北、李庄以东与敌隔河激战，更为壮烈。我坚守大花庄桥头之吴营长指挥所部毙敌逾百人后，白刃相接，该营长负伤，腹破肠拖，仍与其连长夺回机枪一挺，毙敌二三人，最后战死于桥下。似这种浴血战斗的例子很多，事后百姓缅怀英烈，广为传颂。当时不但我方军人战斗中奋不顾身，附近民众在激战中亦大力相助，如北李庄农民用大铡刀、铁叉与敌肉搏，迫使敌人不得过桥。午后，有零股敌军向桥东南五里许之小孟庄、枣园等村进攻，防守该村的第二十二师的两个连由于敌步、炮、飞机联合作战，不支败退。敌越过贾鲁河堤，由小孟庄、南李庄、小花庄，占据磨台岗，向北包围北李庄。由于桥头血战有村民助战，敌人死伤惨重，日军进入北李庄后，即行报复，大施凶暴，村人不及逃避者，男女老幼全遭杀戮，复放火大烧，全村房舍都付之一炬！

二、主动放弃郑州

与日军激战数日，既未能阻敌于黄河（黄泛区）以东地区，而敌军主力又渡过黄泛区迫近郑州。郑州以东地区，地形开阔平坦，不利于我军防守，反利于敌之机械化与步、炮、飞机协同作战。我既无飞机又无有力炮火，除仅有重迫击炮团及山炮营外（均系曲射炮火，对进攻敌军效力很小），别无得力火力阻击敌人，而处于挨打的地位。五日起敌时以远射程炮火和飞机轰炸郑州城内外。为了调整作战力量争取主动，孙桐萱主张暂时放弃郑州，撤至郑州以南、东南及西南密县之嵩山山麓，这里地形荫蔽，天然沟渠纵横，利于我之防守而不利敌之机械化的活动。我重新调整部署，可与敌保持对峙的局面，以逸待劳，打击敌之有生力量后待机反攻。

孙桐萱持此理由，一再请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批准后，于五日下午通知有关银行、机关撤离郑州，并拆卸火力发电厂主要部分，凡有可能被敌利用之场所，均行有计划地破坏或运走，决不资敌。市民凡能走动者均向郑州以西山区亲朋处暂避敌势，由专员公署同县政府做有秩序之撤退。

命令兵站支部，将多余之粮弹即行撤到密县附近；辎重兵将总部的械弹粮秣向密县以东曲梁镇附近运送，各师伤病员由各部队送至后方医院：第二十师、第八十一师由郑州沿荥阳公路送至后方医院，第二十二师沿郑州、密县公路后送。一路注意隐蔽。

命令第二十师于黄昏后逐次撤至郑州迤南十八里河附近，面向郑州方向占领阵地，第二十二师于黄昏后逐次撤至十八里河迤南至张庄街之线占领阵地，注意掩护军之右翼；第八十一师于黄昏后撤至郑州西南黄岗寺附近，确保军之左翼。各师到达指定地后即行构筑工事，待机反攻。总司令部由郑州转移到密县以东曲梁镇附近。

命令下达后，并分电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及第五战区司令长

官部，以及有关友军得知。

五日夜，各师、团均按总司令的命令执行有计划地撤退，并到达指定之线占领有利地形^①，正在积极构筑防御工事之际，不料第十三军（汤恩伯副长官第三十一集团军的军队）忽然在登封（洛阳东南、郑州西南）南北之线占领阵地，扬言：“孙桐萱部队抗战不力，将郑州丢掉了。我军从洛阳以东沿登封一线布防，严防孙部的退却，如再退就要解决它！”汤并以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地位令所部截留由第一战区供给部队的物资，甚至有些因公去洛阳的第三集团军的军佐人员也在途中被扣留。

大敌当前，后面的“友军”不但不协力打击敌人，反在背后来此一手，怎不令人痛心！孙桐萱即将上述情况，由电话报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郭寄峤参谋长，请其转告卫立煌长官。

三、密县会议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了解以上情况后，即电我总部略事准备，于十月七日晚在密县召开会议。那日黄昏，我随同孙桐萱到密县第八十五军第一一〇师师部。会议由卫立煌主持。参加会议的还有：汤恩伯副司令长官、长官部的温副参谋长、第八十五军副军长兼第一一〇师师长吴绍周、副师长廖运周等人。

首先由卫立煌说明开会的目的。继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报告情况，然后大家共同研究如何消灭敌人、收复郑州。我已将敌我情况及战斗经过要图挂在会议厅上，孙桐萱总司令按图把敌情及战斗经过作了详细报告，并指出：当前河防既被突破，郑州及其迤东地形均系平原，不利我守势作战，不如郑州西南嵩山麓下地形隐蔽，且有天然深沟纵横，利于我守，相反不利于机械化部队的活动。故决心主动暂时放弃郑州撤至，郑州以南、以西张庄街、十八里河、黄岗寺、须水之线，与敌保持对峙，日夜以逸待劳，

^① 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及第三集团军战报，郑州于十月四日被日军攻占。

坚守阵地以火力杀伤敌有生力量，夜间以敢死队游击敌之后方以断其补给。如此消耗来犯之敌，相机收复郑州。报告刚完，汤恩伯副长官对孙说：“有人说：你的第二十二师某连长出卖黄泛河口，敌人才轻而易举地渡过黄泛区的！”

当时孙桐萱也豁出去了，他接着说：“副长官不能听信敌人的挑拨离间的宣传，所谓某连长，我敢说第十二军中连长以上我是多数认识的，有的都能知其是某某地方的人（这是冯玉祥副委员长^①的好传统）。如果真有人出卖河防，只要说出姓名，除战死者外，我立即把他抓来，以军法从事。”这时，卫立煌立即插言说：“我们今天大敌当前，应该讨论今后作战方案，不是来听谣传的。好！孙总司令你们今后作何打算？怎么办？有什么把握？还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替你解决的？”

孙说：“我们初步计划是：利用有利地形构筑阵地，各师以主力坚守阵地。敌来攻时，以逸待劳，充分利用严密火力，消灭其有生力量于阵地前，敌人夜间不敢出，我利用敌人这个弱点，每师组织三个敢死队，每队约百人，以轻便武器轮流至敌后袭击，或游击敌人，使敌疲于应付，相机反攻郑州。不收复郑州决不罢休。”

密县会议后，我随孙桐萱连夜返回曲梁镇总部，即召集各师长及主要团长开会。孙将密县会议情况概略传达后，提出：大敌当前，唯一的出路是各师、团提高士气，加强团结，大家齐心协力，把部队整顿好，爱护民众，军民结成一条心。只要积极抗日，消灭当面敌人，收复郑州，这样，我们即使部队牺牲光了，我孙桐萱本人牺牲了，也留得个抗日英雄，千古传名。希望各部队全体战士下定为国牺牲的决心，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经过动员，全军的斗志陡然提高，各师主力坚守阵地，以逸待劳，猛力打击来犯之敌。各师又组织了三个敢死队，轮流每夜

^① 一九三八年一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冯玉祥任委员。

袭击敌人。其余主力，坚守阵地，以逸待劳，猛力打击来犯之敌，这样二十余日来，使敌人疲于奔命，损失甚大。

四、克复郑州

分渡新旧黄河窄路中牟——郑州——旧荣泽县之敌，曾数度分向张庄街（中牟西南）、十八里河（郑州南）、黄岗寺（郑州西南）、须水镇（郑州西）、广武（郑州西北）等地进犯，均为我守军以逸待劳予以击退。我军复不断向窄路各该处之敌夜袭反攻，均予敌以重创。

十月三十一日上午八时，敌复纠集步、炮、机械化及骑兵部队约万余，由中牟、郑州、旧荣泽县，分股向张庄街、南曹、十八里河、黄岗寺、须水镇、石佛之线猛攻。我军各师各对当面之敌，奋勇迎击，激战至当日晚十时许，进犯张庄街、南曹、十八里河、黄岗寺、须水镇、石佛各股敌人均不支后退。郑州之敌亦被迫向京水镇（郑州东北）方向撤退。孙桐萱根据各方面战情判断：收复郑州的时机已到。随令各部队咬住敌人不放，向郑州大举反攻。于当夜十二时完全收复郑州。

兹将上述战斗中的主要情节回忆如下：

是日敌军以主力进攻黄岗寺我守军第八十一师。日军开始向我军以飞机轰炸和炮击，掩护其步兵数千人向我守军猛攻。但在强大火力网前，敌屡遭顿挫，直至黄昏才接近阵地前沿，约数百名敌人强攻进入黄岗寺寨内与我寨内第二四一团第一营发生巷战，展开肉搏。师长贺粹之亲率手枪连赴前线督战，除令该团长刘本传加强信心坚守外，并命第二四二团前来黄岗寺增援。继而得知寨内顽敌已被我尽歼（我寨内营长董万选也受重伤，官兵伤亡百余），并闻寨外敌人受重创，即急令第二四三团由黄岗寺迤北乘势大举出击反攻。在黄岗寺北门外当场击毙日军大佐小林联队长及其以下官兵百余名。

贺师长从获得小林袋囊中的文件和地图的标示上，确知敌总

指挥为鲤登少将，其指挥所设在花园口以南之独立大庙内。他即时将这情况报告孙桐萱。

第二十师方面于三十一日黄昏时，见当面敌火力渐弱，似有退却模样。当即按总司令指示咬住敌人，决心以师预备队的第六十团即行出击。该团于当晚十时许由团长孙得楨率领先头部队尾追敌人攻入郑州南门，一部入陇海花园内进行奋战，少数敌人向东门逃窜。这时第二十师主力已攻入郑州城内，正在肃清城内残敌。

第二十二师追击残敌至郑州南门外，敌骑兵数队便向中牟方向逃窜。

孙桐萱得知各方情况后随即命令第二十师全部兵力确保郑州，第二十二师与窜向中牟之敌保持接触；第八十一师即与郑州以北敌人保持接触并注意敌人动向。

孙桐萱进入郑州，即以电话报告第一战区卫立煌长官：我军于十月三十一日深夜克复郑州，正向当面之敌侦察搜索追击中。当夜十二时，又以电报报告重庆统帅部。

五、追击战果

敌人主力部队和骑兵部队，由郑州向中牟方向撤退，以一部向花园口方向撤退。

孙总司令遂决心以第二十师主力固守郑州，以一部向郑州以东渡口追击；

第二十二师即向中牟之敌追击并攻占中牟县及其渡口；

第八十一师即向京水、花园口之敌追击。

十一月一日中牟方面敌人被迫放弃黄泛各渡口，固守中牟县城顽抗。

第八十一师向花园口方面追击顺利。是日正午敌飞机数架低空飞行，并发出怪声鸣响。我军以为敌机将投弹轰炸故均作掩蔽队形。谁料敌机忽而升高、忽而降低，并向大庙附近投下通信

筒，被我第八十一师获得，内装有鲤登指挥部逃到开封的少佐参谋（忘记名字）给鲤登指示逃走路线的简略要图一纸，并注明将竭尽所能，抢救鲤登脱险。因此我第八十一师除一面报告孙桐萱外，一面按其逃窜方向沿途设下埋伏。

孙桐萱得知此情报后，他一面报告卫长官，一方面即转马北向，指挥所暂由我以少将高参名义代理指挥事宜。这时汤恩伯即派第一一〇师副师长廖运周率领该师归第三集团军指挥。总部即拨指挥所指挥。我即向廖副师长通报了上述情况，即着第一一〇师协同第二十二师向中牟县城围攻，第二十二师担任中牟东、北门的围攻，第一一〇师担任西、南门的围攻。指挥所位置在小李庄。

第八十一师方面，已确知敌指挥官鲤登少将没逃掉，被围困在黄河三角地。那天风力特大，使黄泛水滚向东岸，西岸泥泞，舟船不能靠岸，河滩淤泥不能徒涉。故敌空投帆布船、帆布筒、降落伞、飞鸽等均被我所获得。此时，战区长官卫立煌来命令要活捉鲤登。我立即停止炮火射击，尽量向大庙缩小包围圈。敌因抢救鲤登，花园口对岸敌重炮向我纵深射击，黄昏时刻，敌飞机空投伞兵数十名，并以飞机投掷各色照明弹和信号弹。鲤登在其卫队与汇合之伞兵掩护下企图逃窜，均被我军包围于大庙外及沿途（按其指示图纸之方向）伏兵阻击，鲤登再次受重伤。但敌军以死掩护抢救，鲤登由老黄河逃至新乡，而终于伤重死亡。日军后在开封、新乡开追悼会，并在日伪报刊上发表了这一消息。

第一战区长官卫立煌将我收复郑州及主要战果报告重庆时，我第三集团军亦将收复郑州的战斗要报报告重庆最高统帅部。

克复郑州之战

贺 粹 之

一九四一年秋郑州战役时，我任第一战区第三集团军第十二军（总司令孙桐萱兼军长）第八十一师师长。战前，我军第二十二师守卫尉氏东南五里河至商水县周家口（今周口市）河防，第二十二师守卫五里河至郑州花园口附近东赵集的河防，第八十一师驻新郑进行整训。我每次集合官兵讲话，都着重说明日军侵我中华、掠我疆土的罪行，以激励战士们英勇杀敌。并常以一九三九年我第八十一师在豫东游击战每战皆捷，迭受嘉奖，获得年终总评为全国正规军游击战的第一名，来鼓舞官兵斗志，坚定抗战到底之决心。

十月二日凌晨，日军第三十五师团等部，附骑兵及机械化部队约万余人，在空军配合下，分别自中牟界马及郑州东北的琵琶陈强渡新黄河。当时，孙桐萱总司令以万急电话，令我率第八十一师以强行军速度驰援琵琶陈。我马上集合部队，急行军向郑州方向进发，同时将全师病号派军医人员送许昌后方医院治疗。三日午前四时，部队到达郑州，立即投入战斗，迎击来犯之敌。担任正面防守的我补充团遭敌强袭重创，官兵伤亡百余名。激战至上午十一时，日军攻占了柳林、祭城及东、西花胡庄。黄昏，我部奉命转移至郑州西南之黄岗寺村。四日凌晨，郑州失守。总司令部由陇海花园迁到密县曲梁镇，二十、二十二两师撤至郑州南郊十八里河村以东以南地区，形成护卫总司令部与敌人对峙的局

* 作者当时系第十二军第八十一师师长。

面。

我第八十一师到达黄岗寺，即以纵深配备的部署，将第二四二、第二四三两团控制于黄岗寺附近以东师部左后方，为机动部队；以第二四一团的一部专守寨内，主力在黄岗寺寨外，配属师工兵连，抓紧构筑工事，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十月中旬，我命第二四二、第二四三两团选拔近百名士兵，组成敢死队，分两队游击郑州方向之敌。十月三十一日晨，日军开始向我炮击，掩护其步、骑部队数千人向我攻击前进，但在我强大火力网前，前进迟缓，直至黄昏前才接近我阵地前沿。部分敌人（约百名）强攻进寨，与寨内我第二四一团第一营发生巷战，展开肉搏。我除令该团团长刘本传坚守外，即率师部手枪连赴前线督战；并命第二四二团前来黄岗寺增援，以便调整寨内外的战斗力量；继命一个排的手枪兵，绕敌后侦察敌人虚实。三十一日天黑以后，得知寨内顽敌尽歼，寨外敌人受了重创，寨内我营长董万选受伤，以下官兵亦伤亡数十人。我即命第二四三团急赴黄岗寺，乘势大举反攻，在黄岗寺西门外击毙日军联队长小林大佐及其以下官兵百余名。我从缴获的小林图囊中的文件和地图的标志上，确知敌总指挥官为鲤登少将，其指挥所设在郑州北黄河花园口以南的一座独立大庙内。故溃败之敌大部以独立大庙指挥所为逃窜目标，另一部残敌逃向邙山头。我命令部队迅速跟踪追击北窜之残敌。当晚，我师经郑州城继续向京水方向追击，包围了大庙附近各村庄。十一月一日上午，我军对被围之敌发起猛烈进攻。午后，我获敌飞机投下的掷信筒一件，内装鲤登指挥部的少佐参谋给鲤登的战斗要报简略要图一纸，汇报他们正尽力营救鲤登少将脱险，并指明逃窜方向。我按其方向，沿途埋设伏兵，待机猛袭鲤登及其护卫之残部。正值此时，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令我活捉鲤登，因此只得马上停止枪炮射击，尽量缩小包围圈。直至黄昏，敌因抢救鲤登，空投伞兵数十名，加强其护卫队，同时对岸十数门重炮齐发，并以数架飞机投掷各色照明弹，指明逃脱方

向，掩护其逃窜，但被我沿途伏兵阻击，鲤登再次受伤，逃至新乡，终于死去。

此次战果：一、日军总指挥官少将鲤登受伤而死；二、日军大佐联队长小林被击毙；三、经清扫战场，掘出敌尸体三百余具，其中黄岗寺寨内外二百余具，独立大庙内外约百具；四、战利品有，迫击炮三门，步枪、马枪、手枪共百数十枝，通讯犬一只，战马数匹，掷信筒一件，电话机四部，电话线若干米，帆布舟、降落伞、帆布筒各十余件，鲤登黄呢斗篷一件等。这些战利品集合一起，拍照后，即全部转交第一战区长官部。

回忆郑州战役

李 助 甫

一九四一年九月，华北日军为策应其第十一军进行第二次长沙会战，从晋东南、豫东调集了第三十六师团、第三十五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各一部，化学兵一部，约五万余人，并配以飞机百余架、战车七十余辆及大批重炮，发动了郑州战役。

战前负责守卫郑州两翼黄河河防的我军部队是：东侧花园口、中牟、尉氏、扶沟、西华至商水县周家口段为第三集团军第十二军（总司令兼军长孙桐萱，辖第二十师、第二十二师、第八十一师），西侧广武、汜水、巩县、偃师段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辖第三十八军和第九十六军）。当时我任第三集团军第十二军第二十二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第二十二师共有四个步兵团（第六十四团、第六十五团、第六十六团和补充团），负责守卫郑州东北部至尉氏一带的新黄河河防，师部驻郑州以东的祭城。

我集团军自一九三九年四月以来多次袭击开封，士气旺盛，进一步掌握了对岸日军的活动规律，多次击退了企图偷渡西犯的小股日军。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来犯的日军，并迟滞其快速部队的行动，我们还以挖堑壕、毁桥梁、破铁路、拆城墙等方式，对可能为日军利用的地形地物进行了破坏。我军还以一个团的兵力常年在新黄河以东的敌占区打游击，更是搅得日军惶惶不安。

十月二日凌晨三时，日军在战车和强大地面炮火的掩护下，分三路由界马、琵琶陈、荥泽口强渡新旧黄河，向我军发起猛烈

* 作者当时系第十二军第二十二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

进攻。我河防部队奋起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加之日军又使用了化学武器，伤亡严重，日军乘机直扑郑州。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把预备队和总部直属部队全部调上火线后，又急电正在新郑整训的第八十一师师长贺粹之率部星夜回援郑州，并令第二十师和第二十二师竭尽全力顶住日军的进攻。我师奉命撤至贾鲁河南岸构筑工事，与日军隔河激战。

天亮后，大批日军飞机对郑州市区及附近地带进行了一整天的狂轰滥炸。在我师阵地上空，三十多架日机轮番不停地投弹、扫射，日军步兵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均被我军击退。经过一天的鏖战，敌我双方伤亡均重。与此同时，另两路日军也分别在广武的上河王村附近和郑州东南地区，遭到了第四集团军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和我集团军部队的顽强阻击，双方往返冲杀，战斗持续到次日。

日军后续部队陆续渡过黄河投入战斗，其攻击力量不断增强，对我军造成的威胁越来越大。至二日晚，我师阵地对面的日军已达六千余人，并进逼至祭城附近。我和师长张溯民、副师长孙政训三人对战场形势和下一步的行动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这样硬拼下去只会使自己遭受更大的伤亡，唯有避敌锋芒，向南转进，节节抵抗，然后伺机反攻方为上策，并决定由我去向总司令孙桐萱当面汇报。

三日上午，我率四名卫士策马前往总司令部驻地郑州陇海花园，行至郑州城东门时，突然遭到一队日军骑兵的射击。我的战马受惊，我被摔了下来，全身多处被磕破，所幸没有伤及骨头。我们到达陇海花园后，得知总司令部已经转移，于是就催马直奔郑州西南的黄岗寺。在那里，我见到了孙桐萱总司令，向他汇报了我师的战况和计划。孙总司令表示同意，并令我师第一步先撤到郑州以东的圃田和中牟的白沙一线进行抵抗。此时天已过午，我不顾饥饿和伤痛，喝了几口水就返回师部。

四日，郑州外围的战斗更加激烈，日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

其先头部队已薄近城西关和南关附近，并空投了数百名伞兵，加紧对市区的空袭。为了减少无谓的牺牲，孙桐萱决定暂时放弃郑州，将部队撤至郊区，与日军进行游击战。撤退之前，我军还对电灯公司、棉花打包厂等处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将全部机器连同电杆、电线、废铁等统统运走。当日深夜，郑州陷入敌手。仅在广武的上河王村和我师原防地郑县大花庄、北李庄，就有近三百名村民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在郑州市区，日军闯入商店、民宅，将金钱、货物、粮食、家具洗劫一空，甚至还闯进铭功路天主教堂，强奸在里面避难的妇女。更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兵竟逼迫儿子活埋父亲、父亲奸污女儿。

我军撤出郑州后，遵照总司令部的统一部署逐次向南转进，与日军展开了游击战。在此期间，第三集团军总部再次南移至密县曲梁镇，我师师部也先后由祭城转移至郑州以南的五里堡、十里铺和十八里河附近的一个村庄。起初，我师第六十四团和第六十五团分驻十八里河周围，第六十六团驻东面的南曹附近，补充团随师部驻防。后来根据战局的变化，又逐渐向东南方向转移，到达中牟的西南部和新郑的东北部一带。每到一地，各团立即抢修工事，做好迎击日军的准备。

在与日军进行游击战的日子里，每到白天，日军总是先派出侦察机飞临我师阵地上空盘旋侦察，然后出动小规模的地面部队，在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掩护下向我军发动进攻。在遭到我军的强烈抵抗后，便偃旗息鼓撤回郑州。我师共与日军进行过八次这样的战斗。记得有一次在中牟西南的张庄街，上午先是十余架日军飞机侦察一番，中午十二点来了三百多名日军，配以坦克、装甲车和飞机，向我师第六十四团阵地发起进攻。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该团派出两个连并携带轻机枪十余挺，迂回至日军右翼进行猛烈侧击，日军不支，于下午五时撤退。另一次是在新郑薛店车站以东的一个地方，日军仍是上午以飞机侦察，中午以坦克、装甲车和飞机开道，掩护六百多名步兵向我阵地猛攻。我师

第六十六团和第六十四团进行了猛烈的反击，一直战斗至下午三点，才将这股日军击退。这次双方都有伤亡，第六十六团二营六连连长受伤。日军在地面作战中，确实没有捞到什么便宜，但由于他们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因而使我方遭受了很大损失。在我师师部驻过的五里堡、十里铺和十八里河以及战场周围的许多村庄，几乎所有的房屋都被日军飞机投掷的燃烧弹烧毁，整个村庄变成废墟，不少未及躲避的村民被炸死炸伤。我军部队也因日军空袭而受到了一些伤亡。

日军虽然占领了郑州，但却使自己陷入了北和东北面靠黄河，西、南和东南面被我军包围的不利境地。每到夜晚，日军既不敢出动，也不敢在城南各要道口设岗放哨，只是在市区内的仓库、营房周围布岗。针对日军这一弱点，我集团军总部以直属特务营为主，并从第八十一师抽调部分兵力组成突击队，经常在夜间突入郑州市区，烧仓库、炸营房、毁设施、杀哨兵，使困守孤城的日军不得安宁。有一次偷袭，我军突击队杀死了五名日军哨兵，放火烧毁了日军的仓库和房屋，一时火光冲天，映红了郑州市区的夜空。

经过一段时间的游击战，日军被拖得疲惫不堪，其锐气也被消磨掉了大半。第三集团军总部决定乘此机会进行全线反攻，将日军赶过黄河。大约在十月十日后的一天，总司令部在驻地密县曲梁镇召开团以上军官参加的会议，进行反攻部署。总部决定：由第二十师担任正面主攻部队，布防在郑州以南的平汉铁路小李庄车站附近；第八十一师为左翼攻击部队，布防在总司令部所在地密县曲梁镇附近；第二十二师为右翼攻击部队，布防在中牟以西、郑州以东地区。会后，各部队按照总司令部的决定及时调整了布防。同时，第四集团军所辖各部队也做好反攻的准备。

十月十三日，我军开始了反攻阶段的作战，并于当日一度攻入郑州，打死打伤日军数百名。十九日，我军袭击中牟的日军，并一度攻占县城。此后，日军多次向郑州西部和南部地区的我军

阵地发动进攻，均因受到我军的顽强阻击而被迫退回郑州。经过十多天的反击战，我集团军各部队根据总司令部的要求陆续进入了总攻击前的集结地域。我师师部已前进到郑州东面的圃田。四个团的分布是：第六十六团驻郑州附近，攻击祭城；第六十五团驻郑州城东门外的一个村庄；第六十四团在第六十五团的左翼，补充团为预备队，随师部行动。此时，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已由密县曲梁镇北移到了郑州西南黄岗寺附近的一个村庄，并派出了近一个营的便衣部队，陆续潜入市区隐蔽，以便在总攻时里应外合。

十月三十一日凌晨四时，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在黄岗寺发出了总攻击的信号，我军开始全线反攻^①。第二十师首先破城而入，第八十一师随后赶到。下午七时左右，我师第六十六团冲进市区，其他各团也很快到达。各部队进入市区后，立即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逐垒逐屋地反复争夺。战斗到下午八时以后，终于将日军全部逐出市区，我军收复了郑州。次日，我军冒着数十架日军飞机的轰炸和扫射、黄河对岸远射程炮的猛烈射击，乘胜追歼败退的日军。到十一月三日，除黄河南岸邙山头的日军桥头堡和中牟县城外，其余日军全部被驱逐到了新、旧黄河对岸。在反击战斗中，我军第八十一师击毙了日军联队长小林大佐，并将其旅团指挥官鲤登少将打成重伤。日军从新乡派出三十多架飞机空投伞兵将鲤登救回，但他不久即死于新乡的医院里。至此，历时整整一个月的郑州战役，以我军毙伤日军六千余人、光复郑州而告结束。

收复郑州的翌日，孙桐萱率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回到了陇海花园，我师师部也进驻郑州火车站以东的福寿街。十天后，我师

^① 另有资料记载：十月三十一日上午八时，日军万余人分多路向张庄街、南曹、十八里河、黄岗寺、须水、石佛、汉王城等地的我军阵地猛烈攻击，经过反复激战，日军败退，我军乘胜追击，于当夜收复郑州。

又回到了原来的防地，师部移到中牟的小潘庄渡口，继续守卫新黄河防线。

（邢海江 整理）

郑州战役见闻

黄廷选

一九四〇年四月我在黄埔军校成都本校十六期三总队毕业时，总队长唐宇纵（唐继尧的侄子）调任军政部第二十八补充兵训练处少将处长。他从全总队一千多名毕业生中挑选了一百多名跟他去当少尉连附（即排长），我是其中之一。半年以后，唐总队长又调任军政部少将交际科长。我们这些青年军官失去了上级优宠，就纷纷请长假离去。我和骆业海、葛志仁同学于一九四一年四月请准长假，迳赴重庆军政部投拜唐总队长。他让我们住到他的府上，宾客相待，共食同饮。他询问我们各自的打算，我们均表示愿到抗战最前线，直接与日军拼杀。总队长就分别送路费，让骆业海回原籍福建，葛志仁回原籍浙江，送我国币一百元，并安排军车送我到成都。

我到成都先去母校，到第十七期第一总队会见我的童友王维翰（时易名王辉），他介绍他的同队要好同学宋明起与我相识。宋明起的舅父是驻防郑州前线第三集团军第二十二师中将师长张测民，宋明起为我写了封介绍信，请他舅父为我安排工作。六月某日我到中牟县府李庄第二十二师司令部谒见师长张测民。张师长看信后对我说：“眼下师里还没有合适空缺，你先到参谋处工作，等有机会时，我给你安排实缺。”

在参谋处，同事们都喊我黄参谋，卫士、勤务兵都喊我黄参谋官，参谋处长也不断派我工作。约七月间，参谋处长传达师长

* 作者当时系第十二军第二十二师参谋处参谋。

指示，命我视察本师防区郑县（今郑州）、新郑、长葛、洧川（今裁入尉氏、长葛）、尉氏、中牟等六县道路破坏及防敌伞兵降落阵地配备情况，并坐催各县制图报师部。我在副官处领了二百元法币的出差费，不带卫士，觅脚驴依次到各县视察。那时，郑县县长鲁彦、新郑县长李曰商、长葛县长唐绍庭、洧川县长王克佐、尉氏县长马凌波、中牟县长周述文对我都很热情。当时，我的家乡长葛所有主要道路均已深挖成交通沟样子，沟中可单线行马车、太平车，每隔数十公尺有加宽的供对行车错车处，符合规定，唯防敌伞兵降落阵地未备一处。由于我也不相信敌人会有什么伞兵部队突然降落我县，就告诉唐县长不必毁坏田苗，扰民害民，只在已扒了半截的四周城墙上挖战壕，构筑工事，其他在地图上表示出来即可。唐县长欣然照办。我在每县约逗留四五天，共历时二十多天，任务完成，图囊中装满图表回师交差。二百元的出差费只花了一百八十元，剩余二十元当即交还副官处。同事们说我“傻瓜”，我说：“这不是实报实销吗？”他们都哈哈大笑。

八月间，第二十二师司令部移驻郑州东郊祭城，部队仍在黄泛右岸布防。十月二日拂晓，日军炮空联合从中牟界马和郑州琵琶陈村一带向黄泛右岸我军防线突然大施轰击，掩护其陆军部队过河。我军也集中火力击敌于半渡。敌人登岸后，我军便以手榴弹、刺刀与之拼杀。战况激烈，寸土必争，歼敌甚多，我军的伤亡也重。战斗白热化时，师长把预备队一个团也增援上去。我在师部附近路旁，亲眼目睹到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疾步前进。有一位少年排长腰挎手枪、背插宝剑，英姿飒爽，疾进中与我互相举手示意。当时我想，我们的士气这样旺盛，敌人的进犯决难得逞。

师部人马转移至一片枣林中。下午，突然有敌机二十余架轰鸣而来，在枣林上空盘旋、俯冲、投弹。我急忙卧倒在一条浅沟内，弹片如雨，在我身边纷飞。我从图囊中掏出日记本写最后一篇日记：“十月二日，敌机疯狂般扫射、投弹，吾命休矣。”遂闭目

待死。十数分钟后敌机遁去，我站起身来，拍打了满身尘土，看见几位同事，都会利用地形地物保全自己，不觉相视苦笑。

前线激战两昼夜，四日忽闻谍报人员传说，郑州已经失守，敌人骑兵利用中心突破战术从我军两翼阵地间隙突袭了郑州。只见我们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的师长、参谋长飞马奔回，令师部急速向南转移。前线作战部队伤亡较重，也陆续南撤。

因战斗激烈，给养供应不上，全师官兵已两天没有进食了。撤到某村，副官设法弄来一大桶带汤面片，给师长、参谋长各盛上一碗，师长未吃，就先招呼我们参谋人员每人去盛一碗。

敌人大部队进据郑州后，不断抽出兵力向我军追袭。我军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与敌军周旋于郑州南郊和新郑、中牟境内，给来犯之敌以沉重打击，并曾夜袭郑州市区，使敌胆战心惊，不敢久恋郑州。

十月底，忽闻郑州之敌有撤退态势，我军迅即猛烈反攻，一举收复郑州，并乘胜追击，与敌后卫部队展开激战，敌我伤亡均众。我师部人员随追击部队跟进。当追进到中牟境内某村时，见敌军遗体甚多。听群众讲，敌军在此奸淫烧杀，惨极人寰。有一年轻妇女被敌轮奸后，奄奄一息，性命危殆，我们听了无不义愤填膺。

敌军后卫部队撤至中牟县城，凭险顽抗。中牟城北边黄泛主流呈弓背形弯曲，县城正位于弓背以内南岸。敌军从北岸以重炮密集炮火封锁中牟南部弓背以内区域。我师前锋官兵冒死猛烈进攻，伤亡甚众。连续组织多次强攻，均难通过敌密集炮火封锁区，不能逼近中牟县城，只好暂停进攻，构筑工事，与敌对峙。

一九三八年六月花园口掘堤时，黄水在中牟县城以西分为南北两段，把县城夹在中间。后来，北面的河水越来越多，南面河流逐渐干涸。我们师长和参谋长想把弓形弯曲半包围中牟县城北部地区的黄河水道引直，把中牟城隔到黄河北岸。此时汤恩伯部第一一〇师已开到前线增援，在我师阵地右翼布防。师长派副师

长孙政训去第一一〇师与其师长吴绍周商谈联合反攻中牟大计，并就改引黄河水道之事征求意见。参谋长指定我随从孙副师长前往，协助完成任务。另外，孙副师长还带了一位上尉副官和两名卫士。我师距第一一〇师驻地约二十华里，需骑马前往。我在军校学的是步兵科，没有练过马术，骑马还是第一次，不得要领。五匹战马在中牟境内沙土地带枣树林中奔驰，我驾驭不住，竟一连被摔下三次，每次均由孙副师长和那位副官回过马来，扶我上马。副师长笑我说：“当参谋不会骑马哪行？你紧踏马蹬，夹紧马肚，挺腰直立，不要把屁股实坐马背，马跑得再快也不会摔下。”我照孙副师长指示要领去作，果然得心应手，不再摔倒。

到达第一一〇师司令部，副官上前通报，第一一〇师师长吴绍周偕其副师长、参谋长出迎。时届中午，寒暄过后，就端上午餐。他们让孙副师长首座，我陪坐上首，他们于两旁和下面相陪。副官和卫士则另有他们的副官招待。席间，我们孙副师长强调此战我师伤亡甚重，吴绍周则强调彼师缺员太多，兵力不足。孙副师长提出两种联合作战方案：一种是两师各派一个团作前锋，并肩强攻，前仆后继，哪怕牺牲殆尽，也要攻克中牟；一种是挖直黄河水道，使中牟城隔在黄河北岸。他们三位一致同意后一种方案，工程由我们第二十二师负责。协商任务完成后，我们辞行回师交差。

师长决定成立前线指挥所，设在前线部队与师部驻地白沙之间的刘巧村，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李世卿（字勋甫）任指挥官，另派一位曾任上校团长当时为上校附员的韩莲台为副指挥官，参谋处指定我去协助工作。另从特务连抽调一个班常驻指挥所，负责保卫和通讯联络工作。指挥所的任务是随时与师长联系，指挥前线战事，并指挥挖直黄河水道工程。第一专区专员杨一峰负责抽调我师防区各县民工近万人，由各县长率领挖掘河道。黄河水利委员会派去两位工程师负责设计和技术指导。因白天敌人炮火连天，只有夜晚才能施工。时届初冬，泥深水寒，民工苦不堪

为黄参谋命大，我们托福啦！”

大堤上有我们前方团预备营挖掘的战壕和构筑的掩蔽部。这时敌方稀疏的炮声和断续的机枪扫射声仍不时传来。敌人是夜夜如此，以防我们偷袭。当我们回到指挥所一小时后，就听到新郑县民工经过布雷区踏响地雷死伤数十人的不幸惨剧。

一九四二年初，挖掘新河道工程完工，从中牟城西河道弯曲处扒开口子，引黄河水进入挖直的新河道内，各县民工撤回各县。可是黄河水并未完全改道，主流仍在中牟城北的弓背形原河道通过。我军撤到新河道南岸，配备纵深阵地，构筑工事，严阵以待。在指挥所里，我诘问黄委会两位工程师，为什么黄河主流未曾改道？工程师说：“龙王爷想走哪里就走哪里，咱要强迫它改道，它是不会完全听命的。”当时我想：黄河主流不能取直，中牟据点仍在敌手，将来必有后患。敌人如欲侵占中原，必以此据点为突破口，但人微言轻，徒叹奈何。果然一九四四年春敌军进扰中原，中牟为其突破口之一。

血战郑州

郭宗正

一九四一年，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华北日军继五月大举进犯晋南中条山区之后，八月间又集结三万余人，以鲤登少将为指挥官，强渡黄河，向我中原腹地大举进犯，兵分三路包围郑州。

面对大兵压境的危急势态，守备郑州的第三集团军全军将士，在总司令孙桐萱的指挥下，奋起抗击日军侵犯，血战一月零两天，击溃入侵之敌，保住了郑州。

此次抗击日军的血战，适值我在第三集团军司令部供职，任总司令部的通讯营总机排排长，负责司令部与所辖各部的通讯联络。与我同籍的贾本武（宁陵县城郊乡孙叉楼人）任该集团军第十二军第二十师第五十三团第一营第三连连长。忆起当年这场决死抗日的血战始末，我们犹觉于国难当头之日没有愧对民族、愧对祖宗。事情相隔半个世纪，回忆难免舛错，希知情者指正。

一、日军进犯

一九四一年农历八月十四日夜十一时许（注：日期均按农历），华北日军以鲤登为指挥官，率所部及小林部队三万余人，由炮兵、骑兵、机械化兵及空军部队和伪军的配合，向我中原腹地大举进犯。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集中精锐兵力朝我刘庄渡

* 作者当时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通讯营总机排排长。

日猛攻强渡^①。我守军一个连面对入侵之敌，一面向上级紧急报告，一面浴血抵抗，激战二十多分钟，援军未到，全连官兵尽皆阵亡。鲤登指挥日军蜂拥冲过黄河，迅速兵分三路向距黄河三十华里的郑州进发，形成包围态势。

紧急情报旋即传到设在郑州市陇海花园的总司令部。总司令孙桐萱闻报，处变不惊，一面命令补充团长刘东海、辎重团团团长秦依农急速率部出发阻击敌人，一面电令驻新郑的第八十一师师长贺粹之（河北献县人）率部速到郑州增援，并令第二十师师长周遵时（山东即墨人）、第二十二师师长张测民（河北盐山人）将河防任务暂时交游杂部队和地方武装把守，速至郑州参战。补充团、辎重团很快在第一线与敌接触展开激战，夜两点第八十一师赶到郑州增援了火线^②。十五日，第二十师与第二十二师各部也由黄河防线上先后到达郑州，孙桐萱命第二十师在关虎屯以北投入战斗，命第二十二师在东十里铺以北投入战斗，命第八十一师在任寨以北投入战斗，补充团、辎重团因伤亡过重，令其换下补充休整。

二、弃城野战

八月十五日，日军继续进逼郑州，并不时派出飞机对市区狂轰滥炸。中午十二点，孙桐萱亲赴火线督战，鼓励官兵奋勇杀敌，将日军拒于郑州市外。在返回途中他亲眼目睹长春路^③、德化街一带已被敌机炸得房倒屋塌，断壁残垣，被炸断的电线杆横三竖四地躺在路上堵塞交通，有的居民被炸死街头，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昔日繁华的街市变得满目凄凉。孙桐萱看着这一

① 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及第三集团军的战报，日军强渡黄河的时间是一九四一年十月二日（农历八月十二日）拂晓前。

② 据第三集团军的战报，第八十一师到达火线（郑州东北的琵琶陈）的时间是十月三日（农历八月十三日）四时。

③ 长春路今名二七路。

切，忧心如焚。他一回到司令部，便急要参谋长唐邦植（安徽合肥人）召集各师师长前来共议作战大计。各师师长到齐后，他谈着一路的观感，为避免城市遭到更大破坏，减少军民的无谓牺牲，决定放弃郑州，与敌野外作战。为此他与师长们共议了新的阵地区域：命第二十师为正面在十八里河北构筑工事；命第二十二师为右翼在凤凰台构筑工事，左与第二十师联系；命第八十一师为左翼在小李庄、黄岗寺构筑工事，右与第二十师联系，转移时间待命。

下午四点，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再次发起猛攻，迫近白庄、马坟、张庄、关虎屯，战斗十分激烈。孙桐萱严令各部队坚守阵地，在黄昏前决不准敌人进入郑州市区。此时陇海花园也不时受到敌机轰炸，总司令部周围硝烟弥漫，爆炸声震耳欲聋。直至十二点放弃郑州空城，孙桐萱令全军撤至新阵地作战^①。

十六日，市电报局倪局长匆忙至总部向总司令报告：“电报局职工闻风携眷逃命，一台话报两用总机丢到小李庄报局，恳请总座设法抢运。”此时总司令部已再无机动部队可调，连警卫营也拿上火线，孙桐萱万分焦急。我得悉此情，作为通讯军官，深知抗战期间通讯器材紧缺，即向总司令请求，率通讯营架设排前往小李庄抢运总机。总司令转忧为喜，一再嘱托：“通讯器材事关重大，望能舍命抢救，决不可落入敌手！”当我率兵接近小李庄附近，据先遣尖兵报称：该村无敌情。我听后即率部进村，一面派出警戒，一面急至电报局收拾通讯器材。瞬间发现敌骑兵一队，由查晃王向小李庄进犯。我当即派冯排长带兵两名，抬着总机火速返回总部，同时指挥队伍抢占有利地形伺机投入战斗。待敌数十骑进入我有效射程后，我一声令下，机步枪一齐射，致敌于措手不及，敌人顿时人仰马翻，乱作一团。敌人见先头受击，随即分头从两

^① 据第三集团军的战报，郑州沦陷的时间是十月四日（农历八月十四日）下午二时。

翼向我夹击。我迅速率部撤到村南高地。敌人还以为我们仍在村内，待他们扑向村中，我指挥队伍向敌人来个猛烈反击，致使敌人伤亡重大。待敌人醒悟过来向我们反扑时，我们便利用凹地边打边撤至我军火线。后该敌与特务营接触战斗，我们安全返回总司令部，无一伤亡。当我向总司令报告完成任务时，总司令连称：“好！好！办得好！打得好！”战后倪局长报请交通部，对我和冯排长予以传令嘉奖，这是后话。是夜八点半，总司令部由黄岗寺再度转移到密县曲梁镇。

三、危中求冯

华北日军以陆空联合进犯郑州，目的在于占领中原这一重镇。鲤登万没料到第三集团军将士竟如此英勇顽强，致使他速战速决的计划连连受挫，遂于八月十八日传令所部及小林部队，向我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力图短时间内结束战斗，全歼我第三集团军。十八日晨，敌人再次集中炮火，出动飞机数十架，对我阵地狂轰滥炸，敌装甲车、坦克车配合步兵，连续向我阵地发起猛攻。数十里战场终日硝烟滚滚，弹片横飞。我军官兵奋不顾身与敌展开浴血搏斗，一日连续击溃敌军十数次进攻，始终坚守阵地寸步不让。直至黄昏，双方停止了大规模的战斗。激战接连数日，致使敌军锐气大减，鲤登对此战局一筹莫展。直至九月初，敌军改用炮战和飞机轰炸，不与我军短兵交锋。不论敌人怎样变换战术，炮火如何炽烈，我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在侵略者面前表现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高尚气节。

九月三日，据前方各部队报称：弹药告急，请求拨发。军械处芦鸿滨处长也报：由洛阳领回的弹药行至登封，被汤恩伯的第十三军扣留；并言第三集团军擅弃郑州，如再退必就地消灭。孙桐萱一听火冒三丈，破口大骂：“汤恩伯欺人太甚，派兵打他王八蛋！”参谋长唐邦植见总司令雷霆大发，急忙劝道：“荫亭（孙桐萱字），我们的遭遇如此，发牢骚又有何用，还是忍为上策。如今国

难当头，我们还是以民族大局为重。至于弹药问题，我马上派人赴洛，往返经北路偃师运回，料无问题。”

九月三日之后，一连数日前线各部队要求增兵、拨发弹药的消息不断传来，但当局除补充给少许弹药外，不见援军。孙桐萱孤军作战，加之开封伪军密使不时前来离间诱降，种种困扰缭绕心头，一时陷入迷茫之中。此时，孙忽然想起追随多年的冯玉祥先生，危难之中何去何从，何不求他赐教。于是他即派桐萱中学校长吴惠民（黄埔军校毕业，现住郑州）赴重庆求见冯玉祥先生。吴惠民到了重庆上清寺冯的寓所拜见冯玉祥先生后，将孙桐萱的亲笔信呈上，并详述了孙桐萱当前的处境。冯先生当即写了复信，并嘱托吴惠民转达孙桐萱：“当前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整饬部队，爱护民众，努力抗日。只要为抗日而死，即使全军覆没，第三集团军也能万古流芳。孙桐萱能战死在抗日沙场，作一个抗日民族英雄，是可以含笑九泉！”吴惠民临归前，冯玉祥特地亲笔画了一幅“老汉骑驴”图。冯解释说：“人家骑马（暗指蒋介石）咱骑驴，日本兵打不走，骑马的也好，骑驴的也好，还不都是亡国奴！只要把鬼子打走了，那时我们回家种地也高兴。”

四、敌军增兵

第三集团军连日作战无援。十三日，敌人从开封调来一部，到郑州增援。十四日拂晓，由京水发现敌机十余架，由圃田发现敌机十余架，在我阵地上空盘旋侦察，继而扫射投弹。敌炮兵也开始射击，企图摧毁我阵地工事，机械化部队掩护步兵对我军猛烈进攻。我官兵毫不畏惧，沉着应战，战斗异常激烈。此时前方战况告急，各师长纷纷向总司令要求增援。孙桐萱命直属部队，除学生营外统统增援火线。因敌人兵力雄厚武器先进，而我军兵力薄弱武器差劣，以致战斗十分危急。各师长仍不断要求增兵，总司令又把学生营每师增援一个连。最后孙桐萱忍痛割爱，将桐萱中学学生凡是能扛起枪的也上了火线。此时总司令办公室电话

铃当当直响，不是要增兵，便是要弹药。总司令当即用电话通知了各师长：“总部除了我和几名卫士之外，再无一兵一卒，现在我就去参加战斗，望你们不要再有要求，只有死拼争取到最后胜利。”说完对孟副参谋长说：“有电话你接，就说我到前方去了。”当时孙桐萱考虑，目前援兵没有，粮食弹药不足，持久我必遭失败，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决心用自己的鲜血染红郑州的沙石黄土！

五、决一死战

九月十四日十二点，孙桐萱命令各部队即刻发动全面进攻，只准前进，不准后退，不论官兵，如有畏缩不前后退一步者，立即枪决，不把敌人赶过黄河决不罢休。各部队受命后，开始向敌人发动进攻。第二十师第五十八团团团长王书鼎（河南淮阳人）在枪林弹雨中，往来指挥官兵作战。走至第一营第三连阵地，连长贾本武挺身而出，他说：“报告团长，我能提个建议吗？”王团长说：“可以，你说吧。”贾连长说：“按敌我武器对比，敌人一个中队九挺机枪、两门步兵炮、九具掷弹筒，另加枪榴弹。而我们一个连，只有三挺机枪，每人一支破烂杆子老套筒、湖北造，一个营顶不了敌人一个中队的火力，光靠枪炮很难战胜敌人。我的意见是，除了拼刺刀没有别的办法。如果这样办我打头阵，待我连挑起白刃战时，全团一拥而上，要不杀他个片甲不留，就杀我的头！”王团长说：“好，我听你指挥，开始吧。”贾本武向官兵说明任务后，命每人携带四枚手榴弹，上好刺刀，冒着枪林弹雨，以跃进、匍匐、滚进，接近了敌人阵地前沿。敌人也不甘心示弱，跳出战壕迎击。贾本武喊了个投掷的口令，一颗颗手榴弹在敌人散兵群里爆炸了，炸得黑烟弥漫天空。第三连官兵在手榴弹爆炸的黑烟中，与敌人拼起了刺刀。这时，王团长命司号长指挥各营各连号兵一齐吹响了冲锋号，全团官兵喊着杀声扑向敌人，一场白刃战开始了。此时两翼兵力也相继策应，冲锋号声、杀声、劈

刺声连成一片，惊天动地，敌我混杂混成一团。贾本武连一个士兵被日军刺死后，贾本武将死者的枪摘下，斜背在自己脊梁上。贾在弯腰刺中一个日兵时，不防后面过来个敌军官，双手举起洋刀朝着贾本武脊梁砍去，该连另一弟兄眼看着连长就要一刀两断，一个箭步过去，手疾眼快，猛地一刀，刺中了要害，将敌军官刺死。事后贾本武摘下脊梁上背的那枝枪一看，发现枪筒上有一厘米深的刀痕，他心有余悸地说：“不是这枝枪救命，我早已做了敌人的刀下之鬼了！”白刃战一直拼到四点，双方都精疲力竭，敌人不支后退。

此时，第八十一师战场亦十分激烈，双方为争夺黄岗寺，曾几度失而复得。在激战时，敌指挥所为我军察觉，董万选营长以轻重机枪集中火力，击毙了敌人小林指挥官，董营长也受了重伤。

第二十二师，在司赵一带利用起伏地形，在一个树行内以伏兵歼敌骑兵一队，官兵奋发斗志昂扬。

六、大举反攻巧架通讯网

农历九月十四日这天^①，是双方投入数万大军战斗最激烈的一天，是生死存亡关键的一天。我军由于武器不行，胜败没有把握。此时孙桐萱忧心如焚。忽然前方各部队胜利捷报纷纷报到司令部，孙桐萱获悉，喜出望外，精神大振。此时总司令即向各部队下达了反攻令。各部队长受命后，指挥部队向敌人猛烈进攻。

七点，第六十团团长沙德楨（河南淮阳人）向总司令报告：该团已占领郑州胶皮厂，正继续向陇海花园、乔家门、布厂街进攻。孙桐萱接到报告，即命该团火速进攻大同路、德化街；命令第八十一师克复郑州后继向黄河南岸的京水追击；命令第二十二师

^① 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及第三集团军战报，日军撤退及我军收复郑州的时间均为十月三十一日（农历九月十二日）。

向小潘庄、中牟追击东退之敌，命令第二十师守卫郑州城；命令通讯营长卢彩岑（河南偃师人）和总机排长（笔者），限十二点以前在陇海花园开设总机，构成所有通讯网。卢彩岑说：“报告总司令，电线太少，仅有能架二十华里的线路，难以完成任务。”总司令一听火了，他说：“二十里的线路顶屁用，我不管那些，耽误了军机就杀头！”卢彩岑学生出身，军校毕业，胆小怕事缺乏实战经验，说：“没有器材还叫完成任务，否则要杀头，我是无法，效先（我的字）你看怎么办？”我说：“不怕，就说把任务交给了总机排，误了事杀我的头，与你卢营长无关！”卢营长说：“好，除电线太少，此外什么我都大量支持。”我即到第一连挑选五个班，以急行军步伐，到达郑州市陇海花园。我派一个班在地下室开设总机，命一个班利用敌人未撤走的铁丝网，经改架完成了市里的各通讯网。利用通圃田地方线路经改架完成了通第二十二师线路，利用通京水地方线路经改架完成了通第八十一师线路，还利用通老鸦陈地方线路经改架通第二十师线路；并利用长途线路与洛阳长官部取得联系。没动用自己器材，完成了长达数百华里的线路，构成了全军反攻追击的通讯网，提前完成任务。

夜十一时半，总司令率各处室办公人员到达陇海花园，各住原地。总司令一进办公室见桌上已安上电话，高兴地问我电话通了吗？我说：“郑州市、洛阳长官部、前方各部队都通了话，现在可以上报下达，友军联络畅通无阻。”总司令又问：“你是怎样做的？”我将采取的措施，灵活应用的原委陈述一遍。总司令高兴地说：“看，敌人就知道我们的器材缺乏，把铁丝网丢给我们当作电线用，你郭宗正真有办法，有前途，今后遇缺即升。”战后曾对我大会表扬并奖大洋五百元，不久又提升上尉教官。

七、血战大庙

夜两点，敌人一路从小潘庄渡口撤向开封，大部从京水向新乡撤退。我军接踵追至黄河南岸，敌人大部撤到黄河北岸，船至

河中心之敌，被我轻重机枪的扫射，打得船翻落水，仅有少数掩护部队，被我军歼灭。敌指挥官鲤登在大庙压住阵角，指挥部队渡河。由于我军追击紧迫，很快封锁了黄河南岸，迫使鲤登欲逃不得，被我军围困于大庙（大庙位于黄河南岸，平地用土积高数丈而建）。孙桐萱当即向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汇报了战况。经过一昼夜的激烈战斗，敌不支溃退，分别向开封、新乡逃窜，惟有鲤登被我军围困在大庙。正当我军调动炮兵要将大庙轰平消灭残敌时，卫长官严厉指示：“能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一定要活捉，切勿炮击！”鲤登被困后，敌人派出四十架飞机和黄河北岸的炮兵，向大庙周围狂轰滥炸保护鲤登。

十五日拂晓，我前方部队派一个连进攻大庙。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居高临下射击得利，以炽盛火力将我进攻部队挡住，连长阵亡，士兵伤亡过半。总司令为此召开将领会议，研究大庙问题。大家一致考虑，以硬攻消灭敌人得不偿失，只可炮击，但卫立煌还要活捉鲤登，致使孙桐萱犹豫不决。经过讨论，最后决定派第五十八团第一营第三连贾本武连长进攻大庙，立即派小车去第五十八团第一营，将盛茂斋营长和贾本武连长接至总部见到了总司令。总司令说：“贾本武，今夜命你攻拿大庙，活捉鲤登，我相信除你贾本武谁也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昨天拼刺刀立下一功，希望今夜再立一功，先赏你三千元，祝你马到成功，凯旋而归！盛营长你要支持。”贾本武说：“报告总司令，只要打不死我贾本武，拿不下大庙，投黄河不回来见您。”

时值九月十五日，皓月当空，贾本武回到连内，将笨重东西和轻病号暂留张庄，率部向大庙前进。贾本武别号二虎，骁勇善战，此去颇感凶多吉少，内心也有些嘀咕。行至距大庙五六里处，上空敌机群往来穿梭，投下的照明弹，照得像白昼一样。黄河北岸敌大炮还在猛烈射击，迫使我军不能接近大庙。贾本武久经战场，颇有经验，遂转向正北到了河边，利用河道阴影，悄悄接近了大庙北面阴影处，开始了摸索前进。到了庙基腰部为敌发

觉，双方展开了激烈战斗。此时贾本武望见一小型直升机在庙上空低飞微停，旋即飞过黄河，但没料到鲤登能被救脱险。之后庙内敌人群龙无首，士气低落。我军跃进接近了围墙，一阵手榴弹投掷冲进庙院，迫使敌人投降缴械。经过逐人审问未发现鲤登，后来有一日本兵战前在中国经商是个中国通，他说：“鲤登被贵军打伤后，由飞机投下伞兵营救逃了。”经检查敌人除死伤外，生俘二十七名，获步兵炮两门、机枪三挺、步枪三十余枝，还有其他战利品。贾本武将俘虏和战利品押送至第二十师师部，又转缴总司令部。

八、清理战场

十六日清扫战场。经检查，我军伤亡营长董万选等三人、连长以下军官二十七人、士兵一千二百余人，其中据洛阳关林后方医院统计，光第五十八团受刺刀伤者占一百余人。此次战役中，被日军杀害无辜民众也为数不少，据大花庄一名小学教师对大花庄、北李庄两个村调查：大花庄死难人数，男性二十七人、女性五人，共三十二人（其中姓花的占十四人）；北李庄死难人数，男性二十六人、女性二十一人，共四十七人。两个村合计共七十九人。击毙敌人小林大佐联队长一人，击伤鲤登少将指挥官一人，鲤登回到新乡一命呜呼（此消息据我军潜伏新乡坐地探获悉）。敌人伤亡根据战斗情况，以及便探汇报约在二千人左右。生俘日军三十余人，缴获步兵炮两门、机枪十余挺、步枪一百余枝、战马二十六匹，还有其他战利品。一个月零两天的郑州战役，至此结束。

郑州战役片断

王 忠 干

一九四〇年十月，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奉命由晋南中条山南渡黄河，担任偃师以西至广武邙山头一线的黄河北防。当时，我任集团军总司令部机要室译电科中校科长。总部初驻偃师南蔡庄，后移至巩县黑石关附近的和义沟。本集团军所辖之李兴中第九十六军，军部驻巩县康店，陈硕儒第一七七师和杨复震独立第四十七旅，部署于偃师、巩县一带；赵寿山第三十八军，军部驻广武苏楼村（今属荥阳），耿志介第十七师和孔从周新编第三十五师部署于汜水、广武（二县今均裁入荥阳市）一带。其中，第十七师第五十一旅孙子坤部之黎之淦第一〇一团、刘威诚第一〇二团轮流守卫广武以北河防；新编第三十五师的尚武杰第一〇四团、程靖舟第一〇五团轮流守卫黄河铁桥及其以西的霸王城、汉王城阵地，张履騫第一〇三团为预备队。我集团军的右邻友军是孙桐萱第三集团军，守卫花园口至商水周家口（今周口市）的新黄河防线及郑州城。

一九四一年秋，日军在进行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同时，于十月初派遣原田熊吉第三十五师团等部，从中牟界马、郑州琵琶陈、广武邙山头等处强渡新、旧黄河，发动了郑州战役。从中牟、郑州东北地区渡河的日军，于十月四日攻占郑州城，孙桐萱部转移至中牟南部、新郑北部至密县东北部，与日军展开拉锯战。

从广武境内渡河的日军，首先抢占了黄河铁桥南端及任家

* 作者当时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机要室译电科中校科长。

岭、祖师庙等制高点，我孙子坤旅从东、西、南三面向日军反攻。日军凭借地形有利、武器精良，又有后续渡河部队的增援，进行顽抗。我孙旅伤亡近半，被迫后撤至枯河南岸。日军稍加整顿，继续向南进攻。孙旅与敌激战五昼夜，反复进行白刃战，状极惨烈。最后，日军施放了催泪、喷嚏及糜烂性毒气，我军退守柴泽镇（今古柴镇）。此时，我耿志介师另一部击退了进攻汉王城的日军。十月中旬，我军击退了进攻柴泽镇的日军，歼敌一部，并乘势反攻，前锋推进到枯河南岸之大、小胡村。

十月二十一日，进占广武东北部的日军向西、郑州的日军向西北，同时发起进攻，相继攻占柴泽镇及广武城。此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由设在巩县黑石关的前进指挥所转来重庆最高统帅部电令：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和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两部，协同动作，密切配合，限期收复郑州及黄河沿岸各据点。孙蔚如奉令后，即饬耿志介师、孔从周师和陈硕儒师各抽调精锐一部，统归赵寿山军长指挥，向敌反攻。我军官兵奋勇冲杀，进行白刃战，相继收复广武、柴泽等地，将日军驱逐至鸿沟以东的霸王城至韩垌一线。

十月底，第三集团军部队收复郑州，我集团军开始对占据邙山头之敌发起反攻。在此后的一个半月里，我军曾发起进攻三十余次，多次攻入霸王城、王顶、张垌、陈垌等据点，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终因日军武器精良，据险固守，并得到黄河北岸步兵、炮兵和空军的支援，致使我军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退。特别是反攻霸王城的一次战斗中，我军冒着密集的炮火，前仆后继，连续冲锋，阵亡官兵的遗体遍布于日军阵地前的山坡，战况至为惨烈。十二月中旬，我军奉命在张垌、王顶至汉王城一线构筑工事，由三十八军担任监围邙山头日军的任务。

一九四三年夏，新编第三十五师师长孔从周、第十七师师长耿志介，分别在广武立碑，纪念该两师在郑州战役中为国捐躯的官兵。

广武鏖战

李少棠

一九四一年九月，日军为了策应第二次长沙战役的作战，抽调第三十五师团等部，于十月二日向郑州发起进攻，经两昼夜激战，我军不支，郑州被敌占领。当时第四集团军第三十八军，一部固守黄河河防，阻止北岸之敌续渡；一部在广武东北地区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十月八日，日军一旅团长率数百人向汉王城、张沟进攻，被我第十七师第四十九旅围击两昼夜，除日军指挥官和少数人夺路逃跑外，余均被我歼灭。经过第四、第三两集团军连续反击，占领郑州之日军被迫于十月三十一日分路撤退。但占据黄河南岸邙山头及霸王城一线之敌仍负隅顽抗，企图固守霸王城一带桥头堡阵地。第三十八军各部队连续向日军发起反攻，力求全歼该敌。

十一月初，我九十六军第一七七师陈硕儒师长奉命率全师由巩县出发，以急行军开到广武县霸王城以南地区，增援第三十八军，归赵军长统一指挥，围歼霸王城一带之敌。第一七七师到广武后，陈师长首先向营长以上军官介绍了战场形势，及赵军长对作战的部署和指示，各旅、团部队立即遵令展开于广武以北、黄河南岸的汉王城、霸王城以南地区，占领进攻阵地，总部配属的炮兵营也同时在步兵后侧放列备战。当时第一七七师部署情况：师指挥部设在炮兵阵地西侧；第五二九旅旅长孙洁生率第一〇五九、第一〇六〇两个团在汉王城南侧占领进攻阵地，旅指挥所在

* 作者当时系第九十六军第一七七师第五二九旅代理参谋主任。

东大沟村；第五三〇旅旅长任云章率第一〇六一、第一〇六二两个团在汉王城西侧沿黄河南岸一带占领进攻出发地，并防止北岸之敌南犯。

在赵寿山军长统一指挥下，各部向汉王城、霸王城一线之敌发起猛烈攻击。第五三〇旅首先消灭了据守汉王城前进阵地之敌，占领了汉王城。各部队协同第三十八军不分昼夜轮番向敌发动攻击，在约一个多月中，共发动了大小攻击三十多次，其中较大的战斗有三次，予敌重创。但由于我军武器装备较差，特别是缺乏重武器和空军支援，虽配属一个炮兵营，但因炮旧、弹缺，也发挥不了重大作用。因而对霸王城一带日军桥头堡阵地，屡攻不下，反使我军遭受重大伤亡，形成了长期对峙局面。这时，赵军长决定采取深沟高垒、封锁围歼的方法围困敌人。我军在荥阳、广武、汜水、巩县等地动员大量民工，在敌阵地外围深挖战壕、掩蔽部、地下道数层，形成层层封锁、包围的形势，限敌于狭小的地区，由第三十八军负责监围。十二月下旬，我军一七七师奉命归还第九十六军的建制，调回巩县原防地整训。

战后，困守邙山头桥头堡阵地的日军虽多次出犯，均被我第三十八军监围部队击退，双方对峙近两年之久。荥、广、汜、巩地区的民众积极参加挖战壕、运粮弹、送伤员，与第三十八军官兵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深厚情谊。中外记者参观团到此参观后说：

“赵军长修建的网形阵地非常坚固，敌人是攻不破的。”一九四三年十月，第三十八军奉命西移，监围邙山头日军桥头堡阵地的任务由第三十一集团军第八十五军吴绍周部接替。

黄河桥畔攻坚战

林 树 梓

一九四一年秋季，日本侵略军由郑州黄河铁桥附近偷渡黄河，大举进攻郑州，经我军反击后，大部分退到黄河北，仅留一部分坚守河南岸桥头堡——平汉铁路黄河南岸铁路西侧邙山东端的汉王城、霸王城一带的几处山寨。我第四集团军孙蔚如部第三十八、第九十六两个军围困该敌，收复了汉王城，准备继续进攻，夺取黄河桥。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上旬，我第九十六军第一七七师进至广武县东北地区，奉令进攻敌人侧背。我师决定以第五二九旅第一〇五八团向霸王城正面佯攻，第一〇五九团向敌人左侧背主攻，计划攻占霸王城东侧王顶寨之后，直插黄河边，切断敌人退路，以便全歼南岸之敌。当时我是第一〇五九团第一营第一连上尉连长，奉命为先头连，主攻王顶寨，俟占领该寨后，再由第二连、第三连前进扩大战果。王顶寨四周都是深山沟，敌人在此据守，到处设有地堡、战壕、铁丝网，不易攀登。十一月九日拂晓前，我师炮兵开始猛烈向王顶寨轰击。早六时整，我连从南面进至沟边，作好冲锋准备，待我师炮火延伸射击，我即率领全连下至沟底，绕到敌人东北侧，冒着硝烟，爬上云梯，冲进敌阵。发现敌人纷纷向西逃跑，我连迅速追击，约进一二百米，即被敌人阵地后暗堡机枪火力所阻。此时天色大亮，当我正在观察敌人火力点，调整部署之际，被敌发现。敌以机枪向我连续射击，并投以

* 作者当时系第九十六军第一七七师第五二九旅第一〇五九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

掷弹筒，使我两次负重伤，即把指挥任务交给了中尉排长尚中道。我刚刚退出第一线，我连即遭敌人的集中反击，全连和敌人展开肉搏。由于我们的官兵平常营养差、体力不支，枪上又缺乏刺刀，被敌人用战刀乱劈，我后续部队又未跟上，因而败下阵来。官兵伤亡过半，段金财、傅峻德两位排长阵亡，尚中道排长亦负伤。我认为此次战斗失利的原因有三：一是作战经验不足，未能及时向敌阵地纵深猛冲，给了敌人以喘息机会；二是部队刺刀不全，手榴弹太少，未能及时炸毁敌人暗堡；三是一线力量不足，后续部队没有及时跟上，致招失败，令人痛心。

第五章 豫中（中原）会战

豫中会战

何应钦

敌寇以打击我豫西之野战军，并打通平汉路之目的，于本（三十三）年三月底，将新乡及邙山头间铁道及黄河铁桥先后修复，并抽调原驻黄河以北各地敌寇约十万，集结于新乡、开封一带，于四月十八九两日，分由中牟、邙山头渡犯。至廿三日敌分别窜占我新郑、密县以北各县城。我军于廿七日拂晓，全面向占领新郑、密县之敌反攻，近迫城郊，斩获甚多。廿九日敌主力向许昌方面转移，卅日分三路围攻许昌。我守军与敌血战数昼夜，因伤亡过大，于五月一日突围转进。是时敌并以快速部队分向襄城、郟县窜扰，以步兵万余围攻禹县，三日陷我禹县、郟县，四日陷襄城、临汝，其先头一部五日窜抵洛阳以南龙门附近。我军予以坚强阻击，敌受创甚巨，攻势为之顿挫。五月九日，敌得援复由龙门、伊阳向洛阳近郊，及新安、嵩县以西窜犯。同时垣曲附近之敌，亦由南村、白浪渡犯，十二日陷澠池，并续向西犯，连陷张茅、陕县，一度窜占灵宝，逼近阌乡。由龙门、伊阳窜新安、嵩县之敌，陷宜阳、洛宁，廿日分窜至卢氏及狮庙一带。经我军胡宗南兵团增援，及我豫境各部队猛烈反击，先后得将西犯

* 作者当时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之敌南退，克复函谷关、灵宝、卢氏等地，旋我敌仍在嵩县以东、洛宁、陕县附近地区对战中。由许昌、襄城南犯之敌，曾会合信阳敌一度打通平汉路，但西平、遂平、确山、驻马店等地，旋亦经我次第克复。敌复增援反扑，于六月十七日再度打通平汉路，并陷我上蔡、汝南、正阳等处，我军当予阻击。进犯洛阳城郊之敌，自五月十日起，由各路向洛阳围攻。我守军浴血苦战予敌重创后，至廿六日，乃向城郊转进，不断袭击敌后。综合豫中战役，我高级将领阵亡者，计有李家钰总司令，新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少将副师长黄永淮、卢广伟，上校团长杨尚武、李培芹、刘国昌、曹和等，敌亦伤亡甚重。

豫中会战

白崇禧

(一) 战前形势

敌为打通平汉路南段（黄河以南）并打击我豫境国军，特占领邙山头为据点，以掩护抢修黄河铁桥，同时将平汉路北段通车至黄河北岸。由三十三年一月起至四月止，敌抽调陆军约五个师团，与两个独立步兵旅，一个骑兵旅，一个战车师，炮兵四联队，工兵六联队，并配属第五航空兵团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总兵力约十六万人。以主力集中于开封、新乡地区，一部于黄河北岸之晋南，另一部于豫南信阳与皖西正阳关，分路向豫中进攻，企图打通平汉路南段，以利军运。此次敌兵力专对平原作战，故使用战车、炮、骑等快速部队，配以修路之工兵部队。

我军委会于豫中会战时，曾抽调第一战区步兵三十八个师，骑兵三个师，由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分别指挥。另调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指挥九师、第五战区的六师参战，总兵力为步兵五十三个师，骑兵三个师，共约二十八万人左右，并有一部空军支援。

(二) 国军作战指导方针

我军拟于河南嵩山附近与敌决战，以扶沟、汜水及其以西为河防，极力阻敌渡河，于许昌、长葛、洧川、新郑、郑州、荥阳一带构筑工事消耗敌人，并于密县至汜水间山地构筑守势地带，

* 作者当时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

** 本文节选自《白崇禧回忆录》。

于襄城、禹县、密县、登封、临汝等纵深地区构筑防御地带，统由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指挥。

（三）会战概要

会战时，敌恃其武器装备之优良，与装甲、骑兵之快速，及空军之支援，由河南北、东、南三面向豫中分进合击，于民国三十三年四月上旬由中牟附近强渡黄河^①，击破我河防部队。豫北之敌于四月中旬占领邙山头阵地^②，皖西之敌为策应豫中会战，同时占领颍上，各方之敌分头向我进攻。因豫中地势平坦居多，敌充分发挥快速部队之威力，装甲部队与骑兵驰骋于豫中平原，且以优势空军为支援。我军在守势地带既不能阻止敌军，于攻势地带又无空军支援，故平坦地区遭敌战车与骑兵袭击，各部联络中断，不能协同。敌快速部队曾向函谷关猛扑，并攻占灵宝。

平汉线正面及信阳之敌，至五月上旬曾打通平汉线，嗣为占领铁路两侧广正面之我军，于克复漯河、西平、遂平、确山后，将其截断，后敌复调增援部队二次进攻，再度打通。敌打通平汉线，在使华北、华中交通联成一气，然因我主力仍在，于豫西、皖北各重点继续袭击敌人，使敌始终不能顺利利用，其贯通华中、华北之目的，亦未能完满达成。

（四）豫中会战检讨

1. 敌方

（1）敌以十六万以上兵力，且有多数战车、骑兵与优势空军支援，企图打通华中、华北，使之紧密联系。但因敌只占点线，铁路两侧之面随时遭我袭击妨碍，无法克复，故始终未能有效利用。豫中会战，敌以装甲、骑兵为前锋，且有优势空军支援。故作战于无险可守之平原，所向披靡。

^① 据《第二十八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日军于四月十七日夜（亦有资料说是十八日零时后）开始渡河攻击。

^② 一九四一年郑州战役后，日军一直占据着以霸王城为核心的邙山头桥头堡阵地。

(2)此次会战，为冈村宁次指挥。视其部队编组，完全针对平原作战。古时兵法有云：“不知天时地利，不可为将。”论日军在华北指挥官中，冈村是此中佼佼者。当日本投降时，冈村能贯彻命令，约束部队，听命缴械。

胜利后我到南京，一日，于军训部王次长家下围棋，适冈村亦在座，因此相识。此位叱咤风云，驰骋沙场的名将，却原是一位温文儒雅的人。以后遣俘时，冈村正有病，身为最高统帅的他，我们未依战犯处理，极力宽赦，将他随二百万战俘遣送回国治病。冈村感激之余，自思无以为报，曾亲告我，他日若到日本，将亲迎于机场，随侍身边代提皮包。

2. 我军

(1)就数量言，我军兵力较敌为优，而于质量上，则不若敌精练，装备方面更逊敌一筹。

(2)制空权操于敌手，且缺乏平原作战之利器，故于平原地形之作战，遭遇困难。

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

(一九四四年?月?日)

前 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此次中原会战，挫师失地，罪戾难辞。然而追怀过去，冀策将来，此一段血的教训，深足警觉，确有坦白的检讨之价值。

此次中原会战，规模宏大，兵员众多，敌挟其蓄锐已久之华北、关东各军，及装甲师团以俱来战区，与之周旋亘两月之久。会战中间，一般将士用命不乏壮烈，可歌可泣之史实，至于局部之胜利，亦在在多有。然而卒不能摧破顽敌，挽回颓势者，自有必然之原因。兹谨就事论事，加以检讨，意在借鉴将来，以图补救也。

甲 战前准备

一、战区抽转兵力过多，以致兵力不敷分配

上年太行、山东相继弃守，敌人直迫河泛，所谓黄河天险，敌与我共。当时，战区判断敌人之行动，或确保其所谓华北兵站基地，或打通平汉陆上交通，或在欧战未结束前，先行摧毁我进出华北之作战基地之一切反攻准备，必将对河南有所举措。故战区在备战上，除积极完成反攻准备外，凡策动伪军，树立敌后武力，重整太行、中条各游击区，以牵制敌人者，无不积极进行，

* 节选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不敢稍懈。在党政方面，不仅对冀、察两省，远且及于东北边区，亦竭力部署。同时，并力谋巩固河泛防务，以期确保豫中平原，冀在不患敌人之来攻，恃我有以待之也。当时，按战区情势，原有之兵力已深感不足，而以西南战场之开辟，及共匪企图蠢动关系，93A、98A、9A、17A、27A、92A等及相继抽调他去，于此三面环敌、防广兵单状况下，既不免惹起敌人之覬觐，而敌人进犯时，确感兵力不敷分配，捉襟见肘之苦痛。在此次中原会战之直〔直字衍〕前，战区为应付事机、弥补缺欠计，曾请增派两军兵力，一驻龙门以南，以巩固临、陕；一驻浉池、观音堂一带，以加强河防。惜均未适时拨动。

二、河泛防之部署未能适合指导理想

黄、泛本为天险，其障碍力之伟大，迥非一般地障所能及，倘能遵照大本营所指示，以精强部队采用直接配备，周密部署，并加强工事，使敌无法越雷池一步，实与战区会战指导至上之理想。乃暂十五军及独一旅等部队，均系新成立部队，素质甚差，用以守备中牟、京水等重要渡口。而部署又系后退配备，希望【在】郑州以南平地与敌决战，既不能歼敌于水际，又不能歼敌于我岸，造成敌空前之渡河纪录，黄河天险未能表现其功效，殊为遗憾。

三、作战部署未能适合指导方针

依预想敌人进犯之可能方面，采取内线作战要领，先于登、汜、密、禹地区，击破由新乡方面渡犯之敌，再转兵南下，迎击由信阳北上之敌。最初即将主力部队（十二、十三、二十九各军）隐密配置于登、临一带地区，此为大本营所昭示，抑亦战区之理想方案。惜在会战前，登、临一带只有第十三军一个军，其第十二、第二十九两军，均分布于叶县、襄城、郾城、临泉及舞阳、象河关一带，兵力极度分散，且又配备重心过偏于南，以致敌人突过郑州，到达密县附近时，不得不临时调集，既不能适合战机，且蒙各个击破之不利。

又会战前，我七十八军在方城、镇平一带，新一师在漯河、遂平一带，骑二军在项城、阜阳一带，暂九军在太和、亮集一带，八十九军及骑八师则远在黄泛以东，兵力均陷于分散，其结果，亘会战中期，均未能使用。

四、对敌装甲部队缺少防战装备

战区各部队，除十二、十三、十四、二十九、八十五各军有战车防御炮装备外，余均无。当敌人集中时，屡报敌似有装甲部队，且于黄河北岸各村落，集积油料甚多。初未料其装甲第三师团之出现于当□也，战区为应付此种部队，曾经请派山炮兵及战防炮各两营，未获邀准。此后敌之装甲部队到处窜扰，经我以仅有之炮兵、地雷阻绝，极力应付，屡予重创。然以血肉之躯，当装甲部队之锋，终难限制其活动。敌骑兵与装甲部队配合，行动飘忽，势如疾风，以致战局全盘失利，不胜痛心。

查豫中平原，均系旱田，公路道路纵横交错，最适宜于装甲车辆部队之活动。道路破坏，无效力可言，地形改造，限于事实，亦不可能。经此教训，凡北方部队，对于装甲防御部队之装备，似须力为充实，所谓因地制宜，不可或忽也。

五、在战前对黄河铁桥未能彻底防止敌之修复

上年曾获情报，敌自承渡河教练失败，良以黄河水势汹涌，流线不定，虽熟练之土著水手，对于黄河过渡，亦不能认为有把握。敌在屡次试验失败后，深悉“敌”前渡河之难。故今春于渡犯之前，先行着手抢修黄河铁桥，不惜任何代价，必期其成，以为大军进出之经路。战区侦悉明确后，一方袭阻破坏，一方请求空军轰炸，惜航委会未能派机前来，实施轰炸。倘黄河铁桥未能完成，则敌之渡河必甚困难，绪战必能于我有利，装甲部队亦将无法长趋直入，此点影响甚大。

乙 会战实施

一、绪战未能予敌以严重打击，致遭尔后之不利

河泛防之部署，未能适合指导理想，以不精练之部队守备重要渡口，以及黄河铁桥，未能彻底防止敌人修复，已如前项所述，因之敌于绪战初期，未遭严重打击，即得轻意渡过河泛，占领有利地域，以掩护其主力及装甲部队之进出，而我遂陷于逐步的不利。

敌之谋我，处心积虑已久，邙山头之监围，敌虽突破，而以后退配备之关系，摩旗顶兵力过少，以致先行失陷。同时，我八十五军除邙山监围外，更任郑州及密县之守备，以致兵力劣势，节节被迫后退，敌如出柙猛兽，势唯〔难〕就范矣。

二、主力部队之使用未能捕捉战机

敌于四月二十三日窜达密、汜之线后，构筑工事，改取守势，迄五月一日，其装甲部队方出现于许昌附近。如我于二十四、五日乘其立足未稳，以主力猛攻密县，以拊其背，则可于其装甲部队未到达前，先将密县之敌击破，直逼郑州，虽不能全操胜算，最少可充分发挥我主力部队之威力，迫敌局促于郑州以北地区，而使其陷于被动，此实我整个作战计划之精神也。乃迟迟未能实行，良好战机稍纵即逝。迨敌主力挟装甲部队进出于许昌、禹县地区时，始集中主力部队，企图与敌决战。此时不仅实力、装备相差过远，抑且我使用部队，逐次参加，力量既不集中，决心又未彻底，遂遭敌之各个击破。从此我主力部队渗透于外翼，登封阵地不守，临汝立陷危急，虽移守备洛阳之兵，以实临汝、龙门之防，而内线兵单，核心暴露，终无挽回之望矣。

三、缺乏控置兵团以致无法适应战况

在会战初期，战区鉴于敌之进犯，必有大企图，会战须有韧性，除请求大本营，获得第九军（两个师）之援军外，更抽集暂四军（两个师）于伊川附近，新六师于洛阳附近，一〇六师于宜阳附近，连同洛阳以北河防之十五军两个师，及预定守备洛阳之十四军三个师，共十一个师，均控置于洛阳及其西北、西南两地区，准备临、登、汜阵地万一突破时，再于洛阳附近与敌决战。

五月一日，奉委座谕，着汤兵团集中全力，与敌在禹县决战。当时因汤副长官之请，即以第九军接登封一带防务，以暂四军之四十七师接临汝一带防务。詎意五月三日，四十七师之两团甫到临汝，立足未定，而敌战车部队已到达。四日，敌已至水寨、彭婆。此时，我第十四军及暂四军之主力，均不得不于龙门、伊川迄嵩县间布防，新六师及十五军之主力，亦奉令开龙门一带增援。当时战区所有控制部队，惟一〇六师而已。

一〇六师于五月十一日开始，在段村与自龙门来犯之【敌】战车及骑兵部队发生战斗。而自八战区开来新安之预备第八师，亦于九日夜十日午，分别开往澠池堵击侵入坡头及大、小口门山之敌。至此，战区已无一兵一卒控制部队。此后，敌骑兵先后在洛河南岸之连庄、木材关、崇阳镇、文峪镇出现，对本战区右侧背不断威胁，对本部连次袭击，战区均苦无法应付。盖以自嵩县向西进出之敌，行动过速，我所有部队均尚在前方，无法抽调赶到，为应急处置也。

四、任务遂行未能彻底，部队协同亦不确实

当登、汜、龙门各部队转进于豫西山地时，大本营曾告以汤兵团已至宜阳、韩城一带。迨本部到达洛宁后，方知仅十三军四个营到达韩城南、洛河对岸之沙坡头。五月十三日午夜，奉委座电话传谕，刘戡兵团、三十八军、十三军，应向洛阳反攻等因，当以辰元亥电，令十三军应对白杨之敌攻击，将敌歼灭后，转向洛阳之围击。刘戡兵团应即攻击当面之敌，攻击目标洛阳。三十八军应在刘戡兵团左翼，先行消灭磁涧及其以北地区之敌，后即向洛阳围攻，统限寒日拂晓开始攻击。此项命令虽经下达，然当时三十八军正在行动中，十三军亦连络困难，当时即以攻击开始时刻，不免迟延为患，而情况变化更有出人意表者。翌朝，刘戡兵团方在石陵东侧南北之线遵令攻击，不意白杨之敌千余，战车二十余辆，已窜连庄（沙坡头东十里），与我十三军之四个营接触矣。并悉三十八军已到石陵以北地区，因本部元亥电令尚未奉

到，正遵灰亥电令，向宜阳方面推进中（转奉委座灰酉电话传谕，增援汤兵团而来）。此时，我宜阳附近之一〇六师两个团，已苦战多日，今则侧背再受威胁，势益危殆。本部为应付情况，乃即作断然处置，令三十八军迅速占领韩城以东既设阵地；九十六军占领温村南北之线，阻敌西窜，并掩护刘戡兵团及三十六、三十九两集团向西转进。迨三十八军到韩城后，一〇六师已突围转进，宜阳之敌三千余，战车七、八十辆，亦已向韩城猛进。该军部署未毕，遭此强袭，阵地致被突破。此际，刘戡兵团方进抵洛宁之程村，初拟飭令占领长水以西高地，使北与三十九、三十六两集团相衔接，先巩固长水迄观音堂之线，俟立足稳定，再图反攻。因种种关系未能实现，遂改令该兵团迅速占领三乡镇南北之线，阻击西进，并掩护第四集团军在长水镇西北地区集结。不意该兵团未及占领三乡镇，而由韩城西犯之敌装甲部队，已先过三乡、洛宁，进窥长水。该兵团当即在三乡以北地区，予敌侧击，此五月十六日事也。以上种种紧急部署，无非防止连庄及洛河北岸之敌向西深入，冀能将其顿挫，再以其他部队侧击之，以求歼敌于洛水两岸地区。无如各部队多不能预期行动，第四集团军既未到达指定地区，而沙坡头方面，我十三军之四个营一经与敌接触，亦即南撤，该敌遂沿洛河西窜，十七日晨，已直逼中山镇矣。北岸犯长水之敌，我预八师复未予韧强抵抗。自此，各部队均离宜卢公路之主作战线，纷向洛宁西北山地转进，通信亦陷中断。敌遂长驱深入，猖狂无忌，直逼卢氏东之十八盘隘路。五月十八日下午七时，接汤副长官电话，谓已飭九十一师之一团开抵卢氏，请示如何使用。当以十八盘方面情势严重，经商定即令该团星夜开十八盘占领阵地，阻击敌人。翌晨三时余，长官亲见该团经卢氏北城根向东运动，迄十时顷，得悉预八师已辗转至十八盘布防，并由长水西进之敌，已至北岸迂回该师侧背，情势危急。当飭速与九十一师之一团连络，协力击敌。旋复据预八师林师长电话报告，十八盘附近遍觅，实无九十一师部队云云。后悉

该九十一师之一团过卢氏后，始终未向十八盘前进，竟自动不知去向。凡此经过，所有洛河两岸部队，既未能彻底遂行任务，复未能互相确实协同，遂使两岸之敌提携并进，会合于故县附近后，而直逼十八盘矣。

五、重要情况缺乏确实报告，以致部署不能周密

本部在洛宁及故县镇一带时，汤副长官在电话上屡次报告长官，谓嵩卢大道可无顾虑。盖敌前既有我两个军阻击，敌后复有李副总司令楚瀛率〔率〕领之两师追击，山岭崎岖，地势险阻，敌不能深入也，等语。五月十七日，本部指挥所抵进卢氏。翌日十九时，接汤副长官电话，悉九十一师之一团已到卢氏，当时甚以为异。盖卢氏附近初无汤部，又何来之速耶。经询据称，前曾奉大本营命令，飭派两个师来守卢氏，此事钧座当能忆及，刻所到之团即系该两师之先头等语。其后经查始知，该九十一师之团，初本布防潭头、道上、三川附近，阻敌西窜者，嗣汤副长官将由登封转进而来之第九军残余两连，调往接防，该团遂撤来卢氏。所谓两师部队开卢固防，实无其事。孰意由嵩县经潭头西犯之敌，突于五月十八日循潭头通卢氏大道而来，我布防该〔该字衍〕处之第九军两连兵力，自不足以当其凶锋，敌遂长驱直入，当晚窜抵文峪镇。十九日十三时顷，守十八盘之预八师林师长，因九十一师之一团迄未到达，以电话告急，长官方指示机宜。忽闻卢氏近郊枪声甚密，与本部仅一水之隔，始犹以为军民误会所致，孰知潭头之敌已直迫城下，如此严重情况，事前毫未据报，而潭头、道上仅有之九十一师一团兵力，复于紧急之际，突行抽调，致使卢城不战而陷。是布置之未周，实由于情报缺乏真实性所致也。

丙 军民不能协同政治，全然不能与军事配合

此次会战期间，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枝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

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一方面固由于绝对少数不肖士兵不守纪律，扰及闾阎，而行政缺乏基础，未能配合军事，实为主因。其结果各部队于转进时，所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

又敌在行政下级干部阶层及各乡镇、各警所，多已隐伏汉奸分子，潜惑民众，阻扰国军，无不用其极。敌自龙门突破后，即窜大屯，开伪保甲长会议，当时民众竟尔持旗欢迎。当时宜阳县地方团队奉令破坏洛宜段新洛、潼公路，洛阳民众竟以不敢触怒倭军为辞，持械抵抗，入夜又潜将破坏处修复。以上不过举其一例，政治如此，更安所望于军民配合之原则耶？

中原战役概况

刘子奇

一九四四年，正是日军侵略南洋诸国战争濒临失败，垂死挣扎之时，为想挽救它的灭亡，急求将南洋战场与中国大陆战场联接起来，使南北战场打成一片。因此日军要打通从华北到南洋的铁路大动脉，发动了豫中、长衡、桂柳三大会战，中原战役（豫中会战）是这一次大战中的第一阶段。当时我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兹将战役经过，记述如下：

一九四四年三月，汤恩伯在河南叶县设立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组织尚未就绪，人员亦未到齐，四月中旬，日军就发动了中原战役，搞得措手不及。此时汤恩伯的部队在平汉铁路以西地区的有：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另有第七十八军赖汝雄部。在平汉铁路以东地区的有：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①。汤恩伯自己仍兼任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中原战役发生后由何柱国代理。尚有黄泛区总指挥陈又新的二十余个地方纵队^②。驻平汉线以东的部队，在中原战役中因战况发展关系，均未使用，原地待命^③。

* 作者当时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

① 陈大庆当时是第十九集团军代总司令。

② 据《第二十八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由陈又新任总指挥的泛东挺进军属第二十八集团军指挥，该军于中原会战开始前有三个暂编旅、六个纵队，于会战期间又成立了八个纵队，并参加了作战。

③ 据《第十五集团军中原会战平汉路东地区战役战斗详报》和《第十九集团军策应中原会战诸役战斗详报》，该两集团军自四月二十四日起即投入作战，至六月中下旬方告结束。

一九四四年三月下旬，据报日军修复了平汉铁路上的黄河铁桥，同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一面秘密调集军队，集结于黄河北岸的新乡以南和黄河南岸的开封以西地区^①；一面进行虚构宣传，制造假象，以迷惑驻河南的中国军队，欲使我方判断错误，认为日军此次是西进西安，攻打重庆，从而放松对中原方面的戒备，以便一举攻占全河南，打通平汉线，完成其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

一九四四年四月中旬，第一战区汤恩伯的副司令长官部，陆续接到守备黄河南岸第一线部队的报告，日军有一小部队，在铁桥附近强渡黄河，被我河防守军击退，尚有后续大部队，数目不详。当时判断，日军有强渡黄河南下，打通平汉铁路和西进夺取洛阳、西安，威逼重庆的企图。因此汤恩伯即将第三十一集团军部队驻荥阳^②、汜水^③、登封、临汝地区，总司令部设在临汝^④；以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驻禹县、长葛地区，总部设在禹县^⑤；暂编第十五军部队驻中牟及其西南地区^⑥；以第十二军部队驻郑县及其附近地区^⑦。另一种判断，认为是敌人小规模的分

① 自一九三八年六月花园口掘堤后，黄河改道，开封以西地区成为新黄河之东岸。

② 据《第二十八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及《第八十五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第八十五军于一九四三年十月接替第三十八军邯山头隘围并担任后陈至牛口峪黄河河防，军部驻荥阳，十一月该军归第二十八集团军指挥。至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日，改归第三十一集团军指挥。

③ 据《第四集团军参加中原战役的详报》，开战前，该集团军守卫牛口峪、汜水迄马义沟间河防。

④ 据《第三十一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四月十九日（即开战后的第二天），该集团军总部才由宝丰进驻临汝樊河坡。

⑤ 据《第二十八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开战前，该集团军所辖的泛东挺进军、暂编第十五军、第八十五军守卫半口、柴桥、后陈、牛口峪一线河防，并守卫郑州、新郑、许昌、长葛、密县、荥阳、广武等地。

⑥ 据《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战前暂编第十五军之一师守卫中牟两侧的河防，另一师守许昌。

⑦ 据《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战前第十二军的三个师分别在襄城、叶县、临泉。

荡，我们有近三十万大军，敌军还不致于如此轻举妄动。四月十七日夜，日军第十二军的部队，分别在黄河铁桥附近东西两翼大举强渡黄河，与我荥阳、汜水境内的第八十五军吴绍周部发生战斗。第八十五军战斗力较强，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始终坚守原来阵地，予敌人以重创^①。但中牟方面的暂编第十五军暂编第二十七师萧劲部所担任的河防阵地，虽经过激战，仍以兵力单薄，支持不住，败退下来，黄河河防被突破，致使中原重镇郑州失守。此时我军主力，第十三军、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九军、第七十八军等四个军，在登封、密县、禹县、许昌之线布置防御阵地，以阻其西侵。同时提出，以驻在安徽阜阳的陈大庆集团军和驻河南沈丘的何柱国集团军两部的主力，分两路从周家口和界首，渡黄泛向开封、商丘进攻，迫使渡过河的敌人遭到背后攻击退却。但因时间仓卒，又要渡过黄泛区，准备来不及，又恐招致自己吃亏，此命令虽然发给何、陈两位总司令，终未执行^②。敌军攻占郑州后，一路沿陇海路西进，攻下密县；一路沿平汉路南下，攻取了新郑。因发现日军有一个装甲师团，包括坦克、装甲车、汽车共约三千多辆，还有一个骑兵旅团，部队机动性很强，在河南平原地区难以抵抗，为此向重庆统帅部提出一项建议，拟电令平汉线以东地区的何柱国、陈大庆两个集团军，配合平汉线以西的主力军，进行东西夹击，以阻日军南下和西侵。此案未得到批复，即接到重庆统帅部的电令，固守许昌、遂平，以阻日军继续南下，打通平汉路。日军侵占密县、新郑后，即以一部兵

① 据《第二十八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日军于四月十九日拂晓由邙山头桥头堡发起进攻，当天上午即攻占第八十五军的汉王城阵地。至二十一日，郑州、广武、荥阳均失守。

② 据《第十五集团军中原会战平汉路东地区战役战斗详报》和《第十九集团军策应中原会战诸役战斗详报》，何柱国奉到渡泛袭击商丘、开封，破坏陇海铁路交通的命令后，五月二日即率暂编第九军由沈丘出发。六日，该军已渡过黄泛区，又接副长官部宋参谋长电，称敌已突破叶县、临汝，进出龙门，边区应确实掌握部队准备独立作战。鉴于此时进袭商丘、开封策应豫西作战已失时效，且皖北日军已陷颍上，进逼阜阳，遂取消这一行动。

力控制新郑东西两侧，大部兵力南下。沿平汉路南下之敌，以闪击战的行动直扑许昌。四月二十九日，日军逼近许昌，在大量飞机掩护下，日军的坦克、骑兵与步兵协同作战，与我守许昌的新编第二十九师吕公良部，展开激烈战斗，在城区进行了巷战，几进几出，城防工事及市民房屋，大部被敌人飞机、大炮和坦克摧毁。经两日两夜的激烈争夺战，终于在五月一日，这座中原古城，陷落敌手。守许昌师长吕公良，在率兵突围的途中阵亡，官兵伤亡很大。在敌人围攻许昌战斗进行中，副司令长官部曾派第二十九军向许昌增援，遭到日军阻击而未获成功^①。许昌失守后，指派第八十五军和第二十九军进行反攻，欲夺回许昌，亦遭失败^②。自许昌沦陷后，在平汉路上没有经过较大的战斗了，平汉线自郑州到武胜关的一段，完全被敌占领。由于敌我分割，中断了六年的平汉铁路，在敌人控制下恢复了通车^③。

日军原以为汤恩伯部队的主力布置在鄆城以西地区，后来发现汤恩伯部队主力是在北面登封、临汝、宜阳、汝阳一带，因此攻占许昌后，敌军以一小部兵力南下，与由汉口之敌第十一军北上部队在平汉线确山会师，以主力即转向西进^④，攻打襄城、郟县、禹县、登封，依其机械化部队神速行动的配合，实行闪电式

① 据《第二十八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许昌战斗时，汤恩伯曾令暂编第十五军、第二十九军及泛东挺进军围歼许昌外围之敌，遂又下令各部停止行动。

② 据《第八十五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该军于四月二十七日奉命接替第十三军守卫登封，五月二日（许昌失守的第二天）又奉命担任临汝之守备。另据《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五月一日起，日军即开始进攻守卫禹县的第二十九军。又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河南会战》，五月三日傍晚，日军第六十二师团已攻占禹县。

③ 据《第五战区左集团平汉南段及宝丰、鲁山一带战役战斗详报》，日军打通平汉铁路后，该部即发起反攻，从五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先后收复遂平、驻马店、西平、确山、新安店等地，再次切断平汉路。另据《河南会战》，平汉路黄河南岸站至信阳间十月上旬才修复竣工。

④ 据《河南会战》，日军将由鄆城迁回改为由许昌迁回，其主要原因是认为汤恩伯部第十三军是精锐核心兵团，打垮第十三军就等于打垮汤军，而该军当时正在登封一带，所以于五月一日下达了由许昌迁回的命令。

的袭击。汤恩伯部队防守这一线的主力，遭到各个击破，部队损失很大，被迫往伏牛山区撤退。敌第十二军主力乘胜前进，向洛阳、新安猛扑，加之侵占山西的敌第一军两个旅团，乘机从垣曲南下，强行渡过黄河，迅速攻下滎池、新安，向洛阳急进^①。在孟津之敌亦从北面进逼洛阳^②，此时的洛阳处于四面被包围的境地。我守洛阳的部队第十五军武庭麟部，经过八天的激烈战斗^③，因外无援兵，武庭麟以老军人冷静，毅然率部向东突围，城池被敌攻占。我中原古城洛阳陷于敌手，日军就占领了河南大部地区。

汤恩伯部队的主力被日军分割击溃，各向伏牛山区撤退时，秩序相当混乱。在退却路上，不时遭到豫西地方山地民众武力袭击，小队官兵多被围劫，人马武器、通信器材以及行李辎重损失不少。在撤退过程中，副司令长官部与部队，以及部队相互之间，失去联系。副司令长官部电台日夜呼叫，找不着部队，经过五六天后才与各部队取得了联系，重新调整防地。

副司令长官部原设在河南叶县，许昌失守，撤至鲁山赵村。因部队撤入伏牛山区，为便于与部队的联系，临时决定移驻山区中心的车村，五月底迁至西峡口。此时部队大部移集豫陕边界地区整训。随即由新任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④，来到西峡口附近某地，召集汤部师以上的部队长和参谋长，以及河南地方行政专员以上的行政官员开检讨会，检讨这次失败的原因。汤恩伯检讨失败的责任，完全由他负，大家也指出河南地方当局不与军队

① 据《河南会战》，日军第一军渡河后，即以一部向西攻陕县，一部向东攻新安。其东路于攻占新安后即掉头南下，向宜阳、洛宁攻击，后又奉命向陕县方向转进。

② 据《河南会战》，五月中旬攻击洛阳的日军是由巩县西进的第十二军菊兵团主力，经孟津、陈凹一线的杉兵团到达新安后即归第一军指挥。

③ 据《陆军第十五军守备洛阳战斗要报》，自五月九日日军由龙门发起进攻，至二十五日洛阳沦陷，该军共与日军作战十七天。

④ 据《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陈诚于一九四四年七月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协调，亦有部分责任。最后由陈诚司令长官总结，这次战役失败为“四不和”造成的，一是将帅不和，二是军政不和，三是军民不和，四是官兵不和。这四不和，确实击中了要害。

所谓将帅不和，是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争夺指挥权，同一个战区的指挥权不统一，当日军进攻汤恩伯集团时，蒋鼎文所辖的刘茂恩、李家钰、高树勋、孙蔚如等几个集团军^①坐视观望，不予支援，招致各个击破，同归败北。所谓军政不和，是指一九四二及一九四三年，河南遭水灾、旱灾、蝗灾，赤地千里，哀鸿遍野，河南军政当局不和衷共济，拯救灾民，反而互相攻讦。河南省参议会说河南灾荒，除水灾、旱灾、蝗灾外，还有汤灾（指汤恩伯为一灾）。当日军进攻时，河南地方当局，不协助军队作战，反而处处掣肘。所谓军民不和，是指汤恩伯军队约二十万之众，驻在河南整训，达三年之久，长时期向地方征粮征草，加之有一些不肖部队不守纪律，在地方滋生事端，触怒了人民，军民矛盾日深，引起人民在战役中截击军队、哄抢枪支弹药，加速了军队的败北。所谓官兵不和，是指国民党军队中无法克服的矛盾，因为征来的或是抓来的兵，根本就不知为什么打仗，逃亡率很高，部队官长管理士兵又严厉，造成官压兵、兵恨官的局面，这样的部队，当然不会有战斗力的。

这次战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被撤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受到撤职留任处分。一九四四年冬，当日军发动桂柳会战，进至黔南威胁重庆的时候，汤恩伯被调去贵阳任黔桂湘边区总司令，指挥黔南作战。汤恩伯留在河南的部队，均归新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指挥^②。

① 据《第四集团军参加中原战役的详报》，该集团军自四月二十日起即在汜水虎牢关一带与敌激战，二十六日转移至巩县金沟主阵地，坚守至五月七日（此时日军已突破龙门高地），才奉蒋鼎文之命向洛阳西北地区转进。

② 据《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胡宗南于一九四五年一月任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七月任司令长官。

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 成立与撤退

宋 涛

一九四四年初，汤恩伯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①。三月，汤在叶县将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改为副司令长官部。此时王仲廉升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②，总部驻临汝；李仙洲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总部驻禹县；何柱国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总部驻沈丘；陈大庆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③，总部驻安徽阜阳。汤恩伯自己仍兼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总部驻临泉未动。所辖四个集团军共有八个军，另骑兵一个军，各集团军均配属炮兵及其他特种兵不等。此外，陈又新担任黄泛区总指挥，有地方纵队二十余个^④。边区总部还指挥远在苏鲁地区的部队。也有不属副司令长官部建制而临时拨归指挥的，如刘汝明、高树勋、孙桐萱等都临时归他指挥过。汤集团实力此时最为庞大，西自伏牛山，东至淮河中游的正阳关，在一、五两战区之间形成一个独立的大战区。

* 作者当时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总参议。

① 据《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汤恩伯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② 据《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王仲廉于一九四三年九月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③ 据《第十五集团军中原会战平汉路东地区战役战斗详报》，陈大庆当时任第十九集团军代总司令。

④ 据《第二十八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陈又新当时任泛东挺进军总指挥，辖三个独立旅和六个纵队，属第二十八集团军指挥。

这年三月十二日，汤恩伯将我调为副司令长官部总参议，并要我搬到离副司令长官部约二里的地方单独去住。我刚搬去两天，汤恩伯打电话要我再到参谋长办公室去看看。他在电话中说：“参谋长、参谋处长都是新接手的，现在有情况，你去看看吧！”我随即去了。当时办公室有副参谋长两人、高参两人，连同参谋长刘子奇共五人，将地图摆满一地，正在研究。我问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们说有日军正在中牟强渡^①，后续部队大而不详。次日，大家在汤恩伯的办公室商谈。有人说，这是敌人小规模扫荡捣乱，我们现有四五十万大军，应以主力从周家口、界首渡黄泛，向开封、商丘两路进攻，迫使渡过河的敌人不攻自退。这个办法本来是好的，但是将骄兵惰、素无准备的汤集团，怎能于仓卒之间渡泛作远距离进攻呢？几天之后，即三月下旬间，日军又在黄河铁桥附近渡过一部，与我荥阳、汜水境内的第八十五军吴绍周部发生战斗^②。第八十五军虽尚能支持，但中牟方面的新编第十五军刘昌义部萧劲师则支持不住，败退下来，以致郑州失守。我军主力第十三军、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九军、第七十八军四个军拟在登封、密县、禹县、许昌之线布置防御阵地^③。敌军占领郑州后，一路沿陇海路西进^④，一路沿平汉线南下，又攻取

① 据《第八十五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四月十八日二时三十分，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接到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昌义打来的电话，说日军于十八日二时由中牟强渡新黄河。

② 据《第二十八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日军于四月十九日由广武县境内的邱山头攻击第八十五军阵地，当天上午占领汉王城，二十日攻占摩旗顶、张定邦，至二十一日，郑州、广武、荥阳均陷敌手。另外，当时守卫汜水的是第四集团军孙蔚如部。

③ 据《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及《第三十一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四月二十日，第二十九军尚在舞阳附近；第七十八军于二十一日奉命由禹县开往襄城；守卫许昌的是暂编第十五军之新编第二十九师。

④ 据《第四集团军参加中原战役的详报》，四月二十日起，该部即与沿陇海铁路西进之敌在汜水虎牢关及巩县金沟主阵地反复激战，顽强阻击。

了新郑^①。这时敌人的主攻矛头似向南指。汤恩伯也曾电令在平汉路东的第十五、第十九两集团军准备调兵西进夹击。命令下达后，汤赴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开会，我奉汤命到鲁山赵村设立副长官部指挥所，采取紧急措施，在十天内修通自赵村至伏牛山中心车村的大车道。日军大部过泛集中后，四月初，以一个装甲师团（坦克、装甲车、汽车共三千余辆）于黄昏时自新郑以南转而西进，从禹县、襄县的中间地区进行闪电式的急袭^②。当时汤集团的总预备队（第十二军贺粹之部）在郑县境内尚未进入阵地^③，日军的装甲师团在郑县亦未休息，第二天拂晓就到达临汝。临汝不但是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的留守处所在，也是洛阳的南侧背，地位极为重要，是这一广大战场的枢纽。临汝陷入敌手，我前线登封、密县、禹县的部队都不战而退，望风披靡。日军占领临汝后，其装甲部队继续向洛阳方面乘胜前进，以致在巩县、偃师一带的第四集团军赵寿山部也不能不仓皇西撤^④，洛阳陷入敌手。据事后了解，这次进攻的日军，系喜多诚一指挥的第二军团^⑤，附有一个装甲师团。这次的闪电战真是快得很，仅仅一夜之间，汤集团和平汉路以西的二十多万部队，可以说并没有部署占领阵地就被日军打得溃不成军，日军不费什么力量即攻占了洛阳^⑥。

① 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河南会战》，攻占新郑的日军部队是由中牟一带强渡新黄河的第三十七师团一部和独立混成第七旅团，该敌是由新郑以东地区向西攻击新郑的。

② 据《河南会战》，日军坦克第三师团于五月二日黎明前由和尚桥（今长葛市区）至许昌一线，向郑县、临汝推进。

③ 据《河南会战》，日军坦克第三师团左突进队于五月二日正午后开始进攻郑县。守军顽强抵抗，战斗彻夜未停，至三日清晨开始撤退。

④ 据《第四集团军参加中原战役的详报》，五月七日十九时，率蒋鼎文命向洛阳西北地区转进，另策后图。另外，该集团军总司令是孙蔚如。

⑤ 据《河南会战》，这次会战由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五月九日前，在豫中、豫西地区作战的日军部队是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辖四个师团、一个战车师团、两个独立步兵旅团和一个骑兵旅团，五月四日在郑州成立的菊兵团也归其指挥。

⑥ 据《陆军第十五军守备洛阳战斗要报》，日军从五月九日开始攻击，到二十五日我军撤出洛阳，该部共坚守洛阳十七天。

沿平汉路南下之敌，攻许昌时战斗颇剧烈，我守许昌师长吕公良阵亡，官兵伤亡很多。以后也没有经过多大的战斗，敌人就将平汉路中段郑州至武胜关地区完全占领了^①。

日军占领临汝之日，情况是混乱已极的。我所带的五十瓦电台（副长官部枢纽台），几天之内叫不通各台，和汤恩伯所带的电台也联络不上。事后才知道，他在从洛阳奔洛宁的途中，曾被地方团队劫去电台，经当地县长交涉才予发还。王仲廉部在临汝以西，也被地方团队阻挠，几至发生战斗。在此纷乱之夜，我能够用电话联络的，只有贺粹之的第十二军。

汤恩伯的副司令长官部，由叶县经赵村撤至车村，五月间移西峡口，以后又移至陕西境内清油河；部队大都移豫陕边界地区整训。我所负责的副长官部指挥所，先在鲁山的赵村，继移南召李青店，直到十月间才撤销。

一九四四年冬，汤恩伯因此役受到了撤职留任的处分^②，随后调贵州任第三方面军司令^③，部队大部分留豫、陕一带归胡宗南指挥。这时，我也离开了部队，赴内乡丹水镇担任河南省政府委员。

① 据《第五战区左集团平汉南段及宝丰、鲁山一带战役战斗详报》及《河南会战》，中国第五战区部队于五月中旬再度切断平汉线。另外，日军打通的是平汉线黄河南岸站至信阳段，十月十日，由华北开出的第一列日军火车才到达汉口。

② 据《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汤恩伯于一九四四年八月被撤销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职务。

③ 据《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一九四四年八月，黔桂边区总司令部成立，汤恩伯任总司令。

转战豫中

陈 正 风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侵华日军发动了中原会战。当时我任第一战区第二十八集团军暂编第十五军参谋处中校作战参谋兼军长刘昌义的侍从参谋，曾跟随刘昌义转战于中牟、新郑、长葛、许昌、襄城等地，一路上与日军反复拼杀，浴血苦战，历尽艰险，予敌重创。虽已事隔近半个世纪，但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会战前敌我之态势

暂编第十五军于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在偃师县缙氏镇成立，军长是刘昌义中将（河北高阳人）。辖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长刘耀军，河北良乡人）一个师，属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序列。我在中央军校第一分校第十七期毕业后，即到该军任职。次年十月，暂编第十五军奉命移驻西平县，归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由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兼任）指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总部由安徽阜阳移驻河南禹县，改辖暂编第十五军、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和泛东挺进军（总指挥陈又新）。当时，暂编第十五军正在新郑整训，担任中牟一带新黄河河防的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奉命归属本军。

刘军长本人虽系行伍出身，但十分注重军官们的学历、部队

* 作者当时系暂编第十五军参谋处作战参谋兼军长的侍从参谋。

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的提高。他延聘、接纳了许多黄埔军校毕业生和毕业于东北、西北、保定、云南讲武堂的老军官来部队任职。部队在新郑整训后，连以上军官几乎全部进行了调整和更换，面貌较前大为改观。当时，军长以下的军官主要有：中将副军长李强（江西人，黄埔第一期），少将参谋长赵蕴奇（东北人，陆大干训班毕业）；暂编第二十七师少将师长萧劲（湖南人，留德生），第七十九团上校团长刘耀军（黄埔军校洛阳分校练习队练习生，此时由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长降为团长），第八十团上校团长张少泉（湖南人），第八十一团上校团长王××；新编第二十九师中将师长吕公良（浙江开化人，黄埔六期），第八十五团上校团长杨尚武（湖南沅江人，陆大毕业），第八十六团上校团长姚俊明（陕西人，西北讲武堂毕业），第八十七团上校团长李培芹（山东人，黄埔军校毕业）；辎重团上校团长傅中枢（江苏吴县人，黄埔十期）等。营、连级军官也都有学历，排级军官中军校毕业者约占三分之一。除军佐外，全军行伍出身的军官已为数极少。

一九四四年三月初，我们从军令部和集团军总司令部发来的情报中得知，日军已修复黄河铁桥，在黄河北岸集结了大量兵力，加紧准备进犯中原地区，企图打通平汉线南段。战前，本军情报部门获悉，当面之敌是日军第十二军第三十七师团、第二十七师团、第六十二师团、第一一〇师团、坦克第三师团、独立混成第七旅团以及骑兵第四旅团等部，约十五万人。

四月初，第二十八集团军调整部署，命暂编第十五军暂编第二十七师担任中牟境内的新黄河河防，新编第二十九师守卫许昌。当时，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部驻滹沱张村，所属第七十九团和第八十团防守新黄河南岸第一线阵地，第八十一团作为预备队驻师部附近。该师武器装备差，新兵多，战斗力不强。因此，对于上峰将暂编第二十七师部署于河防第一线，曾引起人们的纷纷议论。新编第二十九师武器精良，战斗力较强，其主力驻许昌，第八十六团驻新郑、和尚桥等地。

暂编第十五军军部驻新郑西南二公里的大高庄，军直属部队驻城西二公里半的杨庄。军长刘昌义住在城内的一所大房子里，跟他住在一起的只有中尉侍从副官焦田来（新郑县陵岗村人）和八名卫士。我就住在军长住所对面的一个小院子里。作为军长的侍从参谋，我必须时刻不离军长左右，以便完成军长交给的任务。

暂编第十五军左、右两翼的友邻部队分别是第八十五军和泛东挺进军。第八十五军以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和预备第十一师（师长赵琳）担任郑州、广武一线河防和对邙山头日军桥头堡的监围，第二十三师（师长张文心）守卫密县。泛东挺进军负责守卫中牟以东尉氏、扶沟等地的河防，并策应郑州、中牟、许昌等地的战斗。

刘军长督师上火线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凌晨二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熟睡中惊醒，门外传来侍从副官焦田来的声音：“陈参谋，快起来吧！刚才参谋长给军长打来电话，说暂编第二十七师在中牟与日军接上火了，叫你快点去。”焦田来说完便跑回去了。我意识到情况紧急，匆忙穿好衣服，跑步来到军长的屋内。

刘军长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抽烟。停了一会儿，他说：“刚才接到参谋长的电话，今天零点暂编第二十七师在中牟与日军接火了。集团军总司令部来电，命我们火速驰赴中牟迎敌。你快去整理一下应用的东西，我们马上出发上前线。”我说：“报告军座，到前线去指挥作战，只有你和我吗？军部是否也一同前往？”军长说：“军部在大高庄不动，副军长和参谋长也都不去，就是你跟我去。我们带着特务连，军官队也让他们跟着去。”我说：“军座，特务连是必须要带的，可是军官队多数是军佐，有些是戴眼镜的书呆子，在战场上没有什么用处。是否就近从驻新郑的新编第二十九师第八十六团调一个营随同前去，军官队就不用带了。”

军长说：“也好，我写手谕，你拿去找姚团长，让他派一个营来。不过军官队还是要带，让他们当传令兵也行，怎么说没用呢？你赶快去办，命令他们天亮时在东门外集合，别耽误时间。”

我领命后，首先前往第八十六团，向姚俊明团长传达了军长的命令，接着又赶到大高庄军部，从译电室和参二科分别取出所需的密码本和军用地图。当我回到住所时，天已破晓。我将各种应用之物、枪支弹药收拾停当，才去向夫人孟梅告别。孟梅听了我的告别话，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后来她在随军部转移至遂平嵯峨山时，被日军野炮击中身亡，年仅二十二岁。

我告别了孟梅，急忙来到军长住处。我们刚走出大门，就遇上了日军飞机的空袭。卫士们举着捷克式七九步枪不停地对空射击，我和刘军长、焦田来急忙翻身上马，冒着日机的轰炸和扫射，朝东门外奔去。此时，军部特务连（上尉连长张广勤）、军官队（中校队长赵洪超）和第八十六团第二营（营长胡光耀）已集合完毕。刘军长到后，作了简短的训话，交待了出发的目的，命令各队以急行军速度前进，并许以先到中牟溁沱张者有奖。

一路上，我们一行十余人策马疾驰，恨不得一下子赶到前线。中午十二时许，到了新郑县城东北约四十华里的薛店镇。焦田来问军长是否在此稍事休息，吃些饭再走。军长说，要争取时间，到溁沱张再吃饭。

离开薛店不远，我们遇上了暂编第二十七师运送病号、军官家属和行李向后方转移的三十余辆大车，其中有师长萧劲的夫人和一名副官。刘军长对那位副官说：“你们一路上要严守纪律，不得扰民，否则枪毙。”说罢，我们继续赶路。

激战中牟

十八日下午三时许，我们到达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部驻地溁沱张村。军官队、特务连以及第八十六团第二营，于日暮前也先后到达。在师部里，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长萧劲向军长刘昌义汇报了

该师当日的战斗情况。

十八日零时前后，日军利用原已占领的中牟县城作为掩护，分兵两路由县城以东的邢庄、荣庄、傅庄和以西的三王等处渡过新黄河，向暂编第二十七师阵地发起进攻，并不断扩大渡河面，使后续部队加快渡河速度。我军当即奋勇抵抗，因武器很差，只得以投掷手榴弹为主与日军进行近距离战斗。激战至天明，小李庄、小辛庄、桃村李、大潘庄、洞上等第一线阵地相继被突破。此后，我军利用房屋、沟渠、树林为掩护，先后在姚家、刘巧、念罗、坡刘等村庄节节抵抗。目前正与日军相峙于树头村及其以东的沙丘地带。萧劲还说，暂编第二十七师凭借黄河天险和阵地工事都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此刻在没有工事的开阔地上，要将日军驱逐回黄河北岸就更难了。军长听着萧劲的汇报，不时紧锁双眉，脸上流露出不满的表情。他认为，在此战况激烈、战局恶化的危急关头，身为师长的萧劲应当亲临火线指挥作战，而不应当仍旧坐守师部。

晚九时许，我陪军长与萧师长在一间茅草屋里共进晚餐，并讨论反攻计划。吃饭间，日军打过来的炮弹不时在离师部不远的地方爆炸，并有人进来报告部队不断后撤，日军已逼近师部。大家的心情非常沉重，我和刘军长虽已是一天粒米未进，但此时却举箸而难以入口。暂编第二十七师三个团早已投入战斗，师部已无预备队可派。刘军长命令萧师长立即上火线督战，组织部队反攻，并对我说：“咱们把胡光耀营、特务连和军官队都带上去，非把日军赶回黄河以北不可。”

四月十九日二时许，我奉命集合队伍随军长出发。我们越过砚台寺，向北搜索前进。当胡营先头连进至黑牛张村边时，被村内的日军发觉，当即展开了战斗。刘军长命胡营的另外两个连迅速迂回到村庄的东、西两侧，然后突然发起攻击；又令特务连、军官队紧随先头连从正面强攻。霎时间，枪炮声、喊杀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我军官兵冒着密集枪弹冲进村内，日军

遗体数十具向北败退。战斗中，我方亦伤亡五十余人。与此同时，暂编第二十七师第八十一团和第七十九团也分别攻占了坡刘和彦张村。此时天已微明，我军乘胜追击，克服了大汾店、罗宋、大庄等据点，中午前已推进至刘巧附近。当时我军如果有后续部队，是能够把日军赶过黄河的。

中午时分，赶来增援的日军步、骑兵千余人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对我军右后方发起围攻。官兵们轻装上阵，激战竟日，午餐无着，饥困交加，已是精疲力竭了，且无后续部队增援，只得逐次后撤。我们作战的地区是沙土地，难以构筑工事，而且地势平坦。我军就利用房屋、断壁、沟渠、树林、麦地阻击日军，以手榴弹、迫击炮予敌以杀伤。

下午，我军撤至祥符刘、树头村、单家、溇沱张一线顽强阻击，打退了日军的多次冲锋。自开战以来，暂编第二十七师的伤亡人数已达两千左右，刘军长的卫士张明和四名军官队队员也都阵亡了。当晚，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部移驻八岗，部队也收缩在八岗周围地区继续阻击日军。

刘军长带领胡营、特务连和军官队来到八岗，独自躺在师部的一间草屋里闷闷不乐。我和焦田来站在一旁一再安慰他，劝他吃饭、休息。对于刘昌义此时的心情，我们是完全理解的。战斗紧张之际，刘军长曾直接指挥暂编第二十七师右翼的刘耀军第七十九团作战，使得师长萧劲大为不满，认为这是乱了指挥系统，因此二人之间产生了矛盾。特别是一天来的战斗由胜转败，部队伤亡严重，更使刘军长焦虑不安。

四月二十日，我军击退了日军的几次小规模进攻，战况相对平静。泛东挺进军张清秀旅奉命由八岗东南的黄店附近攻击日军侧翼，以策应暂编第二十七师作战，但遭到了日军的猛烈反击，被迫撤退。当晚，我们收到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的电报，命刘军长率部在中牟继续阻击日军的进攻。

四月二十一日清晨，日军集中火炮和重机枪，猛烈轰击和扫

射八岗村，外围阵地前的战斗也越来越激烈。在此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师长萧劲要求撤退，而刘军长则命令他拼死坚守，因而暂编第二十七师又坚持了一天。

日落后，八岗以北一公里的绪张村被日军攻占，师部的北面已失去了屏障。刘军长命令萧劲火速派兵夺回绪张，而萧师长则认为已经没有必要了，并再次提出撤退的意见。二人各持己见，最后刘军长说：“坚持战斗，死不后退。”萧劲不答话，出门而去。刘军长对我说：“萧师长不服从命令，我也奈何不了他，现在只好由咱们来计议退敌之策了。”

当时，我们虽然无法搜集情报，不了解整个战局，但从日军两天来一直未对八岗发起大规模强攻这一点判断，就可知其主力业已绕过我军西进，此刻郑州、新郑很可能已沦入敌手。我们虽是被困敌后孤军作战，然而只要能守住八岗一带，就可以牵制住一部分日军，为友军减轻一些压力，况且汤恩伯也命令我们在此阻敌，所以不能撤。眼下当务之急是尽快驱逐绪张村的日军，以解除其对八岗正面的威胁。但此时刘军长对暂编第二十七师指挥无效，只好带领自己的随身部队出击。

当晚八时许，刘军长在没有通知萧师长的情况下，就带领特务连、军官队离开师部，径往八岗以西的胡营阵地。我们与胡营会合后，即向右迂回至绪张村以西约八百米的一片杂树林里。经过几天的战斗，部队伤亡很大，胡营和配属的迫击炮排仅剩四百余人，特务连和军官队尚有一百三十余人，总共加起来也只有五百三四十人了。刘军长以胡营为冲锋队，特务连和军官队编为援队，将迫击炮阵地设在杂树林内，要与日军决一死战。我建议将冲锋队分为两队，一队由我带领从西街口冲入，另一队由胡营长带领绕至绪张以北接近村缘冲入，军官队由赵队长带领，从村南侧佯攻，军长带特务连为援队。刘军长同意我的意见，但坚持要亲自带队冲锋，同时命令军官队要先于冲锋队发起进攻，以使日军误认为是暂编第二十七师部队出击，从而分散其注意力。最

后，军长命令我带领特务连为援队，观察周围的情况，在冲锋队前进时指挥迫击炮排向绪张村内的日军射击，然后带领特务连跟上去，待冲锋队摸进村内，手榴弹一响，立即吹起冲锋号。

晚九时三十分，刘军长和胡营长各率领一支冲锋队出发，我即命令迫击炮排开炮。刚打出五发炮弹，我还在观察弹着点时，射击忽然停止了。我急忙提着手枪奔至炮位查看，方知炮弹已全部用尽。我只得命令留下一个班看守三门迫击炮，其余两个班归属特务连，随军长所带的冲锋队之后迅速跟进。

侵入绪张的日军，约是一个前哨中队，此时正在假眠，以待拂晓出击。日军原以为暂编第二十七师已丧失战斗力，做梦也没有想到会遭此突然袭击，顿时乱作一团，向村南部聚集，盲目射击。当刘军长和胡营长率领的冲锋队自村北和村西冲入绪张，出现在日军的后背和右翼时，日军才发觉，但还未来得及调转枪口，冲锋队投出的手榴弹就如同冰雹一般落入敌群。我立即命令号兵吹起冲锋号，并带领援队冲进村内，和冲锋队一道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日军打出了几颗信号弹，但为时已晚。这一百多名日军在我军的手榴弹和刺刀之下毙命，我军夺回了绪张村。

夜十时三十分，我发现绪张以北和八岗的西北方、东方都升起了日军的信号弹，而且由远而近，就立即报告了军长。此时八岗方面已无枪声，暂编第二十七师的情况也不得而知。如果日军攻占了八岗，我军的退路就会被截断，于是刘军长下令速回八岗。

昼伏薛店

部队撤离绪张，经原路返回，行至八岗西街口时，发现暂编第二十七师在此设置的警戒部队已经撤离。刘军长留下几名士兵担任警戒，急忙来到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部驻地，见里面已空无一人，始知萧劲已带领部队撤离了。但刘军长仍希望能找到暂编第二十七师，就命特务连沿街向东寻找。特务连刚走到东街口，就

与冲入村内的日军遭遇，双方展开巷战。与此同时，留在西街口的数名警戒也跑来报告，说从西北方向进攻的日军已接近西街口。此时我军已是两面受敌，处境极其危险，刘军长急令部队经南街突围。在南街出口处，部队被暂编第二十七师设置的鹿砦所阻挡。我军只得一面阻击从东、西两面冲入村庄的日军，一面加紧拆除鹿砦。仗打得很惨，由于我军是几百人拥挤在一条狭小的街道上作战，部队既无法展开，又无工事可作依托，所以伤亡很大。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才将街口的鹿砦扒开了一个约一米宽的豁口。当我军由此撤往村外时，日军集中火力封锁豁口，又有不少弟兄伤亡，重伤员们也因无法救出而惨遭日军杀戮。

四月二十二日零时左右，部队撤离了八岗。刘昌义虽曾估计到新郑已被日军占领，但还是希望能与军部会合，以便重整旗鼓再战。他命令胡光耀率第二营快速返回新郑寻找军部，自己带领特务连和军官队随后跟进。

黎明时分，部队从东门进入了薛店。此时的薛店较之四天前我们经过时已是面目全非，一片凄凉。镇内镇外看不到一个行人，绝大多数老百姓为躲避战火已远走他乡，少数未来得及逃走的全都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所有的院门、屋门都被推倒或砸坏，粮食、财物和家禽家畜被洗劫一空。我随刘军长走进一座小院，看见一位老汉倒在血泊中，屋内的床上躺着一具披头散发的裸体女尸。我们又来到大街上，见路当中有几十堆麦秸，周围布满了洋马蹄印和许多炮车留下的车辙。

此时天已大亮，为了避免白昼行军可能造成的无谓牺牲，军长刘昌义决定就地宿营，待天黑后再行动，于是部队就在丁字街北口中药铺门外的大槐树下休息了。刘军长命令特务连在镇的四门设置了望哨。上午九时和下午三时许，我们发现先后有两股日军共约数千人，分别沿着薛店以北二千米外的大道由东向西行进，很可能是去进攻密县。

当天中午时分，特务连张连长送来了一个年仅十二三岁的小

孩，这是我们数日来在战场见到的唯一活着的老百姓。但其面容、神情、言谈、衣着不像讨食的乞丐，形迹有些可疑，有些像我们曾抓到过的日军奸细。在一时无法弄清其真实身份的情况下，为了不冤枉好人，同时又预防万一，我们决定将这个小孩暂交特务连看管，给吃给喝不许虐待，到我军离开薛店时再放他走。

这一天好像过得特别慢，大家都急切盼望天早点黑。军长刘昌义因暂编第二十七师去向不明和急于离开薛店而忧心忡忡。我往返奔波于薛店镇四门之间观察敌情，考虑当晚部队的行进路线。

花园村附近遭遇战

四月二十二日日暮后，我们一行百余人来到南门两侧。我登上寨墙向外观察，见无异常情况，即命特务连出发，向南略偏东方向搜索前进。行进中，我们避开道路和村庄，并将队形疏散开，随时准备战斗。

夜十时许，我们在新郑县城东北约二十华里的一个村庄里与暂编第二十七师会合了。此时我们才得知，昨夜刘军长带队攻击绪张时，萧劲即命全师撤离八岗，于今日拂晓到达此地。因新郑城内和城东均有日军，不能通过，故在该村内隐蔽。不久，胡光耀营也来到这里。

夜十一时许，据情报人员报告说，新郑城内的日军兵力较大，城东南约二十华里的花园村有一个大队，花园以东各村也都驻有日军，只是新郑县城与花园村之间尚未发现敌踪。于是军长刘昌义和师长萧劲商定：部队从新郑以东八华里处通过日军的占领地带，以刘耀军第七十九团为前卫，刘军长带领特务连和胡光耀营紧随其后，萧师长位于本队。我非常清楚军长不在本队而跟在前卫团之后，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能抓住他的老部下刘耀军的第七十九团作战。该团在中牟战场上伤亡很大，现在仅剩六百多人

了。

四月二十三日零时，部队按原定的顺序和行进路线出发了。当前卫团接近花园村西南的一个村庄北缘，我和军长刚走上村北五十米的石桥时，突然遭到村内日军的猛烈射击。我们急忙跳到桥下的干河沟里，前卫团也被迫退至此处。刘军长立即命令暂编第二十七师速派一个团监视新郑的日军，再派一个营牵制花园村之敌，胡光耀营经该村西侧绕至村南拊敌后背，第七十九团以一个营迂回至村东，另两个营待胡营打响后立即从正面发起攻击。经过不到一个小时的激战，我军全歼了村内约一个中队的日军，并缴获轻机枪六挺、步枪一百余枝。

战斗结束不久，花园村方面的枪声也逐渐停息，估计是暂编第二十七师的那个营已奉萧劲之命撤离了。刘军长立即带领刘耀军团和胡光耀营从南街口出村，向左迂回，攻击花园村之敌。由于该处敌人兵力较强，激战至拂晓，我军仍未能攻入村内。此时，驻新郑的日军即将出动，为了避免腹背受敌，刘军长命令部队迅速撤出战斗，以胡营为前队，刘团为后队，向许昌方向转进。

和尚桥突围

四月二十三日上午，由于不断遭到敌机的空袭，部队行进的速度十分缓慢，直至下午三时许才到达长葛县和尚桥村。此地位于长葛县城以西，许昌以北。一条长约五百米的南北土路是村内的主要道路，紧靠村东侧的平汉铁路此时已拆除，东面是大片的麦田。清漯河自北向南，在村西约一千五百米处转向东南穿村而过，一座长约数十米的石桥连接着河两岸的大街。村南端地势骤然升高，两条深达二米的大沟与南街口相交，一条伸向东南，另一条伸向西南，分别是通往许昌和禹县的大道。两条沟之间是一块三角形的坟地，其顶端正对南街口处有一座五道庙。坟地居高临下，地形十分有利。这里虽是许昌以北的重要屏障，但在我们

一行到达之前，却既无部队防守，也未构筑防御工事，仅在村边挖了一些立式或跪式的散兵坑。新编第二十九师第八十六团（欠第二营）驻守在和尚桥以东的几个村里，团部驻和尚桥东南约一千五百米处的一个村庄。

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连续激战和行军，官兵们已是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和尚桥保公所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饭食，军长刘昌义决定在此宿营，翌日再去许昌。

饭后，刘军长用保公所的电话与驻许昌的吕公良师长通了话。这时，上校参议王宝斋（河南镇平人）和王海东（河南修武人，前第八十一团团团长）便装自后方来见军长，要求去敌后组织抗日部队。经军长批准，我发给他俩每人十张盖过暂编第十五军关防的空白差假证和公函纸。后来听说，王海东在组织抗日队伍时被日军逮捕杀害。

下午四时，哨兵跑来报告，说在和尚桥以北二千米的一个村庄里有大队日军，正在向和尚桥进犯。刘军长命令第七十九团立即进入村边阵地，准备战斗。由于没有防御工事，部队只得利用村边的房屋和墙垣坚守。

面对蜂拥而来的敌人，我军则因炮弹用尽而无法进行远距离拦阻射击，只能待其迫近时以轻武器进行近距离作战。日军的行进速度很快，下午五时三十分即与我军接上了火。我第七十九团官兵沉着应战，以手榴弹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冲锋。然而该团以不足六百人对付数千敌人，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武器上均处劣势。当敌人第二次冲锋时，该团已无力支持，只得退入村内防守。

战斗打响后，我一直在密切注视着日军的动向。此时，我发现日军的后续部队正向我左翼运动，有经村西向南迂回，夺取村南高地，对我军进行前后夹击之企图。我急忙将此情况报告了军长。刘军长命令第七十九团继续阻击正面之敌，自己带领胡光耀营、特务连和军官队立即离开保公所，数名警察和保公所人员紧

随其后，顺着街道向南跑去。在通过石桥时，几乎是与我们齐头并进的敌人，已自村西的河道用机枪向桥面射击，我军有几名士兵倒下。刘军长一面组织火力掩护，一面指挥部队低姿跑步前进，迅速通过石桥直奔村南口，终于抢先一步占领了村南的三角形高地。我军居高临下，立即与从村西绕过来的敌人展开了战斗，将敌人压迫在沟道内。

晚七时后，敌人接二连三地对高地发起冲锋，战斗更加激烈。五道庙的庙顶已被敌军的机枪掀掉，高地上的几棵小树也被打得光秃秃的。我军官兵英勇顽强，用手榴弹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敌军的进攻。守卫和尚桥村的第七十九团与敌军逐房逐院地争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和尚桥以东的几个村庄周围，枪声、喊杀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此起彼伏，守卫在那里的第八十六团（欠二营）也正在与敌军鏖战。

这时，我们发现和尚桥村东的大片麦田里无我军部队防守。为了防止敌军由此钻隙南窜，刘军长命令我迅速通知姚俊明团长，派一个连去填补空隙。我怕时间来不及，就建议先派军官队越过沟道向北警戒，军长同意。于是我便带领仅剩二十人的军官队，由高地东侧越过沟道，到达指定地点，然后独自一人提着手枪沿沟堤直奔东南。

在距和尚桥一千五百米处，我找到了姚团长，向他传达了军长的命令。姚团长听后十分为难，他领我来到团部，说：“你看，这里只剩下一个排的预备队了，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能拉上去应急。”接着，我们又来到阵地上，这里正在进行着紧张激烈的战斗。当夜刮起东北风，黄沙扑面，我军阵地面向北方，对作战极为不利。我跟姚团长在阵地上巡视了一遍，深感兵力已不敷使用，若强行抽出一个连，势必导致全线溃退，因而只得急速回去复命。

当我跑到距坟地二百五十米处时，发现一人迎面而来，我立即隐蔽在麦田里，高喊：“口令！”对方说：“是我呀！”我一听是军

长，连忙站起身来问：“你一个人到哪儿去，怎么连卫士都不带呀？”军长说：“卫士班都去拼刺刀了，我还带什么？你去了半天还不回来，我是来找你的。”我说：“小声点，路北的情况不明。”话还没说完，敌军就从路北约五十米处的麦田里用机枪扫射过来，紧接着又是一阵步枪。我抓住军长的袖子往下一拽，弯腰低姿跑回坟地，钻进一个已经迁葬的墓穴里。此时，坟地西侧二营阵地前的敌军不断发起冲锋，东侧特务连阵地对面敌军的火力也十分猛烈，我军已是腹背受敌。刘军长突然从墓穴里一跃而起，骂道：“他妈的，和鬼子拼了！”他脱下大衣扔到一边，又摘掉军帽甩出老远，端着枪要冲上去和敌军拼命。我急忙把他按倒在墓穴里，说：“军座，现在可不是拼命的时候，你还要去许昌指挥新编第二十九师作战呢！”

这时，日军已占领了和尚桥的北半部，我第七十九团经过激烈巷战，被迫撤至清溪河南岸，与村南高地上的二营和特务连阵地相衔接，利用南街两侧的房屋继续阻敌。二十四日一时许，守卫在和尚桥以东麦田里的军官队队员已全部阵亡，第八十六团阵地上也已是一片沉寂。半小时后，和尚桥东南第八十六团团部方向经过一阵激战，枪声也逐渐稀疏了。不久，敌军的机枪由那里向我阵地后方打来，我军已处在敌军的东、西、北和东南四面包围之中。我军以七八百人的疲惫之师，孤军困守和尚桥一隅，既无力消灭或击退数倍于己之敌，更不可能长期坚守，若待天亮后敌军发起进攻，就会招致全军覆没的厄运。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刘军长决定一时五十分突围。他让我派传令兵去通知刘耀军团长，又从第二营和特务连挑选了二十名精壮士兵组成奋勇队担任掩护。

一时五十分，潜伏在原第八十六团团部驻地村边的奋勇队，准时向村内的敌军投掷手榴弹，该处顿时枪声大作。我阵地东面的敌军调转枪口向东南盲目射击，西、北两面的敌军也都在注视着那里的突变，我军乘机迅速撤离了阵地。敌军虽已发觉，但因

天黑看不清我军的动向而不敢贸然追击，只是在原地胡乱打枪。我军以北极星为准，先向南再向西南，冲出了敌军的包围圈，然后又转向东南，朝许昌方向转进。

壮别吕公良师长

四月二十四日晨七时许，部队到达许昌。刘昌义军长命第八十六团第二营归还建制，第七十九团在城防附近待命，自己带领特务连和卫士班从东门进入许昌城。这时，城内的机关和老百姓俱已疏散，新编第二十九师官兵们守卫在城防阵地上，准备迎击来犯的日军。我们一行来到设在东大街原商会和灞陵中学院内的师部，吕公良师长率师部军官们出门迎接刘军长，并陪同军长共进早餐。饭后，刘军长在浴池里洗了澡，换上了吕师长派人送来的新军装，一周来艰苦征战的紧张和疲劳顿消大半。

在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部，我们了解到了开战一周来的战场形势。四月十八日，日军自中牟渡河后，当天即兵分四路，一路与我暂编第十五军部队鏖战；一路向西北进犯郑州（二十日攻占），一路进犯东南，与我泛东挺进军部队交战，于二十一日攻占尉氏，二十二日又陷洧川，其主力向西南进犯新郑（二十一日攻占），并分出一股西犯密县。十九日，盘踞黄河南岸邙山头桥头堡的日军主力，在空军和炮兵的掩护下发起攻击，突破我第八十五军的包围阵地，然后分为两路：一路沿陇海铁路西犯，二十一日陷汜水，因遭到我第四集团军孙蔚如部的顽强阻击而无法前进；另一路向南进犯，二十日陷广武，二十一日占荥阳，然后继续南犯，与由新郑西犯的日军会攻密县（二十三日攻占）。昨天，有两股日军自新郑南犯，其中西路的一股就是与我军在和尚桥交战之敌，东路的一股今晨占领了长葛县城。目前，日军正在加紧准备进攻许昌，其前锋已进抵许昌以北的杜寨、苏桥、周寨、岗朱一线。虽然泛东挺进军曾于二十日收复了太康，但在短短的一周内已有九座县城沦陷，其中八座属于我第二十八集团军的防区。

此时，许昌已成为我军在平汉线上最北端的阵地，也是我暂编第十五军的最后一个据点，是否能守得住，对于下一步战局的发展至关重要。战前，蒋介石曾电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应以两个师的兵力固守许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也曾将许昌附近定为以主力与日军决战地区之一。像许昌这样的旧式城垣，四周地势平坦，无险可凭，属易攻难守之地，然而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却仅以新编第二十九师一个师的兵力守卫，如此部署实令人忧虑。

此时刘军长、吕师长已下定决心，誓与许昌共存亡。我们在许昌的几天里，刘军长一直忙于同吕师长等人研究守城方略，指挥加固城防工事，还多次亲临阵地视察，召集官兵们讲话，激励部队士气。

四月二十五日，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奉汤恩伯之命，令所属各部对日军发起反攻。二十六日拂晓，新编第四十二师一部袭击了和尚桥，与日军激战两小时。同时，该师另一部还破坏了新郑附近的日军通讯设备，泛东挺进军克复了尉氏县城和部分据点。此次反攻由于参战部队兵力少，装备差，虽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四月二十八日，集团军总司令部命令刘军长指挥新编第二十九师固守许昌，同时指挥彭赉良新编第四十二师守卫许昌以西各据点，阻止日军南犯。二十九日，各路日军麇集于长葛南部、许昌北部地区，做好了进攻许昌的准备。下午二时，集团军总司令部来电，命新编第二十九师死守许昌，并令刘军长指挥第二十师和新编第四十二师于次日黄昏前展开于襄城的化行、颍桥和禹县的前陈一线，向许昌的七里店和禹县的马沟一线攻击前进，协同马励武第二十九军和泛东挺进军围歼许昌外围的日军，限各部队于三十日下午三时开始行动。此时，新编第二十九师官兵已进入临战状态，师部内更是紧张繁忙。我一面派人通知第七十九团和特务连、卫士班准备出发，一面忙着收拾行装。刘军长实在舍不

得在大战前夕离开自己的部队，但上命难违，他只得再三叮嘱吕师长一定要不负使命，奋力死守许昌。临别时，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互道珍重。没想到此一别竟成永诀，两天后，吕公良师长就为保卫这座古城而在突围途中殉国，年仅四十一岁。

误走灵井镇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时许，刘昌义带领着不到六百人的队伍离开了许昌。当夜天很黑，又没有向导，我们迷失了方向。当夜十一时后，我们进入一个镇子，部队停在街心，军长派人挨户去找向导。但老百姓都已弃家远逃，连个犬吠声也没听到。后来我走进一个院子，见屋内有几张办公桌，就急忙上前打开抽屉想寻找点线索，但里面空无一物。当我走出屋门时，发现院子的墙角处竖着一块木板，翻过来一看，上面写着“灵井镇公所”。原来我们离开许昌后不是向西南直奔颍桥，而是转来转去误入了西北的灵井镇，险些走进日军的占领区。

灵井镇位于许昌城西北二十六华里处，是许昌外围的一个重要据点。昨天，集团军总司令部还电令刘军长指挥新编第四十二师扼守许昌以西各据点，但未能与该师取得联络，所以也无从了解这一带的情况，直到现在才发现这里竟然没有守军。而我们离开许昌后一路上也没碰到一兵一卒，联想到中原会战十多天来的亲见亲闻，不能不使我对于上峰的战略思想是否正确，兵力部署是否得当，掌握部队是否正确产生了怀疑，同时也深为困守孤城许昌的新编第二十九师担心。我们在灵井没有守备任务，即于四月三十日凌晨一时许离开。由于正南方有敌情，我们只得先向东南走数华里，然后再转向西南。行进中，我们遇到了新编第四十二师补充团。该团团长魏骏明说他们是许昌外围的游动部队，我则将灵井无部队防守的情况告诉了他。自开战以来，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友军部队，自然感到欣慰。

四月三十日晨六时许，刘军长命刘耀军率仅剩五百人左右

的第七十九团先去颍桥，自己则带领特务连、卫士班慢行。走了不远，我们发现前方路西边约三百米处有一个小寨，寨墙由于年久失修，已有多处倒塌，周围长着二尺多高的麦子，没有树木。从缺口望去，里边有几户人家。刘军长想让部队在这里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再走。我立即从图囊里抽出几张军用地图，查出此地名叫红土寨。由于有些人当时还有迷信思想，认为打仗时进入红土寨不吉利，军长又决定到颍桥以北五华里的古城寨打尖。

七时后，部队到达古城寨。寨墙有几处坍塌，墙外杂草丛生，寨内有二十几户人家。部队在寨子里休息，副官和卫士们忙着做饭，刘军长和我躺在一所高房子门外的台阶上闭目养神。忽然，颍桥西北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和手榴弹爆炸声，经久不止。刘军长对我说：“这可能是刘耀军团与日军遭遇了，听枪声距此不过七八里路。”我说：“有可能，因为刘耀军团走的是那条路，不过现在还无法证实，即使刘耀军派传令兵出来也找不到军长。”刘军长坐起来，又说：“你马上给吕公良师长写信，告诉他我现在的位置，命令他与许昌共存亡。”我想找张桌子写信，便走进寨墙边的一所小瓦房，里面虽有一张方桌，却无凳子，于是我只得趴在桌上写信。写完信，盖上刘军长的印章，交给了传令兵，让他送到许昌面交吕公良师长。传令兵刚走，突然一声巨响，山墙倒塌，屋瓦坠落，我被砸得头破血流。这是日军打来的第一发炮弹，紧接着又打来十几发。我登上寨墙了望，看到东北方有大批日军正向古城寨开进。我和军长分析了当面的敌情，判断出这股来自泉店、灵井的日军是为了夺取许(昌)南(阳)公路上的重要据点颍桥，阻止我军增援许昌并截断新编第二十九师的退路，以配合其主力对许昌的攻击。于是刘军长命令部队立即撤离古城寨，以急行军速度向颍桥镇开进。

颍桥守卫战

四月三十日上午九时许，刘昌义军长率部经关店跨过许南公

路上的颍河石桥，来到颍桥镇北门外。守卫颍桥的第二十师（师长赵桂森）第五十八团（团长王书鼎）是二十八日由叶县开来的，此时已作好了战斗准备。进入临战状态。经刘军长派焦副官与北门守军联系，守军开了寨门，王书鼎团长出门迎接并陪同军长到团部休息。

颍桥镇位于襄城东北三十华里、许昌西南四十多华里处，春秋时是郑国颖邑，秦汉时为颍阳县治，晋以后成为襄城的一个集镇。许南公路穿镇而过，自古为南北交通要冲，且与许昌互为犄角之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该镇为长方形，南北长四华里半，东西宽约二华里。寨内地势高于寨外，四周有五至八米高的寨墙，墙很厚，上面有用装满土的麻袋堆成的射击孔。寨墙外约五米处有深二米宽三米的壕沟，寨四周树木茂密，有利于我军的防守和隐蔽。颍河自北向南流经镇东北角处急转向东，行约二华里后又转向东南。河宽约二十米到六十米不等，水面宽约十至二十米，水深六十厘米左右，流速虽不高，但河两岸都是数米高的悬崖，故涉渡和上下攀登均为不易，从而为颍桥镇构成了一道天然屏障。

刘军长刚到第五十八团团部，第七十九团的一名军士就跑来报告，说该团在颍桥镇以北的余张村阻击日军渡河时，全团都完了，团长刘耀军阵亡，活着回来的只有几十个人。全团覆没，又失爱将，使刘军长十分伤心。这时，汤恩伯打来电话，命令部队停止出击。这种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和让部队消极防守、被动挨打的错误指挥，使我们深感意外和不满，却又无力违抗。为了尽到军人守土抗战的职责，刘军长当即请求留在颍桥再和日军拼一下，汤恩伯表示同意，并令刘军长督率第五十八团固守颍桥。

上午十时，日军从东北方向对颍桥镇和颍河沿岸我军阵地发起进攻，我军以迫击炮猛烈还击。一小时后，日军炮兵部队赶来增援，掩护步兵于中午十二时后攻占了我军设在颍河对岸的前进

阵地关店。此后，日军将大炮和重机枪架在关店，与我军隔河激战。

军长和我分析了当时的战况，认为日军从正面久攻不克，势必绕至颍桥以北或东南方渡河，对我军实行迂回包围，两面夹击；我军虽凭险扼守，顽强抵抗，但兵力和武器装备均远逊于敌，一旦受到日军的包围，颍桥镇就难以固守。于是，刘军长派人将坐骑送至位于颍河西岸、颍桥以东三华里处的大马庄，再随敌情变化向南转移；同时命我带领特务连的一个排去寨外侦察地形和敌情。我立即让郭贤德排长集合队伍出发。由于寨门已用装土的麻袋堵死，我们从东寨墙上缒寨而下，越过外壕径直向东到达颍河西岸，然后顺着河岸向东南方向搜索前进，沿途未见防御工事，也未发现对岸有敌情。行至大马庄以南，我们即折转向西，经颍桥东南三百米的营庄，于下午二时许到达南寨门外。当我向正西方向了望时，发现有大部队从三千米外的后庾河村南街口向东运动，其前锋已在麦地里展开。我从望远镜里清楚地看到，他们头戴钢盔，身着黄军装，确系日军无疑。日军行进速度很快，直扑颍桥而来，我命令郭排长带队伍立即返回寨内。有人对我说：“日军已经包围过来了，还进寨干啥？”我严肃地说：“明知是死，也得进寨，决不能把军长丢在里边我们溜掉。”于是我们来到南寨门东侧的一个缺口处，由寨墙上的士兵将我们一个一个地拉了进去。

下午二时后，我回到了寨内。日军的炮火已开始向镇内射击，炮弹接二连三地落在屋顶、院内和街心。我军官兵们都上了寨墙，以迫击炮和轻重机枪向寨西的日军猛烈射击。我们来到第五十八团团部，只见房屋已被炸塌了大半。经询问，方知团部已转移到了东寨墙内一百米处麦田里的地下掩蔽部。我即命郭排长带队回特务连，独自一人向掩蔽部奔去。当我刚下到第三级台阶，突然一颗炮弹在洞口的一侧爆炸，掀起的土块劈头盖顶落了下来，砸得我一头栽进了地下室。我强忍疼痛站起身来，向刘军

长报告了在寨外侦察到的情况。刘军长听后，立即要通电话，向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汇报了当面的敌情，请求火速派兵增援。李仙洲说，已命令第二十师师长赵桂森率该师主力由襄城来援，日暮前即可到达颍桥。刘军长放下电话，已是下午三时许。在此之前，日军已推进到了颍桥东南角，与我军展开激战。

下午六时许，进攻颍桥西面的另一股日军已接近到冲锋距离，随即对二千多米长的西寨墙发起了全面攻击。日军以西门两侧作为进攻的重点，企图从颍桥镇中部实行拦腰突破。守卫西寨墙的我军官兵沉着应战。就在日军刚接近寨墙，尚未来得及爬寨时，随着一声令下，数百枚手榴弹顿时在敌群中开了花。冲在前面的敌军被炸得血肉横飞，后面的急忙调头往回跑，一直退到五百米以外才停住脚步，开始构筑简易工事。当日军的第二次冲锋又被打退后，便暂时停止了步兵的进攻，改用密集的炮火轰击西寨墙。我军官兵不怕牺牲，冒着滚滚的硝烟和横飞的弹片，随时用土麻袋填堵被炸塌的寨墙。

下午六时二十分，进攻颍桥东南角的一股日军占领了营庄。天黑后，颍河东岸的日军强渡成功，马庄遂沦入敌手。此时，颍桥镇已处于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密集的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此起彼伏。我第五十八团官兵虽伤亡严重，弹药即将告罄，但仍坚守阵地，用大刀、刺刀、枪托、锄头、钉钯一次又一次打退了冲锋爬寨的日军。夜十时三十分左右，颍桥的东南角首先被突破，我暂编第十五军特务连当即与日军展开了肉搏战。此后，西、北、南三面寨墙均有多处被日军突破。起初我军尚能集中火力封锁豁口，配合白刃战将突入的日军消灭或赶出寨去。但随着突破口的增加，冲入的日军越来越多，我军只得放弃原阵地，利用房屋、院墙和街垒与日军进行巷战。

激战至五月一日零时许，蜂拥而入的日军已占领了大半个颍桥镇，我军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这时，刘军长、王团长和我都在东南角督战。面对战斗节节失利，援军迟迟不至，颍桥失守已

成定局的严酷局面，三人相对无言，沉默良久。还是王团长先开口说：“军长，颍桥已被日军占领了，我们现在没有弹药，无力把敌人赶出去，你看怎么办？”经过研究，我们决定兵分两路，第五十八团由寨西、暂编第十五军特务连保护刘军长由寨东立即突围。

由于东寨墙很高，墙外地势又低，我就命令特务连士兵抱来几百捆秫秸，扔到墙外垫高地面，以防往下跳时摔伤。这时，从东南角进寨的一股日军已冲到距刘军长一百米处，特务连且战且退，实在无力招架了，刘军长只得下令越墙出寨。

按照预先选定的突围路线，我们出寨后先向东，直奔颍河西岸，然后再转向西南去襄城。在行进到大马庄以南的麦田里时，许多人不知被什么东西绊倒了。大家仔细一看，原来是几十具老百姓的尸体，他们显然是在此躲避战火而被攻占大马庄的那股日军残杀的。目睹如此惨状，官兵们个个义愤填膺。

凌晨二时许，我们已走出大约十华里，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突然，特务连先头与对面的一支部队接上了火，后面的人立即散开卧倒，准备战斗。不久又接到报告，说对方讲的是中国话。为了弄清楚对方是敌还是友，刘军长当即命令副官焦田来上前询问，方知是奉命增援颍桥的第二十师部队。在该师前哨连人员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设在颍桥东南约六华里郝庄村内的第二十师师部。刘军长向赵桂森师长介绍了该师第五十八团在守卫颍桥战斗中奋勇杀敌及被迫突围的情况。同时我们也了解到，赵师长于三十日下午三时奉命率该师主力由襄城向颍桥东南前进，与寨内的第五十八团协力合歼颍桥外围之敌，然后即向东侧击进攻许昌的日军。但由于他们行动迟缓，到达郝庄后又逡巡不前，从而贻误了战机。

刘军长受嘉奖

五月一日清晨，刘军长骑着从第二十师师部借来的一匹黑

马，带着只剩下五十多人的特务连和卫士班，离开郝庄，前往襄城。一路上我们多次遭到敌机的空袭，刘军长所骑的马也因此而受惊脱缰。下午三时后，我们来到县城北门外数百米处，守军第十二军(军长贺粹之)第二十二师(师长谭乃大)第六十四团警戒部队误认为是日军前来攻城，因而向我们开枪射击。我们急忙卧倒隐蔽并向对方高声喊话，他们也发现我们不是敌军而是友军，便停止射击，但说没有团长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准入城。此时，我们五十多人已是困饿交加，精疲力尽了，只得躺在北关街道上休息，等候开城门。

下午四时，第六十四团团长的来到城上，令士兵打开城门，将我们接进城内。那匹受惊跑掉的黑马也被该团士兵截获，送还了刘军长。当晚，我们接到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说是奉汤恩伯之命，令刘军长进驻叶县汝坟桥村，指挥暂编第二十七师、新编第四十二师(该两师均因受重创而于数日前到此整补)及工兵第九团(团长蒋桂楷)，担任叶县警备任务。

五月二日下午，我们在去汝坟桥途中经过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地申楼时，刘军长又奉命改赴舞阳，指挥第七十八军(军长赖汝雄)新编第四十四师(师长姚秉勋)及南阳地方武装挺进纵队(司令别光汉)。同时，我们也得知了许昌已于五月一日陷落，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副师长黄永淮及团长杨尚武、李培芹，营长胡光耀、何景明等许多官兵阵亡的消息。

五月三日，我们在叶县南部的旧县镇与从新郑辗转到此的暂编第十五军军部会合了。下午，刘军长率军部前往舞阳，我因患病被送往地处后方的镇平治疗休养。我虽暂时离开了部队，但每日里总是惦念着他们，千方百计打听他们的消息。据我所知，在五月中旬至六月上旬的鲁山作战中，刘军长曾奉命指挥新编第四十四师和由许昌突围出来的新编第二十九师余部继续与日军激战，后来又在南召县境内收容整理暂编第二十七师和新编第二十九师部队。在此期间，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调新编第一师

师长刘汉兴接任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又以萧劲“人地不宜”，将其调至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派该部副参谋长苟吉堂代理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长。

中原会战结束后，蒋介石颁给刘昌义三等云麾勋章一枚，及蒋本人的半身铜像一尊；并手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查报吕公良遗属的抚恤情况，指示先发给特别抚恤金二十万元。

浴血许昌城

孙 浩 李树森 张访朋

一九四四年四月底至五月初，我暂编第十五军新编第二十九师在许昌城下，与数倍于己之日军展开了一场悲壮惨烈的浴血激战。我们三人当时都在新二十九师供职，亲身参加了这场战斗，现忆述于下。

一

一九四二年冬，奉上级之命，周口警卫团与其他部队合并组建为新编第二十九师，吕公良中将被任命为师长。一九四三年该师奉命担任中牟一带新黄河河防，同年十一月归属第一战区第二十八集团军暂编第十五军序列，参加了军部组织的新郑整训。经过整训，连以上军官进行了调整和更换，我师的素质和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一九四四年三月，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令我师守卫许昌城，原任之新黄河河防由暂编第二十七师接替。

许昌位于中原腹地，是座历史名城，又是平汉铁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日军要打通平汉铁路线，必须夺取许昌。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对许昌的固守十分关注。吕公良曾对师部参谋孙浩等幕僚说，蒋介石于一九四四年三月曾两次电示，要以两个师的兵力固守许昌，并在许昌以西、以南的禹县、漯河、舞阳各以一个师固守，并特别强调“勿失”。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也三

* 作者孙浩当时系暂编第十五军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部参谋，李树森系新编第二十九师第八十五团第二营营长，张访朋系新编第二十九师第八十五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

令五申，要新编第二十九师死守许昌。吕还说：“守卫许昌我所担心的不是疯狂的日军，而是我军的相互配合。无坦诚相见，互相信任是要害死人的。”

部队进驻许昌后，全体官兵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备战工作。由于城墙已被拆除，我们就在残存的根基上修建明碉暗堡，筑起轻重机枪掩体，形成交叉火力网。利用城外原有的护城河，略加疏浚作为屏障。在阵地前挖深、宽各一丈二尺的战壕，并同机枪掩体和营、连指挥所互相沟通，既便于通讯联络，又便于运送给养弹药。战壕外边依次设置了铁丝网、鹿砦和拉线地雷群。由于师部当时估计日军会从北门进攻，因而将防御的重点放在了城北。具体部署是：以姚俊明第八十六团（欠一营）守卫许昌以北长葛和尚桥村附近的阵地，阻敌南进；杨尚武第八十五团守卫城东半部，团部驻城东三里桥，韩信策第一营守北门及外围据点，李树森第二营守东门及外围据点，并以第五连守卫城北俎庄前哨据点，黄希增第三营守城东三里处的一个外围支撑点，李培芹第八十七团守卫南门、西门及南关思故台、西关五郎庙据点，专员公署自卫团队等地方武装，守卫城内南门以东文昌阁防区。四月二十四日，第八十六团从长葛和尚桥附近撤回，仅剩下一个营的兵力，被控制于南关作预备队。整个许昌防卫，统由城防司令吕公良指挥。城内设城防司令部联络处，负责协调联络军政、军民各方面的事项。师部开始设在城西南的碾上，四月下旬迁南关远大卷烟厂，随后撤至城内东大街县商会和灞陵中学。

备战期间，吕公良还着重抓了三件大事。一是以“三好”（头脑好，人人一心为国；身体好，上战场能打能拼；武器保养好，打起仗来不出故障）为标准进一步强化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严格整饬军风军纪，增强军民之间的团结。二是以城防司令部的名义，多次召集地方军政要员、商绅人士共商抗日大计，组织地方政府、大商号往城外疏散，并责成他们组织四乡的团队、乡丁和民众策应国军守卫许昌城。三是动员民众，清查汉奸

敌探。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在城内隴民社召开了有党、敌、军、民各界代表参加的誓师大会。吕公良在会上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已到了最后关头，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心。公良愿同各位父老乡亲一起与许昌共存亡，与众将士一道保卫许昌城。”与会者纷纷上台慷慨陈词，一致表示守土抗日不但是军人的天职，也是中华儿女的本分。许昌民众决心做到抗日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不通敌，不资敌，不叛国，齐心御外侮，抗击侵略军。并通电全国，决心抗战到底，誓与许昌共存亡。会后，处决了三名汉奸。

四月二十四日，日军先后攻占了长葛和尚桥村和县城，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昌义率领军部特务连、暂编第二十七师刘耀军团和新编第二十九师第八十六团胡光耀营撤退至许昌城。刘军长与吕师长及师部军官们反复研究守城方略，并亲临各阵地视察，召集官兵训话，激励士气。二十九日，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转奉汤恩伯电令：命刘昌义军长指挥赵桂森第二十师和彭赉良新编第四十二师，第二十九军军长马励武指挥全瑛第九十一师和郭文灿第一九三师，分别于三十日黄昏前展开于襄城化行、颍桥至禹县前陈和禹县谭陈、褚河、大油刘之线，向禹县马沟、许昌七里店和许昌河街、长葛和尚桥之线攻击前进；泛东挺进军陈又新部以主力攻击许昌半截河、丈地街之线；各部协力夹击许昌外围的日军。刘军长奉命后，即率领特务连和刘耀军团前往颍桥镇。

战前，吕公良的妻子带着儿女从南召来到许昌。但吕公良正忙于军务，只得命令副官李耀廷将她们安顿在城外师部里住下。第二天上午，吕公良才从城防司令部返回师部与妻儿相见，并为她们送行。吕公良对妻子说：“我这次受命固守许昌，同日军必有一场恶战。我已抱定与许昌共存亡的决心。假如我为国牺牲了，乃是全家的光荣，你们定会受到国家的抚恤，民众的尊敬。你要多多保重，万望把儿女们抚养好，一切都拜托你了。”吕师长送走妻子后，师部参谋孙浩激动地说：“当年曹操曾在许昌称雄于世。

治军之严，严于律己，令人敬仰，真像曹操割发代首那样。”

克：“我可没有曹孟德那样的雄才大略，但决不像曹操那样叛汉不忠。作为一个军人，为国家为民族，抵御外侮，誓死抗日是我的天职。”

二

二十八日晚，各路日军开始向许昌东、西两翼推进。二十九日夜，主攻许昌城的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兵分三路，向预备攻击位置急进，准备在三十日晨同时从北、西、南三面攻击许昌城。三十日晨五时，北路日军开始攻击我俎庄前哨阵地。守卫该阵地的第五连官兵，在连长欧阳步指挥下，利用残破的寨垣、新修的工事和寨外埋设的地雷群，居高临下沉着应战。一时间枪炮声地雷声如山崩地裂，打得日军晕头转向，数十具尸体横卧荒野。激战至中午，接连打退敌人四次进攻，全连无一牺牲，遂奉令撤回城内。欧阳连长在第三次击退日军进攻时，腿部负伤仍不下火线，继续指挥战斗。六时，西路日军在炮掩护下，从城西曹庄发起攻击，突破了我军的前哨阵地。五郎庙守军且战且退，至九时三十分左右，在英美烟草公司旧址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手榴弹战。十时许，另一股日军猛攻美国教会医院，在拼杀中，第八十七团第九连连长孙同治左臂中弹，仍继续坚持战斗，后壮烈牺牲。日军攻占教会医院后即猛攻西关，第三营营长宋发魁率部同日军展开反复冲杀，稳住了我军的阵地。中午，南路日军对许昌南关发起了攻击。高十六米多、面积三千多平方米的思故台，是我军在南关的一个重要据点。台上构筑了坚固的堡垒，周围挖有深五米、宽四米的壕沟，沟外埋有梯次地雷群，轻重武器形成交叉火力网。在此守卫的第八十七团第三营官兵沉着应战，一连打退了日军的四次进攻。后来，日军将山炮推进到距思故台六百米处进行直接瞄准射击，一时间炮声震天，烟尘弥漫，南关阵地成为一片火海。我守军伤亡殆尽，思故台陷入敌手。

位于许昌东南角的塔湾是我军在城外的另一个重要据点，由第八十五团第六连守卫。日军进攻南关时，连长李安堂指挥该连对该敌进行侧击，严重威胁日军的侧翼。日军不惜代价，攻占了塔湾，立即在文峰塔上架起机枪和小迫击炮，掩护步兵向我阵地进攻，并向城内猛轰，致使城内吃紧。团长杨尚武命令第三营营长黄希增率第二连由三里桥反攻塔湾，刚到罗庄即与日军遭遇，双方遂展开激烈的射击和掷手榴弹。第四班长王合义腹部中弹，肠子流出。他用手捂住伤口仍坚持战斗，并把机枪零部件交给副班长，叫他带领全班完成任务。第三班长左庚辰身上多处负伤，血流满地，仍往前冲。第二连连长吴超赤着脊梁，一手掂枪，一手提刀，同敌人厮杀得难解难分。终因敌众我寡，反攻未成，第二连官兵大都战死在阵地上。思故台、塔湾失守后，吕公良师长深感局势严重，亲自坐阵南门指挥。这时，日军已攻至南关外大街，与我军的预备队第八十六团展开激烈巷战。我军伤亡严重，该团营长何景明、胡光耀相继阵亡，部队被迫经南门退入城内。

十七时，十二架日军轰炸机飞临许昌上空，向城内投掷了大批炸弹。同时，日军炮兵也集中火力猛轰西门外我军坚守的房屋和西南角城墙，掩护步兵发起冲锋。二十多名日军乘机游过六十多米宽的护城河，抢占了城墙边的三间房屋。傍晚，日军冲进了西门。第八十七团第二营营长手提大锄刀，率领官兵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李培芹团长闻讯后，忙打电话命令守卫城北的第一营营长派一个连增援西门，但该营长却以“日军若攻打城北怎么办”为由，拒绝派兵增援。第二营孤军奋战，毙敌甚众，但日军后续部队不断到达，营长以下官兵伤亡殆尽，西门遂被攻破。

日军在攻击西门的同时，又调来坦克部队猛攻南门。傍晚，日军的坦克轰开了南城门，随即冲入城内对周围目标猛烈炮击。南门守军在乔冠英营长率领下，与跟随坦克进城的一个中队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乔营长手提锄刀，连续砍死日军多名。此时，

日军后续部队蜂拥进城，我军渐感不支，节节后退。正在师部向吕师长汇报战况的李培芹团长听说南门失守，顿时火冒三丈，急忙离开师部。在东小十字街口，他看到自己部队正从奎楼街向北退却。他甩掉帽子，掏出左轮枪，对空连发数枪，大声喊道：“不准退，都给我顶住。”随后急速向南门跑去，同士兵一起打了个反冲锋，然后和敌人展开了逐屋逐垒逐街争夺。副师长黄永淮的侄子黄正道是第八十七团的一个连长，这时他正从南门撤退到天平街，碰上了赶往南门督战的黄永淮。黄副师长当即拔出手枪命令道：“坚决顶住，后退者枪毙！”黄正道闻后立即率领残部返回南门附近与敌拼杀，直至牺牲。

进攻北门的日军虽被地雷炸死不少，但因西门、南门已先后被攻破，这里也十分危险。天黑后，北门与师部电话不通。师部派传令兵杨学甫到第八十五团送信，但杨中途受伤，无法冲过日军的封锁线，因而未能取得联系。

当天吕公良师长曾急电汤恩伯，请求火速派兵增援。但汤恩伯非但未派来一兵一卒，反而命令刘昌义、马励武及陈又新等部停止夹击许昌外围之敌的行动。

三

三十日夜，许昌城内已陷于混战状态，师部大院内躺满了伤员，城西和城南的部队不断退到师部周围，战局已无法挽回。五月一日零时许，吕公良师长在师部召开部分营、团长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决定立即突围，并研究了突围计划。经分析，驻守城东门外一带的第八十五团第二营建制比较完备，战斗力较强，距师部最近的东门及东南部三里桥阵地仍在我守卫之中。因此，为牵制和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保证突围成功，采取了东、西两路分别突围的办法，突围后集合地点为郾城县黑龙潭。

师旗是新编第二十九师的灵魂，万一落入日军之手，是莫大的耻辱。为保持全师官兵的名节，吕公良在突围前眼含热泪，虔

诚地把师旗焚烧了。吕将军泣不成声地对在场的官兵说：“若我们突围成功了，要同日军继续战斗。若失败了，要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的决心，不投降，不受辱。”

临别前，吕公良把外甥孙浩叫到身边说：“你和参谋长出城西，我领大部队出城东，突围成功后在郾城黑龙潭会合。如果突围失败，我万一阵亡，你到后方留守处，把我的家属老小送到西安大后方去。他们今后的生活会得到政府和部队照顾的。”

五月一日凌晨二时，左右两路同时突围。在师参谋长王元良指挥下，由通讯连开路，师部人员开始由西门突围。由于该路人员较少，易于隐蔽，所以三天后大多数人员都到了南召。

从东门突围的一路，由第八十五团第二营营长李树森领队。李树森奉命后，即令第四连连长张文远率该连协同师部警卫排保护师长、副师长，自己和团长杨尚武率突击队先行。行进中，前面不断向后传话：“紧挨房檐走。”“小心地雷！”部队行至城东大坑李、十里庙以南，许（昌）郾（陵）大道以北时，陷入了日军封锁线，双方当即展开激烈的战斗，喊杀声枪炮声，如山崩地裂，震撼着周围十几里的乡村。杨尚武团长沉着指挥部队屡挫敌锋。激战持续了三个小时，终因敌众我寡，部队被击溃了，伤亡十分严重。团长杨尚武身负重伤，血流不止，倒在大坑李东南方的麦田里。李树森上前搀扶他，他只说了句“不要管我，赶快突围”，就昏了过去。后因伤势过重，未得到治疗而牺牲。李树森的右腿也被机枪打了个贯通，在战友们的搀扶下，屡经周折，方得以突出重围。

激战中，李培芹团长阵亡。吕公良、黄永淮负了伤，吕公良的战马也在十里庙附近被打死，但他俩仍跑前跑后，指挥部队越过小洪河，向小王庄、彩女、邓庄方向突围。这时天已大亮，日军出动大批步兵、骑兵和洋车队包围我突围部队。黄永淮和三十多名官兵在烟敦郭以东遭日军前后夹击被俘。日军在烟敦郭用刺刀杀死了十一名被俘官兵，又将剩余的人押到小王庄，把一名被

俘士兵绑在树上，用刺刀往他的嘴里插，并来回搅动。黄永淮目睹日军的残暴行径，实在是忍无可忍。他乘机从日军手中夺过枪，将一名日军击毙，自己也为国捐躯。

在小王庄西南的麦地里，连长张文远牺牲，吕公良腹部多处中弹倒地，血流如注。吕公良对警卫员鲁丙正、卜金斗说：“我不行了，你俩快走！我们三人不能眼看着都死在这里，活着出去也有个报仇送信的人。快走……”在吕公良的再三催促下，两名警卫员含着眼泪离开了师长。午后，许昌城东逐渐恢复了平静，外出躲避战火的老百姓三三两两返回村庄。小王庄村民王柱在回家途中看见一位军人躺在血泊中，身边一枝左轮枪已被击坏，身后还压有一枝手枪。王柱拾起地上的名片一看，才知道这就是吕师长。王柱大着胆子凑上前去，听到吕公良微弱的喊音：“老乡，我是个军人，是被日本兵打伤的，请你救救我，日后定重谢。”又指了指身后的枪，说：“这是我打日本用的，你拿去吧，也许还有用。”王柱急忙向岗王村保长王庚寅报告，王庚寅派人用长方形荆筐把吕师长抬到岗王村，隐蔽在王庆家中。这时吕公良已是奄奄一息，王庚寅等用土法为他治伤，毫无效果。五月二日下午，这位抗日名将停止了呼吸，时年四十一岁。村民们把吕公良的遗体埋葬在岗王村北地，用一块青砖刻上“吕公良之墓”五个字作为墓碑。

（宋德明 整理）

密县血战五昼夜

张文心

第二十三师原是北伐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的工兵营，官兵都是湖南省嘉禾县人。第一任师长是李云杰，第二任师长是李必蕃。李必蕃师长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台儿庄战役中阵亡。后来该师编入汤恩伯嫡系部队第八十五军序列，又几经编整。该师是地方部队，官兵大都是行伍出身，迭经战阵，有相当战斗力。

我与汤恩伯有同学关系，他是日本士官学校第十八期学生，我是第十九期学生。在校时相处较近，谈得来。毕业回国后，他作为我大哥张治中担任中央军校教育长和教导第二师师长时的部下，曾得到我大哥的提拔。汤曾三次邀我到他的部队工作，前两次我都未去。一九三九年，他第三次邀请我。当时我在长沙军分校任军事教育科科长兼教导团团长，他要我到二十三师当副师长。翌年代理师长。一九四二年春，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长白崇禧，代表蒋介石到豫皖边区检阅部队实力。当时汤恩伯指挥的十几个师中，在汤的心目中，一向是以嫡系部队第四师为模范的。的确，第四师从部队历史、装备和军容上看，在汤部中可以算是模范部队。第四师驻在叶县，第二十三师亦驻在叶县。白崇禧在第四师校阅后，即到第二十三师校阅。白在校阅中，对第二十三师表示满意，认为第二十三师可以称为示范部队。

一九四二年夏，汤恩伯正式发表我为第二十三师师长。随即要我准备率领部队移防皖北。当时我还以为有时间可作准备，哪

① 作者当时系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师长。

知上午说的话，下午就由参谋处正式通知我明天出发。当晚，汤约我便餐。席间对我说：“李仙洲要调到山东去，皖北的事情由你负责处理。”当时因时间很紧迫，连粮弹都来不及补充齐全，我们就匆匆开拔了。我师开到皖北阜阳、太和后，接到总部命令，要我以一个师的兵力担任豫皖边区第一线的防务——对商丘、亳县方面敌伪的警戒，防堵他们的进攻，掩护苏鲁豫皖边区汤总部（时汤总部驻在沈丘）。我以两个团、一个游击纵队（临时归我指挥）为第一线，一个团为预备队，占领义门集以南、双沟以北、涡河与淝水之间，构成一条斜形阵地。正面敌人为汪伪王牌军第一军（军长张岚峰，直辖五个师），有三个师摆在第一线与我对峙，其余两个师控置在商丘、亳县之间地区。敌我兵力是五比一。两军对垒，时有冲突，但无大打。

一九四三年冬，我师奉命调往河南荥阳、汜水一带，担任对黄河北岸敌人的警戒^①。这一调动，显然是将我师控置在陇海线南、平汉线北，这一具有战略地位的地带，作为重要地带的机动部队；也是将我师投入郑州以南平汉段和黄河北岸决战地带。从以上对二十三师的调动和使用情况看，这个师是被汤恩伯重视的，先后担任了重要地区的主要任务。我也亲见本师官兵在担任防守任务中，士气不断有所提高。这对随后参加密县抗日战役，阻挡和迟滞日军的进犯起了积极的作用。

接受任务

一九四四年四月中旬，日军发动对豫中地区的进攻。当时蒋鼎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任副司令长官。蒋鼎文统率的大都是非嫡系部队，而汤所统率的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实力较蒋鼎文雄厚。蒋汤二人貌合神离，明争暗斗，一遇战事，多不

^① 据《第八十五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该军于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接替第三十八军邙山头隘围。这一地区当时属广武县和荥阳县。另外，守卫汜水及其以西地区的是第四集团军。

密切合作，各人只图保存自己的实力。因此，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使豫中、豫西数十县的土地和人民沦于日军铁蹄之下，造成极大的损失。

我当时带领第二十三师接受防卫密县、迟滞日军西进行动的任务，因而在日军进犯密县时，鼓励所部与日军奋勇血战。

密县（今新密市）战役，是“中原会战”中与进犯的日军激烈交战的战役。这一战役，经过五天五夜的血战，全师过半数官兵壮烈牺牲！终以呼救无应，孤军奋战，弹尽粮绝，伤亡惨重，不得不冒死突围而结束。

战 场 形 势

日军自一九四二年在南太平洋发动进攻遭受挫折后，即准备对中国战场进行新的进攻。一九四四年三月，日本参谋总长更调，并由更冒险的东条岛田直接指挥中国战场的作战事务。陆军上层也相应有些调动。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军委会发表了下面的消息：“数周来，敌军在我黄河沿岸及长江中部，军运至为频繁。津浦路自二月二十九日起停止货运，载运东北四省等地敌军，经徐州南下，每日开兵车八九次，似在最近期间敌军又将有大规模的蠢动。”据此看来，敌人的企图是急于想打通北平到南洋的大陆动脉线，以我国大陆作垂死挣扎的根据地。向中原地区进犯，便是这一战略行动中的第一阶段。

抗战前，从郑州到洛阳，本来只有循陇海铁路线经荥阳、汜水、巩县、偃师这一条路。因为这一线完全平行地濒临黄河，时时有被北岸敌人过河切断的危险。七七抗战后，为着防备敌军切断这一条线，才在陇海线南边的中岳嵩山里另外开辟了一条联络郑（州）洛（阳）的辅助公路，即由郑州西南趋密县、登封，经偃师南部而达洛阳的公路。这次进犯的敌军，便是沿着这条公路向密县窜犯的。敌人想一举绕袭洛阳并消灭第一战区在嵩山的野战军。就地形上讲，这一带真象童话里的虎阱，敌人是进得去，

不出来。密县附近也是连绵不断的丘陵山区，一条深谷挨着一条深谷。这样的地形，对我军作战是有利的，对进犯的敌军作战是不利的。

上级给我的命令，是要我率第二十三师在密县城郊附近阻止敌人西进，迟滞敌人行动，相机转移到密县西南山地待命。当时在密县东面相距八九十里路的郑州、新郑一带，就我所知，配备有一个军和三个师；在密县西面六十里的登封，有第十三军一个军，在北面荥阳、汜水，也有约一个军。对我师的这个命令是很活的，伸缩性较大，可以打，可以不打；可以消极地打，也可以积极地拼。但我在这国家危亡关头，抗御民族敌人的神圣任务面前，想起过去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我当营长时同凶恶的日军较量的情景，想起我三哥张本禹烈士抗战初期在南口与敌军血战，壮烈牺牲的事迹，这次在战场上与日军相遇，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同时，我也知道，对敌人只要敢打敢拼，是能顶得住的，能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的。又想到本师在台儿庄会战时，也曾和日军血战过（当时全师死伤达半数以上，师长李必蕃阵亡），现在全师官兵对日军的仇恨记忆犹新，这次听说又将要与敌人交锋，个个都热血沸腾，表示一定要与敌人决一死战，为在台儿庄殉国的官兵报仇。师参谋处直属的搜索连连长沈世猷（中央军校毕业的一个爱国青年军人）表示：这一次要和日军狠打一仗，纵令上级叫我们转移，我们也要打得敌人付出高昂的代价。他说到做到，尔后为击破日军对师部的包围，扼守一个村庄据点，与敌短兵相接，激战一夜，他所在的连有一位排长阵亡，士兵牺牲过半，终于把敌人打退。官长下定决心，士兵们更是个个磨刀擦枪，勇气倍增。第六十八团团团长雷自修告诉我：他这个团全体官兵坚决要求在密县这个较有利的地形下坚守阵地，与敌人决一死战。大家一致让他向我表达这个决心。因此，全师都在做即时投入战斗的准备。同时，自从我担任师长以来，本师曾经过较长时间的严格整训，再加上爱国情殷，士气旺盛，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民族

大义，使我认为对付民族敌人，不应该是消极的，而应该不惜一切牺牲，狠狠地打击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争取时间，以利整个战区野战军的作战。

密县鏖战

（一）观音堂的前哨战斗

观音堂在密县东北三十五里，位于密县、郑州、新郑三县交界处，为郑密交通的要冲。敌人如窜扰密县，必须经过观音堂。为了了解敌情，迎击敌人，即在观音堂一带构筑了前哨阵地，以一个加强连为前哨连。具体部署是在观音堂附近只建一个排的阵地，在观音堂西北和西南构筑了几个班的阵地，以为犄角之势，互相呼应，行动自如。

四月十八日夜，我师谍报得知情况如下：中牟之敌在十八日晨二时许忽然蠢动，分路偷越黄泛区。一股约四五百人窜入界马（在中牟县城东南十里），一股百余人窜入白沙（在中牟县城西二十里）。

四月十九日下午，我师得到紧急情报：由中牟进犯的敌人，十九日上午陆续增加，一股经南曹（郑州东南）向郑州城郊窜扰，一股经郭店（郑州南五十里）向我观音堂前哨阵地进犯。同时（四月十九日），黄河铁桥南岸邙山头的敌人，由北岸增到部队约万余人，为了策应豫东中牟方面蠢动的敌人，亦于十九日拂晓分数股向广武以东、以北、以西地区窜扰。现须水镇及广武县城附近，均有敌人踪迹。

根据以上情况，敌人有迅速侵占密县，包围巩、洛我战区主力部队的企图。因此，我即令前哨部队迅速进入阵地，随时打击来犯之敌。十九日天近黄昏，我们认为该是敌人宿营的时候，不意正在这时，一股敌人约百余人，到达我阵地前方约两千米的地方。他们没有发现我阵地有什么情况，即以密集队形向我猛扑，以为观音堂唾手可得，妄想当晚便在观音堂宿营。我军前哨部队

沉着应战，等待敌人到达我步枪有效射程时，即轻重机枪齐发，弹如骤雨，打得敌人哇哇惨叫。当时敌人死伤三四十名，被迫向后溃退。以天色已晚，我守阵地的一排战士，亦未出动追击。

四月二十日午后，当面之敌得到增援部队一千多人，继续向我进犯。这次进犯的敌人，不再像第一次进犯时旁若无人，用密集队形大踏步前进，而是三步一停，五步一望，行动慎重，警戒严密，唯恐遭我伏击。敌人在接近我前哨阵地时，对我展开了猛烈的射击，跟着步兵散开向我攻击前进。我前哨部队等待敌人接近我据点前二三百公尺时，用密集火力连续将敌人击退两次。这时敌人急躁万分，认为正面攻击很难拿下。时已日落西山，犹复纠集其后续部队妄想从两翼包围我观音堂据点，又经我预先埋伏的部队予以有力的射击，再次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敌人伤亡惨重，全部后退数里，我亦伤亡十余人。敌人的包围计划归于失败，亦粉碎了敌人当日晚宿营密县城的妄想，但我前哨据点也因此全部暴露。

四月二十日晚，我师得知情况如下：

由中牟进犯之敌，于十九日夜陆续增加万余。一股经南曹（郑州东南）向郑州城郊窜扰，一股经郭店向观音堂进犯。截至下午三时许，郭店附近之敌已集结一个旅团，正向观音堂方向蠢动。

根据以上情况，预料敌人明日拂晓将对我观音堂前哨阵地实行包围攻击，妄想一举歼灭我部。当夜我前哨连按照预定计划转移到新的指定位置，让敌人第二天去扑一个空。

（二）超化镇前进阵地的战斗

超化镇在密县东南十五里，是附近富户集聚的一个大寨。为了迟滞敌人行动，不使主力过早地与敌人接触，我命令在超化镇构筑了一个前进阵地，先以师预备队一个团担任前进阵地部队。

四月二十一日上午，敌人先头部队约一个营兵力，以战备行军队形向我进犯，到达我超化镇前进阵地时，展开了猛烈的攻

击，意在一举突破我阵地。激战两小时后，敌毫无进展，向后溃退，我亦未予追击。

下午三时许，敌人集结约四五千人，先用炮兵向我超化镇阵地射击，步兵在炮火掩护下随即攻击前进。我军在阵地内沉着应战，待敌人接近我阵地，我轻重机枪同时发射，使敌人数度攻击，均遭挫折。战到黄昏时，敌人组织步兵冲锋，一浪接着一浪，连续冲来，但均在我阵地前三十或五十公尺内，被我用枪弹、手榴弹击退。激战中，我军士兵既沉着，又勇敢，遇有少数敌人冲入我阵地时，就一跃而起，短兵相接，用刺刀猛戳，一片喊杀之声，惊天动地，使敌人闻风丧胆。侵入阵地的敌军，无一生还。战斗异常激烈，终因夜幕降临，敌人才被迫停止攻击。这次战斗，敌人伤亡惨重，我军牺牲亦不少。

当日晚（四月二十一日），我师得知情报如下：

1. 由广武西北向汜水进犯之敌，被我军将其堵止于该县以东尚街一带地区后，敌仍施行偷袭，派遣轻快部队千人钻隙绕渡汜水以南之汜水河，于本日（二十一日）晨侵入虎牢关隘路。

2. 广武县城于二十一日失陷，县城内仍有零星混战。

3. 郑州外围仍有零星战斗。

4. 本日（二十一日）拂晓，敌一股五千人，由张庄街（新郑东北）向新郑城郊猛扑。

根据上述情况来看，我师当时最感受威胁的，为新郑之敌。如派遣一部向我前进阵地右后方迂回包围，就有切断我前进阵地与后方联络的危险。我师在当时除只能应付正面（郑州方面）之敌外，没有力量去阻止该方面的敌人。因此，我决定将超化镇前进阵地一个团主动地乘夜暗转移到预定的预备队位置，准备迎接更大的战斗。

（三）密县城郊的主力战斗

密县可以说是山区，在那地无三尺平、路无五尺宽的山地，休想看见一辆汽车，就连牛车也是少见的。密登公路虽然修筑已

有多年，但汽车一年半载也许才跑过一辆。在这里，敌人的重武器是受到限制的。为了狠狠地打击敌人，我以六千多名战士占领密县城郊五里店这一地带，把这里作为主阵地。另以三千多名战士作为总预备队，控置于密县城东北角，随时准备出击。

四月二十二日拂晓，敌人约有五六千人，借炮兵掩护，向我城郊五里店阵地攻击。我处于有利地形，官兵奋勇，士气旺盛，激战半日，敌人始终未能越我阵地一步。下午，敌人又倾巢来犯，重点指向我阵地左翼，数次冲锋肉搏，都经我军奋勇还击，白刃猛斫，苦战达数小时。敌死伤甚众，遗尸累累，不支溃退。我军伤亡也相当大，团长雷自修负重伤。

本日（四月二十二日）晚，我方情报报道：

1. 郑州于二十二日晨已进入混战状态。
2. 广武方面因被敌包围，情况不明。犯荥阳之敌，以密集队形由北向南扑来。
3. 当面的敌人，尚在陆续增加中。

敌人兵力源源增加，当日的战斗又无进展，敌人是不会甘心的，预料明日将有一场更为激烈的战斗。为了打破明日敌人拂晓攻击计划，我决定利用夜暗实行敌后迂回攻击。当夜，我由预备队中组成两个加强连，携带步兵武器，从左右两翼绕道向敌后迂回攻击。行至中途，遇敌人一部亦向我阵地后方迂回攻击。双方遭遇之后，稍为接触，均各退回原来位置。我师这一行动，完全出乎敌人意外，敌军指挥部根本没有想到我师经过一天激烈战斗疲劳之后，还有余力在夜暗再来迂回攻击。

四月二十三日晨，我方等待的敌人拂晓攻击，迟迟未见发动，这大概是因为昨夜我方迂回攻击，打乱了敌人的攻击计划，迫使敌人作了新的有可能是更加凶恶的计划。果然不出所料，大约在上午十时左右，一阵飞机嗡嗡声从东北方向传来，随即有敌机三架飞临我阵地上空，盘旋侦察后即飞去。几分钟后，即有六架飞机向我阵地分批轮番轰炸，弹片如雨点般地从我们头顶和身

边飞来穿去。但我军士气旺盛，忘记了自身的危险，并未考虑到上空的敌人飞机，个个牢牢地注视着地面敌人的行动，准备迎击来犯的敌人。我在视察阵地时，看到官兵们的昂扬斗志，十分感动，觉得他们这种舍身卫国的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十一时左右，阵地前枪炮密集，敌人已从正东、东南、东北三方面接近我阵地。我军沉着迎击，坚守阵地，敌人数次冲锋，均被我奋勇击退。

午后三时许，敌人得到增援部队，当面之敌约达万余人，附炮五六十门，向我阵地进扑，来势甚猛。我军抖擞精神，奋力迎战。相持至四时左右，我阵地被一小股敌人突入，我官兵拼死杀敌，英勇格斗。各团除将预备队投入逆袭外，师的总预备队亦大部增加上去，与敌人白刃拼搏，分毫不让，寸土必争，敌迄未得逞，伤亡惨重，遗尸遍野。至黄昏，仍在激烈战斗中。

这时，忽然发现一股（约五六百名）敌人向我阵地左侧后急进。这股敌人是从北面来的，如不火速阻止，则我师的全阵地将有被敌包围的危险。除令师总预备队将仅有的一个营急速派去抵抗外，师直属部队几个连亦全部增加上去。这时，师部已无一个控置部队。我师官兵们抱定有敌无我的决心，与日军战斗。激战不到半小时，即将这一股敌人全部歼灭，并活捉俘虏五名，内有二人是日军军医处军医人员。据供：他们属日军第一一〇师团先遣大队，是从黄河北岸来的。为了支援密县东面敌军，急行军至此。其主力部队今晚在崔庙及其以南地区宿营，离密县不过二十里。这次战斗，我军缴获敌人重要文件多种。

与此同时，在城郊主阵地方面，占优势兵力的日军不断侵入我主阵地。我师官兵乃与敌短兵相接，一致向敌突击，在阵地前展开血战。这时，我师兵力虽比敌人少得很多，众寡悬殊，但士气旺盛，誓死杀敌，展开手榴弹和白刃战，与敌血战一团，坚守阵地，毙敌甚众。在这一场大血战中，我师全部官兵坚守阵地中，投入战斗。人人抱必死之心，奋不顾身，英勇杀敌。战斗结

束，检点兵力，壮烈牺牲者竟达到一千余人，终于保住了阵地。

当日（二十三日）晚，我师得到情报如下：

1. 二十三日晨，荥阳以南约三十里之崔庙附近，我军与敌仍在战斗中，其后情况不明。

2. 豫中战场日渐扩大，向我进犯的多路敌人，已陆续增至六万多，敌后控置部队尚在继续增加中。

3. 向密县城郊进犯之敌，为敌第六十三师团和第一一〇师团之一部^①。

结合当前敌情，原由东面来犯的敌人虽有一万多人，我师官兵鼓起余勇，尚可与敌周旋一二日，但由北面南下之敌第一一〇师团，向我阵地侧背攻击，我师已无兵力分调阻击。

在连日来的激烈战斗中，我们都曾及时将敌我激战情况电报汤总部，并迭次告急请援，但除接到汤恩伯总部发来嘉勉电文外，不见派来一兵一卒。我师在此孤军奋战的情况下，实有遭到包围、全军覆灭的危险。同时，依战场形势看，敌人此时已可直接绕道我师阵地后方，直向登封攻击前进。上级对我师没有新的指示，友邻地区的友军已全数撤走，我师在密县迟滞敌人行动，到此时已失去价值。因此，我只好决定当夜适时向预定地点转移，再等待新的命令。

在这次突围中，尽管敌人警戒严密，沿公路挖掘深沟，并在公路上布满了坦克往来巡逻，同时，夜间还开探照灯，时时探照搜索，但由于我师官兵的机智勇敢，粉碎了敌人封锁围歼的企图，终于胜利地突围而出，转移到预定地区。中原会战中的一场真枪实刀与敌血战的战役——密县战役，就这样结束了。

密县战役的教训

第二十三师在密县一带经过五天五夜与敌人鏖战，沉重打击

^① 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河南会战》，进攻密县的日军部队是第一一〇师团和第三十七师团。

了敌人，使敌人不得长驱直入，为战区作战赢得了充裕的时间。战区指挥部本可利用数十万军队，在十万敌军开始进犯、背水作战（背负黄河及其黄泛区）之时，组织有力反击，足可打击敌军，使之不得逞其所图；或者有计划地组织抵抗，阻击伏击敌人，大量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并利用豫西山地有利条件和敌人进行决战，也可以消灭进犯的日军，赢得战争的胜利。而第一战区上层指挥官竟见不及此，听任第二十三师在第一线前哨地带孤军作战，敌人西犯郑州、广武时，如入无人之境。中牟敌人向观音堂前进，百里公路，一日即到。后方部队望风而逃，日军稍一深入，便一溃而不可收拾，整军整师只顾向豫西山地乱窜。迄我师在密县战场突围、向预定地区转移后，方知后方各军上下左右，早已一片溃乱，我第二十三师在血战中得不到应援，得不到上级指挥官的命令，原因在此。

密县这一仗，第二十三师的损失是惨重的，爱国官兵们的壮烈牺牲，是令人感动的。特别是我本人以一个光杆之身来领导这个几乎全是湖南人的第二十三师，出于军人天职，保卫国家，不敢避战；而全体官兵也都与我同具此心，纷纷请缨杀敌，气壮河山。在密县战役中，表现了团结一致，前仆后继，同仇敌忾，舍生忘死的精神。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是我终生难忘的。

千里转进的炮营

冯 尧 和

激战邙山头

一九四四年一月，我被任命为第二十八集团军第八十五军炮兵营营长，营部驻广武纪公庙村。当时，日军正加紧抢修新乡小冀镇至黄河南岸的铁路和黄河铁桥，在邙山头桥头堡阵地增派兵力，加固工事。黄河北岸麇集了十几万日军和大批渡河器材，准备对中原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打通平汉铁路南段。

三月底至四月初，吴绍周军长奉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之命调整部署：以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率第三三〇团并指挥泛东挺进军之暂编第一旅鲍汝澧部，接替彭赉良新编第四十二师，担任郑州城防及其以北的黄河河防，第三二八团为军预备队（驻荥阳附近），第三二九团任广武摩旗顶至牛口峪（今均属荥阳市）河防，预备第十一师任邙山头监围；第二十三师守卫密县。我军左、右两翼的友邻部队分别是李兴中第九十六军和刘昌义暂编第十五军。

四月十九日拂晓，几十架日机开始对预备第十一师阵地狂轰滥炸，日军炮兵也进行了猛烈的炮击。随后，霸王城上的日军越过鸿沟猛攻汉王城，守军预备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团长王翰）与敌展开了反复激烈的争夺战。战斗打响后，我打电话请示了第一一〇师师部，即处置如下：令第六排排长王国钧指挥火炮投入战

① 作者当时系第八十五军炮兵营营长

斗，重点打击邙山头上的日军炮兵阵地，同时轰击进攻汉王城的日军步兵，以减轻我军伤亡；二连迅速赶到广武西南的阎村附近放列，支援王翰团在汉王城及其以西地区作战；派人在阎村西南的倪店（今均属荥阳市）设立新的营指挥所，就近指挥第二、第三连作战。为了避免指挥联络中断，待新指挥所投入指挥后，我才率营部的其余人员离开纪公庙，同时令在大、小胡村附近放列的一连撤出洞炮阵地，转移到倪店附近待命。

放列在摩旗顶断崖下的第三连第六排，此时充分发挥了侧击作用。其观测所设在摩旗顶上，对敌我双方在汉王城、霸王城以东的邙山岭和黄河铁桥上的行动看得很清楚，能准确、有力地指挥射击。该排筑有洞炮阵地，不怕日军炮兵还击。从早晨到中午，第六排共发射一百多发炮弹，杀伤了大批敌军。因为断崖的正面太小，只能容纳两门炮，否则将第五排的两门炮也放列于此，战果将会更大。第二连到达阎村附近后，立即投入战斗，炮管打红了，就以两个排轮流射击。激战至上午十一时，王翰团已是伤亡惨重，汉王城阵地失守。十二时，日军已逼近我第三连第六排的洞炮阵地，我急令王国钧率队迅速向营部附近转进。这时，第二连仍在猛烈射击，先后发射了二百多发炮弹，迫使日军暂时停止向摩旗顶进攻。下午三时后，枪炮声逐渐稀少。晚，吴绍周军长令我营撤至荥阳城南十三公里的崔庙待命。

当天，汤恩伯下令：对作战不力干部随时随地以军法从事，将王翰就地枪毙。当时有人编了一段歌谣：“王翰守汉王，汉王失，王翰死。”事后我得知，王翰并没有死，而是被人偷偷放跑了，汤恩伯“枪毙”王翰完全是骗人的把戏。

二十日 日军相继攻占了摩旗顶高地、荥泽镇（今郑州市邙山区古荥镇）、广武县城和郑州城，遂进逼荥阳。由中牟强渡新黄河的另一路日军，经新郑以北地区进攻密县，与张文心第二十三师展开激战。当晚，吴绍周令我营转进到密县牛店、米村之间地区备战。奉汤恩伯之命，第八十五自即日起归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

令王仲廉指挥，守卫邙山头、郑州以西地区及荥阳一线。

二十一日，荥阳、汜水（今为荥阳市汜水镇）及新郑等县城均告沦陷，我八十五军主力向南后撤，当夜到达崔庙附近。吴绍周以野炮营行动不便，不易发挥作用，令我营与军部部分辎重车辆经登封撤往嵩县第八十五军留守处；如果守卫登封的第十三军（军长石觉）留用，我营则暂时配属该军作战。此后，我营开始了极其艰险的长途跋涉。

千里转进豫西南

二十三日，我营到达登封卢店以西的第十三军前沿阵地。该军派人通知说：“通过我阵地山上的公路已被破坏，并埋有地雷，不可通过。”我派人与该军长官联系，但他们既无留用我营之意，又不愿为我营行进提供方便，我只得将情况报告给吴军长。吴绍周给石觉打电话说：“敌人相距还远，且不一定经这条路进攻，请将公路上的地雷、路障暂时收起，让我军炮营车辆通过后再设防。”但石觉只是强调公路已彻底破坏，修复不易，地雷撤起危险太大，实在无能为力。我只得将人员、火炮、车辆、马匹分散隐蔽在阵地附近的村庄和小树林中。可能是有汉奸或日军侦探指示目标，三架日机飞来狂轰滥炸了一阵。我营人马死伤了不少，车辆也多被炸毁，幸而火炮无恙。在山上的第十三军官兵见此情景，无不摇头叹息。直到晚上，第十三军才来人通知说：阵地附近的河底没埋地雷，可以通行。

这一带的河流均为颍河的支流，属季节河，当时正值枯水季节，可见河床里的石头大者如斗，中者如碗，小者如卵。我明知此路难行，但也只能走这条路。十二门火炮和几十辆大车排成一队，在凹凸不平的河床上艰难地行进，驭手驱赶骡马在前面拉，官兵们在后面拼命推，时走时停，行进速度很慢。一天上午九时许，我们在行军途中又遭到日机空袭，被炸毁了三门野炮、十多辆大车，人员、马匹也有伤亡。一个好端端的野炮营，在前线几

几个月，屡经激战，完好无损，没想到在转进途中，竟会遭此惨重损失。

敌机飞走后，我们继续前进，时而走河床，时而走小路，于五月四日晨到达伊川白沙附近。在此之前，我们已与军部失去联系，对前方战况一无所知。这时，我们才听说许昌城已于五月一日沦陷，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等官兵壮烈殉国，日军第十二军主力由许昌向西迂回，已攻占禹县、郑县、襄城，其先头部队坦克第三师团正向临汝、洛阳方面快速推进。我急令全营越过临（汝）洛（阳）公路，向嵩县转进。五日拂晓前，我们到达嵩县县城，方知这里是死胡同，无后退公路。我们不敢休息，急忙向后倒退，至田湖镇才离开大路，沿小路前往宜阳。七日夜，我们进入宜阳城，稍事休息，即前往城西六七里的一个村庄宿营。因与上级失去联络，我只得令电话兵通过长途电话线探听消息。电话兵听了一阵子，向我报告说：伊川及洛阳龙门高地均已沦陷，蒋鼎文已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撤离洛阳，前往新安。

五月九日下午，我营到达洛宁城西。次日，在此驻防的一个步兵师派人来说：“昨晚山西方面的日军已突破我军的黄河防线，攻入澠池境内，龙门之敌也有继续西犯的模样。蒋（鼎文）长官已到洛宁，令你营配属我师作战。”说完递上了一张作战命令。我立即令全营在洛宁城西八公里处构筑工事，放列备战，并架设了与该步兵师联系的电话线。我营在此放列的一周内，整整下了三天三夜的大暴雨，官兵们的衣服都淋透了，不少人得了病，但大家仍坚守阵地，无人叫苦。在此期间，日军一方面加紧围攻洛阳，一方面先后攻占了嵩县、伊阳（今汝阳）、澠池、宜阳，从东、北、南三面进逼洛宁。

十六日，奉命增援洛宁的我军各路部队尚未到达指定位置，洛河南、北两岸的日军已逼近洛宁。步兵师师长看到孤城难守，只得命我营迅速西撤，归还建制。当时从洛宁经卢氏到浙川县西坪镇（今属西峡县）的公路，是临时性的战备公路，质量很差，

几天来的暴雨冲刷使得路面泥泞不堪，许多地方积水盈尺。沉重的野炮不时陷入泥坑，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推出，部队的行进速度很慢；加之沿途村庄的老百姓早已跑光，我们找不到粮食，只得忍饥挨饿，昼夜兼程。

在洛宁与卢氏交界处，洛河河道呈“U”字形弯曲，沿着当时的公路从洛宁到卢氏，在此处需两次过河。我营经河东村过桥到故县，十七日中午抵达关上村附近的渡口。这里既无桥又无渡船，河水深，水面宽，只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辎重团丢弃的几十辆胶轮马车和许多物品散落在河滩上。此时，日军已攻占洛宁城及其以西的重要据点长水镇。我营已处在前有大河、后有追兵的危险境地，官兵们非常焦急。一连连长史文治及该连的排长、班长们围住我说：“营长，我营从邙山头到现在，转战千里，克服重重困难，把国家的武器带到这里，也可谓尽了力，对得起国家了。现在日军离我们越来越近，人家浮的（指胶轮车）都丢弃了，我们沉的（指火炮）怎能过河？还是忍痛把炮丢下，救救官兵们的性命吧！”听了史连长的话，大家都哭了。我含着热泪对大家说：“弟兄们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但现在尚未见到敌人，就把炮丢了，岂不是前功尽弃？大家还是想办法渡河吧。”

听了我的话，没人再说要丢弃火炮了，但如何将炮运过河，大家一筹莫展。我想了一下，说：“把胶轮车上的马缰绳解下来，连接在一起，我泅水把绳的一头送到南岸，这边用另一头缚紧野炮的前车。部分人马由渡口上、下游较浅的河湾过河，待我将绳头送到后即拉炮，拉过去一门这边再将绳头拖回缚住另一门。你们看这个办法好不好？”大家议论了一会儿，认为此法可试行，但都担心我的安全。我说：“坚决试一试。”我派一个班到渡口东北五百米处的一个山头上警戒，如见到日军即鸣枪报警；其余人员按照我刚才的安排立即行动。

我只穿一条裤衩，肩上背着绳子捆，从渡口上游二百五十米处下了水。我口咬绳头，边游水，边放绳，游至河心时被一股大浪

打了回来。当时天气很冷，水温很低，我冻得口唇发紫，浑身发抖，大家急忙用棉大衣把我裹了起来。连、排长们多不识水性，都劝我不要再冒险了。我说：“为了保住国家的武器，我还要再试，哪怕牺牲了也心甘情愿。”我休息了片刻，不顾大家一再劝阻，再次下水，终于把绳头带到了南岸。这时，奉命绕道过河的官兵已经到达，大家一齐动手，把第一门炮拉了过来。两岸官兵异常兴奋，为我营创造了野炮无船渡深河的奇迹鼓掌欢呼。当我们拉过第六门炮时，三架敌机飞来轰炸扫射，半小时后才离去。幸好我营及时将火炮疏散隐蔽，才未受损伤。

接着，我们把剩下的三门炮和车辆拖过了河。我命各连派人分头牵回骡子拉炮、拉车，谁知大家回来后都说骡子被炸死了不少，连拉炮都不够，而且无车辆的观通排、弹药队的骡马已经走出很远。我听后感叹一声说：“天真要绝我吗？”大家正束手无策时，一名开小差后又不忍离队的老兵跑回来说：“前边六七里的山沟里，有许多骡马在吃草，无人看管，我们何不牵回来用？”大家听后立即跑步前往，共牵回骡马八十二匹，套拉全部野炮和车辆还有剩余。

我营途经十八盘、范蠡镇，于十九日到达卢氏县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是十七日由洛宁河东村转移至此的，守卫县城的是第八战区胡宗南部的第九军（军长韩锡侯）。这时，两名背驳壳枪的士兵拦住了我营的去路，说：“你们是炮兵营吗？蒋长官叫你们营长去见他。”我令队伍暂时停在路旁休息，就随他们去见蒋鼎文。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蒋鼎文，只见他身材高大，面色苍白，满脸杀气，烦躁不安。我向他敬过礼，蒋问：“你营是哪个部队的？”我答：“第八十五军野炮营。”蒋又问：“你们吴军长在哪里？”我说：“我营已离军多日，不知道军长的情况。”他说：“那好，你营就参加保卫卢氏城作战。”我向他诉说我营转战千里，屡遭敌机空袭，现已残缺不全。蒋认为我是不愿参战，厉声问道：“你要去不？”这

时我觉得有人在背后拉我的衣裾，连忙改口说：“我即参加作战，但全营人已断粮，骡马无料，炮弹也不多……”蒋没等我说完就打断我的话说：“粮食去兵站领，炮弹由长官部调来补充。”我问：

“营的任务呢？”蒋指着我背后的人说：“去问参谋长。”我向蒋敬了礼，又转身向战区长官部参谋长董英斌敬礼。董把我带进他的屋内，说：“你这个年轻人不懂事，这个时候怎可同蒋长官顶撞？刚才我怕蒋长官一怒之下枪毙你，才拉你的衣裾。”我向他致谢，董指着墙上的作战地图说：“你营配属给守卫飞机场旁边山头的那个师，参加保卫卢氏作战。”说完话，他给我写了一张作战命令，及领取一千斤粮食的证明。

我回营后把见蒋的情况告诉了连、排长们，不久派去领粮的两辆大车空车而归，说是兵站无粮。傍晚，我营来到飞机场附近卢（氏）西（坪镇）公路的山脚下，我带人上山去见那位师长。他看了作战命令说：“很好，欢迎。”我向他请示我营的具体任务，及炮阵地、观察所怎样摆？他不耐烦地说：“到这个时候了，不细谈啦！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下山与连、排长们商量，大家都认为该师长不负责任，如果敌人来了会把我营丢掉。我想，若不留炮备战，一旦上级要求开炮，就会犯临阵逃脱的死罪，如果全营火炮都参战，炮弹又不多，一旦日军来攻必遭全营覆灭的厄运。于是我决定只留下一门炮，由我和乔排长带领，将炮弹集中在两辆大车上，随我使用，其余八门炮（每炮留自毁炮弹三发）和车辆，由史连长带队，速向西坪镇方向转移。布置完毕，我即将留下的炮放列，射向对准卢氏城东的公路。

当晚虽无战况，但夜幕中有许多人马西行，还传说洛宁西部的故县、中山镇（今兴华镇）已失守，日军打到了卢氏东北的范蠡镇。夜九时后，我派两个人上山找师部寻问前方战况，谁知他们找了很久，不但找不到师部，连一兵一卒也没看见。该师长竟不辞而别，我非常气愤，决定立即将炮撤走。当夜十一时后，我

们追上了先行的部队。

由于公路很坏，我营只得边修路边行进，次日天亮时才到达卢氏城南三十里的一条山沟里。晨七时后，撤往西坪的军队和老百姓越来越多，挤满了公路，被丢弃的各种包袱物品，甚至金银细软随处可见。我看见一位少将扶妻逃命，将一件上等的貂皮大衣扔在了路旁。我从逃难的人口中了解到，当日拂晓日军攻占了卢氏，城内和飞机场一带许多军民惨遭杀害。

我营官兵忍饥挨饿，日夜兼程，三天后终于到达了西坪镇。经清查，全营共跑掉士兵九十名、排长三名及三连连长刘凤山，损失野炮三门、骡马近百匹，大车损失最多，已失去运输能力，全营尚有官兵四百余员名（许多老炮长、老炮手都还在）、炮九门、骡马三百二十余匹，观测、通讯器材完好无损。

第二天，我先后向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李楚瀛（广东连县人）报告了我营一个多月来参战及转进的情形。此后，我营在西坪镇进行了补充、休整，全营仍保持三个连的建制（每个连三门炮），任命卢育本（广东揭阳人，黄埔四分校十四期炮科）为三连连长，班、排长也进行了调整。我一方面抓紧军事训练，一方面发动官兵拾回别人丢弃的马车、牛车，进行修理。我营很快恢复了战斗力。

参加中原会战的第十三军

方 耀

一九四四年四月间，日军为了打通从朝鲜、我国东北经华北至越南、泰国、马来半岛的大陆交通线，调动了三四个步兵师团和一个装甲师团约十余万军队，向我第一战区所属部队发动了攻击，双方参加会战的兵力达四五十万。因战场主要在河南腹地，所以称此次战役为豫中会战（又称中原会战）。当时我任汤恩伯部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第二六六团团团长，曾参加这次会战。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有的知情人已写了一些，现就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作一点补充。下面的记述是我亲眼目睹的。

战前敌我兵力部署概况

日军布置在洛阳、郑州以北黄河的左岸沿线及郑州、中牟以东新黄河左岸，并占领邙山头及中牟县城两处桥头堡阵地。第一战区方面洛阳至汜水（今裁入荥阳市）的黄河沿线是蒋鼎文指挥的部队，广武（今裁入荥阳市）至郑州及黄泛区以东是汤恩伯的部队。第十三军在临汝县整训，中原会战发生后，汤恩伯令第八十九师以一个团开禹县，主力开花石街、白沙集结待命；令第四师开往登封、告城、卢店一带集结待命；令第一一七师的一个团开登封，主力仍驻临汝待命（后来该师归总部直接指挥）。

日军的作战方针是企图歼灭我第一战区部队，攻占并确保平

* 作者当时系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第二六六团团团长。

汉铁路黄河南岸至信阳间的郑州、许昌、漯河等要点。我军的指导方案是：第一线部队依托新、旧黄河及郑州、荥阳、许昌等据点阻击、疲惫日军，主力控制于嵩山附近与敌决战。

第十三军（军长石觉）是汤恩伯部的主力，辖第四师（师长蔡剑鸣，副师长骆振韶，下辖巫剑峰第十团、欧孝全第十一团和郑邦捷第十二团）、第八十九师（师长金式，副师长胡冠天，下辖陈玉玲第二六五团、方耀第二六六团和林羲第二六七团）和第一一七师（师长刘漫天）；属甲种军编制，兵员充足，装备较好；军部直属的山炮营有十二门七点五公分山炮，每师均有一个战车防御炮连（战防炮四门）。战前，汤恩伯号称“中原王”，拥有三四十万军队，分驻豫中、豫东及皖西地区。但由于内部贪污腐败，军纪废弛，军民关系恶劣，加之情报不灵，缺乏战斗准备，所以一经交战即溃败西撤，损失惨重。

登 密 之 战

四月十八日和十九日，日军先后由中牟县城和邙山头桥头堡阵地发起攻击。在此担任河防和监围的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昌义）和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部队，虽进行了英勇抵抗，但由于上峰决策失误，部署不当，阵地很快被突破。至四月二十二日，郑州、广武、汜水、荥阳、新郑等地均告失守，密县也岌岌可危。这时，汤恩伯急令第八十九师将防务交给马励武第二十九军，主力开登封归还建制。二十三日，第八十九师赶到登封以东的告城附近，稍事休息，即奉命在登（封）密（县）公路南侧构筑工事。公路及其以北地区由第四师防守。当天，密县失守。

二十四日，日军步兵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开始攻击第四师阵地，战斗十分激烈。二十五日，上峰决定反攻密县，令我团对密县日军进行奇袭。我接到命令后，立即要求各部做好轻装夜行军的准备工作，对各连进行了检查，并向全团官兵讲了话，随后

即率队出发了。我们沿公路走到离登封城三十里路的景店时，已是晚上十时左右，老百姓大部分逃走了。我们在村子附近发现有丢弃的猪下水，经判断日军已到过该地。因为日军在杀猪时，下水都是抛弃的。问了几个留下的老百姓，都说在密县以西十几里外有日军驻扎。我们沿着公路以南的小路搜索前进，山路崎岖，增加了部队运动的困难。大约走到离密县城十五六里路的地方，已是二十六日凌晨一时，此时天色虽暗，但近距离还能看清。突然前卫第二营第四连响起了枪声，引起了一阵骚乱。当时我在后头不明情况，估计枪声不是日军打的。我考虑到枪声会暴露目标，给我部的行动带来不利，所以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不久，第二营营长报告，说第四连有两个士兵在部队行进中打了两枪，带了一枝步枪和一挺轻机枪逃跑了。很明显这是破坏部队执行任务，与日军相呼应的汉奸行为。我立即与三个营长接触，搞清了情况，稳定了军心，但其间已用了两个小时。部队继续前进，不到三十分钟即和日军遭遇了。日军的主力是沿公路前进的，与我们在山上相遇是他们的搜索部队。当时离密县城还有十来里路，我认为我们已经暴露，奇袭已不可能，对当面日军采取攻击是孤军深入，会吃大亏的；而且我团的任务是机动的，不能完成任务可以自动撤回。因此我集合营长以上军官开了一个小会，将情况与任务讲了，经大家研究，决定回营，派部队交替掩护撤退，并将情况向师长电告。天微明时，我们到了卢店西南四五里路的山上，山上有一座老君庙，山脚下就是公路。我令一个营担任警戒，其余部队休息，一面检查人员、武器是否到齐，一面准备造饭。

不久接到师长命令，叫我团在原地阻止日军前进。此地是山区，土少石头多，树木稀少，挖战壕挖不下去，只有利用自然地形来阻击日军。上午，日军在公路上对我团展开，先用大炮轰击我团阵地，继之以步兵部队在炮火掩护下慢慢前进。我团的大小迫击炮、重机枪集中火力向日军射击，打退了日军几次进攻。

当天，汤恩伯令第十三军将登封防务交给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然后向密县、荥阳崔庙之线攻击前进。二十七日，汤又以马励武军之暂编第十六师（师长吴求剑）配属第十三军。此后，第十三军攻克了密县以西的一些据点，逐步向东推进。二十九日，第八十九师曾一度攻进牛店，但不久日军援兵到达，我军又撤出。五月一日，日军攻占了许昌，另一个师团猛攻禹县。同时，日军主力开始由许昌向西攻击，三日后先后攻占郟县和禹县。当时，第八十九师仍在景店一带，驻密县的日军即向我师发起猛攻。天黑后，部队奉命与日军脱离接触，逐步向南撤退。

突围经过

五月四日，日军坦克师团攻克临汝（今汝州市），进逼龙门。同日凌晨，襄城也失守了，在登封一带的我军部队已陷入日军的包围之中。六日凌晨一时左右，第十三军全部到达临汝县纸坊以北约十余里路的山口处，出了山口是一片盆地，向南十余里处是郟县至临汝县的公路，公路南是汝河，河的南岸又是叶县经临汝县至洛阳的公路。七日，师长金式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会，传达上级的指示，大意是：占领临汝县的是日军坦克师团，他们在郟县至临汝的公路上布置了几十辆坦克。全军从现地突围，向伏牛山撤退，到内乡县集结。第八十九师分为三路突围：师长率领师直属部队、第二六七团在右，第二六六团在中央，第二六五团在左，各团自行选择前进道路。我回团后，当即召集排长以上人员，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并规定了注意的事项，大家都感到十分紧张。我派团部谍报队队长带几个便衣人员前往纸坊找我的朋友，因我任第八十九师参谋长时曾在这位朋友家里住过，彼此关系很好，他对地方情况很熟悉，是当地有影响的人物。谍报队队长返团时，此人送来两名熟悉道路的向导。

部队于八日天亮前三小时开始突围。由于汤恩伯的军队几年来驻扎在河南，军纪不好，所以当汤军突围时，几乎每个村庄都

向军队打枪。汤军每个团有一百几十匹骡马，骡马听到枪声就乱蹦乱跑。有些部队事前对此没有准备，一经骡马冲击就乱了，再加上士兵大多是被抓来的，平素缺乏夜行军的训练，有不少人乘机逃跑了。突围中师部直属部队与第二六七团同走一条路，由于该团部队混乱，波及师直属部队，使师直属部队损失约三分之一，第二六七团损失约近一个营，骡马损失也很多。第二六五团情况也不太好，损失近一个连。我团由于事先做好了准备，每匹骡马派两个强壮的士兵管理，听到枪声骡马不会乱冲，又有两名熟悉敌情和地形的向导带路，安全地通过了日军的封锁线。军部及直属部队、第四师损失较轻。汤恩伯所属其余各军损失比第十三军还要重，有的军炮兵营、输送团和通信营几乎全部损失；有的师部直属部队只留了一个特务连，师长带着特务连突围后，又被武装的民众缴了械。有的团损失半数以上。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率领总部直属部队突围，被武装民众包围缴械，通讯工具尽丢，失去了与上下级的联系。汤恩伯亲自带领的直属部队损失得更惨，跟他走的只有一个特务连，所有的重武器、通讯器材、辎重损失很大。在郟县与临汝县之间约二三十里长的突围线上，所有村庄到处打枪，有的民众还叫“缴械”。封锁线上的日军坦克摆成一条长龙，既没有开照明灯，也没有打炮，令人迷惑不解。据说在突围部队经过的地段，到处都是汤军抛弃的步枪、轻重机枪、弹药、骡马、装具、车辆、通讯器材、迫击炮，还有大炮，次日各村老百姓清扫现场。

第十三军突围后通过叶洛公路时，大家如释千斤之负，因为脱离了险境，心情爽快。上午大休息后，部队经过整理，又经伊阳（今汝阳）、嵩县，于二十二日到卢氏县庙子（今属栾川）。我们共行军十多天，开始时沿途百姓还表示欢迎，在路旁端着茶水给过路的官兵喝。在登封与日军作战时，有二十几名负伤的士兵，加上几天来逃兵甚多，连队的东西带不了，抓了十几个民夫，附近村庄的老百姓见此状纷纷逃跑。下雨天部队没有雨具，士兵就进入民

房翻箱倒柜，把老百姓的衣服披在头上挡雨，湿了就丢掉换干的，沿途见有不少被抛弃的衣服。到宿营地时，由于没有兵站补给系统，就强取民间粮食、燃料、蔬菜，杀猪、杀鸡分文不给，粮食由部队主管人员如连、营、团长出具借据，在某村某家食用多少斤粮食，老百姓凭这借据可少付征购粮。有些老百姓牵着牲口带着东西上山避难，军队路过时上山搜索，牲口拉走以作军用，贵重物品抢走，武器缴掉。行军途中见有友邻部队掉队的士兵，就没收武器，强迫编入连队当兵。因此沿途百姓闻风而逃，弄得十室九空，民众恨之入骨。

在庙子收容部队时，汤恩伯、王仲廉都在此住过，第八十九师第二六六团驻在最北边的村子里，担任警戒。从前方溃退下来的散兵陆续来到庙子。某连连长因在至密县途中损失一枝步枪与一挺轻机枪，不敢向上级报告，在警戒时看到友军排长、班长两人携带步枪、轻机枪各一，遂起歹念。该连长与营长合谋将此两人骗至连内谈话，很客气地接待了他们，并留他们住一夜再走，晚上便将两人杀害，埋在附近的山脚下。营长于事后告诉我，我不但不训斥他们，还说：“有办法。”因为不杀掉他们两人是无法把枪拿到手的。

拔除日军据点

部队在突围时，汤恩伯的直属部队都被冲散了，只剩下特务团一个连随他行动，所带的电台也丢失掉。不仅汤恩伯如此，有的集团军总司令与军、师、团长的电台也丢失了，从突围后到庙子这些天，上下联系中断。据特务团的人说：“汤恩伯在此期间，每当涉水过河时就嚎啕大哭。”

在我们撤退途中及在庙子整补期间，日军已第一次打通了平汉铁路，并相继攻占了伊川、鲁山、嵩县、伊阳、淅池、新安、宜阳、洛宁、陕县、洛阳等地，五月二十日还一度占领了卢氏县城。

离庙子北边十余里靠路的一座大山上，驻有日军的一个据点，袭击来往的行人，有时下山抓人、抢粮和家禽等。汤恩伯认为日军深入我方防地捣乱，有碍收容散兵，估计这个据点的日军是嵩县日军派出的，兵力不大，乃令第十三军派一个团消灭它。我奉令执行这项任务，因为第二六六团驻于离庙子北边五里的村庄里，比较近便。一天上午，我率领全团抵达日军据点附近，遭到日军轻机枪和步枪的射击。我带着几个营长和少校团附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侦察敌情，了解地形。日军的位置在山的制高点上，听枪声判断，只有一挺轻机枪，十几枝步枪，其兵力最多为一个小队。经过和大家研究，决定派第一营攻击日军据点，其余作为预备队。该营在山脚下展开，考虑到日军阵地工事可能坚固，不会轻易攻下，我们即采取纵深配备的攻击队形，即第一连三个步兵排前后重叠，分成三个攻击波，第二连接着第一连，一个步兵连作预备队。一个排编成一个攻击波，第一个攻击波攻不上去，第二个接上去，余类推，务期攻下据点。第一营准备就绪，先由迫击炮轰击日军据点，摧毁其阵地工事，步兵在迫击炮火的掩护下搜索前进。日军的步、机枪密集地向我前进部队射击。因为山很高，有相当多的树，双方激战约一小时，最后日军的枪声也稀少了，阵地工事多被打毁，该营占领了日军的据点。日军工事里遗尸两具，还有很多的罐头，其余一无所获。根据阵地工事分析，日军可能只有一个班的兵力，当我攻击部队上去时，其余日军可能逃跑掉了。

我将战斗经过向师长报告。当时汤恩伯和石觉都很关心此事，经常询问前方的战况，怕我团吃亏，并作了增援的准备。尔后我团奉令返归原防地。这次我团的行动受到了汤恩伯的表扬。

反攻嵩县

中原会战爆发以来，汤恩伯部挫师失地，遭到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蒋介石迫于形势，一再电令汤恩伯反攻洛阳。此时汤恩伯

部各军多已残缺不全，第十三军虽士气有些不振，但人员、装备尚属完整，所以汤恩伯就将反攻的任务交给了第十三军。

五月二十七日，第十三军由驻地出发，沿着崎岖的山路，一路纵队行军。开始时以第四师为前卫，后以第八十九师为前卫。因为天气炎热，山路难行，部队相当疲乏，行军速度不快。三十日晨，第八十九师到嵩县大章附近，接替了第八十五军第一一〇师的防务。下午到达蛮峪附近时，遭到日军少数警戒部队的抵抗。担任前卫的我团第一营当即发起攻击，同时以一部向敌左翼迂回，于黄昏时攻占了蛮峪。三十一日零时后，我团又攻占了桥头，于天亮后到达距嵩县城数华里的地方停止前进，准备攻城。

这时，我到前卫营营长处观察敌情，并分别向师长和军长报告。然后，我登上制高点上了望，看到嵩县城墙相当坚固，日军在城墙上筑有永久性工事，西门外的丘陵与城墙等高，上面有少数日军警戒部队，并筑有野战工事；城南门外是伊河，由西北流向东南的高都河经北门外、东北角和东门在东南角汇入伊河，河水不深，可以涉水而过。我命令部队立即展开，第一营在右，第二营在左，为第一线；第三营为预备队。第一线的两个营进入准备攻击位置后，立即向当面之敌发起猛烈攻击，节节前进。我军以步兵轻重武器的炽盛火力压制日军，日军亦以步兵武器还击，但始终未使用大炮。根据我观察到的情况和对方火力判断，嵩县城内的日军并不多。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我军攻占了西门外的丘陵山地，日军退回城内。战斗中，第二营营长吴怀岳英勇牺牲，全团官兵伤亡五十余人。吴怀岳是辽宁人，九一八事变后立志抗日，考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十期，牺牲时还不到三十岁，尚未结婚。我命令卫生队将吴的遗体埋葬在城外大道旁，并立木牌以志纪念。由于部队前进中受到城墙上日军重机枪的阻拦射击，致使攻击顿挫，我要求军部炮兵营以火力支援，但得到的答复是该营没有随军参战。入夜后，敌我双方在对峙中，我团用“八二”迫击炮不时向

城内射击，机枪、步枪也不停地打着，一直持续到天亮。

六月一日，我令全团在占领的阵地上构筑野战工事，并向师长汇报了情况。从谈话中得知，我们这次行动不是真的反攻洛阳，而是攻击嵩县以缓和舆论；同时也获悉，军部和直属部队以及第四师在我师后面的大山上。

六月二日和三日，敌我双方依然相互对峙着。二日晚上，我团用八二迫击炮向城内打了十多发炮弹，击中日军油库，熊熊大火照亮了大半个城区，烧了一个多小时。三日夜十二时左右，师部派第二六五团沿着南门外的河滩向据守北门和东门的日军袭击，顿时枪声大作，打了一阵子就停止了。

六月四日至五日，日军从洛阳派的援军陆续到达嵩县，该援军配有大炮和坦克，由于道路崎岖，日军的坦克亦无法行驶。后来日军用山炮向我团阵地射击，阵地多被摧毁，城内的日军也乘机反攻。五日夜我团奉令撤退，途中又与日军追击部队打了几仗，于八日夜在旧县以西渡过伊河，向庙子转进。

阜 阳 保 卫 战

廖 运 泽

一九四四年春，日军为了打通平汉线进军西南，从郑州沿平汉线向南采取了一次规模很大的行动，开始了豫、湘、桂战役。我军密切地注视着这一动向。据我深入敌后侦察的参谋报告，日军第六十五师团的太田米雄所部、骑兵第四旅团藤田所部^①、汪伪花其望部，配备有炮兵、骑兵、空军等数千人，在沿淮的田家庵、寿县一带集结，有进犯阜阳占领皖北的企图，目的可能是牵制汤恩伯部对徐州、郑州的增援。于是我骑兵第二军立即改变部署，放弃涡河防线，集中主力于阜阳附近地区，面向东南布置阵地，做好保卫阜阳的准备。

当时的具体安排是这样：一、暂编第十四师以三十里铺为界，确保阜阳。阜阳城内街口巷尾构筑工事，准备和敌人巷战。在敌军必经之渡口三里湾布上一个加强营，充实装备，阻敌强渡。河东布雷至三十里铺，沿公路挖深沟，阻敌前进。二、军特务团迅速开往颍上，占领前沿阵地，尽量与敌人保持接触，逐次抵抗，诱敌深入^②。三、第一一七师撤离涡河防线，进驻沙河东岸，保障暂十四师左翼安全，并抽一部分兵力找机会袭击敌人水上运输船只^③。四、骑八师撤离涡河防线，进驻阜阳城西南，控制三十

* 作者当时系骑兵第二军军长。

① 据《河南会战》，日军骑兵第四旅团（旅团长藤田茂）于四月二十五日由郑州以北黄河铁桥渡过黄河，至六月上旬，一直在豫中、豫西地区作战。

② 据《第十五集团军中原会战平汉路东地区战役战斗详报》，在颍上一带与日军作战的是骑兵第二军补充团。

③ 据《第三十一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第一一七师（师长刘漫天）属石觉第十三军建制，当时在临汝一带。

里铺至颍上西南地区，保持机动，随时听令出击。五、骑兵第三师仍以主力控制太和地区，负责对涡阳、蒙城方面的警戒，阻止日军从东北方向增援，掩护全军后方安全^①。军指挥所移驻阜阳西北十余里的泉河北岸。这一方案报鲁苏豫皖边区总指挥部批准后，总部负责安徽战事的陈大庆又下令把暂编第九军的第十三师（师长洪显成）临时拨归我指挥^②。我把他们安排在阜南城下进行合围，以优势兵力全歼来犯之敌。

四月底五月初，我军刚布置完毕，日军数千人在空军掩护下果然由寿县、正阳关向我颍上前沿阵地发起猛攻^③。战斗打响后，在前沿阵地的军特务团按计划且战且退，每撤离一个地方就将电线杆砍倒，不给敌人利用。日军误认我军败退，骄狂至极，遂以担任左翼的骑兵尾随我军，长驱直入。这样，敌人的左翼就暴露出来了，我立即命令骑八师全部出动，给孤军深入的敌人以迎头痛击。骑兵第八师是青海军队中的一支劲旅，不仅训练有素、马术精湛，而且久经沙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全师五千多人，每人配一骑、一枪、一刀，官兵性格强悍，勇猛无比。师长马彪（鸿达，回族人）^④虽已是花甲之人，仍亲临前线拼杀。日本骑兵照惯例是下马作战，我方决定乘敌人下马之际发起冲击。当骑兵第八师在颍上境内的十八里铺附近与日军前哨部队遭遇时，乘敌人下马尚未集结之机，旋风般冲向敌阵，居高临下马踏刀砍，日骑兵来不及还击就成了刀下之鬼。敌二百多人，死里逃生者仅二十余骑，遗尸枕藉，而我骑八师几乎没有伤亡。日军大炮是用马驮的，遭到骑八师的袭击后，死伤了很多马匹，只好靠

^① 据《第十五集团军中原会战平汉路东地区战役战斗详报》，骑兵第三师当时控置于汝南、正阳、新蔡间地区，为总预备队。

^② 据《第十九集团军策应中原会战诸役战斗详报》，四月二十六日，陈大庆令暂编第九军之暂编第三十师归骑兵第二军廖军长指挥。

^③ 据《第十五集团军中原会战平汉路东地区战役战斗详报》，日军于四月二十日发起进攻。

^④ 据《第十九集团军策应中原会战诸役战斗详报》，当时骑兵第八师师长是马步康。

人拉着大炮走，十分狼狈。我军初战告捷，大大挫伤了敌人的锐气。

气疯了的日军立即组织反扑，在三架飞机和数门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军发动猛烈进攻。我前沿部队放弃了颍上，且战且退，尽量消耗敌人的兵力。日军怕再遭到我骑兵第八师的袭击，就加强了左右两翼的兵力，以便在颍上六十里铺地区包围骑兵第八师主力。这时驻守在六十里铺阵地右翼的阜阳县的三个自卫中队贪生怕死，在中队长带领下临阵逃脱，擅自撤离阵地，致使我军右翼空虚。日军乘机集中兵力将骑兵第八师包围，疯狂地对骑兵第八师进行报复。陷入日军包围中的骑八师毫不畏惧，组织力量反复冲杀，战斗十分激烈。该师副师长卢广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①。我命令已撤到阜阳尤家花园的军特务团火速回师参战；命令作为军预备队的暂编第十三师的一个团紧急驰援。日军的兵力被分散，骑兵第八师就从左翼突破包围撤出阵地。这一场厮杀，我军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敌人欺我既没有空军，也没有对空射击武器，肆无忌惮地对我阵地进行低空扫射，狂轰滥炸。愤怒已极的我军战士端起轻机枪、步枪对空还击。在六十里铺的战斗中，一架低空飞行的敌机油箱被打中起火，坠毁在中岗村附近。六名机组人员跳伞降落后，被我当地驻军和老百姓包围。穷凶极恶的敌人伏在坟堆上顽抗，被我军民全部击毙。由于我官兵奋勇抗击，消耗了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从而迟缓和日军向阜阳进犯的时间，日军从颍上边境之六十里铺，又打了五天才推进到距阜阳十余里的地方。此时，我阜阳军民和调集来的各路军队早已严阵以待，准备在阜阳城下和日军决一死战。同时，为了严肃军纪，我一方面命令将三个临阵脱逃的自卫队队长就地正法，一方面对英勇杀敌、不畏牺牲的骑兵第八师进行表彰。当我前去骑兵第八师慰问时，全师官兵正因为卢副师长和许多弟兄在反包围中英勇牺牲而

^① 据《第十九集团军策应中原会战诸役战斗详报》，五月五日上午十时，敌机一架袭击四十里铺骑兵第八师司令部，副师长卢广伟殉职。

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带去的许多蛋、禽、精食等慰问品无人下咽。马师长见到我不禁老泪纵横。我也止不住潸然泪下，随即勉励大家化悲痛为力量，誓和日本法西斯血战到底，为阵亡将士报仇；并传令全军学习骑兵第八师，奋勇杀敌。

正当我军调集兵力打算聚歼敌人之际，五月七日，进入阜阳十八里铺的日军突然在炮火掩护下向后撤退^①。我命令骑八师、军特务团紧紧跟上，追击退却之敌^②。五月十日下午七时我军收复颍上、正阳关等地，敌人只好舍弃皖北向寿县方向遁去。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在徐州受降时才知道当时日军退兵的原因：一是日军师团参谋长被我警戒部队击毙，二是我军云集，拉开了决战姿态，而当时欧战激烈，轴心国军事失势，日军已无兵力补充；三是平汉线会战已结束，日军没有必要再牵制汤恩伯的兵力。

^① 据《第十九集团军策应中原会战诸役战斗详报》，五月七日，日军由四十里铺攻占五十里铺，并向六十里铺包围猛扑。经我军反击，日军退回四十里铺。

^② 据《第十九集团军策应中原会战诸役战斗详报》，奉命追击退却之敌并克复颍上的是暂编第十四师部队。另外，骑兵第二军补充团因报伤颇大于四月二十七日撤至十八里铺附近整理，骑兵第八师于五月五日控制于公路以西保持机动。

豫西战役

孙蔚如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日，敌人由邙山头偷渡占领据点，由第三十八军负责监围。敌多次出犯，均被我军击退。

一九四三年调第三十八军集结巩县芝田镇一带整练，由汤恩伯之第八十五军接任邙山头监围任务。当时豫西对东之国防主阵地为汜水、登封、临汝之线，本军担任汜水至登封段，登封至临汝段由汤恩伯部担任之。第一战区作战计划，登汜段为守备地带，登临段为决战地带。因铁道、公路均在登、汜正面，必为敌首先攻击之点，我军须坚强抵抗，吸收敌主力于阵地前。汤兵团向左迂回包围歼灭之，限期须守一周以上，使各军得有余裕时间，运至目的地故也。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九日夜，敌突破邙山头监围阵地，第八十五军略作抵抗，即行撤退。敌陷广武、汜水后，即以主力步兵两个师团、装甲第三师团之一个旅团，向我阵地全面施行攻击，重点在汜水沿河方面。我左翼守军为第九十六军，由该军路云亭营守前进阵地虎牢关据点。敌猛攻七日夜，最后增兵至两个联队以上，死伤数千人，终不得逞。后敌占据西十里铺，截断该据点与本阵地交通，粮弹无由接济，该营伤亡甚大，遂乘夜黑由河道安全退回。此一据点争夺，挫敌锐气，壮我军声，关系至巨。敌继续猛攻两周之久，终未得逞，遂变计留兵牵制我军，主力转向汤恩伯阵地，连陷密县、襄城、许昌、临汝等县，直逼龙门（伊

* 作者当时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阙)。战况如此，统帅部尚不许本军移动。至五月七日，龙门陷落，始令本军向洛阳以北邙山转进。我各部按预定计划至八日晨，即安全通过洛河以北，九日即达指定地点。十日统帅部仍令反攻登、汜原阵地，前锋进至偃师，即与敌接触。十一日又奉令迅速转进至新安西南地区，数万大兵进退如此轻忽，统帅部之企图令人难测。

洛阳以东本军防区内军民融洽，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有数日战事激烈，伤兵众多，妇女协助运送（后运百里至白马寺医院）。故能保守阵地，完成任务者人民之助力甚大也。及西退时，出我防地，截然不同。军民平时交恶，战时更甚，人民望见军队即逃避一空，不惟设营、食粮种种困难，即觅一向导亦极不易（豫西战后，各军昌言，此次豫西之败，地方人民袭扰军队，影响甚大。河南参议会曾发一通电说，人民袭扰各军，何以不袭扰第四集团军，且帮助之，非纪律不良有以致之，即自己战败而委过于人民等语）。到新安西南赵峪等处，奉命令留第九十六军在彼率，第三十八军至宜阳之韩城镇。此时各友军多已溃乱，又奉命令集结本军在韩城镇，掩护各友军转进。所幸地方人民知系本军，皆各回来，军食有着。民众武力聂玉堂、聂振寰等人枪数百，协同作战，助力亦甚大。十五日各友军次第过后，敌追击迫近我军，出其不意，猛烈逆袭，予敌重创，各军始得安全离去。我军经两日激战，达成任务后，亦从容西退。此次战争无已设阵地，全是野战。敌有大量之飞机、战车，我则全无抵御武器，幸赖山路崎岖，又值阴雨，否则颇难支持也。

此次豫西战役，本军在登、汜阵地及韩城镇两次大战，均予敌甚重打击。敌曾数次广播，承认豫西战役中，彼只与第四集团军打了两仗，并称未能击破主力，云云。又称，日本人在国际百米赛跑向不落后，此次与汤恩伯作战，却是望尘莫及，可作对照。故豫西战役，本军以甚大牺牲，虽未能挽回败局，而掩护陕东，

阻敌官道口，使抗战策源地关中未受影响，则颇有力焉（本军守备官道口、卢氏、长水一带，为陕东正面函谷关、黄河岸至南山底一段约五六十华里，为胡宗南之五个师防守，经敌一个联队冲击，即溃不成军。设非本军侧背威胁，马法五军阀乡抵御不住，则陕中不守矣）。

回忆转战豫西

王志干

一九四四年四月中旬，日军为了打通南北交通线，发动了中原战役。我当时在第四集团军总部机要室译电科任中校科长，对此次战役情况略有所知，现根据我的回忆及参考零星日记，写出这篇材料。

当时，中国军队河南驻军最高指挥官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驻节洛阳。部署在豫西地区归蒋鼎文直接指挥的部队，计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冀察战区之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以及第八战区援豫之第九军（军长韩锡侯）等部，共九个军。

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驻节叶县。部署在豫中、豫东及皖北归汤恩伯直接指挥的，计有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第十九集团军（代总司令陈大庆）、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共辖九个军。另有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节制的，驻防南阳地区的第二集团总司令刘汝明所辖第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珍），以及宛西四县地方团队，共五十余万人。虽驻防分散，但兵力仍超过敌人数倍。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日军自中牟渡河，旋邙山、汜水相继失守。我第四集团军第一线部队第九十六军所属之新编第十四师、第一七七师守左翼地区（由黄河起），第三十八军守右翼地

* 作者当时系第四集团军总部机要室译电科科长。

区。我第一七七师扼守虎牢关之第五三〇团即与敌正式接触，左翼守小关之新编第十四师，亦同时与来犯之日军发生战斗。第三十八、第九十六两军于敌占领郑州后，即坚守汜水与嵩山间预构的金沟主阵地，守卫了十八昼夜，战士们英勇奋战，迭挫凶锋，使万余日军未能越雷池一步。是役毙伤敌二千余人。嗣以汤恩部防线被突破，弃新郑，走登（封）偃（师），而致洛阳龙门告警。我第四集团军遂奉命西撤，忍痛与巩东父老告别，于五月七日晚以一百八十里之长途行军，增援洛阳。八日午后，总部到达洛阳西北之孟津县陈四镇，甫经休息，五月九日，日军又由澠池县白浪渡口渡过黄河，夹击洛阳。当时，白浪渡口为高树勋的新编第八军防守，节节败退。我第四集团军撤到洛阳以北之后，又奉蒋鼎文电令，集结在那里，迎击来犯之敌。后又奉命西撤，增援宜阳县韩城镇，保卫洛宁、卢氏外围。十一日晚宿营常岱，十二日晚宿营段村，十三日宿营赵峪。此三日途中，时遭敌机扫射，幸无伤亡。十四日子时以新安县方面战况突变，总部及第三十八、第九十六两军冒风雨出发。天方明时，敌机来袭，官兵因躲避空袭，在山中泥泞中行军，且雨下如注，山洪暴发，艰苦备尝。午抵忠村峪，士兵衣服尚未烘干，而敌情又紧。闻宜阳段村方面之第一〇六师李振清部正与日军血战中，敌军坦克数辆已冲进该村。十五日晚，总部到达水沟庙。十六日黎明时，敌以两联队之众及坦克八辆，尾追我军。是时，我掩护部队第三十八军所属第十七师及新编第三十五师，东起韩城镇，西至水沟庙，全线发生战事，战斗至为激烈，有时短兵相接，白刃相搏，终将敌人击退。是役，毙伤敌八百余人。午抵王圈，总部即在该地宿营。十七日午后，以战况有变复西撤，午夜抵旧县、十八日宿营雁翎关，是日敌军以一个联队并配合坦克向我追击，我第九十六军第一七七师奋起迎战，毙伤敌一百余人。十九日子时出发，翻过一座大山，晚宿营大小于家。二十日宿营西底。二十一日宿营上下坡头，闻我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殉国。二十二日我第四

集团军全部撤退到阌乡县境。

自五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西撤途中，我全军将士对战区司令长官部一再电令后撤，深表愤慨，咸愿与敌血拼，以扬国威。守卫洛阳的第十四集团军第十五军武庭麟部，由于官兵用命，坚守半月有余，浴血奋战，终因伤亡太重，洛阳才被敌攻占。我第四十军马法五部，初则阻敌于宜阳段村，继又挫敌于陕(州)灵(宝)一带，均给日军以重大打击。

中原会战回忆

陈子坚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十六万人的陆、空军和机械化部队，强渡黄河、黄泛向我豫中发动大规模进攻，其目的为占领豫中地区，以期打通平汉铁路线。在此战役中我任孙蔚如第四集团军第九十六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殷义盛任新编第十四师第四十团团长，雷振起任第四十一团团长，王训成任第四十二团团长），始终参与战斗。

一、战前我军兵力指挥和部署概况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直接指挥的部队和部署。司令长官司令部驻洛阳，直接指挥以下部队：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副总司令裴昌会。下属第三十八军（军长张耀明）辖第十七师（师长申及智）、新编第三十五师（师长孔从周），第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辖第一七七师（师长李振西）、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陈子坚）。右接汤恩伯部任枣树沟、汜水、巩县、偃师、孟津一带黄河河防^①。这个部队是原杨虎城将军的第十七路军改编的。七七事变后即参加保定、石家庄、娘子关、忻口、中条山等战役。

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副总司令陈铁。下属第十四

* 作者当时系第九十六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

① 据《第四集团军参与中原战役的详报》（以下简称“第四集团军详报”），战前，该集团军守备牛口峪、汜水迤马义沟河防。

军（军长张际鹏），辖第八十三师（师长沈向奎）、第八十五师（师长王连庆）、第九十四师（师长张世光），系中央嫡系部队，控制在洛阳吕家庙附近，由蒋鼎文直接指挥；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宗昉），辖第一〇四师（师长杨显名）、第一七八师（师长李家英），第四十七军系川军，担任孟津以西新安、澠池河防。总司令部驻新安古村。

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下属新编第八军（军长胡伯翰），辖新编第六师、暂编第二十九师，及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约一师）。担任澠池、观音堂以北河防。总部驻观音堂。这个部队原系石友三部队。左翼陕州以西河防由第八战区胡宗南部担任^①。

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副总司令刘戡，下属第十五军（军长武庭麟），辖第六十四师（师长刘献捷）、第六十五师（师长李纪云），控制在洛阳附近。

暂编第四军（军长谢辅三）辖第四十七师、暂编第四师，控制在洛阳附近^②。

第九军（军长韩锡侯）辖第五十四师、新编第二十四师，控制在洛阳以东附近^③。

司令长官部还直辖有炮兵旅、通讯兵团、汽车兵团。

^① 据《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蒋鼎文直接指挥的其他各集团军担任的河防段分别是：第十四集团军马义沟迄平庄，第三十六集团军之第四十七军平庄迄杨家，第三十九集团军（附河北民军及挺一纵队）杨家迄七里沟，第四十军七里沟迄阎底镇。另据《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第四十军当时属冀察战区，该战区总司令由蒋鼎文兼。又据《陆军第四十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五月四日，蒋介石令该军归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指挥；二十日胡宗南令该军归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指挥；二十一日蒋介石令潼关（不含）以东部队及洛河以南之第一战区部队统归蒋鼎文指挥。

^② 据《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暂编第四军战前在宜阳、龙门附近。

^③ 据《陆军第九军中原会战登封及卢氏战役战斗详报》，战前，第九军在陕西省第九区各县警备，一部在宝鸡。四月十九日晚十时奉胡宗南之命开往洛阳，归蒋鼎文指挥。

汤恩伯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设副司令长官部于叶县，还兼任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指挥的部队和部署概略如下：

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①，下属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辖三个师，军部驻郑州^②，担任郑州以北花园口至广武的黄河河防及监围邙山头敌桥头堡；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昌义），辖两个师，担任花园口、中牟及以下黄泛防务；第八十九军（军长顾锡九），辖两个师，控制在密县、新郑附近^③。

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副总司令李楚瀛，下属第十二军（军长贺粹之）辖三个师，第十二军系原第三集团军孙桐萱旧部；第十三军（军长石觉）辖三个师，第二十九军（军长马励武）辖三个师。总司令部驻临汝^④。部队驻临汝、登封、叶县、郟县、襄城地区。

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副总司令陈又新，下属骑兵第二军辖两个师、骑兵第八师及三个步兵旅（驻沈丘一带）和泛东挺进军二十个纵队^⑤。

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下属暂编第四军（军长霍守

① 据《第二十八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该集团军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由安徽阜阳移驻禹县，改辖第八十五军、暂编第十五军及泛东挺进军。

② 据《第八十五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战前，该军军部驻荥阳。

③ 据《第十九集团军策应中原会战诸役战斗详报》，第八十九军为该集团军建制部队，战前位于郾城、漯河、遂平一带，归副长官部直接指挥。

④ 据《第三十一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四月十九日，本部由宝丰进驻临汝樊河坡。

⑤ 据《第二十八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泛东挺进军自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四年五月初一直为该集团军所辖。许昌沦陷后，该军一部固守根据地，主力机动游击，袭击泛右敌伪据点。另据《第十九集团军策应中原会战诸役战斗详报》，五月十七日，蒋介石电令陈又新部应与陈大庆部切取联系。二十三日，蒋介石又令平汉路以东其余各部暂归何柱国统一指挥。在五月底至六月中旬商水附近诸战斗中，泛东挺进军由陈大庆指挥。又据《第十五集团军中原会战平汉路东地区战役战斗详报》，该集团军作战地域，右地区为第二十一集团军，左地区为泛东挺进军。在该战报中，无泛东挺进军属于该集团军的记载，且称徐梁为副总司令，陈又新为总指挥。

义)①,辖三个师,驻安徽阜阳一带。

汤恩伯副司令长官部还配属工兵、通讯等特种兵。

二、战区对东的主阵地构筑 和预想的作战指导方案

自一九四一年十月,日军强渡黄河攻占郑州,被第三集团军孙桐萱部和第四集团军孙蔚如部第三十八军协力击退,但日军在黄河桥西南邙山头占据了桥头堡,我军屡攻不下,后奉令改为监围。前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曾制订作战计划,阻敌西侵。这个作战方案的主旨,是利用登封以北嵩山迄汜水以西的复杂山地,构筑纵深的对东防御阵地,由第四集团军负责坚守,以阻止敌沿陇海铁路西进;登封以南至临汝地区由汤恩伯部指挥强大兵团构成攻势地带,向左旋回,歼敌于守势阵地之前。这个作战指导方案,蒋鼎文接任之后并未改变。第四集团军曾奉蒋鼎文令,督修对东主阵地工事,登封(含)以南由汤部负责,登封(不含)以北由孙蔚如部负责。孙令第三十八军任右地区的工事构筑,第九十六军任左地区的工事构筑。回忆我新编第十四师担任靠黄河的最左地区,选用汜水河以西的虎牢关南北高地为前进阵地,虎牢关南北高地以西的金沟南北之线为主阵地。金沟以东的地形特别复杂,易守难攻,构成纵深防御地带,并把金沟西坡削陡,阻敌战车。总部和军部对工事曾几次派员视察,督促改进和加强。这说明孙蔚如集团军从一开始对这个作战任务是认真执行的。

三、敌强渡黄河泛区和友军战况

一九四四年三月中旬蒋鼎文在洛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孙蔚如总司令和两位军长都前往参加。司令长官部参谋长董英斌说:

① 据《第十九集团军策应中原会战请役战斗详报》,该集团军的建制部队是暂编第九军(军长霍守义)和第八十九军(军长顾锡九)。

据确报，敌正由陇海路向开封及由平汉路向新乡输送和集中兵力，现已达十万人以上，由晋南向垣曲方面也在增加敌人。判断华北之敌主力有向我黄河、黄泛区强渡进犯企图。蒋鼎文当场指示各部，加强黄河、黄泛区防务，力阻敌人渡犯，各部队将大行李及家属速送后方，万一敌人渡犯成功，按预定的作战指导方案执行，在登（封）汜（水）主阵地以东与敌决战。孙蔚如回来后，即将开会情况传达各军、师准备，并立即后送大行李和眷属。四月初旬，司令长官部派魏凤楼游击纵队来接替第四集团军的黄河河防，我第三十八、第九十六两军乃向登（封）汜（水）主阵地后方集结，准备进入阵地。

四月十八日夜，豫东之敌第三十七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突向我黄泛区中牟附近渡犯，守备黄泛区的是汤恩伯部暂编第十五军刘昌义部萧劲师，乘夜阻击。同夜豫北之敌第六十二师团、第一一〇师团及独立步兵第九旅团在南岸桥头堡掩护下强渡黄河，十九日拂晓在炮兵掩护下向汤部第八十五军阵地猛攻。该军曾勇敢反击，与敌激战终日。但因中牟渡河之敌冲破暂编第十五军防御后，分路向郑州、新郑进攻，威胁第八十五军侧后方，该军不得已向西南山区撤退。敌于二十一日攻占沿河的广武、汜水。二十二日占荥阳，当日东来之敌攻占郑州、新郑等地^①。

敌攻占郑州、新郑等要地后，敌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进驻郑州，指挥第六十二师团及独立步兵第九旅团沿陇海路线西进^②，以第一一〇师团、第三十七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向密县方向进攻。

① 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河南会战》，日军于四月二十日完全占领郑州，二十一日攻占荥阳和新郑。另外，日军第一一〇师团一部于二十日下午已到达广武县城以南的定觉寺。

② 据《河南会战》，日军第六十二师团于四月二十一日由郑州南进，至二十四日傍晚，其主力在新郑西北地区，一部在密县附近。

四、第四集团军坚守登封、汜水 主阵地及友军作战概况

当日军强渡黄河、黄泛前几天，第四集团军孙总司令已命令第三十八和第九十六两军进入登、汜主阵地。第三十八军右接登封的汤恩伯部、左接第九十六军，占领五支岭、褚岭（不含）间山区主阵地，并派出部队占领马驹岭一带高地为前进阵地；第九十六军右接第三十八军，占领褚岭、大通砦、金沟直到黄河南岸主阵地，并派出部队占领虎牢关南北高地为前进阵地^①。我师右接第一七七师第五三〇团（王汝昭团），以第四十团（团长殷义盛）配置在大通砦、金沟主阵地正面，以第四十二团（团长王训成）配置在金沟口至黄河岸，第四十二团须控制一营兵力防备敌在我左后方偷渡黄河。以第四十一团（团长雷振起）为预备队。第四十团派出王文祥连到状元坟，第四十二团派出张平世连到营峪高地（虎牢关以北隘口），分别占领前进阵地，以迟滞敌人前进，并掩护我金沟主阵地，与第一七七师派到虎牢关的前进部队协力作战。张平世连配属第四十团，由殷团长统一指挥。殷团长还派出部队到小关随时支援前进阵地。

敌攻占广武、汜水后，于二十一日越过汜水河，分路向虎牢关及以南、以北各高地攻进，我张平世连到达营峪前，营峪高地已被敌占领。该连长利用风雨之夜，乘敌立足未稳，率队摸黑攻其不备，直摸到敌阵地前，使用全连火力向敌射击，一齐冲入敌阵与敌肉搏，将敌击溃，夺占阵地。殷、王两团长向我报告张连攻占营峪高地情况后，我授予该连“敢死队”称号，并传令嘉奖。从次日起敌步兵在炮兵、空军掩护下，不断向营峪高地攻击。该连共坚守十八个日夜，全连官兵伤亡过半，最后奉令在主阵地

^① 据“第四集团军详报”，四月十九日奉蒋鼎文令，集团军即命第三十八军守卫老饭沟迄褚岭间阵地，第九十六军附挺进一纵队守卫褚岭迄金沟间阵地及牛口峪迄马义沟间防御。

撤退时撤退(裴平世连长现住陕西西安)。同日敌步兵在炮兵、空军掩护下，对我状元坟第四十团王文祥部前进阵地进攻。殷团长指挥小关部队支援，将敌击退。第一七七师方面，同日敌步兵在炮兵、空军掩护下，对我虎牢关以南仁信沟攻击数次，均被我路云亭(营长)部队击退。从此，敌人不断向我第九十六军前进阵地用各种方式猛攻，均被击退。我第九十六军当面作战之敌为独立步兵第九旅团和第六十二师团一部及战车装甲部队^①。当敌猛攻我前进阵地之初，孙蔚如传达蒋鼎文对第四集团军的严厉命令，要第四集团军坚守登汜主阵地一个星期，以便汤恩伯调集有力兵团按预定作战方案由右翼向敌包围而歼灭于我守势阵地前。我们各级部队长都督率所部严格遵守，与阵地共存亡。作战期间，地方行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及农民百姓也都同仇敌忾，踊跃帮助军队运输给养、弹药、伤员，并维护通讯，鼓励了官兵杀敌的勇气。洛阳和陕西还先后派慰劳团携带食品、日用品来慰劳抗战部队。

汤恩伯方面战况。四月二十三日密县被攻陷。汤以抽调攻击部队为名，向蒋鼎文要求派部队接替登封及中岳庙一带主阵地防务，蒋临时派在洛阳以东控制的第九军韩锡侯部第五十四师和新编第二十四师接替汤部的登封附近主阵地防务^②。二十六日汤部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指挥第十三军、第二十九军攻击密县之敌，连战数日，战况激烈。但由于兵力不足，未能达成歼敌收地之目的，只压迫敌人对登汜主阵地之攻击放松一步，暂取守势。在汤部攻击密县期间，敌后续部队战车师团主力和第二十七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陆续开到新郑、密县，分向许昌、禹县等地汤部进攻，守许昌的吕公良师长阵亡。五月一日许昌陷敌。汤调第二十九军援许昌，被敌阻截未成。从此汤的各地部队遭到各个

① 据《河南会战》，当时在汜水附近担任日军第十二军右翼掩护的是独立步兵第九旅团及配属的第十二野战补充队。

② 据《陆军第九军中原会战登封及卢氏战役战斗详报》，五月一日，该军奉命接替第八十五军登封阵地。

击破，禹县、郑县、临汝、襄城相继失守。

在敌攻占密县后，敌独立步兵第九旅团、第六十二师团、第六十三师团和战车部队^①，对第四集团军第三十八军的马驹岭和第九十六军虎牢关前进地日夜不断猛攻。我将士皆抱与阵地共存亡精神与敌战斗拼搏，屡挫敌锋，敌我伤亡均重。敌对我前进阵地正面屡攻失败，乃增加兵力，分路攻击我虎牢关阵地各据点张飞寨、吕布城、龟山、红沟、营峪高地，战斗激烈；另一面派出以战车引导的步炮部队沿公路向南转西迂回，虽经我第一七七师第五二九团和新编第十四师第四十团分别派队阻击，但敌人终于占领虎牢关以西的十里铺。我据守虎牢关的前进部队，除新编第十四师的张平世连继续坚守营峪高地外，其余部队的伤亡过重，奉令于二十六日夜经黄河滩撤回。第三十八军守马驹岭前进阵地的部队，连日受优势之敌攻击，亦撤退加强主阵地之坚守。二十六日后第三十八军协力汤兵团对密县反攻，曾一度恢复马驹岭，但旋以敌增兵反攻，又被夺去。由五月一日起敌第六十二、第六十三师团、独立步兵第九旅团和战车部队即对我登、汜主阵地全面攻击，我第四集团军的第九十六军、第三十八军以及接守登封、中岳庙的第九军对敌全面应战，屡次打退敌之攻势，且予敌重创，敌未能越我主阵地一步。至五月五日敌追击汤部的快速部队突然窜到龙门（洛阳南）附近，洛阳震动。我守登封的第九军亦受此影响，于六日失守登封。坚守主阵地的第四集团军的右翼部队孔从周师受到极大压力，一面要坚守正面，一面要阻击右侧，他利用纵深工事，下令坚持战斗。

蒋鼎文于敌人窜到龙门附近时才采取措施：（一）命令第十四

^① 据《河南会战》，四月二十三日密县沦陷后，日军第六十二师团主力于二十五日在新郑西南集结，二十八日后向许昌以西及禹县进攻。坦克第三师团二十三日集结于郑州东北，后又在洧川南方。以日军第六十三师团师团长野副昌德为司令的菊兵团，于五月五日后方陆续到达汜水。在此之前，于汜水作战的日军只有独立步兵第九旅团（配属第十二野战补充队）。

集团军副总司令刘戡指挥两个军，即在洛阳附近之谢辅三军和张际鹏军编为临时兵团守备龙门、伊洛之险^①，阻敌进攻洛阳；（二）命令第十五军军长武庭麟指挥第六十四师、第六十五师和第九十四师坚守洛阳，等待战区大兵团增援反攻。五月七日守龙门的刘戡兵团被敌突破，蒋鼎文仓促率司令长官部乘火车离洛转移到新安。蒋鼎文到新安后才电令第四集团军孙蔚如撤出登汜主阵地，向洛阳以北邙山转进。至此，第四集团军坚守登汜主阵地共十八天，虽然伤亡很重，终能在艰危中达成坚守任务。

五、第四集团军在转进中的 作战及各友军的概况

孙蔚如接到撤退命令后，即以电话命令第三十八军于五月七日薄暮后撤退，第九十六军的第一七七师于同日夜九时撤退，新编第十四师于同日夜十二时最后撤退并掩护全集团军转进。各军师均由黑石关渡过洛河。我命令第四十一团、第四十二团在夜十二时随师部撤退，第四十团和坚守前进阵地的张平世连最后撤退作为后卫。五月八日拂晓后，我师除张平世连外都已渡过洛河，即经偃师于九日到达洛阳以北地区孟津附近。十日我应召去陈凹镇^②去见孙总司令，面报撤退情况。孙很不高兴地告我说：“顷接重庆统帅部电令，仍要我们东返反攻主阵地，大军作战哪能这样指挥轻退轻进！”他又说：“蒋长官的电话也联络不上，无法请示。”他指示说，敌人可能已由巩县西进，你师派一个营东去偃师，侦敌情况，相机保持接触。我派第四十团第一营去偃师。十日晚辗转由第三十六集团军获得消息：（一）晋南垣曲之敌于九日夜由白浪渡高树勋部队防区渡过黄河，正向澠池前进，新编第八军

^① 据《刘戡兵团中原会战战斗详报》，“五月四日奉长官蒋电令如左：着十四军（欠九十四师）、新六师、暂四师均归刘副总司令戡指挥……”——。

^② 今为孟津县县城。

和第四十七军各一部正阻击中；(二)蒋鼎文得悉敌在白浪渡强渡后，已于十日夜率长官部少数人去宜阳，长官部大部随后，狼狈不堪。十一日第四集团军接蒋鼎文电令，由现地向新安县以南地区转移，我师奉令殿后^①。十二日我第四十团第一营在偃师北邙岭伏击西进之敌后撤回，张平世连余部亦辗转回到师部。得悉敌大部正向洛阳西进中。十三日我师由洛阳以北东高山经磁涧附近越过陇海铁路，已听到洛阳方面的炮声，刘戡指挥的暂编第四军、第十四军等部队纷纷西退。我一面让刘戡兵团的部队先走，一面令第四十一团对东派出警戒，当晚宿营于李村。旋奉李兴中军长来信指示说，孙总司令奉令率第三十八军开赴韩城，准备迎击由澠池南来之敌，本军奉令暂留新安西南准备迎击澠池东来之敌并掩护友军西撤，军部率第一七七师即向石陵以西移动，新编第十四师依情况跟进，密取联系。十四日我师经赵峪、段村向西移动，从洛阳方面西退的官兵获悉，敌进入龙门后于十日即对洛阳西南进攻，我第十五军正坚守抵抗中。我师当晚在段村以西村落宿营。十五日宿营于王莽村，侦知由澠池南来之敌向我接近，乃命令第四十团殷团长部署该团在王莽村以北高地，另令第四十二团控制在王莽西北高地准备接应。十六日上午十时北来之敌约六七百人附炮四门向我殷团攻击，殷团长指挥其第一、第二两营沉着应战，战况激烈。我一连连长华嵩山身先士卒，指挥全连由左翼出击与敌拼杀，至下午一时敌被击退。我师继续掩护西撤。十六日拂晓起由澠池南来之敌有力部队，在炮兵空军掩护下对第三十八军的新编第三十五师和第十七师的麦村、韩城一线进行激烈的攻防战，有时是巷战、混战，至十七日才将敌击退，敌我伤亡均重。十八日在雁翎关以东，敌一部追击我第一七七师，被该师击退。第四集团军各军、师在转进中，对敌作战并击退之，完成掩护友军

^① 据“第四集团军详报”，十一日，该集团军奉蒋鼎文令向宜阳之韩城挺进，策应主力作战，第三十八军一部担任掩护。

西撤的任务。豫西行军，山多路少，且沟道纵横，虽利于作战，实难于行军。我师尾行于各军之后，军食尤为困难。师行到青冈附近，获悉李家钰总司令在秦家坡遇敌牺牲的消息。过了青冈以西，接到李军长无线电令，大致是我四集团军奉令移驻卢氏县整补，命令新编第十四师进驻洛宁以西地区，设防阻击洛宁之敌。我遵命率师经官道口又东行，于五月二十六进驻娘娘庙、上戈一带，并命令第四十二团王训成部占领洛宁以西大铁沟南北之线，防阻洛宁之敌，洛宁驻敌为一个大队附炮四门，曾几次对我大铁沟王团出击，均被我击退。我又编组了以地方人枪组成的两个游击中队，不时向敌袭扰，牵制敌之活动。

六、其他情况

五月中下旬，我坚守洛阳的第十五军三个师经敌四面围攻，伤亡惨重，且久候无援。不得已于二十五日分路突围，共守了十六日。

敌一面围攻洛阳，一面分路向西急进，其先头部队分陷陕州和卢氏，窜卢氏之敌旋即退据洛宁。

西撤的高树勋部、刘戡部、第四十七军等部队均先后经官道口撤往卢氏以南以西。

汤恩伯部队都分散撤往伏牛山区。汤恩伯部队因纪律不好，有的小部队被地方民众缴了械。

蒋鼎文带着长官部由宜阳、洛宁、卢氏连续西撤，兵站辐重以及行李、公文、财物沿途丢弃，损失严重。洛宁至卢氏公路上还遗弃多部损毁的汽车。

当一战区作战失败，敌沿陇海路进据陕州时，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由陕西编组了几个军附属炮兵进据灵宝、函谷关一带，派有中美国空军助战。六月四日陕州之敌向胡军攻击，胡军不支败退，敌人直追至阌乡境内。马法五的第四十军从侧背猛

击，才将敌打退，并收回灵宝^①，即由第四十军守备灵宝。

我新编第十四师在娘娘庙、上戈一带守备，与大铁沟、洛宁之敌对抗，直到八月中旬才奉命由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接替，交防后调驻卢氏附近补充整理。但又奉命派第四十团驻范里^②，其第二营进驻大石河担任警戒。不久，范里、大石河由第三十八军驻防，我全师移驻卢氏县西北的沙河街及附近村落整补训练。

① 据《河南会战》，日军于六月十二日进至阌乡附近，当晚即按计划东撤。

② 范里属卢氏县，当时名为范彘。

固守虎牢关的七日七夜

周益三 王汝昭 姜树德 卢松轩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香田师团及铃木旅团^①，共步骑兵两万余，炮兵两联队，机械化部队一部，飞机三十余架，发起河南战役。四月十八日拂晓前，敌以一部由中牟白沙镇及其以南地区向西进犯^②，主力于十九日晨经黄河铁桥南下，突破邙山包围线，进至荥阳西南地区后，一股向南进犯，另一股铃木旅团步骑五六千人^③，炮二十余门，战车及装甲车七八十辆，沿郑洛公路及其两侧地区向西窜犯，企图直趋洛阳。

我第一七七师（欠第五三〇团第一、第二营）配属军炮兵第二连，奉命守备巩县以东褚岭迄金沟间主阵地，以一部占领虎牢关前进阵地，阻击西犯之敌。

第一七七师师长李振西召开会议，研讨作战方案，采纳了把预备队放到主阵地之前，攻守兼施，灵活机动打击敌军的建议。具体部署如下：

主阵地由第五三一团在右，第五二九团在左，配属军炮兵第

* 作者周益三当时系第九十六军第一七七师副官处处长，王汝昭当时系第九十六军第一七七师第五三〇团副团长，姜树德当时系第九十六军第一七七师第五三一团第三营营长，卢松轩当时系第九十六军第一七七师第五二九团副团长。

① 据《河南会战》，参加中原会战的日军第十二军所属各师团、旅团长中，均无名叫“香田”、“铃木”者。

② 据《河南会战》，四月十八日，日军是由中牟县城及其左、右两翼强渡新黄河的。

③ 据《河南会战》，四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沿郑洛公路向西进攻虎牢关的日军是独立步兵第九旅团（旅团长长岭喜一）及配属的瓦田隆根第十二野战补充队。

二连共同防守。和右邻第三十八军、左邻新编第十四师密切联系，并策应前进阵地作战。

以虎牢关为前进阵地，由第五三〇团副团长王汝昭指挥师预备队路云亭营（第五三〇团第三营）据守，先给敌以重创，使敌摸不清我主阵地兵力的虚实，不敢贸然窥犯。第五二九团、第五三一团各以一连兵力分别占领高山寨、杨村据点，除警戒主阵地正面及右侧外，随时支援虎牢关作战。

虎牢关两侧，高地对峙，形成隘口。郑洛公路经此向南与陇海铁路交会。虎牢关东南的桓侯寨高地有数处绝壁，西北侧的邙山原头，除几条隘道外，余多绝壁，北临黄河。虎牢关西南为红沟。铁道以南沟壑纵横。桓侯寨东与汜水城相望，城西的汜水河两岸一片平地，射界开阔。郑洛公路是郑州至洛阳间的要道，虎牢关是要道的咽喉，敌军西犯洛阳，必须经此。

四月十九日十二时，王汝昭副团长奉命速赴虎牢关。先察看地形，检查实际参战人数，听取营、连长的意见，然后作出以下判断和决定：

敌军攻击重点，必指向我桓侯寨高地，如攻击受挫，可能对我右侧迂回包围。阵地正面宽，兵力少，距主阵地十华里以上，不可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支援，必须独立作战，保持重点于右翼，重视右侧警戒，控制有力的预备队，防止敌军向我右翼包围。阵地编成：以排、班组成支点，以若干支点构成据点，独立作战。各点之间，组成交叉火网，互相策应。桓侯寨高地构成环形据点。隘口埋设地雷，阻止敌军坦克向我纵深攻入。兵力部署：以李汉臣第八连，配属第七连胡世伦排，及重机枪第三连（欠一排）据守桓侯寨环形据点，由李汉臣统一指挥。孙博古第九连占领左翼阵地，作宽大正面防御，以一部扼守隘路口。隘路口设纵深障碍，主力靠拢虎牢关隘口。第七连主力及重机枪一排为营预备队，位于三道门。战法是攻防互用。夜间派出战斗小组搜索敌情，袭扰敌人。在黄河滩派出警戒，防敌偷袭。

入夜，师长李振西到虎牢关视察，批准了作战方案，作了动员，命令王汝昭全权指挥。

四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时，汜水城东五里铺、邢村等地的我新编第十四师第四十一团经汜水口西撤，正前方已无友军。下午一时许，敌军先头步兵五六百人，一路由乔沟经汜水城，一路由五里铺沿铁路两侧，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虎牢关阵地右翼进攻^①。我以小部监视敌人，大部分隐蔽在掩体内，待敌军大炮延伸射击，步兵接近我阵地时，立即就位，猛烈射击，左翼阵地的火力也猛烈侧射。敌军在我浓密火网打击下，攻势顿挫，连续进攻均被我击退。

入暮以后，敌续增步兵二百余，沿铁路南侧猛袭我人心沟阵地。我第八连两个班奋起抵抗，全部壮烈捐躯，阵地陷入敌手。路云亭营长趁敌军突入混乱之际，令胡世伦排与八连一部进行反攻，三义寨、杨村我军以火力侧击。我反攻部队往返冲杀，夜九时，收复了人心沟阵地。

二十一日午十二时，敌步兵八九百名，由凤凰寨、汜水城向我阵地右翼进攻。攻至我阵地前沿时，我军各种火器一齐开火，数百颗手榴弹投向敌人，左翼阵地轻机枪猛烈侧射。敌死伤一片。下午二时，敌军装甲车三辆，坦克五辆，沿汜水河右岸往返穿梭射击，敌炮对我阵地猛轰，敌机低飞扫射，步兵千余对我虎牢关阵地全面猛攻，重点指向桓侯寨环形据点，拼命向上攀登。我军以交叉浓密火力猛烈射击，奋力投掷手榴弹，阵地前硝烟弥漫，攀登之敌纷纷倒下。激战到下午五时，人心沟、桓侯寨两支点的工事被毁殆尽。黄昏前，敌军由上街方向增兵三百余，入暮后沿铁路线南侧向我阵地右翼包围。路营长立即抽调三挺轻机枪潜出方沟以南，向迂回之敌侧射。令第七连赵永武排长带兵四个

^① 据《第四集团军参与中原战役的详报》，四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日军经人心沟（今名仁信沟）向虎牢关前进阵地进犯。

班、重机枪一挺，进出红沟东南岸，向敌军猛袭，迫敌退至大庙沟附近。

两日激战，我第八连伤亡过半。二十一日夜间，以林树梓第七连配属第八连夏相齐排，接换桓侯寨环形阵地。第八连换下部队改为营预备队。各连迅速修整工事。二十二日拂晓前军部命新编第十四师第四十一团第七连增至红沟，归路云亭营长指挥。

敌军进攻虎牢关连日受挫，遂企图以主力向虎牢关右后方迂回攻击。二十二日零时，敌一千五百余趁天雨以一部分兵力攻虎牢关正面，以小部分兵力向三义寨、杨村进逼，作牵制攻击，主力沿肖家沟直趋红沟、马窑。师部当即令第五三一团第七连由三义寨向北，第五二九团第七连由杨村向东北，并临时抽第五二九团第二、第九连，第五三一团第八连，由王汝昭副团长指挥，沿公路直趋附五伦和马窑之间，向东进击。

王副团长指挥的三个连，黑夜里顶风冒雨，翻沟越岭，急行军二十余里到达附五伦。盘踞红沟、马窑的敌军以为我军不敢出击，疏于警戒。王副团长乘敌不备，以一个连潜至附五伦以东、公路以南，秘密进入突击位置，向敌左侧突击，其他两连向敌迎头痛击。敌军突遭我军猛袭，顿形混乱，我突入敌群，猛冲猛打，于拂晓前将敌军压迫至红沟以东。约七时许，敌军增加骑兵、飞机助战，向我反扑。我军浴血奋战，杀声震天。此时虎牢关阵地也在激烈战斗，右翼桓侯寨阵地战斗更为激烈。第七连不少战士，拉手榴弹把手指都拉肿了。第四班轻机枪手赵得魁带一名弹药手，沿交通壕跑遍了第二、第三排阵地，追射敌军重机枪，迫使它三易位置，终于被我消灭。连部一个十六岁的传令兵，自动参加战斗，连续击毙三个拉尸体的敌兵。激战至十一时，军部又命新编第十四师第四十一团第一营一部进至红沟附近支援战斗。王副团长命令路营长以一个步兵连，配属一排重机枪，由红沟以东向南侧击，其他各连向敌猛攻。至下午二时许，将敌压至杨家沟附近。

师部令王副团长以积极手段破坏敌军迂回攻击的企图，于黄昏后以一班为一组，分成九组袭击。敌军在炮兵、坦克掩护下强修汜水河公路桥，被我袭击小组击退。王副团长指挥的三个连，因伤亡甚众，师部命令各归还建制。

二十二日午夜，敌军又猛攻虎牢关阵地，路云亭营被迫退至吕布城附近。二十三日晨一时，敌军两千余由大庙沟附近展开，分三路从红沟、马窑及其以南地区西犯，进攻我第五二九团主阵地。李振西师长即抽第五二九团郝纯信第三营、第五三一团王允恭第一营，归王汝昭副团长指挥，急趋傅家顶，并指挥第五三〇团路云亭营反击西犯之敌。当郝、王两营进至傅家顶附近时，进攻我第五二九团主阵地之敌，已攻至穆沟北的牛状元坟。守军王雨泉营在官店四门野炮支援下英勇抗击，敌遗尸二十余具，仓皇退至附五伦。王副团长乘敌撤退之际，令郝、王两营在傅家顶、附五伦东西线之间就突击位置，向东北方向攻击；路营在南屯东南铁路线南就突击位置向南攻击。各营在第五二九团主阵地支援下发起猛攻。敌军陷入三面被围，几次组织抵抗，均被我多路穿插、分割、各个包围所击破。敌军退至红沟、马窑以东，在增援部队支援下，抵住我之进攻。是时天将破晓，王副团长令各营撤至马窑、红沟以西，占据有利地形，以备再战。

二十三日上午八时许，敌军向我反攻，在马窑、红沟地区形成拉锯战。师部命令高山寨第五三一团姜树德第三营侧击敌军左侧，军部又令第四十团一个连归路云亭营长指挥。激战至十二时，敌军续增步骑千余，山野炮三十余门，飞机六架助战。敌我往返冲杀，我弹药即将告罄。郝、王两营退至附五伦以南一条大沟的北岸，路营退至铁路线附近。王副团长向李师长报告上述战况，师长命令立即撤退。王向李申述：“敌军兵力虽倍于我，但伤亡大，士气已挫；公路狭窄，战车只能单向运动；沟道纵横，敌骑无法驰骋；敌我胶着，敌炮只能延伸射击。郝、王两营背靠悬崖、大沟，退则全军覆没，路营必陷于困境。只有坚决反击，才

是出路。”全体官兵也一致认为只有背水一战。恰好此时第五二九团派兵跑步送来弹药。王当即调整部署，号召全体官兵再接再厉，打败敌人。命令郝营以一个连潜至马窑东南，攻敌左侧；路营以一个连配重机枪一排潜至虎牢关以南，夹击敌人右侧；郝、王两营主力从正面猛攻。各令重机枪占领制高点，超越射击，掩护我军进攻。通知高山寨第五三一团姜树德营以一部进击三义寨，主力由红沟附近猛攻敌背；官店炮兵以炽盛火力猛射。轻伤员参加战斗，重伤员就地自卫。此时，军部派来支援的第四十一团第一营到达南屯沟以西铁道线附近，稍后，第二营也赶到南屯沟以东铁道线附近。

下午二时许，我军发起全线反攻，与敌军展开一场恶斗。一时炮弹横飞，天地变色。敌军在我合力猛攻下，就地顽抗，我以楔入、分割、各个包围手段连续猛攻。战到黄昏，敌势不支，趁夜色将下时，急向汜水河以东撤退，路营收复了虎牢关阵地。随后，军部以路营伤亡过半，令第四十一团统一指挥路营据守虎牢关。师部命郝、王、姜三营归还建制，以郝营守备附五伦，与虎牢关相呼应。

二十四日晨，敌步兵千余，以一部攻虎牢关阵地，以一部攻三义寨、杨村，主力沿公路两侧攻附五伦的郝营。郝营官兵不顾疲劳，奋起反击，予敌以大量消耗后，中午，奉命退守穆沟附近。下午，敌主力转向十里铺我第四十一团阵地攻击。

二十五日，楔入公路以西的敌军，继续攻击我第四十一团十里铺附近阵地，又以步骑兵八九百人，配合战车八辆，在山炮掩护下，由虎牢关以东、以南、以西向虎牢关阵地三面夹攻，重点仍指向我右翼桓侯寨阵地。我林树梓连长往返指挥，与孙博古第九连密切协同，激励士气，发挥劣势装备的最大威力，顽强抵抗。敌军于下午三时后退。

敌军付出重大伤亡代价，始终未能攻下我虎牢关阵地。二十六日改为以一部牵攻，主力转至南屯沟附近，与攻击我第四十一

团之敌会合，将路云亭营第八连、重机枪第三连（缺一排），以及第四十一团的第一、第二营包围于南北屯一带。我军同仇敌忾，坚决抵抗。副营长姜恒哉负伤。二十六日深夜，上级以我军固守虎牢关据点七日七夜，迟滞消耗敌军之目的已达，遂令路云亭率部由北屯以北突围，沿黄河右岸西撤，令虎牢关阵地的林连、孙连以及重机枪排以猛烈火力佯攻，趁敌应战之机，向西北方向突围，经吕布城到黄河右岸，沿黄河滩西撤。第五三〇团路云亭营撤至巩县时，已是二十七日黎明，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慰问。在龟山孤立作战、突破重围的第七连张康恩等三勇士，受到军长、师长的接见和奖励。

虎牢关之役，我军以劣势兵力固守阵地七昼夜，共毙伤敌军二千五百余，我方伤亡四百多，敌人损失数倍于我。我军作战方案正确，战前准备充分，各级指挥官决心大，能力强，能在复杂作战过程中灵活运用战术。部队士气旺盛，军民密切配合，群众冒险送粮弹、运伤员，充分发扬军民一心奋勇杀敌的精神，远播我军坚决抗日的军威，使敌军不得不在广播中承认遭到我九十六军的顽强抵抗。

洛 阳 龙 门 之 战

李 志 勤

一九四三年冬，我独立第五旅完成了修筑卢氏县城至浙川西坪镇（今属西峡县）战备公路的任务，奉命返回洛阳，驻龙门附近的诸葛村、司马街、梁村一带整训。不久，我旅奉命与独立第四旅合并，改编为暂编第四师（原独立第五旅旅长马雄飞任师长），属暂编第四军（军长谢辅三）序列。我任暂四师第二团团长。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为打通平汉线南段，发动了中原会战。十八日和十九日，日军内山英太郎第十二军各部分别由中牟和郑州以北邙山头发起进攻，突破我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部的防线，五月一日攻占豫中重镇许昌，然后以一部继续沿平汉线南下，主力向西迂回，直逼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洛阳。二日，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令暂四军向临汝推进。三日拂晓，我师行至伊阳（今汝阳县）大安村，又奉命开往嵩县田湖镇至县城一线。四日凌晨，我师到达田湖镇，此时日军已攻占郑县、禹县及襄城，当天上午又攻占临汝县城。下午，日军坦克第三师团先头部队经临汝镇、大安进抵伊川白沙镇。蒋鼎文急令暂编第四师、第十四军之第八十三师和第八十五师、新编第八军之新编第六师，统归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刘戡指挥（后称刘戡兵团），立即开赴龙门、伊川一线，歼灭北犯之敌。具体部署是：伊河西岸西龙门山至伊川由第八十三师防守，伊川至鸣皋由暂编第四师防

* 作者当时系暂编第四军暂编第四师第二团团长。

守，伊河东岸东龙门山、杨沟寨、彭婆等据点由第八十五师和新编第六师防守。

四日晚，我师赶到鸣皋、古城寨、伊川一带，加紧构筑工事。此时日军已渡过伊河，占据了伊川以北的两个村庄，与我第八十三师部队展开激战。以后的几天中，日军进攻的重点一直是指向该师及第八十五师方面，战斗至为激烈，双方伤亡均重。数百辆日军坦克、装甲车往返冲杀，整个伊河河谷硝烟蔽日，炮火连天。我军没有坦克，战防炮也很少，官兵们只得以血肉之躯打退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六日凌晨，我团奉命向伊河东岸出击，我即令第一营营长王化臣（山东菏泽人）率部渡过伊河，于拂晓前占领了姬磨、左寨一线。与此同时，第一团副团长邢道川率兵两连，在王营的右翼击溃日军骑兵一股，毙伤敌十余人，占领了赵村。中午，日军坦克、装甲车三十余辆在水寨集结。王化臣营立即抢占水寨西边的高地，以迫击炮、重机枪向敌猛烈射击，打毁敌车三辆，毙伤日军数十名。水寨的日军遭此突然打击，遂兵分两路，向赵村、姬磨进攻。邢道川、王化臣指挥部队沉着应战，将敌击退。下午和傍晚，他们又两次打退大批日军步、骑兵的猛攻，毙敌甚众，此后敌我双方形成对峙状态。我第八十三师也将突入伊河西岸之敌驱逐至东岸。当日，蒋介石急电蒋鼎文并转示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副总司令刘戡及各军、师、团长，以此次洛阳龙门会战，为抗战成败之最大关键，令各部死守阵地，奋勉争取胜利。

激战至七日，日军相继攻占了杨沟寨、东龙门山。下午，我师奉命开赴新安磁涧镇。八日晚，又接到上峰的命令，说汤恩伯部已抵达白沙，令刘戡兵团与汤部合力歼灭龙门之敌。谢辅三军长多次派人联络，但没有见到汤部的踪影。此后，我师经宜阳、洛宁，向灵宝川口镇转进，我团奉命担任后卫。

洛阳战斗纪实

邢 菊 田

抗战末期，豫西中国军队与日军隔河对峙^①。迨中原战役展开，日军在黄河北岸分别从白鹤渡口（孟津境）与平汉路黄河铁桥两路南犯^②。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我黄河铁桥防线被突破，不数日，郑州即告失陷^③。敌由虎牢关及临汝县大举西进，中州局势顿形紧张。一九四四年五月七日，陆军第十五军在洛阳西北乡的东斗沟村接到上峰紧急命令，让协同第九十四师固守洛阳十天至十五天。军长武庭麟接到命令后，顾虑重重，莫知所措。第十五军只辖两个师，即第六十四师和第六十五师，刚从山西中条山抗战下来，调过黄河整训，为时不久，兵员武器，均尚未补充齐全。第十五军归第十四集团军建制，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是刘镇华的五弟，第六十四师师长刘献捷系刘镇华的儿子。第六十五师师长李纪云系黄埔学生，骄傲自大。该两师长在武庭麟手下，平时即有尾大不掉现象。第九十四师系蒋介石嫡系部队，与第十五军素无关系，也未曾并肩作过战，其人员虽较充足，装备比较

* 作者当时系第十五军军部秘书。

① 自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军占领豫北地区后，豫西的中国军队即隔黄河与敌对峙。

② 据《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及《河南会战》，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和十九日，日军分别由中牟附近和邙山头桥头堡阵地对豫中地区发起进攻。

③ 据《第八十五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及《河南会战》，邙山头的日军于四月十九日已突破中国军队的监围阵地，占领了汉王城。二十日又攻占了摩旗顶、张定邦等阵地，同日郑州沦陷。五月一日沦陷的是许昌城。

好，但战斗能力究竟怎样，却不了解；临时配属第十五军，是否服从指挥，也毫无把握。因此武庭麟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终以情况紧急，不容多考虑，只有执行命令而已。当晚即召集刘师长、李师长和第九十四师张世光师长以及各该师参谋人员开会研究。根据敌人兵力及洛阳四围地形，划阵地为三个区，即西工区、邙岭区和城厢区。就当时敌情来说，西工区比较吃重，邙岭区次之，城厢区较安全。为适应各该师长不同的特殊背景，所以不敢从实力上来考虑分配任务，却从应付人事上着眼，最后决定由实力最差的第六十四师担任最吃重的西工区作战任务，第六十五师担任邙岭区，相反的以实力比较充足的第九十四师担任城厢区。军部则位置于邙山岭上的上清宫，由军直属部队来卫护。各部队于五月八日拂晓进入阵地。

敌攻城司令部驻白马寺，敌司令官名一村。其集结之兵力，据侦知者，有第三十五师团、野战补充队、一二六二部队、独立第八混成旅团、战车第二十五联队、战车第十四中队等番号，总计约四万余人，炮二百余门，战车五百余辆^①。

九日下午，战斗开始，首先系由龙门北进之敌的先头部队与我关林附近之警戒部队接触。十日仍保持原阵地。十一日拂晓，敌人开始以装甲部队战车约百余辆、炮四十余门向关林以西迂回进攻我林森桥以西地区。激战至午夜，敌改以步兵为主，约一万三千余人，由七里河与兴隆寨之间向我夜袭，曾冲入我阵地，当被击退，我伤亡虽重，敌亦死伤五千余。十二日拂晓，敌继续增兵，并以飞机十余架、炮五十余门作掩护，大举进攻，激战至十时许，敌主力由兴隆寨与瞿家屯之间冲入我阵地。我各级预备队

^① 据《河南会战》，五月九日至十三日，进攻洛阳的是日军坦克第三师团，师团长山路秀男，指挥部在三山村。十三日起，由第六十三师团师团长野副昌德指挥的菊兵团及配属部队进攻洛阳，司令部初在十里河，十八日移至南陈庄，二十日后在冢头。二十三日，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亲自指挥攻打洛阳，战斗司令所设在孙旗屯。

先后增入逆袭，终以突入之战车太多，临时又无兵可增援，不得已，遂转移阵地，于营垣西布置新线，重整旗鼓，继续作战。我第六十四师伤亡过重，势不能支，为保存实力计，遂令越过铁道，转移于邙岭之下，占领由史家屯到洛阳城西北角之线，对南作战。十三日，敌战车三十余辆、步兵约千余人进犯周公庙、西车站到苗家沟之线，周公庙、西关之间战斗激烈。十四日，敌步兵约三千余人配合战车，曾一度由西门大桥冲进城内，第九十四师健儿奋不顾身，冒死反击，在河洛中学前后与公园巷、安乐街一带展开激烈巷战，歼敌千余名，敌被迫撤退。十四日夜，倾盆大雨彻夜不止，各线寂静无战事。十五日、十六日，虽在大雨中，而南关东会馆、东关盘龙冢均有激战，敌未得逞。十七日，城垣周围各阵地同时有战斗。敌以主力向史家屯阵地猛攻，曾五次突入我战壕内，均被我以手榴弹及刺刀击退，残敌约两千余人退同乐寨附近。斯时敌三十五师团司令部已迁到东斗沟^①。迄十八日，敌随时消耗，随时补充，黄昏时分，以约步兵三万余、战车三百余辆、炮百余门开始全线向我进攻，彻夜激战。十九日拂晓，敌步兵在其飞机、战车、大炮掩护下，并施放烟幕，向我突击，使我四围阵地同告吃紧。后洞、史家屯、庄王山等阵地失而复得者数次。我军、师直属部队，均增援厮杀，浴血苦战。敌不得逞，遂不惜灭绝人道，施放毒气。我官兵不顾一切，前仆后继，终以兵员渐少，一时又无法补充，为了达成任务，入夜变更部署，放弃史家屯线。本日立落敌飞机一架。二十日至二十一日，敌向我后洞及庄王山两地攻击，我军、师搜索连由李师长、张参谋长（雨霖）亲自指挥，将侵入之敌全部歼灭，在后洞曾活捉敌少佐指挥官一员。我张参谋长壮烈牺牲。二十日，奉到飞机送来蒋介石手谕：“我陆空大军正向洛阳前进，应努力作战。”二十二日拂晓，敌以

^① 据《河南会战》，五月十八日，日军第六十三师团师团长野副昌德由十里铺到南陈庄，在此设立战斗司令所。

飞机二十余架、炮八十余门、战车六十余辆，向我庄王山阵地猛烈轰击，掩护其步兵包围我庄王山右翼，战车十余辆旋亦冲入。我伤亡奇重，阵地全部被摧毁，电话线全被炸断，失掉联系。但到处枪声厮杀声可闻，形成混战状态。至晚，又变更部署，占领后洞、营庄、八里营、史家沟、烧沟至西北城角之线。连日我伤亡奇重，兵员锐减，弹药亦大感缺乏。当时以实力论，邙岭阵地已无力固守。正在此时，又奉到飞机送来之蒋介石手谕，原文记不清了，大意谓：至迟七日，援军必到，应努力撑持^①。为完成任务计，二十二日夜重新变更部署，令第六十四、第六十五两师各抽出一部分，固守东西车站及上清宫^②，其余均转入城内，划城墙为若干段，与第九十四师分段固守。二十三日，敌向我西门、西北城角、机器厂各处猛攻，威力搜索，并向城关施行破坏射击及轰炸。二十四日九时，敌机二十七架、炮百二十余门，同时向城内轰击；继以步兵约三万余，战车、装甲车约三百余辆，分六路向西南城角、西门、西北城角、东门、东北城角猛攻，主攻在西南城角迄西北城角方面。经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我环城工事均被摧毁，兵员武器大部分同归于尽。在我援兵尚未增到时，从西门南侧及坛角越过城壕冲入城内之敌，均被击退。敌退出后，借坛角掩护架桥，准备再犯。我遂于政治部、社会服务处、河洛中学又构成新线，严阵以待。午后三时，敌战车十余辆由西北城角冲入城内，同时东北城角亦被突破，侵入战车十余辆。四时许，东北、西北两运动场附近均有激烈巷战。五时许，侵入之敌已达万余人，战车达五十余辆，并继续增加，驰逐街衢，无法遏止，我方指挥联络全部隔断，

^① 据《陆军第十五军守备洛阳战斗要报》，该军守卫洛阳期间，曾两次奉到蒋介石手令。第一次是五月十日收到八日的手令：着该军长固守洛阳十五天，中正即督赴外调大军增援洛阳。第二次是二十二日收到二十日的手令：着仍固守洛阳，勿轻信谣言，至迟一星期我必负责督饬陆空军增援洛阳。

^② 据《陆军第十五军守备洛阳战斗要报》及《河南会战》，至二十二日夜，营庄、上清宫一带高地已完全被日军攻占，第十五军除在东、西车站各留一部守卫外，其余全部进入城内。

全城陷入混战。黄昏后，以弹尽援绝，无力再战，不得已，作紧急处置，令各部队取捷径夺路突围，并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一电，说明情况紧急，要求速派飞机助战。以无线电到处联系，始终找不到长官部位置，盖一日数迁，已不知逃往何处矣。我军在突围前一周间，不惟弹药缺乏，食粮困难，即灯火燃料亦感不继，曾几次向长官部电请设法解决，均如石沉大海。

当五月七日各部队进入阵地之前，东、西车站的秩序无人维持，汉奸到处放火，每夜火头竟多至八九处。并到处放枪，偷割电线，进行扰乱。战斗开始后，汉奸并在东、南关设播音器，替敌宣传，诱我投降。汉奸无耻，本文特此附记。

统计自五月九日战斗开始至二十四日午夜突围止，我伤亡官佐五百三十员，士兵一万三千三百零九名。市民被炸死炸伤八百余人，炸毁房屋无数。

洛阳战役回忆

刘 亚 仙

一九四四年五月，日本军国主义者，于侵占我郑州、许昌等地之后，又向我豫西重镇古都洛阳杀来。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驻洛阳西工，第十五军军长武庭麟驻在洛阳东北乡吕家庙一带。洛阳情况突变，武庭麟奉到命令防守洛阳，于是第十五军部队向城郊移动，非战斗人员向洛宁一带撤退。

我那时在第十五军军需处当上校粮秣科长，奉命带本处后撤官兵三十余人及必要物品、帐簿、表册，随司令部各处后撤人员向后撤退。

次日早晨准备就绪，待命出发。这时我站在邙山脚下，举首东望，旭日初升，彩霞万端，美丽山河，一望无际，麦子将熟，遍地金黄，江山如此多娇，将有受日军铁蹄蹂躏之虞，感慨万分。

军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后撤人员二百余人，由副官处长唐建武统一指挥，向西南山区后撤，初步到达洛宁东山底村暂且住下，听取洛阳消息。

第十五军军长武庭麟设指挥部于洛阳北邙山之上清宫，第六十四师师长刘献捷、第六十五师师长李纪云，布置在西工及邙山岭庄王山、青莱冢一带。临时调归第十五军指挥的第十四军第九十四师师长张世光，布置在城内。各自构筑工事准备迎敌。

日军于五月八日挺进到近郊，准备进攻，九日开始向关林一带

* 作者当时系第十五军军需处上校粮秣科长。

我军防地发起攻击，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第一九五团团团长姚云青奉命防守城西北郊庄王山及冢头村东青莱冢一线，该团第一营营长张逸群，守庄王山阵地，第二营营长于芳青，守司马懿冢。敌人陆、空联合猛烈攻击。我军奋勇抵抗，前仆后继，姚云青团长亲到前线指挥，被敌人击伤腿部。

第一营营长张逸群守庄王山。敌人空中飞机、地下大炮狂轰滥炸，弹如雨下。我军浴血战斗，短兵相接，张逸群身先士卒，与敌搏斗，不幸壮烈牺牲。

当时村民逃避一空，在一户农民家中找到一口棺材，匆匆装殓，埋于村外路旁，坟前立一木牌，上写“张逸群河南叶县城南十五里小张庄人”。

张逸群行伍出身，忠诚温厚，平易近人，原在第十四集团军总部特务营当连长，中条山会战后调升第一九五团第一营营长，在庄王山战斗中，战死疆场，忠勇可嘉。

当张逸群殉国之时，地方秩序紊乱，居民逃避一空，在农民家找的那口棺木，很可能未付价款。据说洛阳沦陷后，农民将张逸群尸首倒出来，将棺木抬走，原地原样重新掩埋。日本投降后，我回家路过庄王山，曾在张逸群墓前凭吊，坟头尚在，木牌犹存，是否坟内有棺材，无从知晓。回首往事不胜浩叹：“男儿沙场殉国死，马革未能裹尸还。青山有幸埋忠骨，绿树无声伴孤魂。”

守司马懿冢的第二营营长于芳青，河南通许县人，依据冢堆所筑堡垒，坚守阵地，抵抗强敌，战斗激烈，与堡垒外边部队失掉联系，孤军坚守。日军强攻被歼甚多。于芳青弹药耗尽，最后敌冲入堡垒内，于芳青被俘。日军对于芳青捆绑毒打后，送入俘虏营。守司马懿冢幸存者仅第一九五团第二营上士班长孙振纪（河南舞阳县北舞渡人）。

第六十四师搜索连连长张朝安（河南温县人）守洛阳西工阵地，多数碉堡被敌人夺去。张朝安十分震怒，组织敢死队，亲自率领，发动反攻。张朝安身先士卒，连续夺回碉堡七座，敌人遁逃。

第一九五团上士班长（姓名不详）于本排排长阵亡之后，自动率领本排士兵进行抵抗，死守碉堡。敌人炮火猛烈轰击，全班壮烈牺牲，该班长最后自杀。战斗结束后敌军曹向我烈士遗骸鞠躬致敬。

第六十四师守西工阵地，日军猛烈攻击，师参谋长王宇振亲到第一线指挥，用望远镜观察敌情，被敌军机枪射中胸部，伤势严重，危在顷刻。第六十四师师长刘献捷，用担架将王参谋长抬到军部见武庭麟军长。此时王参谋长已奄奄一息，他用微弱的声音向武庭麟说，战况日趋严重，日军最后要压迫我师进城，想把我师全部歼灭，所以我师千万不要进城。言罢气绝身亡。

王参谋长深谋远虑，胆大心细，勇敢善战，处人处事和蔼可亲。在中条山战役中，发挥他的才能，此次洛阳防守战，亲到第一线指挥，直至为国捐躯。噩耗传出，全军将士莫不悲痛，事后河南省政府将王宇振祀入开封龙亭抗日阵亡将士纪念馆，以表彰忠烈。

抗战胜利后，洛阳人士在庄王山庙前东南角，立一石碑，将抗战期间在庄王山一带守军抗战经过及牺牲烈士姓名著文刻石，以作纪念。

守洛阳外围部队连日浴血奋战伤亡过大，阵地难守，不得已只好撤入城内。洛阳老城墙在抗战初期被卫立煌拆除，新筑城墙，临时修建，基松墙薄，在脆弱的基础上修筑碉堡，布置防务，准备固守。

城外部队撤入城内，日军没有即时攻城，仅派部队向洛阳以西压迫中国军队，以孤立洛阳城内守军。

敌军西进使我们住在洛宁的后方人员受到威胁，不得不再向西转移。行进途中，与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相遇。第十五军是他的老部下，他很关心，我们也觉着有了靠山。宜阳县的徐吉生是宜阳、洛宁一带民团的头头，他带地方部队第九挺进纵队同刘茂恩一道西撤。徐吉生在这一带地方威信很高，老百姓都听他的话。

我们随刘茂恩总司令西进，夜间行至洛宁以西的故县镇一带，突然有一群人手执长枪拦住去路，群起向我们抢东西，人越来越多，把我们所带的面粉、电话机、办公用品及私人行李等，尽行抢走。刘茂恩亲自向其劝说不听，徐吉生以他平日的威望软说硬劝，也不起作用。这群人进而向刘茂恩的特务营士兵手中硬夺枪支，刘茂恩屡次下令，不准开枪。这群人愈闹愈凶，刘的部下也不听刘的指挥了，用轻机枪向空射击，这群人才退去，可是我们所有的公私物品已被抢光。

次日天明行至卢氏县东郊，刘茂恩带人到洛河边查看，见南岸没有动静。他带几个人要过南岸，发现有小股敌人向岸边走来。他们拨马往回走，敌人开枪射击，刘茂恩坐骑尾部受伤。这时我们这些后撤人员，正整队在公路上往西走，敌人不多，未敢过河，仅用掷弹筒施放了些掷榴弹，旋即离去。

刘茂恩有他的任务，我们要分手了。他顾虑我们进入陕西省恐有阻碍，就给胡宗南写了一封信，请胡关照。出了卢氏县刘茂恩就和我们各行其道了。

我们行至灵宝县境，果然遇到胡宗南的第一师第一团在此把守，不准通过。我们的副官处长唐建武将刘茂恩写给胡宗南的信让这个团长看了以后，让我们过去了。

当时西来火车只通到阌底镇。我们到阌底镇，向车站交涉到一列车皮。夜间车皮到站，驻车站的胡宗南的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蒋纬国登车检查。这时唐建武已乘客车去西安了，临走时塞给我一张护照，现在有人查车，我不得不出面。我去一看，一个军官正在一个士兵身上搜查，发现有两排手枪子弹，不客气地塞进自己的口袋里。我想他不过是想要东西，我也不管他是不是蒋纬国，我就走了，由他检查，结果拿走我们几枝步枪和几十排子弹。

列车到达西安，在车站附近住几天，又往西开到虢镇车站。第十五军的留守处驻在这里。我们就在虢镇附近住下。

再说洛阳守城战况。五月二十三日早晨，日军用高音喇叭大

声喊叫：“武庭麟将军，皇军自入中国以来，所向无敌，攻城没有超过一周而不下者。今将军守洛阳，十有余日，尽到了守土之责，也显示了你的军事才能。现在洛阳外围，百里内外，已无中国军队，援军无望，坐以待毙，实属不智。为将军计，以停战归顺为上策。如果从命，自将军以下各级官佐一律不动，薪饷照发，今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如不从命，皇军已准备就绪，攻城旦夕可破，到那时玉石俱焚，悔之晚矣。”

第二天日军开始大举攻城。小北门外城壕深广不易越过，日军用坦克开进壕内，第二辆压在第一辆之上，就这样越过城壕，进入东北运动场。接着西北运动场防线也被突破，双方在城内展开巷战。

日军几十门大炮，炮弹炸弹如雨点一般向城内倾泻。房屋毁于炮火，战况空前激烈，第十五军连电中央告急。

日军攻入西北运动场，在一家民房院内与第六十四师特务连隔墙战斗。日军用三八式枪上刺刀向墙这边戳，第六十四师特务连一士兵，紧急中用手抓住刺刀往下拉。日军抽回刺刀，这士兵手指被割掉。

我军在洛阳与日军激战，四面被围，粮弹俱尽，困难日增。旅居西安的河南同乡及西安爱国人士，对洛阳保卫战十分关心，自动起来支援。孟津县南达宿村的王虚若，在西安开华峰面粉公司，捐面粉三百袋、麸皮三百包，将面粉装在麸皮包内。还有其他人士捐的饼干、罐头等，准备请西安当局帮助交涉飞机，运洛阳空投。

洛阳城内街道狭窄，房屋栉比。我军在街道要冲修筑工事，将各户通街门窗全都堵严，墙上挖枪眼，对准屋外，人在室内向外射击。各院墙壁挖通，来往自如，房上设掩体，向街上射击、投弹。就这样与日军进行巷战。

敌人组织进攻，以坦克为前导，步兵继后，向十字街口挺进。我军在掩体内、屋顶上奋勇抵抗，子弹打光，以砖石相继。日军节节进逼，迫近十字街口。这时洛阳西门也被突破，敌军坦克进入，

两面向十字街口攻击。我军奋勇抵抗，毫不退后。

洛阳专员李杏村也在城内帮助守城，并常到前线察看情况，鼓励士气。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来到武军长的指挥所，进门后摘下礼帽，向床上一摔，说道：“完了。”颓然坐到床上，一言不发。

武庭麟在战况紧急关头，为鼓励士气，先后向炮兵营长南国威、第一九一团团长杨拂芦、第一九五团团团长姚云青及其他有特殊战功的人员亲自发给奖金，每次数百元不等。战后炮兵营长南国威持武军长奖励条子向军需处要款，当时我代理军需处长职务，请示武军长，他未作答复。各团长未得到奖励款，颇有怨言。

洛阳守城战已进行两个多星期，西、北两门均被突破，东北运动场、西北运动场也被日军冲入，牵动全线阵脚。敌人坦克将我十字街口堡垒冲毁，大批进城。已遭到破坏的司令部，受到严重威胁。武庭麟看到战局已不可挽回，只好突围。遂于五月二十四日午夜率司令部少数人员及特务营一部分枪兵向东南城角移动，翻过临时城墙，来到城壕边上。

洛阳防御工事虽不坚固，新挖城壕深宽各一丈有余，悬崖峭壁，成了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官兵们慌不择路，相率纵身而下，面前却壁立着丈余高墙，无法攀登。群策群力，人急智生，于是搭人梯、叠罗汉、解绑腿、拧绳索，捷足者先登，上下扶持，把武庭麟送出壕外。后来者，蚁附而上，顷刻成群。惟南边洛河水深不能徒涉，以北敌人设防，不能前进。幸洛阳当地人多，地理熟悉，大家想法巧妙地绕过敌人防线，向洛阳东北敌后邙山岭上转移。洛阳就这样沦陷了。

第十五军突围后，日军进城将所有未及突围军人驱至洛阳东车站天主教堂内。几天来这些人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天气炎热，渴得难熬，日军不给水喝。日军在院内放置两个大篓子，命令被俘人员将所带手表、金笔、金戒指和钞票都拿出来放在大篓子里。

次日日军用长绳把被俘人串绑起来，每串五十人，排成一个

大长队。日军将我军人押到东关铁道街附近的一个大坑内，事前在大坑四围架起重机枪，对准我手无寸铁的被俘人员。一个日本军官在阵势摆好后，到附近门口有日军站岗的院内。半小时后，日军官出来，他下令把四周架的机关枪撤去，日军队伍也同时撤走，又把俘虏送回天主堂大院内。

这时把第十四军和第十五军的人分开居住，开始发给给养蔬菜等。所发面粉都是南京面粉厂出品。据说这一批人已交给南京伪政权，汪精卫将派人接收。

第六十四师骑兵连排长杨有庆突围时被俘，经过这一段磨难以后，由天主堂跳墙逃了出来。杨有庆是孟津县马屯乡明达村人。

西安方面对洛阳情况不明，联络中断，河南同乡及西安人士准备给洛阳空投给养，无法进行。虽然如此，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支持抗战的爱国行动，实足以激奋人心，深堪嘉许。

武庭麟到达邙岭，群众对武很热情，多方支持，在附近各村墙上，用粉笔写武先生在某村等字样，帮助收容继续出城的官兵，集中有几百人。因距洛阳太近不能久停，遂乘夜向西南山中移动，绕道向卢氏县一带转进。

一天，来到一个小村镇，村内驻有中国军队。武庭麟带着战后收容起来的余部，队伍不整，服装不齐，枪支杂乱，失去了正规军的威仪，友军不让进村。武庭麟说明身份，友军说你们可以从河滩走过去。武庭麟很是气愤地说：“只要河滩有路，还不至于把人憋死。”站起身来绕道河滩大步向西走去。

武庭麟到了卢氏，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会面，蒋对武很客气，让第十五军就住在卢氏休息。蒋鼎文招集军政各界在卢氏开会总结洛阳作战经验，蒋鼎文在会上讲话，对第十五军洛阳守城战绩给予充分肯定。他说，第十五军在洛阳保卫战中立了大功，对国家民族做出了贡献，全体官兵不屈不挠、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可嘉的，应当受到国民的尊敬。我蒋鼎文是有罪的，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蒋委员长，应当受到谴责。

第十五军洛阳突围卢氏集结的消息很快传到西安。这时第十五军副军长杨天民由重庆受训归来，到达西安。他把撤到虢镇的后方人员加以整顿，去卢氏前方。副官处长唐建武，第六十五师副官主任康永奇，我们一同随杨副军长经蓝田、越华山，向卢氏进发。经过蓝关时山顶石壁上刻有“云横秦岭”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我想起了韩愈的“云横秦岭家何在”的诗句，强敌压境，故土沦亡，不由兴起家何在的伤感。

华山的秀丽风光和奇峰突起的雄姿给人以“荡胸生层云”，“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人生观各有不同，品质各有优劣。我们这次返回前方，既属军人天职，又关抗战救国大业，服从命令不容怀疑，然而也竟有只计个人安危、无视国家法令的不肖分子。某少校军官（姓名忘记了）军校毕业生，返防之路，中途脱逃。

我们经由陕西省雒南县^①景村、三要司、鸡头关等处到达卢氏，见到军长武庭麟，归还建制。

卢氏城外河滩有一操场，我们就住在附近。见操场上有些乱土堆，据我们的房东说，洛阳作战时期，洛阳有一个学校师生逃难来到卢氏，在操场休息。日军突然到来，将师生包围，将多数女学生轮奸后，用刺刀刺入女生下部，致使十多名女学生惨死，惨不忍睹。日军去后，当地居民才将尸体就地掩埋。

听到这一惨绝人寰的行径，使人心肝俱裂，义愤填膺，怒火中烧，不可遏止。日军如此残暴，实属骇人听闻，凡我同胞，对此刻骨仇恨，应当永远记取。

重庆的统帅部对第十五军的坚守洛阳，不能无动于衷，蒋介石电武庭麟去重庆召见。武庭麟屡次推延，终未成行。

^① 雒南县今名洛南县。

第九十四师守卫洛阳城战斗片断

刘 亚 超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本侵略军在郑州黄河以北集结兵力十余万，配合飞机数十架、大炮数百门、坦克三百多辆，企图打通平汉铁路，占我中原。当时，我在第十四军第九十四师第二八一团第三营任连长。我师担任洛阳警备之责，兵力分散在城厢、西工及城北邙岭地区。

五月一日，日军攻占许昌，即以主力向西迂回，三日占郑县，四日陷临汝（今汝州市），直逼洛阳。四日上午，上级命令我师配属武庭麟第十五军守卫洛阳，期限为十五天。下午，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接见我师师长张世光，勉励了一番。七日，武军长命令我师守备城厢，占领林森桥、南关、东关、北窑、司马懿冢一线阵地。

七日，日军攻占洛阳南约四十里之龙门，九日开始向洛阳以南东西之线推进。我营营长夏念民奉命率领全营官兵在林森桥以北东西之线进入阵地阻击敌人。为了争取战机，阻截敌人，师工兵连预先爆破了林森桥。

十一日晨，日军以猛烈炮火轰击洛河北岸我军阵地。日军炮火延伸后，大批坦克掩护步、骑兵向我阵地猛扑。我营官兵沉着应战，待日军进至洛河南岸开阔的沙滩时，集中各种轻重武器向敌猛击，毙敌甚众。这时，营长夏念民正在混凝土掩体内观察对岸敌情，突然一颗日军坦克炮弹飞进掩体的展望孔，击中夏的

* 作者当时系第十四军第九十四师第二八一团第三营连长。

腹部，将上身两腿之间截开，夏营长壮烈牺牲。当天的战斗非常激烈，我营连续打退日军的多次进攻，击毁坦克三辆，但我师四门战防炮被日军炮火击毁两门，剩下的两门坚持到傍晚也将弹药耗尽。由于我连阵地在林森桥头以北，是日军重点轰击之目标，所以伤亡比任何一个连都惨重。当夜，我连奉命转移到四月底预筑的周公庙阵地，即在每个通道设置了大量的绊发、拉发手榴弹和集束手榴弹。

十二日晨，日军强渡洛河后，开始进攻我连阵地。我连官兵和敌人在一巷道口遭遇，当即展开激烈的肉搏战。我用驳壳枪先击毙一敌，另一日军则同时用刺刀向我刺来，我侧身顺势把枪摔出砸在他的钢盔上，并抢上一步两手抓住了他的步枪，一脚踢中该敌的腹部，顺势夺过步枪将敌刺死。但我的左臀部也被这个日军刺了一刀（现还留有刀痕）。我虽带伤，当时仍然坚持指挥战斗。血战终日，敌人遗尸数十具，我连第一排排长穆玉恩、第三排排长覃启明等五六十名官兵牺牲。当晚，我连奉命转守西关桥头堡。

十三日拂晓，敌机和大炮对城内狂轰滥炸的同时，一辆重型坦克出现在西关桥头，但因西关桥被我工兵事先破坏而过不了河。于是大量坦克在周公庙至火车站的环城西路上聚集，炮口直指城内。我连与敌隔河激战，我桥头堡阵地上的弹片和未炸的炮弹越集越多。上午十一时许，敌机枪向我阵地扫射，对我造成重大威胁。经我观察后发现，距我阵地约二百公尺的一棵大树枝丫上，有一个钢盔的顶部。我将其击中，随枪声人从树上摔下，机枪倒挂在树上。我指定士兵李老槐严密监视，若有敌人取枪即行射击，这一天两名日军被消灭在此。

桥头堡左前方之敌，在约一百米远的屋墙上挖了很多射击孔。我命第二排排长金焕发把敌人的射击孔编成号，固定士兵在统一指挥下瞄准齐射，有力地压制了日军的火力。

下午五时，我到桥头堡阵地巡视时，遭到日军掷榴弹的猛烈

射击，通讯班长鹿钟秀被炸倒后，我觉得背上受到重重的一锤，心脏猛地一跳被掀倒，四肢麻木而失去知觉。不知过去多少时间，我用尽平生之力才睁开眼，看了一眼又昏了过去。再苏醒时，师长张世光握着我的手说：“我最好的四个连长，守城四关，已阵亡了三个，刘亚超又负如此重伤，你们（指军医）一定要精心医治。我批准使用三针盘尼西林（当时盘尼西林全师也只有很少的几针）。”虽救了我的命，但三块弹片留在体内至今。

张师长所说“我最好的四个连长”指的是：守北关的曾英连长（湖南武岗人），黄埔军校武岗第二分校第十七期步科毕业，五月十二日在火车东关与日军争夺票房大楼时英勇牺牲；守东关的杨扬连长（河南省安阳人），黄埔军校西安第七分校第十七期步科毕业，五月十一日在东关被日军的狙击手射中脑门而阵亡；守南关的瞿愚特连长（河南省南阳人），系黄埔军校西安第七分校第十七期步科毕业，五月十二日在南关阵亡；我是安徽萧县人，黄埔军校汉中第一分校第十七期步科毕业，负责守西关。

我们四人是挚友，只要有机会，就欢聚一堂，畅谈时局的发展并互相勉励，以国家民族的兴亡为己任，誓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才结婚。我们四人原来都在第二八二团任中尉排长，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同一张命令提升为连长，分到三个团。同一个时间接受防守洛阳四关的任务，真可谓生死与共，情同手足。

四关是日军攻城的必经之地，在此防守的四个连都曾先后和日军展开过激烈战斗，损失最大。我连进入阵地时一百四十人，在林森桥头守住了二百公尺的阵地。我负重伤不能参加战斗时，未负伤的官兵所剩无几。我师在洛阳战斗至五月二十四日夜，八千多官兵，几乎全部为国捐躯，仅生存的三百来名，由于弹尽粮绝又无援兵而撤出战斗。

豫西撤退及李家钰的牺牲

张 仲 雷

一九四一年冬，卫立煌去职，蒋鼎文继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①。我当时在第一战区所属的第三十六集团军任参谋长。蒋鼎文继任后，副长官有曾万钟、汤恩伯两人。曾万钟设副长官办公室于洛阳长官部中，汤恩伯设副长官部于叶县。长官部参谋长为董英斌。一九四三年秋，蒋鼎文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后，董英斌还以第一战区参谋长兼任冀察战区副总司令。长官部副参谋长为郝恩绥、万建藩、刘韶仿三人。

第一战区长官部所指挥的部队情况如下：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副总司令裴昌会，参谋长陈式玉。第四集团军下辖第三十八军，军长张耀明；第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总司令部驻巩县，担任孟津以东黄河河防。

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副总司令刘戡。下辖第十五军，军长武庭麟。总司令部及第十五军控制着洛阳附近地区。

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副总司令陈铁、高桂滋，参谋长张震中（即张仲雷）。下辖有第十四军，军长张际鹏；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宗昉。第十四军辖第八十三师，师长沈向奎；第八十五师，师长王连庆；第九十四师，师长张世光。军参谋长为谭本良。第十七军辖第八十四师，师长高建白；新编第二师，师长高增级。军参谋长为梁文铁。第四十

* 作者当时系第三十六集团军参谋长。

① 据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台湾传记文学丛刊），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蒋介石调蒋鼎文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

七军辖第一〇四师，师长杨显名；第一七八师，师长李家英（李家钰胞弟）。军参谋长为张持华。总司令部驻新安县古村。第十四军控制着洛阳吕家庙及其附近地区；第十七军原驻澠池，并担任澠池以北一带河防，洛阳战事发动前数月，调往陕北。第四十七军担任孟津以西的妯娌及新安以北而迄于澠池以东一带河防。

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副总司令胡伯翰，参谋长廖安邦。下辖有新编第八军，军长胡伯翰兼；以及临时拨归指挥的河北民军，司令乔明礼。军参谋长王有度。总司令部驻陕县观音堂。新编第八军接第十七军河防后，军部则驻于澠池附近。部队担任澠池以北以西一带河防，右与第四十七军联系，左与第八战区驻灵宝附近的陈瑞河军联系^①。

豫中、豫南方面，均为汤恩伯直接指挥的军队。当时，汤恩伯除在叶县设副长官部外，还因他兼任了苏鲁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又兼任了这四省边区的战地委员会主任，就设立边区总司令部及战地委员会于安徽临泉。汤恩伯直辖的有第十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②；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③。集团军下面又有：第十三军（军长石觉）、第二十九军（军长马励武）、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第九十二军、第八十七军、暂编第十五军、暂编第九军、第五十一军、骑兵第二军、第九十七军等十几个军^④。豫中方面黄泛区的防务和豫南方面右翼第五战区第二十二集团军在湖北天河口联接的这一块防务，均由汤恩伯负责指挥。

^① 据《陆军第四十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该军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初奉命接替陕（县）灵（宝）阌（乡）河防。

^② 据《第十五集团军中原会战平汉路东地区战役战斗详报》，何柱国当时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任第十九集团军代总司令。

^③ 据《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当时汤恩伯所辖的还有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

^④ 据《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等资料，汤恩伯部当时无第九十二军、第八十七军、第五十一军、第九十七军。

除上面所说外，长官部还直辖有：第九军，军长韩锡侯^①；暂编第四军，军长谢辅三；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及炮兵旅，通信兵团、汽车兵团和游击纵队杨振邦、席祥钦等。

一九四四年春，第一战区长官部已调知敌人将要发动攻势，袭夺我中原地区。蒋鼎文即于是年三月中旬，召集所属军长以上将领及长官部直辖各部队长等，在洛阳开紧急会议。李家钰在洛阳会议后返部，照例集合总部及第四十七军上校以上军官，在古村开会，传达洛阳会议情况，并会商本集团军应准备事项。

李家钰说：战事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开始，我们要准备对付敌人进攻。在洛阳会议时，马法五已得庞炳勋（即庞炳勋）密电：

“敌人已计划四月发动攻势，望早准备。”马还将密电给大家看过。但是，会议结果，不但没有决定如何准备对付敌人，而且对部署也没有丝毫变更或加强，只谈了将各军军官眷属及笨重行李、重要文件迅速向后方转移。他接着又说：“这次战事发动后，洛阳危险得很，泛区方面更厉害。因为我们兵力虽是强大，但在配备上，不仅涉及细部，没有重点，而且一切部署，都要经过上级决定后，才敢行动。这样遥控部署，就失去了灵活性，将来也难免有胶柱之虞。”“我曾在洛建议，与其准备待敌来攻，不如‘先发制人’，使用飞机轰炸邙山头（敌人在黄河铁桥南端邙山头占领的桥头堡阵地），并继之以佯渡，以牵制之。使敌人被动，我为主动。但建议也未蒙采纳。”

李最后还说：“……总之，这个战事，要看汤恩伯的戏。锣鼓打响后，看他怎样唱。他部队大，办法多，也容易建功。我们不过是这个戏的配角而已！”李家钰的这一段话，是有来由的。一九四二年秋，陈铁任第十四军军长时，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该军编在第三十六集团军战斗序列中，并升任陈铁兼该集团军的副总司令。陈曾对李说：“要是蒋委员长的嫡系部队，如汤恩伯、胡宗南

^① 据《陆军第九军中原会战登封及卢氏战役战斗详报》，该军是第八战区部队，于四月十九日奉胡宗南之命开洛阳归蒋鼎文指挥，二十七日到洛阳附近。

他们，要钱、要武器，不管要什么东西，都会给他们。如果是有力量的杂牌队伍，蒋委员长怕他们捣乱，也要给他们一些好处。只有我们这些人，既非嫡系，又不是有力量的杂牌队伍，所以办法就很少。”过后，李就拿陈这段话随时向部下军、师长谈，认定自己是一个杂牌队伍，只好当戏中的配角。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夜十二时许，我在古村总部突接洛阳司令长官部参谋长董英斌电话，他说：“今晚敌人已在中牟渡河，现在只有百余人，正同我军战斗中。希望你注意上游河防，严密警戒！如果中牟渡河的敌人还未完全驱逐，上游又发生敌情，两头都要对付，就不好办了。”接着，我就在电话上将这个情况报告李家钰，并通知了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宗昉。后来，我在日军的俘虏营中听说：敌人在中牟渡河时，河防哨兵还聚集在一哨所内赌博。敌人在我岸登陆后，就将这哨所内赌博的官兵包围，这些官兵才开始觉醒过来，但已来不及抵抗，大部被敌人用刺刀戳死。

敌人称这次作战为“中原会战”^①。使用的兵力共三个师团，另一“虎师团”（新由东京调来的坦克第三师团的改称）^②。敌在豫中方面使用的为两个师团及“虎师团”；而豫西方面的，是由黄河北岸运城调来的一个师团^③。其会战主力在黄泛区方面，而作战目标，似指向潼关和卢氏^④。

敌人在中牟渡河后，集结于黄河西岸地区。同时，敌人北邙山桥头堡阵地也随之扩大。这时，我遵李家钰之嘱，在电话中询

① 据中、日双方资料，日军称此次作战为“京汉作战”，亦称“J”号作战。“中原会战”则见于中国军队的战报中。

② 据《河南会战》，日军投入此次作战的兵力，第十二军为第三十七、第六十二、第一一〇、第二十七师团及坦克第三师团，此外还有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一个独立步兵旅团和一个骑兵旅团。后又增加了菊兵团。

③ 据《河南会战》，日军第十二军的大多数师团都全部或一部参加了豫西洛阳、宜阳、洛宁、卢氏等地的作战。

④ 据《河南会战》，日军京汉作战的方针是“击溃敌军，尤其是第一战区的部队，将京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冲占领并确保之”。

问董英斌：敌人北邙山桥头堡阵地，我们炮兵火力既然微弱，不能将它摧毁，何不迅速调空军部队，赶快把它扫除？董答复说：

“我们早已向重庆方面请求过，让迅速派飞机来轰炸敌人邙山头阵地。最高统帅部也答应通知盟军（美军）派飞机来，但盟军回信要我们供给他敌人的防空情报。关于敌人的防空情报，我们没有搜集，现在一下子也搜集不好。派飞机轰炸邙山头的事，也就搁下了。”敌人扩大了北邙山的桥头堡阵地，即与中牟渡河之敌会合，攻占了郑州。

敌人攻占郑州后，便展开大部兵力，攻击我登封及虎牢关既设阵地。配备在登封一带的是孙蔚如部^①。战斗已至十日，敌人攻势顿挫，遂将北翼改攻为守，将主力南延。而一部之敌，竟迂回至洛阳龙门南之水寨。驻在洛阳的长官部和群众闻讯，均大为震惊。蒋鼎文乃将谢辅三所率的暂编第四军，张际鹏所率的第十四军（欠第九十四师）两个在洛阳的部队，及新编第八军之新编第六师（由滎池调来的）合编为一个兵团，以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刘戡^②指挥之，称刘戡兵团，以阻止由水寨北进之敌。刘戡兵团组成后，即于五月一日或五月二日向水寨方向出发^③。到达龙门后，就利用伊水龙门之险，把敌装甲部队阻止在这新构成的阵地前。

龙门方面之敌，虽然受到阻止，但空军侦察新获情报：敌人有两装甲纵队分向洛阳、巩县前进。蒋鼎文惧怕敌人包围，遂于五月七日十点，乘洛阳开出的最后一趟列车，将长官部撤到新安县。令驻在巩县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及所部，撤退于洛阳

^① 据《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当时，第四集团军孙蔚如部守卫的是巩县东部的金沟、褚岭迄老饭沟阵地和牛口峪迄马义沟河防，登封由第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部守卫。

^② 据《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五月四日，蒋鼎文令“第十四军（欠九十四师）、新六师、暂四军（欠四十七师），均归刘副总司令戡指挥（嗣后称刘戡兵团），于明（五）日俟敌接近龙门阵地，攻势顿挫时，即由龙门、伊川一带，对由白沙北窜之敌出击，一举而歼灭之”。

北边的马屯附近。而洛阳城守，则以第十四集团军之第十五军及第十四军之第九十四师（师长张世光）担任，并重新策订固守洛阳计划：以汤恩伯及其所辖王仲廉集团等，组成为汤恩伯兵团，集结于伊阳、宜阳间地区，任南翼攻势兵团，以孙蔚如集团及第九军组成孙蔚如兵团，集结于马屯附近地区，任北翼攻势兵团^①；刘戡兵团则由龙门转移正面为中间守势兵团，任洛阳延秋至新安磁涧防御；第三十六集团军之第四十七军则联系刘戡兵团左翼，而延至于黄河，正面对东对北（即黄河方面）。

在洛阳战事发动之际，驻在西安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即允蒋鼎文要求，派两军来豫，以增强第一战区兵力。在蒋撤到新安时，胡派来的第一批部队，第二十七军之预备第八师（师长林伟宏），始由陕运来^②。到达新安后，蒋即令这个师加入在刘兵团与第四十七军间，任磁涧附近陇海路防御，并掩护胡宗南所派由陕继续运来的部队。

五月八日早晨，李家钰由古村驱车前往新安见蒋鼎文。回部后说，蒋鼎文驻在新安城附近一个窑洞中，这窑洞共有三间屋，蒋住一间，中间空一间，余一间为董英斌与郝恩绥合住。电话就放在蒋住的屋内，他终日守着电话，自接自叫。李会过蒋后，董、郝两人还向李说：“请司令劝一劝蒋长官，他太细致了！把电话安在我们窑内，也可以帮他接一接电话。”李家钰回部的第二天，蒋鼎文决定增派席祥钦的游击纵队去马屯，拨归孙蔚如指挥，要李帮他转电话给孙蔚如。叨叨不休地搞了几个钟头，把李家钰搞得

① 据《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蒋鼎文先后于五月二日、五日，令第九军的两个团归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裴昌会指挥，四日又令第九军的一个团暂拨归第四集团军指挥。另据《陆军第九军中原会战登封及卢氏战役战斗详报》，该军于五月五日夜自登封突围，六日各部均遭敌截击，此后伤亡惨重，几无战斗力，九日到达嵩县以东。各资料中均无“组成孙蔚如兵团”之记载。

② 据《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胡宗南派来的第一批部队中，第九军于四月下旬已陆续到达。最先到达的第五十四师于四月二十四日奉命进驻登封西北府店镇附近。

很恼火。

继高桂滋第十七军西调，担任澠池以北以西一带河防的，为高树勋的第三十九集团军之新编第八军，而以河北民军配属之。新编第八军编制为两师制，洛阳吃紧之际，所属之新编第六师即编入刘戡兵团，转战于龙门、磁涧间。河北民军部队，为抗战以来在河北募集的流亡丁壮及难童所凑合，既无正式编制，也没有一定的粮饷。五月九日傍晚，与河北民军接联的第四十七军左翼的河防部队，即遥闻黄河北岸的垣曲方向，有浓密的炮声，向我南岸洋湖村、青风凹间地区打来。继后，又谍悉：晚九时许，敌人已有一部在白浪渡口渡河，并占领了洋湖村^①。十日晨，在洋湖村的河北民军，即已退至岱眉山，而敌则向中关锐进。

驻在新安的蒋鼎文闻此消息，即以新编第六师归还新编第八军建制，并以预备第八师增援之。还派空军轰炸白浪等各渡口，打了一整天。结果，没有将渡河之敌驱逐。这时，在新安附近的部队，有遭敌东西夹击之虞。蒋遂于十日午夜，偕同长官部高级幕僚，由新安经石陵而达宜阳，再向洛宁撤退。准备在洛阳附近地区会战的诸兵团也随之西撤。蒋鼎文到洛宁后，又碰着敌人装甲部队在洛（阳）卢（氏）公路上活动，就撤向卢氏。

五月十一日晨，在重庆的蒋介石用长途电话指示李家钰说：新安以东，部队还多，情况很难明瞭。铭三（蒋鼎文字）去后，总部应即移驻新安铁道以南地区，就近照料。并利用电话线，随时通话，以便转达。这时，我们方知道蒋鼎文已于夜半从新安撤走了。上午八时许，接到由新安县府专人送来的蒋鼎文的密码命令，令第三十六集团军以一部暂留河防，抽调主力打击澠池之敌。

我集团军总部综合了当时情况：一、新安西北约三十公里的曹

^① 据《河南会战》，五月九日夜，日军第六十九师团（天兵团）分别从垣曲县城（今垣曲县古城镇）正面、河堤村及平陆县以东的白浪渡口强渡黄河。占领洋湖村的是由垣曲正面渡河的日军浅川中队。

村，由滏池渡河之敌已窜到；二、磁涧方面，炮声隆隆，晨午不休；三、孙蔚如集团，犹集结于马屯地区。李家钰遂一面策划应敌，一面指挥总部转移。而此际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部，也只有第四十七军的步兵四个团（有两个团后调四川接收新兵）。除分布在河防上的一时不能抽调外，当即令第四十七军之第一〇四师吴长林团，尽先集结，开赴石寺镇、云梦山（亦称云雾山）之线，占领阵地，阻止敌人东进。总部于是日薄暮时到达新安，随即越过陇海铁路，南迁至东华沟。

翌日，情况更为紧急，远闻延秋、磁涧间的炮声益为激烈，滏池方面敌人，已东进至云梦山、金斗寨，而陇海线上英豪镇，也发现敌迹；东西对进之敌，已相距不过七十华里。虽然我集团军总部已越过情势岌岌可危的新安，但孙集团主力则正由马屯向新安行进，而第四十七军大部，亦以任务关系，还留在陇海线以北地区。李家钰考虑到英豪的情况严重，遂抽调第四十七军第一七八师之彭仕复团，开赴铁门西南王马廉沟及牛心寨附近地区，占领阵地，以掩护孙集团安全通过新安，

是日入夜后情况更较昼间紧急。磁涧方面之敌，已迂回至五头镇附近，并且还尾随孙军行动。十三日晨，总部经新安通第四十七军电话忽然中断，李急忙对我说：“我们先走！叫总部人员分段出发，跟着来！”我说：“等我通知总部特务营，叫他们掩护电台一路行动后再走。”殊不知我把这事办完后，李家钰早已上路，我赶到赵峪（在东华沟西南约十余华里），在孙蔚如总部中才见到李。

我们原定由东华沟出发后，经赵峪、江屯向河上沟前进，因河上沟有我先遣的辎重、行李及非战斗人员驻在那里。在我们从赵峪出发后，即闻我在河上沟的部分行李被当地人抢劫。继到江屯（距河上沟仅五华里），又获彭仕复团长报告说，他已率部由铁门转到河上沟。一会儿，就听到河上沟方面有浓密的枪声。当时，就有士兵在旁说：“听说彭团长已经在河上沟阵亡了。”因枪声

刚响不久，我还认为是讹传，后来证实彭确是那天在河上沟阵亡的。鉴此情况，我们已不能再向河上沟前进，遂立派随行的第四十七军辎重兵团团长史跃龙，指挥总部、军部直属部队，掩护我总部向石陵前进。是夜，我们宿于石陵。孙集团的孔从周师亦宿于此。

五月十四日，李家钰等待吴长林、彭仕复、史跃龙三团的消息。午时，第十四军刘团（忘其名）到达，才知在延秋、磁涧间防御的刘戡兵团，已于五月十三日夜南撤，而刘团则为其后撤的后卫部队。李家钰遂令总部及随行的部队一连，避开由新安经石陵到宜阳之公路，向西移动。是夜，宿于宜阳南郭庄。

十五日晨，我总部继续西行。过尹村时，与刘戡、张际鹏等会晤，遂商定第十四军、暂编第四军及第四十七军三军联系作战，并占领五树（宜阳西北）、竹园沟、耿沟、马沟而西经会卦、寨沟、张村至杨村之对东、对北阵地，以阻止洛阳、澠池方面之敌。我们道出尹村，即遇第四十七军残部。到达于村（尹村西边）时，遂与第四十七军的军、师长会合。总部是夜就宿在于村。第四十七军移驻在于村以北，以警戒澠池方向之敌。继于十六日午，刘戡兵团因蒋鼎文之命，以阻止由宜阳沿洛卢公路西进之敌，须向韩城转进。因此，三军联系作战之策，即作罢论。并且李家钰还以第四十七军之第一七八师掩护刘兵团的转进。总部及第四十七军，则于午后三点移驻于四土地。

十七日，我总部及第四十七军继续西行，预定路线是经石村集、河底村以达岳庄。孰料军队行至距河底村约三里许时，忽闻西北方有浓密的枪声，继闻一谍兵说，敌人此刻正与我新编第八军之新编第六师互战于河底村附近地区。因河底村（距澠池约为五十华里）在澠池通韩城道上，敌人是企图切断我退路。因此，我遂改道城村（距河底村约二十华里），向岳庄前进。过城村，会晤新编第八军军长胡伯翰时，才知道他在澠池被包围及为当地人所困事。胡当时要求我们以一部联系其左翼占领阵地，以保障他

侧翼安全。李家钰遂以第四十七军之第一〇四师担任之。这时，第四十七军及孙集团（孙蔚如集团原定转移宜阳，已不能前往。刘戡兵团也不能到韩城，均相继折返，仍在这方面行进）部队、驮马、车辆，均拥挤一凹道中，被敌人炮兵发现，遂连续向我射来炮弹十余发。但仅伤及一不良于行的病兵。李家钰部署完毕，即偕总部南移。途次，因闻河底村之敌已迁回至我左后方，阻我达岳庄道路，遂改宿于翟涯，而不到岳庄了。

翟涯，为山中一小集，在城村西南，居民约二三百户，属渑池县^①。五月十七日夜，先到翟涯宿营的为谢辅三及他的参谋长石彦懋。继之而至的，有李家钰、刘戡、张际鹏、胡伯翰、李宗昉等将领，及张震中、谭本良、王有度、张持华等参谋长及随行幕僚人员，共二十余人。我们聚集在暂编第四军军部中，开了一个临时会议，商讨今后行动。胡伯翰首先发言说：“这么大的队伍，都挤在一路，争先恐后地行走，一旦遇敌，就无法指挥。进退无方，大家都受影响。我提议请李总司令（即李家钰）统一指挥。如明日继续行动，也请先行规划，以便协力。”接着，刘戡说：“我们部队确实不少，如果不加整理，彼此观望，敌人竟以小部队蹙我，我也不管，长此西行，又跑到哪里去呢？光跑不是办法！我们来商量一下，今后究竟如何行动，才能适合机宜！”李家钰说：“就现在情况来说，我们是应该商讨一下今后的行动。倘若部队混乱，当然会产生很多障碍，行动必然迟缓，指挥也必然困难，如果明天仍继续西进，窃愿殿后，以免挤在一起，彼此都不好办。”

当时，各军所感不安而又最现实的是粮秣问题。遂决议各军进出于西南山地，自谋根据地。并用地图划分各军境界，以就食

^① 渑池、洛宁境内均有翟延之地名。据本文所述作者行进路线及编者于一九九二年所作的调查，此处当为洛宁之翟延（今名宅延）。文中之“翟涯”当为翟延之误。

养士。众公推李家钰领衔，以各军粮食匮乏、豫西民情刁悍、战后各军残破三事，电陈蒋介石及蒋鼎文，要求转地整补，再谋反攻。

会议决定以后，刘戡说：“我决心率领部队到卢氏，去找蒋长官，我判断他也要退到卢氏。我退到卢氏后，也才能与敌人脱离，容易整补。我愿意选在傍南一点的道路行进，并准备明夜宿头峪。”（当时划分境界的主要道路有二：一为经头峪即刘戡兵团所走的路，一为经前河、宫前、雁翎关，即李家钰率第四十七军所走的路。）接着，胡伯翰说：“我要到宫前去找我们总司令（即高树勋），因为他已经有电话要我回去。别人的总司令是抬起来，我们的总司令是要我背起来（我会意他指的是他们集团军只有一个军）。如果不回去的话，我们总司令还疑心我要拖他的队伍！”胡伯翰既然这样说，大家只好一笑置之。他也就自选了一条傍北一点到宫前的道路。留下来的是介于这两路之间的路，李家钰就决定走这条路，并拟于十八日夜在前河宿营。这次会议，自傍晚六点至夜九点。

是夜，大军云集翟涯，把各街、巷、衢隙地，都已塞满。还有些部队挤在翟涯集外附近田野中，露宿风餐，人语马嘶，闹了一个通夜。由于张际鹏的说项，我总部还幸运，能得到谢辅三让出的一间小屋。这天，气候寒冷，有似深秋。我们就在这小屋内面火达旦，坐而不眠。

五月十八晨，诸军从翟涯出发，分道扬镳，皆向西行。由翟涯西北行约八里，达旧县。闻孙蔚如昨夜由岳庄抵此，还未出发。李家钰遂偕李宗昉及我赴孙部，见到了孙蔚如还有他的副总司令裴昌会、参谋长陈式玉等。李家钰即将昨夜的翟涯会商详情，逐一地转告于孙。之后，我总部及第四十七军军部仍向前河前进，但未到达前河，而改宿于西马蹄沟。

十九日晨，李家钰在西马蹄沟接刘戡一缄，缄中说：昨夜到头峪时，即向高建侯（即高树勋）联络，据他电话说，敌人一部

已在陕县渡河，灵宝亦有敌踪。李家钰接缄后，决定仍循官前、雁翎关大道西行。因临时集合第一七八师讲话，迟至午后两点才出发。是夜，宿于雁翎关。在到达雁翎关之顷，已闻西北方有断续炮声。据当地老者说，这炮声是来自陕县方向的。

二十日黎明后，我总部即出发。行至约距陕县菜园十华里处，即折入南山，经张凹（疑为掌洼之误）达沟南。午餐时，听说高树勋已退驻距沟南约五华里的石原村，李家钰派参谋宋鸿勋持缄赴石原村晋谒高，询问他当前敌情，并征求对我军行进路线的意见。沟南是一村庄，完全是依靠山坡筑成的三四层窑洞。彼时，陕县车站的曹站长及某军医院也逃到此。曹站长和医院中的当事者，均与李家钰熟识，而当地百姓中，亦有认识李的（李家钰未赴新安接任河防前，曾驻陕县五原村，担任陕县、灵宝一带河防）。因此，总部就地征购粮食，较走过的其他村庄容易，官兵得以果腹。离开沟南后，继向赵家坡头前进。因道路崎岖，行军困难，越过西山，即接近黄昏，总部及第四十七军军部，遂改宿于东窑院。

在我总部还未到达东窑院时，派赴石原村与高树勋联络的宋鸿勋已返归。他在途中即将高树勋回信交李家钰阅，李又交给我看，信内说：敌人已于某日由陕县渡河，初为百余人，继增至千余人，刻在大营（属陕县）西南与我激战中，第四十七军徐象渊副团长（徐即彭仕复的副团长，在河上沟同敌人战斗后，绕道至此的）率兵九个连，昨夜宿石原村。今天，已令与暂编第四军同行。李家钰一到东窑院西北坪上，就向总部及军、师到达人员说：“高建侯这封信恐不确，因为敌人绝不可能如此迅速。他们这样说，是为将来好报功。”继而又指示说：“这几天连日行军，官兵疲劳已极，也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我看这附近村庄很多，可以寻找粮食，就在这里休息、整顿，明日午饭后出发。”就象在四川作战一样，将午饭时间提早到十一点钟，连着吃两顿饱饭再走！”

五月二十一日，李家钰新获情报，敌人因追击高树勋，已距东窑院约十余华里。遂在早餐时，令急忙收拾行李，将出发时间

提早为午前十时。总部由东窑院出发，行未半里，即遇敌人由张村（距东窑院约二十华里）射来的炮弹数发，阻我南行。于是，李家钰又改原来由南而西的路线为由西而南的路线，还找来李宗昉，要他派人去通知前卫部队李家英部，不要等他。之后，总部就改走赵家坡头——西坡——双庙到南寺院这条路。第四十七军（缺第一七八师）在总部后跟进。我总部刚越过赵家坡头，还未到达张家河村，一谍兵对我说：“刚才陕县县府职员及眷属，均由张家河上坡，经此而南了。”我遂追上李家钰，旋走旋说：“总司令，怎么不走陕县县府职员走的那条路？”他答说：“没得路嘛！”我回头南望，发现山头上有一密集的完全着草黄色军装的队伍。又问李：“怎么，这山头上有密集部队？”他答道：“是 蕴长（李家英字）的队伍。”我接着又说：“蕴长在行军，为什么密集？恐怕有些不妥吧！”我向卫士唐某要来望远镜，说：“总司令，我们看看再走！”他气冲冲地说：“不要看，不要看！凭命！”他这样说后，即突闻后面（即东窑院方向）有步枪声。行不数武，又闻对面山头有浓密的机枪声。李家钰对我说：“仲雷，刚才后面有枪声，怎么对面又打起来了？”我说：“是呀，你前面还没有队伍啊！”他说：“喊一班步枪兵来，叫他们遇着敌人，不要打手枪。如果打手枪，敌人知道是高级司令部，就打得更厉害。”这样，旋说旋走就到了张家河。

在张家河休息时，还觅一老者作向导，大家就齐上了西坡。正在上坡时，北面山嘴有几个当地人对我们说：“你们是哪军的？你们来不得！上面已经有敌人啦！”当时，同行者中有人说：“这些老百姓怕我们要粮食，拿敌人来吓我们。”同时，又望见有从南山下来的十几个老百姓，他们望见我们后，口中不断地说：“我们是逃难的老百姓。”我遂派高级参谋萧孝泽下坡去询问。但没等到萧的回话，李家钰就继续上坡了。

登上山坡后，就地整顿部队（仅有总部特务营的一连），询问往南寺院的道路。做向导的老者说，山上山下都有路能去，不过山下不能走牲口。他还要求送我们到公路后，放他回去。我听说

有公路，说：“既然有公路，我们应该注意。”李家钰对这一带道路象很熟悉，就向老者问道：“这条路是不是从张汴到后山联保的？”老者说：“是。”李就说：“既是通后山联保的路，就是本地人运柴火的路，是一条大车路，绝不是什么公路。”然后，李家钰就派了一排步兵任尖兵，总部在尖兵后行进，余部随总部跟进，继续南行。总部上校参谋陈兆鹏自任尖兵长，勇敢地向这一排兵说：“跟我来。”我们在山坪上南行不久，就望见约距我三四百米处的一个山头，像一寨子（就是我们在张家河上面看见打机关枪的地方），有人在移动，又听着有步枪声。尖兵已过去，我对随行的谍报兵崔英说：“崔英，赶急去看看那山头上动的是些什么人，是老百姓，还是日本人？”崔英去后，我们又继续前进。还没走多远，崔英就跑回来对我们说：“报告总司令，我已经看清楚了，尽是戴钢盔的敌人，服装很整齐，伪装也很好，个个头上都插有麦子，不会说中国话，口中‘啊！啊！’乱叫，向我招手。请总司令、参谋长坐起滑竿快些走！”李家钰同我急忙回头，也没有作何处置。李走得快，我走得慢，在我身边的卫士李俊明还催促我快走，我旋走旋说：“都已经看见戴钢盔的，还跑得脱么？你们走得快，就快些走！不要等我！”李家钰和我还没走多远，山头上的敌人就一冲而下。散开在麦地中的总部特务连的一部及总部一些官兵都各自逃了，李和我被这冲下来的日本兵分开。我当时急不择路，往侧面崖下跳，右手跌伤，鼻子跌破了。我正立着俯看手上伤处时，两个日本兵跑在我面前。一个端着枪，把刺刀对着我，另一个用绳子将我捆住。他俩“啊，啊，啊”地指着我的自来水笔和手表，我都一一“奉送”。

我和李家钰被冲开后，对他阵亡的消息，是完全不知道的。我在被俘后，听一个日本兵说：“那天，第二十七军的李军长同我们作战，我们把他打死了！你们明白不明白？”我听完后，虽然知道敌人没有把当天情况弄清楚，误将第四十七军为第二十七军，误总司令为军长，因为彼时的第二十七军是胡宗南所属，还没有

完全开出潼关，军长是周世冕，而不是姓李的。但是，那天的情况，我是亲眼看见的。李家钰跑得再快，也难躲过敌人的子弹，而他又身着黄呢军服。

我被俘后，在七月二日夜从会兴镇山西会馆中逃出。七月九日夜在杜关面晤了高树勋，证实了李家钰的确是那天牺牲的。高树勋说：“你们遇着的敌人，就是从石原一直追我上山的。不过，我带的有一团人，又在山顶上占领了阵地，就是你们看见在山上的密集部队。我占领阵地后，还想等敌人来时，好揍他一顿再走。你们若下坡跟着陕县县府的人走，我也避着他们，也就掩护了你们。你们从对面西坡走，就掩护了我。当时，我听到下面有浓密的机步枪声，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下午我在行军，就遇着李军长（李宗昉）率领的部队，抬着其相（李家钰别字）的遗体，才知道其相阵亡了。可惜！可惜！”

我到卢氏沙河街第四十七军军部后，对李家钰阵亡的情况，就更加明白了。据李家英说，那里是秦家坡，而不是西坡，属陕县管。又据李宗昉说：“你们在山上南进后，我也上了山，跟着在走。忽然听见前面有浓密的机枪、步枪声，又看见一些人回头跑，不知道前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过后，问跑回来的人，才知道你们遇着敌人。当时打得凶，我们在山嘴上立不住，就退过张家河谷，占住那条山梁，抵抗敌人。跑下来的人逐渐增多，但不见李老总和你。继后，随着军部一道的第一七八师的苟营长的妻子，带伤跑下来，她说，总司令已经带伤，倒在一个山坡下。我们根据她指的方向，又悬了重赏，募来五名敢死的士兵，才在日本枪弹下的一个死角中，把老总找着。但是，总司令已经死了。血泊中还躺着电话兵，也同尸体一道抬回到部队。”我到卢氏东关子，见着这电话兵。据他说，那天遇着敌人后，他跟李家钰跑，看见李在阵地上挨了敌人从后面打来的两枪和一个破片。过后，李还跑了几步，才倒在那个山坡下。

李家钰将军殉国记

田 光 明

一九四四年五月，我军自洛阳撤退后，李家钰由新安向西转移，至陕县秦家坡，遇日军伏击阵亡，为国捐躯^①。我当时是第三十六集团军总部参谋处上尉参谋，是这一战役的亲身经历者。现将其经过追忆于后，惟时间过久，漏误难免，请各方予以教正。

洛阳作战时，第三十六集团军总部驻河南新安县古村（距洛阳九十里）。会战全面失败后，我集团军以孤军之势最后退出新安，向西转移。至陕县张村宿营，发现友军，当由参谋处派去联络参谋与该军联系，始知是先退住附近的第三十九集团军高树勋部。我联络参谋进入该驻地，见到他们已进入战备状态，并向我参谋人员声称：决定住下来，占领阵地，准备抵抗，要求我军协同作战。联络参谋向李家钰回报后，李即命令部队向粮站领粮，就张村一带占领阵地，准备作战。

第二天拂晓，我总部电话再三与第三十九集团军总部联系，均无回答。感到情况有异，立即派遣原联络参谋驰赴昨日联络地点察看，始知该部已于昨夜全部转移。李考虑情况严重，决定立即全部向西出发，决定行动顺序是：前队是总司令和参副各处成员，以总部直属特务营第二连为近卫，后继第四十七军军属特务

* 作者当时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参谋。

① 据张震中（即张仲雷）编《豫西十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及《陆军第十五军守备洛阳战斗要报》，李家钰于五月二十一日牺牲，第十五军于五月二十四日晚开始自洛阳突围。

营一营，后面是第四十七军属第五三三团为护卫，匆促向陕县进发。李家钰身着黄呢军服，脚蹬长统马靴，还坐上滑竿（用竹子做的便轿）。行进途中，很显眼地暴露出特殊的目标。李家钰及其前部刚行进到逐级升高的三级高地秦家坡第三个高地时，山上的敌人机枪响了，实际已进入日军的伏击圈。李家钰忙从滑竿上下来，指挥身边特务营第二连连长左良俊率部分官兵分两路抢占阵地还击。这时敌人居高临下，对我情况一目了然，集中三八机枪射击黄呢军装的显著目标，李家钰当即被击中阵亡。左连长慌忙分兵抢占阵地，但全连仅有一挺苏式机枪，枪弹却各在东西，无法发射，只凭步枪勉力支持，加上高地裸露，伤亡特别严重。参谋处上校参谋蒋权，后上高地，见战斗激烈，回头跑下，但他的裤脚也被打穿一个枪孔，同时还跑下来一个姓陈的排长。上至集团军总司令，下至士兵，仅生还二人。后来听说，姓陈的排长被第一七八师师长李家英以失职罪枪毙了。

正在近距离的激战中，第四十七军特务营赶到高地，姓袁的营长（湖南人）看见敌人多穿便衣，还误认为是河北民军乔明礼部先退至此，发生了误会。他用杵路棍挑起雨衣，还向敌人喊话：“不要弄错了！”话音未落，一排机枪扫射，把他两脚打断，他咬紧牙关滚下高地，才向军长报告战情。军长李宗昉（仲曦）立即设指挥所于高地棱线下，督战指挥，后卫第五三三团又增援赶上，进入阵地。稍后第一〇四师师长杨显名也带队前来助战。第三高地棱线下，是一片较宽的死角地带，地形于我有利。虽然敌人集中步枪、机枪、小炮向我猛击，我们仍能固守，进而展开争夺战。不久，第一〇四师苟载华营也增援赶到。李宗昉军长即令苟营组织突击队，抢救前队总部人员。经过血战，只抢回总司令李家钰的尸首。李满身都是枪眼，但形态面貌可辨。随同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谋处处长萧某、上校副官长周鼎铭等均牺牲。战斗从早晨开始，到薄暮方停止。

我部因李家钰阵亡，停火后立即作通宵转移。军长李宗昉在

前，李家钰尸首用麻袋装着跟后，杨显名师长护后。

这次战斗，我为什么能幸免呢？因我战前负伤，出发时用驮马驮着，随总部后跟进。李家钰率队到达秦家坡第三高地时，我正在第三高地棱线下，战斗发生后，就停留在那里（后来李宗昉的军指挥所也设在那里）。从战斗开始到结束，我都未离开那里。必须强调的是：这次战斗，日军多数化装为河北民军，曾谣传“李家钰是老百姓打死的”。为了澄清事实，特追记于此，以供参考。

云梦山战斗

张 灿 华

一九四四年四月中旬，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指挥四个步兵师团、两个独立旅团及一个坦克师团、一个骑兵旅团，突破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部的黄河防线，相继攻占郑州、荥阳、密县、许昌等地。五月初，该日军主力经禹县、郑县、临汝，直逼洛阳以南、新安以东地区。

当时，我第三十六集团军担任孟津妯娌至澠池杨家一线的黄河河防，总部驻新安城北古村。五月九日，日军第一军第六十九师团师团长三浦忠次郎指挥的天兵团（辖地兵团和洋兵团），在澠池南村、白浪强渡黄河，十二日陷澠池。日军地兵团沿陇海铁路东进，直逼第三十六集团军防区。

在一战区的友邻部队相继溃散的情况下，李家钰总司令召集全军师、团长到古村开会，说：“我们南渡以来，吃了河南老百姓四年的饭，现在不能见了日本人就跑。否则，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日本人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来了，我们就同他们打。别的部队怕跑在后面挨打，我不怕，我愿殿后。”

当李总得知日军自澠池渡河后，立刻发布了“印册”作战令，命令第一〇四师吴长林团迅速占领云梦山，阻击日军，掩护友军部队撤退。

第一〇四师出发前，李总作了战前动员。他讲：“我们第四十七军出川抗战是自己请缨杀敌的。现在大敌当前，正是我们保卫

* 作者当时系第四十七军军部谍报参谋。

国家的时候！正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我们应该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第一〇四师于某日清晨出发，约八点钟接近云梦山。渡河的日军先头部队的两个大队（一千人），见我军前去迎战，就抢先占领了云梦山顶。我军进至距云梦山一公里处，李总叫来第一〇四师的外号叫吴荏胡的吴团长说：“‘吴荏胡’，平时你常说天不怕地不怕，今天就要看你表演。你必须拿下云梦山，堵住日军前进。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下来，否则拿头来见！”

吴团长领命后，立即部署主力向云梦山日军仰攻。李总亲到前线督战。

云梦山是谷关的一支脉，成东西走向，坡势不算陡峭，有一大段斜坡地带。日军炮兵盘据在制高点上，可以控制整个战场。其机步枪火力，亦布置得很严密。

某日早上八点左右，吴团的第一营先展开攻势，第二营继尾于右侧向敌包围进行仰攻。一时枪声大作，敌弹如暴雨点似地落在仰攻行列中，使我难以推进。然我军士气高昂，又知主帅亲临督战，义无反顾，及至冲到日军第一线阵地开展肉搏时，一营人只剩下一百多人了。这时，日军第二线发起反攻，第一营只好退下山来。但日军第一线也遭受了重大损失。

中午时分，我从军部遵军长李宗昉之命，去吴团指挥所传达命令，见吴团长睡在地下，拿着电话筒大叫，鼓舞士气。吴团预备队的营长正加紧指挥部队攻山。

下午，吴团的官兵干啃了两个锅盔（即大饼），又猛冲上云梦山顶。只听得山上炮声一片，远远望去，日军的炮弹正在我官兵丛中不断开花，血肉横飞，惊心触目。满山遍野的兵士时时有人栽倒滚下山来，但吴团仍强攻不息。最后，吴团逼近了日军，展开了白刃战，双方时有得失，形成了拉锯之势。

这时，日军派来几架飞机助战。敌机不断俯冲扫射投弹。山那边，日军的后续部队又增加了四门野炮，敌军火力大大加强，

我军渐渐失利。

入暮时分，日军的后续部队又开始赶来增援。李总鉴于吴团已重创日军先头部队，为第一战区的后撤友军赢得了宝贵的一天时间，此时所有部队已安全撤离绝境，日军意图断我退路，使我腹背受敌之计划已失败，如再与日军周旋，待其增援一到，吴团将被全歼，因此下令吴团撤退。

吴团撤下后，军长李宗昉命军需人员携带现款前去安抚受伤官兵。士兵重伤的每人发一千元，轻伤的五百元。军长叫我去监发、登记造册，嘱我如发现有人克扣恤金，一定记下来，按军律议处。

发恤金时，一个军需官去向李军长报告说：“钱快发光了！”李军长听了大骂：“军部那么多钱，怎么发得完！又不是叫你们掏腰包，你们心痛了吗？去，按规定金额发！”

那次战斗，吴团牺牲近四百人，轻重伤近五百人。眼见受伤官兵一个个互相搀扶着撤退到路边来，真是既壮烈又凄惨。有个连长断了一条腿，拄着根树棒走到军长跟前，哭着说：“军长，我不要钱，我要打日本人，我不离开你，不离开用血换来的阵地。不要看我腿打断了，我还可以打仗，死我都要死在战场上！”

军长说：“好兄弟，不要紧，我们不会丢下你不管，后方设有卫生所和野战医院，下去好好养伤。”

数日后，我们撤到雁翎关。天下着雨，李总站在麦地旁收容部属，第一〇四、第一七八师相继到达。官兵们自由地站在李总身边，李总讲：“兄弟们，我们在云梦山打了一场硬仗，虽然死伤近千人，但我们也打死了几百名敌人，说明日本侵略军并不可怕。如果我们不打那一仗，恐怕一战区所有的部队都当上日本的俘虏了。弟兄们说说看，吴团的牺牲，有没有代价？”

“有！”官兵同声回答：“吴团打得好！”

血 溅 金 斗 寨

果 俊 范

一九四四年五月，正当洛阳战况紧张的时候，由垣曲南渡之敌，已占领澠池，并以一部进犯新安，企图与由东面进攻洛阳之敌会师。李家钰当即决定：一方面严饬第四十七军仍坚守河防，一方面抽调第四十七军河防预备队，占领新安城铁路以南山地，阻击由澠池县东犯之敌，不使其到洛阳会师，减轻洛阳城守备部队的压力，等待长官部调用战略预备队歼灭澠池之敌，然后与郑州进犯洛阳之敌决战，以挽回危局。此时第四十七军第一七八师第五三二团，正担任该师河防预备队（我是该团第三营营长），在团长彭仕复的统率下驻新安上院一带整训。奉到上述任务后，团长派我先率本营轻装出发，速赴新安铁路以南山地。团长立即统率第一、第二两营随后跟进。我路过总部时，李家钰派人把我找去，向我说明他的意图是要我先率全营抢在日军先头，预先占领新安铁门以南的金斗寨，侧击由澠池东进之敌，要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止日军通过。我到金斗寨不久，团长便率两个营到来，以第二营衔接我右翼布置阵地，以第一营为预备队，同团部驻金斗寨以南山麓。

有一天午前十时，发现日军三架飞机和七八门山炮不断轰炸和射击我方阵地。这一带是岩石山，无法构筑工事，炮弹破片四散，士兵伤亡甚多，只好利用残缺寨墙及一部分凹地勉强支持。日军逐步进攻到金斗寨以西山顶，又分两路，一路直攻金斗寨西、北两门，一路迂回袭击金斗寨南面山麓，向团部驻地进

* 作者当时系第四十七军第一七八师第五三二团第三营营长。

逼。团长立即使用团预备队第一营应战，不到两小时，我方已不能支持。团长深恐第一营被打垮后，第二、第三两营有被包围歼灭危险，即命令第二、第三营用逐段掩护方式迅速撤退到老君洞布防，与第一营形成两线阵地，对日军作正面战斗。我率全营刚转移到老君洞附近，遥见团部和第一营已向南溃败。先头溃兵刚到和尚沟村南头，又听到和尚沟响起枪声。团部和第一营官兵又纷纷后退。由于北面受到日军追击，只好退到大沟内躲避。日军又追到沟内搜索，打死打伤许多官兵。团长藏在一个土洞内，见敌人快要搜到，只好冲出洞外，有两个日军随后追赶，团长因不能摆脱敌人的追赶遂用手枪自戕以殉职。我在老君洞重新占领阵地后，再和日军对抗。此时总部情报队队员崔英来告诉我说：总部于昨晚已转移到新安城铁路以南，李总司令（家钰）和第四集团军孙总司令（蔚如）同驻在周屯（距老君洞约五里）。白天受敌机轰炸，不便转移，要我守住老君洞，掩护两个总部于入夜后经石陵镇向宜阳县境撤退。并要我等候总部人员走完，再开始从老君洞转移。我按照总部指示坚持到午夜才撤退。次日午前十时，到达石陵镇，不见总部行踪，乃派人到处侦询，亦无下落。两三天后，才发现第四十七军的路条，通知各师、团流散官兵，到灵宝虢略镇集中。我才率全营赶到虢略镇归队，接受整补任务。

第一〇六师段村阻击战见闻

杨金镜 刘克绍

段村位于宜阳境内洛河北岸，北靠丘陵山地，南与五华里外的宜阳城隔河相望，是洛（阳）卢（氏）公路上的一個咽喉地段。一九四四年中原会战期间，第一战区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第一〇六师曾在此顽强阻击日军，虽伤亡惨重，但始终坚守阵地，为战区主力的转进赢得了时间。当时，杨金镜（宜阳城关人）任第一战区第九挺进纵队司令部副官主任，刘克绍（段村人）是教师，均与第一〇六师有过联系或交往，对此次战斗的经过十分清楚，现忆述于下。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中原会战爆发，日军迅速突破了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所部的防线，一个星期便推进到密县、长葛之线，临汝（今汝州市）、禹县（今禹州市）告急。二十五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急令正在担任陕县、灵宝间黄河河防的第一〇六师（欠第三一七团）调往宜阳，归长官部直接指挥。五月上旬，第一〇六师奉命进驻段村附近布防，阻击沿洛卢公路西进之敌，以掩护战区主力向西撤退。师长李振清率师部驻段村以西的甘棠寨，以第三一六团守卫甘棠寨、段村、官庄主阵地，第三一八团守卫白草坡、龙王庙等据点，并策应第三一六团作战。李振清在军事会议上说：“段村是战略要地，守不住段村，宜阳县城就难以守住，我大军将处于不利态势。”他命令部队要在这里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要坚决挡住敌人，不能使之前进一步。

* 作者杨金镜当时系第一战区第九挺进纵队司令部副官主任，刘克绍当时是教师。

各部到达指定地点后，李振清指挥部队和民工抢修工事。段村村内各户的院墙一律打通，所有交叉路口处都修筑了暗堡，形成交叉火力网，准备进行巷战；加固寨墙，将墙顶部铲平作为道路，在墙下挖掘许多窑洞作为指挥部和掩蔽部；砍光寨墙周围有碍我军视界和射界的树木，制成鹿砦放置于各路口；在寨周围和东面的公路上埋设大量地雷；在官庄以东一百米处挖了一条南北走向的大战沟作为警戒阵地。战斗开始前，该师官兵动员并帮助段村及附近的老百姓撤往北面的山地。

五月七日，日军攻占了洛阳以南的龙门高地和伊川城，八日起即开始向洛阳、嵩县及宜阳以南的白杨镇进攻。十一日，日军先头部队已到达宜阳附近。当时，宜阳城内驻有第三十一集团军第十三军一部和第一战区第九挺进纵队，共一千一百余人。挺进纵队司令部驻城南门外锦屏山半腰的香山寺。战前，司令徐吉生曾派副官主任杨金镜等人北渡洛河前往甘棠寺，与第一〇六师师部联络，并得到了该部支援的一批子弹。

五月十二日白天，日军飞机在宜阳城和段村上空盘旋侦察。傍晚，一股日军企图从宜阳城东的河下村北渡洛河。我军当即集中火力猛击渡河之敌，日军被迫退回南岸。当夜开始下大雨，一直持续到十五日才逐渐停止，对我军防御作战十分有利。

五月十三日晨，日军冒雨沿洛河两岸泥泞不堪的道路向段村阵地发起进攻。南岸日军在宜阳城东之铁炉、水磨头与第一〇六师隔河作战，策应北岸日军由寻村经后庄、石村向我军的警戒阵地官庄猛攻，企图一举突破段村。我军当即与敌展开激战，毙敌甚众。午后，守卫警戒阵地的部队撤回段村主阵地。日军进占官庄后，由于伤亡严重，未再以步兵进攻，仅以大炮轰击段村，我军亦开炮还击，双方展开了一场炮战。这时，日机八架轮番对段村轰炸扫射，将村东半部的大部分房屋炸毁。由于老百姓早已撤离，我军都进入寨墙下的窑洞里躲避，因此我方伤亡甚少。当天，日军骑兵旅团经白杨、赵保、涧河进攻，企图渡过洛河进犯

韩城，截断我军退路。蒋鼎文急令第三一八团赶赴洛河南岸的莲庄布防阻敌。

十四日，洛河两岸的日军同时对北岸的段村和南岸的宜阳城、沙坡头发起猛烈攻击。守卫莲庄的第三一八团与守卫沙坡头的第十三军一部协同作战，击退了日军骑兵的进攻。宜阳城则于当天被攻占，使段村我军的右翼暴露，陷于不利态势。上午，日军步骑兵千余以十多辆坦克开道，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再次进犯段村阵地。在段村以东的下河头，三辆日军坦克被地雷炸毁，其他坦克因道路泥泞难以开动。但日军步兵仍拼命往前冲。当天的战斗至为激烈，日军曾多次逼近寨墙，均被第三一六团击退。傍晚，日军援兵赶到，迂回至我军左、右两翼，开始从东、北、南三面围攻段村，攻占宜阳城的日军也以大炮隔河猛轰我军阵地，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师长李振清率师直属部队前来增援，我守军士气大振，激战至天黑，终将东、南两路日军击退。这时，经段村以北迂回的一股日军，已进至甘棠寨附近，企图偷袭第一〇六师师部。第三一六团立即将其包围，歼其大部，还抓了几名俘虏。当夜，第三一八团奉命由莲庄返回归建，仍守原阵地。

十五日上午，日军连续发起猛攻，均被击退。下午，当面之敌再次得到增援，遂在炮兵和坦克掩护下，从东、北两面攻击段村。此时，洛河南岸日军已突破沙坡头，新安、浉池之敌也在向韩城逼进，第一〇六师已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但该师官兵仍顽强坚守阵地，将一批批日军消灭在阵地前，并与爬上寨墙的日军白刃格斗，使敌人无法越过雷池一步。当晚，第一〇六师接到蒋鼎文的命令，才撤离段村向洛宁转进。

日军侵占段村后，大肆烧杀抢掠。老百姓的耕牛被砍掉头，房屋被焚烧，家具被毁坏，家家户户都被洗劫一空。日军在段村西北的香炉山上设立据点，强迫老百姓埋尸体，埋了三天才埋完。

一九九二年六月，赴洛阳参加国际书法比赛的八十多名日本人，分乘两辆大轿车来到段村，在村东南大路旁烧香跪拜，祭奠亡灵。附近的许多群众前往围观，我俩也在场。一个留着长白胡须的日本老人说：“李铁头（第一〇六师师长李振清的绰号）是中国名将，在黄河北就与日军交过战，打得很有名。我们在这里与李铁头打得很激烈，日本方面死了很多人。这是日军在豫西战场遭到的最坚决的抵抗。”他指着烧香祭奠的地方说：“日军一个大官就战死在这里。”

（陈荣耀 整理）

第一军参加灵宝战役的经过

陈 廷 祺

一九四四年五月上旬，日军攻占平汉铁路上的重要据点许昌，主力立即向西迁回，连陷郑县、禹县（今禹州市）、襄城、临汝（今汝州市）、鲁山、伊川及洛阳龙门，兵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洛阳城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率长官部人员匆忙离开洛阳，其主力部队沿洛河河谷向宜阳、洛宁、卢氏方面撤退，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部主力已撤至嵩县、鲁山一带。五月九日，驻晋南的日军第六十九师团等部由澠池白浪、南村强渡黄河，在澠池北部地区与第一战区高树勋部激战。这时，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为防止日军经灵宝、潼关进入陕西，急令驻华县的第一军（假番号新三军）军长张卓率参谋人员（参谋长李汝和）及直属部队一部，乘火车开赴灵宝，指挥本军的第一六七师（假番号新三师，师长王隆玘）、第五十七军的第八师（师长吴俊）及装甲兵第二团特务连、重炮一个营、野炮两个连，占领灵宝县城（今已拆除）、虢略镇（今灵宝市区）一线，准备迎击西犯之敌。当时我任第一军参谋处副处长，曾随同张卓到灵宝，参加了这次战役，兹将个人的经历和见闻回忆如下。

五月十一日，我们由华县出发，十二日中午在灵宝火车站（今已拆除）下车时，得悉日军已攻占澠池县城和英豪镇，其前锋抵陕县观音堂附近。张卓急令先期到达灵宝县城附近的第八师第二十三团（团长何国祥），沿陇海铁路开赴陕县张茅以东十里及

* 作者当时系第一军参谋处副处长。

两侧高地，占领掩护阵地迟滞该敌，以掩护主力部队集中和占领阵地。该团节节抵抗，与日军激战五昼夜，于十八日夜向灵宝转进。同日，陕县县城（今已拆除）也告失守，日军迅速推进到大营、原店、五原一线。这时，第一军司令部已后移至永泉埠，第八师后续部队、第一六七师及配属的炮兵、战车也已全部到达。

当时胡宗南的部署是：第一军（守卫周家山、虢略镇亘灵宝城）和第四十军（守卫灵宝至阌底镇之黄河河防）为左翼兵团，由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任指挥官，任务是用火力摧毁西犯日军后，将敌压迫于阵地左翼的黄河南岸或右翼的秦岭支脉崤山山地而歼灭之；第二十七军第四十六师和第十六军第一〇九师为右翼兵团，指挥官是第二十七军军长周士冕，防守富水关、三要司亘芦灵关之线，任务是策应掩护第一战区部队的转进与整理。五月二十日，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率指挥所到达灵宝，胡宗南乃令左、右两兵团统归李延年指挥。二十一日，蒋介石命令潼关以东的部队及洛河以南的第一战区部队，统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我军当时指挥系统之庞杂重叠，由此可见一斑。

张卓奉到胡宗南的命令后，曾派我到虢、灵一带作防御地形判断，并下达占领阵地命令：以第一六七师（欠五〇一团）为右地区队，占领周家山、虢略镇亘北田村（不含）之线，重点在虢略镇附近；以第八师为左地区队，占领北田村（含）、牛庄、傅家湾亘灵宝城之线，重点在灵宝城、函谷关；以第一六七师第五〇一团为军预备队，控制于姚家城子附近；配属的炮兵第六旅一个重榴弹炮营在函谷关附近占领阵地，战车防御炮第五十二团的一个营分别配属各师；装甲兵第二团特务连（装备有轻型战车）作为军突击队，由军部直接掌握。各部进入指定位置后，立即开始抢修工事。

五月二十一日，李延年率张卓及参谋人员赴阵地勘察，指示张卓应加强右地区队左、右两翼和两地区队接合部的防务。胡宗

南也曾亲临虢略镇、函谷关及灵宝等地视察，对工事构筑、兵力和火力配置等提出了十多条指示，其中特别强调虢略镇应构成坚固据点，准备巷战工事；灵宝城及川口东北高地应加强工事固守。二十六日，第五十七军军长刘安祺率第九十七师（师长傅维藩）乘火车到达常家湾车站，遂奉胡宗南之命归张卓指挥，接防第八师阵地。同时，在朱阳镇附近集结的第十六军第一〇九师（师长戴慕真）亦归张卓指挥，奉命以一个团守卫周家山至朱阳镇一线，主力开虢略镇附近。

由于上峰认为当面之敌兵力薄弱，决心转取攻势。胡宗南曾在西安等地夸下海口说：“此次出击，定能一举收复洛阳及豫中失地。”早在五月二十五日，蒋鼎文就曾下达反攻命令，后因准备不周一再推迟。三十一日，李延年令马法五军（指挥第一〇六师、第八师）、刘戡兵团（指挥第十四军、第四十七军）于六月一日开始向陕县日军发起反攻。开始时进展尚属顺利，攻占了日军的一些据点，但六月三日天下大雨，即进展缓慢。四日起，日军开始反击，五日更加猛烈，李延年又以第一〇九师的两个团增援第八师方面，仍未能阻止日军的攻势。六日，我反攻部队逐次退至虢略镇以西。

六月七日，日军乘势攻占我军各前进阵地，八日开始攻击主阵地。日军采取了中央突破，然后向两翼席卷的战法，集中兵力猛攻第九十七师的右翼。该处正是我军防线的薄弱环节，一受攻击即发生动摇，并数度被突破。虽经张卓派第八师、第一〇六师和军突击队增援，但该处到十日晚即告不守。由于刘戡兵团撤退时临时改变路线，经岔道口退往阳平镇，致使追击的日军于八日夜乘机突破了第一〇九师第三二五团（团长刘明）阵地，九日已窜入夫妇峪。第一六七师第四九九团（团长贺一迟）守卫的虢略镇以南之北岳渡、南岳渡、石家山阵地也是日军攻击的重点，于十日上午被突破。这时，整个灵宝战场上的情势已十分危急。张卓向胡宗南报告，要求向后方转移阵地。当时社会舆论纷纷谴责

胡宗南在西北屯兵数十万之众，多年来未出一兵一卒，为何在豫西一战即不能抗击日军之进攻？蒋介石为了挽回面子，于九日夜和十日下午两次打电话给胡宗南，严令死守虢、灵一线阵地，无论何人不准向西撤退，否则按连坐法枪决。

十日傍晚前，张卓到虢略镇以西察看前方战况，自知无力挽回败局。张卓刚回到指挥所，就接到李延年转达蒋介石命令的电话，更是惶恐不安。他再次给胡宗南打电话报告：战况已万分危急，如不转移阵地，恐有被日军包围歼灭的危险。十日夜十二时，李延年得到胡宗南批准后打电话给张卓，下达了撤退命令。张卓奉命后，首先令军部及特务营一部乘汽车经阳平镇向堡里、阌底镇撤退，令配属的炮兵部队沿张华公路经阳平镇撤往代子营，然后在堡里集结；令第一六七师沿张华公路向马峰峪方向撤退，并派一部占领掩护阵地，守卫虢略镇的部队待主力撤退五小时后再撤。但第一六七师并未按命令行事，而是一窝蜂地向西逃跑，秩序非常混乱。张卓在离开指挥所乘汽车逃走时，才命我写一个简略书面命令给第九十七师师长傅维藩，令该师沿洛潼公路向阌底以南撤退。据事后调查，此书面命令在混乱中未能送达第九十七师。

十一日晨，当第一军大部通过阳平镇沿公路继续西撤时，几架我方飞机飞临公路上空盘旋侦察，我命人铺布板信号联络，但飞机反用机枪向部队扫射。后来才知道，这是蒋介石派美国空军志愿队的飞机前来侦察第一军作战情况，发现我军撤退，乃用机枪扫射进行阻止。当第一军退到潼关一带时（当时军指挥所在潼关外麻庄河附近），发现日军并未以大部队追击，追到阌乡附近的小部队也于十二日后开始东撤，其主力已转用于湖南方面。

灵宝战役期间，我军战斗不利的消息很快传到西安，引起极大的恐慌和混乱，军政要员和富商们纷纷向重庆、成都、兰州等地搬家。当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祝绍周在西安强扣陇海铁路的火车和宝鸡的汽车，将其眷属和大批财物运到汉中，同时命令

陕西省政府迁至汉中。此头一开，西安的其他国民党军政机关纷纷起而效尤，强扣火车、汽车搬家。当时的西安车站，人山人海，拥挤不堪，谁的权势大谁就能抢到火车、汽车。车站内待运的行李堆积如山，一直延伸到城内尚仁路一带。祝绍周逃到汉中后，接到蒋介石电令，查询何人首先下令搬家，又看到日军并未继续向潼关进攻，便偷偷溜回了西安。六月中旬灵宝战事结束后，我因病到西安治疗，亲眼看到西大街一带有许多商店未开门营业，街道上行人稀少。询问当地居民，才知道搬到汉中、兰州等地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和有钱人尚未全数归来。

六月二十五日，胡宗南在华阴指挥所召开灵宝战役检讨会议。会议前夕，蒋介石电令胡宗南：据美国空军志愿队飞机侦察及照像报告，豫西灵宝城、虢略镇一带守军后撤时，是整师、整军沿公路向后撤退的，并不是由于伤亡惨重不能固守阵地而撤退，应具实查明，并严惩未奉命令而擅自撤退的军、师、团长。胡宗南即将下命令撤退的责任推到第九十七师师长傅维藩、第一六七师第四九九团团团长贺一迟等人身上，并向蒋报告，说傅、贺二人擅自撤退。蒋随即电令胡宗南将傅维藩、贺一迟枪决，同时被枪决的还有第一〇九师第三二五团团团长刘明。另外，第一六七师师长王隆玘被降为上校。

我所亲历的灵宝战役

黄 剑 夫

一九四四年二月初，我从第一九六师第五八八团团长调升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第十六军（军长李正光）第一〇九师（师长戴慕真）副师长。此时，第十六军担任陕东黄河河防，预备第一师（师长冯龙）和预备第三师（师长陈鞠旅）守卫朝邑（今裁入大荔县）、郃阳（今合阳）一带，我师守卫韩城至禹门口一带。四月中旬，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平汉线的“京汉作战”（即中原会战），五月上旬打通了平汉线，至五月十五日已攻占了澠池、宜阳、嵩县、伊阳（今汝阳）、鲁山及其以东的广大地区。此时，日军一方面加紧进攻古城洛阳，一方面继续向西推进，其前锋已逼近陕县、洛宁。在此之前，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已命第一军军长张卓率先遣部队吴俊第八师等部进入河南灵宝，增援第一战区。

五月十六日，我师奉命开赴雒南（今洛南）。这时，师参谋长彭鸿猷病了，其职务由我兼代。十九日，部队到达雒南三要司，奉命归第二十七军军长周士冕指挥，在雒南三要司至灵宝芦灵关一线占领阵地。二十四日，我师奉命开往灵宝虢略镇（今灵宝市区），途中数次奉到改变行军路线的命令，往返跋涉，徒使部队增加疲劳。有时一天之内就两次奉命改变任务，实可谓朝令夕改。指挥系统更是混乱不堪，一会儿归张卓指挥，一会儿归刘安祺指挥，一会儿又归李延年直接指挥。二十七日，部队到达朱阳关附

* 作者当时系第十六军第一〇九师副师长兼参谋长。

近，层奉胡宗南之命，派出一个团守卫朱阳关，主力开虢略镇，归张卓指挥。我们当即派第三二五团（团长刘明）守卫朱阳。后来，该团奉命将阵地沿秦岭南麓、西涧河左岸延伸至周家山，掩护主阵地右侧背的安全。此阵地正面长约四十华里，沟壑纵横，地形十分复杂，交通联络极为不便，防守非常困难。

我部到达虢略阵后，得知第八师在陕县境内阻击日军，颇受损失，现已退至灵宝东北部，日军已推进到陕县以西的大营、原店，一部攻占了灵宝境内的岷山庙高地，马法五第四十军等部正与该敌对战。我军主阵地北起灵宝城、函谷关，沿宏农河左岸经虢略镇至周家山一线高地，正面长数十华里。按地形来说，该阵地左翼依托黄河，右翼依托秦岭，恰好利用了古代函谷关的天险。如果有计划地部署军队，构成坚固阵地，是能够制止日军进攻的。可惜胡宗南对这次防御作战缺乏整体计划，将部队分割使用，阵地编成无纵深，同时指挥层次太多，命令下达与情况上报都不及时。这些都是造成这次战役失败的主要因素。

六月一日，马法五奉蒋介石之命指挥该军及刘戡兵团、第八师等部开始反攻陕县。二日，李延年奉胡宗南之命，令我师（欠第三二五团）立即东开十里铺、神窝、路井一带，构筑反坦克工事，归刘安祺军长指挥，后又奉命以第三二七团（团长阎公雅）配合第八师作战。五日深夜，突然接到李延年电令，令我师归马法五军长接指，派一团固守阳八湾、朱家窝、南卿、桥头、阎家坪一线。由于天黑且任务紧迫，该防线距师部驻地寨原尚有一二十华里，来不及现地侦察地形，我和师长戴慕真只得在地图上研究一下，决定派第三二六团（团长张万邦）火速前往占领阵地，抢修工事，并与友军切取联系，以第三二七团为预备队，控制于乌里村附近；师部和直属部队位置于东水头。随后部队立即开始行动，师部也于午夜后到达东水头，作好一切准备。

六日拂晓，我同戴慕真乘马赴第三二六团阵地视察，中途听到响起零落枪声。不久，就看见友军和第三二六团少数部队退却

下来，第三二六团的通信排排长也背着总机向后跑。我们当即责问该排长为什么退却，而且把总机也背走，中断通讯，影响作战。他说：“凌晨日军在坦克掩护下突破友军阵地神窝，友军撤退时没有通知我团。后来日军绕过沟水坡冲到团部驻地下村，张团长、蒋营长都受了伤，其余官兵被冲散了，我只好把总机撤下来。”听了他的报告，我深感情况严重，只有及时将预备队使用上去，堵住突破口，才能稳定战线。由于没有接到第三二七团的报告，不知是否到达指定位置，遂断然处置，对戴慕真说：“你派人收容第三二六团的溃散部队，我到乌里村去找第三二七团，找到了就使用上去阻击日军。”

我带了一名卫士骑马直奔乌里村，沿途看到友军部队还在纷纷退却。走出二三里，遇到本师的一个排，我就命该排随我前进。又走里许，遇到第三二七团的第三连，连长说他是奉命掩护炮兵的，现在炮兵撤走了，他已派人去请示今后的行动。我命这一个连也随我前进。走不多远，就看到第三二七团的后尾部队，全团荫蔽在一个凹道内。我急忙策马跑到部队先头，找到团长阎公雅。他正在仓皇四顾，一看见我就喊：“副师长，怎么办？”我问他：“前面情况怎样？”他说：“敌人的便衣队已进入前面的乌里村，正和本团第一营在村里混战。”我说：“部队停在凹地不好，赶快把部队展开，就在乌岭高地棱线后面占领阵地。”我协助他把部队部署好，重火器的阵地也选定了，并要士兵们赶紧构筑工事，团部移在稍后的一个窑洞构成的院内。我就在团部协助阎团长指挥。第三二六团退到这边来的两个连，我也叫归阎团长指挥。上午七时，日军即开始向我阵地攻击。由于我们抢先一步部署好了军队，又构成了简单工事，所以日军从上午七时攻到下午二时，冲锋三次，都被打了回去。不久和师部的电话架通了，我将当面情况报告了师长戴慕真，并请他向上级请示。下午三时半，日军发起第四次进攻，我军顽强阻击，遂成对峙状态。四时许，戴慕真要我回师部去。我临走前一再告诫阎团长，务必死守阵地，无命

令决不能撤退。

我回到师部时，看见戴慕真像病了一样睡在床上。我将前线情况简略向他作了汇报。他向我征求意见，说：“前面战况危急，没有友军增援，可否把阵地向后稍撤一点？”我说：“第三二七团能稳得住，目前正在和敌人接触着，白天也撤不下来。”并问他第三二六团溃散的部队已收容到多少。他说：“大概有两个营退到山上去了，不过还没有联系上。”我又问他：“上级对当前战况有什么指示？”他说：“没有。”我说：“电报发出去没有？如果发出去了，不会没有指示的。”他还是说：“没有。”并又说：“我的意思，还是把阵地后撤一点好。”我说：“后面地形低下，敌人前进形成居高临下，不如现在地形有利。”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我们兵力单薄，敌人沿着公路迂回到后面去了，我们要受包围的，我还是觉得变换一下阵地为好。”我不好再坚持，只得说：“你是主官，你一定要撤退，我也没有办法，请你自己下命令好了。”他就用电话通知第三二七团团团长撤退。阎团长回答说：“前线距离敌人很近，白天撤不下来，须待晚间才能撤退。”戴慕真于是集合师部官兵向后走。走出村子不远，他的脚步越来越慢，突然递给我一封信，说这是总司令来的。我拆开一看，信的内容大致是：戴师长：你必须坚守现在阵地，如后退一步，定按军法从事。后面签署李延年亲笔。我立刻问他：“刚才为什么不给我看呢？这退下去一定要遭到枪毙，决不是儿戏的事。”他听了很着急，说：“这怎么办？”我说：“前线部队这时还没有移动，赶快命令他们原地固守，先头一个命令作废。”他同意了我的意见。我立即从图囊内抽出命令纸来，写好命令派参谋送交阎公雅。命令刚送走，就看见总司令部的上校联络参谋来了。他开口就问：“戴师长，你到哪里去？总司令的手令你收到没有？你要后退，我立刻打电话报告总司令。”戴慕真显得很尴尬，说：“我的指挥位置不恰当，稍微移动一下，前面阵地并没有变动。”我接口说：“指挥所就在这儿好了，不必再走了。”于是就在附近民宅驻下来，并叫直属部队赶快构筑防御工事。我将师指

挥所的工作处理就绪后，夜色已降临。在黑暗中戴慕真紧握着我的双手，一语不发。我安慰他说：“不会有什么事情的。”当夜日军没有猛攻。当夜九时后，奉到马法五军长的命令，要我师到虢略镇西北新庄附近集结待命，并说第三二六团暂由该军第一〇六师师长李振清收容并指挥，待机归还我师。我们立即通知第三二七团撤出阵地并集合队伍准备转移。

五月七日凌晨三时许，第三二七团刚走到西水头，就奉命配属王隆玘第一六七师，守卫虢略镇东南的洞子崖、席家凹、开方口、大小岭、阎李村一线的前进阵地。我们带着师直属部队到达指定地点。九日深夜，奉到上级命令，要我师（欠第三二七团）立即归还建制，以一部封锁朱阳镇至芦灵关之间通往阌乡之间的各个隘路口，主力守卫盘岭山、朱阳镇、台头至周家山一线。当时师部与第三二五团和第三二六团失去联络，已成光杆。我们奉命后立即准备出发，去指挥第三二五团，并寻找第三二六团。临出发前，李延年打来电话，命令我师必须死守上述阵地，待命行动。

此时已是十日拂晓，我们立即出发。当我们登上秦岭山脊，就清楚地看到虢略镇附近的阵地被日军突破了，部队纷纷后撤。炮兵和汽车部队撤退时扬起很高的灰尘，成为日军炮兵实施追击射击的良好目标。我当时考虑，正面阵地既然失陷了，掩护部队在未奉到命令前应如何行动？经与师长戴慕真商量，决定到达目的地后一方面向上级请示，一方面与正面友军切取联系并配合其行动，以确保主力侧背的安全。我们翻越秦岭，终于与第三二五团取得了联系。我们得知敌情如下：经岔道口、五亩进攻的日军，于八日兵分两路，一路在上、下宋曲与该团一营激战竟日，被击退；另一路千余人利用秦岭复杂地形和黑夜的掩护，突破二营防地下哈里进入香炉沟、铁佛寺，九日晨已窜抵夫妇峪，企图攻击我军后背。由于第三二五团的防线过宽，团、营之间无电话，团长刘明直至十日上午才得知此情。他急忙派部队四处搜

索，并向上级报告，但因电台联系不上，只得派人来向我们报告，同时请友军转报总司令李延年。我和戴慕真闻报后非常焦急，即命在芦灵关附近的第三二六团（该团经第一〇六师收容，实力损失不大，后奉命经朱阳镇到芦灵关集结）寻歼该敌。后得知这股日军遭到预备第三师的顽强阻击，伤亡惨重，残敌向东逃跑。

由于灵、虢主阵地守军纷纷后撤及后方受到窜入夫妇峪之敌的威胁，十一日凌晨，战场最高指挥官下达了全线后撤的命令。我师奉命在朱阳镇一带担任掩护，待主力撤退后向阆乡以西的阆底镇（今属灵宝市）附近集结。这时，第三二六团和第三二七团奉命归还建制。我军撤退后，日军大部队并未追击，只以小部队进至阆乡附近后即行东撤。我师旋奉命日夜兼程再度翻越秦岭，回到朱阳镇。沿途我们收容了一些第三二五团失散的官兵。十四日，我师又奉命经五亩追击日军，于十六日进入虢略镇，后在镇西的一个村庄集结整理。至十七日，基本恢复了战前态势。

对于这次日军进攻的企图，副长官部高级人员都判断是为了进占关中，以威胁抗战大后方四川的安全。只有作战科长吴永烈判断日军的行动是对我军进行扫荡，使我远离其据守的据点，没有深入的企图。灵宝战役的结局证明吴永烈的判断是正确的，因此胡宗南后来对吴颇加青睐。这是以后吴永烈亲口对我说的。

这次灵宝战役，由于层峰指挥失误，导致全线溃退。但因日军主动撤退，没有丧失地方，兵力损失也不太大，在蒋介石面前似乎可以敷衍过去。后来我听说，由于美国空军在飞机上看到从灵宝城附近撤退的部队分四路纵队下来，便将所见情况报告给蒋介石，并质问蒋：这些部队没有丧失战斗力，为什么不战而退？这使蒋很难堪。蒋严令胡宗南一定要将这次作战不力的军官查明严办。经查，整队撤下来的是第九十七师部队。该师师长傅维藩声辩是奉到上级电话命令撤退的，但电话命令没有书面根据，不足为凭，因而以“作战不力，擅自后退”被判处死刑。同时被枪毙的还有我师第三二五团团团长刘明和第一六七师第四九九团团团长

贺一迟，罪名分别是纵敌入夫妇峪和丢失阵地、擅自后退。为了减轻戴慕真的罪责，我没有把本师作战经过和戴一再坚持退却的情形上报。后来，上峰以指挥无方、避战的罪名，判处戴慕真有期徒刑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在华阴指挥所召开的第八战区灵宝战役检讨会议上，胡宗南指责第三二五团事前不遵令部署，当时又不积极搜索警戒，不及时报告，事后不猛力堵击，致使敌军窜入夫妇峪，威胁我军侧背，使我既定计划不克实施，陷我全局不利。

第九十七师参加灵宝战役的回忆

郭 吉 谦

一九四四年四月中旬，日军发动了中原会战。当时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曾派韩锡侯第九军和林伟宏预备第八师增援第一战区，但该战区正、副司令长官蒋鼎文、汤恩伯的几十万军队很快被打败，日军于五月中旬已推进到豫西陕县、洛宁一线，威胁潼关。胡宗南为阻止日军进入陕西，即令所属部队开进河南境内对日作战。当时直接参战和守卫豫陕边界武关、富水关、三要司、芦灵关、潼关之线的第八战区部队有：第一军（军长张卓，参谋长李汝和）之杲春涌第一师和王隆玘第一六七师、第十六军（军长李正先，参谋长薛敏泉）之戴慕真第一〇九师和陈鞠旅预备第三师、第二十七军（军长周士冕）之李日基第四十六师、第五十七军（军长刘安祺）之吴俊第八师和傅维藩第九十七师，以及黄正成炮兵第二旅等部。第一战区刘戡兵团（辖李宗昉第四十七军和张际鹏第十四军）和马法五第四十军也参加作战。奉最高当局之命，以上各部统归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指挥。当时我任第五十七军第九十七师第二八九团团长，参加了这次战役。兹就所知，回忆如下。

第九十七师开赴灵宝

第九十七师原为五省联军军阀孙传芳的部队，孙传芳失败后被蒋介石改编为第四十七师。后来由于该师内部闹矛盾，又被分

* 作者当时系第五十七军第九十七师第二八九团团长。

成第四十七师和第四十三师两个师（不是扩编，而是分家）。第四十三师原辖两个旅共六个团，一九三三年取消旅的建制，第四十三师仅辖三个团，以另外三个团编成第九十七师。为封锁陕甘宁边区，第九十七师被调到西北，归胡宗南指挥。一九四二年，胡宗南把该师的师长调升到别部，以其亲信第七十八师师长刘安祺调任第九十七师师长。一九四四年四月，刘安祺升任第五十七军军长，空缺由副师长傅维藩补充。

第五十七军各部的驻地很分散：军部和第九十七师原驻甘肃固原、海原一带，一九四三年冬移驻平凉一带整训，遗防由高桂滋部接替；第八师驻陕西关中，新编第三十四师驻宁夏中卫一带。一九四四年五月八日，第八师奉命开拔，其先头第二十三团十四日即首先在陕西县碛石与日军交战。同日，第五十七军接到了率第九十七师开往灵宝的命令。当时我团内冀、鲁、豫籍的官兵对部队东开都很乐意，但一些陇籍的士兵从未出过远门，舍不得离开甘肃。

部队由平凉出发，经陇县步行到陕西宝鸡附近。傅维藩说运送我团的火车还未到，命令就地休息，但不许靠近市区，于是全团就在离宝鸡火车站六七里的一片沙滩上休息。我乘此机会搞了一次全团大会餐，席间官兵们各自表达了抗击日军的决心，军官们还在用一块红绸子写的决心书上签了名。但也有怕死的，例如第八连中尉排长李某（四川人），平时营长说他如何好，还要保举他当连长，可此人就在五月二十四日晚部队上火车前逃跑了。又如我团秦腔剧团里一个当演员的士兵，在火车行抵渭南车站附近一个小站时，由其从甘肃原籍来探望他的父亲带着逃跑了。我闻讯后就叫已离站很远的火车停下，派人将他抓回，就地枪毙。

当时日军在潼关对面的风陵渡架起几门大炮，专门射击进出潼关的火车，因此人们把火车过潼关叫做“闯关”。我们的火车在华阴附近的车站上足煤和水，烧足气，利用黑夜以最快的速度闯了过去。日军开炮时，我们已驶出很远。由于陇海铁路函谷关铁

桥已被彻底破坏，火车只能通到常家湾车站。我们到达时已是二十六日夜，站上的军事运输人员告诉我说：“日军离这里不远，下车要肃静，不要亮灯火。”我立即传知所属各单位完全照办。这时，我接到师长的命令，立即率全团开赴阵地。

阵地位置和兵力配备

当时周家山、魏略镇、灵宝城之线上有三军（第一军的假番号）张卓和第五十七军刘安祺两位军长。刘安祺曾当过团长、旅长、师长，参加过蒋阎冯大战和淞沪抗战，有作战经验；张卓却很像一个文人，人们只知道他当过步兵学校的教育长，对军事教育尚有研究，但从未听说他参加过什么战役，更谈不上有什么作战经验。然而奉层峰之命，刘安祺要受张卓的指挥，张的头上还有李延年、胡宗南直至蒋介石，因此人们对于这种叠床架屋式的指挥系统和张卓的指挥才能深为担忧。张卓一切都得听命于胡宗南的摆布，甚至连一个营的阵地位置都要打长途电话向远在后方的胡宗南请示。

按照张卓的部署：刘安祺为左地区队指挥官，指挥傅维藩师接替第八师守卫北田村、牛庄、坡头、傅家湾至灵宝城一线阵地，限二十七日中午以前接防完毕；王隆玘为右地区队指挥官，指挥第一六七师及配属的第一〇九师第三二七团（该团六月七日参战）守卫周家山、石家山、魏略镇、思平村及风脉寺、桐村、张家坡、川口、南北厥山、大小中原之线；第八师集结于新庄、纪家庄附近，作为预备队。

第九十七师师部驻函谷关西南山梁棱线后的梨湾原，师长傅维藩奉到刘安祺转来张卓的上述命令后，即以第二九〇团为本师的右地区队，守卫北田村（不含）至南店头之线，右与第一六七师匡全美第五〇〇团相接；我团及配属的第二九一团第一营（营长陈季达）为本师的左地区队，守卫南店头（不含）至灵宝城之线；两个团要各派部分兵力在下砭、路井、五帝村、十里铺占领

警戒阵地；第二九一团（欠第一营）为师预备队，在函谷关西南的高家庄。由于层峰判断日军必沿铁路和公路线进攻，所以把防御的重点放在左翼方面，除以配属的重炮营放列于函谷关及其附近外，还命我团必须在灵宝城和傅家湾各配置一个营。陈季达营长系行伍出身，很能打仗，因而该营被指定担任重点中的重点灵宝城之守卫。

以几千人的一个师防守正面长达三十华里的阵地，其兵力、火力之薄弱是显而易见的，更谈不上纵深配备。再加上预备队数量太少，无力对敌逆袭，阵地的任何一点被突破就会使全线发生动摇。对于这样的阵地，且不说极为薄弱的右翼第二九〇团方面，即使是上峰高度重视、三令五申必须死守的灵宝城，要想守住也非常困难。灵宝城^①位于宏农河与黄河交汇处的三角洲上，地势非常低洼，大部分城墙早已被拆毁；城东是一大片枣树林，障碍我军的视界和射界，有利于日军接近；南面是东西走向的高地，瞰制着城内。由此可见，灵宝城完全是一个易攻难守之地。

防御措施及其他

五月十二日，张卓率第一六七师和第八师到达灵宝时，一度驻城内。五月十八日日军攻占陕县后，原驻军在灵宝城外埋设了一些地雷，以图阻止日军攻城，张卓的司令部也西移至永泉埠。我师接防后，那些地雷既未排除，也未交待，以至炸死、炸伤过往官兵的事情时有发生。例如第八师的一名传令军官，连人带马被炸死。实际上，这些地雷并没有起到阻碍日军的作用。

我师接防后，即遵上峰之命抢修工事，前后整整十天。但由于函谷关山上硬石多，不宜挖掘，再加上正面过宽，所以工事做得很简单，掩体上面没有覆盖，只挖了一些横向交通壕，而纵向交通壕就很少。因为工事很少伪装，日军只要占领函谷关对面的高

^① 建国后修建三门峡水库，此处部分被淹没，县城移驻魏略镇，陇海铁路也改道南移。

山，就能对我团阵地看得一清二楚。

我师所占阵地大部分都是山地，附近没有村庄，部队大都在野外露营。多数部队是将各连炊事班安排在后方村庄，做好饭后由副官、司务长负责送到阵地上。但第二九〇团团团长曾庆春却将炊事房安在阵地上，与各连战斗兵在一起。由于烧水做饭时冒烟，且阵地都在面向日军的大斜坡上，无法隐蔽，所以遭到日军的炮击。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炊事兵被打得乱叫乱跑，不少人伤亡，炊具也被打坏，官兵们连饭也吃不成。

胡宗南在西安办的一家报纸派记者到灵宝前线进行战地采访，撰写新闻报道，借以鼓舞士气，安定后方。一天，我在灵宝城内视察工事时，一名记者来访，向我提了许多问题，并随我到各处察看了一番。后来有人告诉我，在这位记者写的新闻报道中，对灵宝战场大肆吹嘘，并提到我的名字。

日军还在陕县时，灵宝城内居民绝大多数都已逃往他乡避难，只剩下少数老弱妇孺，铁路、公路上也早已不见行人踪迹。一天，有三个商人模样的人从陕县方向到达灵宝城，被守城岗哨盘查后送到营部。营长陈季达从这三个人身上搜出很多钱财，并把他们作为刺探军情的汉奸嫌疑犯关押起来，但并不上报。部队撤退时，陈季达将搜出的钱财装入私囊，并把这三个人活埋在该营部所驻之县政府院内的一个角落里。当部队退到关中后，我才得知上述情况。当时我觉得部队已远离灵宝城，不便再去调查，再说陈营只是配属部队，因而没有去追究。

战斗和撤退经过

修工事期间，我曾两次派出小部队袭击日军的前哨据点，赶走了占据龙王庙村之敌，还毙伤日军数人。

奉蒋介石之命，从六月一日起，李延年指挥刘戡兵团和马法五军李振清第一〇六师附第八师向陕县之敌发起反攻。同时，我师第二九一团第二营奉命在蓝家凹占领前进阵地，策应友军作

战。吴俊指挥第八师打得很勇猛，当天即将日军警戒部队驱逐，攻占陕县黄村并包围了日军的重要据点五原，但因友军未能及时配合而功亏一篑。三日再攻五原，又因天下雨路泥泞，炮兵行动困难延误射击时间而未成功。五日，日军发起猛烈反扑，该师击毁敌战车多辆并在我空军支援下与敌血战，双方伤亡均重。由于日军后续部队源源到达，我军伤亡严重，被迫节节后退。六日，第八师奉李延年之命归还建制，日军攻占了我师的十里铺、西窝、杨坡、乌里村等警戒阵地，并开始攻击我蓝家凹前进阵地。

六月八日，日军开始对我主阵地发起猛烈攻击。由于宏农河东岸是高原，其地势远高于我主阵地，日军占领那些制高点后对我主阵地完全能够瞰制，其炮兵可对我主阵地任何一处射击。但出乎上峰意料的是，日军进攻的重点并不在灵宝城、函谷关方面，而是指向右翼第二九〇团守卫的牛庄、毕家寨、岸底、西留之线。傅维藩令我团岳副营长率两个连增援第二九〇团，在毕家寨至北安头的塬上修筑预备阵地。当天中午，日军集中炮火猛轰牛庄阵地，一口气打了数千发炮弹，并多次施放毒气。下午，十多辆日军战车一字形排列在宏农河东岸，以车上的平射炮和重机枪向曾团的一线阵地猛烈射击。另外十多辆战车掩护步兵涉过宏农河，突入该团阵地。曾庆春急调预备队增援，总算恢复了阵地。

九日上午，日军战车二十辆掩护步兵数百名攻击第二九〇团四连守卫的墙里主阵地。该连长平日最受曾庆春的信任。此时一见敌战车冲上自己的阵地，急忙带着全连官兵往后跑，第二营阵地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军官们无法掌握自己的部队。同时，第一营守卫的西留、岸底阵地也被突破。面对如此战况，师长傅维藩手足无措，打电话叫我赶快去师部一趟。我乘马前往，快走到函谷关上面的隘路口时，在该处内斜面的我军炮兵向日军开了几炮，立即招致日军炮火的猛烈还击，炮弹在我的前后左右爆炸。我急忙下马步行，并叫牵马的士兵离我远些，以减小目标。

当时第九十七师副师长未到职，参谋长王敏又很平庸，连个

电话都说不清，更谈不上为师长出谋献策。傅维藩叫我到师部，是想要我帮他的忙。我来到师部驻地梨湾原，傅维藩神情惊慌地问我：曾庆春已支持不住了，想让该团往后撤，另占新阵地，是否可以？我说：“该团阵地位于向着敌方的斜面上，毫无遮蔽，大白天部队撤退，势必遭到日军炮击，造成损失。不如先叫预备队占好阵地，再叫曾团后撤。”傅接受了我的建议，说：“那就叫曾团慢一点后撤。”他立即命令预备队第二九一团第三营立即占领枣树坡、马家寨、老虎头之线的壕上阵地，又急忙给曾庆春打电话。不一会儿，总机回话，说曾团早已后撤，电话不通。傅维藩顿时面色苍白，惊慌失措。这时，军长刘安祺打电话责问他：“情况这样紧急，为什么叫一个团长到师部来？还不让他赶快回去……”于是我急忙返回团指挥所。

原来刘安祺已接到了曾团溃退的报告，深感情况严重。他急忙从第九十七师预备队和第八师余部中各抽调部分兵力，还调来配属的装备有小型战车的第一军突击队，以收复被突破的阵地。刘安祺仍不放心，就带着副官和几名卫士赴前线督战。途中正碰上曾团的大车队拉着行李向后撤退。刘问一名赶车的士兵：“你们团长呢？”那名士兵指着后面的一辆大车说：“团长不舒服，睡在车上。”刘安祺早就憋了一肚子气，此时又目睹曾庆春贪生怕死，放任部队溃散，自己却睡在车上装熊，更是怒火中烧，当即掏出手枪朝那辆大车开火。正在蒙头睡觉的曾庆春听说军长来了，要枪毙他，慌忙跳下大车，拔腿跑回前线整顿部队去了。就在这节骨眼儿上，作为师预备队的第二九一团团长田先瑞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军长、师长怎么也找不到他。对于曾、田这两个团长的行为，第九十七师的官兵，尤其是军部和师部的幕僚人员，在战役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在议论着。

刘安祺任第九十七师师长时，我在他手下当过参谋主任和团长，因此和他说话比较方便。一天前，我看到友邻部队情况危急，而我这边又无事可做，就在电话上向刘安祺建议说：“让我团

出击，腰击日军侧背。”刘表示不能随便离开主阵地。此时，第九十七师和右翼第一六七师都有部队溃退，我再次向刘军长请求说：“现在日军后方空虚，你给我一台无线电，让我这个团单独行动，转到日军后方去和它纠缠，扯住它的腿。”刘赞成我的建议，但他说得请示上级。事后得知，刘为此曾一再向上峰请求，但未获批准。当晚只是调整了一下部署，我团除守灵宝城的陈季达营和守函谷关的一营不动外，以第二营的右翼向南延伸至坡头，以原守灵宝城南高地的第三营占领函谷关顶峰和山腰的阵地，作为第二线。

十日，战局更加恶化。虽有马法五军李振清师的两个团和第八师余部增援第二九〇团，但收复的阵地不久又被突破。战斗中，第八师上校副师长王剑岳阵亡。两天前由岔道口进入秦岭山脉的一股日军已进至夫妇峪，严重威胁我军侧背。当天，第九十七师师部受到日军的攻击，师直属部队伤亡惨重。下午，第五十七军军部也受到日军火力威胁，军、师、团之间的电话时通时断，指挥系统陷于瘫痪，前方阵地更加混乱。天近黄昏时，我团部与师指挥所之间的电话刚接通，就接到傅维藩打来的电话。他只说了句“你们马上沿铁路线往西撤”，不待我问清退却目标和部署，就把听筒放了。我对左右说：“这不行！”就立即派上尉副官骑马沿公路向西追赶师长，索要书面命令。这位副官追出十多里，才赶上师长。傅维藩说：“已给过电话命令了，还要什么命令？”副官说：“我们团长说要书面命令，没有书面命令他不退。”这时，军长刘安祺从日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了张便条式的命令，由师长傅维藩签名，交给那名副官带回。

我接到书面命令后，就考虑如何退却的问题。当时从我团阵地往西，只有函谷关背后七八里长的一条隘路，路北侧是黄河，南侧是又高又陡的绝壁。我团右翼的第二九〇团和第二九一团都已随师部退走，日军占领我团阵地右侧绵亘的山梁后，只要派少量兵力堵住隘路的西南口，就会使我带的四个步兵营和配属的一

个重炮营陷入绝境。我想，与其被歼灭在隘路内，不如往前冲出去，成功与否只有碰运气了。我命令行李辎重和卫生队先走，就近的第三营立即占领隘路东北口的掩护阵地，掩护各营退出战场，通知函谷关上的重炮营立即撤出阵地。但重炮营行动迟缓，我在隘路的东北口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看到该营的大车队缓缓驶来。弹药车上堆满了草料，上面还坐着女人，根本不像战斗行列，简直成了老百姓搬家。该营长见我还站在路口，惊讶地说：“你真沉着啊”！

重炮营通过后，我令灵宝城防营和函谷关上的第三营立即撤退。这时天早已黑了，第三营到达隘路东北口时，我令步枪兵装上刺刀，压满子弹，一律用手提枪；重机枪不准上驮，用人抬着，准备在隘路西南口一旦与敌遭遇，立即投入战斗，并占领阵地掩护其他各营通过隘路。各营通过隘路东北口后，我随第三营最后撤退。所幸未遇到日军阻截，我们顺利地通过了这段又长又危险的路。

就在各部争相后撤的同时，上峰转来了蒋介石的命令：无论何人不得向西撤退。此时，灵宝战场总指挥李延年深知局面已无法挽回，在得到胡宗南同意后，下令各部于当夜十二时开始向西撤退，占领东、西长安亘盘豆镇之线。但这一马后炮的命令下达时，不少部队已处在撤退途中。由于数万人在同一时间经同一条公路撤退，造成人群互相拥挤、践踏，混乱不堪，许多辎重被抛弃。

十一日上午，我带领的四个营按照命令的要求抵达阌乡县（今已裁入灵宝市）盘豆镇。当时，军长刘安祺、师长傅维藩正在盘豆火车站的一间小屋里休息。我去见他们时，他俩都垂头丧气，满面愁容。过了好一会，刘安祺才有气无力地说：“昨晚委员长电谕，严令部队不准西撤，如有西撤者，军长、师长一律枪毙。”接着他问我：“你看怎么办好？”我从上下级感情出发，担心他俩真会被杀头，就说：“打回去！我这个团还能打，做先头占据几

个据点，固守待援。”刘沉思了很久，说：“可是胡先生又叫西撤呢！”在我和刘安祺交谈中，傅维藩始终一言不发，只是低头发愁。当晚，胡宗南打来电话，令第五十七军即开临潼附近整补。

师长被枪毙 番号被取消

我部到达临潼不久，上峰打来电话，说胡宗南传见第九十七师师长。傅维藩急忙赶到西安小雁塔胡宗南的副长官司令部，当即被软禁在一间小屋内，一连等了好几天，胡宗南也没有传见他。一天，傅维藩在陆大的同学、当时任副长官部参谋长的罗泽闾请傅吃饭。进餐时，罗问傅：“你对妻子有什么话要说吗？”傅不解其意，随口答道：“没有。”饭后，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罗让傅上汽车去躲空袭。汽车开到武家坡附近停下，车上的卫兵说：“到了。”傅一下车，几个警卫就架住了他，一名执刑军官宣读了胡宗南处决傅维藩的命令。事出意外，傅维藩当即抗议说：“没有经过军法审判就要杀我，不行！我要见副长官，有话说。”可是不由他抗辩，枪就响了。

六月二十五日，副长官部在华阴指挥所召开了团长以上人员参加的灵宝战役检讨会议。当我接到出席会议的通知时，根本没有想到傅维藩已经被枪毙。但我猜想傅离开师部已很长时间，一直杳无音讯，恐怕凶多吉少，于是就把刘安祺手写、傅维藩签名的那个便条式退却命令带在身边，以便必要时拿出来为傅作辩护。但会上只叫军长、师长们发言，我根本没有讲话的机会。胡宗南作总结时，特别提到空军向蒋介石报告有行列整齐的队伍由灵宝撤退，强调第九十七师阵地被突破不可原谅。最后，胡宗南宣布奖惩名单，其中被判死刑的有第九十七师师长傅维藩、第一〇九师第三二五团团团长刘明、第一六七师第四九九团团团长贺一迟三人，被撤职查办的有第一〇九师师长戴慕真（有期徒刑五年）、第九十七师第二九〇团团团长曾庆春（被判无期徒刑）等人。另外，第一六七师少将师长王隆玘被降为上校，第九十七师参谋长王敏

被撤职。胡宗南宣布完后，副司令长官部副参谋长补充说：“死刑已于本日中午执行了。”大家听后都默默无语。在受嘉奖的人中，马法五军的参谋长、军务处长和两位师长、一位副师长榜上有名；第九十七师有两人，守卫蓝家凹前进阵地的第二九一团第二营营长刘舜元和负伤不下火线的我团第四连连长刘志程；炮兵第二旅旅长黄正成也以撤退时武器装备未受损失而立大功。

对于傅维藩的被处死，当时许多人都很同情。有的说，由于汤恩伯部队在河南对日作战中节节溃败，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国民党的不满，蒋介石乃杀一两个倒霉的将领来缓和舆论的谴责；有的说，胡宗南自己指挥无能，造成溃败，而在上级追究之下，却把责任推给下面；也有的说，蒋介石根据空军的片面报告，把第九十七师警戒部队撤退错误地当作主力部队撤退，以此定傅的死罪，等等。对于后一种说法，人们的传说就更多。据我所知，情况是这样的：六月六日第八师撤退时，秩序很混乱，遗弃了不少辎重。第九十七师守卫警戒阵地的一个营由于受其影响，也跟着撤退了。此情正好被飞临阵地上空的我军飞行员看到，误认为是主力部队撤退，就向蒋介石告了一状，蒋便信以为真。

傅维藩被处死后，第九十七师的番号也随之被取消。胡宗南派第四十五师师长胡长青带着该师师部人员和—个团到第九十七师当师长，将第九十七师的第二九〇团拨归第八师，此后第九十七师的番号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军长刘安祺为维系原第九十七师官兵的心，对内仍称第九十七师，把取消番号—事对下隐瞒了起来，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春该师拨归第五军建制，才名实相符地对内也叫第四十五师了。

坚守函谷关 热血洒中原

谢 鸿 文

一九四四年初，日军从东北抽调大批伪满州国的部队，投入豫西战场，企图打开潼关，进兵汉中，占据西北腹地，进而南下，直逼大后方^①。敌军装备精良，配有飞机坦克和重炮，来势凶猛，气焰十分嚣张。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派兵抵御。当时我在第九十七师第二九一团第三营第八连当连长，亲身参加了这场恶战。

一九四四年五月，我师奉命从甘肃出发，到西安集结，旋即兵出潼关，开赴豫西前线。六月四日，团长田先瑞、营长李大昭指挥我们进入阵地^②。我连在函谷关毕家寨一带设防，占据山头，抢修工事，没有命令，不得后退一步。阵地位于山上，山势西高东低，坡度大，进攻难，守亦不易。山上土多石少，工事修得很快，为了预防重炮轰击，各排、班挖掘的工事都在三米以下。但时间紧迫，土方量大，工具不凑手，所以整个工事几乎裸露在敌人面前，成为敌人的活靶子，一开火，我方就处于被动地位。

六月五日，敌人用重炮猛轰我方阵地，压住我方火力。因为地形对其不利，用步兵强攻山头等于送死，只好凭借重炮的优

* 作者当时系第五十七军第九十七师第二九一团第三营第八连连长。

① 据《河南会战》，进攻灵宝的是原驻山西的日军第一军第六十九师团等部。日军因兵力不足放弃了“潼关作战”的计划，改为进行灵宝作战。

② 据《陆军第五十七军第九十七师灵宝战役战斗详报》，五月二十六日，第二九一团（欠第一营）奉命担任预备队，在高家庄附近。三十一日该团又奉命构筑工事。六月六日，第二九一团第三营奉命侦察预备阵地，七日和八日修工事；八日傍晚该营奉命占领枣树坡、老虎头一带预备阵地，九日奉命推进至山麓阵地，固守毕家寨（不含）、马家寨迄老虎头之线。

势，妄图把我军摧毁在工事里，然后打开缺口，强占山头，立住脚跟，进而向左右两翼扩张。一时间几十门大炮齐发，呼啸声不绝于耳，顷刻间阵地上树枝断折，尘土腾空，碎石乱飞，硝烟弥漫，山头笼罩在白烟黄雾之中，绿草陷进土里，黄土翻出地面，弹坑一个接一个，整个地面被炮火深翻一遍。幸亏我们的工事较深，覆盖坚厚，隐蔽的士兵伤亡不大。但负责观察了望的四名士兵全部负伤，九班长伤势严重。

敌炮火转向我连右翼三营阵地后，我连士兵迅速从掩蔽部冲出，进入破烂不堪的阵地，以断树、弹坑、土堆、岩石为掩护，布成散兵线，严阵以待。敌人以为毁灭性的炮轰已经奏效，便三五成群快速向上冲锋，大有一举占据山头之势，却不知我连已做好还击准备。一声令下，机枪、步枪同时射击，手榴弹在敌群里接连爆炸，战士们憋在心头七年之久的怒火燃烧着，喷射着，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抱头鼠窜。他们惊呼怒骂，趴在地上，盲目射击。由于我方射击准确，杀伤力强，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只好悻悻地退到山下，山坡上留下成片的尸体。

敌人的炮又响了，我们跳进掩蔽部。炮声过后，又进入阵地阻击敌人，整整厮杀一天，敌人没占着半点便宜。

第三天（六月六日），敌人派出十几架飞机，沿着工事投弹，一些掩体被击中，全连伤亡很大，烈火把翻出的红土烧成黑色，一片焦土，整个阵地淹没在硝烟火海之中。我用几只子弹箱垫脚，从指挥班的工事中探出头来，观察敌人的动向，透过时浓时淡的硝烟，模糊发现一团团敌人冲上山坡。突然一声刺耳的呼啸声传来，从声音判断落点近在咫尺。我一脚蹬倒子弹箱，随着一股灼人的气浪冲摔到底部，昏了过去。朦胧中，小号兵哭喊着，摇晃着我说：“连长、连长，咱们完啦！完啦！”我跳起身来，抖抖身上的沙土，怒吼着：“哭什么？耍种！快通知各排，上刺刀，准备肉搏！”指挥班掩蔽部里烟尘弥漫，一个出口炸塌了，我领着活着的弟兄，从另一出口钻出地面。

敌人离我们只有几十公尺。衣裳破烂，满脸灰尘的弟兄没有一个畏葸不前的，人人张着干裂流血的大口，用嘶哑的声音高喊杀声，冲入敌群。这场肉搏，充分显示出我们抗日的意志和训练的素质，发挥了地势高的优势，刺刀闪着寒光刺向敌人的胸部和颈部，敌人的刺刀只能在我们的腿部转。敌人招架不住，掉转身子向山下溃退。

战斗结束，除二排长失踪外，伤亡不大。

第四天（六月七日），敌人一阵大炮、飞机狂轰滥炸之后，出动了十多辆坦克，掩护步兵前进。在我连阵地前，两辆坦克吼叫着、颠簸着向前蠕动，边行进边用机枪横扫阵地前沿。我命令第二排第一班用手榴弹炸坦克，又命令机枪手让开坦克，向纵深射击，阻止敌步兵前进，掩护爆破手。第二排第一班三名弟兄，冒着枪林弹雨，几经跳跃翻滚，出现在第一辆坦克的侧前方，坦克好象毫无察觉，继续向前行驶。突然一声巨响，尘土和硝烟罩住了坦克，压住了坦克的吼声。“打中了，打中了！”小号兵在我身边狂呼。喊声未落，坦克冲出烟雾，侧转身向爆破手碾去。三位弟兄闪躲不及，惨死在履带下。第二辆坦克却中了我们的埋伏，集束手榴弹拉响过后，坦克猛地跳了几跳停下来，右履带被炸断，车瘫在阵地前。三个日本兵从顶塔上钻出来，企图逃跑。弟兄们岂能饶过他们，一阵枪响，把他们击毙在坦克旁。我长吁一口气，总算给轧死的弟兄报了仇。第一辆坦克可能听见了爆炸声，急转车身想救伙伴。它的侧面是山涧，因转弯太急，竟滚到悬崖之下。敌步兵见势不妙，慌忙退走。

当晚，失踪的二排长回到阵地。原来，他在肉搏中冲杀太猛，钻进敌群之中，被敌人裹胁过去成了俘虏。他对看守的敌人说：“你是东北人，我是河北人，咱们都是中国人。看在都是中国人的份儿上，你给兄弟来个痛快，要杀，你给我一枪；要放，你给条活路。”看守他的敌人没理他，转身走了。他见有机可乘，就逃回了阵地。

战斗的第五天（六月八日）、第六天（六月九日），有点实在坚持不住了，疲倦、劳累、饥饿、伤痛都不可怕，最难受的是口渴。五月骄阳红似火，尘土硝烟塞口鼻。受伤的脸上有血，没受伤的脸上也绽出了血，嘴唇肿得向外翻着，裂开的口子钻心地疼，牙齿像两排木板，没有一点痛感。最揪心的是刺耳的报告声：“××阵亡，×××受重伤。”全连能参加战斗的只剩二十余人。我把情况向营部做了报告，请求增援。李大昭营长说：“援兵一个也没有，我命令你连死守阵地，不得后退一步，违者严惩不贷！”他又以老朋友的口吻说：“玩命吧！你如果阵亡，我替你处理善后。”

第七天（六月十日），战场平静下来。下午，我连接到营部命令，撤出阵地，向西转移^①。

六天血战，我连歼敌三四百名，击毁坦克一辆。我连进入阵地时一百五十七人，撤离时只剩十七人。

^① 据《第三十四集团军灵陕战役战斗详报》、《陆军第五十七军第九十七师灵宝战役战斗详报》等，六月十日，毕家寨、马家寨一带战斗至为激烈，前来增援的第八师副师长王剑岳阵亡。

血战张茅

谢本璞

一九四四年春，我在陆军第八师第二十三团第二营第五连第二排任排长，部队驻陕西兴平县东北的店张驿。我师是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师长吴俊（黄埔五期）治军甚严，指挥有方。当年四月中旬，日军由郑州以东的中牟和以北的邙山头同时发起强大攻势，迅速突破第一战区部队的防线，五月七日攻占了龙门，直扑长官部所在地洛阳，豫西告急。

五月八日，我师接到驰援第一战区的紧急命令。我团是先遣队，奉命后立即出发，十日由咸阳乘火车东进，十一日傍晚到达河南灵宝，当晚在该城宿营。次日晨，我看到挑担背包、扶老携幼的人群源源不断沿公路向西奔逃，并从他们口中得知，另一路日军大部队已由山西境内渡过黄河，正在澠池与我军激战。十二日下午，我团奉命到陕县会兴镇（今属三门峡市）布防，以第二营为前卫，进驻张茅车站。营长命五连为前哨，推进到张茅以东十里铺占领阵地。

十三日上午，部队到达指定地点，连长崔泽藩（湖南益阳人，黄埔第十五期毕业）立即同我（当时担任排哨）和几个班长对照地图，察看地形，布置火力。这是个长圆形的独立山头，高约三十余米，长不足一百米，左端稍高，向右倾斜，靠近陇海路；左后方有小径直通山顶，右端较陡峭，连接平坦开阔地；面敌方稍有坡度，可攀登；离山前约半里有小村庄，山后方约一百五十

* 作者当时系第五十七军第八师第二十三团第二营第五连第二排排长。

米为起伏丘陵，营指挥所在那里。看来地形地势居高临下，俯瞰远瞩无碍，防守有利。侦察毕，我立即派出步哨两组，安置在村前交叉路口，严密监视与盘查。全排士兵马上进入阵地，选择适当位置构筑机枪掩体，使之能充分发挥侧射与斜射的强大火力；挖好跪射散兵坑与沟通壕；测量重点目标射程；山腰布置手榴弹投掷位置两处，以便于消灭死角，并有自然沟可通山顶；告知排长位置，指示联络路线，规定记号。一切布置就绪，连长集合班排长下达命令：“这是营阵地据点，能否守住，有关全团战局。战斗再惨，只能坚守，最后关头，也只有血肉相搏。要牢记发扬黄埔精神，保卫祖国领土，不成功，便成仁！”我慷慨回答：“连长放心，纵然粉身碎骨，誓与阵地共存亡！”

五月十四日天刚亮，一个黑色气球，从东南方飞来，在我阵地上空侦察约二十分钟，又向原方向飞去。紧接着，由东北方飞来一架日机，盘旋侦察后，连续投弹十几颗，一颗落在我隐蔽部旁边，一颗落在离第五班机枪掩体不足十米处，其余落在空地上，我无损失。这时，临时担任便衣侦察组长的副连长刘镛从敌方气喘吁吁地跑来，对我的传令兵邱树宗说：“你火速报告排长，敌人搜索部队已进入前面村庄，几分钟就可来到这里，赶快做好战斗准备。”我立即下令：“各就各位，准备战斗，但绝对不许乱放枪浪费子弹，发必中标。”

当日军先头兵匍匐进至我阵地前十多米处时，敌炮开始猛烈轰击，紧接着飞机也在我上空不断扫射，掩护其步兵登山。我用信号指示“射击开始”，枪口都对准预测的目标射击，构成火网，敌伤亡惨重，攻击顿挫。我到各班嘱咐，要沉着应战；又用记号指示山腰手榴弹投掷兵摘掉保险盖，以备急用。各班迅速做好对付敌人第二次进攻的准备。果然，一日军指挥官手舞长刀，驱使士兵在炮火掩护下继续往上爬。我军猛烈射击，敌军官中弹倒地，敌兵伤亡更惨，但未中止攻击。当日军爬到离山顶只有二十米处时，敌炮摧毁了第五班的机枪掩体，陈班长和三个弟兄壮烈

牺牲。我立即传令副班长代替班长，继续射击。战斗情况一阵紧似一阵，传令兵向我报告：“副排长去第四班指挥战斗，在沟通壕里被敌机扫射，中弹牺牲，还有几个弟兄受重伤躺在壕里，担架兵来不及往山下送。”日军离山顶仅十余米，超过了山腰投弹位置，投掷兵也回到了山顶。我命令迅速准备好手榴弹，并先后奔至第四、第五班当面嘱咐：“如战况恶化至最后关头，我无法指挥之际，你们要当机立断，各自为战，虽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坚持到底，与阵地共存亡。”我返回指挥位置，命令第六班迅速上好刺刀，作白刃战准备。情况愈来愈紧，不到半小时，第五班的机枪不响了，惟有轰轰的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无疑敌已突破阵地，白刃战开始了。我同邱树宗离开位置，正待奔向第五班，突然飞来一颗炮弹，摧毁了掩蔽部，卧在那里投弹的第六班几个弟兄牺牲了。我转身返顾的瞬间，一颗机枪弹正中我的右肋，贯穿胸背，我当即昏倒在地。我苏醒后，只见邱树宗趴在我身旁，边哭边说：“排长，这里没有担架，无法救护你。左端第四班阵地的枪声不够响亮，手榴弹爆炸声也时断时续，看来不是缺弹，就是情况不利，怎么办？”我不由泪落，沉痛地说：“我死不足惜，只是排内几十个弟兄，不知活着的还有多少？”说时迟，那时快，从第五班那里冲上来几个敌兵。邱树宗说：“排长，情况危急，敌众我寡，无法搏斗。”我说：“不要管我，赶快通知第四班，无论战斗如何惨烈，也得固守左端制高点，以待援兵夺取胜利。”传令兵急中生智，用力抱我到被炸毁的掩蔽部附近，拖过两具遗体，压在我身上，并撒盖上少许破石碎土，他说：“排长，你暂时忍痛受苦，我马上去第四班传达你的命令，也报告营长派人来救你！”说罢转身走了。

我从尸体的缝隙里侧着眼睛瞧，只见最前面的两个日军举着膏药旗插在山头上，随后跟上的日军用刺刀逐个刺杀我排伤兵，还使劲往尸体上乱戳。我目睹如此惨景，只恨得咬牙切齿。我紧握着装满子弹的自来得手枪，只等日军接近我时对准他们一梭

子，为惨死的弟兄们报仇，然后以身殉国。敌兵陆续上山，遭到我阵地左端最高点的机枪猛烈扫射，使其顾不上逐一清查刺杀后情况，掉头便向第四班阵地猛攻，企图夺取制高点。

在这关键时刻，我军发起了猛烈反击。成排的炮弹在敌群中开了花，重机枪对准日军队伍猛烈扫射，步兵乘势掩杀过来。不到一小时，就将立足未稳之敌打下山去，夺回了阵地。邱树宗第一个跑到我身边，紧接着连长崔泽藩、第三排排长张栋和许多弟兄都来了。连长说：“什么都不说了，邱树宗你赶快去带担架兵到这里来，抓紧时间护送谢排长到团卫生队去。”我说：“连长，我个人负伤或死亡，本不足惜，只是我排几十个弟兄，不知还有多少？”不等我说完，第四班班长李义方含泪说：“排长不要悲痛和顾虑这些了，我们活着的，一定继续战斗。”指导员王有为也说：“谢排长你治伤要紧，什么也不必惦念。刚才反攻，副营长指挥第四连沿着铁路线从左翼出击，第六连从右翼迂回突击，我连从阵地正面反攻堵击。敌人敌不过多方压力，溃退了，敌遗体数具，待查清其部队番号后，再行掩埋。不过敌人是绝对不会甘心的，今晚可能还有激战。现在将近六点，扶你上担架，快些下山，待灵宝战役全线胜利后，我们再去医院看你，祝你早日恢复健康。”我激动地说：“我时刻盼望你们凯旋，再见！”

第二天，我被送到陕西武功医院里，先我住院者不下百人。继我而来者，有本师士兵和连排级干部，我的同期同学第二十四团的排长袁珍镒也来了。他的伤很重，是在会兴镇右翼阵地上率领一排人与敌反复冲杀、肉搏负伤后被抢救出来的。第四天下午，我连王指导员也被送来医院了，他的伤在头部。两人相见热泪直流，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换过药，含泪讲述十五日的战斗经过：“你离开后的次日微明，惨烈的战斗又展开了。敌人的飞机大炮掩护其步兵冲杀，两次爬上山顶，均被击退。最后一次，敌人发射烟幕弹掩护进攻，我方死伤不少，连长身先士卒，指挥作战阵亡了。邱树宗死守在连长遗体旁，被日军惨杀了。我继连长之

职，率部抵抗，不防一颗炮弹离我不远开了花，一块破片，正中头部。不久第三排排长张栋也阵亡了。此时敌众我寡，后援不至，已临危急关头，营奉令放弃前哨阵地，转移主阵地会兴。”他讲到这里，泪如雨下，停一会接着说：“我虽在弹雨中被抢救，但我连重伤与阵亡者都无法救护出来，他们的惨景，可想而知了。”

伤兵陆续送来医院，我认识一个跟刘镕副连长当侦察兵的名叫刘开娃，山西人，他的右臂断了，用绷带绑着套在脖子上。我问他一些情况，未开言，两行眼泪就簌簌地掉了下来，他说：“我不敢回忆更不敢讲述刘副连长之死。我们在离会兴不远的的一个村庄，汉奸向敌人告密，副连长被俘。在严刑拷打之下，他不肯说出一点秘密，最后被挖了眼睛，剥了皮，惨死在敌人酷刑之下。半夜里，突然刮起大风，下了暴雨，天黑洞洞的，敌兵监视疏忽，我便趁机逃了出来。我的伤不是被打的，而是那晚不明方向掉在深沟里将右臂跌断了。天亮，我仔细观察一下，知道脱离了险境，慢慢爬上来，找到师医务处，敷药包扎后被送来这里了。”说完，他已是泣不成声，围听者也都流下了眼泪。

中原会战中 临汝训练班参加爆破阻敌

文 强

一九四一年发生了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美国的军事设施损失惨重。中美两国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军国主义，经多次谈判，决定在重庆成立中美合作所。所主任由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代局长戴笠担任，副主任由美国海军准将梅乐斯担任。中美合作所首脑机关设于重庆造纸厂。为适应共同抗战的需要，自一九四三年春起，即次第在四川省重庆、湖南省南岳、河南省临汝、安徽省雄村、绥远省陕坝、福建省建瓯、湖南省东安等地建立训练机构，并一律命名为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按成立的先后，在各班班名上冠以第一、第二、第三……的番号。当时我任设在河南临汝县风穴寺的中美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简称临汝训练班）副主任（班主任例由中美合作所主任戴笠兼任），负实际责任。

中美合作所是中美两国通过外交途径建立起来的军事合作。其中心任务是要在中国训练一支五至十万人的现代化武装游击部队，准备盟军在中国大陆开辟第二战场时，配合在沿海地带作战。训练班的训练内容，完全是为对日军作殊死战斗，训练在前方或敌人后方对敌人进行破坏、狙击、活捉舌头的作战人员。

当时第三班学员的来源有二：第一由苏鲁豫皖招募了一批初

* 作者当时系中美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

中以上到大学程度的失学失业知识青年约五百余名，单独编队，训练完毕即作为游击干部的补充，派往各建制部队。第二是调训建制部队，他们一是配属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别动军第五纵队，辖两个支队，共三千名；二是配属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别动军第六纵队，人数大致与别动军第五纵队相同。每一个纵队每次调一个支队为限，每期轮训三个月，拟两期调训完毕。

一九四四年春，日军蠢动的风声越传越紧。全班纷纷请战，要求打过黄河去；美方官兵也纷纷向我求见，同样是摩拳擦掌。我作为班的全权代主任，明知己身的职责是训练人才，并不是指挥作战，我即将受训的别动军第五纵队司令廖宗泽少将请来，会同美方人员，开了两次紧急会议，然后具体拟出由第五纵队去实施的两项对日方大爆破的计划。因为这一方案是经过班内中美负责人及部队长三方订定的，一经上报，中美合作所立即批准。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也对第五纵队司令正式发布了命令，要求在班本部技术指导下，请美方人员作顾问，限期完成任务。两大爆破目标，一是日方在黄河故道的沙沟纵横地带修建的汴新（乡）铁路和铁路上的一座铁桥，二是焦作煤矿。当时鉴于美方人员化装行动不易，只好定于夜间实施。在班中的美方人员全部出动了。经周密侦察布置，先用武装部队封锁道路，再用软性炸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汴新铁路上之铁桥破坏了。我方无一伤亡，安全撤退，得到了传令嘉奖及实物和现金的奖励。对焦作煤矿的大爆破，未能完成预定计划。后来我追问廖宗泽为何没完成任务，他说，考虑到日夜都有中国劳工在井下，如果一声大爆炸，将不知要冤死多少同胞。另外经与矿中的爱国工人头目会商，他们不愿采取大爆破的方式，而愿将工人群众组织起来，用罢工的方式进行抗争。廖宗泽虽然没有按计划完成任务，但各级长官得知实情后，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一九四四年三月，戴笠自重庆到第三班视察。根据当时的情报判断，日军图谋发动中原会战已是一触即发。戴笠与我经多次

研究，授权我全权作应变处理。戴笠离班后一周，我即拟定好撤退计划，也会同美方作了一些撤退演习。

记得有一次与驻军第十三军军长石觉中将研究班本部安全问题，石觉认为我班有美国人，目标大，很可能成为日军进攻的目标，该军不但难以保证安全，也妨碍其作战计划。他还认为第三班已得到美方的轻装备，按火力网计算，已超过了该军一个师的火力。当时我已预感到依靠十三军保护不大可靠，相机脱离临战地带，才是万全之计。于是，就在日军连陷郑、许，绕击临汝，第十三军腹背受敌的险况下，我全班循鲁山山道及叶县，经通豫南公路，行军一夜半天，平安撤退到镇平县菩提寺。该寺也是一座有名的古刹。在戴笠未到班视察前，我原计划在这里办一个分班，孰料不久，即成为撤入陕西的中途站了。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自洛阳撤退到豫陕交界之卢氏，原以为是最安全的地带，孰料五月中旬宜阳、洛宁先后沦入敌手，连卢氏也很快地暴露在日军进扰的目标之下。当第三班沿豫陕公路撤退到豫陕交界之西坪镇稍作休息之际，忽传日军已沿洛卢公路进军，卢氏旦夕不保。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如不撤退到陕境，亦将有陷于敌手的可能。而第一战区原先运存于这一地带的辐重粮食等军用物资，以及许多非战斗人员、军官眷属等等，都猬集于豫陕公路两旁，欲搭车西去，已无车可搭，物资堆集如山，无车可运。我见此状，乃急电卢氏第一战区蒋鼎文长官，及西安第八战区胡宗南副司令长官，提出两条建议：一是由第八战区副长官部速派一能员驻守武关，成立临时警备司令部，维持交通秩序，稳定人心，抢运物资入陕；二是等到物资抢运完毕，眷属疏散之后，将卢氏逼至西坪之公路及公路上两座横跨的桥梁彻底破坏，以阻日军之西进。我的建议得到了同意，但由于西安副司令长官司令部派来一个工兵营难以完成大爆破任务，第八战区副长官部参谋长范汉杰中将即向胡宗南副长官建议，将这项紧急爆破任务交给中美第三班，以美方人员协助，先做好爆破两座公

路桥的一切准备，待令引爆。对于公路的破坏，则交给第八战区派来的工兵营，并由地方上动员壮丁协助，亦待令行动^①。美方人员接受任务后，一致感到光荣。他们说，虽然没有上前线杀敌，只要完成大爆破的任务，也可引为骄傲。班中接受任务的官兵，个个精神振奋。我处在两个战区之间的联络地位，经五昼夜的奔忙，如期完成了任务。后来蒋、胡两长官为我请功，我则归之于盟友的协助和第三班全体官兵的努力，而受到了集体嘉奖。美方人员的功勋，则由中美合作所正副主任分别上报请功，美方人员皆大欢喜。

一九四四年六月上旬，全班自浙川县西坪镇（今属西峡县）平安撤入陕西，沿豫陕公路经过武关、龙驹寨等险要关卡，到达了万山丛中的陕南重镇商县。

^① 据《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范汉杰当时任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第六章 豫西鄂北会战

豫西之战

刘汝明

三十四年春，日军分三路大举进犯南阳。一路由鲁山，一部进攻南召，主力则沿李青店山路，直趋南阳西边的镇平县。一路由许昌、叶县、方城，攻南阳的东面，这一路敌人，有汽车牵引的重炮联队。另一路由随县、枣阳，经新野，攻南阳西南十余里的卧龙岗^①。一四三师有一团人在此防守，被优势的敌人攻了一天，到夜间，留了一个加强排埋伏武侯祠内，其余都撤回南阳城内。这个加强排在祠内，用一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和许多炸弹，安置在鼓楼上。次日晨，敌人打炮放枪，祠里都毫无动静。到八九点钟，日军派约一排人进祠搜索，没发现鼓楼上的我军，有一个敌人就跑到门外大叫。外面约有一个联队，听到叫声，便用快步往祠里走。这时鼓楼上机枪炸弹，一齐投射，敌人便乱成一团，逃也逃不出去。一挺机枪，对准了大门，一会大门口就被死伤的敌人堵住，进来的全被打死。但是没进来的敌人，即

* 作者当时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 本文节选自《刘汝明回忆录》。

① 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著《昭和二十（一九四五）年的中国派遣军》，攻击南阳城及卧龙岗的日军是由禹县出发，经襄城、叶县、方城行进的第一一七师团吉武支队。

把祠包围。这排人除了躲在北面墙顶上的几个人侥幸跑回南阳外，其余的把子弹炸弹用完，都壮烈成仁，可是换来敌人的代价更大。

攻邓县的敌人，是一个联队，山炮一营；我守军是一个步兵团。自早上打到十二点，敌人没得手，就向东退去。这时友军（美军）的飞机发现敌人退走，就用暗号要部队出城追击。但是守城的部队，并不懂这种暗号，所以没有行动。飞机就以为城里也是敌人，向城里扫射一阵飞走，幸没伤几个人。可是我得到敌人攻邓县的报告时，就派了一个旅，附配属炮兵团的野炮一营去增援。这旅到了邓县以北十几里，就知敌人已向东退去，第二天就叫他们仍回内乡附近待命。大约十点左右，他们正向北行进的时候，友军飞机五架又到上空。因这营野炮、骡马多，行军长径也大，带起的尘土又高。飞机盘旋一下，又以为是敌人；一阵扫射猛炸，这十二门野炮全毁。两百来匹骡马全炸死，人也死伤大半。炸完了，飞机就向西安方向飞去。这个炮兵团是才拨来的，团长见了我就哭。我问他：炮兵也不懂对空联络？他说：不知道怎样联络。我只好把这些事实，报告上去。另外，由鲁山方面来的敌人，一部攻南召，主力向镇平方面急进，打算把我截在镇平以东。我赶紧抽调一部分部队到镇平附近，拒止北面来的敌人；总部人员向镇平以西移动。跟着总部有对空联络无线电台一部，由三个美国人负责使用联络。这时电台正放在汽车上移动，到镇平西三十多里的地方，飞机又来炸，更巧把载对空电台的汽车连电台全炸坏，三个美国人干着急，也没别的办法和飞机联络。事后他们就去西安另要电台。一个月后，他们又带着一部电台来我这里，而激烈战斗需要飞机的时期已过，事实上他们在这里的时候，也没发生什么功用。因为美国飞机，是靠电台联络，又是美国人自己使用，总部以上的单位才有。部队没法跟飞机直接联络；布板信号也都过期，没有用，所以部队除了战斗损伤外，又常遭自己方面飞机损害。当时通信联络，是有很多缺

陷。

我到镇平西面，敌人正围攻南阳甚急，守城的是二四三师。我离开刘相公庄时，敌人已攻了两天，不过尚未用重炮攻城。打到第六天，敌人的重炮联队，就开始不停的猛轰。里外的工事和重要建筑都炸毁，敌人的飞机也来炸，到第七天无法再守，他们就在夜间向东突围。守南阳北关的刘云生团，打死敌人最多，损失也最大。策划守城的谷参谋长，是冯玉祥的快婿，陆大毕业，忠诚干练，成绩很好。

敌人攻了南阳，继续向西进犯，镇平北边的敌人占了内乡，他们分别向西峡口前进^①；并钻西南山地，直趋淅川城西五十里、荆紫关东五十里的莫泥湾（也许是磨牛湾，已记不清）^②。我的司令部原想到淅川城附近，敌人又绕到我后，企图截断去路，我就在滔河过了一夜。在这一夜里，西安胡长官亲自给我打了一次电话，恳切的要我向荆紫关方面去；五战区郭寄峤参谋长也打了两次电话，要我向战区方面靠紧。此时往荆紫关去，一面是山，一面是河，野炮无法移动；向五战区靠，全是山路，野炮也无法行动；敌人围迫很急，又不能停止不动，野炮是非毁不可了。当时假如到荆紫关去，有许多方便，没有坏处。因我和胡的感情，一直很好，走这条路，也很顺理成章。但是第二集团军，在指挥系统上，原是归五战区的。一个军人，不管是利是害，总要顾体制，守本分，不能背道义，轻去就，尤其是在要紧的时候。从来我就抱这个原则，不计得失。所以天明了便向鄧阳^③附近移动，与战区靠紧。胜利以后，有一次参加郑州会议，和胡长官

① 据《昭和二十（一九四五）年的中国派遣军》及《三十四年第三十一集团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日军于三月二十八日攻占内乡县城，二十九日已抵西峡口附近，此时南阳城尚未沦陷。

② 此地名叫磨峪湾。

③ 鄧县为清代鄧阳府治，一九一三年民国政府废府存县，一九五八年因修建丹江水库迁往新城。

见面，谈到这事。胡对我没到他那面去很觉遗憾，但对我的处境，他很明白，很坦率的说，在道义上是应该这样。

第二集团军参加豫西会战的回忆

宋 聿 修

一九四五年初，蒋介石把李宗仁调升为军事委员会汉中行营主任，以刘峙继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在抗战初期，曾被人们赠以“常败将军”或“长腿将军”的诨号，因此蒋介石对刘峙也不太放心，所以特派郭寄峤当他的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郭曾任第一战区参谋长，此人多谋善断，蒋介石选他作为刘峙的副手，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随刘峙到第五战区来的，还有参谋处长赵子立，此人也是很有才干的。这时第五战区除指挥第二集团军以外，还指挥着第二十二集团军。

刘峙来到老河口，刚刚安置就绪，郭寄峤尚在西安，敌人就由驻马店一带向第五战区发动了一次攻势。

约在三月下旬，敌人从驻马店一带出发，利用暗夜向西急进。头一天，我们得到报告说，泌阳以北小史店、羊册一带发现敌情，我们当即令驻唐河的第五十五军侦察防堵。第二天上午，又接到报告说，这部分敌人已在唐河、方城间渡过唐河，在河西村庄宿营。当时我们判断，这可能是敌人的先遣部队，昼伏夜行，企图以奇袭战术，抢占老河口机场，然后再以主力向我军进攻，以期减少我方空军对他们的威胁（当时我们的空军已占优势）。我们一面将上述情况和判断报告老河口长官部，一面令第五十五军侦察敌情，并向之攻击，同时令第八十一师在南阳以南的白河西岸占领阵地，准备堵击。

* 作者当时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一天上午，郭寄峤由西安来到南阳，在第二集团军总部研究了作战计划。他说：据我得知的情况，敌人在驻马店一带集结了约有一个半师团以上的兵力，颇有向第五战区大举进攻的可能。因为南阳一带是大江以北我方阵线上的突出部，对平汉铁路交通有一定的威胁，所以敌人企图占领它。你们第二集团军应以一个师固守南阳县城，主力布防在南阳南、北两面，沿白河占领阵地，固守南阳，相机反攻。如果敌人过于强大，或由翼侧迂回进攻，形势确实不利时，仍应固守南阳城郊，作为据点，主力可转移到内乡至淅川间的山岳地区，阻击敌人，待机反攻。随后，他就转往老河口第五战区长官部去了。郭寄峤走后，我们立即命令第一四三师师长黄樵松部固守南阳，命令第六十八军主力在南阳以北沿白河布防，命令第五十五军在南阳以南沿白河布防。因第八十一师未能及时赶到白河西岸防堵，利用暗夜钻隙急进之敌，第三天拂晓，已在南阳、新野间渡过白河，当夜继续西进，第四日拂晓已达邓县以南地区，逼近老河口。因老河口还有预备部队，所以长官部立即向武当山下的草店撤退。这时敌人主力已越过方城，向南阳前进，我们命令部队严阵以待。敌人见我南阳正面防守较严，乃以主力由大石桥附近渡过白河，向第六十八军左翼迂回攻击，第六十八军被迫变更部署，以第一一九师和暂编第三十六师展开于南阳西北地区，利用山地迎击敌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接着敌人继续向我军左翼延伸，我们司令部由刘相公庄向内乡撤退。第六十八军主力无法形成一个抵抗阵线，只得且战且走，也逐步撤到内乡一带。这时敌人并未急于攻击南阳县城，而是以主力对第六十八军跟踪追击。我们总司令部未在内乡停留，继续向淅川撤退，第六十八军曾在师岗和马蹬镇一带节节抵抗，但敌人以一部由内乡沿公路西进，经丹水、上集绕至淅川北面，向我军侧背攻击，我军被迫退到丹江南岸，进行抵抗。第五十五军军部及第二十九师在受到敌人攻击时也经邓县、淅川李官桥，撤到丹江西岸。第七十四师留在桐柏、唐河之间，在敌后活动，牵制敌人。

我军退过丹江后，即沿江布防。当时是枯水季节，丹江处处可以徒涉，敌人遂涉过丹江，猛烈进犯。我军被迫逐步撤至豫鄂边界的高山地带，利用有利地形，进行抵抗，敌人的攻势才逐渐停止。

第二集团军司令部退入山区后，暂时驻在豫鄂陕边界一个叫黄石坪的村庄，指挥前方作战。因为这里有一条电话线路通过，可以利用它与第五、第一两个战区长官部直接通电话，信息比较灵通。等到战局趋于平静后，我们的司令部即移驻湖北的郧县，第五十五军军部移驻均县，第六十八军军部移驻白桑关。

奉命固守南阳的第一四三师，在师长黄樵松、参谋长谷云明周密计划下，迅速做好作战部署。黄师长为了鼓舞士气，在司令部院内的防空洞门口，写上“黄樵松之墓”五个大字，以表示与城共存亡的决心。敌人进至南阳附近后，首先向我城外部队攻击，等到把我军主力压迫到淅川一带之后，才集中兵力，攻击南阳城关。第一四三师凭借坚固工事，奋勇抵抗，激战五六昼夜，杀伤敌人甚多。我军在敌人炮兵轰击下，官兵也伤亡不少。刘汝明乃电令黄樵松率部突围，撤至郧县附近。

战役结束后，司令长官刘峙偕同一位姓崔的中将高级参谋到第二集团军各部队来慰劳，他特别对由南阳撤回的第一四三师官兵慰勉有加。由重庆党政军各界组织的劳军团（国民党中央委员刘文岛任团长，国民党中央委员燕化棠和妇女代表倪斐君任副团长），前来慰劳，并在郧县召开了庆祝胜利大会。

追忆南阳保卫战

董永昌

一九四二年，我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高级秘书，负责总司令（初为孙连仲，不久即由刘汝明接任）的新闻发布工作，经常陪同总司令接待记者采访和视察、检阅部队，同时还兼任南阳盐务局局长。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与总部和所辖部队的军官们经常交往，因而对于军事方面的情况也比较了解。现仅就我在一九四五年南阳保卫战前后的经历和见闻回忆如下。

在一九四四年的豫湘桂会战中，日军摧毁了美国设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些空军基地，但位于豫西南鄂北交界处的老河口机场对其所造成的威胁越来越大。中美空军联队第三大队的飞机经常由此起飞，袭击日军在华北、华中地区的铁路、公路、桥梁、军事设施和长江航运，使之遭受重大损失。为了拔掉这颗钉子，并相机占领作为陪都重庆屏障的豫西南鄂北地区，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于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下达了攻占老河口的命令。日军深知，欲攻占老河口，必须首先切断其与后方西安的公路交通，扼住西峡口这一咽喉地带，以阻止来自第一战区的增援，同时南阳也是一个重要据点，因而采取了南北夹击、中间突破的战术。二月，日军开始调集军队，准备发动进攻。

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刘峙，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郭寄嶠）判明敌情后，下令调整部署：以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和豫鄂挺进军第

* 作者当时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高级秘书兼南阳盐务局局长。

三、第六、第九纵队组成右集团，防守大洪山、襄阳、老河口一线的鄂北地区；以第二集团军第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和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珍）、豫鄂挺进军第一和第七纵队，以及临时归属的冀察战区高树勋部的第八军（军长胡伯翰）组成左集团，布防在南阳四周地区。内乡县西峡口和淅川县一带由第一战区的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防守。总司令刘汝明奉命后，即与幕僚们进行了研究，于三月十六日在南阳城西十余华里的总部驻地刘相公庄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第六十八军第一四三师坚守南阳城，其他部队在外围地区阻击日军。

当时我和同僚们都坚信，第一四三师一定能够完成坚守南阳的艰巨任务。早在抗战初期，该师师长黄樵松就因在忻口会战中的娘子关战场、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战场和武汉会战中的大别山北麓战场英勇杀敌、屡建战功而驰名全国。当时国内许多报纸都登载过他的事迹，我也曾为他写过一篇题为《抗日名将黄樵松》的文章，刊登在南阳《前锋报》上。一九四三年，他率部进驻南阳并兼任城防司令，不久我们即相识。由于我们是近同乡（他是河南尉氏人，我是河南长葛人），又有着共同的志向和爱好，彼此语言相通，无话不谈，遂成莫逆之交。一九四四年中原会战后，豫中、豫西大片国土沦陷，从而把豫西南地区推到了我军在长江以北的抗日前线。从那时起，黄樵松就开始组织部队和民众在南阳城四周修筑城防工事，在城北的独山、城西北的靳岗、城西南的卧龙岗等处设置了十多个据点，并加紧屯积粮秣，训练部队，准备迎击日军的进攻。

此次受命后，黄樵松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工作也更加紧张和繁忙。他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但最大的莫过于兵力不足。一个师守城已经是不敷使用，而第四二七团团部和第二、第三两个营又被集团军总司令部调去担任警卫，就使得兵力更加不足。他和副师长韩世俊、阎尚元、参谋长谷云明等为此事进行了反复研究，最后决定以第四二八团守卫城东半部及大盆窑、独山

等据点；以第四二九团守卫城西半部及靳岗、卧龙岗等据点；第四二七团第一营为总预备队，控制于城内王府山上；配属的两个野炮连分别列放于望仙台和医圣祠，战防炮连放列于北关外，高射机枪排置于西城墙上。十四日，黄樵松召集南阳地方军政官员开会，讨论战时戒严问题，决定城内居民、一切非战斗人员和各种物资一律于两天内疏散至城外，并令工兵在城外各要道路口密布地雷群。为了使全军上下牢固树立誓死守城的决心，黄樵松还抓紧时机对官兵进行战前鼓动，组织部队宣誓：要把南阳城变成中国的斯大林格勒，誓与日军血战到底。在此期间，我曾多次与黄樵松磋商，一再表示愿留在城内，同他并肩杀敌，生死与共，但他无论如何也不同意。

三月二十一日前后，日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对我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由南向北进攻的日军第三十四军（司令官栉渊）所属的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长佐佐真之辅），由北向南进攻的日军第一一〇师团一部，分别遭到我第三十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部队的顽强阻击，进展较慢。但由东向西分四路进攻的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各部进展甚快。至二十三日，其先头部队已攻占南召、唐河的源潭镇等地，进薄南阳城下。

二十三日晚，我再次潜入了战云密布的南阳城。此时黄樵松的眷属已经撤离，我们就在他的原卧房内促膝密谈。几天来的过度操劳已使得他两眼布满了血丝，前额上的皱纹更加深陷，说话的声音也有些嘶哑，但他仍是像往常那样的精神饱满，坚定沉着，谈吐幽默，待人热情。他对我说，他已抱定了誓与南阳城共存亡的决心，并已向家属交代了后事。战斗打响后，他就要把为自己准备的棺材放在师指挥所门前，还要立一块牌子，写上“黄樵松之墓”五个大字。如果日军一旦攻进城来，他就要血战到底，以身殉城。他还向我吟诵了他的得意之作：“陈兵娘子关，壮志凌云间。笑斩鯉登头，放歌大坂山。”他说，日军在台儿庄被他

的第二十七师打得焦头烂额，竟闹出了在战场上悬赏活捉他的笑话。这次他就在南阳等着，倒是要看看日军有没有这个本事。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一致认为：别看日军其势汹汹，兵临城下，但已是强弩之末，当时形势发展对我军作战很有利，反攻阶段已为期不远。他说，即使他看不到那一天，也会含笑瞑目于九泉之下。最后，我说明了来意，再次要求留下。他坚持认为我不是战斗人员，必须马上撤离，否则我俩都会受到纪律处分。我看到实在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只得起身告辞。临别时，我俩的眼眶都湿润了，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没有松开，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之感。此时已是午夜时分，黄樵松为了我的安全，命令他的随从副官陈亚民送我出城。当我走出几步后回头再看他时，黄樵松挥动着右手对我说：“来生再见！”

此后，我因妻子苏锦豫分娩不久，需人照顾，便随着总部眷属经镇平、内乡，撤退到了淅川县城。但万万没有想到，日军很快就到了内乡，经丹水、上集绕到淅川县城北部。这时，淅川地方团队负责人陈重华、任平甫建议我带领总部眷属到城北的屯子沟暂避一时，我同意了。但对于日军为什么暂时放弃南阳不攻而急于西进的原因，我直到战后与黄樵松重逢时才弄清楚。

次日黎明，屯子沟四周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我和妻子急忙跳下床，披上衣服，抱起小女儿就往外跑。到了后院墙下，我蹲在地上让妻子踩着我的肩膀翻过墙头。就在我刚刚站起身来准备翻墙时，十几个日军士兵端着步枪冲进了院内，我躲闪不及，当了俘虏。

被俘期间，我受尽了种种摧残和折磨。一天夜间，日军与我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部队发生激战，我被押到了一个山洞里。大约半个小时后，看守我的日军士兵竟抱着枪睡着了。我乘此机会迅速挣脱绳索，拼死逃出洞外，连夜寻找部队。

不久，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移驻湖北省郧县县城，第五十五军和第六十八军也分别到了均县和郧县白桑关。在白桑关，我和黄

樵松劫后余生得以重逢，心情格外地兴奋和激动。他向我谈起了南阳保卫战的经过。

在向西进攻的四路日军中，由鲁山出发的第一一〇师团（师团长木村经广）和由舞阳出发的第一一五师团（师团长杉浦英吉）是奉命进攻南阳的。三月二十四日，这两路日军已分别到达南阳以北的石桥、三岔口一带和以南的三十里屯、禹王店、刘营一带，并加紧进行攻城准备。然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系列出乎日军意料之外的情况。以西峡口为攻击目标的日军战车第三师团（师团长山路秀男）从襄城出发后，由于连降大雨，河流水位猛升，道路泥泞难行，又不断遭到中美空军的袭击，因而行进受阻，此时才到达赊旗镇（今社旗县城）附近。日军第三十四军所部正在湖北境内的欧家庙、武家堰、八都河一线与我军激战，前进受阻，从而使得由驻马店出发且行动迅速的骑兵第四旅团（旅团长藤田茂少将）成为冒险深入老河口攻坚的孤军。我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所部也不断向平汉铁路南段发动袭击。同时，日军还发现我新编第八军、第六十八军、第五十五军在南召、方城、象河关等地节节抵抗后撤至白河西岸，主力并未受损，我军在西峡口一线的防卫力量已得到加强。更重要的是南阳城内我军已作好充分准备，正严阵以待，城外还埋有大量地雷，决非轻而易举就能攻下。因此，日军临时改变了计划，将攻击南阳的任务交给了二线部队第一一七师团吉武支队（支队长步兵第八十七旅团长吉武秀人），第一一〇师团配合战车第三师团向镇平、内乡、西峡口方向攻击前进；第一一五师团渡过白河向西南方向急进，增援骑兵第四旅团攻击老河口。至此，我终于明白了日军急于西进的原因。副师长阎尚元也说：南阳是一块硬骨头，日军啃了几啃也没有啃动，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只好绕过南阳，去攻老河口和西峡口。接着，黄樵松详细地向我讲述了战斗经过。

三月二十四日夜，日军先头部队进攻城东大盆窑，企图渡过白河，被我守军第四二八团一部击退，南阳保卫战从此开始。二

十五日，日军已占据了南阳东、西、南、北四面的红泥湾、安皋、陆营、石桥等地，南阳已陷入重围之中。日军攻占独山后，在山上架起大炮，对师指挥所驻地蚕桑场进行猛烈轰击，副师长韩世俊的坐骑就是在这里被炸死的。当晚，我师指挥所迁至城南关小水门内，决心与日军背水一战。当日及次日，第一四三师在中美空军的支援下，坚守外围各据点，毙伤大批日军，还抓了一名俘虏。二十七日晨，日军骑兵旅团开始攻击老河口机场，于傍晚占领，我军失去了空中支援。当天，日军步兵在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城外据点连续猛攻，靳岗、十里铺、大盆窑沦入敌手。当晚，暂编第三十六师（师长崔贡琛）第三团第二营营长刘博益率部从方城突围来到南阳。刘汝明总司令命令该营归黄樵松指挥，留在城内作预备队。

黄樵松和副师长韩世俊、阎尚元，参谋长谷云明等人经常亲临战火纷飞的前沿阵地巡视。二十七日上午，黄樵松带领一名卫士前往北门外的重要据点玄妙观督战。途中卫士突然中弹身亡，他便独自一人冒着枪林弹雨来到阵地，坐阵指挥，并严令各部死守外围据点。当战斗进行到最激烈时，黄樵松手执铜锣，在战壕里来回奔跑敲打，嘴里还不停地高喊：“打！打！狠狠地打！”主将亲临火线，呐喊助威，使官兵们深受鼓舞。经过激战，终于打退了日军的进攻。

三月二十八日，南阳外围的战斗更加激烈。日军飞机支援地面部队从四面围攻南阳城。守卫卧龙岗的第四二九团第一营第二连赵新芳排与数十倍于己之敌激战数昼夜，本日全部退入武侯祠内，利用房屋居高临下，击毙日军数百名。该排除四五人得以突围，赵排长以下数十人全部殉国。在马武冢、尚志中学、西关等处，我军与敌反复白刃，激烈争夺，终于将日军击退。在几天的外围战斗中，我军埋设的地雷和战防炮炸毁和击毁日军战车八九辆。

二十九日，守卫尚志中学、马武冢的我军官兵全部阵亡，西关、北关阵地被日军炮火摧毁，部分日军突入街市。西关战斗紧

张之际，黄樵松命令刘博益营前往增援。该营到达西关后即发起反攻，毙伤日军数百，击毁战车两辆，自己也伤亡了二百多人。黄樵松还令南阳县长赵芝廷和师政治部副主任出城发动民众支援部队作战，帮助往城外运送伤员。当夜，第一四三师接到了长官部发给特别守城费一百万元的电报。

三十日，东、西、北三关尽陷敌手，我军退入城内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我军的重武器多数被日机炸毁或炮火摧毁，弹药即将告罄，部队伤亡严重，但官兵们仍坚守每一处房屋街垒，顽强阻敌。当天，长官部转来蒋介石的嘉奖令：我南阳黄师长、老河口汪师长，所部坚守名城，顿挫敌气，战果丰硕，该师长、团长及各级官兵忠勇用命，着即传令嘉奖。激战至四月一日，城内已陷于混战状态，到处都在白刃格斗，南关小水门师指挥所附近已成一片火海。

黄樵松越谈越兴奋，他拿出一本“丘八诗集”让我看。他说，这一本诗有的是我在战壕里哼出来的，有的是撤离南阳途中骑在马背上哼出来的。他指着其中的一首念道：“大军被迫去，孤军守宛城。倭寇倾巢犯，血战马武冢。”黄樵松还说，守卫马武冢那个排的排长叫刘国旺，真是好样的，作战勇敢顽强，他和排里的大部分士兵都牺牲在阵地上。

就在黄樵松率部浴血奋战宛城的日子，周围战场上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三月二十五日到四月一日，邓县、镇平、老河口机场、内乡、西峡口等地先后失守，主战场已移至西峡口以西地区和老河口城下，南阳已成为一座孤城。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黄樵松与副师长和参谋长研究后决定于当晚突围，并制定出突围的部署。傍晚，第一四三师兵分两路向东南方向突围，于二日晨到达唐河境内。休整数日后，又奉命袭击南阳附近的日军据点，一度收复了大盆窑、溧河等地。

四月中旬，第一四三师奉命归还建制，途中多次与敌遭遇发生激战，于五月上旬辗转来到湖北郧县。途经荆紫关时，黄樵松

又作了一首诗，我记得其中的两句是：“凯旋来到荆紫关，一路小戏歌上山。”

后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等人曾到第二集团军各部慰劳，特别是对于曾浴血坚守孤城南阳的第一四三师官兵，更是勸勉有加。国民党中央和陪都重庆各界，也组织了劳军团前来郧县慰劳，并召开大会庆祝胜利。

（李景魁 整理）

西峡口战役经过

谢 蕴 涛

一九四四年我从陆大参谋班毕业后，被派到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任作战参谋。翌年春，日军分两路向豫西南进犯，企图威逼西安。我集团军奉命迎战，我被调作王仲廉总司令的侍从参谋，负责战况和机要文件的记录、标绘作战图以及经常跟随总司令视察前线的工作。现将所知这次战役的概况，简要记述于下。

一、第一阶段——三月份的前哨战与战役 前后的敌我形势及我军兵力部署

(一) 敌情：日军第十二军在打通平汉线经过一阶段的休整后，派出精锐的第一一〇师团等部，并配备了飞机和坦克，大举向豫西南进犯，以两个联队为主力，沿第三一一、第三一二国道线向镇平、内乡、浙川进攻；另以一个联队向卢氏和伏牛山窜扰，以策应西进的敌主力部队，并牵制我潼关守军。敌分为正面主攻和侧面助攻两个方向，行动迅捷，攻势猛烈。

(二) 我方部署和任务：我第三十一集团军辖吴绍周第八十五军和赖汝雄第七十八军，归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胡宗南指挥，一九四四年参加豫中会战后，转移到豫西南的卢氏、内乡、浙川一带整训和防守。一九四五年三月以日军第一一〇师团为主力约有两万多人，分两路向我防区进犯，经南阳攻陷镇平、内乡后即向西峡口突进。我原驻守伏牛山区内的第八十五军（辖黄子华第二十

* 作者当时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的侍从参谋。

三师、廖运周第一一〇师、李守正暂编第五十五师)急向西峡口增援,派出第二十三师副师长谷允怀带领第六十八团部署在西峡口河岸,阻敌前进,掩护从丹水撤下的河南省政府(省主席刘茂恩)及所属的武廷麟第十五军向西转移。原驻守在第三一一、第三一二国防公路两侧的第七十八军(辖谭煜麟新编第四十二师、黄国书新编第四十三师、张汉初新编第四十四师)向重阳店附近集结,纵深配备、构筑工事、建立防线、固守阵地。总部进驻西筒庄指挥,直属的工、炮、通、辎各特种兵独立团、营投入第一线执行任务,第三十一兵站分监部设西坪补给基地。另从西安调来了第一军的第一六七师(师长王隆玘)配备于正后方作预备队,第九十军的第二十八师(师长王应尊)转移到公路左侧向东挺进作机动部队。为巩固两翼,又增派了暂编第六十二师(师长鲍汝澧)进驻荆紫关布防,掩护右侧背,再调来了第二十七军(军长谢辅三)向丁河店以北布防,掩护左侧背。驻西安基地的中美空军随时派出飞机支援前线战斗。

(三)双方作战的形势和运用的战略与对策:甲、敌方:以第一一〇师团为主力挟其一九四四年豫中会战的余威,兵分两路向我豫西南防线突进猛攻,三月下旬至月底攻陷了镇平、内乡并进占了西峡口,企图突破我既设防线向陕西的商南县、龙驹寨推进,进而威逼西安。另一股向卢氏和伏牛山窜扰,掩护主力部队西进并牵制我潼关守军。其第一线共投入两万多兵力,配有炮兵并有飞机和坦克助战。敌军运用其战术上的快、硬、锐、密等优点向我猛攻,开始颇为得势,等我军反击后便退守据点,进而互相攻夺战,形成对峙拉锯,暴露出其小、短、浅、虚的弱点而被动。乙、我方:我方陆续投入了八个师约有六万兵力,由于向外线转移,使战线拉得过长,且配合不默契,未能收到预期围歼敌军的效果。但我部署周密,指挥灵活,以稳定制敌之快速,以坚韧克敌之强硬,以不断出击破敌锐利,争取了主动,阻止了敌军的进攻。在完成前哨战和正面守备战任务后,继投入四个师兵力从两

翼出击迫敌收缩据守，再不断攻山头，夺高地，逐个消灭了据守的敌人小部队，形成对峙的拉锯战。整个战役从三月至八月前后共五个月，消灭敌军五千余人，俘虏二十余人，摧毁战车十余辆，击落敌机一架、伤三架，使其再不敢出动，进而掌握了制空权和战场的主动权。

二、第二阶段（四五月份）：

两翼重点出击的战斗

当三月份我军完成了迟滞敌军的进攻并掩护河南省军民转移的任务后，正面的防务交给了第七十八军，采取纵深配备，构筑工事，坚守阵地，阻止了敌人不断进攻。第八十五军的三个师，逐步集中到防线的右翼国道线以南地区向东出击，攻击西峡口敌军的南侧背，逐个抢夺山头，攻占要点，连续打了十余次仗，迫敌收缩防线固守。左翼机动部队谢辅三军的李奇亨、马雄飞、王应尊各师，从国道线以北向东突进，攻击西峡口敌军北侧背，连续使用火箭筒并利用夜袭逐个摧毁敌地堡，消灭据点内的敌人。正面的第七十八军，除固守阵地的兵力外，不断派出连、营或整团的加强部队，奇袭和攻击正面敌军较大据点，曾两次包围敌军一个联队的三千余人于山谷和树林内，集中迫击炮和重机枪火力，消灭了大部敌军并俘虏数十人，缴获了许多武器装备。淅川境内的暂编第六十二师发现敌军骑兵，予以击退使不再犯。我豫西地方团队也不断派出小部队袭击敌后，破坏敌军交通和通讯、侦察敌情、截炸车辆，斩获不少，使敌军小部队夜间不敢活动。我军连续出击两个月，困敌于据点内。

三、第三阶段（六七月份）：

全面出击攻夺据点的战斗

当面敌军在四五月份中经我军两翼重点出击后，兵力伤亡很大，遂停止进攻，收缩防线，固守各个山头和高地，顽抗待援。

我留置的总预备队第一六七师，装备较好，人员充足，便组织了三个加强连和两个加强营，通过第七十八军的防线，利用炮兵和空军的掩护，集中轻重火力，携带爆破器，强袭一一二〇高地和鹰爪山以及周围各山头的敌军据点，连续三天，轮番冲锋，我军各种火力完全压制了敌军，部队士气愈加旺盛，再利用夜袭包抄，使敌军缩在山头的碉堡内。公路正面的第七十八军部队也频频出击，夺取鹰爪山及附近高地。第八十五军派部队攻占了庞家砦，第一线据点中敌人受我地面攻击和飞机轰炸，几乎全部被歼，遂被我全部攻下。敌军残兵利用夜间仓惶逃跑，敌后方急速补充增援，后退十余里，重建第二道防线，但也孤立被困。当我军攻下敌第一线各据点后打扫战场，发现死尸遍地，枪支被破坏，余剩弹药装备到处遗弃。较大据点敌军有一个中队（连），较小的仅有一个小队（排）据守。在攻到敌阵地一个山背后凹地里，除遗弃的敌尸外，还发现三个裸体妇女尸首，可见敌人兽行，惨不忍睹。这样逐山逐点的攻击，相持有两个月，连同第一阶段重点两翼出击的战斗，据统计消灭敌军有五千余人。从此敌军再未敢前进一步，只有逐步收缩，困守挣扎了。这是我国八年抗战即将结束时一次较大战役，历时五个月，终于粉碎了日军西犯的企图，赢得了最后胜利。

四、八月份准备全面反攻

经过前三个阶段五个月来的前哨、守备、出击、攻夺等历次战斗，消灭了敌军有生力量，摧毁了敌军进攻。我军愈战愈勇，经过调整补充，又增调重炮营和战防武器，准备全面反攻包围歼灭当前之敌，继续向东挺进，拟收复内乡、镇平，攻占南阳、洛阳一线，迎接抗战后期全面反攻大会战。我集团军还抽调下级干部集中到商南县富水关办了个新式武器训练班，准备反攻使用。我军正在积极准备和部署中，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军当面对阵之敌军第一一〇师团即全线撤退，逐步向洛阳、郑

州等地集中，准备投降。我第三十一集团军的豫西南防地，奉命交给了河南省的军政部门向前推进和接收。我所属参战部队分别调到后方整训或接受新的任务。

五、战役之检讨

(一)敌方:甲、敌第一一〇师团系一九四四年曾参加豫中会战的老部队，有战斗经验，训练有素，装备良好，无论战斗、战术、战略等单位皆很健全，师团兵额达二万多人，几乎等于我两个军的兵力。它这次又处于内线作战的便利，兵力使用集中，交通通信方便，发挥了快、硬、锐的优点，战斗力较强。乙、敌军纪律坏，奸淫掳掠，残杀伤员，我军民同仇敌忾，使其到处受敌。这次总兵力不足，火力也弱于我军，故暴露出小、短、浅、虚的弱点，故战役不能持久，最后失败。

(二)我方:甲、我们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故上下用命，条件虽差，士气仍盛，发挥稳定、坚韧精神，终于克敌制胜。乙、这次战役我方准备周到，兵力投入较大(有六万人)，有三倍于敌的优势。预设了工事，占据有利地形，使敌进攻困难。我军火力逐渐超过敌人，战役中期有空军支援掌握制空权。指挥灵活，有战场主动性。丙、我军作战多单一部队的行动，团、营联系不密切，师、军单位协作配合不够，易为敌各个对付，未发挥较大力量，如围困日军三千余未能全歼即是此因。各军或与友邻师策应不足，所以未起到优势兵力效果。丁、这次战役我方利用敌人弱点而最后制胜，即是常用大部队攻击敌小部队，占压倒优势；以长时间坚持打击敌人短时间攻击；我军阵地南北一百多里宽，纵深配备三十多里深；以纵深配备破坏敌浅距离侵扰；以猛力突进袭敌空虚后方见效(如两翼出击，强袭据点)。戊、对空联络团以下仍欠密切，军以上较好。己、教训：应统一指挥，加强协作配合，抓住战机不断扩大战果，才能获得全胜。庚、新建立的第三十一兵站分监部尚能完成补给任务。

回顾这次战役已过去近五十年了，又缺乏原始素材，尤其本人当时乃参谋人员，未亲临参加一线战斗，所知较少，仅凭记忆所及，略述梗概，若有错误，望予指正。

豫西南抗战的回忆

吴 绍 周

抗日战争中，日军侵略河南到达的最后地点，是内乡、浙川山区的西峡口、重阳店和荆紫关。我当时任第八十五军军长，曾在那里指挥部队抵抗日军的进攻，了解当时的情况，现就回忆所及，简述如下。

一九四四年，第一战区正副司令长官蒋鼎文、汤恩伯，因在河南指挥作战不力，被蒋介石撤职调走。由陈诚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任副司令长官，郭寄娇任参谋长。当时我国军队仍部署在伏牛山区、秦岭以东及潼关以西地区。胡宗南所部的第一军、第九十军、第二十七军在潼关；第四集团军的张耀明第三十八军在卢氏；刘茂恩的第十五军在朱阳关；第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所指挥的第八十五军在嵩县以西的潭头、合峪及卢氏庙子（今均属栾川县），监视鲁山、嵩县城内之敌，固守伏牛山要点；第七十八军赖汝雄所部在浙川西坪（今属西峡县）、陕西商南清油河整补；黄永瓚师在荆紫关、鲍汝澧师在浙川县城整补。我军没有出击的计划。

一九四五年一月，陈诚回重庆以后，胡宗南任代司令长官。前方军队部署，仍与以前一样，没有变更。

南阳、老河口属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原是李宗仁，后为刘峙，兵力部属不详知。只知道刘汝明集团军在南阳，孙震集团军在老河口，并闻贺粹之的十二军在邓县、新野一带。

* 作者当时系第八十五军军长。

一九四五年三月间，我与赖汝雄随同王仲廉到西安向胡宗南请示今后伏牛山区作战事宜。胡要我讲将现有兵力部署在沙盘上讲给他听，又要王仲廉在沙盘上讲如何作战。我们讲了依靠山间隘路正面阻击、两面侧击敌人，截断敌后，实行尾击的计划，没有讲如何反攻，收复南阳、鲁山、嵩县，截断平汉路。胡也没提反攻的事。第三天，胡宗南用电话催我们连夜乘汽车赶回前方，说据鲁山、南阳方面的情报，日军有向西进犯的企图。当天下午，在西安乘汽车，我回到西坪，王仲廉、赖汝雄回到清油河。

三月二十五日，我接前方情报，说日军已绕过南阳进犯镇平县城。下午，我即到西峡口，召集各师、团长会议，决定第二十三师张振坤的第六十八团由西峡口推进到内乡，阻滞日军行动，以黄子华的第三十三师主力在西峡口西南高地构筑工事，电令驻伏牛山北麓卢氏县庙子的唐夔甫团占领老界岭，准备向南出击。

三月二十八日，日军侵入内乡城，然后继续西犯，冲破我第六十八团的阻击。二十九日，日军战车部队和步兵向我西峡口城及附近高地进攻，与我李守正师的一部及黄子华师的第六十九团反复激战。三十一日，日军攻占西峡口及城南的马头山高地，在城北杨岗至吕家营一线与我军形成对峙。此时，我第三十一集团军在西坪及重阳店一带的赖汝雄军业已准备就绪，乃按照王仲廉总司令的原定计划，实行后退包围，撤至西峡口以西二十公里的重阳店决战。重阳店及其以西山地有赖汝雄军的黄国书师占领，李守正的暂编第五十五师撤退到重阳店以北山地埋伏，黄子华的第三十三师撤退到重阳店以南山地埋伏。四月一日夜间，我第八十五军开始行动，由西峡口沿河西公路向重阳店南北山地转进。军部在西坪东边一村庄设指挥所，并派军参谋处长张钧铸与黄国书联络，架通了电话。王仲廉又令廖运周的第一一〇师由伏牛山北麓向丁河店、西峡口转移，准备断敌后路。

四月四日，日军战车和步兵部队由西峡口向重阳店进犯，企图经西坪、清油河、龙驹寨、秦岭进入陕西。敌先头战车和骑兵

进抵重阳店以西的隘道，即被黄国书师阻击，损失惨重。五日下午四时以后，我黄子华师和李守正师分别由南北两面向重阳店出击，激战至七日早晨，日军遗尸三百多具，退至丁河店，又遭我廖运周师伏击。敌我双方在丁河店、奎文关、半川一带反复争夺拼杀，迫使日军于十五日撤离半川，与我军在奎文关南北一线形成对峙状态。

重阳店、丁河店之战，我暂编第五十五师第三团袁峙山团长负重伤，官兵伤亡数百人；第二十三师于西峡口、重阳店两次作战，官兵伤亡三分之一，调到荆紫关、西坪两地整补，以赖汝雄军接替我军的防务。

从三月底日军侵入浙川境内，四月一日县城失守，到八月中旬日本投降的几个月中，我鲍汝澧暂编第六十二师和陈舜德第六纵队协同作战，与日军进行了大小几十次战斗，毙敌甚众，牵制了日军的部分兵力，减轻了西峡口友军的压力。为巩固浙川、荆紫关之间的既设阵地及维护西坪、郧县县城的后方交通线，王仲廉令第八十五军控制于浙川的卧龙岗，以主力支援鲍汝澧师作战。他亲自指挥赖汝雄军及廖运周师反攻西峡口。

西峡口作战期间，胡宗南派来一个山炮（苏联造）连，并配属一个美国空军中队和一部对空联络电台。另外，王仲廉还令黄永瓚师归我指挥，协同廖运周师向西峡口反攻。几次袭击，都因日军由南阳方面增援，未能成功。以后，西峡口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要点，形成拉锯状态，一直到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

忆西峡口之战

黄子华 李师林

一九四四年中原会战中，第八十五军损失惨重，战后退至豫西伏牛山区，又未得到及时补充。特别是第二十三师，兵员缺额较多，武器弹药、通讯器材极为缺乏，战斗力薄弱，军纪也不好，官兵意志消沉，有些人加入了当地帮会组织，想为自己留一条退路。

一九四五年三月下旬，日军发动了豫西鄂北会战。当时，第二十三师驻卢氏县庙子镇（今属栾川县），黄子华任该师师长，李师林（当时名叫张振坤）任第六十八团团长。三月二十四日，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奉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胡宗南之命，电令第八十五军开赴内乡西峡口（今西峡县城），以第二十三师集结于西峡口以西地区。

内乡附近阻击战

三月二十五日下午，我师赶到西峡口，得知日军已绕过南阳，向镇平进犯，正与刘汝珍、高树勋等部激战。当晚，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召集第二十三师团长以上官佐开会，研究敌情，决定派第二十三师副师长谷允怀率第六十八团推进至袁店，对镇平、内乡、马山口警戒，归河南省警备总司令刘茂恩指挥，配合地方团队阻击西进之敌，主力在原地加紧补充粮食、弹药。吴绍

* 作者黄子华当时系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师长，李师林当时系第二十三师第六十八团团长。

周还特别指示，部队不要进入内乡城，以免胶着。散会后，谷允怀对李师林说：“我们这次的任务很好搞，上峰迫于豫西民众的舆论，不得不把部队向东推进，应付一下。”又说：“我们的任务是掩护，不要打硬仗。”二十六日上午，谷允怀率第六十八团出发，傍晚到达西峡口东南的老庙岗，并派一个营推进到屈原岗担任警戒。二十七日白天，部队一直原地不动，谷允怀根本不提去袁店的事。当夜，王仲廉直接给谷下命令说，占据灌张铺的日军已渡过湍河，正在内乡城附近与我军激战，命令谷立即率第六十八团赶赴内乡参战，谷允怀这才带着部队连夜向内乡开进。

二十八日晨，部队到达内乡城附近。内乡民团副司令薛中村率一个团据守山角一个寨子，并派人送来通知，说日军距此不远，要求我部迅速进驻内乡城。谷允怀打电话与军部联系后，令第六十八团进占城西北约三里临湍河的村庄，谷亲自率第六十八团特务排进入薛中村据守的寨子里。第六十八团行至内乡城北之申鱼池村时，与西犯之敌遭遇，当即占领屯头、张庄阻击日军。因为日军向西进攻时必须通过一大片开阔地，所以只能以小部队疏散进攻。一小时后，我军阵地前已聚集日军百余人，并在几十米的距离内多次发起冲锋，但均被击退。当时日军已被我军的火力控制在湍河边的麦地里，这正是歼敌的良机。可惜第六十八团弹药既少，刺刀也缺，无力对敌逆袭。不久，薛中村转送来迫击炮弹三百多发，步、机枪子弹约两千发，士气为之一振。

正在激烈战斗中，谷允怀打来电话，要部队撤到山里。由河边往山里撤，要通过一段四五里长的开阔地带，日军一旦尾追，我军必遭重大损失。营、连长们都要求坚持到黄昏后再转进，谷当时未置可否。由于补充了弹药，我军火力大为增强，毙敌甚众。下午四时许，第六十八团当面之敌已陆续增加到三四百人，战斗更加激烈，薛中村驻守的寨子里也落了几颗炮弹。谷允怀即打来电话，说日军已包围上来了，还大发雷霆，斥责团长李师林不遵照军长的命令行事。迫于此种形势，第六十八团只得遵令后撤。

由于日军伤亡严重，所以在第六十八团撤退时未敢追击。转进途中发现，谷允怀所谓的包围上来的日军，只不过是几个武装侦察兵而已。

在当天的战斗中，部队伤亡甚微，士气尚能保持。天黑后，第六十八团沿内乡至西峡口公路撤至袁店，占领了通往浙川上集（今浙川县城）大路两侧的高地，对东南方向警戒。当晚李师林得知，经镇平西犯之敌集结在内乡东灌张铺，一部沿公路向浙川（今浙川老城）进攻；从马山口增援的日军骑兵一部，也在内乡城北一带的村落宿营。

二十九日晨，日军飞机一架飞临第六十八团阵地低空侦察，并投弹一枚，幸而未造成伤亡。李师林从高地看到，日军大部队经公路直奔西峡口。上午，百余名日军沿大路西犯，遭到我军猛烈阻击，被迫停止于山下一个村庄里。天黑后，第六十八团也乘黑夜后撤五十余里，于三十日上午到达上集，并在此宿营。

三十日下午，当地老百姓把一名号兵扭送到团部，指控他抢了老乡家的鸡。团部讯明后，立即将这名号兵枪决。此举使老百姓很受感动，他们自动送来了许多窝头和煮红薯慰劳官兵。由于部队要连夜徒涉老灌河继续转进，我们应老乡的要求把三名重伤号留在了村里。老乡们先是用草药为他们治伤，日军搜查时又将他们化装成农民，扶着他们进入深山躲避。后来，这三人伤愈在浙川县西坪镇（今属西峡县）归队，他们非常感激当地老百姓的救命之恩。

三月三十一日，第六十八团在西峡口西南父子垛高地归还第二十三师建制，至此内乡阻击战告一段落。

西 峡 口 战 斗

西峡口是由豫西南通往陕西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抗战期间，这里成了豫西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宛属十三县民团总部、一些行政机构、兵工厂、发电厂及军队的补给点（屯有

大批粮弹)等都设在此地。

三月二十八日傍晚，吴绍周奉王仲廉之命，令第二十三师(欠第六十八团)在西峡口两侧山地占领阵地，阻击日军。师长黄子华深知责任重大，当即进行部署：以第六十九团第三营营长刘昶率一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和战车防御枪一排，并指挥地方团队一个大队守卫西峡口寨内，主力占领西峡口西南、老灌河西岸的稻田沟、马头山、太阳山、庞家营一线；以第六十七团的一个连于西峡口以北，主力控制于第六十七团后方的白河湾、赤水沟、红草沟、灵官堰、查岗一线，为预备队。各部奉命后连夜进入指定位置，加紧抢修工事。二十九日下午，日军前锋进抵西峡口城东南方，即发起攻击，一小时后突破土门警戒阵地，从东、南两面猛攻西峡口寨。刘营长率部顽强抵抗，击毁日军战车两辆，打退日军多次冲锋。傍晚，日军攻击第六十七团阵地，也被击退。三十日，日军在猛攻西峡口的同时，分兵向南、北两侧的第六十七团和暂编第五十五师(师长李守正)阵地攻击。战斗中，我军毙敌甚众，战防枪队击毁日军战车四五辆。下午，我空军前来助战，炸死炸伤大批日军。当夜，日军继续围攻西峡口，于深夜突入寨内，地方团队全部越墙逃跑。刘昶营长负伤不退，率部与日军巷战，激战至三十一日拂晓前，伤亡殆尽。

日军攻占西峡口后，即增加兵力，猛攻我师及暂编第五十五师阵地。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一日，敌我双方在老灌河沿岸反复争夺，互有伤亡。一日下午，吴绍周令全军于傍晚向奎文关附近转进，第六十八团担任掩护。二日，日军围攻我师守卫的霸王寨，我军以手榴弹屡次击退日军。三日，王仲廉决定采用袋形战术，诱敌于重阳店附近围而歼之。根据王仲廉的部署，我师掩护全军的右翼，以一部支援霸王寨，待主力撤退后即向重阳店以南集结；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向丁河店猛攻，切断日军的后方联络；第八十五军主力转移至重阳店以西，一部节节抵抗，迟滞日军；暂编第五十五师集结于重阳店以北地区；第七十八军

(军长赖汝雄)新编第四十三师主力守卫重阳店至八庙一线既设阵地，一部在奎文关牵制日军。四日中午，我师到达指定地点。

反攻重阳店

四月四日，新编第四十三师(师长黄国书)在重阳店以西地区与日军昼夜激战，日军攻势受挫。这时，我师奉到袭击重阳店的命令，黄子华即令李师林团担任攻击。五日下午，第六十八团于行进途中打电话与师部联络时，正好接在军部与师部的线路上。李师林听到了吴军长与黄师长的通话。吴严厉斥责第二十三师攻击部队行动迟缓，让日军跑光了，并说他现在正在重阳店。李师林听到这一消息，一则为黄子华难过，更主要的是怕自己受处分，既然军长已到重阳店，不敢再有延误，乃令部队跑步向重阳店前进，还告诉部队，说军长已先到重阳店。部队到重阳店时，天已经黑了，对面看不见人，先头部队听到军长已先到达，就没作战斗准备。在接近村边时，由镇内冲出的不是吴军长，而是日军的战车十余辆和步兵数百，将先头营包围攻击。该营猝不及防，仓促应战，被日军战车碾死碾伤和被日军刺刀杀死杀伤的不少。接上去的第二营只抢占了镇南几个小山头，掩护先头营后撤。团部率领第三营占领了和尚墟高地，但无法与第一、第二营联系。激战至夜十一时许，日军沿隙渗入，将该团各自包围，其中以和尚墟高地的争夺最为激烈，第三营阵亡连长两人，士兵数十人。混战至七日拂晓，第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亲率第六十七团增援，友军李守正师、黄国书师也同时出击，日军不支，遗弃许多尸体(有的被砍去一只手)向丁河店溃退。第二十三师第六十七团乘机收复重阳店。各部队乘胜追击，日军凭借丁河店既设阵地顽抗。第二十三师第六十七团与第六十八团及暂编第五十五师谭嘉范团轮番对日军攻击，激战至十日，均未得手，而且损伤很大，战线形成胶着状态。

第八十五军自内乡、西峡口作战以来，伤亡损耗甚大，于四

月十日奉命将任务交赖汝雄军接替后，开重阳店以西地区休整。十一日下午部队开始后移，当日在重阳店附近宿营。黄昏前，师部及第六十七团已进入宿营地，第六十八、第六十九团尚在公路上前进，因重阳店西公路为友军弹药辎重车与本师伤兵汽车阻塞，不能通过，即停止于镇西头休息。突有机身全黑机翼有白色五星飞机四架，飞临上空，我们从机形上观察，肯定不是日军飞机，第六十八团及时摆开布板对空联络。不料这一机群只绕了半个圈子，即俯冲投弹。部队一时疏散不及，炸死团附李枝咸、迫击炮连连长杨增瑞等官兵二百余人，弹药辎重车及师伤兵两汽车共百余人全部被毁灭。弹药着火遍地乱飞，重阳店房屋全部被焚。另有友军的一个山炮连，正在轰击日军阵地，也全部被炸毁灭。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据报后，即与西安第一战区长官部联系。长官部说是从西安派出的援华美军飞机，初次参战不明情况，发生了误会，并传达胡（宗南）长官的命令，不许部队采取报复行动。第二十三师官兵听到这一消息，非常愤慨，但在上峰的压力下，亦莫可如何，只得自认倒霉。当晚黄子华与各部联系，得知第六十八团对空联络布板并未摆错，而盟军飞机不分青红皂白的乱炸，官兵死伤数百，焚毁弹药、房舍甚多。

鹰爪山争夺战

四月中旬，我军相继收复半川、丁河店、马头寨、木寨等重要据点，并乘胜从西、北、南三面围攻日军占据的奎文关、西峡口一带阵地。日军为摆脱危局，一方面从浙川调来援兵；一方面从正面抽调兵力猛攻我军右翼，于二十日攻占了西峡口以西、公路以南的重要据点霸王寨（此寨原为清末民初时当地民众为抵御兵匪所建，后为豫西民团总部屯兵屯粮处。寨筑于山顶上，能俯瞰群山，控制公路，屯有小麦数万斤，建有房屋十余间，寨内有浸水取之不尽。因山高路险，易守难攻）。此寨失守，牵动全局。四月十八日，王仲廉奉胡宗南之命调整部署，令第八十五军阻击

由浙川北上增援西峡口之敌，第七十八军全力歼灭当面日军。我师奉命后，即协同第七十八军攻击红花坪、赤水沟一带日军阵地，并多次反攻霸王寨，但未得手。

二十八日，上峰再次调整部署，命第二十三师主力守卫寺山庙、大华山阵地，牵制北犯日军的主力，一部由鹰爪山向刘家台子、毛堂附近之敌攻击，并将黄永瓚新编第一师之第二团（团长胡秉铤）配属我师。二十九日中午，我师击退了进攻大华山的日军，并乘胜追击至石槽坊、刘家台子一带。傍晚，日军由毛堂附近兵分两路，向封字山、鹰爪山前进，有直趋重阳店模样。黄子华急令李师林团抢占鹰爪山阵地。李团先头部队于天黑时先敌几分钟登上了制高点，即与从东面攀登的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西路日军到达后，即腰击李团抢山的后续部队，该团被迫两面应战。由于天黑路险，敌我难分，指挥联络困难，结果登上山头的只有团部、两个营和一个连，其余部队被日军切断，退回师阵地，还有二十余名徒手的弹药兵被日军刺死刺伤。三十日，另一路日军猛攻封字山，与第六十九团展开激烈争夺战，大华山方面敌之攻击仍未停止。这样，第二十三师各团均陷入鏖战之中，尤以鹰爪山之争夺更为剧烈。下午，进攻封字山的日军与进攻鹰爪山的日军会合，将鹰爪山四面包围，使第六十八团陷于孤军作战状态。当晚，吴绍周令暂编第五十五师第三团前来解围，第六十八团乘机向日军逆袭。经过一夜的激战，我军毙敌甚众，并缴获步枪六支及许多文件。

五月一日和二日，我师第六十七团、第六十九团、新编第一师胡团各一部及暂编第五十五师一部，连续向包围鹰爪山的日军侧背猛攻，毙伤大批日军。连日来，第六十八团坚守鹰爪山制高点，凭藉有利地形，连续打退日军的数十次冲锋，伤亡也很大。当天，长官部派飞机投下通信袋，内有胡宗南签署的信件，嘉奖第六十八团的功绩，并告知已调大军前来解围，务必固守待援。另一封信中说，已通知后勤部门空投粮弹补给。李师林当即将此

情况通报各营、连，官兵情绪趋于稳定。五月二日，我军运输机一架到阵地上空空投部分粮弹，被围官兵得到精神和物质的鼓励，士气更为高涨。日军则因连日来仰攻高地，伤亡惨重，攻势每况愈下，呈现疲惫状态。我军在高地上看到，日军每次组织冲锋，总有部分士兵蜷伏在地物后面，畏葸不前，这样就减轻了我守军压力。日军每次冲锋，都是由分队长、小队长或中队长带头，在接近我军阵地时，首先遭到机枪扫射或手榴弹轰击，死伤特多。经过数昼夜的阻击战，第三十一集团军的反攻部署业已完成。五月三日拂晓，第八十五军对当面之敌发起全线反攻，第六十八团配合援军夹击鹰爪山四周的日军，毙敌甚众。日军不支溃退，在战场遗弃许多钢盔、弹药、装具等。我军乘胜追击，山沟山腹日军遗体甚多。公路两侧的第七十八军亦同时展开反攻，日军节节败退。

战后，第一战区长官部在西坪镇召开会议，第六十八团团长李师林报告了激战五昼夜、坚守鹰爪山的经过。胡宗南在会上对第二十三师官兵英勇抗战慰勉有加，对伤亡损耗准予提前补充。会上还确定第八十五军为甲种军。

(罗文浪 整理)

西峡口抗战的回忆

廖运周

一九四五年三月开始的豫西西峡口抗战，是八年抗战即将结束时的一次战役^①。主要战场在鄂、豫、陕三省交界，包括老河口、南阳、邓县、西峡口、西坪^②等地区，历时五个月，我方直接参战部队三个军十二个师约十万人^③。这一战役有力地粉碎了日军进攻西安的企图。

中原会战失利后，陈诚一度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一九四四年在内乡一次会议上，陈诚指出，为了确保西安，巩固陕南，必须以伏牛山为根据地，固守潼关、朱阳关、西峡口、荆紫关各要点，控制住豫陕公路、荆（紫关）西（峡口）公路，协同第五战区准备反攻。为此，第一战区兵力以豫陕公路为中心，呈辐射状布置在各主要地点，准备阻击西犯之敌。

三月十四日，日军由南阳进犯镇平县城^④，西峡口战役的序

* 作者当时系第八十五军第一一〇师师长。

① 对于此次战役，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称为豫西鄂北会战，日本《昭和二十（一九四五）年的中国派遣军》称为老河口作战。

② 据中、日各方资料，此次战役中日军向西前进的最远地点是潼阳店以西的马鞍桥，未到达西坪。

③ 据《三十四年第三十一集团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中国第一战区用于西峡口方面作战的部队（由第三十一集团军指挥）有三个军十三个师。此外，在老河口、南阳等地作战的有第五战区第二集团军、第二十二集团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和冀察战区高树勋部，在豫西灵宝、卢氏、洛宁等地策应作战的有第四集团军和第四十军等部。

④ 据《昭和二十（一九四五）年的中国派遣军》，日军第一一〇师团奉命于三月二十六日夜由南阳以北（当时南阳尚在中国军队手中）首先向内乡，尔后以主力向西峡口，并以一部向浙川突进。

幕从此拉开。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在西峡口召集师、团长会议，部署迎敌措施，决定第二十三师主力占领西峡口及其以南高地，暂编第五十五师占领西峡口以西以北高地，阻击敌人。第二十三师派出第六十八团向内乡推进，迟滞敌人行动。我当时任第一一〇师师长，全师正在栾川整补。吴军长令我师先派一个团占领老界岭，准备向南出击。

日军于三月二十日占领内乡后，继续西犯，于三十日攻入西峡口，西峡口虽陷敌手，但在内乡到西峡口的公路和两侧高地上，日军却遭到了我军节节阻击。八十里的路程，他们花去了十天时间^①。日军攻入西峡口后，我军仍利用有利地形，给予猛烈的炮击，致敌遭重大损伤。西峡口失陷，战局险恶，我师奉命由栾川驰援，正式参加了西峡口战役。

力攻丁河店 围歼奎文关

西峡口失陷后，日军继续向重阳店进犯，企图攻占西坪，进入陕西。面对紧急局势，我军决定以一部占领重阳店西北、西南既设阵地，主力由公路两侧实施包围，压迫日军于重阳店、丁河店之间，进而歼灭之。

我命第三二八团向丁河店进攻，切断丁河店敌人与重阳店之间的公路；命第三三〇团进出大老虎沟，向丁河店及其以东河东村进攻，首先占领奎文关以西一一六小高地^②掩护我军左侧背

① 据《三十四年第三十一集团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及《昭和二十（一九四五）年的中国派遣军》，日军于三月二十八日攻占内乡县城，第二天（二十九日）下午到达西峡口附近，当夜开始进攻，三十日攻入寨内。至三十一日拂晓前，中国守军全部阵亡。

② 据《三十四年第三十一集团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第一一〇师于四月九日攻击一一六二·一高地，十日下午四时攻克。十一日多次击退日军的反攻，下午因遭我方飞机误炸而陷敌手。又经数日激战，第一一〇师于十五日下午攻占该高地第三个山头，日军退至山南斜面的树林内。

之安全；第三二九团作为预备队，控制在大竹园以南，并派一部监视奎文关之敌。该团在小水与敌遭遇，激战半夜，副团长鲍允超、连长杜锡武壮烈牺牲。

为歼敌于不备，各团按照命令于四月四日夜间到达预定位置，次日早上四时向敌发起猛攻。第三二八团占领邪地村，向丁河店西侧、东侧，占领有利地形和村落，集中炮火向丁河店射击。敌人在三面被围的情况下，仓卒应战，一片混乱，伤亡很重。

午后，敌人从西峡口增步兵五百余，战车四辆，在行进中被第三三〇团隔河侧击，不敢贸然前进，又退回奎文关。不久，敌向一一六高地发起猛烈炮击。一一六高地位于奎文关前沿约一千米处，是敌前进阵地，战斗位置十分重要。欲截击西进之敌，必须首先攻夺此高地。我师得到这一高地后，敌人也企图拼力夺回。炮火从一开始便密如急雨，一块长仅百米的椭圆形山头阵地上，竟有二千多发炮弹倾注其上。小山头硝烟弥漫，土石飞扬，阵地三次被敌人摧毁，我们三次重新占领。就这块阵地上，我们伤亡了二百名战士和八名军官。

是夜，第三二八团、第三三〇团适当调整了部署，各以一部构筑工事，防敌反攻；主力截击由奎文关、丁河店向重阳店增援和由重阳店、丁河店向西峡口撤退之敌。

四月六日凌晨一时，丁河店之敌分两路趁夜黑向重阳店运动，被我第三二八团发觉，予以猛烈袭击，敌人伤亡甚多，其步兵约八百余向半川逃跑。奎文关之敌看到丁河店炮火连天，不敢向前增援。天明，公路上的人马尸体到处可见，还有两门残炮歪倒在路旁水沟里。

这时，接到吴绍周军长命令：重阳店战斗激烈，第二十三师已攻占重阳店南部，着第一一〇师包围丁河店，控制公路，注意奎文关之敌。接到命令，我师即包围丁河店，并将奎文关增援之

敌三百余击退。至午夜，将丁河店全部占领^①，残敌不到百人向东南山地逃走。

在攻打丁河店的战斗中，我师受到了老百姓的热情支援。一天，当地小学校长率领学生手持彩旗来欢迎我军，我一看，校长竟是过去含美中学的同窗孟子厚。二十年不见，却在他乡抗日前线遇故知，不禁惊喜交集。他同当地一位士绅主动承担起战地救援的组织工作，组织了有二十多副担架的担架队。还组织百姓给士兵们送水、送饭，派向导协助我们作战。民众的支援，振奋了全师官兵的斗志。官兵们英勇杀敌，切断了敌人的交通和联系，支援了重阳店的战斗。在我军连续攻击下，七日午后，重阳店敌人攻势坐挫，黄昏后被迫撤退。我第二十三师和第一一〇师追击撤退之敌，敌人除几十人逃到蒲塘外，其余全被打死打伤。

丁河店收复后，奎文关成了我军下一步必取之地。奎文关距丁河店直线距离为八里，横跨南（阳）、（西）坪公路，左边依山，右侧傍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奎文关之敌恃其有利位置和强大炮火，经常向丁河店及我第三三〇团阵地炮轰，我军行动受到很大威胁。同时，发现敌步兵向河南岸高地侦察，似有逃跑的企图。我师准备以第三二九团、第三三〇团歼灭该敌。

为了一举摧毁敌炮兵阵地，我们将全师的炮兵观测员组织起来，从东、北、西三面观测，集中炮火，拟从不同方位向敌人实施突然的炮击。并部署第三三〇团从西北、西南进攻，第三二九团沿公路两侧截击向西峡口退却之敌。

十二日深夜，各项准备完毕。两小时后，红色信号弹飞向夜空，顿时，排炮齐发，声震陵谷，奎文关立时变成火海。我第三三〇团随即冲入关去，在喊杀声中，手榴弹、掷弹筒投向敌纵深处。敌人仓皇应战，不知所措，有的畏缩在战壕内，有的涉河逃

^① 据《三十四年第三十一集团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四月十六日，第七十八军部队于下午三时将丁河店完全克复。同日，临时归第二十七军指挥的第一一〇师攻占了大老虎沟、磨子沟、一一六〇·〇高地，继续向奎文关追击。

命。二百余步兵在敌战车掩护下沿公路东撤，我截击部队击毁战车，除少数敌人逃走外，余尽倒毙在火网之中。七时，我师完全占领了奎文关^①，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这次战斗，我方有营长二人、连排长五人、士兵五十余人伤亡。

蒲塘、豆腐店之战

我军在重阳店、丁河店、奎文关严重打击了进犯之敌，敌人在退却中又遭到我军追击和伏击，伤亡惨重。日军为了策应西峡口方面的作战，只得另派主力改由浙川县向荆紫关进攻，企图威胁西坪，截断我军后方郟阳城^②的交通线。我第八十五军奉命控制在浙川卧龙岗一带，第二十三师和暂编第五十五师阻击由浙川向荆紫关进犯之敌，支援鲍汝澧部、黄永瓚师及浙川陈舜德纵队作战，确保后方交通。第一一〇师同第七十八军在王仲廉指挥下反攻西峡口。

四月三十日，敌上坂联队步兵炮兵千余人，由浙川县城经毛堂向鹰爪山进犯，攻占我老君台、石门观阵地。我第二十三师第六十八团被包围于鹰爪山，经我第二十三师、暂编第五十五师连日激战，终于打退了敌人，敌人转而向蒲塘方向侵袭。

蒲塘有三个自然村落，分别称为上蒲塘、中蒲塘、下蒲塘。五月二日，北退之敌到达上蒲塘，先头部队已进入中蒲塘。为了围歼这股日军，二日下午二时，我空军出动战斗机向蒲塘敌人轰炸扫射。自抗日以来，在我经历的战斗中，这是第一次有空军配合作战。空军的参战，使官兵士气大振。第七十八军从蒲塘西北山地，暂编第五十五师从黑沟、下蒲塘之线，我师第三二九团在

^① 据《三十四年第三十一集团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四月十八日，第一一〇师一部协助第七十八军攻击奎文关以北高地，主力与第六十五师共同攻击奎文关以东各堡垒，激战终日，攻克四个堡垒。另据现有的中、日双方战报、战史，均未见到中国军队收复奎文关的记载。

^② 清代之郟阳府已于一九一三年废，其旧治为郟县。

中蒲塘东北一三一〇·七高地^①，一起向敌人发动攻击。第三三〇团占领大苇园阵地后，即向中蒲塘冲进。中蒲塘敌人往东南逃跑，又遭到我师第三二八团的火力封锁。

中蒲塘是一个无险可守的盆地山村，村内只有一条象样的街道，村外芦苇、蒲草丛生。我师居高临下，炮火直接射击，弹无虚着，敌人死伤很多。我们冲入中蒲塘后，但见街道上、池塘里、废墙下，到处是日军尸体和抛掷的枪械，小小的乡公所里就有三十多具烧焦的敌尸。

经过一天的激战，退入蒲塘一带的敌人伤亡过半，残敌逐步向豆腐店附近退缩，有依靠霸王寨以豆腐店为中心固守待援的态势。

五月三日，第三二九团占领乌鸦岭西南各高地，第三二八团与暂编第五十五师在豆腐店东南高地完成衔接，第二十八师占领了东北方面山顶上的寨子^②。四日，各部齐头并进，午后四时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

五日上午，第三十一集团军参谋长朱镇淮亲临阵地观察。日军陷于其中的这块谷地三面都是陡坡，只有三个各宽两三丈的沟口有盘旋小道容单人行走。看过地形，朱镇淮说：“上坂联队是日军专门训练的山岳部队，善于山地作战。这次被我包围于山谷盆地，粮尽弹缺，我军应全力将其歼灭。”午后，我军对敌人进行了一次火力急袭，将谷中房屋打塌。敌人很狡猾，分布在山谷四周，在陡坡角下掏洞挖壕，我方火力虽猛，但对敌杀伤不大。是夜，我军又组织了突击队由沟上冲进，与敌展开近战肉搏，厮杀甚激烈。经过八次的反复争夺，我第一一〇师终于攻占了两个沟口。

^① 据《三十四年第三十一集团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五月四日，第一一〇师第三三〇团攻占一三四〇·四高地。

^② 据《三十四年第三十一集团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五月三日至四日，第二十八师主力尚在卢氏朱阳关和内乡黄沙、桑坪（以上二地今属西峡县），一个团推进至陈阳坪归第二十七军军长谢辅三指挥。

六日，第三二九团集中炮火向对面陡坡角根直接射击，效果很好。第三二八团突击队由沟口逐步推进，使敌阵地逐渐缩小。午后三时，为援救豆腐店之敌的突围，霸王寨的日军七百余入向母猪峡一二四〇高地进攻，被我第三二八团协同暂编第五十五师予以猛击，致敌增援未逞，伤亡不小。黄昏前，庞家寨之敌二三百人进到第二十八师山坡阵地，亦被击退。

七日，我师突击队将我阵地前之敌歼灭，第三二八团由悬崖盘旋小道下到谷底，敌人被迫由崖角向东南转移，并利用地形地物攀登霸王寨西坡山脉上的陡崖，在隐蔽处构筑工事。

八日上午，空军侦察后，我军集中炮火向豆腐店谷地射击，敌人向东南角一条峡谷撤退。午后五时，突然从谷地发出巨响，十五分钟剧烈炮火声之后，友军的山寨上出现了一面太阳旗，这是连日来敌人逐层秘密向山寨上运动，发起突然袭击的结果。是夜，百余名残敌以霸王寨和西坡山寨为掩护，由一二四〇高地附近的峡谷逃走^①，丢下了大量尸体。

蒲塘、豆腐店两次战斗，我缴获敌武器、器材多件，俘虏敌伪军官五十三人。

反攻西峡口 激战大华山

日军上坂联队在豆腐店遭到惨败后，逃跑之残敌在霸王寨之敌掩护下又转回毛堂。西峡口守敌约五百人、霸王寨及其附近山寨守敌约二百人，都在运输粮弹，有固守待援的态势。我和第二十八师王应尊师长商量，决定肃清残敌，相机对西峡口之敌形成包围。迅速恢复地方行政机构，动员群众团结抗敌。

经过两天的战斗，我师对一二四〇高地、母猪峡、河南湾、

^① 据《昭和二十（一九四五）年的中国派遣军》及《三十四年第三十一集团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日军第六一七大队于四月七日三时三十分攻占一一八〇高地，掩护主力经沙林沟、沐浴沟向沙南沟集结（五月九日到达）；中国军队第一一〇师和第七十八军新编第四十三师于五月八日五时同时进入豆腐店。

赶鸡沟一带残敌进行清扫，第二十八师利用其炮兵优势攻占庞家寨及霸王寨附近各高地，进展顺利。进而，我师与第二十八师配合^①，使西峡口、霸王寨的守敌陷于完全孤立。嗣后，我军三二八团派两个连，第三三〇团派一个连佯攻霸王寨，敌人由西峡口派兵增援，在运动中遭到我炮火拦截和第三三〇团的侧击，伤亡很大。夜间，我第三二九团又派出三个突击队，摸进西峡口，一队破坏了敌人的通讯线路，一队炸了弹药库，一队袭击了汽车站。几声巨响，几处火光，把敌人弄得不知所措。

六月十五日，我们接到吴绍周军长的命令，得悉近日敌人又派遣一个旅团沿荆（紫关）、浙（川）公路西犯，企图攻占荆紫关，截断我第一、第五两个战区的后方交通线。为消灭这股敌人，第一一〇师、第二十八师、鲍汝澧部、黄永瓚师和陈舜德纵队，统归吴绍周指挥^②。同时，为随时呼唤空军配合作战，军部和我师师部各配属了对空联络站一个。

六月二十二日，据我空军侦察报告，在老君垭以南地区发现大量敌人向西运动。我命令第三三〇团立即经大流水村、将军寨向大华山前进，并与黄永瓚师取得联系。师指挥所、对空联络站和第三二九团取捷径到李家湾，沿荆浙公路到北大华山地区集结待命。第三二八团随第三二九团路线跟进，到老庄集结待命。

六月二十三日，第三三〇团到达王滩、赵河附近，发现敌人小分队正在淇河东岸侦察。第三三〇团当即占领阵地，准备迎击渡河之敌，并派一个营迅速占领南大华山，以此为主阵地构筑工事。同时，第三二九团在北大华山占领阵地，并控制崖屋、罗坡等高地，与第三三〇团密切配合。

^① 据《三十四年第三十一集团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五月八日，中国军队收复豆腐店后，至六月上旬，第一一〇师一直在西峡口至西坪镇公路南侧作战，与该师协同作战的是第八十五军其他各师及公路正面的第七十八军部队。与此同时，第二十八师一直归谢辅三军长指挥，在公路北侧作战。

^② 据《三十四年第三十一集团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自六月十四日开始的浙川境内作战中，第二十八师未参加，更未受吴绍周指挥。

六月二十四日，敌先头部队向我进攻^①，被击退，其主力向南移动，意在对我翼侧迂回，我集中火力封锁河床和黄连树附近的公路。空军对敌后续部队进行扫射轰炸，使其白天不敢活动。入夜，敌攻占南大华山南侧高地之后，继续向大华山偷袭，适值倾盆大雨，我阵地的西南角被敌突破。拂晓，乘敌立足未稳，我军又将已失阵地夺回。双方冒雨肉搏，均死伤严重。次日夜间，敌主力攻占赵河、王滩，向潘家沟进犯，被我空军轰炸扫射。

从此，围绕着大华山开始了一场拉锯战。大华山并不很高，分成两层台子，一度敌占领了第一层台子的大部，我便抢先登占了第二层台子。第二层台子上有两个小山包，台子又陡峭，依据这优势，我军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使敌人始终未能占据大华山。

师指挥所设在大华山西北的猴山。猴山海拔九百多米，站在山上，四下白云缭绕，树木翠绿，周围情况尽在眼底。在战役的这一阶段，空军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援。日军没有炮兵也无空军，攻击力与防守力都受影响。空军轰炸时，我方所占山头都亮出联络布板，没有联络信号的山头就成了轰击目标，打得敌人不敢在山间露头。

大约是八月十三日，随同我师行动的两个美国顾问听了广播后手舞足蹈，十分兴奋。通过翻译，知道他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美国在日本扔了原子弹，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八月十五日中午，王仲廉从西坪打来电话，把侵华日军投降的消息告诉了我，并命令我们撤出战斗，向西坪集结^②。就这

^① 据《三十四年第三十一集团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第一一〇师第三二九团一部于六月十八日占领大华山阵地。二十日日军发起进攻，阵地被突破一部。二十二日日军进攻第三三〇团阵地。双方反复争夺至七月初，胡宗南令各部停止攻击。

^② 据《三十四年第三十一集团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第八十五军于七月十八日奉命将防务交给第九十军接替后，即开往陕西省商南县。

样，我们在豫西与日军的对峙中，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张圣芬 整理)

西峡口歼敌记

冯 尧 和

一九四五年三月下旬，身陷绝境的在华日本侵略军为挽救其行将灭亡的命运，发动了一场旨在摧毁我老河口飞机场的作战。日军采用南北夹击、中心突破的战法，以主力内山英太郎第十二军各部由鲁山、舞阳、确山一线会犯南阳，然后兵分两路攻击内乡西峡口（今西峡县城）和鄂北老河口。奉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之命，我营由驻地陕西商南县豹子河出发，前往西坪镇，配属赖汝雄第七十八军，守卫西坪。

日军第一一〇师团（师团长木村经广）第一三九联队（代理联队长山本三四郎）在山路秀男坦克第三师团配合下，于三月三十一日攻占西峡口，然后继续向西进犯。遵照集团军总部的部署，我军边打边退，将日军诱至丁河店以西地区。四月四日，新上任的日军第一三九联队长榎林太夫大佐求胜心切，以两个中队的兵力，在坦克的掩护下向重阳店以西的马鞍桥进攻，钻进了我军布下的口袋阵。我营奉命归还建制，推进至西坪镇与重阳店之间放列。五日，担任正面阵地防守的新编第四十三师（师长黄国书），在战车防御枪队（队长张访朋）、一〇五榴弹炮连（连长陈国华）和一〇五重迫击炮排的配合下，击毁日军坦克数辆，毙伤大批日军官兵。七日，我军收复重阳店，日军退守丁河店南北一线，一部在丁河店以西的半川阵地。

为了拔掉这根钉子，我军自八日起发起猛烈的攻击。上级将

* 作者当时系第八十五军炮兵营营长。

从西安调来的第一六七师（师长王隆玘）炮兵营第二连（连长陈嘉岩）及一〇五重迫击炮排配属我营。每当我空军前来助战时，军部派人到我营观察所附近摆信号进行联络，由我营发射炮弹为飞机指示空袭目标。十日上午，第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一部向半川阵地冲锋，我营根据事先双方的协定和部署开炮轰击。步兵进展顺利，登上了高地，有些已攻占了日军的前沿阵地，炮兵也转入延伸射击，眼看胜利在望。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第二十三师的师、团指挥所被高地上的日军发现，遭到炮击，电话线被打断。我军的指挥系统顿时陷于混乱。日军乘势发起反攻，我军被迫撤出战斗。我军的攻击虽未得手，但使日军遭受了惨重的伤亡。十五日夜，日军偷偷撤离了半川高地。十七日下午，我军收复丁河店，我随步兵登上高地搜索，发现了八具赤身裸体的女尸，显然是惨遭日军蹂躏后被杀害的。

日军不甘心失败，多次组织反攻，均被我军击退。四月下旬至五月初，从浙川赶来增援的日军第一六三联队（联队长上坂大佐），在丰字山、鹰爪山及其以北地区，遭到我第二十三师、暂编第五十五师和第一一〇师等部的迎头痛击，伤亡极其惨重。

五月上旬一天，日军步兵千余名在炮兵的掩护下，向我右翼大山沟中的第二十三师阵地进攻。该师在我营炮火的支援下顽强阻击，日军进展甚慢。当时，我在位于高山上的观察所，发现敌炮正向我步兵轰击。我搜索了很久，终于在丁河店以南很远的河滩树丛中发现了日军的山炮阵地。我立即命令两个连的火力向该处集中射击，一举摧毁了日军的炮兵阵地。这时，我中、美空军联队的飞机飞临阵地上空，对日军轮番轰炸扫射。次日，我军步兵在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从东、西、北三面发起反攻。经过两天的激战，日军被打得落花流水，仓皇逃跑，连尸体也来不及拖走。战斗结束后，我下山察看战场，只见山沟里、山坡上到处都是被刈去一只手的日军尸体，其中有许多是稚气未退的小伙子。此后，我军与当面之敌在奎文关南北一线，反复鏖战，并于五月

下旬一度反攻至西峡口附近。至六月下旬，双方形成对峙。

七月初，一战区代司令长官胡宗南来到西坪镇，召开豫西南会战总结会议。与会的有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及所属各军、师、团的主官，我以特种兵中校营长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会上，先由军、师长们进行汇报，中间休息后，胡宗南作总结讲话。他满面红光，喜形于色，先总结了几条作战胜利的经验，又对军、师长，部分团长及战防枪队长表扬了一番。会后，胡宗南前往重阳店前线，与阵地上的官兵们合影留念。近年，我在台北出版的《王曲文艺》上看到了这张照片。

激战西峡口

李志勤

中原会战后，暂编第四军移驻陕西雒南休整，并在雒南（今洛南）三要司至灵宝芦灵关、朱阳关一线修筑工事。不久，部队改编为第二十七军（军长谢辅三），辖第四十七师（师长李奇亨）和暂编第四师（师长马雄飞），我仍任暂编第四师第二团团长。

一九四五年三月下旬，日军发动了豫西鄂北会战。在猛攻南阳城和鄂北老河口的同时，日军第一一〇师团、坦克第三师团沿南阳、镇平、内乡一线西犯，于三十一日攻占内乡重镇西峡口（今西峡县城）。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指挥第七十八军、第八十五军等部，在西峡口以西的丁河店、重阳店等地顽强阻击西犯之敌。奉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胡宗南之命，第二十七军于四月四日开赴前线，暂编第四师随军部前往淅川西坪镇（今属西峡县）。此次作战，军、师、团一律使用假番号，各主官也都有代名。本军及暂编第四师的假番号分别是新编第七十二军和新编第四师，军、师长的代名分别是谢三辅、马腾云，我团称新编第四师二团，我的代名是李勤。

四月五日，王仲廉部在重阳店以西马鞍桥附近打退了日军的进攻，迫使该敌退至重阳店以东九里的半川阵地。此后，本军协同友军从西、北、南三面发起围攻，于十七日收复丁河店，日军退守奎文关及其南北一线。二十二日夜，临时配属本军的第八十五军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奉命归还建制，由我师接防

* 作者当时系第二十七军暂编第四师第二团团长。

该师在丁河店以北的阵地。二十三日上午，日军乘我师正在接防之机，突然向我团的木寨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我一面指挥部队投入战斗，一面高喊：“弟兄们！报效国家的时刻到了，要杀尽日寇，与阵地共存亡！”守卫木寨的第一营第一连在连长孟传刚（河南郟县人）指挥下，打得十分顽强，经过反复的白刃拼杀，三次打退了日军的进攻。下午，该连已伤亡过半，又一次将敌击退。日军久攻木寨不下，就以猛烈炮火向我军轰击，并派出步兵向我师南北两翼迂回包抄。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日军终于被打退。这一天，我团伤亡一百多人，日军之伤亡则数倍于我。当晚，我命令第七连接防木寨，替下了伤亡严重的第一连。

二十四日凌晨起，日军又开始了攻击，激战至天亮，木寨阵地已数易其手。上午，日军的攻击更加猛烈，我又派一个连增援木寨。中午，日军突破了阵地的一角，情况十分危急。多亏第七连排长石金彦果断率领全排向突入阵地之敌发起反冲锋，将其全歼，阵地方得以保全。下午，守卫马头寨的第四十七师一部，也击退了日军的进攻。当晚，马雄飞师长亲临我团，召集营、连长开会，检讨此次战斗的得失，指示今后部队训练应注意的事项，特别嘱咐大家一定要坚守阵地，歼灭日军，与阵地共存亡。

这时，赖汝雄第七十八军正在奎文关与敌激战，我师及第十五军第六十五师（师长李纪云）奉命配合。马师长从全师三个团各抽出一个营，加上师直属山炮营，交由我统一指挥，攻击奎文关以北的高地至徐家营南北一线之敌。

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半，攻击开始，我空军飞机三架飞临助战，投掷了许多燃烧弹，日军阵地顿时成为一片火海，我炮兵也向敌阵地开炮猛轰。右路的第二团第三营在营长王心体（河南柘城人）率领下，向奎文关以北的高地攻击前进。在翻过一道小山岭时，遭到日军机枪扫射，伤亡了二十多人。王营长命第四连和第九连在小山岭上掩护，自己率第八连冲向敌阵。在接近日军阵地时，日军投出了大量的手榴弹，侧翼暗堡里的机枪也猛烈射

击，营长王心体、连长刘怀训（河南禹县人）、排长时凤彩等许多官兵为国捐躯。此后，副营长白荣宣命令第九连攻击日军的右翼阵地，并亲率第四连的两个排再次冲锋。日军以密集火力阻拦我军前进，并发起反冲锋，白荣宣只得带领余部退回小山岭与敌对战。至傍晚，该营已打退了日军的三次进攻，终因伤亡惨重而退回原阵地。

中路的第三团第一营攻击高地与徐家营之间的日军阵地，起初进展顺利，摧毁了一个日军机枪火力点。此时，日军以机关枪、掷弹筒向一营猛射，该营三次冲锋都未成功，官兵伤亡严重。我急调作为预备队的机枪连前往支援，暂时压制住了日军的火力。第一营乘势发起第四次冲锋，接近敌阵地时，左侧徐家营的日军又发起反冲锋。此时该营所处的地形极为不利，受到高地和徐家营日军的两面夹击，只得稍向后退与敌对峙，于傍晚奉命撤回原阵地。左路的第一团第二营经过激战，一度攻占了徐家营以北的高地。傍晚大批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向我发起反攻，又因中路及右路之我军部队进攻受阻，该营也只得退回了原阵地。同日，第六十五师一部对木寨、王家营的日军阵地发起猛攻，一度攻占了木寨西北的高地。二十七日，我第四十七师部队再次击退了进攻马头寨的日军。

经过连日的激战，日军伤亡严重，无法从正面突破我军阵地。在得到增援后，日军改变了方向，企图迂回攻击我军的左翼，然后向重阳店、西坪镇突进。四月三十日起，我军在西峡口、丁河店以北的大横岭、金鸡岭、米心寨、三尖山、马头寨等地，与日军展开了反复激烈的争夺战。五月上旬，胡宗南派第九十军之第二十八师（师长王应尊）前来增援，令该师及李纪云第六十五师统归谢辅三军长指挥。此后，我团奉命配属李纪云师作战。

当时，我团阵地与日军仅隔一条小山沟，彼此都能看清对方的情况。一天深夜，我团右后方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我想，当面

的日军很可能抽调兵力前去助战，我团可乘此良机进行一次偷袭。我立即找王化臣营长商议，决定由孟传刚连长率精壮士兵十五名，去端掉一座日军碉堡。孟连长一行接近碉堡时，听到里面的日军正在大声说笑，庆幸当晚平安无事，就端着刺刀冲了上去。日军急忙抱头逃跑，我军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两枝。次日，我将战利品送到暂编第四师师部，马师长非常高兴，说：“抗战以来，我师还是第一次从敌人手中缴获到完整的武器，这是我师的一次胜利，今后要继续发扬。”李纪云师长得知此事后问我为什么不将战利品交给他。我说：“我团虽配属贵师作战，但序列未变，仍属暂编第四师建制，所以凡有虏获，理当上交暂编第四师。”

五月下旬，王仲廉总司令命第二十七军兵分四路，向西峡口方向发起反攻。第六十五师奉命以主力沿孔沟自北向南，攻击西峡口西北的柳树营，同时以一部经雷子寺沟攻击老鹳河东岸、西峡口以北的石龙堰一带。李纪云师长派我团担任主攻。二十七日（农历四月十六日）晚，皓月当空，我团悄然无声地进入了预备攻击位置。我命王化臣率第一营打冲锋，第二营随后跟进策应，第三营随团部行动作预备队。二十时三十分，一连串红色信号弹飞向天空，一营在大炮和重机枪掩护下开始冲锋，一小时后攻占了过箭岬高地，随即乘胜向南攻击前进。二十二时三十分，我团集中各种重武器向黑石堡猛烈射击，一时间日军阵地上烈焰腾空，枪炮声震耳欲聋。第一营迅速冲入敌阵，与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并多次打退小股日军的反攻。此时，第二营已推进至黑石堡以南、吕营以北地带，即配合一营攻克了黑石堡阵地。二十八日拂晓，我率团部到达过箭岬以北的三土槽。当日及次日，我团第一营、第二营坚守阵地，多次击退日军的反攻。

二十九日下午，王应尊师的一处阵地被日军攻陷，使我团阵地处于三面受敌的不利态势。我令处境最危险的第二营稍向后撤，留下部分兵力协助第二十八师第八十三团收复失去的阵地。当晚该团多次反攻，均未得手。三十日下午，日军增援部队到

达，从东、南两面对我团位置突出的黑石堡、寨沟阵地发起猛攻，我守军伤亡过重，被迫转移阵地。三十一日，我团又奉命配属李奇亨第四十七师，守卫马头寨、黄英堞、过箭呀一线阵地。

六月一日后，日军因伤亡惨重、兵力不足、士气低落，再也无力向我军发动攻势。此后双方一直处于对峙状态，直到八月中旬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在此期间，前线阵地常有小规模战斗发生。一天，我团号兵宋积柱（河南禹县人）发现对面阵地上一名日军哨兵正抱着枪坐在树下打瞌睡，就匍匐至该敌兵背后，猛然夺过三八步枪滚下山沟，平安返回我军阵地。

西峡口作战的回忆

丁 悟 道

一九四一年六月我从黄埔军校毕业，被派到陆军第二十八师补充团第六连。那时部队在陕西朝邑县一带守黄河。一九四三年九月间，部队调到陕西郃阳训练。后来补充团被解散，编到各团，我调到第八十三团团部担任中尉警卫排排长。全师共三个团，即第八十二团、第八十三团、第八十四团。

一九四五年四月间，部队移驻陕西华阴县，我升任第八十三团第一营第一连上尉连长，在该地停了一个星期，我师开始使用暂编第一旅的假番号。四月下旬一天晚上，得到命令：次日早全师在华阴南一个大场子集中，听胡宗南讲话。次日早我们到场时，已有不少的部队在等候中，大家纷纷议论，说要上前线了。我们等了半个多小时，忽然看到东北方向尘土飞扬，小卧车、小吉普来了十多辆，停在讲话台的南面。不一会儿部队集合，胡宗南开始讲话。他讲得很简单，主要内容是：这次集合有三个军的兵力，我们要去河南西峡口打日本侵略军，只准打胜仗，不许打败仗，小日本想从河南打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要把它消灭掉。不一会儿又听到指挥官口令，让部队向后转，到指定地点暂时休息，团长以上军官在讲话台前集合。

我们的师长王应尊集中连长以上军官讲话，他说：“大家每天喊着要打仗，今天就要出发打日本了，我们要严守军纪，服从命令，要打个漂亮仗。我们的单军衣暂时不发，因为山地气候关系，再加

* 作者当时系第九十军第二十八师第八十三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

上我们要利用地形地物，石头、树木等容易碰伤人，我们穿上旧衣服打仗很好，打胜了仗每人多发给一套衬衣。”我们团长敖明权在团里又讲了话。部队于当天下午出发，我连奉命为前哨尖兵连，向西峡口前进。我们一直走了十多天，才到西峡口附近。一天晚上得到营部命令，要我们于次日早上到营部集合。次日早，我们到了营部，营长传达了上级的指示，他说：“今天是五月四日，我们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前面不远就到了阵地。这里的汉奸很多，他们化装做什么的都有，不断刺探我们的军情，大家得注意。前驻部队正面已经缩小，我们中午就要占领阵地，准备战斗。第一连为第一线，左翼与我们第二连联系，右翼靠近第三营，早九点半准时进入阵地，有以前驻防部队联系人告诉我们敌情、地形和一切情况。”我即按时率队前进，将到达阵地前，我连停止前进，我令第一、第三排为第一线，第二排为预备队。我同以前驻防部队联系交谈后，又巡视一次阵地，给各排传达了应注意的事项。忽然听到左前方有枪声，不一会儿枪声更为紧密，我即到营部了解情况，原来是我们第八十二团和日军接触了，二个小时之后，战斗停止了。以后才知道我们部队到时，就有汉奸向日军报告，说是中国兵没有了，调的地方军，这些地方军穿得很破烂，吃也吃不饱，还能打什么仗，所以日军也没有把我军放在心里。可是战斗一开始，两三个钟头就把日军一个大队的兵力给消灭了。

我连的防守面约有四百米宽，我们守了十多天也没发生什么情况。一天晚上，忽然接到紧急命令，以我连为尖兵连向前推进，营里并派来一位向导带路。当晚正遇着阴天，对面看不见人，不时还有雷声闪电。次日天亮时，忽然接到命令，要我连向左前方七里之处前进，严守汽车道山口重地，阻止日军坦克通过，到达后立即埋设地雷等，并给我们派来了工兵十名、向导一人。副营长给我连下达了急行军命令，我即率全连向目的地进发。我连到达目的地后，就开始埋地雷、筑掩体，一个小时即完成了任务，进入了阵地。我立即下达命令，严密监视日军坦克和

左前方，发现敌坦克，要坚决消灭掉，发现其他情况立即报告。我连在这里守了一个多星期，也没发现任何情况。

一天天快亮的时候，忽然在左前方有了枪声，并且越来越密集，一会儿是重兵器和手榴弹声，一会儿又听到冲杀声。我真着急了，传令各排严守阵地，监视敌方，防止日军突然袭击。我从到达前方后，根本就不知道某月某日和方向，只知受命是明天、上午、下午或时间或向前、向后，每到一防地，都是按大概停了几天来计算。天大亮后，我坐在汽车路边一块大石头上，望见第二连已冲到山头上和日军拼开了，一会儿被敌人冲下来了，一会儿第二连又冲上去了。这时营部传令兵过来告诉我，我们的部队在攻击山头，团部和营部令我连要特别注意山口，严防日军坦克和步兵通过，如有紧急事，可向营部汇报。约一个小时后，从坡上抬下几十个伤员，有几个担架直往公路后方走。我很着急，跑了几步，问抬的是谁。担架兵站住了，说是第二连连长。我跑到担架前问了几句，第二连连长摇了摇头，慢慢说：“没事。”担架兵告诉我说，子弹从他心窝右下方射过去了。第二连连长是军校第十四期同学，他本来到其他营任营长，因为战斗情况紧急，他暂代第二连连长。这时左前方又开始战斗了，这是我们第三连在攻击。第三连连长姓马，陕西人，因为他平时脑袋往一边歪，所以人们都叫他马歪连长。马连长对战斗是有经验的，他是个老粗，胆大。第三连攻击不到二个小时，通过头一个山头又进攻第二个山头。又过了半个小时，担架兵从山上抬下来几十个人，我又着急了，传令严守阵地，注意前方。不一会儿，炮声、机枪声不绝，原来是掩护第三连撤退。我想，我们营的两个连都进行了攻击，下一次恐怕要轮到二连了。我着传令兵到各排传达排、班长集合，其他继续监视前方。排、班长来后，我向他们传达了如果要调二连攻击山头，二连应采取的攻击方法，然后叫大家回阵地，一面监视敌方，一面告诉士兵，要作好准备，休息好。他们刚走，又看见不少担架往后方抬，我着传令兵去了解，见有第三

连连长、副连长、一个排长，还有不少的士兵。不一会又听见枪声响了。我想：我们的部队为什么一到第二个山头，攻第三个山头时就要退下来？是不是日军在那里侧射斜射有利呢？难道就都没有发现吗？忽然营部传令兵过来说，我们第二营第四连上去了。这个传令兵是从我部调去的。他说：“事前还听说要咱连去攻击，可是第二营营长向团长报告：‘我们第四连攻吧。’所以团长就让第四连上去了。”第四连连长叫刘亦敏，陕西人，黄埔十五期同学，副连长和我是同期同队的。第四连的兵士我也认识不少，他们大多是补充团第六连的老兵，因而好指挥。谁知到了第三个山头，日军加强了火力，第四连连长的腿被打断了，副连长指挥不到一个小时，腿也受了重伤。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各排继续执行命令，就是不退，一直坚持了两个多小时。连长和副连长退下后，团长要第四连撤下，第五连作准备。第五连连长也是黄埔十五期同学，他是河北人，是个大个子。第五连还未展开，连长就牺牲了。接着我连就接到了攻击的命令，我立即告知副连长：“你等接防部队到后，将任务交代清楚，带队伍过来，我前边先走了。”我到了第一线指挥部时，各级领导都在，敖团长对我说：“你们现在攻击对面山上的敌人。”并将前几个连攻击的情况也说了说，接着团长又说：“敌人原来的计划是在你连守的山口左右的山上占领阵地后，准备掩护坦克的进攻。敌虽先于我们占领了山头，但日军上山后正面不得上去，他们就向我们左侧移动。我们的正面正是日军占领的位置。因为我们到得迟一步，日军先占了阵地，如果我团其他部队和你们连同时到达目的地，那日军就难占山头。日军现在也不好受，他的左翼不敢往下撤，怕让咱们山口的部队给吃掉；从地图上看，日军右翼的后面是绝境。据了解目前日军仅有一个大队的兵力，经我们几次的攻击，也仅有少数力量。但日军没有支援部队可来，否则敌军早就到来了，所以你连这次必须要打个胜仗。现在条件对咱们是有利的，我们有的是部队，日军是受到了我们其他部队的袭击，抽不出支援部队来。现

在两军在激战中，距离很近，他们有大炮也不敢射击，所以你连必须火速进攻。另外，必须注意日军斜射，从我团前几次的攻击来看，受伤、阵亡的都是被日军从右侧射击的，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我要求部队：按照中午集中时说定的办法进攻，我已经和重兵器联络好了，以记号射击。第一排攻击，第二排为预备队，第三排随我，掷弹兵和步枪兵动作要快。攻击开始后，重武器压得日军抬不起头，日军火力时有间断。这时我们的掷弹兵和步枪兵已进入到日军的最近处，我趴在山坡上，一手持着步枪，左手拿着号，号兵跟在我身后，很顺利地拿下了第一个山头。我命第一排攻击第二个山头，第二排随着上，必要时打冲锋。这时我特别留心日军的斜射，我正要往上爬，忽然一排子弹从我头前约有二寸之处跳弹过去，我吓了一跳，趴在那里约三分钟没敢动，目的是要日军认为击中了我。我往左一看，见轻机枪第三组的射手，我便命他取下脚架，压上子弹，拨到单发上交给我。我接过他的枪，抱在怀中往右突然滚了几个身，端起机枪，用烟幕射击法，打遍了我右前方的一棵树的全树顶，只见两个日军掉了下来，又掉下一挺机枪，还有子弹箱。我估计斜射的大约就是这两个日军，立即吹了冲锋号，队伍很顺利地拿下了第二个山头。看看还有个山头，和第二个山一样高，也看不清左翼，我便命第三排攻击，第二排随第三排冲锋，第一排随后。我听了听日军的火力，仅仅只有几挺机枪在射击。我想，经过几次的攻击，这两个山头上死的敌人不下二百，再加上我连这次的攻击，敌人还要死一部分，恐怕他们在第三个山头上没有什么力量了。第三排的战斗兵直往上冲，我看见山头下我们的掷弹兵和步枪兵都在等候着，就用记号令重武器发射一阵子，我接着就吹冲锋号，我们连三个排的兵都冲上去了。这时我看了看，我连也只剩下六十几人了。我跑到山头一看，上面死的日军有六七十个，四面看看什么也没有，难道日军死完了？我问第七班班长拼刺刀时山头上有多少日军，七班班长说：“只有十几个了，都放倒了。”我要大家卧倒，

四面监视，看看还有没有日军。第七班班长又说：“敌人硬死不服，恐怕有的滚下山死了。”我忽然看见右前方还有个小山头，比这个低些，半腰还有一株树，我说：“我去看看那小山头。”那山头看起来很清楚，上面什么也没有，我快走到距树有十步左右时，忽然看见树后水壶一晃，我想这是日军见我跑来了，他一定在喝水壶的酒，准备要和我拼一下。我急忙蹲下，两眼紧盯着树。我想也不过一个人，老子就拼你一下，后边人距我仅有六七十步远，说话就到了，怕什么？我的子弹早就上了膛，如果日军出来，一枪就打死了。可日军猛地跑了过来，向我刺了一刀，我也吓住了，没有开枪，顺着他往前的冲力，对着他的枪身连打带拉，将日军来个狗吃屎。我踢了这个日军一脚，这个日军又起来和我刺开了，这时后边的人喊道：“你的枪刺得好，我们来了。”我向后退了半步，日军又冲了过来，我猛地向下一蹲，日军因用力过大，扑了个空，趴到我身上，我就搂住日军的腰，想逮个活的。忽然想起我的手枪在背后，就用头猛顶日军，日军乘机就起，我从地下抓住枪，正好刺在日军的心窝上。这时我们的部队上来三个人，你一刺，他一刺，立即把这个日军给解决了。正在这时，忽听见炮弹声，我们立即卧倒。炮弹炸了，我正往炸过的炮弹坑里跑，第二个炮弹又炸了，把我一下子掀倒在弹坑里，尘土埋住了我的腿；我觉得又累又渴。这时爬过来几个人喊我，我正要起手按住臀部，手上有了血，原来是屁股被弹皮削去了一片肉。我连离指挥部有十五六里，后方要我连立即撤回，我坐担架下了山，日军还在用炮不断射击。我连伤亡共三十一人，部队平安撤到后方，奉命休息。我每天上一次药，十余天我的伤就全部好了，走路也没多大妨碍。

西 峡 口 击 敌

蔡 仲 芳

一九四五年春，盘踞在河南临汝、禹县、郾城一带的日本侵略军第十二军部队，以夺取我老河口空军基地为目的，发动了老河口作战，于三月下旬由临、禹、郾，经南阳、镇平进犯内乡淅川。

固守豫西南我军第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所部，在内乡县西峡口以西山区预设袋形阵地，诱敌深入。我当时系第七十八军新编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四团中校副团长。一九四五年三月奉命由陕南商州夜村出发，三月下旬进驻西峡口以西霸王寨九七三高地构筑工事^①，拒阻由淅川北犯之敌。日军第一一〇师团主力三十一日攻占西峡口，其第一三九联队一小部百余人附钢炮数门，由霸王寨北麓仰攻霸王寨，遭我山腰步哨英勇阻击，损失惨重而后撤。三十一日夜敌约一中队利用夜幕屏障，由黄土梁摸到霸王寨九七三高地西侧寨垣，在我重机枪连、迫击炮排交叉火力，步兵连六〇炮、枪榴弹、手榴弹、轻机枪的重大打击下，伤亡惨重而败退^②。四月一日我团完成任务后将九七三高地交由地方自卫团队接替，

* 作者当时系第七十八军新编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四团副团长。

① 据《三十四年第三十一集团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三月底至四月上旬，守卫霸王寨的是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部队。四月十日，第七十八军新编第四十二师奉命接替第二十三师防务，于十二日下午进驻霸王寨。

② 据《昭和二十（一九四五）年的中国派遣军》，日军于四月十八日深夜攻占了霸王寨。另据《三十四年第三十一集团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日军于四月十九日拂晓攻击霸王寨，被第一二四团击退。二十日凌晨日军再度攻击，霸王寨失陷。

转移全团主力控制牛心垛阵地^①，阻击敌第一六三联队自浙川毛堂、荆紫关方向前来策应其第一一〇师团主力攻击丁河店、重阳店、西坪的作战。因牛心垛系我第三十一集团军右翼的第七十八军袋形阵地的封锁口，胡宗南在第一战区前进指挥部用报话机亲自询问，牛心垛阵地能否固守三天以上以堵截日军脱逃退路时，我以断然口吻答复：“人在阵地在，需要我守几天，便坚决固守几天，请你放心好了。”四月二日，敌第一六三联队由毛堂、荆紫关方向，分兵二路，向北强攻，企图突破我右翼防线，会师丁河、重阳西进。二日黑夜，以一路附山炮，偷过狐狸扒直攻牛心垛，另一路经蝎子坪，强攻封字山一〇〇六高地。傍晚，敌机三架沿山谷低飞作偷袭侦察，遭我中美空军飞机截击，全被击落。四日拂晓，敌先用山炮猛轰我牛心垛阵地，大队集结山下，继用小钢炮、掷弹筒、轻重机枪猛烈轰击扫射我牛心垛阵地，未见还击。事实上我团官兵预先在寨垣阵地上标测射距，预置揭开保险盖手榴弹，以便进入阵地后准确投掷。在寨垣阵地上除布置数名监视兵外，全团官兵躲入掩蔽部内，休息待命。等敌人爬近寨墙二三十米处时，一声令下，全部进入阵地，用集束手榴弹、六〇炮、轻重机枪倾盆暴雨般倒向敌群，杀得敌军昏头转向，狼奔豕突乱作一团败退山下，再重新整顿部署继续反扑。自此，我全体官兵士气更形高涨。日军野心未死，为夺取牛心垛高地，继续作多次反扑，皆以失败而告终。嗣后数天，仅以稀疏山炮轰击外再无力组织强攻。七日夜晚，攻击封字山之第一六三联队主力已进入蒲塘^②，攻牛心垛残敌亦利用夜幕攻占鹰爪山我友军阵地。此时，日军第一六三联队已全部陷入我四面包围之中。我强大中美空军机群密

^① 据《三十四年第三十一集团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四月二十八日，第七十八军奉命固守母猪峡、豆腐店、牛心垛阵地。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四日，新编第四十二师部队多次击退进攻牛心垛之敌，固守阵地。

^② 据《昭和二十（一九四五）年的中国派遣军》，日军于五月一日攻占上蒲塘，二日攻占中蒲塘，四日零时进入豆腐店。

切配合地面部队，在我围歼圈内，用燃烧弹竟日连续轮番扫射轰炸敌军，使其无法集结部队突围，只能利用黑夜逐步沿大林沟、瓦房沟、豆腐店，向丁河方向第一一〇师团主力靠拢。虽在黑夜，仍遭我两面高地部队包围，浓密炮火像倾盆瓢泼般杀得马骸狼藉，尸填沟谷。未死残敌只能躲入山下两侧农民的窑洞内，啃起生玉米棒充饥。五月一日仅存残敌数百人企图突围东遁，留在豆腐店火神庙的轻重伤兵三百余人不能翻山带走，只好活活把他们烧杀在火神庙里^①。

经一个多月苦战，第一二四团官兵仅存六百余人，遂并入新编第四十三师第一二七团，归赵仁指挥。四日，我率传令班长杜长林、宋全合由豆腐店爬上观花寨南门外四五十公尺处，侦察攻击观花寨冲锋路线，被南寨门堡垒敌军发现。敌用掷弹筒连续轰击，我的头部、杜长林的腿部均被破片炸伤。我通知半川的重炮连长黄国华，仅用三发重炮弹，便把观花寨南门敌堡垒轰个底朝天。五月上中旬，我新编第四十三师各团轮番攻击观花寨，敌决死苦守，未奏效。中美空军曾使用五百公斤炸弹削平山顶，敌决死队二三十人始终牢牢控制这战略要点，以掩护其丁河主力休整。

六月初，师长黄国书召集各团正副团长到重阳店指挥部，商讨攻略丁河店问题。会前，赵仁和我陪黄国书在师部指挥所前掩蔽部内，用望远镜侦察敌丁河店阵地部署情况。敌飞机飞临低空，指示炮兵轰击我指挥所目标，赵仁觉得掩蔽部是敌轰击目标，要黄师长迁移观察位置。黄国书笑着说：“没有迁移必要，我们在天上都有星星的人，炮弹是不敢找我们的。”这种指挥官临危不惧精神使人敬佩！

七月中旬，我第七十八军奉命撤回陕西蓝田、潼关整训。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全军整编为第一四四旅，辖二个团，我和赵仁被编入第四三〇团，在潼关、阆乡整训。

^① 据《三十四年第三十一集团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中国军队于五月八日攻克豆腐店。

重阳店痛歼日军战车记

张 访 朋

一九四四年中原会战后，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驻陕西省商南县清油河镇，所辖赖汝雄第七十八军和吴绍周第八十五军分驻豫陕边境地区，当时我担任第七十八军新编第四十四师第一三〇团第一营副营长。不久，军训部在重庆举办新兵器训练班，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派遣总部中校参谋徐之润参加，学习美制战车防御枪和火箭筒的使用技术。同年十一月，集团军战车防御枪大队成立，徐之润任大队长，我奉调担任副大队长兼第一中队队长。

战防枪是专用于毁伤装甲目标的枪械，口径二十七毫米，外形似轻机枪，但长度（约二·一米）和重量（约十五公斤）均较之为大。发射长约十八厘米的穿甲爆破弹，有效射程约六百米，射击精度高。弹头初速高，可穿透六厘米厚的装甲，钻入车内后以爆炸和被击毁的装甲碎片杀伤乘员、毁坏机件。弹匣装弹五枚，可半自动射击。这种武器虽然发射时后座力较大，声音特别响，穿甲厚度也有限，但用来对付装甲厚度只有四厘米左右的日军轻型战车已是绰绰有余，在当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中是相当先进的。经过三个月紧张的第一期训练，大队举行结业战斗演习，我奉命担任指挥。王仲廉总司令亲临检阅，甚感满意，并训话勉励，颁发了犒赏金。

一九四五年春节刚过不久，就传来了日军即将来犯的消息。

* 作者当时系第七十八军战车防御枪队队长。

奉集团军总部之命，大队取消原定的第二期训练，提前结束；所辖第一、第二两个中队分别编为第七十八军战车防御枪队（我任队长）和第八十五军战车防御枪队。三月中旬，我率队回到河南省淅川县西坪镇（今属西峡县）第七十八军军部，赖汝雄军长命我队配属新编第四十三师，立即开赴该师师部驻地内乡县重阳店镇（今属西峡县）报到。我们到达的当天，师长黄国书观看了全队的战斗演习，称赞官兵们沉着镇定，应变迅速，动作熟练，并以“誓死杀敌，争取胜利”的口号相勉励。

三月下旬，日军发动了旨在占领湖北省老河口我空军机场的豫西鄂北会战。为了阻挡我第八战区部队通过南阳盆地增援鄂北，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在以第一一五师团和骑兵第四旅团攻击老河口、吉武支队攻击南阳城的同时，派其王牌军战车第三师团（师团长山路秀男）以及第一一〇师团（师团长木村经广）向内乡县西峡口（今西峡县城）、淅川一线突进。该路日军连陷镇平、内乡，三十一日攻占西峡口，然后继续向重阳店、西坪镇方向进犯。

内乡县地处伏牛山南麓，县境北部层峦叠障，沟壑纵横，河道交错，地形十分复杂，只有一条曲折起伏的公路连接着西峡口、重阳店、西坪镇和陕西商南县，是打阻击战的理想战场。为了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地形，王仲廉总司令决定采用后退包围的袋形战术，利用隘路正面阻击，依托两侧山地进行侧击、夹击，待日军全部进入口袋后再断其退路，实行尾击。重阳店至八庙一带为袋形阵地的底部，由新编第四十三师（配属战车防御枪队）防守，担任正面阻击；第八十五军暂编第五十五师（师长李守正）和第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分别在公路北侧和南侧的山地设伏，担任侧击、夹击；以在卢氏县庙子（今属栾川县）一带整补的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进攻位于西峡口、重阳店之间的丁河店，担任截击。

遵照集团军总部的部署，我第八十五军部队在空军的配合

下，采取节节抵抗、诱敌深入的战法，自三月三十日起，先后在西峡口西北的杨岗、吕家营和西南的马头山、霸王寨等地重创日军，击毁其战车四辆。四月二日，又在新编第四十三师第一二八团的配合下，于丁河店以东的奎文关、山荆岬一带与敌激战竟日，三日凌晨向重阳店转进，引诱日军进入我军设下的口袋阵进行决战。与此同时，新编第四十三师（配属战车防御枪队和野战重炮）由奎文关转移到重阳店以西马鞍桥附近。马鞍桥北面有一条自西向东的沙石河，河北岸的山岗由第一二八团防守，南面的芦山寨高地由第一二七团防守。我队的阵地位于两团之间名叫蜂洞的隧道口。部队到达后，即加紧构筑工事。我队阵地的射击孔正对东面的公路及其两侧，并预测好射距，定好标志。由于这段公路是沿着阵地前方四百米处右侧的山麓转弯过来的，过早射击就会使后面的日军战车掉头跑掉，所以我规定必须待敌车距阵地二百米左右时才能开火。

四月三日，日军六千余人，附汽车数百辆、战车五六十辆进占王家营、重阳店附近。四日拂晓，敌先头部队千余人向我新编第四十三师阵地发起进攻。激战至晚八时，日军损失甚大，毫无进展，于是又调集骑兵一部，以战车十余辆开道，沿公路西进，企图突破我主阵地。五日零时后，我在掩蔽部里隐约听到隆隆的马达声，这时步兵团打来电话，说日军战车正向我阵地驶来。我当即命令全队立即进入阵地，做好战斗准备。当夜天空一团漆黑，随着马达的轰鸣声越来越响，只见日军战车队的第一辆车开着两盏耀眼的车灯为前导，绕过山角迎面而来。每前进数十米，便停车熄灯，以机枪扫射一阵，搜索片刻未见动静，又继续冲来，如是者数次。当时第七十八军前进指挥所设在马鞍桥以西五华里的八庙，长官们在分水岭上看到似近实远的敌战车灯光，以为战车已冲入我阵地，便打电话问：“敌人战车已经冲过来了，战车防御枪为什么还不发射？”我说：“还远着呢，等它走近点再打。”直到日军战车进至阵地前二百米时，我才下令射击。霎时间，震耳欲聋

的战车防御枪射击声响彻夜空。日军战车立即灭灯，以平射炮和机枪还击，密集的炮弹和枪弹呼啸着从我们头顶上方掠过。全队官兵继续沉着射击。数分钟后，日军战车的枪炮全部成了哑叭，我判断已将其全部击毁，就下令停止射击。我立即打电话通知步兵团团长，建议他派步兵出击，点燃公路北侧的破草棚，乘着火光消灭残余的日军战车兵。该团长说：“敌人还在进攻，坚守阵地要紧，无力出击。”我又向军部报告，请求派牵引车将被击毁的敌战车拉过来，但得到的答复是：“夜晚出击不便，务各坚守阵地为要。”一小时后，公路上隐约传来了日军修理战车的撞击声，我们即以轻机枪扫射。不久，日军骑兵赶来掩护，我们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以牵引车将战车残骸拖走。我们一直坚守到天明，才遵令撤离阵地。

我队首战告捷，一举摧毁敌战车九辆^①，自己无一伤亡。官兵们一个个手舞足蹈，兴奋地谈论着战斗情景，共享胜利的喜悦。我更是激情满怀，深感此战乃是我参加抗战以来之第一大快事，当即吟诗一首：“夜色如磐雾气升，前车引导独开灯。我凭利器歼倭寇，卸甲丢盔敌胆惊。”

五日清晨，我军清扫战场。我来到阵地前方，只见公路两侧粗大的树干上弹孔累累，其高度距地面约二米左右。可见日军战车还击时完全没有料到我们与之相距仅二百米，所以发射仰角较大。在敌战车被击毁处的公路路面至南侧山麓之间，车辙累累，血迹斑斑，散落着许多被撕烂的日记本、照片、书信和印刷品，以及印有“武运长久”字样的旗子和护身符等。我拾起了十几件较完整的，其中有全家为出征者饯行的照片。

当天下午，我军发起全线反攻，新编第四十三师（配属战车防御枪队）为中路，暂编第五十五师为左路，第二十三师为右

^① 据《三十四年第三十一集团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陆军第七十八军豫西战役战斗详报》等，四月四日，日军战车九辆向重阳店突进，中国军队以战防枪击毁二辆，以野炮击毁一辆。

路，分别向重阳店、王家营一线追击前进。沿途的村庄及路边，日军遗尸四百多具，被打死的骡马随处可见。死者中许多是面带稚气的青年。以往日军在战场上从不遗弃尸体，此次却无暇顾及了，其逃跑时的狼狈相可见一斑。激战至七日中午时分，我军收复重阳店，乘胜向半川、丁河店追击前进。日军攻占西坪镇的企图化为泡影。

官道口阻击战

陈子坚 殷义盛

一、豫西我军部署及抗战概况

一九四五年初春，第四集团军孙蔚如部驻河南卢氏县一带，所辖李兴中的第九十六军军部及李振西的第一七七师驻卢氏县城附近，新编第十四师驻县北沙河街附近村落，陈子坚任师长，殷义盛任第四十团团长。所辖第三十八军的第十七师和新编第三十五师驻卢氏县以东范蠡、故县、上戈一带，并在长水镇派驻有力部队，占领警戒阵地，监视洛宁日军。当时，左翼友军为马法五的第四十军，驻灵宝县城及西南地区，并在岔口派驻警戒部队，监视陕州日军；右翼友军为驻南召县李青店一带的新编第八军，再右为驻南阳一带的第二集团军刘汝明部，驻豫鄂边界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部。武庭麟的第十五军驻内乡、浙川一带。

三月下旬，驻漯河的敌第十二军司令官鹰森孝^①集结主力步、骑、炮和战车部队约七八万人，于叶县、舞阳、鲁山一带分三路向西进攻，我各友军分别在南召、南阳、邓县及以西地区阻击。同时，敌一部向洛宁增加，攻击我第三十八军。三月二十四日，敌攻占长水镇。张耀明军长以敌兵力大、攻势凶猛为由，请

* 作者陈子坚当时系第九十六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殷义盛当时系第九十六军新编第十四师第四十团团长。

① 据《昭和二十（一九四五）年的中国派遣军》，日军第十二军司令部于三月十九日由郑州迁至襄城县刘沟村，当时的司令官是内山英太郎。鹰森孝是四月中旬继任第十二军司令官的。

求副总司令裴昌会（总司令孙蔚如在陆军大学受训）派队增援。裴命李兴中军长由新编第十四师派一个团火速增援。当时陈子坚去重庆出差，未在前方，李军长派新编第十四师第四十二团王训成部前往。王团到达后，张军长命令该团反攻占领长水之敌，收复长水镇。王团长即令第三营主攻，第二营一部助攻。第三营营长是一九四四年夏坚守汜水虎牢关某高地十八日夜的张平世连长升任的，作战极勇猛。第一次攻击未能成功，且伤亡不小。第二次准备周到，用奇袭方式，且有中美空军助战，一举成功，将敌击退，收复了长水镇，俘日军五名、伪军十名。俘敌死不跟我军走，被当场击毙。获武器、弹药一批和毛毯、大衣、罐头、饼干等军用品。以后该敌大部调走，第三十八军在长水与敌对峙，我王团调归建制。

四月下旬，陈子坚由重庆经西安、灵宝返回卢氏。新编第十四师奉令由沙河街移驻官道口、杜关（卢氏县北），并派一个团驻寺河街，警戒陕州之敌。陈子坚带第四十二团和师部直属部队驻官道口，派第四十一团进驻寺河街，以第四十团主力驻杜关、王家河，一部亦驻官道口附近。寺河街附近地势开阔，无险可守，且三个团各在一地，兵力分散，如遇敌大力进攻，将被各个击破。陈子坚向李军长报告情况并请示，如敌进攻将在何处决战？李军长说，总部命令这样部署，是根据第一战区前司令长官陈诚对我集团军的作战指导方案，我集团军的主要任务是在卢氏城筑坚固工事，派一个师坚守，对东在长水、对北在寺河街各派有力部队对敌警戒，万一敌大力进攻，除坚守卢氏据点外，其余部队分别向豫陕边界洛南以东的国防主阵地撤退。现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已由胡宗南代理，如何作战尚无指示。陈根据李军长指示，命令第四十一团在寺河街、第四十二团在官道口构筑工事，并与灵宝方面第四十军取得联系。陈子坚认为，即便作战略的主动撤退，也应该随地打击敌人，作抵抗的撤退，故加强阵地工事。据各方面情报，迄五月底，老河口、西峡口和长水等方面，敌我均多呈

对峙状态。灵宝方面我第四十军曾一度袭攻陕州，因之陕州之敌有所增加。

二、陕州之敌对寺河街、官道口之攻击

五月十六日，陕州敌军三浦旅团^①附炮兵及伪军数千人，向我寺河街第四十一团攻击。同一天，陕州敌也向灵宝岔口的第四十军攻击。我新编第十四师雷团在寺河街据守，与敌作战，敌我均有伤亡。后据雷团长报告，敌兵力太大，雷团有被包围之势。陈子坚即向李军长报告允许，命令该团于十七日晚利用夜暗向石大山撤退。雷团长又报告说，石大山一带土少石多，居民很少，大部队不好停留作战。陈命令他留一个营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埋伏于石大山，伏击迟滞敌之行动，主力退回官道口，右接第四十二团，占领官道口以西高地，构筑工事防守。这时，从第四十军方面获悉岔口已失守，敌有向朱阳关继续攻击的可能，第四十军正阻击中。陈子坚向李军长询问，今后行动究竟是遵照陈诚的作战方案作战略撤退准备呢，还是在现地决战防御？如果与敌决战，陈认为在官道口比杜关好。因为官道口北有沟道，东西两侧均有高地可守，且此地是卢氏通灵宝公路的中心，已筑有防御工事。李军长答复陈说，在上边没有命令前，新编第十四师集中兵力守官道口。于是，陈子坚命令第四十团主力向官道口东侧集结。

敌占领寺河街之后，于十八日下午以炮火向我石大山轰击，我伏兵沉着不理。十九日上午，敌人仍以炮火轰击，掩护其步兵向石大山进攻。待敌上山，我伏击各连排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打死打伤不少敌人，致使敌人于二十日才占领石大山。二十一日，该敌发炮向我官道口轰击，断续终日，步兵未发动进攻。二十二

^① 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一九四五年五月，日军第一军为策应第十二军老河口作战，以第五独立警备队主力和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一部进行了“岔官作战”。

日，敌约一大队附伪军千余人，在炮火掩护下向我第四十二团正面攻击，该团沉着应战，将敌击退。为了对付敌人更猛烈的进攻，陈子坚命令殷义盛团长派一营人接替王团右翼阵地，并在右前方陈家岭派出警戒。当晚，陈向李军长电话陈述意见：如敌兵只是一个旅团以下的兵力，我师可坚守官道口不成问题，如敌再继续增加，那就不行了。况且专守防御不是安全的成功战法，建议把第一七七师派来，攻守夹击，可收速效。二十三日，敌约数千人在炮兵掩护下向我官道口阵地全面进攻，并在石大山西侧派出伪军千余向我官道口西侧包围。我官兵斗志昂扬，利用阵地北沟道一次次将敌阻击回去。左侧企图包围我的伪军也被雷团打退。

二十三日午，陈子坚接到李军长的电话，说已决定派第一七七师两个团由李振西师长率领前来增援，怎样打法，你俩面议。以后又来电话说，胡宗南已派第九十军由陕西洛南向灵宝以南、官道口以北地区进发，协力夹击寺河街、石大山之敌。并说，中美空军将协助此次作战，其地空联络班即由卢氏前进到官道口附近，切取地空联络。陈把这些情况分别用电话通知各团。

第一七七师李师长二十三日晚到了官道口以南新编第十四师师部，与陈子坚师长交换了意见，最后商定：新编第十四师坚守官道口阵地，阻击敌人的攻击；第一七七师连夜行动，分别经陈家岭及瓮关绕向石大山、寺河街敌人左后方，迂回由侧后攻击石大山；新编第十四师待第一七七师迂回到达与敌接触时，由正面向敌人反攻，共同夹击，把敌人消灭之。

三、向石大山之敌反攻

二十四日，石大山日军数千人附伪军千余，从拂晓起，在炮兵掩护下向我官道口阵地全面进攻，十一时被我军击退。是日下午，接到李振西师长电报说，该师第五三〇团已迂回占领了火山关、寺河街，第五三一团已占领了石大山东部山头，与敌激战中，请速正面反攻夹击。陈子坚即命令第四十团殷团长、第四十

二团王团长连夜准备，于二十五日晨向敌反攻。殷团攻击陈家岭以北高地，王团攻击当面沟北高地，雷团以一个营集结于官道口西北监视公路，其余原地待命。接到命令后，各团长连夜部署了次晨的反攻。

二十五日拂晓后，我殷、王两团对当面石大山南坡攻击前进，敌在山上防守，因而我军越过山南沟道未受很大的损失。及到山坡向上仰攻时，因山峻岭秃，树木稀少，在敌人大炮轰击和重轻火力阻击下，进展困难。这天天气特别热，战士们需水很多，但水又难以供应。到上午九时，我军仍未攻上去，陈子坚电话命令殷、王两团长亲到前线组织进攻。另由宋参谋长与美军地空联络班联系，请求协助。我火线部队经殷、王两团长重新组织和鼓励，士气重振，不顾一切向敌进攻。殷团第二连连长张国华首先指挥全连向山头冲击，冲锋号一响，排长余得水振臂高呼：

“弟兄们，跟我冲呀！”其他营连也相继冲杀，喊声连天，声震山岳。王团亦同时爬山进攻。正在此时，中美空军飞机六架飞临上空，对山上敌军扫射轰炸并投掷燃烧弹，敌阵地浓烟四起，火光四射。我冲杀部队自抗战以来，只受过敌空军炸射，从未受过空军援助，见此情景，备受鼓舞，勇猛冲杀，敌人终于不支，纷纷向西北方向撤退。我殷、王两团抢占了石大山几个山头，并缴获一批武器弹药。此役，我殷团伤连长张国华、任登云以下官兵六十余人，阵亡排长余得水以下官兵四十余人；王团伤亡官兵百余人。

以后得悉，败退之敌在苏村附近与我第九十军某师遭遇，激战后退回陕州。我第四十军也将岔口之敌击退，取得了胜利。

这次官道口阻击战，是我师抗战中的最后一次作战。战后全师举行了抗战阵亡官兵追悼大会，就地安葬了阵亡官兵，立碑纪念。

灵宝火山关歼击战

李 振 西

灵宝战役前敌我态势

一九四四年春，洛阳沦陷后，豫西的日军南起内乡西峡口，经嵩县的黑峪、洛宁的长水、陕州的曹庙至灵宝之线，配置了前进据点，封锁第一战区^①。八月中旬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在河南内乡西坪镇召集第一战区驻豫西的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开军事会议，对豫西防务作了新的调整。首先决定在南起荆紫关经商南、洛南^②、潼关之间的豫陕边区建立国防抵抗线，以强大的兵团来守备；在内乡重阳店经嵩县黑烟镇^③，卢氏的栾川^④，嵩县的潭头^⑤，洛宁董寺、娘娘庙、大铁沟、瓮关，陕州寺河街^⑥，灵宝魏略镇、函谷关之线配置第一线警戒阵地，在卢氏城郊建立国防独立据点。其次，决定了兵力的概略部署：第二十七军及三十一集团军的赖汝雄部和内乡刘顾三的自卫军归第一战区商南指挥所指挥，主力位置于荆紫关、商南地区，一部在重阳店、丁河店间

* 作者当时系第九十六军第一七七师师长。

① 一九四四年中原会战结束后，至一九四五年豫西鄂北会战开始前，内乡西峡口（今为西峡县城）、嵩县黑峪（今栾川县合峪）、洛宁长水镇及灵宝均在中国军队手中。另外，“曹庙”为草庙之误。

② 洛南系今县名，当时名为雒南。

③ 黑烟镇当时属内乡县，今属西峡县。

④ 当年卢氏之栾川今为栾川县城。

⑤ 潭头今属栾川县。

⑥ 查《河南分县详图》（亚新地学社编，一九三八年九月出版）及一九八五年出版的《灵宝县地图》，寺河街及其附近村庄当时至今一直属灵宝。

占领第一线警戒阵地，第十四集团军的第十五军担任内乡西坪镇^①、朱阳关、嵩县黑烟镇之线的警戒阵地；第四集团军以一个师担任卢氏独立据点，其余担任洛宁中山镇、董寺、娘娘庙、大铁沟、陕州寺河街之线的警戒阵地；第四十军仍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指挥，担任卢氏岔口、灵宝虢略镇、函谷关之线的阵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抽出三个军的兵力，在潼关、朱阳镇、洛南、商南、荆紫关之线的豫陕边区选择国防阵地构筑坚固工事。为了应付不意情况，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预先在陕西地区由潼关至宝鸡之线的秦岭山区布置秦岭守备队，与豫西地区的部队衔接，以备万一。最后决定如果豫西方面的日军向我进攻时，第一线守备部队，除卢氏的独立据点外，其余迅速脱离敌人，转移到洛南方面的既设阵地而固守。

会议期间，陈诚在召见我时说：豫西山大林深，交通不便，敌人的行动固然受其限制，但是我们把主阵地摆在这里，少则容易被各个击破，多则补给就成了问题，只有后退配备比较稳当。对于卢氏的独立据点，我们把它当作“凡尔登”，目前我们空军占优势，将来对于卢氏据点的补充完全由空军担任。战区预定的卢氏据点的作战方案是：如果敌人胶着到卢氏城郊附近时，即由主阵地抽出一部兵力在卢氏城郊给敌以歼灭性的打击；如果敌人绕过卢氏直接向主阵地进攻时，卢氏守备部队抽出一部袭击敌人的背后，牵制敌人，策应主阵地的作战。至于卢氏的主要工事，完全以钢筋水泥来构筑，我同孙总司令（编者按：指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商量，卢氏据点还是由第一七七师担任比较适宜，你就担任卢氏守备司令吧！卢氏、洛宁的地方部队都归你指挥。会议结束后，第四集团军即按长官部指导方案决定：第一步以第三十八军的第十七师担任洛宁中山镇、董寺之线的守备，第五十五师^②担任娘娘庙、大铁沟之线的守备；第九十六军新编第

① 西坪镇当时属浙川县，今属西峡县。

② 据《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当时第三十八军辖第十七师和新编第三十五师（师长孔从周）。

十四师担任陕州寺河街地区的守备，第一七七师担任卢氏城防。第二步除卢氏城郊独立据点外，第三十八军经卢氏的横沟、洛南的兰草转移到洛河以南的三要司、栲庄镇之线主阵地，第九十六军新十四师由卢氏官道口^①、杜关转移到洛河以北的洛南石家坡以东的主阵地，第四集团军总部移洛南。

大敌当前，各怀异志

一九四五年春，日本铃木师团由陕州曹庙方面，分两路进攻卢氏^②，一路由曹庙西南进攻岔口，一路由曹庙南端进攻寺河街，企图与洛宁长水方面的日军会师卢氏后，进一步威胁洛南，将第一战区豫西方面的部队完全压迫到陕西境内。当时岔口方面是第四十军的一个团防守，寺河街是第九十六军新编第十四师第四十二团防守，该师主力集结在官道口附近。当铃木师团攻击岔口时，新编第十四师错误地认为敌人是企图突破岔口后迂回到朱阳镇直接威胁潼关，使虢略镇、函谷关失却作用。所以对当时情况没有足够的重视。实际上，根据第四十军在岔口方面夺获敌人的作战计划是：铃木师团只以一个大队附骑炮兵各一中队由曹庙西南出号沟击岔口，切断虢、卢公路并向朱阳镇佯攻，牵制潼关方面的我军，而以主力集结到寺河街方面，准备击溃寺河街的第九十六军，后经官道口、杜关直接进攻卢氏；而洛宁方面的日军等到铃木师团通过杜关后，即向第三十八军当面攻击前进，与铃木师团会师卢氏，进一步威胁洛南。由于新编第十四师的错误判断，招致了寺河街、火山关、石大山的很快失守，该师仓皇向杜关撤退。接着第四十军岔口阵地相继丢掉，卢、虢公路被切断，岔口的第四十军向朱阳镇方面撤退。而第四集团军除第一七七师外，其余部准备按照战区的预定计划，分别向洛南地区的主阵地

^① 官道口当时属灵宝县，今属卢氏县。

^② 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一九四五年五月进行“岔官作战”的是日军第一军的第五独立警备队主力和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一部。

撤退。当时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在陆大将官班受训，由副总司令裴昌会代理，第四集团军总部除少数人外，其余均已向兰草方向撤走。裴昌会在临走前根据司令长官陈诚预定的指导要领，向第一战区报告了撤退路线、到达的地区。但此时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已由陈诚换为胡宗南，胡宗南不同意陈诚的指导计划，所以于接到裴昌会的电报时，立即制止说：“以洛南地区作主阵地的计划，本部向无此考虑，该集团军除固守原阵地，没有命令不得擅自撤退外，突进之敌，必须责成新编第十四师集中全力来击退，收复寺河街而固守之。”

突然的变化，引起第四集团军的骚动，抱怨与叫骂齐来。第三十八军军长张耀明说：“胡宗南把他的基本部队集结在陕西不使用，专门叫杂牌部队给他挡狼……”第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说：“胡宗南是逼着把杂牌部队打光了，他好收拾番号，扩充私人势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陈子坚干脆地说：“漫说恢复寺河街原阵地，就是拿新编第十四师的所有兵力守杜关一点也守不住。”接着张耀明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催裴昌会赶快拿定主意后撤，并以威胁的口吻说：“长水方面的敌人已开始进攻，再迟迟不决，第三十八军撤不下来，这责任谁负？”一时乱成一片。同时，胡宗南又亲自问裴昌会当面敌情及出击部署，裴昌会说：“当面敌人突破寺河街后，全部集中在石大山内，据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陈子坚报告，敌人兵力很大，该师防守杜关，都感兵力不敷，没有反攻力量。”胡宗南问：“李振西呢？”“李振西就在这里。”“为什么不使用第一七七师呢？”“第一七七师担任卢氏据点不能调动。”胡宗南最后气愤地说：“噢！照这样，你们是决心把敌人放进陕西来！”说着没等裴昌会搭腔，就把电话摔了。这时我正在卢氏飞机场旁的第四集团军总部设宴给后撤的将领们饯行，第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也在那里，大家正在吃酒打牌，裴昌会接电话后，闷坐在那里，牌也不打，饭也不吃，直叹气。在场的高级将领都不主张把第一七七师开上去，尤其是第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他说：“孙总司令不

在，新编第十四师已经残破不全，再把第一七七师打垮，总司令回来，我怎么交代？”第四集团军参谋长陈式玉是前任第一七七师师长，也附和说：“第一七七师垮了，我们今后跑都没人掩护了！”裴昌会原系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调到第四集团军才一年光景，虽然人缘不错，但对第四集团军部队的指挥并不那么顺手。胡宗南逼他下命令要部队出击，而第四集团军的高级将领又反对出击，一心想后退，难为得裴昌会直想哭。当时我的想法是：胡宗南连陈诚都没有看在眼里，这些杂牌部队，还能违抗他的命令吗？他既指定要第一七七师开上去，如果推推诿诿等到敌人接近卢氏，在卢氏城郊作战，胡宗南稍为生一点气，漫说别的，就是补给迟一点，也就够我们受了，倒不如按胡的命令，在敌人还没有接近卢氏前，赶快开上去。假使把敌人打退了，第四集团军的老人也会原谅我的；失败了，就根本用不着守卢氏了。对第一七七师来说，出去比孤零零守一个城要主动的多。于是，我向裴昌会说：“我开上去！”李兴中没等我讲完就说：“你开上去好，但是敌人距卢氏只几十里，恐怕等不到第一七七师集结好，敌人就兵临城下，那时再想守卢氏，就来不及了，卢氏失了谁负责！”我说：“卢氏国防工事，不但土木工程早已完毕，就是水泥工事也都完成，现在用不着一师兵力，只有一个团就够了。我把第五二九团留下同师部直属营守城，我只带第五三〇团、第五三一团去。新编第十四师驻官道口的第四十团是教导团改编的，我相信这个团只要没有撤退的命令，守一两天是没有问题的。第一七七师连夜出发，明早可赶到杜关附近，然后再相机转移攻势。那一带的地形我熟悉，放心吃不了亏。就是在杜关挡不住敌人，我们也有话说，那时我们再一齐向后撤，长官部能把我们怎样？何必这时候同胡宗南来回扯皮！”裴昌会听了我的话，破愁为笑，就给胡宗南打电话：“李振西准备带两个团出击，已令部队集结，连夜向官道口急进，他本人现在就到杜关去，和新编第十四师研究一下敌情。”胡宗南说：“部队晚间出发，李振西暂不要去，等到下午四

五时，美国对空联络指挥官马桂尔到卢氏后，他们研究后再去。第九十军已由洛南东进。”下午五时左右，马桂尔飞到卢氏，据他说，长官部决定先攻占石大山，切断敌人向东及以北的退路，把敌人压迫到官道口以北、岔口以南的地区，集中三个军的兵力，陆空联络，好好地在这里打个歼灭战。同时我们还决定把对空联络指挥部摆到官道口以东的将军山上，中美飞机十二架，每次六架轮流协助地面部队作战。

星夜迂回，袭取火山关

火山关是石大山北端的一个关口，只能并排地走两匹马，是卢氏北部要隘之一，通陕州的“咽喉”。关北山岭重叠，沟道纵横，地形复杂，只有关前寺河街比较开阔一些。石大山从山外看好象是个佛手，东西约十四五华里，南北约二十里，周围地形险峻，怪石嵯峨，好多地方都不能攀登，正南有半里多宽的山凹面对将军山，中间只隔着一条沟。而石大山内部却是个盆地，山腹以下，坡度很小，有耕地，有村庄，住着一百多户人家。山腹以上是光秃秃的石山，连一棵小树都没有。将军山在附近的群山中鹤立鸡群，北面山腹突出一条鱼脊梁，当地人把它叫陈家岭。陈家岭与石大山之间隔着一条东西大沟，石大山南部的山凹东侧有一条小沟通到这个东西大沟，正对着陈家岭中央，因而把这条沟叫陈家岭沟口。陈家岭前面的东西大沟围绕着整个石大山，它是由寺河街西南起，折而正南到官道口附近又东向至陈家岭东端后分为两叉，一叉直向东到瓮关，一叉折向北至火山关。火山关的地势虽然险要，但尽是石头，不容易构筑工事，加以长官部的作战指导方案这里是警戒阵地，所以在铃木师团进攻前，新编第十四师把阵地摆到寺河街，结果寺河街一失守，敌人就很快占领了石大山。

寺河街沦陷的第三天上午我到了杜关，当时第一战区长官部的作战计划是：第四十军的兵力，固守函谷关、虢略镇之线，派

一部收复岔口，沿公路对东警戒，第九十军由洛南向朱阳镇及其东南地区急进，俟第九十六军收复石大山后，即协同该军将当面之敌向围于官道口以北、岔口以南、寺河街以西地区而歼灭之。第四十军、第九十军、第九十六军均归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董钊指挥。第三十八集团军总部即由平凉移洛南。第四集团军按照长官部的作战计划，决定第三十八军仍守洛宁之线的原阵地；第九十六军除留一个团兵力担任卢氏城防外，主力即向当面之敌反攻，而第一七七师的任务是首先收复石大山。可是石大山的地势险峻，要由正面攻击，胜算很少，只有把敌人诱出石大山，出其不意地袭取火山关，折回来由此向南打才比较容易成功。据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陈子坚说：“敌人占领寺河街后，主力集结到石大山内边，曾有三四百人向官道口威力搜索过一次，被第四十团阻击后仍退回石大山，现在只有两门大炮在官道口对面山上向我们不断射击，其他方面还没有动静。判断当面之敌，约在一个师团以上，又占着有利的地形，此时凭我们第九十六军的兵力，要击退它，是不可能的。最好第九十六军集中起来，防守杜关，等到敌人胶着在我们阵地前面时，第九十军由官道口西北攻击敌人侧后，在杜关附近作战。”根据当面的敌情地形，陈子坚的计划也有他的理由。可是胡宗南已经决定要在官道口以北作战，我们是无法改变的。因而我对陈子坚说：“咱两个怎能叫胡宗南改变他的计划呢！尤其是人家指定要第一七七师先收复石大山，我是不敢在胡宗南头上动土的；你要怎么办，我不管，我是按照人家命令去碰运气。”于是我就同第一七七师第五三〇团团团长王汝昭、第五三一团团团长张饒白商量，决定采取远势迂回来奔袭火山关。首先以第五三一团于当日下午以旅次行军的态势，浩浩荡荡地北出官道口，集结在陈家岭上，有意识地将我们的行动暴露在敌人面前，给敌人一个错觉，使敌人错误地判断我们是防守陈家岭。然后第五三〇团由杜关出发，借将军山的遮蔽向东绕六十华里到瓮关。第五三一团于入夜后，只在陈家岭上留一个步兵连，配属重

机枪两挺、步炮两门，正面地散开在陈家岭上吸引当面敌人，而主力秘密撤退到陈家岭东端的突出部，以待拂晓前第五三〇团占领火山关，折回来向南攻击时，该团只留一个营在那里，阻止敌人东逃，其余迅速占领石大山东南部各山头，协同第五三〇团将当面的敌人压迫到石大山与将军山之间，而控制石大山全部。第五三〇团到瓮关后，应不停地连夜折回来向西北七十里的火山关急进，排除一切困难于天明前占领火山关，留一营坚守火山关及其附近的高地，主力即折回来向南攻击，把敌人推出石大山之外，协同第五三一团守住石大山。

当晚九时左右，我带特务连、工兵连及第五三〇团到了瓮关。当地民众听说我们偷袭火山关，自动给我们带路。不过山路崎岖，本来就很难走，加上半夜一阵乌云遮住了月光，连向导都几次迷失了方向，转来转去走到火山关下时，东方已经发白，所幸敌人尚未发觉。据当地民众和我们的便衣队报告，寺河街仅有敌人的后勤部队，没有战斗兵。火山关及其附近除白天补给人员来往外，根本没有驻军进入，石大山的敌人全部集结在石大山南村庄。石大山西部先一天下午有几千皇协军曾打听去官道口的道路。当时第五三〇团团长王汝昭对我说：“天快明了，恐怕我们到火山关来不及部署，敌人就会折回来反攻。我们行军拉的这样长，在这种地形下，很难及时展开。”经研究后认为：我们是有计划的行动，距火山关只七八里，而敌人距火山关有十四五里。况且我们占领火山关是出乎敌人意料的，当他们发现我们占领火山关，切断退路，必然是仓皇应战。时间固然已晚，不能按照预定的计划把敌人一下子推出石大山，但是我们部署守备石大山东部及北部的时间还够。因之决定还是按照原计划行动。派第五三〇团第一营附便衣袭取火山关及寺河街，第二营占领石大山东北部的各山头，第五三〇团团长王汝昭带第三营及团部直属连队由火山关东南折回来向南挺进，首先占领石大山中部。第五三一团团长张镜白带两个营占领石大山东南部高地，与第五三〇团

协力向南攻击。第五三一团留在陈家岭东端高地的第三营固守该处，阻止敌人东窜。陈家岭上的加强连以轻、重机枪及步兵炮游击射击牵制敌人。

天刚亮，我第五三〇团第一营占领火山关及其附近的高地，第二营控制了石大山东北部各山头，并向南延伸，准备与第五三一团会师，第三营全部集中在火山关南部。第五三一团第一营也控制了石大山东南部各山头。便衣队进入寺河街后，直到我们开枪，敌人才发觉，一时仓皇失措，遗弃所有辎重，向北逃窜。由寺河街夺获的铃木师团佐藤联队的攻击命令中，我们知道敌人当日攻击陈家岭的部署概要：“……本日下午五时左右，约两三千敌人麇集在陈家岭的死地上，企图阻止我军前进，本联队拟于明日拂晓前占领石大山对面高地，掩护主力通过石大山南口，……联队附属山炮中队，在石大山西南高地放列，拂晓后开始射击，以一部火力指向陈家岭，掩护步兵攻击，以主火力集中在官道口方面，遮断官道口与陈家岭之间联络……皇协军暂五军的一部由石大山西南官道口西北袭扰，策应皇军作战……。”

石大山上浴血苦战

我们控制了整个石大山的东部及北部后，敌人的退路完全被切断，此时已是上午七时左右，佐藤联队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到陈家岭面对石大山的突出部，主力正在通过石大山南沟向陈家岭攻击。敌人初听到我们占领火山关的消息后，还以为是少数部队在扰乱，只派三四百人回来反击，主力仍继续向陈家岭进攻。当在陈家岭扑了个空后，才知事态的严重，于是急忙以一部停止于石大山南口掩护，主力分两路向火山关及石大山东部反攻，首先与我第五三〇团第三营发生遭遇战。接着第五三一团第二营亦投入战斗，激烈战斗进行到十一时左右。佐藤联队始终被我阻止在石大山南部。傍晚时分，敌人集中兵力在三架飞机的掩护下，重点指向我第五三〇团方面。由于该团伤过亡大，以致与第五三一团之

间发生空隙。约一个大队之敌，利用石大山腹部村庄的荫蔽，在两团空隙间上了石大山顶，切断了石大山东部的联络，不但侧射的第五三〇团第二营站不住脚，而且立即威胁到第五三一团的阵地。此时敌人对第五三一团方面采取守势，而以强大兵力猛扑第五三〇团第二营阵地，反复肉搏两三次，后该营阵地终被突破，两个连长及三百多个战士，都壮烈牺牲在阵地上。敌人占领我第二营的阵地后，即由山上、山下夹攻我第五三〇团第三营，致使该营陷于混战状态。而第五三一团由于受地形的限制，被敌阻止，增援不上去。第五三〇团各自为战到下午二时左右，我战斗机六架参加了战斗，敌机三架，一架被击落在寺河街附近，两架负伤而逃。敌人地面部队由于我空军的扫射攻击立即受挫，停止在原地，我军乘机重振旗鼓，集中了三个营的兵力重新发动进攻。在陆空的协同下，将上午八时前的阵地全部夺回，佐藤联队被我压迫到石大山西南部负隅顽抗。直到黄昏时分，战斗才暂时停止。入夜后，敌人改变了计划，只以一部牵制石大山内的我军，而以主力出了石大山，攻击陈家岭东端高地方面的我第五三一团第三营阵地，企图突破该处向东撤退，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日军被该营打得折回了石大山。

当时第三十八集团军总部对情况的判断是：敌人经终日向北向东突围均没有达到目的，现在我们在石大山上已经站住了脚，敌人继续向这方面突围已不可能。在目前的态势下，敌人的至当行动是沿着石大山南沟向岔口方向突围，在岔口敌人的接应下绕道寺河街逃回陕州。因而我军必须于当夜完成歼敌准备。于是令第九十军第二十八师^①连夜向官道口、岔口之间挺进；第四十军派有力的一部收复岔口，阻止敌人北窜；第九十六军新编第十四

^① 据《三十四年第三十一集团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及第四集团军战报，第九十军第二十八师当时正在西峡口方面作战，归第二十七军军长谢辅三指挥。五月二十日，胡宗南令第九十军军长严明率第六十一师（师长邓钟梅）至灵宝西南的小庙沟、福地、薛家沟（在官道口以西）。

师主力扼守官道口之线，如果发现敌人北逃即跟踪追击，以一部占领陈家沟口高地，监视敌人的行动；第一七七师除一部防守火山关对北警戒外，主力尾随敌人，将该敌推出石大山后，即占领石大山西北高地，与新编第十四师协同向西北追击。但是敌人并没有按照第三十八集团军总部的判断而行动，而是第二天天明后，以一部监视皇协军两三千人在石大山西南牵制官道口方面的新编第十四师，而以主力继续向火山关进攻。同时铃木师团的另一个联队由陕州增加到寺河街方面，向火山关进攻。此时第一七七师腹背受敌，时值麦收季节，赤日炎炎，照射着光秃秃的石大山，山上连一点水都没有，后方又补给不上来，本来部队前一天就没有顾得及饮食，第二天天一明就开始了激烈的战斗，到傍晚时分，连重机枪水箱的水都干了，开始战士们以尿代替水往水箱里添，到后来连尿都尿不出来了。敌人的攻击越来越猛烈，好像看到了我们的困境，准备一口把我们吞噬下去。但是，我们的战士虽然舌焦唇破，枵腹应战，而斗志始终未馁，前仆后继，终于在陆空的密切协同下，打得敌人未能前进一步。中、美战斗机群看到我们将士英勇杀敌的情况时，一再在上空向我们的将士表示敬意。当时西安民众听到第一七七师被日军包围于火山关，断绝了饮食时，纷纷把红薯、萝卜、锅盔（即大饼）送到飞机场，交第一战区空投到火山关上。这更鼓舞了部队的士气，战士们奋不顾身，忍饥受渴，浴血苦战。敌军虽号称精锐，自早至晚，攻击没有停过，但始终没有攻上山来。黄昏时分，敌人的攻击力量完全丧失。我忠勇战士虽成千地壮烈牺牲，但在抗战史上，却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我在郑州偶尔同日军驻豫西十二军的参谋长中山谈及此次战役，据他说：当时他们由豫北、晋南、豫西共抽调了一个师团的兵力，由铃木师团长指挥，准备突破卢氏和朱阳镇，将第一战区的部队压迫到陕西境内，然后利用灵宝至卢氏、朱阳关、西坪、荆紫关的南北公路线，在西坪、卢氏、阎底镇等处建立据点，封锁第一战区。当时

因为铃木师团到寺河街后，没有立即向卢氏前进，以致第一战区的部队赶到前边，遂使火山关的一个联队陷于重围，因而把准备使用于潼关方面的一个联队增加上去，解救了被包围于石大山的联队后，才重新调整部署，准备继续前进。结果由于第一战区后方部队愈来愈多，而石大山佐藤联队又伤亡过重，如再继续按照原计划行动，势必投入更多的兵力，因而改变了原计划，结束了这次战役。日军在石大山及其附近伤亡两千多人，佐藤联队长负伤，两个大队长阵亡。

协同失调，残敌漏网

当战斗结束后，第三十八集团军总部决定以第四十军一部及第九十军第六十一师向寺河街佯攻，牵制敌人的行动，而以第九十军第二十八师及第九十六军的全部先集中歼灭石大山之敌后，再向寺河街发动总攻。于是，令第九十六军新编第十四师全部当晚推进到陈家岭以北及石大山西部，令第一七七师除以一个团守火山关及其附近的高地外，其余天明后由北向南攻击，与第二十八师、新编第十四师协同将被包围在石大山的敌人全部消灭。当日午夜据当地民众报告，石大山内的敌人，全部出了石大山南口，钻进了陈家岭前的大沟内，发现有手电闪光。据潜伏斥候的报告，大部敌人沿沟向西活动，似有北逃的模样。我把这情况报告当时驻杜关的第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他说：“新编第十四师方面本日上午尚有一千多敌人向第四十团的阵地攻击了几次，下午再没动静。第九十军第二十八师本日在岔口以南与一个联队之敌激战了一下午，入夜后新编第十四师第四十团、第四十一团均推进到石大山西部及陈家岭以北地区。据陈子坚报告，石大山以西以南均被该师封锁得水泄不通，石大山内之敌，仍在原地未动。敌人夜间照例不敢行动，向南移的情况可能是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以便容易在寺河街增援部队的接应下，仍由火山关突围。如果敌人大部南移，新编第十四师已会发现……”并叫我和陈师长直接

联络，而陈子坚的答复仍如上述，但第一七七师王汝昭、张镜白两团长坚决否认新编第十四师的情况报告。尤其是第五三一团团长张镜白一再向我报告：石大山南部已无敌踪，第三营营长姜树德亲自带一个连到石大山南口去侦察，据当地民众说，敌人半夜时候已经走光了，新编第十四师部队仍在原地未动，仅在黄昏前有一个连越过大沟到石大山西侦察了一次，黄昏后仍退回沟南，沟里连潜伏斥候都没有派，所说该师向前推进，封锁残敌，全是谎言。为此，我在电话上同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陈子坚来回扯了半夜的皮。最后陈子坚还不耐烦地说：“好了！你的团长报告敌人跑了，我的团长报告敌人没跑，如果天明敌人未动，影响总攻，你负责，如果敌人跑了我不负责。”

东方刚出现鱼肚白，第二十八师的一个团正在通过大沟向石大山西部前进的时候，忽然遭到由沟内南来之敌袭击，迫使该师不得不在混乱中仓皇向沟西撤退。当时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董钊以责备的口气问第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你们新编第十四师为什么悄悄地把敌人放出来，使第二十八师遭受极大的损失！”此时天已大明，新编第十四师派队在沟内搜索时，才知道敌人一反过去惯例，乘我们不备，早于午夜偷出石大山，钻石大山南沟绕道西沟，在寺河街敌人的掩护下，突破了第二十八师封锁线，绕道寺河街的西北逃回了陕州、灵宝。

官道口战役

宋克敬

敌情

抗战后期一九四四年中原会战后，豫南各县逐次为敌所攻陷。豫西陕州之敌为日军第一军之一部，陕州以南各山地以及灵宝东南地区山地均为敌所控制，洛宁、长水一带，亦均为敌控制，番号不详。

任务及部署

奉第九十六军转四集团军命令：集团军以保卫豫西大据点卢氏之决心，命第三十八军在上戈、董寺、故县地区构筑工事，防止由洛宁进犯之敌，并相机进出长水一带。第九十六军以一个师置卢氏县城附近构筑工事，并担任城防；以一个师置杜关、官道口地区构筑工事，防止由陕州方面进犯之敌。

第九十六军命令，决定以第一七七师置卢氏县城附近构筑坚固工事，并担任城防；以新编第十四师置卢氏以北杜关、官道口一带地区，选择阵地构筑工事，并置重点工事于铁岭东西之线，右与第一七七师联系之。

工事构筑及变迁

新编第十四师于一九四四年冬已将铁岭之线防御工事次第完

* 作者当时系第九十六军新编第十四师参谋长。

成，一九四五年春又召集全师中上级干部，详细侦察官道口及其以前火山关、大塔山、马家山、老虎头一带地区。三天后开作战会议，一致认为：官道口以前火山关、大塔山、马家山有利于逐次抵抗，以消耗敌人的攻击力量，附近沟道特多，进入时最易失迷方向，其后将汉坡连接铁岭前面地形较为广阔，如利用作成秘密工事，是很好的歼灭敌人地区。并将此意见报第九十六军经李军长同意。

师即决定，命令第四十一、第四十二两个团由官道口东侧山头起，构成至观音山面向东北之秘密阵地，各悬崖尽量利用，沟道内并布有相当之铁丝网。

作战部署

一九四五年三月，洛宁之敌向我第三十八军进犯，经我第三十八军抵抗多日，已被阻止于故县以东地区。据本师情报，陕州之敌第一军之一部准备进攻，究竟是否向我卢氏进犯，或进犯灵宝、阌乡，尚未侦知等情。本师当时判断：敌人正进攻我第三十八军，大致是为夺取卢氏，但为第三十八军所阻止，所以陕州之敌由官道口进攻卢氏，以支援其东面部队作战之可能较大。故按作战计划，以第四十一团在官道口以北火山关、马家山、大塔山、老虎头占领前进阵地，预期作四日至五日之抵抗，消耗敌人力量，并诱敌于官道口附近，包围而歼灭之；以第四十二团任官道口正面阵地之固守；第四十团任官道口东侧阵地之固守，预期如敌胶着于阵地前，由右翼出击包围歼灭。第四十一团在前进阵地作逐次之抵抗，以消耗日军，后撤至第四十二团左翼，占领至观音山之斜面阵地待命，由左翼出击包围敌人。师直属部队（约一团）为预备队，必要时完全加入正面作战。^②

因敌情扩大为全军作战及经过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三日，陕州之敌（据本师查获文件为一个

旅团)约六千余,及陕州以南山地各据点之敌,向我前进,十五日与我火山关及附近各山头部队接触。我抵抗一天,至晚放弃火山关。十六日我第四十一团在大塔山、马家山抵抗一天,入暮又奉命放弃。十七日拂晓,敌向老虎头山进攻,势甚凶猛,第四十一团不能支持。师当时以电话报告军部,并令第四十一团即向预定地区撤退,但该团已损伤颇重,张春光营长负伤。

军此时命令,认为官道口之战至关重要,决以全力参加作战,军长已率指挥人员向杜关前进中,第一七七师(欠一团)本日可到达杜关。十八日敌对官道口各阵地作数次试探性之进攻,均被我击退。本日接军部命令,军决滞留敌于官道口阵地前而歼灭之,新编第十四师务必依预定计划坚守官道口正面阵地,待命出击,第一七七师左接新编第十四师,在官道口以东山地占领阵地,依情况俟敌进攻新编第十四师胶着于我阵地前,由右翼进出火山关,包围敌人而歼灭之。十八日夜敌以全力进攻,战况空前激烈,约十二时敌将我阵地突破四处,师直属部队全数投入反击,又将敌击退。夜半后,第一七七师正面亦与敌接触,拂晓前激烈异常,整个军均在激烈战斗中。战至天明,敌已不支,向后撤退。军即以电话命第一七七师迅速进出火山关,截断敌之退路,由右翼包围敌人,新编第十四师由正面出击,进攻老虎头山、马家山。新编第十四师为顾虑全局,令第四十团攻击老虎头山,第四十一团、第四十二团待命出击。老虎头山南北长十余里,南端为老虎尾,中部较广阔,为老虎腰,最北高山头为老虎头。第四十团(原系第十七路军教导团)战斗力极强,团长殷义盛又奋勇异常,先攻占老虎尾,攻至老虎腰较广阔地区,敌兵颇众,顽强抵抗,该团长不顾一切,以全团在老虎腰反复冲锋肉搏,进行拉锯战半日,战况之惨烈属本师作战以来之第一次。当时严明在观音山以望远镜观战,曾数次向我们以电话致敬,说:你们的部队真勇敢,我向你们全军致敬。这次我师得到友军称赞,是因第四十团殷团长指挥有方,以及全体官兵奋勇杀敌所

取得。老虎头山敌的兵力颇众，第四十团的攻击顿挫下来。师以第四十二团又攻上去，命第四十团准备再次攻击。第四十二团冲锋顿挫下来，第四十团又冲了上去。适此时我空军助战，大量向敌投燃烧弹，第四十团占领了老虎头山全部。令第四十二团攻马家山，亦随之占领。同时第一七七师前进部队攻占火山关重要地点，我第四十一团亦由左翼到达老虎头以西附近。敌人纷纷败退，经由火山关以西山地北窜。新编第十四师奉命追击，晚追至两岔河。二十日继续追击，至陕州以南敌据点工事附近，与敌接触后，又奉命撤至官道口及其附近地区。

计此战役，新编第十四师毙伤敌约一千五百余，在敌阵地前及山头遗尸约一百八十余具，尸体都砍去左手。毙伤及炸死马百余匹。

新编第十四师伤亡营长以下一千三百余，白刃战受敌刺刀伤连长十二人。第一七七师毙伤敌千余。第一七七师伤亡营长以下约千余，白刃战受敌刺刀伤连长十四人。

此次作战，所以全军勇敢，军长坚决，彻底击破敌人的主要原因，是民众运动工作做得特别好。当时卢氏县长杨子熙对民众运动工作特别积极，战况紧要时，杨县长带学生及民众到达杜关，给军队送面粉及干粮、弹药等。学生主动抬伤兵，当时学生的口号是：“绝不能放弃官道口，将敌人消灭于官道口，退后一步的不是中国的好男儿。”这样鼓舞了全军，李军长甚受感动。

战后第一战区颁发给新编第十四师殷义盛团长武功奖状一张，记大功两次。

严明当时是奉命带一个军协助本军作战，一个师到达观音山以西地区，一个师由朱阳关前进中，但未命令直接参加作战。惟严明本人在观音山用望远镜观战，以电话向本军致敬。

参加战役团以上指挥人员：

第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 副参谋长张清波

第一七七师师长李振西

第五三〇团团团长王汝昭

第五三一团团团长张镜白

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陈子坚 参谋长宋克敬

第四十团团团长殷义盛

第四十一团团团长雷振起

第四十二团团团长王训成

在此次战役中雷振起掳获日军重要文件一份，对我战区及部队指挥官分析与估计敌情很起作用。此文件由陈子坚师长转报第一战区。兹就尚能记忆者，附写于下。

一战区长官 胡宗南 短小精悍，好并吞杂牌军队，指挥无能。

四集团 孙蔚如 中文造诣颇深，抗战意志坚决，系杨虎城部。

三十八军 赵寿山(闻已他调)?指挥优越，部队坚强，组织训练好，系杨虎城部，接近八路，部队多红色。张耀明(闻新来)?指挥拙劣，性情暴戾，蒋系学生。

九十六军 李兴中，中文造诣深，指挥沉着，好人称儒将。

十七师 耿志介(闻已他调未详)

新三十五师 孔从周，指挥灵活，勤苦训练，部队团结，善取居民关系。

一七七师 李振西，指挥灵敏，精悍，好叫嚣。

新十四师 陈子坚，精于参谋业务。

补 给 问 题

第四集团军第三十八、第九十六两军，一九四四年中原会战后到达豫西卢氏，由本地筹集给养，颇为困难，至一九四五年春已到无法再筹地步。胡宗南转拨河南全省已失陷之百余县的一九四四年尾欠粮饷全数于灵宝、阌乡两县。集团军派总部杨诚斋交涉多日，全军即将断炊，军粮仍无着落。适胡宗南到灵宝视察防

务，杨诚斋藉机见胡宗南所部某少将处长，力陈第四集团军缺粮之情况。如此下去如日军发动夏季攻势将无法应付，并且必将影响关中之安全。这样交涉成功，由西安拨发给面粉充作军粮。杨向灵宝、阌乡两县接洽，动员民众，于十天内由阌底镇运到卢氏杜关面粉两万七千袋，暂时解决了军粮问题，对豫西第三十八、第九十六两军的作战有了很大帮助。

弹药补给

第四集团军在卢氏堆集各种弹药甚多，两军战况紧急时，卢氏民众在杨子熙发动组织下，踊跃送上前线阵地，使第一线作战部队从无缺乏弹药事情发生。

忆官道口战斗

刘 德 良

一九四五年春，我在陕西韩城第六十一师主办的军官培训班任教育班长，原定训练时间一年。可是不到一个月，师部命令干训班停办，所有人员仍回原单位。我回到第一八二团第一营第一连第二排任少尉排长。随后副团长陈意一（因团长石涤非去西安学习）召集全团干部开会，宣布部队要移防到宝鸡待命。营长姜韬布置了具体行动计划，部队开始行动。在行军途中，官兵们士气昂扬，高唱抗日歌曲。全团先到了宝鸡，然后乘火车过潼关，到灵宝下车。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行军，已接近官道口，部队逐步展开，做好战斗准备。当先头部队达到一个峡谷口，发现了敌情，部队就以连为单位占领各个高地，我团由副师长汤季楠指挥，参与战斗。

我连在连长李卓儒指挥下，安排各排的位置，开始构筑工事。经过不分昼夜的紧张施工，班、排都有了较好的掩体。弟兄们晚上轮班放哨，白天除少数人警戒外，其余都在掩体里休息。我方空军飞机三架一队，轮番不断轰炸敌阵，炸得敌阵上空尘土遮天。炮兵也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毁不少敌堡。

这里还有一件使我最难忘的事：有时饭菜送不上，干粮也快吃完了，而当地老百姓不畏生命危险，自动给我们送来小米粥和一些包谷馍。这在当时是他们最好的吃食，而他们自己却吃树叶和野菜，并对我们说：“老总你们太辛苦了，只是我们没有好的东

* 作者当时系第九十军第六十一师第一八二团第一营第一连第二排排长。

西给你们吃。我们这里不知受了鬼子多少苦。你们能把鬼子赶走，我们就好了。”

经过几天的轰炸和炮击，敌阵碉堡大部被摧毁，山头也被炸平。步兵开始行动，全线发起总攻，飞机停止轰炸，炮兵开始延伸射击。步兵部队在机枪火力掩护下，逐步向前推进。接近敌阵不到二百米时，连长李卓儒传令作好冲锋准备，我排和第一排先行冲锋（第一排排长邵国成是军校第十七期同学），第三排担任掩护。冲锋部队在各种火力掩护下开始向前移动。此时敌人也不甘示弱，以火力封锁了我前进路线。第一排在我排左翼，首当其冲，排长邵国成侦察到敌人火力点后，全连便集中火力，压住敌人。冲锋部队趁敌人火力间断的瞬间，迅速接近敌阵。在响亮的冲锋号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中，冲锋队伍与日军展开肉搏战。我排上士班长一马当先，接连刺倒两个敌人。官兵们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一心只想消灭日军。当时的战斗场面，没有亲临其境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当我们占领这个山头时，敌人弃尸遍野。因正值炎夏，有些死尸已肿胀发臭。

我连在原地整休一段时间，继续向前追击。当我们追到另一个山沟时，只见一块荒坪里燃起一堆火，还没有完全熄灭，是敌人在火化尸体，但没有追到敌人。战斗至此告一段落。记得我团曾在一个村庄里整顿休息，全团开了一次战斗总结会，我提升为中尉排长，邵国成提升为上尉连长，蔡连生提升为少尉排长，连长李卓儒调师副官处另行安排。不久，我被派到战区主办的干训班，学习美制战防枪、火箭筒等新式武器的使用。教官都是美国顾问，地点在陕西雒南县城，准备对日进行总反攻。学习时间原定半年，不到二个月我们在无线电台收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干训班停办，我随部队到洛阳接受日本投降。

保卫河南省政府战斗的回忆

秦 承 盈

一九四五年春，日本侵略军进犯宛西，并沿南坪公路经镇平西窜。当时河南省政府迁移在内乡县的丹水镇（今属西峡县）。敌人急于西窜的意图之一，就是想用闪电式的战术，先把河南省政府吃掉，而后进攻西安。为了保卫省政府安全转移，阻击日军西犯，河南省保安第一团奉命由吴树芳团长率领，从原防地屈原岗出发向东挺进，阻击敌人。三月二十六日夜，我们悄悄地到达内乡城东的灌张铺，并在东岗上埋伏下来。这个岗的地势北高南低，公路横穿而过。我们全体人员在路北四华里的岗脊上，挖好掩体，筑妥工事，严阵以待。公路上由工兵设置了大量障碍物，横七竖八布满了树枝，树枝上挂了手榴弹，若拉动树枝，手榴弹就立即爆炸，公路上还布满了地雷，就是坦克车撞上也要被炸毁。

三月二十七日黎明，日军冲着我军阵地向前运动。太阳刚露头时，阵地上出现了一架飞机在低空盘旋。有些兵认为是自己的飞机，摘下帽子向飞机摇动欢呼：“我们的飞机！我们的飞机！”后飞机擦岗掠过，才发现机翼上有红色的膏药旗，大家即伏在掩体里。敌机侦察后，日军发起冲锋，步枪、机枪、六〇炮一齐向我阵地倾泻，敌机也来回扫射俯冲助战。

我团指挥所，等敌人进入有效射程以内，命令对敌射击，步枪、机枪，还有六〇炮，瞄准敌人齐鸣。经过四十分钟的激烈战

* 作者当时系河南省保安第一团见习军官。

斗，敌人虽然疯狂凶恶，但我们凭借工事和有利地形，同仇敌忾，沉着应战，敌人丢下很多尸体，狼狈后撤。

双方枪声炮声停止，阵地上出现死一样沉寂，这预示着一场恶战将要来临。团指挥所命令：“不见敌人不开枪，要节约子弹，每发子弹要起每发的作用。”战士们注视着敌方。约停半个钟头，敌人露头了，这一次却是分散隐蔽地向我移动。哪里发现敌人，我们就向哪里开枪射击，打得敌人头也抬不起来。团指挥所的对面和左右的枪声也时断时续，此起彼伏。敌人的这一招失败了，就改变方式，组织一次小规模攻击，结果仍被击退。攻击未能得逞，敌人又采取分散隐蔽战术。这样时紧时松，一直持续到下午三时。由于我们顽强地顶住，为驻在丹水的省政府和直属机关赢得了时间，安全作了转移。

阻击已达目的，为了迷惑敌人，我们佯装攻击，开动所有火力，猛烈地轰击。当敌人吓得不敢抬头时，我们悄悄地撤离阵地，待敌人摸到岗上，我们已经远离了。这次阻击战，我们付出的代价很小，仅伤亡五人，敌人伤亡比我们重。因急于撤离，没有时间打扫战场，数字不详。

省政府转移到今西峡县桑坪和卢氏县朱阳关，省保安第一、第二两团布防在今西峡县军马河一带。我们第一团阵地 在陡岭，团指挥所设在岭下的茅坪村。刚布防不久，敌人又追踪到这里。为了保卫省政府的安全，我们拼死坚守阵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在这些战斗中，其中有两次给我的印象最深。一次是四月上旬的一天，敌人对我们发起攻击，虽被我们击伤击毙很多，但仍以优势炮火，向我们阵地逼近。我方伤亡也很大，情况十分危急。团长吴树芳用报话机向省政府主席刘茂恩呼救：

“报告主席，报告主席，我们支持不住了！”报话机里的回声很大：“给我顶住！退下来杀你！给我顶住！退下来杀你！”这严厉的回声，我们在指挥所的官兵都听得清清楚楚，怎么办？团长正处在为难时刻，敌人却出乎意料地撤退了。敌人为什么突然停止攻

击呢？有经验的官兵猜想，这次敌人吃了亏，可能蓄意报复。

四月中旬的一天，敌人果然又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我军凭借工事顽强抵御。敌人虽然死伤枕藉，却仍然不停地向上攻击，眼看就逼近了我们阵地。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我军跃出工事冲上去，和敌人展开白刃战。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拼刺，敌人溃退了，在山坡上河底下留下很多尸体。此次战斗战果辉煌，生俘日军十三人，还缴获了很多战利品。从敌尸上所佩的军刀辨认，一具尸体是大佐，另一具是小队长。在将近四个月的对垒中，敌人多次猛扑我们阵地，企图消灭我们，但我们保安团全体将士配合友军，浴血作战，坚守阵地，直到日本投降时为止。

（师淼波 整理）

忆南召的沦陷和光复

李 国 恩

一九四四年我在方城县国民兵团任职，当时正处在日军大举侵犯中原之后，豫中、豫西各县相继沦入敌手。日军在叶县保安镇和鲁山瀼河驻兵，方城、南召都变成了抗战的前沿阵地。由于桑梓情谊，我主动请缨调回南召。经河南省保安司令部批准后，我调任南召县保安团中校副团长，负责组建保安团，共辖两个大队六个中队，加紧战地训练，配合新编第八军布防在南召县城以北要隘。

当时，新编第八军（军长胡伯翰）在城东北鸦路要道口铁牛庙街（现被辛庄水库淹没）驻一个加强团，配有一个平射炮兵连，另一个团驻南召、鲁山边界，占领斑藩寨、鹰嘴石两高地，控制鸦路山沟通南召的要道，居高临下。日军多次试攻南犯，均被我军击退，日军死亡四十余人，未能越过交界雷池一步。

一九四五年三月下旬，盘据鲁山之敌放弃正面攻势，采取迂回包围翻过雁门山（皇后乡北山口）向南进犯，与我驻守雁门山的新编第八军遭遇，激战数小时，突破我防线，占据高地。新编第八军被迫南撤县城，夜宿杨西庄学校。南犯日军进至杨西庄北约五华里处露营。次晨，南犯日军进至杨西庄村时，被我哨兵发现，展开战斗，我军阵亡十三人，伤三人，群众死亡二人，新编第八军一个营撤退。日军随即进抵南召县城西北，被在县干训所任职的刘文忠和臧惠民发现，会同守卫西关的保安团一个中队开

* 作者当时系南召县保安团副团长。

枪迎击日军，当场击毙日军一人于西关街头，掩护了城内群众的撤离。驻防南石庙的新编第八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和我保安团，因敌前有大批逃难群众，无法射击，被迫往西南方向撤退。三月二十三日，南召县城沦于敌人之手。汉奸李焜五、王廷桂、李明坤等在南召县城组成了傀儡组织“维持会。”南召县国民兵团副团长吴绍周，率该团自卫军第二中队两个分队向南撤退，南犯之日军尾追于后，至九间房白河边时，吴副团长牺牲，所率的两个分队枪支交寨凹群众后，化装星散。国民兵团自卫第一中队随警察局员警和县政府部分职员撤出县城后，转移李青店。是日，经回龙沟之敌攻陷李青店，经皇城漫之敌攻陷留山，均随即继续南犯。这些敌军均系日军的侧卫部队。南阳陷敌后，南阳专员褚怀理率参谋主任宋可尊及专署人员转移到李青店。吴绍周死后，派宋可尊代理南召县国民兵团副团长。南召县城三月二十六日收复后，宋副团长率自卫第二中队及警察局和县政府部分职员返回县城，县城除有保安团及自卫队防守外，县政府暂时住小坪村，保安团团部驻西坪村办公，继而进城办公。县长王书林从家返回南召。原住神林（现划归方城）史易达率领的别动军一个队，南召沦陷后已向南撤去。原驻守李青店的陈重华（浙川人）第四纵队，在李青店沦陷时西撤板山坪，日军过后又返白土岗，在白土岗预备队的阻击下返回浙川。驻南召的新编第八军撤离南召县城后，转移李青店、白土岗一带。

开战之前，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八日，接到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在镇平县太平镇召开军事会议的通知，我奉命同南召县长王书林、县参议会议长李一山、县干训所教育长罗剑秋等前往参加会议。会议第二天上午，刘茂恩接到南阳前线紧急电话：集结叶县、鲁山之日军企图南犯。刘茂恩当即令我赶回南召，迎击犯敌。我随即同李一山、罗剑秋兼程经南阳返县，县长王书林绕道镇平探家。我们行至白里溪，就探得鲁山日军已出动南犯。我们未绕南阳，即直奔南召。当日下午四点左右，在皇路店与南逃的

南召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赵广心相遇，赵带着家属、行李以及随从人员高八等数人，称南召于农历二月初十早晨七点已陷敌手，敌正向南前进中。李一山因年迈，行动困难，到乡下隐蔽。我和罗剑秋率随从跟赵广心离皇路店向西十里岗转移，绕路返回县境，开展游击战，牵制和打击进犯日军。时已到晚九点，与赵相距约百米，听到前边响两枪，以为赵和日军遭遇，我们折转向北转移，夜宿距十里岗数里的一个村庄上。次晨听说岗上夜里打死两个人，是高八把赵广心夫妇打死，枪支、行李被高八抢走，拉进山里当土匪。我和罗剑秋经刘村、石岭到留山丹霞寺找到保安团，稍事休息，探得南召日军已离县南犯，城内只有维持会。三月二十六日，我和团长率保安团第二大队星夜进剿，午夜收复了县城，活捉维持会会长李焜五、伪镇长李明坤，王廷桂逃跑未获。事后将李明坤处决，李焜五被其婿张伯参放跑。南召沦陷时间短，收复及时，未遭敌伪的严重破坏，治安秩序亦较快恢复。但日军南犯时，县城遭到中美空军飞机轰炸硫磺弹燃烧，损失甚重。我到白土岗与新编第八军联系，部队陆续东返，军部驻城内，部队分驻县城周围。保安团担任南召城防事宜。

南召虽经光复，但南阳、方城、鲁山均在敌人之手，时有再犯可能。为了有力地打击敌人，开展游击战争，同年七月，我奉命在留山丹霞寺组织训练队，对南召地方武装干部进行培训。

豫西鄂北会战中的鄂北战场

胡 临 聪

一九四五年三月豫西鄂北战役之前，在襄河两岸之敌仍在原来之线。豫西南之敌自一九四四年中原战役之后，即进占方城^①。

我第二集团军则据守南阳附近。

第二十二集团军总部驻在樊城。所属第四十一军及暂归指挥的第六十九军（军长米文和）均在襄樊附近整训^②。第四十五军主力（第一二七师及暂编第一师）在大洪山地区担任守备，所属之第一二五师则在老河口归战区司令长官部直接指挥，担任该地区的守备。新近由第一战区调回的第四十七军则在邓县附近整训。

一九四五年三月中旬，日军集中其在豫的三十八、六十九、一一〇、一一四、一一五共五个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约十余万人的兵力^③，附以飞机及战车、野炮等部队，由军团司令鹰森孝指

* 作者当时系第二十二集团军参谋长。

① 据《三十四年第三十一集团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日军于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四日陷方城。

② 据《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战斗经过概要》，战前，第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一军（欠第一二二师、第一二三师）任唐县镇方面防务，第一二二师在樊城附近整训，第一二三师赴四川接兵；第六十九军在襄樊附近整训，于三月二十二日归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指挥，四月二十三日后全部归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曹福林指挥。

③ 据《昭和二十（一九四五）年的中国派遣军》及《华北治安战》，日军参战的部队是：驻豫的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四月中旬由鹰森孝继任）第一一〇师团、第一一五师团、坦克第三师团、骑兵第四旅团、吉武支队、豫西地区队，第一军之第五独立警备队主力和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一部；驻鄂之第六方面军第三十四军第三十九师团。

挥，以豫西的南阳、西峡口及鄂北的老河口、襄樊为目标，于三月十九日大举进攻^①。

在豫西南之敌第一一五师团首先向南阳之第二集团军进攻^②。当时该集团军留其黄松樵的第二十七师据守南阳城及其附近阵地^③，总司令刘汝明则率主力由镇平、内乡、浙川地区向丹江以西地区撤退。敌人以一部向南阳黄师实行攻击，主力则向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之老河口攻击前进^④。司令长官刘峙（原司令长官李宗仁已于一月份调任汉中行营主任）^⑤见情势紧张，即将其司令长官部迁到均县所属的草店。

向老河口进攻之敌，于三月二十六日与我第一二五师发生战斗^⑥。此时，刘峙命令第二十二集团军立即派部队驰援老河口。第四十一军当即奉命由樊城出发，向进攻老河口之敌进行侧背攻击，协同第一二五师作战。同时集团军电令守备大洪山之第四十五军军长陈鼎勋率其所部之第一二七师及暂编第一师赶回襄樊加强对老河口方面作战之支援。在邓县之第四十七军则因中原会战时伤亡惨重，没有作战能力，受命撤到均县附近的青山港一带集结^⑦。

① 据《昭和二十（一九四五）年的中国派遣军》，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于三月二十日夜开始行动，第十二军主力发起攻势的时间是三月二十二日。

② 据《昭和二十（一九四五）年的中国派遣军》，日军原计划以第一一〇师团、第一一五师团攻南阳。三月二十六日，改令该两师团分别向西峡口、浙川和老河口、李官桥突进，以第二线兵团吉武支队攻南阳。

③ 据《陆军第一百四十三师豫西战役战斗详报》，三月十六日，第六十八军第一四三师（师长黄松樵）奉命固守南阳。

④ 据《昭和二十（一九四五）年的中国派遣军》，攻击老河口的日军先后为骑兵第四旅团和第一一五师团。

⑤ 据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台湾传记文学丛刊），一九四五年二月十日，国民政府明令，特派李宗仁为汉中行营主任。

⑥ 据《第二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日军于三月二十七日开始攻击老河口。

⑦ 据《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战斗经过概要》，第四十七军于三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奉命于新川县李官桥（今被丹江水库淹没）附近的丹江两岸布置警戒，向邓县（今邓州市）孟家楼之敌攻击。

敌军第一一五师团对老河口攻击的同时，在襄沙路方面的敌人一个纵队，又由荆门、宜城北进直攻襄阳，遭到我第六十九军的攻击；战斗竟日，我方阵地终被敌击破。其时集团军总部在樊城曾家湾，眼见襄阳为敌所陷^①，第六十九军已西退，总部又被对岸敌炮火不断轰击，知在襄樊继续指挥作战，势不可能，于是决心暂向大洪山方面撤退，再策后图。正在开始行动之际，又接刘峙急令，要集团军根据当时情况与今后任务，立命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二师由樊老公路间之朱家坡渡河，在茨河附近向东南方向占领阵地，以阻襄阳方面之敌由泥咀、茨河向谷城前进，并掩护总部渡河^②。

总部移到谷城后，即令由襄阳撤退之第六十九军残部速到茨河接替第一二二师任务^③，将第一二二师调集谷城附近，作为机动部队。

第四十一军（欠第一二二师）与第四十五军（欠第一二五师）在驰援老河口的途中，得知有敌两个纵队，由新野方面向西南前进，判断其企图似将截击我援军。因之，第四十一军决定转向双沟东进；第四十五军则从邓县与老河口之间的间隙部越过公路。第四十五军所属之暂编第一师在师长李才桂的率领下，脱离指挥，擅自行动，西渡丹江跑到了均县所属之黄龙滩；第一二七师则绕至老河口以西的山地。

总部在得知上述情况后，一面命令第一二五师固守老河口，

^① 据《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战斗经过概要》，日军于三月二十九日突入襄阳，当晚突入樊城。另据《昭和二十（一九四五）年的中国派遣军》，日军于三月二十七日攻占襄阳。

^② 据《第二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第一二二师于三月二十四日即奉命到茨河布防。二十八日，南路日军进迫襄阳，北路日军猛攻老河口，该集团军总部呈请刘峙，拟调第一二二师增援老河口。

^③ 据《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战斗经过概要》，第六十九军于三月二十二日起归第三十三集团军指挥（第二十二集团军战报中为三月二十八日）。另外，在《第二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中，三月二十八日后，未见到该集团军给第六十九军下过命令，其总部是二十九日移至谷城。

一面命令第四十一军立即由双沟附近折回，指定其由太平店、仙人渡附近渡河到谷城集结待命，又令第一二七师向进攻老河口的日军右侧背予以有力的打击。

敌于攻占襄樊以后，复经泥咀、茨河向谷城前进。当到达茨河附近时即遭我第六十九军阻击。此时总部以四十一军业已在太平店附近安全渡过我岸，并在白虎山一带占领阵地^①，乃以第一二三师之第三六八团（另配属一个营组成加强团）及第一二七师之第三八〇团拨归第一二五师师长汪匡锋指挥，以加强老河口之作战力量^②。同时命令第六十九军于不得已时撤至茨河以西山地，相机牵制敌人。

进到茨河之敌与我第六十九军战斗之后，继续向谷城前进。当进至茨河与庙滩之间的白虎山一带时，即受我第四十一军有力的阻击。激战数日，敌以目的难达，且另有企图，乃向茨河方面撤退。

固守老河口之第一二五师背水作战，在补给、交通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与进攻之敌连续激战了十一昼夜之后^③，由于伤亡甚重，外围支援又未能起到有力的牵制作用，以致无力再守；集团军遂准该师师长汪匡锋率领残部退出该城。同时则令第四十一、第四十五两军除留一部在老河口附近从事游击活动与担任敌情的侦察外^④，将主力全部撤至西岸，从事整补。

① 据《第二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第四十一军第一二四师于四月六日夜全部渡河，四月七日在白虎山、云雾山布防，而茨河于六日下午三时已被日军攻占。

② 据《第二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该集团军总部命令各部队进入老河口城内增援的时间为：三月三十日令第四十一军独立团第三营，三十一日令第一二三师第三六八团，四月七日令第一二七师第三八〇团的两个营。

③ 据《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战斗经过概要》，从三月二十七日日军开始进攻，到四月八日守军撤出，第一二五师共与日军作战十三天。

④ 据《第二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第一二五师撤出老河口后，河东岸仅留下第四十五军第一二七师之一部在牛头山向敌袭击。四月十三日，该集团军东渡襄河，反攻老河口，至五月五日奉命停止战斗。

集团军总部由谷城移驻谷城与均县间的石花街。

在这次战役中，第六十九军伤亡营长孙子后、董志远等以下官兵三千余人（有两个营在襄阳战斗中被歼，一部士兵在溃散中泗渡襄河时淹死）。第一二五师伤亡中校团附周启强以下官兵二千余人。其余各部共伤亡官兵四千余人。

至于敌人伤亡情形虽不详悉，但估计亦在千人以上。

在这一战役中，人民的生命财产亦受到相当损失。在老河口城的攻守战中，我军为了扫清射界，曾将西关民房烧毁数百间。为了消灭冲入城中之敌一个中队所占的据点，也烧毁了民房数十间。

此外，进攻襄阳之敌一股迂回到了隆中，击伤逃难中的襄阳中学学生数人。

老河口攻守战

陈仕俊 傅英道

老河口位于襄河左岸，是由湖北进入陕西的要冲，民国年间光化县政府由老城迁移至此。一九三八年徐州会战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率部由徐州辗转到此，后来又在城外修建了飞机场，在此驻扎的中美空军经常空袭日军后方和交通线，给日军造成极大威胁。日军为了拔掉这根钉子，从一九四四年底就开始策划和准备发动老河口作战。

一九四五年二月，李宗仁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汉中行营主任，刘峙继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战前，第五战区各部队的位置是：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总部驻樊城，所辖曾魁元第四十一军第一二四师担任唐县镇守备，第一二二师在樊城附近整训；第四十五军（军长陈鼎勋）王澄熙第一二七师及曾宪成、曹勳、李朗星三个挺进纵队担任随县枣阳、大洪山方面守备，长官部卫戍部队汪匡锋第一二五师在老河口整训；米文和第六十九军在襄阳附近整训；李宗昉第四十七军在豫南邓县附近整训。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总部驻南阳，所辖曹福林第五十五军及刘汝珍第六十八军分驻鄂北天河口及豫西南桐柏、泌阳、唐河、南阳等地。三月下旬至四月，第六战区的冯治安第三十三集团军和高树勋冀察战区部队新编第八军亦归第五战区指挥。当时，陈仕俊任第一二五师副师长，傅英道任第四十五军作战科

* 作者陈仕俊当时系第四十五军第一二五师副师长，傅英道当时系第四十五军军部作战科科长。

科长。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前后，日军主力第十二军各部及担任策应作战的第三十四军第三十九师团从北、南两面向豫西南鄂北地区发起攻击。这时，刘峙率长官部和直属部队撤离老河口，前往均县草店。因长官部驻老河口时间很久，眷属众多，并有大量军用物资，所以运输困难，交通阻塞，一时混乱不堪。刘峙临撤之前，于二十三日命第一二五师据守老河口三日，阻击日军，以掩护长官部后撤，并调动主力部队在襄河南岸布防；同时又令第四十一军率第一二四师开吕堰，第四十五军率第一二七师开双沟，分别向构林关、太山庙和黑龙集方向侧击敌军。

当时，第一二五师因第三七四团回四川接新兵未归，只剩下两个团，具体部署是：师长汪匣锋率直属部队附战防炮营及第三七五团（团长黄崇凯）固守老河口城，副师长陈仕俊率第三七三团在城北外围高地占领阵地，担任阻击，并派一个营在光化老城附近作为前哨阵地。

老河口城内、外事先未筑工事，城墙又是土筑的，缺口甚多。因此接到守城命令后，各部队就在防区内日夜赶筑工事，居民也动员起来，帮助军队堵塞城墙缺口，构筑巷道工事。城西城南就是襄河，背水为阵，无路可退，大家只有下定决心与城共存亡，以完成坚守三天的任务。

三月二十六日，日军骑兵第四旅团经邓县（今邓州市）、新野之间南进，当夜抵老河口以东十五公里的竹林桥。二十七日拂晓，日军大举进攻光化城和老河口城外阵地，我官兵奋力阻击，激战终日。另一部日军则由东北角迂回进攻老河口城。师长汪匣锋因城内兵力薄弱，命陈仕俊率第三七三团撤回城内，加强兵力固守抵抗。陈于当日深夜放弃外围据点绕进老河口城后，师长汪匣锋即将第三七五团和战防炮营交由陈仕俊统一指挥，并调整部署：以第三七五团担任东北门和城南的防务；第三七三团担任化成门及西南角防务；战防炮营位置在化成门及北城地带，以防日

军的战车进攻。因化成门地区地形复杂，树林荫蔽，城外街道房屋接近城门，是守城部队的薄弱点，所以将预备队和几个机枪连均控制在化成门附近，师指挥所也置于化成门以右城墙角掩蔽部里，以便观察情况，掌握部队。

三月二十八日，第一二五师与日军激战终日。当夜，派到城外联络的人在城东南部与赶来增援的第一二七师取得联系，约定次日内外夹击日军。二十九日，第一二五师连续击退日军的进攻，但第一二七师在城外的攻击受挫，被迫后撤。

三月三十日拂晓，日军集中炮火将城墙摧毁了几个缺口，分几路向城垣猛攻，与我军在城垣边短兵相接。激战至十一时左右，终于将敌击退，已经冲入城内与我发生巷战的二十多名敌军，被我全部歼灭。就在这天，又奉孙震转来刘峙命令，要第一二五师由固守三日改为固守七日，以便调动部队在襄河南岸布防。因防守时间延长，只有一面加强工事，一面堵塞城墙缺口。这时，陈仕俊所在的师指挥所已被敌军炮火毁坏，通讯兵与卫士伤亡四人。在几次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敌我双方伤亡均大，我守城士兵大多数头部负伤。经多方侦察，才发现敌军机枪位置在城外高屋顶上和大树上，当即选派射击组，把房顶和大树上的敌军消灭了，才减少了守城士兵的伤亡。当天，第一二七师攻击老河口外围之敌，又遭挫折，伤亡严重。

三月三十一日，日军又猛攻化成门，五十多人冲入城内，经过两小时的巷战，完全被我消灭。日军后续部队与我第三七三团反复肉搏多次，经过激烈争夺，始将日军击退。随即将增援部队撤回整顿，守城队伍亦各归还建制，调整守区。同时，一方面堵塞城墙缺口，与敌对战；一方面日夜不断地将伤员运送襄河南岸。是日晚又奉刘峙命令，将第一二五师固守老河口的时间改为两个星期。在守城战斗的六天之中，刘峙下达三次更改命令，其指挥无能造成紊乱可想而知。

四月一日，日军炮火更加猛烈，摧毁城墙多处，敌战车掩护

步兵分几路向老河口城进攻，都被击退。情况稍缓，我军即赶修工事，堵塞城墙缺口，以待再战。

四月二日拂晓前，日军集中大炮四十多门，向化成门附近轰击，弹着如雨，把化成门以左的城墙打垮了几个大缺口。天明时，日军主力部队在战车掩护下向我部猛攻。守备该地区的第三七三团第二营两个步兵连，伤亡官兵过半，日军乘机冲入城内约有八百多人，情况十分紧急。我军以预备队和三个重机枪连，集中向被突破的缺口射击，与日军展开猛烈的争夺战。激战约一小时，把日军的后续主力打退，将日军阻于城外，恢复了守城阵地。城内外的日军已被截为两段，我以重机枪封锁城墙缺口，又使用师与团的输送部队，帮助加紧堵塞城墙缺口和修补工事。

此时，其他几路助攻的日军则向我城北和东门进攻，因城外平原开阔，日军成散兵群接近我城边，相距约五十米，日军卧倒在麦地里。天明后，我军飞机前来助战，对敌轰炸扫击，日军死伤很多，遗体仍成散兵群形式。至于冲入城内之数百名日军，占据了三条街道，正与我预先指派的巷战部队激战中。第三七五团一部兵力亦于此时参加巷战，侧击敌背，又将增援城墙上的预备队调来围攻夹击日军。巷战中，反复肉搏，双方伤亡枕藉。战到午后一时许，我军夺回两条街道，将日军压退在一条街道上。该敌占据两个砖墙高院作为据点，抢筑机枪掩体，有固守待援模样。我们考虑，如不立即把城内日军消灭，明晨城外日军再来大规模进攻，我军必将内外受敌，不但此城难保，本师亦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把师部警卫连剩下的两排和团部守卫排、通讯兵、输送兵、卫士等，都集中编成战斗部队，由陈仕俊率领，对城内日军再度发动全面围歼。激战至午后三时，还剩两个砖房据点攻不下来，我军就发射燃烧弹，使高房起火。这时，日军乃被迫从据点突围出来，向我冲锋反扑。我部以构成的机关枪火网和手榴弹集中猛击，将一部日军消灭在街巷里，另有三百多日军烧死在砖房据点里，包括无线电队、新闻记者、照相队在内全被歼

灭，其余有百余日军逃出城外。

当城内围歼日军时，城外日军曾分头向我部进攻，均被我守城部队击退。战斗到午后五时，枪声停止，巷战告一结束。当天，我部伤亡约五百多人，轻伤的营连长均未下火线，坚持指挥战斗。此时部队建制已显混乱，深感兵力不够使用，除马上调整守城部署、加强工事外，并急电请求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派队增援。当日傍晚，孙震派第一二三师第三六八团团长黄伯亮率兵两个营渡过襄河，进入老河口增援（在此之前，第四十一军独立团第三营奉孙震之命来援），守城部队即将化成门以右沿城守备任务划一段交该团接替，并重新调整部署和控制预备队，整顿与补充一切，准备再度迎击来犯之敌。三日至五日，日军步兵在炮火掩护下连续攻城，均被击退。六日晨，日军分三路再向我部进攻，其主攻方向改向我化成门到东门之间（即新接防的第三六八团防地）猛攻。战斗激烈，双方都有很大伤亡。战至午后四时，进攻之敌，仍未得逞。团长屡请增援，师部即电请总部派兵。孙震乃派第一二七师副师长何翔迥率第三八〇团（团长陈筱文）的两个营于午后渡河前来增援，担任化成门右侧防务，并接替第三六八团的一部分防务，加强了守备力量。黄伯亮团守备区因而缩小，阵地亦较趋稳固。这天午后据谍报称，日军大量援兵到达，配有大炮十门、战车十几辆。我们预料日军明晨必将大规模进攻。因而，除努力加强工事外，并补充武器弹药，以备迎击。

七日晨，日军以大炮将城墙摧毁数处，大批步兵在战车掩护下，分路分批由缺口涌入城内，战况较前更加激烈。我军与敌短兵相接，血战竟日，毙敌数百，并击毁战车一辆。我军伤亡也很大。

四月八日拂晓前，日军集中所有大炮猛轰我化成门和东门之城垣阵地。天明时，城墙被毁几段，日军大批战车掩护步兵攻击前进。我战防炮采取短距离瞄准袭击，打毁敌车五六辆，暂时遏止了日军进攻。于是日军乃集中炮火压制我战防炮阵地，摧毁了我

战防炮四门，官兵伤亡也很大。继之，日军战车再度向我猛冲，分头由城墙缺口攻入城内。我第三六八团和第三八〇团守区被突破，日军步兵主力随同战车冲入，占据公园有利地形，逐渐扩大战线。日军进攻化成门时，我部预先埋设的地雷炸毁了敌战车二辆；同时我机动部队和四个机枪连集中向占据公园之敌猛烈反攻，力图恢复失守阵地。经过三小时的激烈争夺，未能挽回危局。加以日军后续大部已攻入城内，作战面积更为扩大。上午十一时，我军遂转入街道巷战，利用既设工事，节节阻击日军。激战至午后二时，城内的街道敌我各据一半。

师长汪匣锋鉴于当时形势，决定向城东沿河岸撤退，立即派第三七五团调主力部队出城，占领东南角高地，向日军逆袭，以掩护我各部撤退。又派第三七三团一部占据二线阵地，以掩护第三七五团转进。我军利用沿河岸的波状沙滩上的芦苇荫蔽，由下游河边（距城二十里）渡口，向襄河右岸渡河（原来准备有大批木船靠集右岸），于午后五时开始西渡。日军因此役伤亡甚众，正在街道清查搜索，未及追击。黄昏时，城内枪声未停，第一二五师参谋长吴湛英和零星班、排士兵约五十多人被日军截断，尚未撤出。到深夜，还有间断的枪声。我撤退各部直至夜间九时才完全渡过襄河，脱离了背水作战的危险。此后，即形成在襄河两岸敌我对峙状态。

第一二五师固守老河口，阻击日军，激战十三昼夜，打死打伤日军两千名左右。我师和增援部队共伤亡一千六百多人，营长伤亡三分之二，连、排长伤亡半数。

第一二七师增援老河口作战

王 澄 熙

在抗日战争中，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移住老河口以后，这个地方已成为鄂北豫西南军事政治中心，它经常有一个师的兵力担负着卫戍任务。一九四三年李才桂的暂编第一师从老河口调去大洪山，老河口一时呈现出空虚，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从大洪山地区调第一二七师到老河口填防。师部同第三八一团驻光化县附近的徐家台和飞机场附近，第三七九团驻莲花堰，第三八〇团驻张家集，集中整训了一年的时间。

一九四四年秋至一九四五年春，第一二五师同第一二七师对调，第一二五师接替了老河口的卫戍任务，第一二七师开去大洪山担任防御任务。

一九四五年的春夏之间，日军从南北两个方向进攻老河口。豫南日军分为两路，主力直攻老河口，南路日军由荆门、宜城、南漳向襄阳、樊城进犯，企图两面夹攻老河口。

这两路进犯老河口之敌，其总兵力合起来约三个师团，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把司令长官部移到草店去了。第五战区当时计有三个集团军，七个军，十四个师的兵力。其中刘汝明集团的两个军驻在南阳县附近；冯治安集团军的两个军驻在南漳、宜城；孙震集团军的三个军中，第四十七军驻新野、邓县，第四十一军驻襄阳、樊城，第四十五军军长陈书农去重庆中训团受训，这个军的第一二五师守老河口，第一二七师守大洪山。

日军攻占南阳、邓县后，刘汝明集团军和第四十七军全部撤

* 作者当时系第四十五军第一二七师师长。

过丹江以西。敌攻占襄阳后，冯治安集团军撤退到南漳以西地区，孙震率第四十一军退过汉水到谷城附近地区。

当日军猛攻老河口的时候，孙震急调第一二七师前往解围，曰：“第一二五师和第一二七师两个师是姊妹师，容易同心协力。”

当第一二七师把大洪山的任务交给暂编第一师后，日军已经把通老河口的通道襄阳、樊城占去了，迫使第一二七师绕道双沟赶到老河口作战^①。第一二七师进入准备战斗位置的张家集时，日军已连续猛攻老河口五天五夜了^②。当天夜间又是日军发起猛攻老河口的时候，第一二七师以第三七九团直攻马头山和飞机场之敌，以第三八〇团抄袭光化县城和徐家台，师部率领总预备队第三八一团由张家集推进黄山陂，第一二七师两个团通过一夜的激战，终于阻止了敌人的攻势。

翌日，第一二五师汪匡锋师长派人绕道杨林铺前来张家集联系，决定第一二五师坚守城池，第一二七师站稳脚根作外围战之后，我派往仙人渡向襄樊方向警戒的工兵连已被由襄樊向老河口进犯的敌人威胁，撤退过了汉水。眼看第一二七师已成腹背受敌之势，被迫转移到光化城以西，以高山作依托，孰知，当第一二七师到了光化城西的山地立脚还未稳的时候，又发现从丹江而来向我侧背攻击之敌。在这种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迫渡过汉水，一面占山扼守，一面派副师长率第三八〇团进入老河口城内，增援第一二五师的作战。我们这样布置之后，尽管日军发动过多次猛攻，老河口终于坚守了十三天。

① 据《第二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第四十五军于三月二十三日奉命率第一二七师开双沟，二十六日开始侧击进攻老河口之敌。当时襄阳、樊城尚未陷落。

② 据《第二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第一二七师于三月二十八日夜到达老河口东南地区，与第一二五师取得联络（此时是日军攻击老河口的第二天），二十九日即开始在老河口外围作战。

老河口战役亲历记

何翔迥

一九四五年三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前任司令长官李宗仁已于当年一月调任汉中行营主任^①），率领第二、第二十二两个集团军在豫西南及鄂北（包括大洪山）与敌对峙。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在老河口，其总预备队的第一二五师（属第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五军，师长为汪匣锋）集结在老河口附近的光化县徐家滩、莲花堰一带整训。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总部驻在南阳，所部据守在南召、南阳、邓县一带地区，与在舞阳、鲁山方面之敌对峙。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总部驻在樊城，所属的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兼^②）和暂归指挥的第六十九军（军长米文和）集结在襄（阳）樊（城）地区整训。第二十二集团军所属的第四十五军（欠第一二五师）率所属部队和暂归指挥的暂编第一师（师长李才桂）和地方部队的第三挺进纵队（纵队司令曾宪成）、第六挺进纵队（纵队司令曹勛）、第九挺进纵队（纵队司令李朗星）据守在大洪山东南的张家集、洛阳店、环潭一带，与在应城、随县方面之敌对峙。第三十三集团军（三月二十三日调归第五战区指挥）驻防宜城、南漳地区，与荆门、当阳、宜昌之日军对峙。

一九四五年二月，由第一战区回归第二十二集团军建制的第

* 作者当时系第四十五军第一二七师副师长。

① 李宗仁是一九四五年二月调任汉中行营主任的。

② 据《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战斗经过概要》，当时第四十一军军长是曾璠元。

四十七军这时驻在邓县、李官桥间地区整训。

二月份第四十五军军长陈鼎勋（号书农）奉调由大洪山赴重庆陆大甲级将官班受训，其军长职务由一二七师师长王澄熙代理，第一二七师师长职务由我（时任第一二七师副师长）代理。

一九四五年三月，日军集中十万兵力，企图夺取我豫西南（丹江、汉水以东）一带地区，并以我第五战区所在地老河口及其附近飞机场为其主攻目标，由敌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指挥（四月七日转任第十五方面军司令官兼中部军区司令官，其职由鹰森孝接任，时因攻击老河口而未交接）第一一〇师团、第一一五师团、骑兵第四旅团、战车第三师团，附以飞机百架，于三月二十一日，兵分两路向豫西、鄂北我第五战区全面扑来。其左翼由荆门向宜城、南漳方面发起进攻，以第二十二集团军总部所在地襄阳、樊城为目标，攻击前进；其中路和右路由舞阳、鲁山方面发起攻势，企图夺取新野、南阳、邓县后，夹击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老河口。

三月二十六日，敌人以其主力避开南阳，向老河口扑来。

三月二十八日，第五战区长官部撤过汉水西岸，移驻草店，当即命令第一二五师固守老河口三天，以掩护长官部人员和物资的转移^①。

三月二十七日，第四十五军奉命率领在大洪山东南麓张家集、洛阳店、柳林店一带与敌对峙的第一二七师，将大洪山的防务移交于暂编第一师（包括该师所指挥的第三挺进纵队曾宪成部、第六挺进纵队曹勛部、第九挺进纵队李朗星部）后，驰援老河口的第一二五师^②。三月二十九日，我代理第一二七师师长率领第三七九团（团长张观群）、第三八〇团（团长陈筱文）、第三八

^① 据《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战斗经过概要》，日军于三月二十七日已开始攻击老河口。

^② 据《第二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三月二十三日，第一二七师奉命开往双沟，于二十六日到达，即奉命向黑龙集方向侧击日军，二十七日到达白家

一团第一营（营长卜玉廷，第三八一团回四川领兵去了，只有这个营在前方），随第四十五军从大洪山出发，取道平林店、茅茨畈、张家集、樊城，向老河口驰援第一二五师^①。

第一二七师原奉命前进驰援路线是从大洪山出发，后准备经平林店、茅茨畈、张家集、樊城向老河口前进。由于那时我老河口飞机场飞机随时出动，对敌方及其交通要道进行轰炸，敌机来袭不多，加之要争取时间驰赴老河口增援，故我军都是白天急行军。当第一二七师到达茅茨畈时，获得情报和军部转来的通报说：襄阳、樊城已陷于敌手，军部命令第一二七师改变路线继续前进，驰援第一二五师^②。第一二七师当即决定改由茅茨畈经双沟、龙王集向老河口前进。于是从茅茨畈起即分两个梯队前进。第一二七师师部和师直属队及第三七九团、第三八〇团为第一梯队，在先头作战备行军，军部直属各部队及第三八一团的第一营为第二梯队。两队紧密靠近前进。

两梯队兼程前进，四月一日晨，第四十五军军部到达龙王集，第一二七师师部及第三七九团、第三八〇团到达离晋公庙（一个小庙，在通龙王集的交叉路线边）四五里的地方^③。这时老河口方面传来了稀疏的枪声。另据谍报人员及百姓报告说：昨夜老河口城墙周围火光通明，枪声稀疏。塔子山有敌人据守，晋公庙岗上无敌人。此时军部命令第一二七师速向老河口之敌攻击。第一二七师奉命后，我立即召集张观群、陈筱文两团长到设

① 据《第二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三月二十八日，该集团军总部令第四十一、第四十五军兼程前进，向围攻老河口之敌侧背攻击。当夜第一二七师到达老河口东南，与第一二五师取得联络，二十九日即开始攻击马窟山。

② 据《第二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及《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战斗经过概要》，第四十五军于三月二十八日奉命驰援老河口，日军于二十九日突入襄阳、樊城。

③ 据《第二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一日，第一二七师连续攻击杨程坝山、韩家堰、莲花堰之敌；于四月一日夜攻占该三处阵地。

在塔子山、晋公庙之间的师指挥所研究地形敌情。根据老河口的枪声，我们一致认为敌人仍然在围攻老河口，如果我师能攻击晋公庙、塔子山之敌，出敌不意，打击敌人侧背，敌人腹背受击，老河口第一二五师之围即可解除。我当即口头命令第三七九团团长张观群率领该团迅速在塔子山东南岗上展开，向塔子山之敌攻击，第三八〇团团长陈筱文率领该团（缺第二营）迅速在晋公庙、塔子山的岗上展开，向晋公庙、老河口方面之敌攻击；第三八〇团第二营（营长曾世庸）为师预备队。师部指挥所位于塔子山通晋公庙去龙王集的交叉路口附近。第三七九团、第三八〇团都在上午九时由岗上同时发起进攻，并令师通信连向各团架设电话线。

在晋公庙方面的第三八〇团左翼的第一营，原以为晋公庙附近无敌情，殊不知在搜索前进中，晋公庙附近的敌人迅速向该营的搜索队射击，当即打死我搜索队员一人，伤二人。该营钟营长见此情况，当即命令第一、第二两连队立即展开，集中火力猛烈向该敌射击；在第三八〇团右翼的第三营亦于同时从右向该地左翼攻击。敌不支，向晋公庙敌据点后面退去。据团长陈筱文报称，晋公庙方面之敌为数不多，不过百余人，可能是敌前哨阵地。陈团长命令迫击炮连炮击晋公庙敌据点，敌虽顽强抵抗，但战至午后一时，该敌且战且退。我第三八〇团第一线部队占领了晋公庙岗上通向老河口方面的棱线时，发现有数百敌人，从老河口方面向我第三八〇团方向扑来。团长陈筱文当即命令第一线部队即在岗上的棱线附近，利用我居高临下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占领阵地，停止前进，以逸待劳，将敌消灭在我阵地前。数百之敌散开在麦田里攻击前进，我军在岗上居高临下，猛烈向麦田之敌射击，只见中弹之敌约有三四十人倒在麦田里。敌遭此有力的打击，被迫停止前进。战斗到午后五时，第三八〇团前线部队加强工事，准备次日拂晓攻击。这次战斗，第三八〇团阵亡排长一人，伤亡士兵二十余人。

在第三八〇团向晋公庙攻击的同时，第三七九团出敌不意，以第一、第二两营攻击塔子山之敌。第二营（营长岳华杰）集中机枪和迫击炮的火力，猛烈向塔子山之敌攻击，予敌人以重创。该营士气虽然旺盛，但由于敌人据守在工事内，并以炽盛火力向我第三七九团前线部队还击，使第三七九团第一线部队攻击到距敌人三百米左右时，前进困难。这时已是午后五时，只得就地停止攻击，构筑工事，准备拂晓再战，该团伤亡二十余人。

将入暮时，军部得知第一二七师在塔子山、晋公庙作战胜利情况的同时，又得到情报说：敌人已经占领仙人渡及谷城^①，并有向我军部所在地龙王集^②及第一二七师背面来犯之势。军部即命令第一二七师趁黑夜向龙王集集结后，分三路纵队，用夜间行军，从敌人后方突围出去，必须在两天之内通过邓（县）老（河口）公路，向李官桥、三官殿方向前进。第一二七师奉命后，即令第三七九团、第三八〇团趁夜间迅速脱离敌人。为了不争路，以交叉路行进，第三七九团在前，第三八〇团在后，各部队都向龙王集集结。第一二七师各部队均在四月一日夜间全部到达龙王集，遵照军部规定分三路纵队，从敌后突围，通过邓老公路向李官桥、三官殿转进。第一二七师当即命令第三七九团为左翼纵队，第三八一团卜玉廷营随军部为中路纵队，师部、师直属各部队及第三八〇团为右翼纵队。白天各部队在农村宿营，傍晚开始行进，各纵队必须先派出便衣谍报人员探知当地及前进道路上有无敌情，并须探明前进道路，以便夜间不致走错路。当第三七九团在莲花堰附近敌据点侧面通过时，被敌军发现。缩在据点内的敌人，向该团先头的第二营射击。营长岳华杰当即命令第五连予以还击，掩护该团主力通过。约战斗一小时，在该团全部通过

^① 在《第二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中，从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五日，未见到日军攻占谷城的记载。

^② 据《第二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第四十五军军部于四月一日晚在沙院营渡河到三官殿。第一二七师主力于四日由沙院营渡河到三官殿附近集结。

后，敌人仍然缩在据点内，营长岳华杰负伤，伤士兵三人。当右翼纵队于拂晓前在孟家楼附近要通过邓老公路时，适敌人有十二辆兽力车部队，每个车上都有几个日本兵，正向邓县开去。团长陈被文在部队的先头行进，见此情景，一面立即命令行进中的先头部队卧下作战斗准备，以防敌人发现我军后向我攻击；一面向我报告说，这时如果我军向其攻击，可能夺获车辆，但必定要战斗到天明；战斗结果，可能影响我各部通过邓老公路，为了整个部队能迅速通过邓老公路，不影响全军的行动，如敌车队不犯我，我亦不打他，才不会受敌人车队的牵制。我当即同意了陈团长的意见。待敌车队通过后，我右翼纵队还没有到，拂晓时就全部在孟家楼南方约三四华里处迅速通过了邓老公路。三路纵队于四月三日拂晓前到达三官殿（汉水西岸）对岸附近的高地上，旋即征集船只，分三个渡口渡河。

渡河后第二天，即四月四日，老河口的激战又起。为了支援第一二五师和牵制老河口之敌，第一二七师命令第三八一团第一营营长卜玉廷率领该营并附第三七九团机枪一连，轻装由老河口中游的三官殿渡过汉水，沿汉水东岸河边高地，相机袭击徐家滩（光化县城东边）、老河口飞机场之敌，打击围攻老河口之敌侧背。该营渡河后，以第三连在河边高地上占领阵地，以备必要时掩护该营的进退，由卜玉廷营长率领主力，出敌不意，指向邓老公路边的徐家滩和飞机场之敌。该营在徐家滩附近战斗至午后二时，夺得徐家滩附近的村庄。战斗到四时，该营有一连要穿过邓老公路向飞机场袭击，情况骤变，敌人由老河口、光化方面开来约二三百人的增援部队。卜玉廷认为牵制敌人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当即果断命令该营停止前进，以第二连断后速向第三连方面转进。敌人见该营停止向飞机场方面前进，并向占有阵地的高地转移，敌亦停止前进，该营利用黑夜渡过汉水到西岸。

在老河口的第一二五师，由于连日来与敌战斗，伤亡很大，加之敌人攻击甚猛，因而要求军部和总部派部队进入老河口城内

增援。

四月六日，第四十五军军部遵照总部命令，指派我率第三八〇团（团长陈筱文）由三官殿附近出发，于当晚到达老河口城西岸，利用黑夜渡过汉水抵东岸，进入老河口城内，受第一二五师师长汪匣锋指挥。当日将入暮时，我率领第一二七师指挥所人员及第三八〇团到达老河口西岸河堤，渡船都是木船，每只船只能载一排人左右，由陈筱文团长指挥部队渡河。我先行过河到第一二五师师部（是个地下室），见到汪匣锋及其参谋长吴奇英。我同汪、吴是陆大特三期同学，他们见我来得很高兴，说：“第一二七师来得正是时候！”接着，汪匣锋指着老河口东北门一带敌我态势图说，敌人向我攻击的重点是化城门（即北门）附近，目前化城门第三七三团（副师长陈士俊兼团长）方面紧急万分，必须增加部队，你们是主力军，第三八〇团就插在化城门的第三七三团与其右翼第四十一军的第三六四团（团长黄伯亮）^①之间，加入战斗。汪并说：“从化城门右边起到东门止，为第三八〇团的作战区域，现在来不及写命令，请就这样部署吧。”这时陈筱文来报告说，该团已一排一连地带到化城门去了。我同陈走出第一二五师师部后，一面走一面谈情况和部署，并迅速赶到化城门右边，看见第三八〇团第一营部队已有一部由第一二五师引路人带到城墙上面去了，其余部队正在城墙内向菜地里集结，有的部队还在从河边开来。我们两人研究决定：第一、第二营登上城墙担任守城的第一线任务，第一营在左，第二营在右，特别要注意交叉火力，第三营为机动部队^②。并立即命令通信排对各营架设电话线，师指挥所和团部设在第一、第二两营间的城墙脚下的临时掩体内。

四月七日晨，敌人集中数十门大炮，向老河口东北门这一带

^① 据《第二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进入老河口城增援的第四十一军部队是第三六八团。

^② 据《第二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第三八〇团进入老河口增援的是两个营。

城墙轰击，炮弹如雨，连续不断地落在化城门及东门一带。坦克分数路掩护其步兵向城垣前进，其中一股向第三八〇团第二营左翼的城墙缺口蜂拥而来。当敌步兵接近城垣，我守城官兵齐心协力，与第一二五师指挥的战防炮部队对准敌坦克猛烈射击，我前线部队亦用手榴弹和机枪拼力还击，约有一百多敌人被打死在麦田里。与此同时，攻击第三七三团方面缺口之敌，由于第一二五师副师长兼团长陈玲（陈士俊）督率所部与敌在缺口处搏斗，敌人伤亡惨重。第三八〇团缺口当面之敌不顾一切，仍然向缺口处冲来，我及陈筱文团长指挥机动部队的第三营增援上去，向缺口之敌反击，加之两边机枪交叉火网，机枪声、手榴弹爆炸声，震耳欲聋，打得敌人抱头鼠窜退去。到上午十一时，枪声渐渐稀少了，第三八〇团第三营立即用箩筐及麻袋装土将缺口填起来，城墙上各连也加强工事，以防敌人再攻。

四月八日拂晓，敌人又发起进攻，敌炮弹如雨，向化城门和东门一带城墙打来。大约轰击了一个小时，城墙被炸塌了好几个缺口，灰尘硝烟弥漫天空，在缺口附近的官兵身上都扑上了灰尘硝烟，我与陈筱文、曾世庸也不例外。河对岸第四十一军的炮兵营被敌炮火压制得不发一弹，第三八〇团方面的城墙被打垮了两个大缺口，城外麦田里的战车分两路向第三八〇团开来，掩护其步兵前进。我守城部队以机枪及手榴弹与城下之敌激战。战车不顾一切向缺口开来，第三八〇团第二营杨排长带头以集束手榴弹向敌战车投去，击毁敌一辆战车，但其步兵仍继续冲击。我第三七三团、第三六四团、第三八〇团都在各自的正面与敌冲杀。当敌人向我第三八〇团第二营缺口处攻击时，第三营也增加到第一线与敌冲杀，最后上起刺刀与敌搏斗。我和陈筱文督饬特务排也加入战斗。敌后续部队亦增加上来，特别是缺口处战斗惨烈。我曾下令，如果排长伤亡，由连长指定军士代理，连长伤亡由营长指定排长代理。连、排长伤亡后，由于有人代理，故部队仍能继续坚持战斗。第三八〇团由排长代理连长的五人，军士代理排长的

达十三人。第三八〇团两翼的第三七三团、第三六四团亦在鏖战中，但都没将缺口之敌赶走。在左翼的曾世庸营长报称，化城门的敌人已经进入城内。在此极为险恶的情况下，我立即以电话向汪匪锋报告，汪说逐步向南转移过河。我当即命令陈筱文团长，要他即派机动部队第三营以两个连在师指挥所附近占领两三处比较坚固的民房，并利用街巷工事，在城内与敌巷战，并准备为掩护守城部队在城内阻击敌人，逐步向城南转移渡河；并还令陈筱文准备在河对面么店子附近收容部队。渡船是第一二五师师部派人掌握分配，当我与营长曾世庸退到第一二五师师部时，该师部空无一人。出门遇到第一二五师师部的一位副官，他说汪师长已奉命率领师部人员过河去了。

老河口西面是汉水，渡船不多，部队且战且退，到下午五时各团部队才退到河边。虽然第一二五师师部有人掌握分配船只，但因船只不多，有些部队在河边等船，有些部队则沿汉水东岸河边向南方谷城方面走去。我和第三八〇团第二营营长曾世庸由城内与部队一道亦向谷城方面走去。此时敌炮不断进行延伸射击，炮弹在部队行进的河堤上爆炸，我的卫士杨斌廷在行进时被敌弹打中，当即死去。这时被敌炮弹打死打伤的有十几人，都被身强力壮的官兵们往下游运走了。我们又向前走了半里路左右，由上游划来载着第三八〇团官兵的一只船，船上的官兵才把我和曾世庸等叫上船去。这只船快到对岸时，又被敌人炮弹弹片打穿，船上的人也被打伤二人，打死一人。在船漏水将翻时，各人取船上木板，爬在木板上游向西岸。我游上西岸后，望见对岸还有不少人向谷城方向走，其中有老百姓，也有部队。第一二五师管渡船的人尽量把东岸的人渡过西岸来。

我过河后，在老河口对岸么店子附近找到了第一二五师师长汪匪锋和第三八〇团团团长陈筱文，当即要求汪匪锋命令管船只的人在老河口南边再增加些渡口，多渡些人过河来，同时命令陈筱文团长在这个么店子附近设立了第三八〇团收容站，收容了第三

八〇团过河来的官兵。当晚收容站就收容了第三八〇团三百多人，第二天在这个么店子及其下游附近又收容了五百多人，该团奉命在戴家湾附近整训。当汪匣锋、陈士俊和我在么店子附近收容部队时，第四十五军军长陈鼎勋获准提前由重庆陆大甲级将官班赶回部队。陈这时也到达这个么店子，彼此见面，汪匣锋、陈士俊和我分别向陈鼎勋军长报告了第一二五师和第一二七师作战经过。汪匣锋说，长官部开始只命令第一二五师在老河口守三天，以掩护长官部物资和人员的撤退，守了三天之后，又下令继续再守一星期；又守了一个星期后，长官部又下令还要再守一个星期。陈鼎勋军长说，第一二五师、第一二七师在保卫老河口战役中，都是努了力的。部队牺牲太大，当即向上面要求补充。这次战役根本应该是整个第五战区来与敌人作战，南阳、邓县很快失陷，襄阳、樊城又早已失守，老河口成了一个孤城。总部派第四十一军直接支援第一二五师部队，只有黄伯亮团的两个营了，太少了。从大洪山远调第一二七师来增援，是远水难救近火，这是漏斗战术，不应该守这个孤城。不过我军将士能服从命令，这样团结奋战，使日军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这次战役第一二五师伤亡不计外，只是第一二七师就伤亡了五百余人。

老河口战役后，第二十二集团军奉令固守汉水右岸。第四十五军奉命担任襄阳以上三官殿河防，第一二七师担任襄阳至谷城间一段河防任务。直到日军无条件投降为止，都保持这个状态。

转战襄河两岸

吴士彰

一九四五年春，日军在华中发动了豫西鄂北会战，矛头直指老河口第五战区长官部。当时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辖第四十一、第四十五两个军^①）担负着鄂北前线的守备任务。负责老河口城防的是第四十五军的第一二五师及第四十一军的第三六八团（团长黄伯亮）第一、第二两营^②，这些部队，统归一二五师师长汪匣锋指挥。我当时是第三六八团第三营营长，在湖北樊城东北的双沟集附近，随第四十一军军部行动^③，任务是率第三营部队加强军部的警卫，同时在军部参谋处代理作战科长的业务（科长到陆大受训，我原来曾在军部代理过科长之职）。白天我大部分时间在军部办公，部队由副营长张铁夫负责操练，晚上我回营部住宿，处理营里事务。

第四十一军当时集结于湖北随枣以西、樊城东北、太山庙集（新野县西南豫鄂边境）一带。战斗序列除建制的第二二二^④、

* 作者当时系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三师第三六八团第三营营长。

① 据《第二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该集团军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前还辖米文和第六十九军。

② 据《第二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三月三十一日，在襄河西岸冷家集集结的第三六八团奉命驰赴老河口增援，归一二五师指挥，此时已是日军开始攻击老河口的第五天。

③ 据《第二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第四十一军于三月二十三日奉命开赴吕堰，二十六日到达。

④ 据《第二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第一二二师于三月二十四日奉命守卫茨河，后暂归孙震直接指挥，三十日奉命交防，四月四日又奉命担任光化、谷城附近襄河右岸河防。

第一二四师及第三六八团外，临时拨归指挥的还有暂编第三师^①。第一二三师除第三六八团在前方，师部及第三六七、第三六九团后调，在四川绵阳师管区负责兵员补给。第一二四师担任新野太山庙集一带防御^②，向北警戒。当时的敌情是：老河口方面进攻之敌，已兵临城下，守城将士正浴血奋战；南面沿汉水北犯之敌，已攻陷襄、樊。大约是三月下旬，第四十一军代军长陈宗进（军长曾某^③升任后即到陆军大学学习）召集第一二二师师长张宣武、暂编第三师李师长到军部开会，研究部队今后的作战方案。第一二四师在太山庙集，师长刘公台没有参加。军部副参谋长张子完（代理参谋长业务）、二科辜科长和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介绍了敌我态势后，陈代军长征询大家意见，李师长极力主张部队向北，由河南新野与邓县之间穿插到内乡，过丹江到郧县一带。张子完和我都力主部队向西，在老河口与樊城之间的太平店渡过汉水，向谷城、石花街方面靠拢，以增强长官部与第二十二集团军总部（长官部在草店，总部在石花街）一线的战斗能力。其时，与上级电讯中断，敌情又很紧张，两个方案各有利弊，一时僵持不下，陈代军长也下不了决心。主张向北的说：敌人正集中力量攻击老河口，其后方空档甚大，我们可以利用夜行军，通过敌后交通线；交通线以外的广阔地区，敌人没有群众基础，我们只要把消息封锁得好，不会被敌人发觉，纵然发觉，也会很快冲过去。其不利在于，途程太远，白天运动恐被敌机侦知，一旦与敌交火，难免会受到敌人机械化部队与骑兵的冲击，达不到支援高级指挥部及战区后方交通线的目的。主张从太平店转移的说：由双沟集到太平店只需一天多的时间，老河口方面敌人正在攻坚，无暇他顾，占领襄、樊之敌，立足未稳，不可能对我大部队

① 应为暂编第一师，师长李才桂。

② 据《第二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三月二十七日起，第一二四师在豫鄂边境邓县、襄阳一带侧击日军，三十日奉命西渡襄河。另外，太山庙属湖北省。

③ 第四十一军军长是曾贻元。

运动采取行动。从战略意义上说，谷城、石花街、草店均已成为战场后方重要基地，能增加一个军的兵力，将大大巩固后方安全。其困难是，由于与总部电讯不通，无法取得联系，部队仓促到太平店，渡河的船只一时难以征集，并且大部队渡河，容易受到敌机空袭。整个上午都在激烈辩论，也研究着各个方案遇到不利情况时的应变措施。

午饭后，由于与总部方面始终没有联系上，渡船问题不能解决，再加上暂编第三师李师长的催促，陈代军长采纳了向北转移的方案。决定部队一律轻装，东西该焚的焚，能寄存的寄存老百姓家，不便寄存的可埋藏起来。行军部署是：暂编第三师为左翼纵队，提前在下午三点出发，第一二二师及军部与军直属部队为中路纵队；到达太山庙集后，第一二四师为右翼纵队。尽量利用夜间行动，各部队之间用无线电联络。我办完军部公事后，便回到营部，做好长途行军的准备。下午六时，部队向太山庙集出发，第一二二师派一个团担任前卫，我营和军部及直属部队在中间，第一二二师师部和另两个团殿后。

经过一夜行军，拂晓前部队到达太山庙集第一二四师防地。安置部队休息后，我到第一二四师师部（陈代军长已在师部）听取情况，等候新任务。根据第一二四师最新情报，敌人坦克部队正沿河南方城、新野一线运动，南阳方面敌大部队正在南下增援老河口前线。第一二四师刘师长反对向北转移的行动。经过研究，陈代军长重新决定部队全部后撤，上大洪山准备长期在敌后打游击（第四十一军在大洪山一带已驻守四年）。暂编第三师没有联络上，仍按原计划行动。（以后他们到达了郧县，途中曾与敌遭遇，略有损失。）军部率第一二二、第一二四师于当天下午全部撤离太山庙集，经一夜行军回到双沟。稍事休息，部队继续向东南方大洪山北麓前进。又走了一天，到达预定目的地，是个大村庄，地名记不清了。

部队休息一天，电台与总部取得了联系。总部命令第四十一

军迅速由太平店渡河，渡河后以一部占领茨河附近阵地，主力到谷城集结^①。并言总部已把船只征集就绪，在茨河附近集中待命。于是，陈代军长召集各师长到军部，部署部队行动，决定我营担任前卫，取捷径经双沟到太平店渡河，渡河后即占领茨河以东二公里一线山地，构筑工事，掩护全军渡河。部队渡河次序是：前卫部队、第一二四师、军部及直属部队、第一二二师^②。我军离太平店路程有一百多里，第二天拂晓部队便出发了，走了二三十里，便下起雨来，雨越下越大，道路泥泞不堪，行军很困难。但敌机无法活动，却增加了我们的安全感。

当晚到达宿营地后，我到军部报告情况，陈代军长对我说：“第三七〇团已经抄小路走在你们的前头了，现在把你们的任务改变一下，前卫由第三七〇团担任，你营改为后卫，走在第一二二师收容队后面。到太平店后，对老河口、樊城两方面都要加强警戒，掩护部队渡河。你营可由副营长张铁夫负责，你先到渡口维持秩序，等第一二二师收容队渡河后，你们再撤出阵地渡河。船只在茨河附近，军部先到茨河。”由前卫改后卫，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要求我们在饭后继续前进。陈代军长见我接受任务不顺利，又解释说：“据总部通报，襄阳之敌有一个加强联队正沿汉水西犯，为保证全军安全渡河，才将你们的任务改一改。维持渡口秩序也很重要，你要全权负责。”

第二天上午十一时左右，我营到达太平店。当即接替了先期到达的第一二四师警戒部队，张铁夫副营长负责布防，我到渡口组织部队渡河。船共四十多条，大小不一，大的可载三十多人，小的可载二十人。经过两天两夜的摆渡，部队全部安全渡过汉水。

^① 据《第二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三月三十日，刘峙令该集团军速由襄东抽调两师，以主力控置于谷城、石花街，巩固襄河西岸。孙震即令第一二二师（该师原任茨河防务）交防后到指定地点集结，第一二四师西渡。另外，太平店的对岸是庙滩，茨河位于庙滩东南约十五公里。

^② 在《第二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中，未见到第一二二师随第四十一军军部于四月上旬西渡襄河的记载。

我是凌晨两点最后一船渡河的，到河中心时已听到枪炮声，那是前卫部队第三七〇团同敌人发生战斗^①。天明后，战斗异常激烈。激战一天，敌人凭借优势火力掩护冲锋，第三七〇团先头部队伤亡很大。但敌人每占领一个山头，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本来这股敌人已陷于“死地”，完全可以将其全歼。可惜就在前线战斗正酣之时，老河口沦陷了。谷城至草店一线空虚，上级命令第四十一军除以一部对付正面之敌外，其主力全部调至谷城附近布防。我营也随军部转移到谷城。稍许，即开赴老河口前线担任河防，与敌人隔河对峙^②，直到日本宣布投降。

① 据《第二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第一二四师于四月六日夜全部渡河，七日在白虎山、云雾山布防，八日开始战斗，至十二日击退进犯南河之敌，克复庙滩。

② 据《第二二集团军豫鄂边区会战战斗详报》，四月十三日，第四十一军又奉命指挥第一二二师、第一二四师主力全部东渡襄河，参加反攻老河口作战，至五月五日结束。

七里岗阻击战

韩 立 才

一九四五年三月，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和第五十九军军长刘振三都到后方开会，总部及军部的日常工作由副总司令张克侠、参谋长陈继淹和副军长孟绍濂与参谋长刘月轩分别负责。正当主要负责人离开防地的时候，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在鄂西发动了南漳战役。由于我们事先未侦知敌人要发动战役，准备不充分，导致南漳失守。七里岗之战是第三十八师栾升堂营在紧急时刻又没有师部命令的情况下，主动请战打的。这一仗打得机智灵活，英勇顽强，把敌人第三十九师团的前卫部队打得落花流水，使第五十九军军部得以安全转移。当时我在第五十九军担任特务营营长，对七里岗的战斗情况比较熟悉，特记述如下。

敌我态势及第五十九军的战斗经过

敌人第三十九师团是日军抽调一些在华北作战时间较长的部队，集中到湖北荆门附近组建而成的。师团采取三三制编制，师团下面设旅团、联队、大队三级，敌人的指挥官都有作战经验，战斗力比较强。我军第三十三集团军辖有第五十九军、第七十七军两个军，和敌人第三十九师团对峙的是第五十九军，该军共辖有三个步兵师和一个炮兵团。第三十八师是抗战前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的第三十八师（最早师长是张自忠）沿袭下来的；第一八〇师是抗战以后组建的，这两个师的营以上干部是第二十九军的老人，

* 作者当时系第五十九军特务营营长。

有作战经验，暂编第五十三师也是抗战以后组建的，新兵多，人员未补齐，装备也差，战斗力不如以上两个师。

第五十九军在南漳县和日军对峙已久，对所属三个师的配备是，暂编第五十三师在右，第一八〇师居中，第三十八师在左。三个师是并排配备的，各有自己的第一线和相应的纵深，军部掌握着它的直属部队，计有炮兵团、辎重团、特务营、工兵营、通讯营和骑兵搜索营，没有在师里抽调部队作为军部的总预备队。

战斗开始，敌人以强大兵力向我战斗力较弱的暂编第五十三师发起进攻。战斗很激烈，第一团团团长陈振凯率领全团顽强抵抗，予敌以有力的阻击。敌人又增强兵力，集中炮火向第一团阵地发动了更强大的攻势，陈团长身先士卒，不幸阵亡。第二团第七连由韩斌奎连长率部与来犯之敌展开白刃战，经过往返冲杀，全连在李家垱附近全部壮烈牺牲。其他各连也有较大的伤亡。在这种情况下，暂编第五十三师且战且退。该师撤出李家垱以后，军部命令第一八〇师占领安家集以南至乌龙观一带阵地。第三十八师与第一八〇师以安家集至武镇的公路为战斗分界线，第三十八师在公路以左，第一八〇师在公路以右。第一八〇师师长董升堂是西北军的老人。当暂编第五十三师且战且退时，他可能是担心损失了实力不好向军长刘振三交代，因而也带着全师一直向后走。由于第一八〇师不战自退，打乱了全军的部署，第五十九军的战斗形势更加不利。

第一八〇师和暂编第五十三师都已经后撤了，第三十八师的位置显得特别突出，于是军部命令第三十八师一面抵抗一面后撤。该师接到命令后，指定第一一二团和第一一三团先行撤退，第一一四团殿后，全师由安家集向武镇方面逐步撤退。第一一四团团团长郭建勋，山西人，他所领导的这个团是全军有名的战斗团。该团第三营营长栾升堂，山东临清人，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毕业生，一九三〇年第二十九军在晋南组建时，他担任中尉排长。自喜峰口抗日起到进入抗战第八年，他始终带着队伍战斗在

第一线。在枪林弹雨、硝烟弥漫中，用自己和许许多多战友们的鲜血和生命，灌注凝聚了坚强的抗敌意志，增长了他的指挥才能。按照当时的编制，步兵营长一般都是少校级，由于栾升堂在武汉会战中立了大功，晋级为中校，享上校待遇。但因为第五十九军不是中央嫡系部队，历次整编都没扩大编制，老资格的干部有的是，栾升堂是属于“青”字辈和“小”字辈的，团长轮不着他当，不管他创建多大战绩，立下多大功劳，当时他只能当个营长而已。

七里岗的阻击战

在七里岗阻击战的头一天，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团长赵金鹏）奉军部命令，调到山外阻击朱家咀敌军北窜武镇。赵团调出山外的次日，第三十八师奉军部命令到武镇迎击由朱家咀北犯的敌军，第一一三团（团长杨干三）及第三十八师师部开赴武镇；第一一四团在师部后面跟进，派一个连兵力，警戒由李家埧通往安家集山路。中间有敌人小部队窜扰，即由第二营（营长王志初）的第四连（连长朱阶平）担任阻击任务，尔后到武镇集结待命。当天下午暂编第五十三师所属部队，已由安家集以西的方家岗向李家土城撤退。当时栾升堂营派往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部及到各团的联络人员陆续回营报告说，暂编第五十三师第一团伤亡惨重，陈团长阵亡，该师第二、第三两个团也都伤亡很大，全师正向后撤退。敌人的主力在李家埧附近，听说山外的日军不多，可能是佯攻部队。栾升堂听了联络员们的汇报，判断敌人的主力一定在山内，军部把第三十八师调到山外迎击敌人，可能是情报不确实。现在山内我军的力量减弱了，必须占领七里岗这个有利地形，等到敌人临近了，要狠狠地打它一家伙。

七里岗的左右都是山，只有一条公路经过此地通往南漳，敌人要夺取南漳，这里是必经之路。栾升堂看准了地形，审度了全军的战斗形势，他认为，暂编第五十三师伤亡这么大，第一八〇师撤退这么迅速，这都是出乎预料的。军部的摊子太大，安全

撤退需要时间，必须在七里岗阻击一下敌人，迟滞其进展，争取时间，让军部安全撤退，重新调整部署，以便寻找有利时机打击敌人。栾升堂决心已下，一面派第七连排长王应选（河北石家庄人）率领该排，附重机枪一排（排长张连升，辽宁辽阳人），由王应选统一指挥，在七里岗占领阵地，对通往李家坞的公路要特别注意警戒；一方面向郭建勋团长汇报了他的作战意图和刚才所作的安排。郭团长表示同意并给予支持，郭说：“战斗的进展出乎我们的预料，现在刘军长不在家，孟副军长指挥全军有一定的困难，在紧急时刻，我们要主动担担子，替孟副军长分忧。军部摊子大，撤退需要时间，你营在这里实行阻击，迟滞了敌人，争取了时间，我非常同意你这样做，你对团里有什么要求，现在提出来，我设法替你解决。”栾升堂说：“多给我一些子弹和手榴弹，把团里的医生留下一名，多给我一些急救药包，保持营、团之间的电话畅通，其他就不需要什么了。”这时，师部的副官长冯振坤赶到了，他对栾升堂说，师部里还有许多手榴弹，你们赶快去取，我们就省得往后方抢运了。

栾升堂派出王应选、张连升两个排在七里岗占领阵地后，又在安家集设置了武装便衣，掩护群众向西面山地里撤退。黄昏时分，栾升堂接到便衣侦探的汇报说，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长率领五六百武装便衣，带着短枪和自动火器走在敌人大部队的前面，沿着公路向七里岗走来。栾升堂认为情况紧急，立即派安家集武装便衣组长于新忠跑步去七里岗，向王应选报告情况。后来于新忠对栾升堂说，他在前面跑，敌人的便衣在后面追，于走的是近路，敌人没有追上。王应选得到消息，严阵以待，等到日军接近阵地前一百公尺左右时，王应选下令开火，把走在前面的敌人都报销了。栾升堂听到枪声，正准备带着指挥班到岗上去，暂编第五十三师第三团（团长李魁芝）的军需官赶来，向栾升堂说：“第三团撤退时，我因为有事未及时撤走，后来沿着山间小路跑回来的。我看到公路上排满了日军的队伍，走在最前面的是少数步

兵，接着就是骑兵、步兵的主力 and 炮兵（有几十门大炮），最后面是驮马和辎重车辆。我方才在七里岗见到了王排长，他告诉我栾营长在安家集，所以我跑来告诉你，敌人的兵力太多，请营长相机撤退吧。”栾升堂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命令第七连连长赵正书（河南方城人，作战特别勇敢）率领全连轻装上刺刀冲上七里岗。栾告诉他说：“不论有多大牺牲，也要占住七里岗，在这里迟滞敌人，好让军部安全撤退，你们连立即跑步上岗。”接着栾升堂命令第八连连长刘同文（河北人）附重机枪一排，步枪上刺刀跑步冲上七里岗，迅速占领阵地，掩护第七连右翼的安全。命令第八连的马攀会排长与第七连的左翼密切联系，协力作战。刘同文出发前，栾升堂又指示他说，连里要控制一个排的预备队，以便对付敌人从左侧绕攻。栾又命令第九连排长杨天相（河南舞阳人）在第七连右后方山头占领阵地，掩护第七连右翼的安全，用机枪火力封锁方家岗通往李家土城的道路，其余部队为营的预备队。栾下达任务完毕，即率领指挥班及一排步兵登上七里岗。第七连到达七里岗时，和几十名敌人的先头部队遭遇了，当即展开了冲杀，由于我们的人多，很快消灭了这部分敌人，只有几名逃跑了。栾登上七里岗以后，第七连送来了八名俘虏，经过审讯，证实这几名俘虏都是第五十九军过去被日军俘虏的士兵，在敌人军队里半年多了，这一次是跟随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部来的，乘着我们消灭了这一股敌人的机会，他们又跑回来了。栾升堂对他们说：“你们过去都是第五十九军的士兵，当了俘虏不应该由你们负责，这一次遇到机会又跑回来，这就是很好的表现。我们欢迎你们回到老部队来，希望你们说一说敌人最近的情况。”俘虏们回答说：“敌人夺取了李家坨，第三十九师团长接到汉奸们的情报，说是由李家坨到武镇中间，公路上没有中国的军队。日军师团长信以为真，才率领几百名便衣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没有料到一到此地就遭到我军的袭击。日军的师团长还说：‘根据机枪声判断，中国的军队至少有两团人。’师团长现在正在半山腰里，攻，攻不

上来，退，也退不下去。他正在调动后面的步兵，企图攻占这个山头。”栾升堂立即派传令兵把上述情况向团长汇报，并要求把团里的迫击炮连迅速调到七里岗来。郭团长答应了栾升堂的请求。不久，迫击炮连前来报到。栾升堂命令该连迅速占领阵地，应集中主要炮火射击敌后续的步兵，以两门迫击炮向安家集以北公路上的敌人轰击，以阻止敌人向七里岗增援。在我军用迫击炮向敌人轰击的同时，敌人前面的便衣队又攻上来了，我军发扬轻、重机枪的火力，又把便衣队消灭了一批。此时敌我最近的地方，相距不过二百公尺，制高点由我第七连控制着，由于相距太近，敌人的大炮只能向后延伸射击，一时第七连阵地前面成了相持状态。敌人在第七连阵地前碰了钉子，就集中兵力向第八连进攻，企图突破八连阵地，夺取七里岗。八连排长马攀会率领全排在我炽盛火力掩护下，向敌人逆袭，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终于将这一股敌人打下了七里岗。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共打死打伤敌人五百余名，我排长吴凤阁、马攀会受伤，士兵伤亡九十多人。

在这里，我叙述一下关于军队中的情报问题。我在第五十九军军部及第一八〇师师部都当过参谋，知道一些关于情报的情况。第五十九军的谍报队员，多是一些提升不上去的老兵，经过参谋处考试后录用的。敌人的谍报人员，一部分是汉奸，一部分是俘虏兵。敌我的谍报队员，既各为其主，有时候又彼此勾结，以便互相交换情报好各自交差。双方得到的情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不能不信，不可全信。即使为敌人服务的谍报队员，死心踏地为敌人效力的是极少数，在关键时刻供给敌人一个假情报，就会使敌人吃个大亏。这次很可能是我方的谍报员有意识地供给敌方的假情报。应该承认，日军的军官，特别是敌人师团长这一级是有较深的军事素养的，他怎么能轻信一个假情报呢？这是因为暂编第五十三师确实伤亡惨重，第一八〇师由师长率领迅速后撤，第三十八师接着也后撤，敌人认为第五十九军已经溃败后夺路奔逃了，在这种情况下，对“从安家集到武镇没有一个中国兵”的

消息，就不怀疑了。第一天敌人伤亡这么多，第一是他们得到的情报不确实，第二是地形对我军有利。

第二天从凌晨开始，敌人几次向第七连阵地猛攻，均未得逞。因敌我相距很近，敌人的炮火不能轰击，双方都使用枪互相射击。我军的轻、重机枪集中起来，形成了严密的交叉火网，敌人几次进攻，几次惨败，战况一时处于沉寂状态。判断敌人似在调整部署，重新组织后再进攻，乘此时机，栾升堂向团长建议，迅速派部队在七里岗后面建立第二、第三线阵地，构筑工事，迎接敌人的反扑。

栾升堂提出在七里岗后面构筑第二、第三线阵地的建议，立即为郭团长接受并派部队施行。当天中午，栾升堂命令第九连撤到第二线，一方面加强工事，熟悉地形，一方面掩护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逐步后撤。下午四时许，发现一千多敌人沿着公路以东五华里处的山麓向北移动，似有包抄栾营左侧的企图。栾向团长汇报后，郭团长命令第二营在七里岗左侧的后方占领阵地，以防止敌人北窜。日军发现了第二营正在占领阵地，即以榴弹炮向第二营阵地轰击，掩护敌步兵前进。第二营的第四、第五两个连，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便迅速后撤，栾营的左翼出现了空隙。栾升堂见此情景，立即命令第八连撤退到第二线阵地；命令第九连占领公路以左的三个山头，对东实行防御；命令第七连沿右侧山地向第二线右后方撤退，占领第三线阵地。此时重机枪连和迫击炮连都已经进入新阵地，都在寻找有利时机杀伤敌人。由于第二营迅速后撤，敌人在后面紧追不舍，等到敌人进至栾营阵地有效射程以内时，轻重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对这股敌人施行大面积的侧射，把敌人完全歼灭在一个大坪里。从队形上看，这股敌人是一个大队，约五百余人，除去被打死打伤的以外，逃走的不过几十人。

军部安全撤退以后，命令第三十八师逐步撤退。敌人接受了七里岗之战的重大教训，明明知道栾营后撤，却不敢大胆尾追。第三

十八师其他各部都在靠近栾营的后方，该师是有秩序梯次后撤的，除去后卫有小接触外，从武镇到南漳县城中间没有发生大的战斗。

当夜十时栾升堂听到武镇传来枪声，该营通武镇的电话中断。不久，栾营派出的联络员回来报告说，师部已撤离武镇，栾派了一班人沿公路右侧小路寻找师部。第三天早一点接到师部命令，立即向倒座庙渡河点撤退，栾营到达倒座庙时，就和师部汇合到一起。

七里岗距李家土城仅十华里，经过一天两夜的激烈战斗，顶住了敌人的进攻，赢得了军部安全转移的时间，共打死打伤敌人一千多人，缴获三八式步枪三十多枝，栾营伤亡官兵一百五十多人。栾营战斗力之强在全军中是数得着的，他们的长处主要有两条：第一是作战纪律好，第二是射击技术高。每一次作战，栾营的干部都是身先士卒，在最危险最重要的地方指挥战斗，没有命令谁也不能后退。

战后，总司令冯治安和第五十九军军长刘振三、第七十七军军长何基沔都开会回来了。第一八〇师师长董升堂不战自退，给予撤职处分，空缺由一八〇师副师长崔振伦补充，栾升堂营在七里岗阻击敌人有功，全军通令嘉奖，暂编第五十三师第二团七连连长韩斌奎，率领全连在李家塔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予敌重创后全连壮烈牺牲，韩的妻子李璞贞自缢殉夫，军长刘振三在南漳县主持召开了韩斌奎夫妇追悼大会，号召全军向韩斌奎连学习，在南漳战役中阵亡的暂编第五十三师第一团上校团长陈振凯及各部阵亡的官兵，由各单位详细填表转报军委会銓叙厅从优议恤。

炮兵在老河口的一战

李志远

一九四五年三月，日军沿襄沙公路北犯，揭开了老河口攻守战的序幕。当时我们炮兵第十六团第三营（我是第七连连长）驻扎在樊城西四十里的牛首镇附近。

三月二十五日晚二十三时，接奉第五战区长官部命令，限我营于两小时内出发，二十六日拂晓前到达老河口。因老河口汉江上搭的浮桥，只等我们炮兵一过就要拆掉，以免被敌利用。而我们驻地距老河口约一百三十华里，我们营的炮是“七七”野战炮（炮口径为七十七毫米而得名，是沈阳造），是用骡马拉的。因此，在这三四个小时内要走一百三十华里的路程，确是很困难的。但战况紧迫，军令如山，我们就采取急行军，兼程急进，终于在二十六日上午八时左右赶到了老河口，过了浮桥，当天退到了均县草店。此时五战区长官部也退到了草店。

当晚 第五战区长官部命令我营派出一个连返回老河口参加战斗，营长指派我连执行。于是，三月二十七日天明，我率全连出发，下午二时到达石花街。这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也乘吉普车到了石花街。他要我连在天黑前赶到老河口（六十华里），我感到马拉速度无法赶到，请求刘峙派汽车输送。经他命令汽车第八营派出一连汽车，将我连的炮、人马等一齐运到离老河口八公里的冷家集附近的唐家坎，占领了阵地，并立即将电话线架通到老河口城内守军第一二五师师部。

* 作者当时系炮兵第十六团第三营第七连连长。

三十一日凌晨，日军向老河口化城门猛攻，并冲开了一个缺口，约有五百多日军已冲进城内，情况甚为紧急。守城的第一二五师师长汪匣锋用电话请求炮兵支援。我当即命令将炮口对淮化城门，进行拦阻射击。我军炮火之猛烈，实出敌人意料，很快敌人后继部队被隔断了。冲进城内的五百多名日军，也遭我军炮兵和步兵的轻重机枪、手榴弹的猛攻夹击，被全部歼灭，敌人冲开的缺口也重新堵住。我随即过河巡视战场，见敌人五百多尸骸，狼藉满地，血肉模糊。其中还有一名少佐。

战斗沉寂了一段时间，约到中午，我发现老河口城南边有一个村落里冒烟，我判断有敌人在那里做饭，并估计村里群众早已逃走。于是我决定抓住战机，指挥火炮向村中冒烟处发射了几炮。我从望远镜里看到，随着炮弹的爆炸，有许多人的臂、腿飞起一丈多高。过了一会，有些老百姓游过河来到我们阵地对我们说：“你们的炮打得真准！敌人有一个班十二人正在围圈蹲着吃饭，一炮弹正落在菜盆里，炸死八个，伤四个，其余的敌人很快离开了村庄。”

从四月一日起，我几乎每天都过河观测，几次目睹日军攻到东门城墙边时，我守军官兵英雄搏斗，更有跳下城去活捉敌人的。

就在敌众我寡不利的形势下，我连配合第一二五师守城三天三夜。随后营长又率第八、第九两连来到前线，共有十二门“七七”野战炮支援守城部队。四月八日这天，我在东城墙内了望孔发现几辆日军坦克，便要指挥炮火射击。这时我连的通讯班长进到观测所，向我报告说敌人进了城。我问：“步兵呢？”他说：“步兵已撤走了。”我从观测所出来，有十几个日本兵离我只十几米远，拿着太阳旗，正向我冲来。我抡起二十响手枪，一梭子子弹射击过去，打倒了七八个，其余的全趴下了。我乘机跳下几道高坎，摆脱了敌人。我过到河西岸我炮兵阵地时天已黄昏，我们营长李征常带着第八、第九连撤退，命令我第七连坚守阵地。但是终以我

长官部增援不力，老河口于四月八日沦于敌手。以后我们这个炮兵营始终坚守在老河口对岸的唐家坎阵地，与敌人隔河炮战，直至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第七章 豫省诸役

一、豫北方面

豫北敌后抗战记

李文定

一九三八年二月上旬，国民政府行政院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下令：陆军第一六六师和第四十五师合编为第九十一军，军部用乙种军军部编制，驻洛阳；原第一六六师师长郃子举升任军长，空缺由汤恩伯部第四师副师长马励武补充。第一六六师辖刘希程第四九六旅和陈衡第四九八旅，及一个补充团。第四九六旅当时编制尚不健全，全旅只有官兵三千人左右；所辖第九九一团和第九九二团，每团有三个步兵营和一个迫击炮连，每营有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一般士兵每人装备步枪一枝、子弹一百发、手榴弹四枚、大刀一把。我当时任第九九一团团附，团长是刘法舜。

四月一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电令郃子举军长率第一六六师北渡黄河，并指挥北岸的罗奇第九十五师，攻占济源、博爱等地，在平汉铁路以西、王屋山以东、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三日，郃军长在洛阳对全师官兵训话，勉励大家要有歼灭敌人的决心，要爱护民众秋毫无犯，要严守纪律服从命

* 作者当时系第九十一军第一六六师第四九六旅第九九一团团附，后升任团长。

令，在作战的同时要加强军事训练。官兵们听后深受鼓舞，决心要严惩侵略者，收复失地。随后，我师即由孟津白鹤至孟县白坡（今属洛阳市吉利区）之间渡过黄河，开赴豫北敌后。

—

济源是豫北通往晋南的必经之路，位置十分重要。在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军土肥原贤二第十四师团发动的豫北作战中，济源于二十二日沦入敌手。四月上旬，盘踞该城的日军约三千人，配有十多门大炮和数辆坦克，驻地指挥官名叫可西。四月七日，马励武师长令第四九六旅和第四九八旅各附别动队及民军一部，于九日夜分别攻袭济源和孟县。根据刘旅长的部署，我团第一营攻南门，第二营攻城西南角，第三营为预备队，第九九二团第一营攻城东南角，另两个营为预备队。

部队到达济源城下时，已是十日凌晨二时左右。由于行军时惊动了老百姓家养的狗，沿途各村犬吠声响成一片，城内日军发现了我军的行动。在此不利情况下，我旅只得变偷袭为强攻。我和刘团长分别从第一营和第二营中各挑选精壮士兵一百名组成奋勇队。他们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冒着日军密集的炮火迅速推进到城下，爬上云梯首先登城，然后一面消灭城墙上的敌人扩大战果，一面掩护后续部队登城。一小时后，我军除奋勇队外，攻入城内的兵力已有五个连。为加快部队入城的速度，我工兵准备用炸药包爆破南城门，但遭到城上日军的猛烈射击，未能成功，排长张福祥、班长史全来阵亡，士兵刘西楼等三人受伤。

天亮时，日军加强了城墙上的兵力，我后续部队一批批倒在城墙下，云梯也被炸断。日军骑兵二百余从西关冲出，向我团阵地猛攻。我和刘团长到前线指挥，尚未站稳，带去的两名警卫员即中弹牺牲。经过仔细观察，我们发现日军的指挥系统并未紊乱，机枪火力的发挥与步兵和骑兵的进攻配合得很好。我和刘团长急调预备队第三营迎敌。部队行进间，忽然由空中飞来密集

的枪弹射向我军，原来是日军机枪利用抛物线原理对我进行间接射击（即纵深散布射，当时我军未受过这种训练），致使我预备队未到前线就已伤亡了三分之一。幸亏旅长派第九九二团预备队一连及时来援，才将该敌击退。

冲入城内的部队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枪声、喊杀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城外也能听得见。我军伤亡严重，部分官兵被迫退出城外，剩下的四百多名官兵与敌反复周旋、顽强拼杀三昼夜，最后被包围在鸿福寺院内，全部壮烈殉国。

十日上午，日军以猛烈炮火轰击我军阵地，部队伤亡严重。刘旅长命令部队转移阵地，我团及配属的别动队后撤至东、西留村一线，第九九二团退守河合、御驾庄附近；第九九五团的一个连仍坚守马莲，掩护我军的左侧翼。中午，日军停止了炮击。十三时，日军步、骑兵共六百余，分别从东、南、西三门出城，向我军发起猛烈攻击，城内的炮兵再次对我阵地猛轰。我军各步兵营坚守阵地，与敌展开拉锯战，炮兵也投入战斗，猛击日军。我团第一、第二营伤亡严重，被迫收缩阵地，我和刘法舜调第三营接替第二营，以巩固左翼阵地。此时，日军集中兵力攻击我第一营和第二营的接合部，攻占了东留村。一营营长邹福隆当即组织部队反攻，战斗中邹身受重伤，仍坚持指挥，终于将阵地夺回。我团右翼的第九九二团阵地也遭到日军的三面围攻，伤亡严重，刘希程令曹玉珩团长率部后撤，日军也暂时停止了攻击。

十八时许，我团接到旅部的通知，由沁阳来援之敌已接近济源，令我团向当面之敌猛烈反攻后转移至东、西留养一带。十八时十分，我团展开全线反攻，将日军逼退至御驾庄附近，同时各营还派出少量兵力沿我团预定的后撤路线构筑工事，担任掩护。反攻中，邹福隆营长第三次负伤，光荣牺牲。他是河南鲁山县人，平日作战勇敢，带兵有方，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他的像貌和在战场上勇猛冲杀的英姿。

十八时三十分，我团各营按照预定的路线开始撤退。我看到

一名腹部中弹的士兵躺在担架上，肠子已流了出来。他举手向我敬礼，断断续续地说：“团附，我对不起国家了，不能再为国家出力了。我口袋中积存的几十元薪饷，请给我妈寄回去吧！”我安慰他说：“你安心到后方养伤吧，我一定办到。”由于伤员多，担架不够用，一名喉部被机枪打穿血流不止的士兵，拄着枪一步一晃地走了过来。他看到我身旁的团旗，艰难地举起右手敬礼，随即倒在地上牺牲了。这一天，我团阵亡的军官还有连长王令闻，排长李峻峰、马效贤；连长陈秀章、石鹏、陈维藩、李宗文、王志远等受伤；士兵的伤亡更大，但打死打伤的日军也在五百名以上。同时，攻袭孟县的陈衡第四九八旅也未能得手。

初战失利，部队需要休整，新兵需要训练，我军暂时停止攻坚作战，在济源、沁阳、孟县、温县、博爱一带到处截击日军运送弹药、给养的车队，和出城抢粮的日军。困守济源的日军被迫于四月二十日拂晓弃城东逃，师长令我旅一部跟踪追剿，一部沿途截击。日军损失严重，逃入沁阳城内。二十三日，孟县也被我军收复。

当日上午九时，我奉命带领几名官兵首先进入济源城内，处理善后事宜。在城南鸿福寺大院内，我看到日军树立的两块大木碑，正面都写着“中国军队无名英雄之墓”几个字。木碑的背面，一个略谓：中国军队第九九一团第二营中士班长朱金山，在白刃战中砍死日军大队长一员和其他官兵十三名，多处负伤而牺牲；另一个写的是第九九二团士兵张鸿岐，在白刃战中砍死日军官兵七人，最后牺牲。木碑上还写着他们均被封为“军神”并享受“慰灵祭”，他们的尸体和武器全埋在木碑下面。木碑的落款是：“昭和十三年井山部队森田队建”。

我将所见情况上报军部，部军长令军部秘书杨仪山以朱金山所在营营长刘正操的名义写了一篇碑文，并将石碑立在木碑的附近。碑文如下：

查朱金山烈士，商水县朱集人。其天性豪迈，膂力过人，去秋参加沪战，以奋勇杀敌闻。今春来归，人方嫌其唇缺，不予补兵，我乃查其胆壮任为班长。果也，济源之役，首先登城，手刃倭寇十三人，中弹殉国。敌人钦其勇，为之殓葬，且标其墓曰：故中国军队无名勇士之墓。呜呼！君之忠勇，洵足以夺敌人之魂，而为中华民族增光于无穷也。因特勒石，昭垂来兹。

陆军一六六师四九六旅九九一团二营
营长 刘正操 立石
九十一军军部秘书长 杨仪山敬立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十日

我当时看了碑文颇感不快，一是因为其中只有班长朱金山，未提到士兵张鸿岐；二是日军立的木碑上明明写的是“无名英雄”，而这里却改成了“无名勇士”；三是立碑人一般应是军长或师长，起码也应是旅长，而此碑却仅以营长的名义。我自知官卑职小，不便多言，只得怀着沉重的心情向两位英雄各行三鞠躬礼。

我进城时还发现，日军将我军官兵杀害后，用大刀把尸体砍成数块填入饮水井中。我只得发动回城的老百姓，用几天的时间才打捞完毕。此后，我还组织人员将城内的街道测量了一遍，绘成地图，以便日军进攻时指挥巷战使用。

二

收复济源和孟县后，军长郃子举指示我师：应控制黄河北岸白坡渡口及其以北的山区，使我军得以自由进出豫北。为达到此目的，我团奉命以第二营守卫济源城，主力开赴济源以东及沁阳、博爱一带开展游击战，使日军疲于奔命，不得安宁。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旅长刘希程来到第九九二团团部驻地七里屯，召集我旅团级军官和豫北别动队第三大队队长刘彦峰、第

七大队队长张德功开会，部署伏击日军的战斗事宜，命各部当天十九时开始行动。我团的任务是在马坡、七里屯、韩村一线担任警戒，策应主力作战。

二十七日晨五时，除张德功部外，各部均到达指定位置。六时许，数百名日军自沁阳城沿沁（阳）博（爱）公路北进，行至张店附近时，奉命在此埋伏的别动军刘彦峰部首先开火。日军急于北撤，未对刘部进行攻击。当日军先头部队到达狮口时，遭到我第九九二团一部的猛烈射击，队伍顿时大乱，后面的二百多名日军急忙掉头逃跑。由于张德功部未能遵命断敌退路，使该敌得以逃回沁阳。剩下的三百多名日军刚走到二十里铺，又遭到设伏于南大梨园的我第九九二团另一部迎头痛击，急忙占领二十里铺与我军对战。中午前，从博爱赶来的日军援兵数百名会同二十里铺的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向南大梨园发起猛烈进攻。我军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下沉着应战，坚守阵地，连续打退日军的冲锋。激战至下午，我军援兵及博爱民军乔松梓部到达战场，日军不支，急忙撤退。

日军屡遭重创，恼羞成怒，试图报复，于五月六日上午以步、骑、炮兵千余人，从沁阳西、北、南门杀出，猛攻城西我第四九八旅第九九五团。日军突破该团较薄弱的一处阵地后，迅速包围了团部驻地十八里铺。团长阎普润指挥团部官兵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壮烈殉国。阎普润是河南唐河县人，黄埔四期毕业，大革命时期由恽代英、萧楚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六六师内原有三名中共地下党员，阎是党小组长。抗战前在太康时，张经武去了中央苏区，只剩下阎和我两人。部队移驻光山后，我们和上级失去了联系。他牺牲前一周曾告诉我，已经和上级接上了头，过十几天就可以恢复组织生活。阎普润同志的牺牲，使我失去了一位好战友、好领导，同时也失去了一次恢复党组织关系的机会。

五月中旬，沁阳城内的日军扬言要进攻济源、孟县，但我师

部判断日军此举纯属声东击西，其目的是要经博爱东撤。十八日晚，刘希程旅长奉师长之命，进行了作战部署：第九九二团的一个营在南大梨园、前李村一线截击北进的日军并阻击来自博爱的援敌，一个营进至魏村、七里桥一带阻击西犯之敌，另一个营为预备队；第九九一团第三营在马韩、关王庙占领阵地，配合第九九二团截击北进之敌；第九九一团第一营及师直属工兵营作为预备队，守卫逯村、任寨及东、西逯寨一线。

五月十九日晨，日军于北撤途中遭到我第九九二团的顽强阻击，激战数小时后，日军无进展。这时，另一股日军从王曲北渡沁河，占领了义庄，威胁我军侧翼，会同正面之敌向西进犯。我军主力尚在义庄以东地区，来不及进行堵截，师长命令我团坚守逯村、任寨及东、西逯寨阵地，掩护主力向九里口、云阳口、仙人口一带撤退。日军迅速西进，午后已攻击到旅部附近。十五时前，日军占领了宋寨、司庄，遂在炮火掩护下以步、骑兵对我团阵地发起猛攻，另一股日军在沁河南岸企图渡河对我夹击。刘法舜和我指挥部队顽强阻击，激战一个半小时，日军未能越雷池一步。这时，第四九八旅第九九五团奉刘师长之命前来增援，使我军的阵地更加巩固。天黑后，第四九八旅旅长陈衡打来电话，令我团掩护该旅旅部和第九九五团撤退。日军似乎察觉到我军的行动，集中炮火猛轰我阵地，步兵也轮番冲锋。我团此时以仅有的两个营兵力担任全师的后卫，抵挡装备精良且数倍于己之敌，伤亡十分严重，仍坚守阵地，连续打退日军的进攻。二十二时后，一股日军攻占了逯村阵地，我军当即反攻夺回。此后，日军停止了进攻，与我军对峙。二十三时后，我军各部队都已安全撤退，我团才对当面之敌发起全线反攻后撤出阵地。次日，刘希程又指挥部队进行了一整天的追击作战，终于迫使该敌放弃西犯济源的企图，逃往东南，但孟县于当晚又陷敌手。为防日军乘机进犯济源，刘希程令我团第三营进驻城东苗店，第九九二团一部驻守中王村，担任警戒。

此时，徐州会战已近尾声，日军于五月十九日攻占徐州后，正在加紧调兵遣将，从冀南、豫北、鲁西南和苏北、皖北等方面会犯豫东地区，企图攻占汴、郑，然后沿平汉铁路直捣武汉，因而在豫北地区暂取守势，但小规模的战斗仍未间断。在此期间，我团奉命驻济源桐花沟、泗涧等地。刘法舜和我利用战斗间隙，召集各营、连长开会，总结渡河以来各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加紧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我们还对全团的机枪手进行了集中轮训，使他们都掌握了纵深散布射等机枪射击的方法。

我部各级长官非常重视军纪问题，经常严饬所部不得扰民，因而部队与老百姓的关系十分融洽。部队作战时需轻装上阵，老百姓就替我们保管笨重物品和剩余弹药；部队所需的粮食、蔬菜、肉类等食品，老百姓都主动以平价供应；部队如有紧急任务临时开拔，也都要尽快派人回村结账；无论战斗多么激烈，总有附近村民冒着生命危险到阵地上给部队送水，有时我们还把伤员临时寄养在百姓家中。行军途中，我们经常看到农家妇女提着篮子站在路旁，说：“老总，你们抗日，我们只有蒸几个馍馍给你们吃，尽尽我们的心。”

三

六月下旬，刘进第四十五师奉命脱离第九十一军，归属胡宗南第十七军团；第一六六师师长马励武被免职，由刘希程升任师长，王之宇任第四九六旅旅长。这时，五六万日军已在晋南中条山区与我第二战区卫立煌部激战了十余日，沁阳城内麇集了大批日军，准备前往增援。

六月二十五日，数千步、骑、炮联合之敌兵分数路，自沁阳西进。中午，沿沁济公路进攻的日军到达西湖村，以重炮向苗店猛烈轰击，掩护步、骑兵进攻。在此守卫的我团第三营官兵顽强阻击，营长张凤山受伤仍坚持指挥作战，日军毫无进展。下午，沿沁河南岸西进的另一股日军三千余从东、南两面猛攻济源城。

日军首先集中炮火对准东门轰击了半个多小时，将东门楼炸塌，然后又掷弹筒向城内发射了一阵，步兵乘机攻进东关，与守卫此处的我团第二营第四连展开激战。日落前，日军施放烟幕弹，从东门缺口处攻入城内。第四连伤亡严重，队伍溃散，营长刘正操指挥第五连、第六连与敌巷战。冲进城内的日军越来越多，我军被逐渐压迫到城西南角。傍晚，刘发舜令第三营撤出苗店，向济源城南桐花沟、大卫凹一带转进，策应第二营守卫济源城。但未及第三营赶到，城内已是一片混乱。天黑后，刘正操弃城逃走，第五连和第六连仅剩下不足百名官兵，在两位连长率领下又坚持了近一个小时，于二十二时前从西门和南门撤出。次日，日军大部队继续西进，留下部分兵力与我军激战于城南。我援兵到达后，于二十六日夜再克济源，我团第一营奉命担任守卫。

二十七日，日军主力已通过封门口向邵源进犯，封门口附近仍有其辎重和少数护卫部队。刘希程师长令我旅立即出发，追击该敌。当夜，我旅即以急行军速度西进，于二十八日上午到达封门口以东地区。据侦察兵报告，日军后卫尚在马踏坪、柿树坪一带。王之宇命第九九二团团团长曹玉珩立即派两个营前去攻击。日军不敢恋战，于二十九日下午西撤。我军当即占领了封门口，继续向西追赶。

由于道路崎岖不平，日军行进速度很慢，三十日上午才到达苏村、马圈南一带，以步兵占领大店以东的高地担任警戒，工兵加紧修路。王之宇决定乘此有利时机打击该敌，当即下令留第九九二团的一个营守卫封门口，另两个营由公路两侧向西搜索前进；我团的两个营沿公路向西进击。我军到达目的地后，立即抢占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午后，我军以迫击炮猛轰日军的辎重车辆，两个团同时向日军阵地发起进攻。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日军向西溃退，我军乘胜追击，毙伤日军百余名。

七月初，日军的辎重车辆及后卫部队已进入西阳河地区，其主力部队正与我友军刘茂恩、赵寿山、贺粹之、李默庵等部鏖

战。奉上峰之命，我团在东阳、院科、东阳店、西门一带设伏，准备阻击日军；第九九二团配合赵寿山第十七师作战。为解邵源之围，大批日军后续部队到达沁阳。上级令我部务必确保济源城及附近各据点，最起码也不能使日军越过封门口，同时要将封门口通往王屋镇的所有道路全部破坏。我师奉命后立即调整部署，在济源以东的重要据点苗店和东、西轱城配置兵力。当时我正在团部原驻地济源泗涧村留守，师参谋长打来电话，命我指挥崔吉庆营固守济源城，还特别强调说这是上级的命令，是死任务。

我接完电话就立即通知崔吉庆来见我，对他说：这次任务非同寻常，直接关系到我大军能否全歼被困于邵源、西阳河之敌，你营务必不惜一切代价死守济源城，非奉命决不能撤离。我还向他指出了应当注意的具体事项：上次日军攻城时已将东门炸塌，这里应作为防守的重点，要构筑坚固的工事；南门及两侧的城墙也是日军进攻的主要目标，应将机枪连的主力放在此处，一部分放在东门；要控制一定的预备队应急。崔吉庆走后，我还是不放心，又派通讯兵架设了一条迂回线路，以便与崔随时保持电话联系。崔吉庆回城后，即按照我的指示安排兵力，抢修工事。

七月七日，三四千日军出沁阳城，沿沁济公路和沁河北岸西进，在东、西留村，东、西马蓬及屯军头、夫人头、开山庄、河合、御驾庄之线占领阵地。日军以少数骑兵牵制我周围据点的部队，主力于当天中午开始攻击济源城。日军首先炮击城东北部，将城墙轰塌后又以掷弹筒和机枪向缺口内猛射，掩护步兵冲锋。第三连的官兵依托工事阻击，毙伤日军六十七名，将敌击退。

八日晨，日军以猛烈炮火将南城门及其以西的一段城墙摧毁，接着以机枪火力掩护步兵向缺口处猛攻。第一营机枪连以密集火力拦击，第一连官兵待日军靠近后投掷出大批手榴弹，日军急忙掉头往回跑。半小时后，日军再次冲锋爬城，又被打退。这时，崔吉庆打电话向我报告说，南城墙外有一百多具日军尸体和被丢弃的枪支弹药。我告戒他切不可轻敌，决不能被一时的小胜

冲昏头脑。中午前，日军的炮火把城东南角和西南角各轰开了两三丈长的缺口，第一连的一个班全部被砸死在坑道内，大批日军乘势掩杀过来。我军以机枪、步枪火力猛烈射击，但这次日军也拼上命了，前面的被击毙，后面的还是一个劲地向前冲。十一时三十分，日军的前锋已越过堑壕，从缺口处攻入城内。崔吉庆急调预备队增援，以手榴弹将攻进城的八十多名日军炸毙，才迫使后面的日军向南关撤退。

八日下午，日军的大炮对准城墙上的各缺口猛轰，使缺口扩大，我军伤亡不断增加，不少机枪被炸坏，守卫南门西侧缺口的一个班被炸起的土块和砖石埋住。炮击甫停，日军分兵数路向各缺口冲来。我军官兵待其接近时，以手榴弹和砖头、石块劈头盖顶砸向敌群。南城墙外又增加了一百多具肢体残缺不全或脑浆崩裂的日军尸体，后面的日军吓得抱头逃命。

日军久攻不克，遂改用两翼牵制、中间突破的战法。傍晚，日军同时炮击城东北角、西门以南城墙和南城墙各缺口，但重点仍在后者。日军炮火摧毁了东北门，步兵即发起冲锋，被第三连击退后便退回东关。轰击城西门以南的日军炮兵，仅将城墙上部炸塌，即停止射击。但城南的日军炮兵不仅继续轰击城墙缺口，还向城内进行遮断射击和歼灭射击，同时城东北的日军炮兵也开始向城内轰击。日军的炮击持续了四个小时，上万发炮弹雨点般地落在城内，使整个济源城成为一片火海，我军伤亡严重。崔吉庆打电话向我报告时，我听到的只是震耳欲聋的炮声，各种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已完全被掩盖，尽管崔大声喊叫，我也难以听清他说些什么。但我心中十分清楚，战斗已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次日军投入攻城的步兵比前几次多得多，尽管我军官兵拼死抵抗，但因缺口多、伤亡大，兵力已不够分配，致使部分日军从城南和东北角的缺口攻入。经崔吉庆率领预备队往返冲杀，反复白刃相接，才打退了日军。这时，我军的弹药将尽，崔吉庆派部分士兵从北门冲出，去向设在大社的专员公署求借弹药。当夜，我

向师部报告了城内的战况，请求火速增援。

九日上午，我援兵被日军阻截，无法前进，派出去运弹药的士兵也未回来。在一阵猛烈炮击后，日军攻进城内，与我军展开巷战。这时，我要通电话，命令崔吉庆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济源。崔吉庆声音嘶哑，语带哭声说：团附啊！我实在是支持不住了，实在是支持不住了。部队伤亡太大，士兵十之八九已无弹药，现在只能靠拼刺刀、扔砖头巷战了。再说全营官兵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水米未进，就是全部阵亡也支撑不了多久了……崔还未说完，我听到一声巨响，电话就中断了。后来我听说，当时有一颗炮弹在离崔不远的地方爆炸，他被强大的气浪掀倒，昏了过去，苏醒后耳朵也聋了。十时，崔吉庆命第三营从北门突围出城。行至城北大社附近时，崔离开部队去向不明，一连连长王有朝自动负责收容和整理部队，到泗涧集中。

在日军猛攻济源期间，西阳一带的战斗仍在紧张进行中。七日，刘茂恩命我军各部于八日零时后全线总攻，王之宇奉令后即部署两个团的进攻路线。战斗开始后，两个团进展顺利，天亮前分别到达指定位置。八日上午，我军发起第二次总攻，我旅于中午前后占领了新阵地，以迫击炮猛轰当面日军，下午又多次击退日军的反攻。九日晨，我军第三次总攻，敌我双方均在各自的炮火掩护下攻击对方阵地，鏖战一昼夜，均无进展。这时，由于济源失守，日军援兵已逼近，我军处于不利态势，刘茂恩只得令各部撤退。

七月十六日夜，日军攻占了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总部驻地垣曲，其主力即陆续东撤。二十四日，日军后卫千余人进入济源城，掩护辎重部队撤往沁阳。这时，王之宇率我旅主力刚回到济源城南魏沟、泗涧、东留村一带，未及休整，就接到刘希程的命令：收复济源城并袭击、截击东撤之敌。当晚，王旅长打来电话，命我率领两个营进山于赵李庄、间山庄、间斜、南夫人头、屯头一带，与第九十四师一部协力攻击济源城，限二

十五日拂晓前部署完毕。我放下电话，立即与友军汤旅长协商部署事宜，各部均按时到达指定位置。

二十五日上午，日军三百余人出济源城东撤，我指挥部队在沁河南岸的赵李庄隔河阻击，毙伤日军三十余人，迫使该敌退回城内。二十六日上午，王之宇又命我率第一营进出济源城东南地区，袭击日军并相机占领济源城，同时令我团主力及第九九二团在济源以东沿济沁公路设伏，准备截击东撤之敌。那些天连降大雨，道路泥泞，影响日军的行进速度，对我军打伏击十分有利。但城内的日军也不甘被动挨打，二十五日夜，三百多名日军从西门出城，攻占了由友军守卫的东、西马蓬和东、西留村。二十六日夜，我率一营隐蔽接近东、西留村，冲进村内向日军投掷了一阵手榴弹后迅速撤离。日军顿时乱作一团，黑暗中互相对打起来，激烈的枪声一直持续到二十七日天亮后才停止。不久，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开始东撤。我命第二连跟踪追击，主力向城关攻击。经过一夜自相残杀惊魂未定的日军根本无心恋战，在我第二连的追击和侧击下伤亡严重，丢下数具尸体和许多马匹弹药仓皇逃跑。我率领第一连、第三连和机枪连攻击济源城，于当天下午将其收复。弃城东逃的日军一路上屡遭我第九九二团的截击，损失惨重，二十八日退入沁阳城。

战后，军部派人将崔吉庆抓获，准备枪毙他。我闻讯后直接去见军长郃子举，陈述自己的意见：“此次攻城的是多兵种联合的日军主力，无论是武器还是兵力，均远胜于我军。上级仅派一个营守城，本身就欠妥。要想守住济源，至少也要一个团。再说崔吉庆是在城被攻破、伤亡严重、弹药用尽、后援不至的情况下才弃城突围的，所以责任不能只算在崔一人身上，请求军座对崔从轻惩处。”后来上级仅将崔吉庆撤职，未送交军法审判。

四

八月初，沁阳城内的日军陆续东撤，我旅奉命推进到沁博公

路沿线截击。两旬中，我军共毙伤日军三百多人，仅八月十四日在博爱下水磨村附近的一仗就毙伤敌七八十人，受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嘉奖。我旅还发动当地民众，破坏了公路沿线的大部分桥梁，割掉了许多电线，使日军道路不通、电话不响。从日军翻译口中传出，沁阳日军头目曾哀叹“打不散的一六六，一六六不好打”。我师的作战与正在大规模破袭道清铁路西段的八路军陈赓、徐海东、黄克诚等部相呼应，沉重地打击了豫北地区的日军。

然而日军毕竟是狡猾的，他们乘我师东进沁阳、博爱作战之机突然西犯，于八月下旬袭占了济源城，然后向南进犯我师的根据地北邙山地区，企图夺取白坡、坡头渡口，切断我军的交通线。二十五日凌晨，我旅由沁阳万善出发，向沁河南岸推进。下午，第九九二团在济源以东的西湖村、梨林村与日军接上了火；我团到达裴村，得知日军已占领济源城，主力进至南夫人头、郭路、孙村、瑞村、樊庄一线，王之宇遂令我团原地待命。二十六日下午，我旅继续前进，当夜到达天浆、东南冢一带，听说日军已进至东、西轱城和夫人头，准备向北邙山进攻，刘师长正指挥我团和第九九二团各一个营在岭头、泗涧、大卫凹一线阻敌。当时情况万分火急，王之宇来不及请示，即令我团和第九九二团连夜抢占岭头至大卫凹一带。当我军到达时，日军已抢先一步占领了该地，我团奉命二十七日拂晓前夺回泗涧至岭头一线阵地。

二十七日凌晨一时，我团自东南冢出发，行至李庄、焦寨附近，两次与小股日军遭遇。部队且战且进，于当日晨到达泗涧、岭头一带。我团先头第三营还未站稳脚跟，即受到李庄、河口、郭庄日军的三面围攻。日军先以少数部队佯攻，诱使我军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发扬火力还击，然后集中炮火对这些暴露的火力点猛轰，摧毁了其中的三分之一。接着，日军主力在炮火掩护下向第三营猛攻。由于该营重武器损失较多，火力减弱，日军很快接近阵地。营长孔昭彬临危不惧，指挥部队向敌群猛投手榴弹，然

后展开白刃拼杀，将敌击退，攻占了岭头、焦寨之间的高地。为此，孔昭彬营长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当天上午，日军以主力猛攻我正面阵地的同时，另以两股共千余人夹攻我军右翼。第二营营长陈志刚和营附秦镜均受伤，仍坚持率部奋勇抵抗，迫使日军退回原阵地。下午，第一营营长李太炎率部归还建制，立即向西进之敌发起反攻，夺取了赵庄以北的山地。战斗中，担任营长才一个多月的李太炎壮烈殉国。这时，刘希程率师直属部队到达东张凹，接着第九九二团和第九九五团也相继赶到，使我军之右翼得以稳固。当晚，刘希程命令各团于二十八日拂晓对当面之敌发起全线反攻。

二十八日晨，在我军即将开始反攻之际，日军突然集中炮火向我阵地猛轰，步兵和骑兵发起强大攻势。面对战局的突然变化，刘希程命令各旅、团指挥官要处变不惊，沉着应战，要死守阵地，待日军攻势顿挫时乘机反攻。上午，我军连续打退日军的冲锋，许多阵地前多次展开白刃战。激战至中午，敌我伤亡均重，我团的一些阵地被突破。下午，我军发起反攻，日军不支急忙后撤，我军恢复了原阵地。这一天我军毙伤日军七八百名，从日军未及运走的尸体中，我发现有大尉一名，准尉和伍长各两名以及曹长一名。

日军进攻我旅阵地连遭惨败，二十九日又转而进攻第四九八旅守卫的关山、无梁庙、东洋村一线。刘希程闻讯后即亲率第九九二团的两个连赶赴战场督战。怎奈当时该旅连以上军官多数不在前线，指挥系统瘫痪，大多数连队处于各自为战状态。刘希程往返奔波于各前沿阵地，亲自指挥，但也难免顾此失彼。激战至中午，该旅伤亡严重，阵地被突破，我军被迫转移阵地，退守大卫凹、庙凹、店留、坡头以西地区。刘希程非常恼火，决定将第四九八旅部队拨给王之宇指挥，并撤换作战不力的军官。

九月上旬，我团在济源城南西张凹村召开了一次战斗检讨会，总结渡河以来作战的经验教训。会上，我着重就八月二十七

日一天中我团三名营长两死一伤的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我说：为对付日军的火力侦察和佯攻，初战时各连应指定少数火器经常变换阵地射击，不到十分有把握的射击距离不准开枪；待日军开始真面目攻击时，要以营、连为单位重新构成交叉火力网。今后，轻机枪要用变换脚杆三发至五发点射，除非敌人已到眼前，不准一梭子连续射击；重机枪和轻机枪都要凭借两三个阵地，严禁盲目的连续射击，否则就会暴露火力点招致敌炮轰击，而且射击效果也不好。各种火器都要做到“三不打”，即敌人不到几十公尺近距离不打，瞄不准不打，打不死不打。

五

一九三八年七月以来，我团团长刘法舜坚决要求辞职，并极力推荐我继任第九九一团团长。我深知刘的心情，就向部军长建议：刘法舜年纪大，身体肥胖，在战场上行动确有困难，应设法推荐他到宝丰县任保安团长。将来日军若进攻豫西，他的作战经验多，在地方上也能发挥作用。部子举采纳了我的意见。九月中旬，第一六六师再次进行人事调整：曹玉珩升任第四九八旅旅长，我任第九九一团团长，董达夫任第九九二团团团长，黄淑任第九九六团团团长。

我在第九九一团任职多年，对团内的情况十分熟，营、连、排长绝大多数都是我早年的学生，指挥起来固然容易。但我任团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严饬全团官兵务必严守军纪，决不可有扰民之事发生。由于当时的战局十分严峻，我必须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军事上，争取多打胜仗，积小胜为大胜。

九月二十日上午，我团一部在沁阳柏香设伏，击毁日军汽车两辆。同日夜，我令第三营营长张达率该营袭击苗店日军。第八连由村西北角越过鹿砦、铁丝网攻入村内。第七连在西门附近被日军发现，一名士兵用手榴弹炸死日军哨兵，即与第八连夹攻西门之敌。巷战中，该营毙敌三名，炸毁日军掩蔽部内的一挺机

枪。后因日军援兵到达，第三营撤出战斗。次日晨，我团第一连又在西湖村附近伏击日军车队，炸毁其三辆。

九月下旬，军部获悉济源日军已增至数千，正在向西进犯，主力已越过封门口进入西阳河一带，一部仍滞留在封门口附近。部军长令第四九六旅向封门口前进，协同友军夹击经封门口西犯之敌。为了麻痹日军，我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率领全团先去孟县冶墙村，扬言要攻打孟县之敌。在那里住了两天后，第三天晚上我率全团悄悄离开，急速西进，经中王、轵城、卫河、虎岭，于二十七日拂晓到达封门口附近。

封门口周围山峦叠嶂，地势险要，在两山之中只有一条通道，是封锁敌人通往山西的天然屏障，对我团非常有利。我率领全团到达封门口以后，遂令第三营派出一个加强连埋伏封门口，派出两个营设防大道北侧山地。

天空不停地下起雨来，路上泥泞难行。等了两天，日军果然在第三天上午十时许由东向西前来。日军惟恐中埋伏，先用大炮向封门口附近乱轰一阵，以试探虚实。我埋伏于封门口的部队并没有被敌人盲目乱放的炮火打乱战斗计划，一个个虎视眈眈地等候敌人前来。日军见封门口静悄悄的没有丝毫动静，便壮着胆子奔封门口开来。当日军前卫部队距我阵地二三十公尺时，连长一声令下，埋伏在封门口两侧的战士用步枪、机枪、迫击炮向敌人猛烈射击，毙敌三四十人，敌前卫部队顿时大乱。待日军后续部队和坦克冲来时，全连官兵又是一阵痛击，把敌人阻止在山坡下。日军发现封门口有防备，即调兵遣将，整顿人马，组织火力，全线出击。我军战士又扔出数十颗手榴弹，顽强地阻击敌人。阻击任务完成后，我团沿着预定路线，向清虚村方向转移。

雨越下越大，日军在空旷的山岭中无藏身之处，只好硬着头皮冒雨前进。我设防在大道北侧的战士，待日军前卫部队过后，又集中了轻重机枪、手榴弹、迫击炮拦腰向日军猛烈射击，把前后三百多公尺的日军打得狼狈不堪，抱头逃窜。日军发现我们的

埋伏以后，又组织步、炮火力猛烈向我团阵地还击。日军虽人多势众，火力强我数倍，但终因我居高临下，敌人无能为力，双方足足战斗两个多小时。突然山洪暴发，将大路上的日军截成三段，我团官兵乘势又向日军进行猛烈射击，使敌人损失惨重。

天晴雨止，山洪稍微减退，日军并未善罢甘休，又组织部队分两路向我夹击。我见截击任务已经完成，乃通知第一、第二营向北面高山转移，团部和其他部队退入山后的村庄。日军又打了一阵枪炮，日军指挥官用望远镜向四周观察一会，见山上一点动静都没有，才放心地让士兵打扫战场，清理辎重、武器和伤亡人员，然后离开封门口，往西缓慢而去。

日军西去后，我从山上下来，到刚才袭击敌人的路上看了看，只见三百米长的大道上和路旁草地上，虽经雨淋水冲，仍是血迹斑斑，腥味扑鼻。估计这次战斗日军伤亡三百多人，而我官兵无一伤亡。这是我团半年来抗击日军打得最好的一仗。

濮县战役

周云章

一九三八年四月，日军占领了河北大名^①，又南犯清丰、南乐^②，继而侵占濮县^③，在李桥、董口、鼓楼一带渡口过黄河，直扑曹县^④，企图切断陇海路籍击徐州，以配合徐州会战，并留一个联队占据濮县，以保护黄河渡口和作为其后方基地。范筑先将军率领鲁西抗日武装约六千余人围困敌人将近两个月，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击毙击伤数百敌人，缴获机枪、步枪、钢盔、军旗、电线杆、罐头等大宗军用物资。在我们对敌人严重打击下，濮县终被收复。兹将几个主要战斗记述如下。

一、收复范县

范司令接到敌人占领濮县情报后，于三月十六日（阴历二月十五日）召集第二、第五、第六、第十九、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三各支队司令以及直属有关人员在聊城开会，布置战斗任务。会上范司令介绍和分析了敌情，大意是：敌人占领濮县，主要任务

* 作者当时系鲁西抗日游击总司令部参议。

① 据《第一战区平汉沿线重要战报摘录》，大名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失陷。

② 据《第一战区豫北会战战斗详报》，日军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七日晚陷南乐，八日下午陷清丰。

③ 濮县于一九五六年裁入范县。

④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日军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夜于武集、旧城等渡口强渡黄河，十三日到菏泽以北。

是掩护板垣师团进攻徐州^①。日军兵力约一个联队，不到一千人，联队长是大岛，还有伪军千余，装备有平射炮和小山炮等轻武器。我们为配合徐州会战对濮县敌人进行围困。要对士兵作很好的动员，说明道理，行军时要维持群众纪律。凡是徒手没有武装的和土枪土炮都留在后方，兵要精干。二月二十日到范县西三十里一带集中待命，到那里再交代具体任务。他谈完后便展开军事地图，确定了各支队的行军路线和驻军地点。并确定由崔乐三组织濮县、范县^②、朝城等县临时兵站，负责作战供应；袁仲贤参加作战指挥；姚第鸿负责组织群众。大家进行了讨论，会后，各返原防作准备。

三月十九日，范司令、袁仲贤和我率领传令队、手枪队和二十余名骑兵先到了阳谷，第二支队李团也随我们一同出发。侦察员报告，濮县日军百余和伪军一部，已占领了范县。随即打电话通知寿张县大队即刻出发迎击范县之敌，并命令李团于当夜两点出发赶赴范县，我们也率领直属部队随后赶来。次日下午四五点钟即到了范县东北十五里之李台村（今阳谷县李台乡政府所在地）。据报敌人出城东犯，即命令部队以战斗队形堵击敌人。在城东五里子路堤和敌人接触，双方相持有两小时之久。范司令派一个连兵力从右侧进攻，县大队从左侧进攻，又派二十名骑兵绕敌后方，李团和直属部队正面突击。范司令亲自指挥。敌人看到四面被围，而且天色将晚，即向西狼狈溃退。我们跟踪追击，敌人在范县没敢停留即向濮县逃走，范县遂被收复。

当天晚上，范司令率部队进驻范县城内。范县县长周子明率县府人员随部队也进了城，并召集警备队、公安局等机关恢复秩序，安民守城。这次战斗敌伤亡十余，俘虏伪军七人，我伤亡七

^① 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由濮县以南渡过黄河的是日军第十四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任务是切断兰封、商丘间的陇海铁路，确保兰封附近。

^② 范县原属山东省，一九六四年十月改隶河南省。其县城一九五八年迁至樱桃园，旧县城今为山东省莘县古城镇。

人。

二、围攻濮县

三月二十六日拂晓出发，行至白衣阁区公所，约十点，段区长准备好了早饭，稍事休息，下午三时即到达了濮县东北十八里之大李庄。

参加围困濮县的部队有第二、第五、第六、第十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六支队，还有直属部队游击营、卫队营、手枪连等，共约六千余人。部队都按时到达了指定地点。当天晚上范司令就召集了栾省三、布永言、刘跃庭、袁寿山、于其水、韩春和、石鸿典、林金堂、路子衡等二十余人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范司令把围困濮县的重要意义重新作了详细的阐述，并分别交代了具体任务：第六、第十九、第二十六三个支队进攻北门，是主攻方面，第二十三支队佯攻南门，以吸引敌人，由刘宅南部派两个连到黄河渡口李桥一带警戒，以防河南之敌增援；另派林金堂的游击营两个连及县武装在濮县西北二十五里之某镇布防，以堵击大名增援之敌；第二支队、手枪连、游击营、卫队营等部担任总预备队。总后方设在大李庄，前方临时指挥所在濮县东北十五里之王家堤口，总兵站设在城东杨集。并叫濮县政府组织城附近民团站岗放哨，配合主力作战。在会上又规定了进攻时间、统一联络信号，划分了各支队进攻地带。各回原防作准备。

三月二十八日夜十二点，南门袁寿山部首先打响。他们用猛烈的火力袭击南门，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东线各支队也开始进攻，并占领了东关。北线韩春和、栾省三部也占领了距城一里许之丁庄、葛楼一带。这时敌人把炮火都集中在北门，控制着北关。韩春和、栾省三、布永言都亲自在前线指挥，几次冲击都被敌人火力所阻，一直打了三个多小时。天快亮了，我们都撤出战斗。东线和北线都撤到距城五六里一带，进攻南门和担任其他

任务的部队也各返原防。这次战斗北门打得最激烈，我伤亡二十余人。

战斗结束后，当晚七时，在大李庄召集各支队司令开会，汇报战斗情况，总结战斗经验。

三、北门歼敌

围困敌人约一周之后，四月二日（阴历三月二日）拂晓，在三辆坦克的掩护下，约有三百日军和伪军一部出北门向我袭击。行至葛楼以南，坦克即陷入了防坦克壕内，不能转动。我和韩春和、栾省三、布永言等看到敌人坦克已被打坏，遂率领部队从左右两翼冲上来。这时，范司令派袁仲贤率李团两参谋到了前方阵地，看到敌增援部队已出城，唯恐受损失，即命令布永言部向马路以西撤，韩春和向马路以东撤，栾省三向城东北撤。倘敌增援部队再对我进攻时，布、韩两支队从两翼反击敌人，栾部插到敌人的后方，以堵其后路，另派总预备队一个营的兵力堵击正面。待布置好后，敌增援部队已修好坦克，拉了死尸，收容溃散的日军撤回城。我们追击了一下，又各撤回原防。这次战斗击毙击伤敌六七十人，缴获饭包、水壶、皮鞋、钢盔以及枪支弹药甚多。我们伤亡三十余人，内有两名排长。这次胜利，政治影响很大，全县很快传开，四乡群众前来慰劳者络绎不绝。

第二天范司令在大李庄召集各支队领导开会，总结这次战斗，会上特别表扬了韩春和等机动灵活的战法，英勇果敢的精神，并指出，这次敌人遭到失败，但他们不会甘心的，一定会寻机报复，要求各支队把工事修好，把地雷埋好，把防坦克壕挖好，把武器弹药修理保管好，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

四月五日，范司令、袁仲贤和我到前线视察阵地，检查了工事构筑情况，首先仔细观察了围困北门的几个支队的每一个工事和战壕。范司令很亲切地对士兵们说：“这次你们打得很好，不仅消灭了六七十个敌人，还得了很多战利品，敌人的坦克也被打坏

了。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敌人并不可怕，坦克和好武器也不可怕，问题在我们是否敢打。只要我们敢打敌人，最后胜利就一定就是我们的。”接着又对干部们讲：“要把工事修好，准备迎击敌人的突然袭击，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当检查到六支队时，他看到工事修筑不合要求，便亲自指挥修好一个样子，召集了其他支队的干部参观，当时对布永言、韩春和、栾省三严格地指示说：“你们今后必须按照这个样来修筑工事！”

开完观摩会后，天已正午，范司令就蹲在士兵中间，拿起一个饭碗和他们一同吃饭，我们也参加到士兵队伍吃饭。范司令一边吃，一边笑指着碗里的饭和菜说：“你们吃的可不错啊，老百姓哪能吃到这些。如果日本侵略者打不出去，做了亡国奴，想吃这样的伙食是不可能的。”饭后又到了城东防地，也仔细检视了每一个工事和战壕，直到天黑才回到大李庄。士兵们看到范司令亲自到了前线，得到首长的鼓励，无不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四、麦田伏击

我们的围困工事修好之后，敌人很长时间没敢向我们出击。因为城内缺粮，马缺饲料，敌人每天到城外附近放马吃麦苗。围城战士看见敌人肆无忌惮地出城放马，纷纷向上级反映，要求“先干他一下再说”。请示范司令，范说：“不要慌！先麻痹敌人一下。咱们要放长线钓大鱼，待机而行。”并通知东门部队今后不许打枪，以麻痹敌人。我们每天注意观察敌人的情况变化。果然，敌人开始在城附近放马，附近麦苗吃完了，逐渐向外扩展。时间一久，成为习惯。待扩展到城外三四里之远，城上火力已接应不上，这时范司令计划打一个伏击战，消灭放马的敌人。四月二十六日，从各支队和直属部队选拔了百余精干士兵，又从地方上物色善于打枪的好猎手，组成了一个二百余人的突击队。每人配备子弹一百发，手榴弹六个，枪上都配有刺刀，准备进行白刃战，并配了四挺机枪。战士们都进行了伪装，头带草箍，身披草蓑

衣。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范司令召集讲话。他风趣地说：“这次该钓大鱼了，鱼已上了钩，只看你们的本领了。”接着提出了打伏击战的几点要求：第一要隐蔽好，不要提前暴露目标；第二要进行突然袭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使敌人措手不及；第三要沉着勇敢，千万不可慌；第四要猛打猛冲，使敌人遭到伏击后，在暂时的混乱中无还手之力。接着，袁仲贤也讲了话，因为袁是南方人，很多人听不懂，范司令等便不断作解释或重述。

下午，袁仲贤带领几个干部到城东敌人经常放马的地方进行阵地侦察。四五月的季节麦子已埋过人，伏在麦田里十几米远也难以发现，正是打伏击的好时机。袁仲贤等离开了王家堤口，直奔距城四五里之某村，对那一带地形进行了详细观察并作了标志，对可能发生的几种情况和如何打法作了估计和计划。他们回来之后又作了具体研究，晚八时向范司令作了详细汇报。范司令很审慎地检查了他们的计划，并嘱咐袁仲贤说：“打埋伏一定要胆大心细，千万不要麻痹大意。”决定部队夜间一点出发，三点前埋伏好。

夜十二点半，战士们都吃完了饭。临出发前，范司令又讲了话，一再强调“千万要沉着”。夜一点，队伍离开了王家堤口，绕过村庄，直奔伏击阵地，于拂晓前埋伏在城东北四里许一块麦田里，挖好工事，架起机枪，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单等敌人到来。

队伍隐蔽得很好，在麦田里趴了几个钟头，没有暴露目标。有的战士等得不耐烦了，小声和袁仲贤说：“这次鱼钓不成了吧？”袁仲贤鼓励他们说：“不要慌！打埋伏仗就是要有耐心，敌人总会上钩的。”一直到九点多钟，果然有二百多匹马活蹦乱跳地从东门出来了，后边有七八十名日军赶着，散在麦田里渐渐向东北伸展。因为城附近麦子大部分吃光，马群很快进入了我们的埋伏地带。战士们看到敌人步步接近，恨不得一口把他们吞下去。只有一二百米了，已听到马蹄声，还没有打的命令。待接近到百米左右，只听袁仲贤一声“打”，机枪、步枪、手榴弹齐发。马听到枪声和

手榴弹爆炸声，立即惊不成群，四处乱窜，七八十个日军遭到突然袭击，在马冲枪击之下，也乱成一团。我们二百多名勇士端起步枪冲上前去，打得敌人嗷嗷乱叫，抱头逃回城去。当场击毙击伤日军三十余人，击毙马三十匹，缴获马三十余匹，枪支、弹药、钢盔等战利品甚多。城内敌人出来增援时，我们已打扫完战场，携带战利品凯旋而归了。

第二天，范司令召集附近村庄群众开了个庆祝大会，把缴获的战利品和活马都作了展览，一部分死马分给了群众。范司令在会上讲道：“我们的军队也是老百姓，只要加强训练，就能抗日，就能打日本，敌人并不可怕。”

敌人初占濮县的时候十分疯狂，每天三五成群出来烧杀抢掠，扰乱得城附近的群众日夜不安。我们就把城附近的青壮年都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捉拿汉奸，几乎每天和日伪都有战斗。有一次，城附近民团捉了两个日军，带着两支大盖枪到司令部请赏。范司令当即把枪给了他们，并鼓励说：“你们打日本兵打得很好，出来一个消灭一个，出来两个消灭一双。只要我们老百姓都组织起来，就有抗日力量，有了力量就能卫国保家，我们中国是人山人海，敌人迟早会淹死在这里！”

五、城南伏击

鲁西北抗日武装配合地方民团，围困敌人快一个月了，敌人气焰逐渐被打下去。过去每次扰敌，敌人火力十分猛烈，只要向城上打几枪，敌人的机关枪、小炮就疯狂地向我们打一阵，后来火力也逐渐减弱了。敌人为巩固濮县据点，又从济宁调汽车数十辆、日军二百余增援。范司令得到情报后，召集我和袁仲贤，计议打一个伏击战。

援敌已从济宁出发，很快即到黄河渡口，因此没有更多的准备时间。范司令叫我马上打电话通知距司令部较近的五、六支队，各排选六十名有战斗经验的战士，由一个连级干部率领送到

王家堤口司令部集合，从第二支队也挑选了一部分。共二百多名，组成一个突击队。当天下午都集中在王家堤口，经过简单动员，由袁仲贤率领，于当晚出发。五月二日（阴历四月初三），部队埋伏在濮县东南十余里的沙窝里。

这里地形起伏，灌木丛生。靠北是一片开阔地，从黄河渡口到濮县城的汽车路贯穿中间。部队埋伏在公路两边，准备夹击敌人，一直到次日十一点，仍没有一点动静。正准备撤走，忽听东南方有马达声，用望远镜看到几十辆汽车由东南向西北蠕行。战士们摩拳擦掌，专听号令一响出击。汽车越来越近了，在大队汽车前方数百公尺远，有两三辆侦察车。这时第六支队有个战士“呼”地打了一枪，敌人发现有情况，马上下了汽车，二百多日军端着枪，喊着杀声，凶猛地冲上来。我军利用有利地形和敌人相持两小时多。敌人集中火力向六支队猛冲，他们支持不住，即向北撤退。北边是一片开阔地，在敌人的火力追击下，我伤亡三十余名。其他部队也撤出了战斗。敌人汽车开进了濮县城。这次伏击战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但也给敌人很大打击。

六、七里堂战斗

敌人进抵濮县后，范司令率直属部队二百余人，于五月九日（阴历四月初十），进驻城东北七里堂以布置军事。敌人很快得到了情报。次日拂晓，日军五十余配合三百余伪军，向我七里堂临时指挥部突然偷袭。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七里堂村有一个残破的土围子，周围有些树木。栾省三司令部驻东南某村，第六支队驻正西某村，三个村成犄角之势。范司令到了那里之后，即叫特务连派出岗哨，在围子四周挖了简单的工事，向西南方派出了游击哨。大约在夜两点多钟，哨兵听到城东关有狗咬声，他们就提高了警惕，注意着前方的动静，游击哨已作了战斗准备。果然于黎明前发现前方有人影移动，急问“口令”，没有回答。哨兵发现有敌人偷袭，就开枪射击。这时敌人随

枪声冲上来，我们的哨兵边打边退。范司令听到村外枪声很激烈，马上起来，带着传令队、特务连跑出村外，占领了阵地。这时，日军已经离我们只有三四百公尺，喊着杀声猛向前冲。范司令亲自指挥部队，利用土围子向敌人猛烈扫射，阻止敌人前进；同时叫我打电话，马上通知布永言、韩春和、栾省三三个支队火速来援，命令布永言率队直插敌人背后以击其尾，韩春和攻其右侧，栾省三除派一部兵力攻敌左侧外，栾本人率主力火速来七里堂增援正面。栾省三得知范司令被袭击的情况，立即手拿匣子枪，率其主力飞奔七里堂增援。这时，敌人又组织了第二次进攻，火力更加猛烈。敌众我寡，我们阻止不住敌人的前进，并已伤亡几十人，范司令的警卫员也有数人受伤。敌人冲到距我阵地几十米时，战士们便用手榴弹向敌人投掷，眼看就要进入白刃战。警卫员十分着急地劝说范司令急速离开阵地，但他仍很沉着地在阵地指挥。正在千钧一发之际，栾省三光着膀子，领着几十个弟兄，像猛虎一样从背后冲上来，把敌人顶住。栾省三为保护总司令的安全，一边劝说，一边把他拖下阵地。敌人仍不顾生死地向前冲击。这时，忽听到右侧方有枪声，韩春和从右侧增援上来。敌人看形势不利，急想后撤，但后面又响起枪声，布永言已抄其后路，敌人只有从西北方向绕道逃窜回城。这次战斗敌伤亡四五十人，我伤亡七八十人。

战斗结束后，范司令回到王家堤口，召集各支队司令开会，总结这次战斗经验教训。在会上特别表扬了栾省三英勇果敢，奋不顾身，使这次战斗化险为夷，并对各支队提出要求，今后一定要严加警惕，防止敌人再发动突然袭击，对各支队的防地又作了重新部署。

七、石墓头伏击

五月二十九日，徐州失陷^①。日军在濮县设据点以保护黄河

^① 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军于五月十九日占领徐州。

渡口作用就不大了，估计敌人可能要放弃濮县。据侦察报告，濮县城内汽车大都开走，还留有三十多辆，六月上旬将全部撤走。范司令召集袁仲贤和我计议，决定在濮县西南十五里之石墓头一带打一个伏击战。

决定之后，就从第二十一支队、第六支队和直属卫队营抽调有作战经验的战士二百余人，组成一个突击队，于六月五日（阴历五月初八）集中在王家堤口前方指挥部。范司令作了动员，说明这次伏击战的意义，并提出一些要求。部队正准备出发时，濮县西南温庄、文庙两村的村长到了指挥部，诉说日本兵烧杀抢掠，民不聊生，请求派兵帮助抗敌。范司令就请他当向导，率领队伍开往濮县西南寻找战机。

六月六日部队作了一天的行军准备，夜间出发了。范司令、袁仲贤、姚第鸿率领传令队黎明才走，沿着大堤赶上了部队。七日上午十一点，部队在濮县城北五里之高家寺吃午饭，下午绕过濮县城，经十里铺、姚庄、王堙堆庄，到了温庄、文庙，分别住下，范司令住在文庙。晚上，范司令请了几个当地群众，询问了一下敌情和这一带的地形，并和袁仲贤等研究了作战计划。

石墓头村是敌人汽车往返必经之路，因此决定就在此村打伏击。第二天下午，范司令召集了该队干部到石墓头侦察地形，走到姚庄，侦察员报告说：敌人一百多辆汽车自濮县开来，已听到了马达声。范司令急率这些干部赶到石墓头南三里的小刘庄。刚进村，一个老百姓跑来向范司令报告说，敌人汽车有一百几十辆从西向东开来，车多是空的，每车都有日本兵。范司令得此情报，知道情况起了变化，便在小刘庄停留了几小时。等敌人汽车过去，又听到东南五六里黄河大堤上有激烈的枪声。侦察员报告说，濮县城内约三四十名日本兵，穿着中国衣服，伪装成游击队偷袭温庄，在黄民埝和第六支队游击哨遭遇，已被击退。

天快黑了，敌人的汽车又从东向西开过。派人在村上用望远镜观察，共六十辆；停了一会，第二批又来了，有六十七辆，车

上装着军用物资，用布蒙着。根据上午情报东去一百六十三辆，还有三十六辆未开回来，我们就计划在石墓头打这三十六辆汽车。

天黑了，范司令又率领这些干部到石墓头侦察地形。村子正中间有一座庙，庙前就是一条东西汽车路；村四周有一道已坍塌不齐的土寨子墙，寨外都是树木和苇塘，便于隐蔽；到处都是小路，出入很方便，打伏击具备很好的条件。大家随范司令围村转了一遍，边走边研究，哪里埋地雷，哪里设伏兵，哪里安机枪，哪里挖枪眼等等，都作了布置。范司令并叫标记下了地形和军事要点。大约有两个多小时，从东寨门东行二里许，在崔庄稍事休息，即回到宿营地小刘庄。已有半夜了，范司令召集这些干部开了个会，一再嘱咐说：“打伏击战一定要勇敢沉着，有勇有谋。和日本兵作战要胆大心细，行动迅速。千万不要大意！”并作了具体布置，要工兵队把地雷埋设在村东西两头，在临大街的房顶上、庙门内和通大街的院子中都挖好枪眼，修好工事、鹿砦、陷井。如敌人从东来先拉村西地雷，后拉村东地雷，把敌人夹在中间，埋伏在房顶上、院子中的部队听到地雷声即开始射击，把敌人消灭在村子里；如发生不利情况要交替掩护，互相接应撤出村外。会后，袁仲贤随着队伍出发到石墓头布置阵地。直到鸡叫时，范司令才稍休息片刻。

天未明，范司令就起来到石墓头检查，从村东到村西一个个工事都进行了细致观察，最后他满意地说：“布置得还可以！”然后就到石墓头西南一里许之小李庄等候战果。

九点多钟，听到村西南有汽车声，大家都作好战斗准备。不到一刻，村西已发现汽车一百多辆，第一辆已中地雷，其他车上的敌人下来车即向村中攻击。村内伏兵也开始向敌人射击，因众寡不敌，最后撤出村北。范司令听到石墓头打响，正想出村看看，这时敌人已转移主攻方向，从李庄西北攻了上来，村西的警戒一边打一边后撤。情况十分紧急，范司令命令往村东南高地转移。

刚出村，敌人已占领了村西头，用火力猛烈追击。范司令和直属队一边跑，一边隐蔽，终于突出了敌人的火力网。跑了约一里许，到了一个高地，才开始还击。打了半个小时，敌人也没再追击，范司令就在距石墓头六七里的一个村庄住下。敌人汽车开进了濮县城。

第二天，据侦察员报告，敌人全部撤走了。范司令马上派工兵队进城搜索了一天，以防敌人埋设地雷，同时对城外也进行了搜索清除。范司令随机关进了城，住在西街县政府内，以总司令的名义出“安民布告”，大意是：日军盘踞月余，人民生灵涂炭，今敌军已被打跑，以后可以安居乐业；现在虽然胜利了，但仍要提高警惕，加强防守，以防敌人卷土重来等等。对受害者都予以安置，房子被破坏的由政府帮助修建，范司令亲自到受害者家里慰问。还由政府组织了一个小型庆祝会，参加的有地方士绅、各区长、民团团长以及当地机关、群众共四五百人。范司令讲了话，大意和布告相同。会后，群众送了许多慰问品，范司令都予以谢绝，概未接收，并向群众说：“国难当头，群众的负担很大。收复濮县是我们尽守土之责，接收这些东西是爱民呢，还是增加人民的负担？”范司令在濮县住了几天，即经冠县、馆陶，去河北威县会见徐向前司令。各支队除留冀振国十三支队驻防濮县外，于其水调禹城，韩春和回铜城，石鸿典调阳谷，袁寿山回范县。他们在返防途中备受群众热烈迎送。

西 阳 河 之 战

车 国 光

一九三八年六月上旬，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奉命由晋东南高平开赴晋南平陆茅津渡附近，归还建制。进抵阳城横河镇时，奉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急电：“限即到。赵师长：○密。一、敌酋铃木率领一个师团及骑炮特种兵共约两万余人，并附有装甲车五十余辆，在豫北新乡一带集结，有西犯模样，企图打通济垣公路，以策应晋南三角地带之作战。二、你师即以主力推进王屋、封门口附近，协同我王屋附近之八十一师坚守阵地，阻止敌人西犯，并将敌之动态随时电告。卫立煌。巳鱼丑。参三。”

师奉到这个电令以后，即作如下部署：一、令李维民第九十七团务于虞日（七日）黄昏前集结封门口以南与第八十一师取得联系，构筑工事，准备迎头痛击西犯之敌。二、令陈际春第九十八团（欠一营）配属张恒英独立营、殷锐敏工兵营、赵益元炮兵营（欠一连），务于虞日黄昏前集结封门口以北地区，与李维民团取得联系，构筑工事，严阵以待。三、令张复振第一〇一团集结邵原以东西窑门、东洋店地区，随时策应李、陈两团作战。四、令刘威诚团集结邵原附近，构筑工事，作为师总预备队。五、师部进驻邵原。

前 哨 战

敌于八日晨突破第八十一师阵地，长驱直入，十时炮击封门

* 作者当时系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机要员。

口李团阵地，并有飞机三架轰炸扫射。敌几次猛扑，均被我击退。中午十二时敌又猛攻。陈际春团反复肉搏，双方伤亡惨重，但敌未越雷池一步。师决心将敌阻击于封门口以东，令第一〇一团增援。

敌于十日凌晨再举向我猛扑，全线展开激烈战斗。师长赵寿山、贺粹之亲临前线督战，阵地失而复得者数次。官兵奋勇杀敌，伤亡连长以下二百余人，遂将师预备队投入战斗。血战数小时，毙伤敌达三百余人，战斗暂停。

午夜，奉战区急电：“限即到。赵师长：○密。一、敌情如贵官所知；二、战区决心将西犯之敌聚歼于西阳河附近，已令围攻侯马之第十四军李默庵部（十师、八十三师、八十五师）限元日（十三日）到达蒲掌、双庙、南羊圈、李家古垛、芮村之线。你师必须不惜任何牺牲，将敌阻击于邵原、崔家庄、蔡家庄附近，达到歼灭西犯之敌之目的。”

敌于十一日拂晓又向我阵地发起猛攻，先以飞机轰炸，继以山、野炮轰击。激战约两小时，因官兵伤亡过半，赵、贺二师长令节节后退，退守邵原，再歼西犯之敌。

敌于十二日，除以飞机在我邵原上空侦察外，其步兵未发动攻势。

敌于十三日拂晓，开始向我全线猛扑，经半小时白刃战，因众寡悬殊，第八十一师后撤，敌先头部队冲入邵原展开激烈巷战。此时卫立煌命令：“限十分钟到。贺师长、赵师长：○密。第十四军现已到达皋落，预计寒日（十四日）始能到达蒲掌附近，你师必须在邵原艰苦奋战，阻止敌人西进。待第十四军到达，各师进入蒲掌、双庙、南羊圈、油房、芮村阵地后，让敌西进，你两师在敌人后方截断交通，随时袭击西犯之敌，策应李默庵军作战。卫立煌。巳元戌。参三。”

苦战两日，第十七师、第八十一师伤亡过半，若再死守邵原阵地，有全军覆灭之虞。副师长陈硕儒深谙韬略，他对部署作出

如下决定：邵原以北有个北寨村，可以瞰制邵原，此地不失而敌不敢西进。令第九十七团李团长进驻邵原以北崔家庄、蔡家庄，在北寨村集中两个加强营，配属师炮兵营山炮连、警卫连一个加强排，每人手持二十响，带十颗手榴弹，待敌接近北寨村外壕时展开近战，能全歼敌人于外壕。

果不出陈副师长所料，于寒日(十四日)拂晓，敌纠集步骑炮五百余人，向我北寨阵地猛攻，激战两小时，敌未得逞。敌复由邵原抽调增援之敌五百余人再举向我阵地猛扑。师又令第九十八团陈团长率领该团主力向邵原附近增援。待敌人逼近我外壕时，机枪、步枪、手榴弹同时向敌猛射猛掷，敌伤亡约二百，我亦伤亡连长闻尚友以下官兵一百五十余人，但北寨阵地屹然未动。敌人未能按预期西进，我完成了战区作战计划，师长赵寿山擢升第三十八军军长，副师长陈硕儒调升一七七师师长。

敌于十五日拂晓开始向西进犯，十二时左右与我李默庵部在河东、纸方头、王古垛、下马全线展开激烈炮战。从此，会战序幕正式拉开。

第一次攻势

六月十六日，敌在飞机掩护下向西阳、蒲掌进犯，被我第十四军第八十三师迎头痛击，狼狈回窜。后敌人纠集重兵再度猛攻，仍未得逞。敌酋为了达到西犯之目的，曾枪决一个联队长(团级)以示众(据俘虏供词)。敌到西阳河以后，邵原被我军克复，截断敌后路。在南北不过二十里、东西约八里的西阳河，敌死守待援。

六月十六日，战区急电：“限三十分钟到。李军长，赵、贺师长：○密。窜犯西阳河之敌，前不能进，后不能退，已陷入我军包围。各军、师长应亲督所属于筱日拂晓同时向当面之敌展开猛攻，一举而歼灭之。卫立煌。已饬西。参三。”

为了执行这一命令，每师派一个加强团于十七日拂晓同时向

敌猛扑，其详细战斗部署如下：一、第十师向南西沟、东坡之敌攻击相机占领之。二、第八十五师向李家古垛、石家庄之敌攻击，相机占领之，再向下马推进。三、第八十三师向双庙、南羊圈攻击，相机占领，并向张家凹、下马推进。四、第十七师向纸方头、王古垛攻击，相机占领，扩大战果，向甸古垛推进。五、第八十一师向提沟、前提沟盘踞之敌攻击，相机占领，再向下马推进。各师如达到预期计划目的，必须扩大战果，会师下马、窑头附近。各师均按时出击了，因敌火力猛烈，负隅顽抗，均未达到预定目的，为了避免白天损失过大，于十二时左右均自动撤回。

因白天敌人火力过强，攻坚伤亡过大，得不偿失，战区指示：“白天炮击，夜晚偷袭。”连续十日，敌补给中断，依靠空投，仍负隅顽抗。

第二次攻势

经过连续十个昼夜攻击，敌依靠空投维持生活，士气消沉。卫立煌又命令发动第二次攻势，其电文如下：“即到。各军、师长：○密。盘踞西阳河之敌，经我军连日袭击，已处于危境。各军、师务于宥日午夜全线展开向敌猛扑，全歼西阳河之敌。并令第九军四十七师星夜推进蒲掌附近归李军长统一指挥；并令驻垣曲城我独立第五旅及战区炮兵团星夜推进东郭家山附近，均归李军长统一指挥。余在垣曲莘庄村。卫立煌。巳有辰。参三。”

奉到命令以后，各师派一加强团，共计七个团兵力，另配属炮兵一个团，于二十六日午夜同时向当面之敌展开猛攻。经激战后，第十师克复东坡，第八十五师收复李家古垛，第八十三师攻克南羊圈，第十七师攻克茶坊，第八十一师攻克提沟，各部均有所获。正在扩大战果之际，敌机五架低空盘旋轰炸扫射，使我官兵不能抬头，各部均退回原地。此役共计毙敌五百余人，俘二百余人，获步、机枪二百余枝。我军伤亡二百余人。

第三次攻势

六月二十八日又奉卫立煌指示：“限即到。各军、师长：○密。晋南之敌有向东进犯模样，企图策应西阳河之作战，有会师垣曲县城之打算。战区决定，再抽调第五十四师及战区山炮团昼夜推进尖疙瘩、陈家庄、南蒲一线围歼西阳河之敌。各师务于艳日（二十九日）部署完毕，午夜十二时均向当面之敌开始猛攻。卫立煌。已感午。参三。”

各师奉到电令后，均派一加强团配属炮兵一个连先行轰击，待摧毁敌工事后实行猛攻。此时除南羊圈、双庙及茶坊一带有激烈枪战外，其它地区并无枪声。攻击茶坊之第十七师第九十八团第一营营长呼品一及官兵二百余人壮烈牺牲。各部队不协调，指挥不统一，致攻势未能奏效。

七月三日，敌五千余人由横岭关东犯，六日进抵皋落，沿皋垣公路向垣曲县城进犯。战区命令围攻西阳河之部队全部转移于垣曲西南山中柴禾圪塔、孟家峪、马道岭一带。第十七师及第八十一师转移于阳城横河镇、黄北角、二里腰。而西阳河之敌即与横岭关之敌会师。

经过月余包围，西阳河之敌未能全歼，此成憾事。

博爱县民军抗日的回忆

王 生 复

一九三八年，日军占领了博爱县。博爱县县长吴明浚率领县常备队(队长梁文松，字友三)和各机关人员撤到了北山玄坦庙一带。吴县长受任为河北民军司令，下属三个团，第一团团团长张体安，辖三个营和一个特务连；第二团团团长梁文松，辖两个营和一个特务连，我为该团书记；第三团是后续编的，团长王兆行。

县城和城左近各大村庄，均被日军占领。张、梁二团不时乘机带队到山下袭击日军。张团团部驻江岭，梁团团部驻大登。记得在三月上旬某清早四点钟，梁团长带领特务连和第一营一个连下山到柏山村后槐树岭袭击日军，激战约二十分钟，将槐树岭一小队日军击溃，当场打死打伤日军九名(这是事后听柏山村民刘儿全说的)，槐树岭日军小队长被俘。这时我军发现驻柏山的日军向槐树岭赶来，梁团长即吹哨率队经桥沟村东头向石河道撤了回来。梁团长由桥沟后山坡滚下，由护兵梁文治、王永智连背带拉方得脱险。全队回到大登时已是八点钟左右了。这时饭早准备好了，梁团长让被俘的日军小队长坐下吃饭，可他既不坐，也不吃。饭后梁团长和这个被俘日军小队长谈话，可他听不懂，直摇头。这位日军小队长身穿黑色制服，头戴黄呢帽。团长对他很和气，他从里衣掏出张地图，并用右手指指左手，意思是说他带的手表没有了。团长询问护兵们，都说没有见。我展开他拿出的地图一阅，啊！比我们绘的博爱地图详细得多，连全县前山一带的茅草小道

* 作者当时系博爱县河北民军第二团书记。

也在图上标得明明白白。由于梁团长和这个俘虏都不明白对方说的话，因而弄了大半晌也没个结果。午时，梁团长笑着亲自端饭给他吃，旁边人扶着他的手叫他接住碗，他才接碗了。他吃完以后，看他的神情舒展了，不再像上午那样惊恐了。这时旁边不少人说：“把他送交给司令算啦。”团长说：“不慌。”后来这个俘虏忽然在地上划了三个圆圈，团长赶快给他几枝粉笔。他重新划了一个大圈，当中写上“中国”，又划一个小圈，当中写上“朝鲜”，又划一个小圈，当中写上“日本”。他指指自己的心口，又指指写着“朝鲜”小圈的偏南边的地方。我们这才明白，他是朝鲜南边的人。后来他又在圈内划些山下的地块，上边写上“游击”二字，他又两手背后交叉住，用脚伸展到写有“日本”的圈上。梁团长和大家都笑了，才明白他是朝鲜游击队员，抗日时被日军俘获了，以后被迫参加了日军，并到了中国。下午五时左右，团长派人将这次袭击日军，并俘获这个人的各种情况一一写明，送至玄坦庙吴明浚司令那里去了。

同年七月间，省里派郭仲隗为新乡专员，指定专署设在济源县北山脚下大社煤窑附近。郭经过博爱时，和吴县长商妥，将张、梁二团编入新乡专署保安团，随同郭专员到达济源大社煤窑附近。专署设置完毕后，张、梁二团在大社煤窑住有四个月左右。济源县日军向东撤退，张、梁二团尾追日军至二十里铺，因博爱日军尚多，不便向东再追。

在太行山区的两次战斗

冉 敬 中

长平之战

一九三九年，庞炳勋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为第四十军副军长，李辰熙任第四十军参谋长，奉军事委员会命令，由河南漯河开赴晋东南太行山区。在我军到达晋东南前，日军已占据了长治、晋城、壶关等城市，我军进驻陵川附近的一带山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我防区以北，相距十余里，双方均保持友好态度。新编第五军孙殿英部，虽有隶属关系，却不听指挥，与第二十七军范汉杰部也相互不联系，这样我军还是单独作战。为牵制分散日军兵力，我们不时派出小部队袭击扰乱，无大战果。在军事委员会一再电促之下，庞炳勋决定派第三十九师第二二九团（简称第一团）司元恺团长，率全团兵力出击河南清化（今博爱县城）之敌，即开赴长平街（距清化约十六七里路，河南、山西交界处）。该村位于半山之腰，在孟良寨、焦赞寨以西，山下是大片竹林。我当时任通讯连长，上级叫我挑选二十名精干通讯兵，随同李国干副团长及第一营的两个排，于前一天夜晚到达竹林内，寻觅好掩蔽休息地点。我同副团长、副营长及两位排长共同在拂晓前侦察好破坏地点以后，回竹林休息，因有当地人协助，待天黑前已准备妥当。晚上九时三十分到达铁路线，开始破坏电线、路轨，埋设地雷。在车站路工配合下，约

* 作者当时系第四十军第三十九师第二二九团通讯连连长。

一小时许，分段扒掉路轨五六处。待满载弹药的日军列车进入雷区时，突然轰隆爆炸，押运军车敌兵怪叫，乱作一团。我们则安全撤回长平街，在村东口构筑工事。据便衣侦探汇报，日军伤亡二十余人。下午三时，据报，日军一个中队向我追来，正向长平前进中，附有坦克六辆。由于公路被我方破坏严重，日军坦克不能前进，只有步兵与我军接触。激战至天黑，日军向我冲锋数次，未能得逞。阵前日军陈尸数十具，我团亦伤亡二十余人。日军胁迫民工抢抬尸体，我军因见百姓，未予射击。次日拂晓，敌飞机十二架次轮番轰炸，我阵地前只有三人受伤，村内百姓房屋起火，受伤多人。上午十时，敌人在大炮、飞机掩护下，向我阵地连续猛攻。我团第一营在正面防守，肉搏三次，伤亡二百余人，前沿阵地失守，第二营在侧面山头猛攻阻敌。团长亲自率第三营预备队，抢夺村头阵地，巷战十分激烈。有一新兵吓得哭泣逃跑，被团长一刀砍于臂上，浑身是血，返回头窜到敌人跟前，抱住敌人就咬。敌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他乘机把敌人的刺刀夺过，向敌人反扑，敌掷弹筒弹在脚下爆炸，他与敌人同归于尽。

一直战到下午四时，敌人停止了大规模进攻。五时后，敌军增援一个联队，估计敌人约一个旅团兵力，全部向我扑来，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以各种毒气弹向我射击，烟雾笼罩着整个阵地与村庄。我与团长及指挥部正在一山脚下，也中了敌人的毒气催泪弹，睁不开眼，直流泪。这时接军部命令，要我们向油坊头撤退，以第二营在大口、孟良寨与焦赞寨掩护。至拂晓，全团撤到油坊头。我随团长到前沿阵地，敌人已遍布机枪，封锁了各个山口通道。此役敌我伤亡均过半。据清化便衣侦探报称，敌人一联队长受重伤。我转移到陵川北十八盘后休整。

袭击壶关

自一九三九年长平之战后，经过两个月的休整，补充团拨来五百名新兵，又进行三个月的射击与爬山训练，分配给各营连。我连伤十六人，阵亡三人，上级对通讯兵优先照顾，挑选十名补充我连。由于我军不是嫡系部队，装备武器陈旧，通讯器材也不例外。山区游击战多是夜间行动，通讯工作更属重要，一旦失掉联系，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团长命我利用在泛东缴获敌人的步话机，将我们现用的部分电话机改装为简易无线电话机，以期在山区作战中收联络指挥及时的效果。

一九三九年冬，我团奉命袭击壶关之敌。当时城里空虚，只有保护煤矿的二三百名日军，炮四门。上级命令迅速出击歼灭该敌。农历十二月初一天，阴云密布，约晚八时，到达壶关东门外三里沟村附近，侦察地形后，准备在东北角进攻守敌。据城内潜伏人员报称，敌人已于昨晚由长治调来约一联队兵力，附有重炮六门，已加强了城防，到处均有岗哨严守。并发现敌骑兵百余人，出北门向东北方向驰奔，似有绕我后方包围迹象。转报后，团长立即召集各营长，讨论敌情。根据变化，我们迅速转移，绕道南门外，到距壶关八里之遥的峰峪口村。这里地形复杂，尚可掘山拒守，准备天明再行转移。没想到敌人跟踪追来。约四时许，敌人顺洼道直逼峰峪口村，与我哨兵发生接触。此时我连及团部与第一营第一连驻守村口大庙内，大雪纷飞，大部分士兵均在烤火，忽闻枪声，顷刻掷弹筒弹连续落于庙内。我第一连予以阻击，占领阵地，急速撤收电台与总机。我刚出庙门，敌人三四十个窜入庙内，以各种火器，向我庙内及沟下村内射击。我连及团部人员从庙东沟至沟南与团长汇合。团长命第三营绕敌人西北，切断敌后续部队，堵住通道，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战斗激烈，第三营第八连虽然制止了援敌，敌人又将第三营反包围于小山头上。我军在山头利用丛林、沟渠掩蔽，构筑工事，固守待

援。窜入庙内之敌，被第一营第二、第三连奋勇冲杀，反复肉搏，全部被消灭。我军夺回大庙阵地，士气大振，由游击战转入了阵地战。

师长刘世荣、参谋长李辰熙率第二三〇团，在壶关北门外发起佯攻，牵制敌人。第二三二团驰援，第二二九团为预备队，由参谋长率重机枪十二挺，迅速占领峰峪口南二四五〇高地，居高临下，俯瞰壶关以南整个阵地，截断敌援。敌指挥官被击毙于沟道内。双方均坚持固守，伤号亦不能抢救下抬。敌人山炮四门均在坡上，炮手被击毙，敌炮在我重机枪火力控制下已不能动作。至天黑，我第三营士兵将棉袄反穿（与雪地同色），慢慢转移，由第二营第五连掩护。敌人亦在抢抬伤号。第三营仍撤至左后山头，侧击敌人。敌人见难取胜，就施放毒气，有喷嚏、催泪、窒息性等。我们便以自己的尿，沾湿毛巾，掩住口鼻，聊以缓解。中午后，敌人又有三架飞机轰炸。坚持到天黑，我方把伤号全部撤完，并把村内受伤百姓送往医院。奉师长命令，转移陵川县境附城、阴城、西火镇一带。

据情报称，此次战斗日军伤亡五六百人，气得日本人叫老百姓给死亡日军披麻带孝，追悼指挥官。

我军伤亡三百余人。这是我们那支部队在太行山区最大的一次战斗，以后一直下山开赴林县前，未有大的行动。团长司元恺以指挥有方，屡立奇功，受人称赞。

忆豫北抗日战斗

王永川

一九三九年四月初，我奉派担任第一战区政治部驻独立游击第八支队政治联络员室助理（后升任该支队政治部代理主任、主任）。第八支队司令董良俭，副司令王国然（董死后王继任司令），先后配属朱怀冰第九十七军和裴昌会第九军，在豫北辉县、武陟、修武等地多次给日军以打击。现将我所了解的一些战斗情况回忆于下。

石门口战斗

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拂晓，忽听驻地东南方向响起了枪声，顷刻间机关枪、步枪、手榴弹、大炮声响彻黎明的天空。司令部立刻通知各单位准备战斗。这时我驻在辉县石门口南面的上八里、下八里的部队，已和来犯之敌展开激烈的战斗。

在此之前，我参谋处得到情报：华北日军当局，发动所谓“春季治安强化运动”，令驻新乡之敌酋，联合豫北辉县、获嘉、修武等地敌伪军三千余人，配备山炮数十门、飞机三架，准备向太行山沿山一带进行搜山“扫荡”。由于往日我第八支队曾多次袭剿他们的据点，破坏铁路交通，抢截日军军车等，日军及伪军对第八支队恨之入骨，所以这次搜山，主要消灭对象就是第八支队。我支队司令部对此已有准备。

* 作者当时系第一战区政治部驻独立游击第八支队政治联络员室助理，后任第八支队政治部代理主任、主任。

双方在上八里一带激战约半小时，天色大亮。这时敌机三架，飞临低空助战，先是低空盘旋扫射，继而轮番轰炸。日军从东、西、南三面向我军进行攻击，我军奋勇抵抗，终因寡众悬殊，伤亡过重，不得不且战且退，向石门口转移。日军付出很大代价，侵占了上八里。

敌人占了上八里后，调集大炮，集中火力，向石门口猛烈轰击，敌机也一个劲向地面我军扫射轰炸，这时我们这些徒手兵随军后撤。敌人大炮总是一次三发，先听咚的一响，几秒钟后嗖地一声呼啸，炮弹从头上飞过，落在前后左右，硝烟弥漫，血肉横飞。几十门大炮一齐连续轰击，一时空中炮弹如梭，地面枪子似雨。身处此境，“害怕”二字已不存在，只有前进，转入有利阵地，才能回击敌军。奋战至午，我石门口之掩护撤退部队完成任务后，遂向石门东沟转移。这时司令董良俭带领司令部各直属单位和眷属先撤入东沟，副司令王国然、参谋长刘彤轩、前任政治部主任刘俊、第一团团团长王光绥等留在母猪岭各要隘，进行新的部署，准备待机伏击来犯之敌。所有轻重机枪、迫炮都集中到母猪岭，附近山头及坡凹皆有部队埋伏。

母猪岭大捷

当天午时，日军挟其飞机大炮之威势占据石门口，接着将所有大炮架在石门口山头，一个劲地向东西山沟轰击，轰击了一个多钟头才停了下来。

我们在母猪岭山头，站在高处向石门口了望，观察敌人动静。只见有几个日酋，骑着东洋大马，挎着明晃晃的指挥刀，手拿望远镜，在向东西沟了望。大概日酋认为中国兵已四下星散逃入深山，于是在马上把战刀一抡，不知喊了声什么，只见一队骑兵，沿东沟山腰之小路，扬鞭打马向北冲来，后边大队人马跟踪而进。

我方埋伏在母猪岭的伏兵，在副司令王国然的指挥下，把冲

在前边的敌骑让过，待后续敌兵进到母猪岭对岸时，王一声令下，我方十几挺机枪及迫炮、步枪等瞬即向对岸山腰小路上之敌猛烈射击。敌人顿时马仰人翻，有的洋马又蹦又踢，想折转逃走，身未转过，连人带马摔跌沟底。没死的前拥后退，你推他扛，敌人好像下饺子般滚落山沟，山坡上、树杈上挂满了跌落下来的敌尸、马鞍、衣服等物。我们取得了大胜，据估计敌人被打死摔死的约四百余人，我军在战斗中亦伤亡百余。敌迅速收拾残兵退回石门口，将山口封锁。

黄河大堤袭敌

一九四〇年夏，敌伪军数千人，配备坦克车、装甲车、大炮等重武器及数架飞机，大举向武陟县小高、大司马、驾部一带进犯。我军闻讯后，立即配合武陟地方团队，利用交通壕和青纱帐，四出截袭来犯之敌。同时武陟县政府动员民众，将各处道路挖断。敌人到处抓夫修路，进展甚缓。我军坚持在平原地区战斗了一天，因敌众我寡，乘夜撤入黄河大堤以南之大滩中。武陟沿黄河大堤各村老百姓，男女老幼都躲入河滩。日军增援部队将黄河大堤各口用坦克车封锁起来，把大炮、机枪支在大堤上，一个劲轰击、扫射。

黄河大滩中没吃没喝，一连两天，凭着烧毛豆、煮玉米充饥。由于连降大雨，黄河暴涨，河滩顿成泽国。一夜之间，水落河滚，主流南移，大片河滩留下汪汪黄水，很多黄河鲤鱼被搁留水洼中。因时值盛暑，洼中水浅，下蒸上晒，水温骤增，一到下午，鱼都晒死，腥臭难闻，谁也没法吃它。据老百姓说，他们常来拾鱼沤粪上地。

第二天夜间，我们研究突围袭敌计划。当地老百姓常在滩里种地，堤边路熟，分头领着队伍，三三两两，悄悄摸出大堤，迅速分散在沿堤敌阵的后面埋伏起来；河堤里面我军，为了吸引敌人注意力，不断向大堤之敌发射冷枪。于是敌人一面向河滩打

炮，一面用刺眼的探照灯向河滩来回照射。时至后半夜，司令王国然、第三团团团长张崑峰等各带精兵摸进大堤，向敌人射击。先前绕出堤外埋伏的我第一团团团长王光绥等，一听堤内枪响，立刻从后面向敌阵开火。敌人前后被袭，慌作一团，只见一个日酋大叫一声，把指挥刀一抡，所有戴着钢盔的日本兵，一齐装上刺刀，和我们要打交手战。这时探照灯光对我不利，只听连响三梭机枪，敌人的探照灯顿时熄灭。我军乘机冲上大堤，杀得日本兵争相逃窜，把大炮丢在堤上，狼狈向北败逃。是役，炸毁敌人大炮两门，缴获大炮一门、机枪三挺、步枪数十枝，毙伤敌伪军三十余，我军官兵伤病五十余。击退敌人后，我司令部仍回武陟小高村。

当阳峪打敌碉堡

一九四一年初春，八支队驻修武县柿园。距柿园西边十五里有个山口，叫当阳峪，俗称峪口，这是出入太行山的要道。口外南面不远处，就是豫北的重镇焦作，著名的焦作煤矿就在这里，日军在此驻有重兵。由于中国军队经常从当阳峪出没，打击焦作之敌，闹得他们昼夜不安，于是他们在当阳峪口的山头上，修筑了三座碉堡，负责守此山口，以防中国兵袭击焦作。

时至三更，司令王国然、副司令王光绥、团长张崑峰等，将预先挑选的精兵，集中到柿园村西山凹里，每人发给油饼两张，另有米汤、青菜，让官兵饱餐，准备战斗。食毕，司令宣布：今天的目的是打当阳峪口敌人的三座炮楼，各营连官兵，必须严守纪律，听从指挥，按照原定计划，如期到达指定地点，分别将三个炮楼四下包围，时间一到，三处同时动手。

三位指挥官把时间决定，互相对了怀表，于是各队由向导领路，从山后攀登石崖，机密迅速地按照计划行动，约十二点前后分别将敌三座碉堡包围起来。并将通向焦作的电话线割断，在山口要道处，埋伏重兵，以便阻袭焦作出援的敌军。时间一到，一

声令下，三座炮楼附近之我军同时发起猛烈攻击，顿时机枪、步枪、手榴弹、炸药包等等像狂风暴雨般轰鸣起来。

据参战的政工队长张士俊等报告战况说：日本兵认为中国兵根本不敢打他们的碉堡，夜间只在楼顶上设一个岗哨，因天热，底层敞开着门，都在睡觉。原来他们都脱得光光的，每人一条像布袋一样的被套，中间有条拉链，他们钻到里边，然后把拉链拉住，所有衣服鞋袜、钢盔皮带等等都搁在身旁，枪支架在一起。他们认为楼顶上有哨兵，楼下门敞着也没有关系。室内电灯通明，外面看得清清楚楚。当我们发起攻击时，一颗手榴弹甩进屋里爆炸时，没等日本兵钻出被套，机枪已堵住门，一阵猛烈射击，里面哀号惨叫。没死的日本兵光着屁股，不顾死活冲出口，爬着滚着，争相滚下山去。十分钟后，我军迅速将室内枪支弹药及日本人的呢子军衣、大皮鞋、皮带等席卷一空，迅速撤出战场，向山后撤退。

二十分钟后，焦作之敌闻声而动，大炮开始向山头一个劲地轰击，探照灯在天空来回照射。跟着，日军部队开向当阳峪口，我伏兵迎头痛击，双方展开激战。我军且战且退，撤入山后。在这场战斗中，因敌众我寡，我军有二十一名官兵受伤，其中营长一名、班长三名，均经营救，安全撤回。

经参谋处初步统计：这场战斗，打下敌军三座碉堡，毙敌小林联队长以下七十余人，缴获日本造三八式步枪八十余枝、机枪三挺、手枪三枝、黄呢子军装三十五套、上写“武运长久”字样的小林联队军旗一面、军用地图多幅、上有少佐军衔的小林联队长呢子斗蓬大衣一领及指挥刀一把。

纸坊沟痛歼敌军

李学诚

一九四一年麦收后，在豫北太行山南麓的日本侵略军，企图分几路进攻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其中一路企图从修武县的纸坊沟北上山西省陵川县，攻打第二十七军司令部。

一天凌晨五六点钟，近千名日本侵略军和伪军从修武城和辉县的吴村、薄壁等地出发，耀武扬威地向纸坊沟进犯。驻防在纸坊沟口古洞窑村的修武县抗日自卫团第二中队长康喜让发现敌人进沟后，立即报告抗日自卫团司令刘明德。刘命所属各中队当即进入圪老峪西山至真庆宫一带的山岭上。当时，我任自卫团第四中队长，率部驻守圪老峪西山的小莫岭，部队立即开始修筑工事，作好战斗准备。待日军快要过完时，刘命令所部一齐开火。敌人因队伍太长，首尾不能相顾，且主要目标是进入山西境内，所以不敢恋战，只将死尸和伤兵运走，被打死的十余匹牲畜及部分给养则弃之不顾，急速北上向沟底进发，于是自卫团即将敌退路封死。

日军到老潭沟和小寨沟的汇流处，稍事休整，就开始向老潭沟进发。老潭沟三面环山，都是三百多米高的悬崖绝壁，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这时，早防守在南北山头上的第二十七军机枪手向敌群猛烈扫射，打得敌人鬼哭狼嚎，乱成一团。有的日本兵从树丛中分别向南北山上爬，妄想找到去陵川的通路，可两旁悬崖峭壁，如同刀削一般。山上枪弹如暴雨倾泻，侵略军被打死打伤的不计其数。

* 作者当时系修武县抗日自卫团第四中队长。

日本侵略军被围困于纸坊沟内，绵延数里，连续攻山，数日不下，进犯山西的计划破灭，给养告罄，于是求助于飞机。两架敌机开始在老潭沟上空盘旋。由于山头上的第二十七军官兵将工事构筑在树林草丛之中，难于寻觅，敌我高低相距虽达三百余米，但横向距离不过在山上山下的一个垂直线上。所以日机所掷炸弹多落于沟底，反而炸死炸伤无数隐蔽的敌军。而所投食品，则不少落于山头第二十七军阵地。敌军在老潭沟被围困七天七夜，伤亡惨重，弹尽粮绝，只好将残兵败将的后队变作前队，拼命从原路向沟外突围逃命。这时，我们修武县抗日自卫团的十个中队，早已在圪老峪卡住沟口，居高临下，猛烈扫射，敌人遗尸遍野，辎重满地，只余二三百人顺着古洞窑北山狼狈逃窜而去。

(张长安 整理)

豫北一夜大战

李慕愚 杨荣贤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李慕愚、杨荣贤在第三十八军新编第三十五师服役。当时新编第三十五师师长是孔从周。李慕愚任师搜索连少校连长，杨荣贤任师工兵连上士班长。第三十八军担任河南岸偃师至广武一线河防任务。日军佐藤部及伪军共万余人占领着豫北温县以东、武陟县和修武县以南地区。在该地区进行活动的有武陟县县长张敬忠的地方团队、修武县第三区区长李乐三的地方团队和王国然的第八游击支队。

一九四一年十月，孔从周师长派李慕愚以特务大队长名义组织六百余人的便衣队，从汜水口北渡黄河，潜入豫北。特务大队到豫北后，依靠武陟县地方团队进行侦察，搜集敌伪情报。经一个多月的工作，获悉敌人为加强其法西斯统治，拟集中民夫修筑公路，形成一个跨地区的公路网，以便将所盘踞的三十多个据点相互联结起来。该地区的地方团队和游击支队领导人认为，这个公路网完成后，将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生存。伪兴亚巡抚军佐藤部骨干刘子英、范士勤同该地区团队和游击支队领导人张敬忠、李乐三、王国然原为拜把兄弟，他们也对日军修筑公路表示不满。

为了打破敌修筑公路联结各据点的企图，李慕愚拟订了一夜大战计划，包括：敌情分析、地方团队和游击支队的情绪、伪军倾向、袭击和破坏的目标、策反伪军、指挥机构的建立和炸毁沁河桥梁的工兵以及所需的弹药等项。计划送给孔师长，报请赵寿

* 作者李慕愚当时系第三十八军新编第三十五师搜索连连长，杨荣贤当时系第三十八军新编第三十五师工兵连班长。

山军长和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批准实施。

作战计划确定后，孔师长派上校附员郑培元（原任团长）北渡黄河，参加指挥。经李慕愚介绍，郑培元认识了张敬忠、李乐三、王国然以及修武县县长刘某，并同他们举行了拜把仪式，建立了联合指挥部。孔师长派工兵连班长杨荣贤、副班长樊树坤，带领七人，携带炸药、地雷、雷管、导火索到豫北，接受李慕愚指挥，配合地方团队对敌进行破坏活动。孔下达的任务是：派杨荣贤等化装侦察武陟县和木栾店之间的沁河大桥和敌人守备情况，炸毁道清铁路和沿线的公路以及通讯设施。孔师长还派副官白宗信、司务长法文秀送弹药到豫北，并指定白宗信协助李慕愚指挥作战。

一夜大战，在联合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由有关领导人按作战计划分别组织实施。对伪军的策反工作，由张敬忠县长、李乐三区区长负责。炸桥和攻击敌人据点，由李慕愚提出具体实施方案，经联合指挥部讨论通过，交各团队执行。李慕愚把便衣队分为七八个小组，每组三至五人，分配到各作战团队，担负同指挥部的联络任务，并协助团队作战。

作战计划规定，爆炸沁河大桥是一夜大战开始的信号。因此，爆炸桥梁的行动必须极其秘密、准确，任务交给杨荣贤带领的工兵班。

沁河大桥位于武陟县老城与木栾店之间，是沟通南北交通的咽喉。日军有一个小队驻守在桥头，伪军不能参加守桥。凡是过桥行人，必须接受严格的检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丈量桥柱之间的距离，确定需用炸药的数量和导火索的长度，是非常困难的。为了弄清桥梁情况，杨荣贤化装成推煤的农民，推一辆独轮车，和一位农民向导一起去侦察大桥。先后两次侦察，弄清了炸桥所需物资的数据。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根据作战计划，准备工作完毕。联合指挥部决定，十六日二十四时发动总攻。各部队以炸桥为

号，向各自的攻击目标进攻。

十六日晚，李慕愚下达了炸桥命令。杨荣贤化装后，与一会划船的青年农民，携带自制的炸药包，从沁河上游距大桥约十华里的地方划船而下，直抵桥底。杨荣贤在青年农民的协助下，把炸药包缠绕在两根桥柱上，点燃导火索，向下游划去。二人弃船上岸不久，一声巨响，沁河大桥和守桥日军同归于尽。联合指挥部根据炸桥信号，命令各部队向日伪据点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刘子英率领伪兴亚巡抚军第一、第二、第三旅大部，范士勤率领伪游击队的全部，共万余人，宣布反正，并向敌发动攻击。战斗到十七日晨，毙敌伪千余人，俘敌指导官神户、西泽、平则等十一人，攻克日军据点三十余处，炸毁新乡以南及道清西段铁路数十段，并将各地段内的公路、电线、桥梁，予以破坏。

孔师长接到战报，当即报告赵军长和孙总司令。孙派第九十六军副军长王根僧前往豫北慰问参战的地方团队和反正的伪军。经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批准，将反正伪军改编为第二十六、第二十七两个纵队。刘子英任第二十六纵队司令，郑培元任副司令，李紫山任参谋长，归属第三十八军；范士勤任第二十七纵队司令，归属第九十六军。

(李宇林 整理)

在豫北与日军的几次战斗

杨 云 青

夜袭焦作

一九四〇年春，第三集团军第十二军第八十一师第二四二团驻防河南商水县周家口（即现在周口市，当时分为东寨、西寨、南寨三部分）。当时我是该团第一营第二连中尉排长，负责守卫南寨门。那时的南寨门是大车、板车从安徽界首到沦陷区的唯一通道，也是不法之徒走私贩毒的必经之路。由于我严禁走私，因而冒犯了权势者们的利益，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撤职处分。我凭借自己年轻，就地考取了中央军校第十七期，到西安第七分校入学，但复试落第。我到了洛阳，以沦陷区青年的身份住在洛阳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招待所里。这时适逢名噪一时、八七起义^①杀死日军长川少将的黄宇宙从西安王曲附近的翠华山游击干部训练班（当时该班是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主办的）毕业，带领一批学员到晋东南成立太行山游击支队。我便到他支队部参谋处当参谋，驻山西壶关县方善村。越年，原来计划策反伪军的数目，由于天长日久，人地变迁，达不到预期目的，该支队撤销，并入第二十七军实习团，黄宇宙回了西安。我又到第二战区游击司令部（司令李葆荃，安徽人）第二支队（支队长姜秉公，陕西

* 作者当时系第一战区第四挺进支队队附。

① 八七起义是指一九三八年八月七日，伪军第一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徐靖远、第二师师长吴朝翰、第三师师长黄宇宙率部起义，在安阳西曲沟击毙日军少将长川及伪军长李福和等。

人),先担任书记,后改任支队副。司令部驻河南修武县岸上村,支队部驻左眼村。该村地处太行山南端东侧山脚下,距道清铁路线上的焦作仅有二十多华里。那时的焦作,既是日军供应线上的后勤据点,又是进犯我方太行山区的战略据点,但由于我方游击队伍的牵制,日军的活动范围是狭小的。

一九四二年春,为策应修武县县政府刘倬亭部下山游击,我支队决定袭击焦作,牵制日军,并毁其仓库,夺其辎重。根据掌握的情况,由支队长姜秉公率领第一大队包围日军住宿处所,在其出动时予以狙击,不使其力量集中;第二大队一部担任清除看守仓库的日伪军,一部携带火种和运载工具。夜幕降临,按照夜间演习规则和要求,由向导带路,从驻地左眼村出发。部队到达焦作附近后,便分头行动。我带着几位挑选出来的士兵,来到日军仓库堆栈的后面,越墙而入,将捣碎浸油的柏落松壳等点燃,丢进库房内,瞬间火起。这时,我们的部队已冲入院内,除逃散的日军外,其余全被歼灭。我们迅速收拾驮子离开现场,并向支队长处报告。他们也即撤出包围日军住宿处所的队伍,离开焦作,返回左眼村。事后得知,日伪军伤者不计外,死亡二十余人,仓储物资均化为灰烬。

左眼村出击

一九四二年春,强占我豫北焦作矿区的日军,经我部夜袭后,力图对我部进行报复。他们纠集了一些日、伪军,妄想摧毁我根据地,击溃我游击队伍。他们先是用小加农炮向我驻地射击,继而以小规模兵力向我驻地前方一个起了望作用的土丘佯攻,企图诱我部下山,投进他们的优势火网内,但未得逞。有一天,京戏班在靠近山下的第三连驻地唱戏。在多人怂恿下,我和第二大队大队副董其昌(河北藁城人)合演一场《珠帘寨》。正在演唱之间,前方高地的哨兵突然跑来报告,发现日军在向高地左前方距支队部驻地左眼村约三华里的小官庄运动。我们马上熄灯

煞戏。董其昌下装后，立即带领他们第二队出发，一面前进，一面依据平素掌握的敌情，作了战术布置。我说：“这是日军伺机攻我不备，我们要绕到他背后，给他个出其不意。晚上对我们有利，我们要气壮势猛，压倒他们，不能被他们压倒而影响士气。”我向他交代清楚后，即去找支队长作全面安排。等我再到二大队时，我的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协力抗战的董其昌，在和日军的浴血混战中身中三弹而壮烈牺牲。这时我们的支队长已带领后援部队到达小官庄，被分割开的日军在我强大火力打击下，散乱溃逃。天明清扫战场，日军尸体有百余具，枪支弹药亦为数甚多。战斗结束的第三天，驻岸上村的司令部移驻左眼村，为董其昌等阵亡官兵开追悼会。司令李葆荃、支队长姜秉公先后讲了话。祭奠完毕，把英烈遗骸掩埋在左眼村后山上。

夜袭日军华北联络部

一九四二年我在第一战区第四挺进支队任支队附。这个支队原系第二战区游击司令部第二支队，是卫立煌在第二战区副长官任内成立的。卫立煌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将第二战区游击司令部改为晋冀豫边区游击司令部，第二支队改为第一战区第四挺进支队，驻防河南修武县境内，司令部仍在岸上村，支队部仍在左眼村。当时，获嘉、新乡境内的一支当地组织的游击队，愿意参加我们支队，合作抗日。司令部将其编为我支队的第三大队，大队长高希文。高为人豪放有礼，朴实有智，居室挂着“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的对联。

一九四二年冬初，大队长高希文率部队下山游击。根据他早先安插在新乡车站给日军华北联络部搞勤杂的人员报告，这个联络部内，因日军的频繁调动，力量薄弱，防备空虚，又新卸下一车皮的物资。高和联络部的这位内线约定了时间、信号，即率部赶到新乡车站附近隐蔽起来。夜静后，高部直驱车站，将该联络部紧密包围，在我内部人员配合下，很快制服了院内日军的抵

抗，截断了该站与外部的联系，封锁了各个通道，迫使守站的日军头目大佐片山敬一郎和上尉川波百惠举手投降，战斗很快结束。高部从日军准备驮运物资的牲口中抽出两头，载运着这两名俘虏，迅速离开新乡站，当天午后安抵司令部驻地，将两名日军俘虏送缴司令部看管。支队长姜秉公提议，按照隶属系统，应将两名日军俘虏上缴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如果途经敌占区，押送不便，就应将其解往太行山区第二十七军军部处理。可司令李葆荃竟然把这两位军阶较高的日军俘虏当成奇货可居，长期看押，企图从中坐收渔人之利。

高希文夜袭新乡车站日军华北联络部，俘获其大佐片山敬一郎、上尉川波百惠后，使日军非常震惊。可当时我军防守豫北、晋东南的力量较为雄厚，计有三个军四个支队，使日军无力进犯山区，因而日军施展出了一套软化利诱的策略，由新乡商会出面，前来赎买俘虏，究竟如何成交，当时我也未明内幕。不久部队内就传开“新乡来人开口就说要出二十万绿松树（旧钞票版面图）赎买这两个人。”“日本人上山后就不吃饭病死了。给司令送的小老婆已到岸上（司令部驻地）来了，司令已订好了日子准备结婚。”从以上所传，便知端的。在李葆荃婚期前，我们让支队长太太刘冠芳（晋城人）出面，送了一对绣有“穆睦雍容”四个字的枕头。后来支队长姜秉公知道李与新乡日军、林县孙殿英（当时任新编第五军军长）都有了联系，为准备对策免遭毒手，便派我上山联系，寻求新的抗战出路。我先后到了陵川县第二十七军实习团团团长李元森（湖南澧陵人）处和长治县警察局局长田峻（山西沁县人）处，说明情况，由李团长向第二十七军军长刘进（范汉杰离职，刘进晋升）转陈。田局长邀我同到第二十七军参谋处，趋访军统局晋东南负责人文强。这时原负责人乔家材调离，后接替人文强尚未到，由代理负责人张清源接受我们上山改编为晋东南游击支队。我返回驻地时，部队移防辉县，本支队驻石门口内七里坪。一九四三年初，我支队在击退日军对石门口的一次进犯

后，就布置第一大队控制司令部特务连，由我负责收取司令部电台，其余攀登王莽岭小路，由支队长率领上山。支队当晚行动，经通宵战斗，司令部的全部电台在台长郑如勋（南京人）协同下，跟随我们支队驮载上山。尾击我们的第三挺进支队被第二十七军第四十六师守山部队堵回。我们驻在陵川县东门外，此事文强、张清源均未露面，李元森因病回洛阳，第二十七军军长刘进将我们支队编为该军搜索营，原支队长姜秉公调为军部高参，我调为特别党部总务科长，从此我们离开了这个支队。

太行山战斗掠影

高文宪

一九四三年四五月间，日军和我第二十四集团军在豫北太行山区大会战。我被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派到该集团军任作战联络参谋。在此同时，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派我兼任长官部豫北军事特派员。

巍峨的豫北太行山东部，地处冀、晋、豫三省交界，是华北抗日的战略要地。庞炳勋总司令坚守该地区六年余。以下所述是我亲历的该区最后一次同敌会战情况。

这里南至黄河北岸新乡，北至安阳以北的漳河南岸，是第二十四集团军战地。林县以西约二十里是第十八集团军阵地。

第二十四集团军直辖三个军。其中胡宗南的刘进第二十七军驻晋东南晋城、陵川一带；新编第五军孙殿英部驻林县最前线距平汉路汲县塔岗火车站七八十华里的临淇镇，其后方基地在距林县城三十余里的合涧镇；第四十军前进师驻距安阳县城约八十五华里安林交界地区阵地。豫北安阳、新乡两专区游击纵队和其他游击队等均列入各军战斗序列。总计兵力约十万人。

日军在新乡和焦作各驻一个师团，修武县驻一个旅团，孙殿英部的对面汲县、淇县驻一个师团，安阳和汤阴县驻一个师团，安阳飞机场驻一个独立旅团，其余各地有敌伪军约七千余人。总计敌方兵力约十二万余人。

四月下旬，日军全面向太行山区进犯。进犯前三天，由安阳

* 作者当时系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驻第二十四集团军作战联络参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豫北军事特派员。

起飞的敌机三十余架对我军附近地带投弹轰炸，民房被毁者不计其数。老百姓扶老携幼躲飞机，日机立即低空扫射，伤亡甚众。数日后，新乡日军向陵川进犯，焦作日军直攻我第二十七军军部驻地晋城，其独立旅团则在修武和焦作作为预备队。头几天，刘进带领一个加强团配合新乡专区游击队边打边撤。后来日军进入我第二十七军主阵地。当天夜晚，刘进军长下令称：日军已转移部队，企图南渡进攻洛阳，我军奉命撤退，保卫洛阳。实际是借此悄悄渡河逃跑。留下的游击队，伤亡惨重，游击队员被生擒的也不少。五天之内第二十七军全部撤退。日军乘机将其阵地变为扫荡战场。

在此同时，汲县和淇县的日军向西进攻临淇镇的孙殿英军。守卫临淇镇的杨克猷师长率领的部队与敌刚一接触就往后撤退了。敌军尽以阔步行军势从容直入孙殿英新编第五军军部，孙军已无踪影。孙军主力不战自溃，日军声称：孙军长真是我的好朋友，为我军节约不少枪支弹药，他已进入“东亚和平共荣圈了”！

当南路和中路中国军队一个军长带队渡河撤退，一个军长投敌之时，安阳西进之敌正围攻安阳、林县交界之第四十军前沿阵地，久攻不下。敌军声称，遇上顽强的抵抗者了。遂将固守安阳机场的独立旅团陆续调来增援。第四十军英勇抗敌，死守阵地，刺刀肉搏。三次激战，损伤过重，遂向林县城转移。此时守林县城的我军部队亦遭到晋东平顺县日军之攻击。马法五军长向李振清师长说：你要死守阵地，掩护我军突围。当夜，我随第四十军军部在敌人枪林弹雨中绕道突出。庞炳勋总司令未能突出，遂被俘投敌。第二天深夜，第一〇六师李振清师长被敌人四面包围，连续冲锋三次，未能突出。敌人在山上喊：“李铁头！赶快投降吧！你们一个也跑不了了。”李师长毅然回答：“我们誓死与阵地共存亡，你们请过来吧！”敌人继续向我军进攻。早晨四点，西北方向敌军外围响起连续不断的枪声，且越迫越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马军长又回来应接了吗？不！这不可能，绝不可能！他早

已没有子弹了。大家正在寻思，西北山头传来亲切的喊叫：“李铁头！冲呀，我们八路军来打鬼子了！”话音一落，日军调头往西北方向集中兵力，对付八路军。李振清率部乘势冲出，南渡黄河。

太行山东区被日军占领，不到一月，八路军将日军赶走一光，收复了全部失地。

二、豫西、豫南方面

军统别动军第六纵队在河南

曲云章

一、别动军第六纵队的成立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直接指挥的武装有忠义救国军（下设支队、大队、中队），各省有军事委员会党政军工作总队（下设大队、中队），日军占领区有“地下军”（游击队一类的武装）、沿交通线的“爆破队”、小型“战地工作队”等。在抗战后期，军统局设立“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部”（司令周佛龙，湖南人，黄埔军校四期学员）指挥上述武装，并把这些武装编成六个别动军纵队，后又成立第七纵队。别动军的武器是由美国提供的。戴笠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将司令梅罗斯签订了供武器合同。根据合同，美国提供各种自动武器十万枝（这是我听到的数字），还有其他武器和装备。别动军的七个纵队用这些武器来对日军、皇协军打突击、埋伏、偷袭、截击等。

在河南的军统武装是“军事委员会党政军工作总队”（有长短武器），总队长是岳焯远（安徽人，黄埔军校六期学员，还是第一战区军统调查室主任兼河南军统调查室主任），总队参谋主任是张洁尘（河南密县人，是军统调查室秘书）。该总队只有一个大队，大队

* 作者当时系军事委员会别动军第六纵队第一支队副队长兼第一大队大队长。

长是高万青（密县人）。大队下设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是彭世祯，第二中队队长是李传钊（开封人），第三中队队长是雷光宇（孟津人）。第二、第三中队长都是在军统办的息烽训练班毕业的。总队共有六百余人。一九四四年总队奉命将全体人员保送到“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受训三个月，毕业后编入别动军第六纵队。军统在河南的“河南洛阳战地工作队”之部分人员、“信花破坏工作队”（信阳到花园铁路破坏队）等都编入别动军第六纵队。

二、别动军第六纵队的任务

一九四四年二月，我就任别动军第六纵队第一支队上校副支队长兼第一大队队长。别动军第六纵队指挥官原是孙树伦（黄埔军校四期学员），这时由少将岳焯远接任。该纵队指挥部驻在老河口马家岗。我是到指挥部报到的，先见到指挥官岳焯远，岳告诉我：“你是我们局特准加入的，也是‘半路出家’的，对本局一切还不清楚，对我们的武器性能不熟悉，所以我让你先到副指挥官孟裕民（湖北人，黄埔军校七期学员）办公室，请他帮助你熟悉掌握所用的武器装备，要多作实弹演习，然后要告诉你别动军的性质和任务，看看你的体会情况再议。”从此，我每天由孟裕民带着到用于实弹射击演习的“小靶场”熟悉各种新式武器。我先练习美式左轮手枪、马牌手枪，练习不瞄准便能甩手出弹中靶。孟只告诉我要要领并要求我打活动目标。接着我又练习了卡宾枪、油底机枪、六一四轻机枪、掷弹筒、攻坚用的火箭炮、用于交手战的手榴弹等美式武器。最后练重型的美式机关炮，这是美空军轰炸机在空战时使用的，每个子弹约重四两，最远射程是五千米，实效三千米。另外学练爆破铁路、火车头、桥梁、碉堡等技术。还要练防身用的美制匕首，在五米以内抛出命中目标。

与此同时，我还看了别动军第六纵队的不少文件，我能记得的主要内容如下：

别动军是军统局指挥下的武装，别动军各级人员都由军统局委派，由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部（设在重庆）指挥。别动军下设七个纵队，每纵队下设三个支队，每支队下设三个大队，每大队下设三个中队，每中队下设四个战斗组，每个组设正副组长各一人，队员十八人。全队队员都以准尉为起点，大都是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毕业的。别动军的组长以上干部大都是从军统局所办各训练班出来的，如息烽训练班、兰州训练班、重庆训练班、临汝训练班，半路出家的也得进“高干班”受训。

别动军既是“轻快部队”，又是“武装、便衣两用部队”，主要用来对日军搞突击、埋伏、偷袭、潜伏活动，配合友军外围突击扫荡，有时重心突破，绝对禁止正规战。每个队员都有单独作战的任务和能力。支队、大队集中使用不多，对外绝对保密，部队经常分散驻防，要求它既是战斗的集体，又是一个情报网组织。

我从别动军内部文件得知，美国梅罗斯准将在签发给别动军十万枝美式武器时，要求别动军对日军作战须报战果，得到的日军三八枪、手枪、战刀、轻重机枪等武器作为换取这批美式武器的抵押。别动军司令部要求各纵队必须尽快取得战果，夺得战利品，抵销所领枪支数字。

对皇协军主要是策反，使他们成为别动军的外围部队，必要时派人打入皇协军内部，作为取得日军情报的内线。对甘心作汉奸的皇协军，暗中除掉他们的首领，进而吃掉他们的部队。有时可以买通皇协军内部人员，使他们暗中帮助别动军派往日军占领区的情报人员。

别动军设监察站，打击所驻地区的走私活动。那时有些国民党官员与奸商勾结，贩卖老海、红丸等毒品，别动军对查出的毒品一律扣押。

别动军还负责对所驻地区的正规部队、地方保安部队的调查，内容包括军队纪律、对抗日的态度、对皇协军的态度等，以及时向当局提供情报。

三、别动军第六纵队的活动计划

我到第六纵队报到不久，纵队指挥官岳焯远对我说：我先报上级批准你为第六纵队第一支队副支队长兼第一大队队长。第一支队队长是盛秉钧（孟津人，“息训班”一期学员），能力较差，做了不少坏事，又是前指挥官孙树伦的人，我决心拿掉他。等你工作一段时间，我就让你接任支队长。

第六纵队第一支队驻在河南桐柏县境，离我老家唐河县只有四十公里，两县相接，风土人情我都比较熟悉。岳焯远命我草拟了第一支队在这个地区的活动计划，主要内容是：

（一）第六纵队第一支队活动的范围是唐河、桐柏、泌阳三县，活动中心在桐柏县。

（二）利用地方团队和友军，有计划地组织联防（定期召开联防会议，制定统一行动计划），清除第一支队活动地区的敌对势力。那时，参加联防会议的有：豫鄂边区游击司令曹文彬，唐河县国民兵团副团长曲令铎，桐柏县国民兵团副团长张启东，泌阳县国民兵团副团长薛子正，驻桐柞县境的第五十五军（曹福林部）一个师的代表，河南省第六区保安副司令兼河南省保安第二团团长扈少康等。

（三）日军多驻在信阳城郊和驻马店车站沿线，经常派出小部队活动。这正适应我部埋伏、突击的装备性能。我部之机动部队（便衣组）要经常沿铁路两侧活动，相机吃掉日军巡逻部队，并伺机炸毁铁路、火车头、重要桥梁，以便抢夺他们运输的弹药武器。在信阳、驻马店设置“坐地探”，指派得力干员，随时收集日军情报，掌握日军动向。

（四）对臭协军和驻信阳的汉奸张琪璜部，必须做好策反工作，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必要时采取“杀鸡给猴看”的办法，即吃掉他们的小部队，威胁或杀掉汉奸头目，使其就范，为我所用。

我将此计划上报，指挥官批准了。

岳焯远是军统的重要人物，安徽大学毕业，后又考入黄埔军校六期。岳早年曾加入中共，参加过地下活动。他和戴笠是同期军校同学，后来背叛中共加入军统。岳在军统中文化水平较高，爱读古书，言谈中经常引用古语，并经常鼓励部下多读一些祖先的老书。记得我离开指挥部去第一支队任职，行前向他辞别并请他指示时，他说：“云章，你是高中毕业生，应再读些古书，干我们这一行的，要多学些知人用人之道和处事之法。我希望你多看看《三国志》和《三国演义》，这里边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说着将书递给了我。当时书本里还加有他的摘记，他命我立即抄下，说：“这就是我在你临行之时的赠言。”

我从别动军第六纵队指挥部走时，带有少校联络参谋傅克威（陕西汉中人，黄埔军校十四期及军令部谍报参谋班四期学员）、第一支队第一大队副队长张同伦（密县人，黄埔军校十六期学员）和六个警卫队员。我们途经唐河县东冈营村时，恰遇上我在县里上学时的老师田中元先生，他在该村住。

我们到第一支队驻地时，支队长盛秉钧正指挥两个大队进攻桐柏县东曹城寨，后第一支队攻进曹城寨。我在曹城寨一个姓彭的大地主家客厅里报到。我正和盛谈话，转脸看到客厅外石柱上悬吊着一个人。我问此人为何被吊，盛说：“他妈的，当我们部队过曹城寨时，这里的县大队先向我们开枪，老子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叫他们知道老子的厉害。”后来盛谎报是与新四军接触，我将此事如实上报纵队部。时隔不久，岳焯远命盛火速去指挥部，支队长职务暂由我代理，所有手续由军需主任吴建中清交。

在办理清交手续时，我对钱财的处理是公正的。当时支队还存有三个月的钱粮，盛秉钧还没提走，我就召开全支队中队长以上干部会议，商讨对粮款的发放办法。我提出按级别补发，粮是折价发现款，每人一份，我一文不拿，剩余的钱粮作支队的活动金，支用必须由我签字。我把各队派出的检查哨（缉私队）所没

收的五十斤大烟土、十三袋白面儿、红丸及万余元现金全部上缴支队部。然后召开中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商讨对这些东西的处理办法。对扣来的毒品一律焚毁，现金分给各大队自行处理，处理情况报支队部存查。

我给第一支队全体队员官佐约法三章：一是不准抢夺老百姓的财物和奸污妇女，违者要打军棍、坐牢、杀头。二是有误作战、假报情报者格杀勿论。三是贪污、赌钱、宿娼、闹事、强买强卖者，一律按情节轻重以军法论处。

四、别动军第六纵队的组织

第六纵队指挥官是岳焯远，副指挥官是上校孟裕民，机要秘书室主任是中校岳天民（岳焯远弟），军需室主任杨从周，联络参谋室主任、副官室主任、政工室主任、指挥部警卫中队队长、总电台台长等人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

我接任第六纵队第一支队队长时，副支队长由申学义接任（不久调走）。支队部的联络室参谋是傅克威、张同富（河南淅川县人，黄埔军校十六期学员、谍参班五期学员）、杨达（四川人，黄埔军校十六期学员、谍参班五期学员），还有一位参谋名字已忘了。副官室副官杜乐章（河南郾城县人），军需室主任吴建中（河南罗山县人），支队电台台长陶某，译电员和书记官名字已忘记。支队部警卫组共十六人。

支队部下设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是中校刘理君，后李传钊和我短时兼过，最后换成盛钟泰（江西人，军校高教班毕业，他是别动军司令部调来的），大队附是少校张同伦。第一大队下设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是少校王宏佑（安徽人，黄埔军校十五期学员），第二中队队长的名已忘记了，第三中队队长是赖忠（四川人）。第二大队队长是中校陈万钊（安徽宿县人，中央工兵学校毕业），大队附是黄昆朝（广东人，黄埔军校十四期学员）。第二大队下设三个中队：第四中队队长是少校陈德秀（山东人，黄埔军

校十四期学员),第五中队队长是少校杨达(从支队部联络室参谋调任的),第六中队队长是少校余克谦。第三大队队长是中校宋俊辉(四川人,息训班一期学员),大队附是牛怀祥(青海人,黄埔军校十五期学员)。第三大队下设三个中队:第七中队队长是少校廖某,第八中队队长是少校张同富(从支队部联络室参谋调任的),第九中队队长是少校周世显(河南桐柏县人,黄埔军校十七期学员,后和支队部联络室参谋傅克威对调)。各中队都有一名上尉中队附。每个中队下设四个组,每组设正副组长各一名,队员十八名,全支队共有官兵七百五十人。

别动军第六纵队第二支队队长是上校孟裕民,后换为谢直民(江西人,黄埔军校五期学员),副支队长是中校傅章元(浙江人,黄埔军校六期学员)。第二支队第一大队队长是萧晋良,大队附名字已忘;第二大队队长是中校吴建中,大队附是少校白乐章;第三大队队长和大队附名字都忘记了。大队以下与第一支队的编制相同。那时六纵队第三支队还没成立。

五、别动军与日军、皇协军的作战

一九四五年四月底五月初,由别动军发起,在桐柏县平氏镇东北五里张寨(桐柏县国民兵团副团长张启东住家大院)召开“三县和驻军联防会议”。会议由豫鄂游击司令曹文彬主持,我作为别动军代表参加会议。桐柏县县长况庭芳、副团长张启东、教育科长姚单清(是我的老师,应邀的)、泌阳县国民兵团副团长薛子正、第五十五军的代表、河南省第六区保安副司令兼省保安第二团团团长扈少康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由唐河的一个保安团,桐柏的王冠武支队,泌阳的一个保安大队,别动军陈万钊大队,第五十五军一个团,省保安第二团的马方远等部组成一个机动部队,由曹文彬指挥,以封锁、袭击大别山、桐柏山、大洪山的共产党部队,对付日军的西进“扫荡”。会议结束后,各单位代表立即回部传达布置。

那时信阳驻有一个联队的日军，加上张琪璜部的皇协军，大约有两个团的兵力，经常出没于铁路两侧，在信阳东西进行小“扫荡”。有一次，我们得知日军一个小分队配合皇协军一个连，侵入到桐柏境内“扫荡”。我立即派五个中队，由第三大队队长宋俊辉指挥，进行夜袭，战斗一直打到次日八时许。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日军三十余人，俘虏皇协军一个排，得日制轻机枪五挺、三八式步枪五十余枝。战后我把被俘的四十余名皇协军改编成别动军第六纵队先遣一队，并通过他们提供的情报，修改了《敌伪驻地分配图》以及图中敌方军械库的位置。

一天，我派先遣第一队两名士兵和第一大队第一中队上尉队附马世丛带两个队员一行五人，潜伏到信阳城关。经过半个月的侦察，他们摸清了信阳日伪军的兵力、驻军位置、从汉口北上的日军车辆经过信阳的时间。

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某一深夜，突得密电，日军将从汉口、郑州两地汇集兵力，一路由驻马店西进，另一路从信阳西进，对南阳专区所属县进行“扫荡”。我接电后，即命第二大队队长陈万钊率全大队赶赴泌阳一带，侦察日军西进动向，伺机打击日军锐气。接着指挥部又命令我第一、第三大队火速赶往信阳长台关，炸毁长台关桥，阻止从汉口北上的日军。我们的部队在长台关桥西北三里处的一高地上隐蔽，夜二时许，一声巨响，长台关桥被炸断，桥头堡的日军被炸死多人。我将炸桥情况电报指挥部，指挥部回电，给支队长、大队长各记一次大功，其余有功人员一律提升。

几天后，派赴泌阳县的第二大队队长陈万钊来电，说日军有一个宪兵队和一个中队的皇协军押运十余辆马车，从驻马店向泌阳县进发。我立即电命陈进行伏击。几天后，陈万钊派联络参谋向我报告，他们将全部兵力布置在通往泌阳县山地的两山夹口处，一组一个点，两点联成一线构成火力网，待日军暴露在面前时，我部集中火力扫射，夜四时许，战斗结束。这次伏击战共获

骡马九匹、车十七辆、三八式步枪一百二十枝、手枪五枝、日造军用电台一部，打死日伪军九十四人，俘虏皇协军二十四人。我令陈将武器弹药上交支队部，其余被服、车辆、马匹都由二大队自行处理，俘虏的皇协军编入先遣一队。

在别动军内部，人与人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支队部的联络室参谋傅克威，是军统局派来的，他有直通军统局人事处处长龚异舫的密电码。一天，我接到岳烛远转给我的电报，此电是傅克威给军统局的密电，军统局又转给了岳烛远。电报中列了我五条罪状，并说我局资太浅，不能胜任；岳指挥官不遵局规，任用私人，欺上压下，两人应予及早制裁。当时“制裁”就是除掉。我决心借机整他。这时，日军将从信阳西进南阳所属几县，我命令傅先侦察敌情速报，随后我又派中队附马世丛带两名队员去信阳详探敌情，要求马绘图示意，不得有半点差错。不久傅克威回队报告，后马世丛亦返队报告，我命第三大队队长宋俊辉查对双方所报敌情，结果傅的报告多是假的。于是我叫四名警卫员传傅克威，我说：“傅参谋，你假造情报，有违军令，该当何罪？”他说：“支队长，没有呀。”我把第三大队长的查对报告给他看。他看后面色苍白，说了声：“我错了。”我桌子一拍，令警卫员将傅拉下去枪毙，当时傅跪在地上向我求饶。我叫警卫员给他松了绑，并派人送给他饭吃。傅哭了一天，追悔莫及。不久我又提升他为第九中队队长。从此以后，傅干得不错，对我很亲近。

六、日军投降后的接收工作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我支队接指挥部命令，说日本即将宣布无条件投降，令我支队即刻奔赴驻马店从事接收工作。全纵队于八月十六日到达驻马店。一天，纵队指挥部召开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讨论纵队对驻马店到漯河一线日军物资的接管问题。会上岳烛远要求大家，对接收的各种物资要点清造册，点收后的仓库一律加上封条，发现有人私占，定按军法论处。对日军要严

加看守，以避免老百姓杀害他们。会上岳任命我代表指挥部帮助各支队处理问题。会后岳又私下告诉我：“你的主要任务是暗中调查是否有人以公济私盗卖接收物资，给你派四名警卫队员，有要事派他们返部联系，不准暴露身份，以免各支队防备。”第一支队接收的是漯河车站及郾城一带日军的物资，第二支队接收的是驻马店、西平、遂平等地的日军物资。纵队指挥部驻在驻马店天主教堂里。

我首先来到第一支队接收区，见日军在漯河的仓库内放有铜币、银元、制造军用品的金属原料、各种毒品及军用毛毯、大衣、皮鞋等，另一处存有各种武器及日制军用小轿车、摩托车、三轮野战车等共有三十余辆。我令第一支队点验造册后在仓库上加封条。

在这次接收中，我作为点验官，对下面的人谁发财谁没发财，心中很清楚，因而那些发财的人都暗中买好我，第一、第二、第三大队队长都分别给我送金戒指或金手章，他们谁也不敢给我送接收的原物。

接收工作完毕，所有接收物资造册后呈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别动军第六纵队全部汇集驻马店。不久，别动军第六纵队内部由于分赃不均而闹矛盾，小报告不断地飞向军统局，于是军统局派一名清查接收专员来第六纵队清查接收情况。岳烛远私下告诉我：“专员如问你接收情况，你就说当时调指挥部了，对各大队接收情况不清楚。你我都了解下面的接收实情，你写一份材料给我，注意不可外扬家丑，我来对付专员。专员要什么你给什么。”有一次专员的警卫员向我要枝日造手枪、一枝二十发手枪、两块日本手表，我都如数给了他。还有一次，专员的警卫员对我说：“专员和我的家眷都在重庆，人口又多，将来搬迁南京所需费用不少，生活上较困难，特别是我们这些随从人员更加困难。”我领会其意，当晚就送去钢洋三百元。除此之外，专员还要同各大队长谈话，指挥官领会其意，命我通知各大队长要有求必应。以

后各大队长送给他多少礼我就不清楚了。

一天晚上，岳烛远告诉我：“那个清查专员得利少，上告军统局，说我发接收财，我得去南京向老板说清楚。现在全国的别动军要一律改为交警总队，全国共成立十八个总队。第六纵队与第一纵队编为交警第三总队，这次总队长没有我的份了。”不久，部队从郑州开往新郑县十里铺改编，原别动军官佐普降一级，不少官员愤而离去。我们交警第三总队在新郑整训三个月后，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开往徐州。

别动军第五纵队 在镇平的抗日活动

马 保 民

一九三九年底，我从中央军校第十六期步科毕业，先分发第二战区，后转入第三十一集团军第七十八军新编第四十四师任上尉参谋。一九四四年秋，随师长姚秉勋离开第四十四师，准备赴重庆未成，逗留镇平。时日军已陷南阳，镇平也岌岌可危^①。在这种情势下，遂投奔在镇平三官庙驻扎的军事委员会别动军第五纵队，得该纵队指挥官刘慕德批准，报军统局及别动军司令部备案，任该纵队指挥部上尉联络参谋。由于进入该部时间较短，除自己亲身经历者外，其他所知有限，仅将所知，如实叙述。

一、隶属关系与人员成份

别动军第五纵队，全称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别动第五纵队，受军统局直接控制，同时，受别动军司令部指挥和拨付经费。人员成份：除中央军校学生外，几乎全部是由军统控制和自办的谍参班、兰（州）训班、临（澧）训班、息（烽）训班、黔（阳）训班和最后在河南临汝办的中美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毕业的。

* 作者当时系军事委员会别动军第五纵队指挥部联络参谋。

① 据《三十四年第三十一集团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日军于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到镇平附近，与新编第八军交战，二十八日陷内乡，此时第一四三师仍驻南阳。

二、组织情况与人事

该部以指挥部为最高指挥机构，设少将指挥和上校副指挥各一人，下设参谋室、副官室、机要室、军需室和电台。参谋室设中校参谋主任一人、少校参谋一人、上尉参谋二人，其余各室设少校主任一人及二三名办事人员。指挥部直辖一个独立大队和一九四四年冬收编的宛南保安队一部为直属大队。纵队下设三个支队，每支队下设三个大队，大队下设三个队，每队下设三个组，每组设正副组长各一人，组员十人。

文强、杨蔚、廖宗泽、刘慕德曾先后任少将指挥，王士俊（黄埔四期）、张开运（黄埔六期）先后任上校副指挥。参谋主任为应旭才（黄埔十期）。少校参谋陈世泽（黄埔十四期），上尉参谋李志学（黄埔十七期），上尉联络参谋马保民，另由刘慕德带任的两个额外中校参谋孙廷淦（兰训班）、常若愚（黄埔十六期，后调任第三支队第二大队中校大队长），少校副官主任牟霖（系第三支队某队队长调任），上尉副官郭国铭（刘的私人），中尉副官杨某（镇平四里庄人，新吸收），其余各室人员回忆不清。

独立大队中校大队长焦书才，少校副大队长史茂亭，率三个队驻韩营，警戒指挥部外围。

直属大队长刘铸九（黄埔十六期），下辖三个组，担任指挥部警卫。

三、装备来源

第五纵队官兵千余人，全系美械装备。军官发左轮手，枪队长除发左轮手枪外，另发卡宾枪一枝；组长发卡宾枪一枝；组员每人发UD机枪一枝、瓜式手榴弹四枚，另有甲雷及部份TNT、黑色炸药。以轮训方式，通过中美特种技术第三班训练，配给上述武器。

珍珠港事变后，美军参战，组成中美合作所。于一九四五年

春夏之交，中美合作所派一个上尉率十二名官兵（其中包括医药师、机械师）来第五纵队助战，携带有十二门火箭筒、六挺六一四机枪和一批弹药、医疗用品。这些统归盟军保存，直到一九四五年六七月份协同作战中，火箭筒、六一四机枪始交付使用。

四、任务与活动

该部当时主要是对平汉线和商（南）南（阳）公路沿线的日军狙击、侦查、破坏等游击活动。由于宛西大兴自治，其他政治势力发展不大，该部虽有防止“异党”活动任务，确无明显反共事实。故该部部署第一支队（上校支队长师易达、中校副支队长李培来）于襄（城）县、郟县成立鲁（山）宝（丰）郟（县）禹（县）等七县联防指挥部，由师易达兼任指挥，对地方部队统一指挥；第二支队（上校支队长黄锡畴）驻方城；指挥部率独立大队、直属大队和第三支队（上校支队长李得林）暨三个大队分别驻于石佛寺至三官庙之间，对日军监视，相机行动。兹就当时在镇平的活动追忆如下：

（一）一九四四年秋日军陷南阳，占镇平、逼近内乡，为我军阻于内乡以东地带^①，敌企图占商南、逼西安之梦难以实现，屡屡增援，亦难以奏效。别动军第五纵队亦在沿公路线予以破坏阻扰。日军深以为患，早想消灭我军，终因兵力不足，屡次进行扫荡仅能抽调一个或两个中队，均不敢恋战而撤。一次我部欲诱敌深入聚歼之，故在三官庙沟西南里许的要道口，埋设重雷（一枚拉发雷和一箱TNT）。日军似有进逼之势，天已黄昏，埋雷人员不慎将雷拉响，致全组十三人殉难，日军亦随之而撤。

（二）计捉敌首：

^① 据《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战斗经过概要》及《三十四年第三十一集团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一日，日军相继攻占镇平、内乡、西峡口及南阳。四月四日，日军攻占西峡口以西的重阳店。至四月中旬，中国军队先后收复重阳店、丁河店，与日军在西峡口以西反复激战，后形成对峙，直至日本投降。

一九四五年春夏间，日军一个旅团部驻镇平城内东北角之禹廷公园。我部计划袭击之，顽敌防守甚严，且我军缺乏重武器，难操胜算，故指挥官刘慕德命令第三支队第三大队长祁炎午派出一个行动组，俟机击毙其旅团长。当时，该旅团长每晚七时后必到察院坑西南角驻地电台收听广播（距旅团部约千米）。我行动组经过缜密布置，于一个毛毛细雨之夜开始行动。詎料在察院坑东北角被敌发觉，其随从摔掉提灯，隐于黑夜，旅团长越墙逃走。我行动组员意欲活捉，相继跃至墙下，敌酋已越墙，仅露战刀柄于墙外，故此次行动仅获无鞘战刀一把。

（三）锄奸：

甲、敌人为了实行“以华治华”之政策，网罗汉奸，企图组成维持会，拟定了维持会人员名单。不到一日，即为我情报人员侦知，并报指挥部。其组成人员共五人，以原镇平商会会长王彬质为维持会会长，其他四人未分配职务，有石佛寺地主冀国瑞，富农毕品一，另有二人均系地痞、流氓。指挥官命我查询，王等矢口否认接到通知和其他越轨行动，并发誓决无当汉奸之心。经向指挥官汇报，以其尚无行动，情有可原。我部缺粮，可令其送粮接济以免其罪。王彬质献出珍藏的清宫御用瓷器一箱约百余件，毕品一献出小麦约两千斤，其余两个做向导挖出枪支数十枝，交由直属大队修复使用。唯冀国瑞坚决抵赖，经再三明白提示，彼仍哭穷叫苦，一毛不拔。经指挥官批准，在第三支队第三大队驻地党湾，最后提审，开导无效，我令第三大队派人将冀押赴石佛寺北门外枪毙。

接着，日军选中在镇平城西门内开杂货店的曹二刀子为维持会长。我部获情报后，指挥官指示，可利用其做内线。但曹死心塌地为敌人效劳，对我部只是虚以应付。我部在一天上午将曹击毙于其店中，至此镇平县维持会长即无人敢做。

乙、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份，由驻方城的第二支队送来镇平指挥部汉奸嫌疑赵石燕夫妇及一个约三周岁的孩子。指挥官刘慕德

命我审理。赵石燕，东北人，时年三十二三岁，自称系哈尔滨大学毕业。其妻（名字忘记）与赵年龄相仿，系护士学校毕业。审理中我认为罪责在赵而不在其妻，另因其有怀抱子，仅将赵关押，其妻及子则在指挥部后夹沟民家监视。审讯中，赵仅以赴重庆谋事搪塞，含糊其词，坚不吐在重庆的任何关系。根据三口人服饰，显系城市中上等人装束，又携带皮箱等行李三件。从东北到方城，可谓千里迢迢，须通过大段敌占区和汪伪统治地段，全部行李能完好无损，又无通过敌占区和汪伪盘据地段的任何证件，实难解释敌伪的封锁及社会秩序之混乱。数次审讯无结果，将情况向指挥官报告。后经指挥官亲审，由于赵的态度激怒了指挥官，遂于当日深夜由警卫组押至三官庙前赴韩营的小路西侧活埋。其妻及子仍住夹沟，于抗战胜利后离去。

五、一次与盟军的协同战斗

由于我部在该地区的活动，成为敌之心腹之患，同时，进入内乡以东之敌，高山阻隔，我军顽强，使之难越雷池一步，成僵持状态。一九四五年七月份，敌人企图一举消灭我军以巩固其后方，遂调来一个联队直扑三官庙。敌军蠢动之前一日，我已获得情报，我指挥部命令独立大队焦书才部固守韩营正面，第一、第三支队分别占领三官庙沟东、西两侧制高点，俟敌进入沟口，第三支队第三大队立即尾随其后埋设地雷和炸药，断其退路，使之成为瓮中之鳖。另由宛西保安司令部支援我军山炮一门，弥补我无重兵器缺陷。该部亦待命参战。战前决定不调盟军参战，恐其受损无法向上峰交代。盟军上尉再三请战，并将一部分火箭筒和六一四机枪交付使用，最后日军攻陷韩营，形势恶化，始令携带所有火箭筒全数投入战斗。

上午九时许，日军从县城及城西贾宋、晁陂方向出动，小心翼翼搜索前进，总共二十六华里，直到下午一时许，始行十八里到达赵湾。四时许敌离我前沿阵地约千米，指挥刘慕德命令进入阵

地，严阵以待。突然飞来一枚迫击炮弹落于我指挥人员之侧，幸未爆炸。战斗开始，第一、第三支队开始射击，敌人亦立即展开，以其轻重火力猛射，敌企图占领两侧高地，连续向我正面阵地五次猛攻，均被击退。六时半左右，指挥官命我到前沿阵地检查战斗情况，并鼓励官兵英勇奋战，消灭进犯之敌。当我进入韩营十字街，我军不支，已向北门撤退。问及撤退官兵，焦书才在哪里，彼等答大队长失踪，副大队长史茂亭在南门阵亡。当时我看韩营已不可守，遂命令官兵：撤出北门，越沟占领预备阵地，不得再后撤一步，违者军法从事。俟官兵全部撤出，我始走出北门。此时敌人已从东、西两侧迂回进北门，由于天黑又下雨，离敌虽近，亦未被发现。越沟后，将沟北已占领阵地官兵重新作了部署，并命令传令兵向指挥官报告。指挥官命我暂不回指挥部，代理焦书才指挥独立大队。韩营失陷，我东、西两侧部队则向韩营收缩。我军虽有伤亡，而敌军则死伤累累，同时敌对地形不熟，四面枪声，敌不敢深入进犯，仅据韩营固守。指挥部将部队重新作了调整。次日拂晓前，未待敌人来犯，我指挥部即命令盟军进入阵地，山炮瞄准韩营目标，两侧向敌压缩。一直激战至下午三时许，在我炮火猛烈轰击、将士英勇奋战情况下，敌已溃不成军，四散逃窜。由于我正面猛烈反击，两侧夹击，敌之残余不得不顺沟南逃，恰好闯入我预布雷区，虽有扫雷器，也被炮火追得顾不上使用，炸得敌军鬼哭狼嚎，几乎全军覆没，仅留一小股向晁陂方向窜逃。指挥官命我率独立大队跟踪追击，至内乡灌张铺附近，残敌已向大部队靠拢，我亦率部撤回。此役计毙敌千余，俘士官见习生一名（送西安中美三班），缴获迫击炮三门，掷弹筒、枪榴弹、轻重机枪、步枪、弹药很多。

六、与盟军关系

一九四五年四月份，重庆中美合作所派一个上尉率医药师、机械师和军士十二人，由中美三班派人护送至镇平，协同我部作

战。

盟军参战，实对我部美械装备有督导作用，故其所运来之火箭筒、六一四机枪和部分弹药、医药均未交付使用，仅抽调部分组员训练，最后在战斗中始交付使用。

盟军生活费用自理，自带炊事员，其所需副食品，均须在当地购买。因此，指挥官派我与之联系，每日由盟军上尉付款由我派警卫组员到附近村镇购买鸡、鸭、肉、蛋、蔬菜等，彼此相处融洽。后来稟明指挥官将王彬质献的清宫瓷器，送给盟军作为纪念。

五纵队无翻译，盟军到达后，特请县立中学的英语教师谢子才先生担任翻译。

忆平汉铁道破坏队

黄明荃

一九三八年九月，我受中共河南省委委派，化名兰田，同胡金林一起到平汉铁道破坏队工作。当时，我们离开省委，经李家寨车站、漯河车站，通过党的地下组织，到达许昌。铁道破坏队团长刘松山，副团长徐宽、萧汉廷接待我们，在欢迎会上宣布我为平汉铁道破坏队参谋室主任。现将平汉路铁道破坏队的组织沿革和在八年抗战中对日作战活动，概述如下。

一九三八年七月，以平汉工人破坏队为基础，建立了平汉路铁道破坏队总队（为第一总队），下设三个大队，隶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和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同年十月，在信阳当谷山成立了第三总队，隶属第五战区，发展为七个大队，一个少先队。十一月，在洛阳成立了天水行营铁路破坏队指挥部，刘松山任指挥官，徐宽任副指挥官。一九三九年六月，指挥部将所属两个总队改编为四个大队。一九四〇年初，又接收陇海铁路破坏队，编为第五大队。洛阳指挥部改为军委会江北交通工作队指挥部，统一指挥五个大队（有时称团或独立团队）。大队（团）的编制为三三制，下有中队、分队，人员配备三百至四百名不等，连同指挥部共约二千人。大队部内设有参谋室、军需室、副官室、书记室、警卫队和通信班。第一团（大队）团长是萧汉廷，副官室主任是吕伯勋，军需室主任是周新奇，我任参谋室主任。参谋室下设民运组，负责政治工作；民运参谋，负责对外群众工作，还有军事

* 作者当时系军委会江北交通工作队第一大队参谋室主任。

参谋、爆破参谋。全团辖三个营，胡金林为第一营营长，王既清为第二营营长，胡宗良为第三营营长。在对日作战中，破坏队主要是以爆破断敌交通牵制和破坏日本侵略军的行动。

一九三八年九月，第一总队北渡黄河，破坏交通，牵制道清铁路西段的日军。翌年初，扩展到平汉路北段新乡至安阳和同蒲路南段的运城一带。第三总队从一九三八年十月开始，在平汉南段信阳至孝感一带活动。

一九三九年六月，两个总队改编为四个大队。第一大队驻汤阴县盘石头，负责道清路西段的新乡至清化(今博爱县)和平汉路北段的新乡至安阳一带。第二大队驻武安县一带，负责对正太、平汉三角地区的交通破坏，牵制日军。第三大队驻罗山县一带，负责平汉南段的信阳、孝感铁路沿线。第四大队驻运城一带，负责牵制同蒲路南段的日军。

一九四〇年初，陇海铁路特别党部特派员宋觉先组成的陇海铁路工人破坏队因纪律涣散，行将解体。刘文松派范进臣在广水组成的抗日武装加入，编为第五大队，驻中牟县一带，对新乡南至黄河北岸的平汉铁路破坏敌人交通。

一九三九年底，第一、第二两个大队换防。第二大队南下修武、林县一带，对道清路西段、平汉路北段安阳至新乡沿线破坏交通。第一大队北上临城、赞皇，负责邢台南北的平汉路，一九四〇年二至三月，返洛休整；一九四一年三月改赴豫东沈丘和安徽太和一带，负责破坏陇海、津浦三角地区，其中一个中队还深入江苏省的盱眙，破坏津浦线蚌埠一带的铁路。第三大队于一九四一年派一个中队至淮南，破坏蚌埠、合肥一带敌控铁路。第五大队于一九四一年开赴山西境内的安泽一带，与第二、第四大队配合，呈鼎足之势，在同蒲路南段的洪洞、临汾一带，牵制日军对中条山的大规模进攻。是年六月，由于我军撤离中条山，第二、第四、第五大队随之陆续撤返洛阳。一九四二年初，开至中牟、巩县一带，活动于平汉路新乡至黄河北岸和道清路西段。

一九四二年六月和一九四三年四月，日军两次大规模进攻太行山区，孙殿英、庞炳勋等投敌，并交出我军部署图表，致使第四大队在运城一带遭敌袭击，伤亡惨重。第二大队在林县八里沟被日军打散，第五大队同时也受到损失。后来，经过收容整顿，第二、第四、第五三个大队合并为第二、第四两个大队。一九四四年春，第二大队开赴桐柏、泌阳一带，活动于信阳以北铁路沿线，继续牵制敌人，破坏交通。

破坏队对日作战，主要是以隐蔽的形式，深入敌占区的后方，以爆破日军盘踞的铁路、公路、桥梁、军车、战车和水上船艇，断其军运。

破坏队平时以穿着军装的一般部队出现。队员们执行爆破任务时，多穿便衣，化装后夜间埋雷。大队在黄河北活动时，通常自称“独立团”，到豫东沈丘一带则改称“补充团”。破坏队有时以正规军面目出现，配合友军，攻打日军据点，消灭外出之日军和进行反扫荡战，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正面的交锋。这在中原地区的第三大队搞得较多，第二大队也有类似情况。

在爆破方面，开始是用导火索和电气发火引爆，用人较多，容易暴露目标，收效不够显著。后来在有经验的铁路工人帮助下，制成了威力大的特种地雷——“启闭器”。采用插入箱中炸药孔的信管两线，加置弹簧，以丁字形铁棍对孔插进与断极空隙相对埋于轨下，靠车辆重力使铁棍下降于断极中间，两极相通引爆炸药，铁路、机车同被炸毁。敌人发现后，采取对策：在机车前装上石块平车，使埋雷爆发难炸中机车。于是，我们又采取按车辆最大纵距处，各埋一极不通、双线延连的对雷，机车重力全在对雷上时，就能同时爆炸，这种爆破法虽然有效，但扒碴过多过长，浪费时间、药物，痕迹明显，容易被发现。继改为锯开信管加入小段火索延长时间炸敌要害装置，敌车每被炸中损失巨大。日军用探雷器难以发现我们埋下的木质雷箱，便用电车开道引爆，机车通过。于是我们又将弹簧铁棍改为类似筷子的装置，逢电

车试行时抽出，待军车开来再行插入引爆。敌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加强铁路的守护。如在道清铁路西段靠太行山一边，敌人挖了宽一丈左右的一百多里长的护路沟。并在每一里处建一个碉堡，作为护路点，强迫附近村民昼夜看守。

在具体的战例上，各队都有典型。一九三九年初，第一大队在安阳站南炸毁日伪河南省长陈道藩的专车。但陈幸免一死，曾悬赏捉住一个破坏队员赏五百银元。在道清、平汉两路炸得敌人穷于应付。在津浦、陇海三角地区经常破坏敌人铁路交通。一九四二年，班长王玉林和队员李世昌等，在永城、夏邑间的公路埋雷，炸毁敌汽车两辆，毙敌小队长等十二人；在夏邑火车站附近炸敌东开军车一列，断敌交通三日。班长高永海等在砀山地区杨庄一带要道布雷，炸死炸伤敌伪军六十余人。分队长黄凤翔带李文楷班，在徐州车站北炸毁大桥一座和敌救援车一列，并配合友军一天炸毁敌装甲车三列、大炮三门，敌伤亡二百余人。一九四三年，郑式修班五人，为阻敌扫荡，在虞城的耿苏楼、侯庙、汪场和张桥楼连续炸敌碉堡四座。队员李超山为断敌运煤，在徐州孤山窝炸敌小铁路大段。中队长丁昌锦为阻日军增援，带班长邢文义及文书、内线、棚工，在陇海黄口站东三公里地段埋雷两处，先炸中由徐州至开封兵车一列，毙敌二百余人；继炸毁商丘开来救援车一列（四辆），毙伤敌二十余人。一九四四年，是敌人最疯狂的一年，第一大队处在敌人包围区内，即采用分散进击的战术。班长郑书声等三人，乘敌外出扫荡，一次在砀山附近炸毁敌军车一列，两次在宿县西寺坡，由村民引导，连续炸翻敌军车两列，其中一列共二十五节弹药车全部炸毁，毙日军二十余人，使敌放弃扫荡计划。分队长高永海、分队附张七道和队员刘冠洲等，越过陇海线，在津浦路徐州、茅村间和利图、三张茂间，连续炸毁敌军车三列、桥梁一座。其中一列兵车上的日军死伤一百六十余人。分队附李万洲等在蒙城、砀山一带，连续炸日军火车、汽车九次，予敌重创。分队长杨振声、分队附李国辉等在马

牧集、孙庄炸翻日军列车一列。黄凤翔分队长带一个分队越过津浦路，在符离集东高家子附近公路，由骑兵第二军掩护，炸毁敌领队汽车，后随汽车六辆全部挤毁，活捉日军军官二人、军妓三人、伪军三十人，后将俘虏交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处理。何奖给分队每人灰大衣一件。总之，在第一大队范围内，日军在铁路和公路上都不得安宁，惊得在徐州沿街敲锣，发出“你们若不再炸，我们也不扫荡”的哀嚎。日军官兵还常说：“打中央军，大大的，一个打十个，打毛猴子，一个打一个的不行！”

（王敬阳 整理）

收复垣曲

李志勤

一九三八年五月，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率总部进驻山西垣曲县城（今垣曲县古城镇，位于黄河北岸，与南岸的河南省滏池县隔河相望）以西的莘庄村。独立第五旅担任警卫总部之责，旅部驻城北小赵村。由于当时风陵渡、茅津渡等黄河渡口均已被日军占领或破坏，垣曲城西南之东滩、西滩至对岸滏池南村的渡口，已成为向黄河北岸我军运送军需的唯一交通枢纽。我营驻湾里村，承担守卫渡口的重任。

在此期间，我部与八路军和陆相处，感情融洽。我亲眼见过朱德总司令于当年夏季和冬季两次到莘庄与卫立煌亲切交谈，我还参加了欢迎朱总司令的大会，看到朱的随行人员扛着卫立煌赠送的弹药、面粉返回太行山区。由延安抗大学生和其他进步青年组成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每天都到各部队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或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使官兵们深受教益。

一九三九年一月，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仍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长官司令部驻洛阳西工。独立第五旅随之前往，担负警卫职责。一天，独立第五旅旅长高增级叫我去长官部，见第一战区参谋长郭寄峤，接受任务。我到长官部后，郭寄峤指着墙上的地图说：“现在有一股日军占据了垣曲县城，威胁我前后方之间的交通安全。我命令你营立即出发，将这股日军就地

* 作者当时系第一战区独立第五旅六一五团第三营营长。

歼灭或驱逐。”

我领命后，立即带领全营乘火车赴澠池，下车后以急行军速度经坡头、段村到达南村。由于北岸日军的机枪封锁了渡口，无法由此过河，我即带队向上游搜索前进，走出七八里才找到渡船。为使部队顺利渡河，我决定挑选一些精壮士兵组成先锋队，由一名连长带领，于当夜进行偷渡。

天黑后，先锋队乘船快速驶向对岸，然后按预定计划占领了对岸山头，担任掩护，同时发出了安全登岸的信号。我立即命令全营开始渡河。由于人多船少，直至次日天色大亮，部队才渡河完毕。我们刚隐蔽起来，一架日军飞机就从上游沿黄河飞来，未发现情况，又继续飞向下游。这时，先锋队派人来报告说：湾里村有一群日军赤着上身，端着上刺刀的步枪正在向山上爬。我命令他跑步回去告诉连长，一定要沉住气，隐蔽好，待敌人接近山头时再开枪猛击，务求全歼，不使漏网，我带领大部队随后就到。这名士兵离去后，我立即集合部队向山头急进。没走多远，又接到报告，说那群日军只爬到半山腰，就转身下山回村了。我判断日军是进行爬山训练，并未发现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们很快到达山头，与先锋队会合。我命令全营就地休息，并决定实行夜袭，以减少部队伤亡。我过去在这里驻防时，与老百姓的关系很好，对附近的地形也很熟悉。我向老百姓详细了解了日军的兵力部署情况，得知日军的指挥部设在小赵村祠堂里。于是，我派人与河对岸我军炮兵联系，让他们听到北岸枪响时，即开炮轰击小赵村祠堂，配合我营进攻。

当夜没有月光，地面一团漆黑。我命令部队分三路：一路进攻湾里村，一路进攻小赵村，另一路埋伏在两村之间的山坡上，截击零散逃敌。各路部队奉命后立即进入准备攻击位置，待命出击。午夜十二点整，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夜空，我军向当面之敌发起猛烈攻击，南岸的炮兵也向小赵村猛轰。驻湾里村的日军顿时乱作一团，无力抵抗，仓皇西逃。驻小赵村的日军指挥官企

图集合队伍抵抗，一发炮弹正好落在队伍中间开了花，炸死炸伤日军官兵十多人，余者慌忙夺路逃命。一个多小时后，战斗胜利结束。我营除一部追击西逃之敌，大部开始清扫战场。在小赵村南面，我们看到一棵柿树上吊着一具中年男尸，头部及上身的皮已被剥去，日军的暴行实在是令人发指。

这次收复垣曲县城及周围村庄，我营无一伤亡。我即派人回洛阳向上峰报捷，同时令部队就地休整三天。不久，重庆出版的《中央日报》登载了这条胜利消息。

邙山“洞炮”制日军

冯 尧 和

一九四一年秋，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为策应第二次长沙会战，并将其前进据点推进到黄河南岸，发动了郑州战役。从十月二日至十一月三日，我孙蔚如第四集团军和孙桐萱第三集团军与日军原田熊吉第三十五师团等部激战月余，将日军驱逐回黄河北岸，但邙山头和中牟县城两处桥头堡阵地仍为日军所占领。

邙山头日军桥头堡阵地位于河南广武县（今已撤销）东北部，是一条西起霸王城（今属荥阳市）、东至平汉铁路黄河大桥南端（今属郑州市邙山区）的狭长山地。日军在此驻扎了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大队，并随时可以得到北岸步、炮兵和空军的增援。为夺回该阵地，我赵寿山第三十八军等部从十一月上旬到十二月中旬，曾发起三十余次攻击，并多次攻占其中部分据点，终因日军不断得到增援，凭险据守，我军伤亡严重而未能成功。日军利用山势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我军则与当地民众一起在敌阵地下方挖壕沟、设鹿砦、筑机枪掩体，修起了多层次的监围工事。

日军居高临下，经常炮击枪射我军阵地和周围的村庄，造成我军民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当时我军参加监围的炮兵，都是在平原地带的村庄后放列，一旦射击就会暴露目标，招致日军炮火的还击而受到损失。

* 作者当时系第八十五军炮兵营副营长、代营长。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一日，第三十一集团军第八十五军^①（军长吴绍周，辖第二十三师、第一一〇师、预备第十一师）奉命接替郑州、广武一带的新、旧黄河河防。军炮兵营临时配属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参加对邙山头日军阵地的监围。当时我任炮兵营副营长，全营共有法国造七十五毫米野炮十二门，射程为一万一千米。由于我营起初也是在平原村庄后放列，所以未敢射击。

接防甫半月，集团军总部以我营在叶县稽查抢劫手枪案和征购马料时有欺压民众的行为，下令将营长胡笙押送总部法办，胡于半途逃走。此时，军部官员中争当炮兵营长者甚多，但廖运周师长坚持保荐我代理，终获批准。我接任后，将营部移驻霸王城东南十一公里的广武纪公庙村（今属郑州市邙山区），营观测所设在纪信（即为救汉高祖刘邦脱险而被项羽烧死者）的大坟墓上。目睹日军炮兵肆虐猖獗，全营官兵个个义愤填膺，决心用我们的大炮狠狠教训侵略者，为中华民族争气，为死难同胞复仇。

经过几天的侦察，邙山山沟里的窑洞使我深受启发。根据同等距离内射角小落角大这一弹道原理，我考虑在霸王城以西一条深约五至八米的南北走向大沟内构筑阵地。以东侧断崖作掩蔽，在西侧断崖下开挖类似窑洞的大洞，两侧紧贴洞壁排列木桩，顶部密铺横梁，再用土将梁与洞顶之间的空隙填实，以防坍塌。每个洞放置一门炮，炮身两侧排立木柱，防止敌炮弹片飞入洞内。炮与炮之间有小隧道相通，并开挖人员出入的通路。炮兵阵地副连长指挥所破例设在东侧断崖下的掩体中，连长指挥所（观测所）设在侧方崖顶掩体内。除口令指挥外，每门炮都安装一部电话。炮手们在洞内虽不能通视目标，但可采用间接瞄准的方法进行射击。由于野炮具有弹道低伸、射角小的特点，以低射界射击即可射出，而敌炮弹落角较大，不易打入我洞内，往往是在洞顶

^① 同年十一月，第八十五军改隶第二十八集团军。

上方爆炸，这样就可收到既能炮击日军阵地，又能有效保护自己的效果。我给这种临时性的炮阵地取名为“洞炮阵地”。但因其距离日军阵地太近，日军步兵一旦冲下来，就会对我方的火炮和人员构成极大的威胁。

我把自己的设想和顾虑向廖运周师长作了详细的汇报，他听后表示极力赞成，当即命令我营加紧构筑洞炮阵地，并说：“你放心，我增派步兵保护你们。”由于我营有木工、铁工和马车，附近群众大力支援，砍伐树木作梁柱，仅用了十天时间就筑成了洞炮阵地。我命第二连连长樊信刚（江苏砀山人，黄埔军校第十六期炮科）率该连的四门野炮进驻阵地，并对日军的炮兵阵地及轻、重机枪火力点进行详细认真的侦察，通过计算求出射击诸元^①并在瞄准装置上装定。一切准备完毕后，我请廖师长视察阵地。他满意地说：“很好！第一次打击要狠，炮弹要准备多些。”

数日后，日军再次炮击友军阵地及平原村庄，我第二连官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轰敌阵地。当时我从炮队镜中看到，我军的炮弹准确命中目标，剧烈的爆炸把日军阵地上的土木建材、被毁枪炮和人员肢体抛向空中。在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日军顿时懵头转向，不知所措，全无还击之力，只得听凭我炮兵打个痛快。这是自监围邳山头以来我炮兵第一次严惩日本侵略者，友军和村民们看后都拍手叫好。但日军决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他们很快从黄河北岸运来了新的大炮，并增派了炮兵。

又过了几天，我们刚吃过午饭，突然从西北方向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炮声。我急忙登上设在纪信坟冢上的营观察所，只见霸王城上日军的十几门火炮正向我第二连洞炮阵地猛轰，整个阵地已被浓烟烈火所吞没。从理论上讲，洞炮阵地是安全的，但实际情况却不得而知。第二连的电话摇不通，第一连和第三连又因未构筑洞炮阵地而不能开炮，我心中十分焦急。直到十六时许，日军

^① 射击诸元是指火炮射击时使用的各种数据，如距离（表尺）、高低、方向等。

才停止炮击，我立即率营部人员乘马赶赴现场察看。来到第二连阵地上，只见周围的地面已被弹片复盖，电话线被炸断，洞门和上方的断崖均已崩塌，但四门野炮因被向后移动而完好无损，全连官兵也都安然无恙，只是一个个满身泥土，多数人的耳朵被震聋了。悬在心头的石块总算落了地，我命令第二连当夜撤回驻地休整。第二天，我营士兵拾了两千多斤弹片，步兵的人多，拾了六七千斤，皆用马车拉往郑州出售，购回菜肴改善伙食。

实战的检验证实了我营设计的洞炮阵地是成功的。但老阵地已不能用了。我命第一连连长史文治（山东人，黄埔军校第十三期炮科）率队在霸王城东南大胡村附近山沟内，以同样的方法构筑洞炮阵地。由于有了前次的经验，这次不到十天就完成了。在我们施工期间，日军误认为我炮兵已被消灭，又猖狂起来，不时炮击我友军和村庄，造成我方人员伤亡。第一连准备完毕后，我请示了廖师长，对日军进行第二次炮火突袭，摧毁了敌炮兵阵地和机枪火力点。日军伤亡惨重，没有还击。次日上午，从黄河以北飞来了三架日机，在邙山上空盘旋。山上的敌炮向我第一连阵地打了几发炮弹，指示目标。日机随即轮番轰炸，投下了许多五百磅的重磅炸弹。其中一枚正好在一个炮洞的上方爆炸，把洞内人员全部震倒在地，但洞顶未坍塌，人员也无伤亡。

为了让日军知道，他们的猛烈炮击和飞机轰炸均无损我炮兵阵地，我决定对其实行第三次示威炮击。我嘱咐第一连全体官兵带足防毒面具并做好防毒准备，及时采取防毒措施，以防日军使用毒气弹。第二天一早，我军的四门野炮又发出了怒吼。这下子日军像是认输了，不但当时没有还击，而且直到次年四月十八日之间的几个月中再也不敢向我军阵地和村庄炮击了，从而使附近的我军官兵得以活动自由，农民也能正常生产和生活。

为使炮营全面发挥作用，我命第三连连长刘凤山（河南人，黄埔军校第十四期炮科）派第六排两门炮，配置于汉王城西侧三公里处的断崖下，以利侧击日军；同时令第二连在纪公庙附近某

村庄后的平地上挖了一条四五米深的大沟，在沟内试筑洞炮阵地，经实测也属可行。

有一次，我为了测试黄河的宽度和我炮的射程，决定以第一连的一门野炮向黄河北岸火车站试射三发炮弹。我们精确地测出了这门炮与目标之间的距离，并在汉王城上设立了营和一连的临时观测所。我炮射击时，我通过炮队镜清楚地看到三发炮弹准确地命中了目标。我认为已达到目的，只将射击诸元记录保存，就没再去多想它。谁知几天后，郑州城竟轰动起来，说我们营是神炮，打死了日军的大官。起初我并不相信，后通过情报人员核实和过往商贾所谈的见闻，证实当时确有日军某大官带着两名警卫站在车站的高处，用望远镜观察黄河铁桥和南岸邙山头地形，被我军发射的炮弹炸死。一时间，我军炮兵的威名大振，周围各县的民众纷纷传颂我营的战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亦派人到我营视察，总结洞炮阵地的构造和作战方式，并予表彰。

一九四三年是河南连续遭受旱灾和蝗灾的第三年，老百姓只得以野菜、树皮、树叶充饥，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逃荒要饭，所到之处哀鸿遍野、饿殍载道。为了减轻民众的苦难，报答他们支持我军作战的恩情，我发动全营官兵节约出粮食和马料五万多斤，在驻地附近各区赈灾。此举虽只是杯水车薪，但民众却非常感激。同年十二月，郑州各界推举的代表敲锣打鼓步行数十里来到纪公庙村，给我营送来了一批白猪、白羊、饼食、枣果和两块分别写着“威镇邙山”、“泽沾黎庶”的红缎黑字大匾额，使官兵们受到很大的鼓舞。

设宴杀敌

郭 绍 绪

一九四四年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豫西大部地区。日军第一一〇师团第三十九联队第三大队驻扎在伊川、伊阳(今汝阳)、临汝(今汝州市)一带，烧杀虏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还到处抓丁拉夫，修碉堡，筑工事，使豫西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当时在中国远征军第二军军长王凌云部下副官处任处长。王凌云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在南京高教班受训结业后，奉令率部开往江西南城。抗战开始后赴上海、浙江、江苏、湖南、广西、云南、缅甸等地作战。王凌云在外地作战时，其母亲、妻子、儿子仍留住老家——伊阳县虻店。王凌云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期间，接到他母亲发去的电报，要他派人接她们去四川。时隔不久，王凌云派我和军需科长赵子和、副官蒋保林等人，由四川返回河南接王凌云的家眷。我们回到河南伊阳，当地已被日军侵占。日本兵到处烧杀抢劫，十分凶残，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威胁。为了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趁我们暂时未返四川之前，我暗中活动寻找力量，待机杀敌。我先和伊阳县蔡店乡冷铺村马三俊和杜康扒(今杜康村)袁好文等有民族气节的志士商议铲除日军，为民除害。我们经过反复商议，决定利用日军“以华治华”的思想，成立“人民自卫团”，表面归顺日军，暗中进行活动，伺机消灭日本侵略者。

计谋商定后，我派马三俊、袁好文在伊阳蔡店一带暗地串连

* 作者当时系第二军副官处处长。

蔡店张沟村谢修成、蔡店曲营村遂中甲等入，组织扩充队伍。我也返回老家伊川县黄兑村周围串连了一大批骨干。经过我们暗地串连和精心而又周密的组织策划，队伍很快发展到六百多人，大家推选我任团长，马三俊、杜明斋任副团长，袁好文任军需处处长。由我出头露面和日军建立联系。我先后多次找日军第一一〇师团第一三九联队第三大队头目联系，申述为了支持他们建立政权，便于开展地方工作，请求成立人民自卫团。这一请求很快得到了日军头目的赞同，于一九四四年五月间在伊川县寨子街（今伊川县白元街）北河东的一个民宅小院里正式成立了人民自卫团。为了智歼敌人，我曾几次到伊川县和主张抗日的伊川县县长蔡芷生联系，策划设宴歼敌。当时蔡芷生和我的思想认识非常一致。

我们第一次借人民自卫团成立祝贺之机，邀请日本军官参加，结果日军主要军官头目未到场，没有动手。第二次又借筑碣堡庆宴，日军只派了一个中队长和曹长赴宴，我们又未动手。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农历七月初七）下午，我们又借农家传统节日在自卫团团部所在地设宴，邀请日军头目参加。这天下午大约两点半钟左右，日军第十一中队队长榊亲志中尉，机枪中队长甲斐治郎中尉，大队副官村濑信三少尉，以及军医和久嘉夫少尉，主计（后勤）宇高兴三郎少尉，情报金泽宪一曹长，翻译金泽等七名日军头目到场，在一棵合抱粗的泡桐树下预先摆好的大圆桌周围坐下来。我派两个卫兵端茶让烟，递毛巾，招待日本军官。我和副团长马三俊、杜明斋等人殷勤奉承，引得日军头目一阵阵发笑，十分高兴。

不一会儿，日军翻译官走到每个房屋门口，向屋内窥探，又到厕所以及各个角落巡视了一遍，看到一切正常，才安然入座。此时我又派人去请日军第一三九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大内义弘大尉赴宴。大内义弘请来后，我们这次要请的“客人”也就全部到齐了。

酒宴即将开始，我把八个日本军官和寨子街区长杨松山一一往屋内请。这时我发现日军翻译官和日军大队长大内义弘叽哩咕噜了一会儿，翻译官向我说道：“郭团长，司令说室外凉快，不要移地。”这时我心里想，在室外动手，敌人会四处逃窜，很难一网打尽。我向翻译说：“中国风俗请贵客设宴，必须在室内才能分宾主，否则有失礼节，还是入乡随俗吧！”日军大队长大内义弘看我满脸忠厚的笑容，便起身向屋里走，别的日本军官也都跟了进去。

我这次设宴歼敌的计划，事前我只和副团长马三俊、杜明斋商量过，没向其他任何人透露。这天下午，当日本军官请到后，我才暗里进行部署。因为我当时一次又一次离席，引起了日军大队长大内义弘的怀疑，他追问我为什么不停外出？我立即装出感冒的样子，连连咳嗽了几声说：“今天我冻着了，宴席间咳嗽、吐痰，很不礼貌。”我这样一说，日军头目才消除了怀疑，又开始吃起来了。

就在这期间，我出来布置了外围警戒，组织短枪队二十多人到出击位置，布置自卫团骨干镇守寨门，守住寨墙，防止寨内敌人行动。因为所用自卫团官兵都是有民族气节的爱国青年，一听说要消灭日本兵，都很快行动起来，占领了阵地。

菜上数道，酒饮数杯，日军头目已放松警惕，除大队长大内义弘大尉带有一枝八音手枪外，其他几个日军头目都把东洋刀靠在屋内墙上。我看全歼日军头目时机已成熟，就站起来说：“下一道菜是司令官最爱吃的爆炒王八，我要去厨房亲自为司令官炮制。”

我出来后，立即安排动手。首先派人借敬酒之名，进屋监视八把日本战刀，听到枪声，把刀一捆揽起，防止敌人拿武器还手。接着让端菜人在条盘下掏枪，倒酒人袖中藏枪，递毛巾人怀里揣枪，先后进去。我紧紧跟在端菜人身后来到桌前，乘机从口袋里抽出手枪，向日军大队长大内义弘打去。端菜的把爆炒王八摔在日

本军官头上，倒酒的把酒壶摔在日本军官脸上，都同时掏出手枪，向日本军官开了火。几秒钟时间，五个日本军官倒在血泊中。日本翻译官和另外两个坐在靠门口的日本军官一看不妙，掀翻桌子夺门而出，我带人追出屋门，墙上、房上早有准备的短枪队也一齐开火，把翻译官打死在门过道里。有两个日本军官拼命跑上街，而自卫团已把寨门落锁，守寨的自卫团官兵把他们击毙在寨墙下。

这时，寨门外碉堡里的日本兵听到枪声，跑出碉堡询问情况。我已带领自卫团迂回过来，又对准日本兵开了火。乒乒乓乓一阵枪响，四个日本兵栽倒在碉堡跟前，其他的日本兵一看不妙，都掉头钻进碉堡里不敢出来。街里的日本兵听到枪声，也纷纷窜上大街，但寨门紧锁，他们只有在街上哇哇叫。等日本兵彻底清醒过来，组织炮火向我们射击时，我已带领自卫团官兵和我全家人沿着寨子街东坡向东南奔去，出了敌人的射击圈。

当天晚上，我带领自卫团全体官兵，到伊阳县蔡店乡虹庄村王凌云家补充了弹药，更换了一些武器，并携带王凌云的家眷，连夜潜入伏牛山前麓，准备再歼日军。

次日拂晓，日军为了捉拿我，调集了三个中队的兵力，向我部围剿。双方激战了一天，因为日军不善于山区作战，我们又击毙日军三十多人，击伤几十人。这时，日军更为气急败坏，他们不仅放火烧了我家的房屋，同时还把我们村里各家各户的财产洗劫一空。伊阳县虹庄村王凌云家的房屋也被日本兵纵火烧成灰烬。日军还在王凌云家的房基上立了一块牌子，上写“这就是抗日将军的下场”。日军还扬言，谁交出王凌云的母亲赏两万元。

(张荣钦 李伟华 整理)

血战礼曲寨

杨 金 镜

一九四四年七月间，日本侵略军已控制了宜阳县洛河以北洛卢公路沿线主要据点。在黄窑、白草坡、香炉山、韩城、水沟庙等地驻有占领军，并强迫大批民伕为其修工事。在洛河以南，宜阳县城建立了伪组织，并在县城以西二十多里远的中石村建了一个伪区部。日军企图向西扩展占领区，就决定沿洛河南岸向西进犯。

这时，礼曲以西驻有第一战区第九挺进纵队司令徐吉生所部。徐部中队长车中道带一个自卫中队一百来人，驻守礼曲村西南山顶的干寨（平时无人居住）上。这个寨是过去防刀客筑的土寨，寨高二丈，只有一个东门，里边很多窑洞。车中道的自卫中队就住在窑内，平时由寨下村里派人送饭吃。另外，在礼曲以西莲庄村南的莲花顶驻有史宗义一个自卫中队一百余人，在涧河寨驻有冯克功、罗云杰部二百余人。

日军出发前，先派人到礼曲以西一带进行了侦察。然后于一天的下午，天野部队一百余人和伪军曹子英大队一百多人从宜阳县城出发，开往中石村，与这里的伪军季廷杰、张海亭、张聚兴部二百多人会合，共集中约四百多人。等到后半夜，敌军乘夜深人静时出发向西进犯。这对，车中道部在礼曲村东边设了一个哨兵班，共九人，班长郝某，他们的任务是向东警戒。黎明，他们看见东边大路上一支打着太阳旗的队伍向西开来，知道是日本兵

* 作者当时系第一战区第九挺进纵队副官主任。

要来攻打，急忙开枪报警，然后向北边洛河滩逃跑。时间不长，日军包围了礼曲干寨。在礼曲东南山头另一个干寨（东寨）架了一挺重机枪，隔沟对准车中道部驻的干寨东南边。在礼曲村西南角架一挺重机枪，对准干寨北边，封锁车中道部退路。在干寨西南部也有伪军把守。

八时许，日伪军在天野指挥下，在东山头机枪猛烈射击的掩护下，从干寨东南部靠梯子强攻。车中道知道，礼曲是前沿阵地，能不能守住，对后方至关重要。前几天徐吉生曾严令他：“守不住阵地不要回来见我！”这时，面对数倍于我又装备精良的敌人，车中道在居高临下、有寨墙掩护的条件下，带领战士坚决顶住。他把主要力量集中到寨子东南角，敌人从梯子上上来一个就打倒一个。双方激战约三个小时，日伪军终未能登上寨墙，就暂停攻击。车中道部官兵因早上未能吃饭，紧张战斗了一上午，又饥又渴，手榴弹、枪弹基本耗尽，难以继续战斗。车中道和弟兄们都很着急。枪声停息后，有几个人从干寨北边跳下寨墙，可能想突围去搬救兵。但他们刚跳下寨墙，日军架在礼曲村西南角的重机枪就开了枪，把他们打倒，尸体滚到半山坡。将近十二点，日伪军又发起新的更加猛烈的进攻。因寨内无力抵抗，敌军很快登上寨墙，冲入寨内。他们见人就杀，任意施虐。车中道腿受重伤，不能行动，被敌人用刺刀刺死。车中道中队一百余人除哨兵班九人外，其余全部阵亡。

这次战斗，日伪军被打死十八人，打伤十人。敌人把礼曲村南山沟古庙里的门摘掉，将日军尸体抬回宜阳城火化。以后日本人说：“想不到在礼曲会遇到这样厉害的抵抗。”

日伪军攻下礼曲寨后，又向西分兵攻打莲花顶和涧河寨，遭到抵抗，未能得手。于是他们就撤回孙留、中石村和宜阳县城。从此，日军再没向西扩展。

（陈荣耀 整理）

宛南抗日游击队歼敌纪实

李 鸿 合

一九四五年春，日军占领南阳后，沿城东盆窑、程官营、三十里屯一线设置据点。据点内日军不时出动，对周围民众恣意践踏蹂躏，民众恨之入骨。因而当许子和等树起抗日大旗，民众纷纷响应，不到半个月就召集了一百多名抗日志士，名之曰“宛南抗日游击队”。许子和任大队长，大队部驻扎在城南夏营村。

农历三月三日上午九时，据了望哨报告，有三十几个日本兵，护送两辆牛车朝三十里屯方向奔去。大约两小时之后，玉皇庙街的几位老百姓也跑来报告说：“有三十一名携带有机枪、步枪及两牛车辐重弹药的日本兵现正在玉皇庙街捉鸡、杀猪、要鸡蛋，像是准备做饭吃，希望游击队揍他们一家伙。”

游击队的几个骨干马上开会商量，认为这是消灭敌人的好机会，但又感到自己力量不够，怕没有取胜的把握。于是一面集合游击健儿，做好准备；一面派许仲武、许星桥、李英甫前往竹园庄村与驻军第五十五军某连联系。该连连长表示同意与之配合。

许子和把队伍分编成三个队：自己带一支尖刀排攻打正面；陈全福带一支从街西绕过去，袭敌后背；李鸿合、许文举领一支从街南向街北进攻。

正在吃饭的日本兵，听到密集的枪声，迅速抢占了玉皇庙街北头上庙阵地，利用庙宇和庙前的一道壕沟，居高临下向我游击健儿开火。这时前来支援的第五十五军那个连也在以掷弹筒、迫

* 作者当时系宛南抗日游击队大队长。

击炮向敌射击。在硝烟的掩护下，许子和率领尖刀排攻到敌人的前沿阵地，其他两支队伍也从两面迂回过来，对敌初步形成了包围圈。约有吸两袋烟的功夫，敌人就被打死打伤四五个。为了更快地结束战斗，许子和对部队作了调整，一部分佯攻，一部分打掩护，他再次率尖刀排进行第二次强攻。激战中，许子和左手腕中弹，鲜血顺手流淌，他撕下衣襟，用牙咬着包紧伤口后，又往前冲去，直逼前沿阵地。这时敌人架在侧面一个厕所内的一挺机枪对准他射击，李从胸膛到腿部连中三弹，血流遍地。他忍着剧痛，对身边的王肃祥说：“我不行了，这一仗非打好不行，叫日本人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厉害！”说完就闭上眼睛牺牲了。游击队员阎文庆当过兵，战斗中他凭借着道士坟的有利地势，乘敌人转移退却之机，一连击毙四个日本兵。敌人疯狂地向他射击，一枪打穿了他的阴囊，一个睾丸随即流出来，他一手扯下帽子塞住伤口继续打击敌人，但很快晕了过去。人们把他抬到邻近他舅父家照料，他的几个舅父看到他伤势很重，都难过起来。阎文庆醒过来后说：“你们不要伤心，就是我死了还赚他四个，是咱们沾了光！”

许子和率领游击队在玉皇庙抗日的消息，很快传遍周围村镇，一些地方武装闻讯，纷纷赶来参战。许子和阵亡后，大家一致表示要为死难的抗日勇士报仇，积极投入战斗。到下午五点，整个战斗胜利结束。三十一名日本兵全部被击毙（内有指挥官川口左志），缴获机枪四挺，“三八式”、“五四式”步枪二十三枝，指挥刀一把，弹药辎重两牛车。

玉皇庙战斗的胜利，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时之陕西西安报上说：“豫宛玉皇庙之役获大捷，游击队长许子和率众浴血奋战，歼敌寇三十余人。”四川重庆报上载：“民族英雄许子和英勇奋战，歼敌三十余人，壮烈殉国。”

在玉皇庙战斗结束之后，我们这支自动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就拥护我为队长，陈全福为副队长。

农历三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我和陈全福带领四十名游击队

员，行到草场村边时，突然发现二十多名日军骑兵迎面驰来。我两人忙令队员装成做农活的老百姓，见机行事。这时，四个日本兵先到，对着我们的游击队员们打手势，嘴里还叽哩哇啦地不知说些什么？我和陈全福看出日本兵的意思是叫给他们溜马，我便递了个眼色，令几名队员上前牵马。与此同时，其余队员已拔出手枪一齐开火，这四个日本兵猝不及防，被打死三个，另一个抱头逃跑。待后边日本兵赶来时，我们已带着缴获的两匹马、四枝步枪安全撤离草场村。

又于农历四月二日，我与金华村抗日武装首领王清汉，带领一百多人，来到了竹园庄，伺机打击敌人。这时负责了望的队员报告说：有十多名日本兵从村东北角过来了。我俩听了报告，随即拔出手枪，指挥队伍埋伏在村头。当日本兵离村约一百公尺时，只听一声枪响，我们一齐开火。霎时，枪声大作，打得日本兵晕头转向，丢下一具死尸和两枝步枪仓皇逃跑。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游击队员才各自回家务农。为纪念抗日阵亡烈士，得到南阳县政府的赞助，于当年十月在许子和阵亡处立了“南阳许烈士子和抗日殉国纪念碑”，以旌其功。

（许文宽 整理）

三、豫东方面

奇袭驻汴日军亲历记

李 勳 甫

一九四〇年四月，第三集团军成功地袭击了驻扎在开封的日军。这一胜利消息传出后，立即轰动全国。我时任该部第十二军第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团长的，参加了这次战斗。

第三集团军原为冯玉祥西北军的一部，后又由第三路军改编而成，辖五个师和一个手枪旅。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原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在武昌被枪毙后，该部被编为两个军：即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辖第二十师、第二十二师和第八十一师）和第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辖第二十九师、第七十四师），手枪旅改编为独立第二十八旅（旅长吴化文）。同年六月七日，孙桐萱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二军军长（当时第三集团军仅辖第十二军），七月奉命开赴江西参加武汉会战。

掌握敌情，知己知彼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第三集团军奉命防守新黄河郑州花园口至商水周家口（今周口市）段。当时，集团军总部驻郑州陇海花园，第二十师和第八十一师沿新黄河右岸分段设防；第二十二

* 作者当时系第十二军第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团长的。

师师部驻郑州以西的须水，各团分驻石佛、铁炉一带。我军为加强河防，除派侦探深入敌占区搜集情报外，还定期轮流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到河东的尉氏、杞县、太康等地进行游击战，这样既打击了敌人，又使部队在实战中得到锻炼。

一九三九年初，第二十二师师部移驻鄢陵县境内，我团驻防于郑州以东的圃田集，此乃来往于汴郑之间的必经之处。

总部为了更加准确及时地掌握敌情，又派了四名坐探以经商为掩护打进开封城内。他们办有“良民证”，可以自由出入开封。这四人都是总部特务营侦察连的战士，也是我任该营营长时的老部下，所以对他们都很熟悉。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其中三个人的名字：朱昌言、张树德、李国运。他们四人轮流，每天都有一人到郑州向总部报告敌情，即每天各有一人分别由开封和郑州出发相向而行，当夜皆宿于中牟，翌日分别到达郑州和开封。他们于往返途中必经我团驻地稍事休息和就餐，我因是他们的老上级，所以他们都将所知的敌情向我讲述，从而使我得以先于总部而获悉最新的情报。

其中有一件事至今回想起来仍令人忍俊不禁。某日，我方五人（其中班长一名、士兵两名、黄委会工作人员和船夫各一名）乘船到对岸侦察登记民船以防日军征用时，被日军发现，当即遭到日军的猛烈射击和包抄。这五人急忙登船向东南方顺流而下，驶出二十多华里后摆脱追击的日军，安全登上西岸。詎料一星期后，一名坐探从开封带回的日军出版物上竟将此事吹嘘成“皇军与华军五百余人激战数小时”，还凭空捏造出了所谓毙伤、俘虏华军人数和缴获各种战利品数量的“赫赫战果”。

从对各种情报的分析得知：经过二年多来我国军民在各战场上的英勇抗战，日军遭到了惨重的伤亡，再加上战场扩大、战线延伸所致的兵力分散，已成外强中干捉襟见肘之状，士气普遍消沉，厌战情绪和恐惧感与日俱增。与我军隔河相持之敌系日军第三十五师团，师团长是指挥河南、冀南和鲁西南日伪军的原田熊

吉中将，其司令部设在开封河南大学，四周装有电网，戒备森严。防守开封的日军包括步、骑、炮、战车等兵种，约千余人，分驻在城内、南关、车站等处。经过侦察，我军对开封城内各处的日军兵力、火力配备、岗哨设置等已了若指掌。

总部根据所掌握的敌情，经过周密的研究，决定派出一个混合师奇袭开封之日军。

运筹帷幄，稳操胜券

一九四〇年四月中旬，第三集团军司令部在郑州陇海花园召开了奇袭开封的战前预备会，参战部队营以上军官参加。会议由孙桐萱总司令主持。会上介绍了敌情，大家表示了克敌制胜的决心，周遵时师长宣布了混合师组成的决定。

混合师的主力为第二十师，辖步兵三个团（第五十八团、第五十九团、第六十团），炮兵、工兵各一个营，骑兵、通讯兵各一个连；配属部队为第二十二师的第六十五团和炮兵、工兵各一个营，骑兵、通讯兵各一个连，以及总部直属的战防炮营。总兵力约一万二千余人。周遵时为作战指挥部指挥官，副指挥官孙政训（第二十师副师长），参谋长刘琛（第二十师参谋长）。

会后宣布袭击时间为四月下旬某日凌晨四时，要求各参战部队切实认真、万无一失地做好战前准备。

数日后，又召开了战前部署会。会上，指挥部宣布了两件事：一、行动计划。因为我军在新黄河以西，出动的又是万人以上的大部队，渡河后距开封还有六十多华里，若仅提前一天渡河，时间太紧张。经研究决定，提前两天出发，渡河后即潜伏在距开封四十多华里的村庄内，于袭击的前一天夜间各部队秘密进入集结地带，就地隐蔽待命。整个行动必须严密封锁消息，以防被日军发觉。二、各部队的作战目标是：第五十八团袭击南门和南关；第五十九团袭击火车站；第六十团袭击城东面及东北角；第六十五团袭击城西面和西北角，并阻击来自新乡、商丘两个方

向的援敌，于战斗结束后掩护全军撤退，第二十师的工兵营和骑兵连负责破坏陇海铁路开封至兰封段及沿线公路的桥梁，并每隔数里炸毁一段铁路；第二十二师的工兵营和骑兵连负责破坏汴新铁路及沿线公路的桥梁；在破坏桥梁和铁路后酌留一小部分骑兵阻挠日军修复。指挥部的位置在城西南五华里的一个村庄内，两个炮兵营同驻该地归其直接指挥，总部直属战防炮营分别配属各团。

神兵天降，奇袭汴梁

按照指挥部的统一部署，部队于袭击前两天夜晚分别由中牟的小潘庄和尉氏的芦馆两个渡口，渡过新黄河后，即前往预定的地点宿营。有些士兵由于临战前心情激动而难以入睡，我就劝他们要好好休息，养精蓄锐，以旺盛的精力投入战斗。同时我们还对宿营地周围进行了严密的封锁。

次日晚，部队在夜幕下秘密进入集结地带。那天晚上天非常黑，无月光，为我军的行动提供了极好的隐蔽条件。一支万余人的部队兵临城下，守城日军竟毫无察觉。

当天凌晨四时，一颗红色信号弹划破漆黑的夜空，从城西南五华里的指挥部驻地升起。霎时间，开封城四周枪炮齐发，犹如千万条愤怒的火龙直捣敌巢，爆发出一阵阵天崩地裂般的轰鸣。经过几分钟的急袭射击后，炮火延伸，紧接着响起嘹亮的冲锋号声，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敌阵，枪炮声、喊杀声响成一片，震撼古城。

战斗开始时，由于日军毫无戒备，仓皇应战，陷入一片混乱，其岗兵十有八九被我军击毙击伤。刚从梦中惊醒的日军不知所措，短时间难以进行有效的抵抗，只是向空中乱放照明弹和信号弹，把全城照得如同白昼一般。我军乘此有利时机迅速攻占了车站、南关和周围城墙，抢筑工事、掩体，控制房屋和制高点，准备迎击日军的反扑。

从整个战场上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来看，我军兵力虽十倍于敌，但武器装备却远远落后于日军，既无战车装甲车，更无制空权可言，而且又是孤军深入敌占区作战，全无后勤保障和增援部队，其困难和危险是可想而知的。但官兵们满怀抗日救国的热情，抱定誓死杀敌的决心，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同装备精良的日军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

我团第一营首战南关西部，将敌岗兵大部击毙。第二连在南关与敌展开了肉搏战，面对凶残的日军，官兵们毫不畏惧，奋力拼杀，给敌人以重创，第二连伤亡过半。战斗中，连长王新民身先士卒，连续刺倒几名日军后也倒在了血泊之中。他是河南舞阳人，原是一名作战勇敢、带兵有方的排长，没想到升任连长仅仅三天就牺牲在了抗日战场上。

第二营的阵地西城西门以北，由第四连和第五连防守。第六连于拂晓前攻占了龙亭，这是我军在城内的唯一据点。日军可能因兵力不足，无力强攻，只是以猛烈的炮火连续不断地进行轰击。龙亭四周整日里硝烟弥漫，弹片横飞，三名排长中一名阵亡，一名受伤，全连士兵伤亡达百分之四十，但阵地却依然固若金汤。第六连就像一颗钉子，楔入日军腹地，吸引其兵力和炮火，以减轻我军各阵地的压力，直至天黑日军停止炮击后，该连才奉命撤离。

城西北角至北门以西一线，是我军的关键阵地，担负着攻城阻援的双重任务，其能否坚守得住，关系到全军的安危和战局的成败。为此，我将这里交给了战斗力较强的第三营守卫，并将指挥部配属给我团的两门战防炮设置于此。在当天的战斗中，我绝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这里坐阵指挥。

为了对付日军的空中优势，我们每个连都组织了一个包括轻机枪和步枪的对空射击小组。天刚亮时，九架敌机在开封上空盘旋。因我军利用房屋同日军巷战，双方已形成犬牙交错之势，敌机不敢贸然行事，只好向我军后方狂轰滥炸和扫射。上午十点多

钟，又有六架敌机飞临我团阵地上空，其中一架在俯冲扫射时，被我第三营击中起火，坠落在城东北十多华里处。此后敌机虽仍轮番不停地对我发动空袭，但再也不敢低空扫射了，只是在高空投弹，因而准确率不高。

战前我方已预料到，开封城内的日军战车虽不多，但其杀伤力却是很大的，而且还可得到来自商丘、新乡的增援，势必对我军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我军除配备战防炮外，还在阵地前挖掘了壕沟以阻止敌战车。上午，一队日军在五六辆战车的掩护下，向我团第三营阵地发起攻击。当其先头一辆刚刚爬上北城墙时，即被我战防炮击毁。其余几辆立即掉头遁去，停在我战防炮射程之外的地方向我阵地炮击和扫射，使我军受到了较大的伤亡。

此后日军步兵发动了数次进攻，均被我军击退，战斗时紧时缓，一直持续到午后。经过近十个小时的战斗，我军官兵已是十分的饥渴和疲劳。饿了尚且可以啃几口干粮，渴了却找不到水喝，喉咙里如同烟熏火燎一般，但无一人叫苦和后退。轻伤员们经过简单的包扎后就又投入战斗，甚至一些重伤员只要能够看得见和操作武器，也不肯离开火线。我和两位副团长整日在阵地上不停地奔波，哪里吃紧就到哪里指挥，根本顾不上吃饭和休息。

由于我军预先对开封至兰封、新乡的铁路、公路桥梁进行了破坏，因而大大迟滞了日军增援部队的行进速度。直到下午三点前后，来自商丘、新乡的援敌骑兵才先后到达，此后陆续到达的是战车、装甲车、步兵和炮兵。日军集结部署后，于下午五时左右在飞机和炮兵的强大火力掩护下，对我团阵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我团阵地前后炮火连天，许多地段的工事被炸塌，但官兵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待日军进入我有效射程内，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接连打退了日军的多次冲锋。战斗中，机枪射手们表现出了娴熟的射击技术和顽强灵活的战斗作风。他们打一个点射，换一个位置，这样既充分发挥了机枪的威力，又使日军无法确定我

方的火力点。

突然，一大股日军骑兵向第三营阵地包抄袭来，战斗进入了一天来最危险的时刻。此时我头脑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战死在此也要将敌骑击退，决不能让我团阵地成为日军的突破口。我当即命令第三营营长派出一个连向敌骑两翼迂回攻击；在正面阵地上集中十余挺机枪构成扇面形火力网，配以步枪组成的排子枪，将日军骑兵打得人仰马翻，落荒而逃，我军也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

傍晚时分，敌机离去，地面部队也停止了进攻，战斗逐渐平息。由于我军采用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围城阻援，集中打击孤立之敌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奇袭开封的胜利，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的。是役，我军毙伤敌军近八百名，击落敌机一架，击毁、击伤战车六辆，汽车、装甲车十余辆。我团还缴获三八式步枪十余枝，作战地图二十余张。

浴血殿后，凯旋还师

当天傍晚六时，指挥部下达了撤退命令。按照原定计划，炮兵和伤员向西进入中牟境内，经小潘庄渡河；大部队向西南朱仙镇一带撤退；掩护任务由我团担任。至晚八时，大部队已完全撤出，我即命令留下两个连继续监视日军，其余尾随大部队撤往朱仙镇。当晚十时，大部队到达朱仙镇附近，为了尽快远离日军，稍事休息后继续向东南撤退，于次日拂晓前赶到扶沟境内的江村宿营。

我团到达江村后，立即抢修工事，准备迎击日军的追兵。天刚亮，敌机十二架飞临江村上空盘旋侦察，因我军作了隐蔽，敌机未发现目标。上午十时，日军先头部队骑兵追至江村，当即与我军交火。不一会儿日军战车赶到，在飞机配合下向我阵地发起攻击。经过激战，我军撤出阵地，节节抵抗，于当日傍晚暂时摆脱了日军的追击，进入了常营。常营是个村寨，位于太康西部，

新黄河自北向南由村西流过。一年前第四十军庞炳勋部曾在这里构筑有工事，我们连夜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加固。

第三天上午十时，大批日军步兵、骑兵、战车、装甲车猬集常营的东面和北面，同时向我阵地发起了凶猛的进攻。我对官兵们说：“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存。现在我们前面是敌人，后面是河，已经是背水一战，没有退路了。只有与敌人决一死战，坚持到晚上，才是唯一的生路。”这一天的战斗极其凶险，战况空前惨烈。穿梭般的敌机大逞淫威狂轰滥炸，炽盛的地面炮火铺天盖地倾泻而来，打得人趴在战壕里难以抬头，整个常营笼罩在滚滚浓烟和熊熊烈火之中。

此时，“誓与常营共存亡”已成为全团官兵的唯一意志，大家人自为战，骁勇非凡。一位机枪射手倒下了，旁边的战士立即接过枪继续向敌人扫射。前沿阵地上敌我双方多次展开白刃战，有些阵地一天内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几易其手。双方伤亡都很惨重，但日军始终未能越过我雷池半步。到下午四时后，战斗已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一贯不敢在夜间活动的日军此时倾其全部兵力，企图在天黑前攻下常营。我军伤亡不断增加，许多阵地前险像丛生。坚守主力阵地的第三营机枪连已伤亡过半，连长阵亡，三名排长全部负伤，由一名事务长接替指挥，战斗力大为减弱。此时大批日军向该连阵地猛烈进攻，情势万分危急，全团的警卫、勤杂人员都已投入战斗，我已无任何预备队可派去增援。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我果断下令将第二营的三十多挺机枪全部集中起来，临时组成一个机枪连，迂回至日军左翼，对其发动猛烈侧击。日军伤亡顿时倍增，难以支持。日军为掩护部队撤退，使用了毒气。当时我正在掩蔽部里接电话，被毒气窒息，泪流不止。毒气散去后，我的两眼红肿疼痛，回到郑州在公教医院（其旧址今为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才治愈。我团经过一整天的浴血奋战，终于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走出“死地”而后生，于当晚撤退到西华境内的东夏亭宿营。

第四天，又有九架敌机飞来，因未发现目标，盲目扫射一阵后就返回了。我们在东夏亭休息了一天，晚上由此向西渡过了新黄河。至此，奇袭开封之战全部结束，我回首凝望着滚滚南去的黄河水，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驻开封日军遭此痛击后，如同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除实行全城戒严、增加岗哨和城内到火车站的巡逻外，每夜还派兵乘车出城进行武装游行，以虚张声势，为自己壮胆。

大约在五月上旬，第三集团军总部在郑州陇海花园召开了奇袭开封胜利的庆功会，参战部队和驻郑各部团以上军官一千多人参加了大会。孙桐萱总司令首先讲话，对参战部队全体官兵慰勉有加。我和第二十师第五十九团团长李同西报告了战斗经过。会上还颁发了国民政府军政部奖授给参战部队立功官兵的五万银元奖金（四个团和直属部队各一万元，其中每位士兵五元，班和排以上军官按级授赏）和阵亡官兵的抚恤金（其中包括部队筹集的资金），并派人送给家属。团以上军官每人还荣获华胄奖章一枚、奖状一张。

（邢海江 整理）

归德大空战

陆光球

正当空军第三大队第七中队元气大伤的时候，徐州前线战况愈形激烈。滕县失守，临城告急，第五战区又向空军要求支援。

三月二十五日黎明，天气很好，第七、第八中队各七架飞机按计划分两梯队从归德机场起飞，航向为徐州北面的临城（今薛城）。约四十分钟到达临城上空，发现临城仍然安静如常，未见敌人炮轰迹象。乃沿铁路两侧向北搜索，在临城以北一带开阔地域发现多股敌人向南行进，有些敌人配有不少运输骡马。因为我机飞行高度不高，而且机型与上次相同，敌人一见就知道是我机，未等我机攻击，敌人已纷纷向两旁逃散。我一、二梯队立即降低高度，解散队形，采取单机分散投弹方式，对敌围歼。顿时敌人被围歼在我机群炸弹爆破范围之内。只见敌兵在朵朵爆破浓烟之间乱跑乱窜，骡马也脱缰奔跑，无人驾驭。敌人在徐州北大门又吃一次苦头。

当回航到归德附近上空时，一场大空战发生了。敌“九五”式战斗机十八架分二批先在归德上空盘旋，等待我机回航，企图强袭我机。因未见我机到达，乃沿徐州方向飞行，蓄意寻衅。我机回航至虞城县（归德以东约四十公里）上空与敌遭遇。当时敌高我低，敌第一批从上方开始向我第一梯队攻击。领队陆光球立即解散队形，各机随即进行交叉急转弯以扰乱敌机的攻击方向，破坏了敌机的编队集中攻击，从而有效地回避了敌机的第一轮射

* 作者当时系中国空军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中队长。

击，我飞行员没有一人中弹。但是敌机利用俯冲速度作急上升，又占居高位，使我机仍然处于劣势地位。我机只好暂时采取守势，注意回避敌机的有效射击，再图反攻。当大队长吴汝璽率领第二梯队赶到时，敌第二批也同时到达，正好又占居我机上方，我第二梯队也处于劣势地位遭到敌机攻击。我第二梯队也迅速解散队形，处于低位与敌周旋。

敌机三番两次向我机攻击，我飞行员一面采取熟练动作回避敌机的有效射击，一面发挥我机爬高性能较优的特点，渐渐取得高度。终于在奋战十多分钟之后，迫使空战逐渐转入缠斗方式。此时就整体而言，敌机比我多四架，但就每个单机而言，我机有不少已经和敌机形成“一对一”的缠斗，不过多数仍处于被敌机尾随状态，形势仍然对我十分不利。但我飞行员始终斗志高昂，个个沉着应战，决心与敌纠缠到底。大家共同的信念是：“只要缠住一架敌机，就是对友机的有力支援；只要坚持到最后一秒钟，就是最后的胜利。”

由于双方参战飞机共达三十二架，空战区域渐渐扩大开来。整个虞城县与归德市方圆数十里范围之内，满天飞机翻滚追逐，机声隆隆，枪声格格，天地为之震撼，殊为抗战以来罕见的大空战。

事后据航空委员会公报称：“经查明此战共击落敌机六架，包括受伤迫降敌机在内”云云。公报有无夸大，不得而知，但空战激烈程度，敌我双方都公开承认。从第二次归德大空战时被击落的加藤部队长日记中发现有这样一段记载：“三月二十五日于归德附近与支那（中国）强队遭遇，空战之烈，前所罕见。”从这个死者日记，可见归德空战给敌人教训之深。

这次战斗，我方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副中队长何信、分队长李膺勋、莫休壮烈牺牲；大队长吴汝璽、中队长陆光球、飞行员黄名翔受伤住院。且死伤六人当中，长机竟占五人。究其原因，固然敌众我寡；尤为甚者，敌高我低。战斗开始长机就被敌人轮

流围攻，很难反击，大部罹难。

归德空战后，因第八中队损失惨重，奉命移驻湖北孝感机场，与第七中队共归第三大队直接指挥。一九三八年三月底四月初，敌用重武器从北面压迫徐州市，台儿庄方面战况最烈，蒋介石受到各方压力，不得不派出嫡系空军支援。同时以第七、第八中队支援徐州前线已驾轻就熟为由要求已经损伤过半的第七、第八中队再度出动。由于大队长吴汝璠战伤，派林佐为副大队长。第七、第八两个中队，七拼八凑，凑够九架飞机，由林佐率领，勇敢出动。

鉴于上次敌机在高空寻衅，发生了归德大空战。这次支援，以轰炸机投弹为主，战斗机只担任空中掩护，不进行对地攻击。轰炸机二个中队分成二个梯队从河南周家口机场起飞，经归德上空与战斗机三个梯队汇合（嫡系二个中队分成二个梯队，杂牌——第七、第八中队合组一个梯队），飞往徐州以北轰炸枣庄、峄县一带敌军后继部队。

掩护轰炸机投弹完毕，返航时飞经徐州外围敌我阵地上空，第七中队长吕天龙发现敌军阵地上空有敌双座侦察机一架，正在执行炮兵观测任务，吕当即向该敌机攻击。敌机驾驶员也很狡猾，一面作急转弯，一面降低高度以躲避我机的射击。吕几次俯冲都因速度过大、射击时间太短，无法瞄准，没有击中要害。等敌机降到不能再降，吕便潜入敌机后方进行尾随攻击。只见敌机被我机追逐在敌阵上空掠地而过，敌机时而向左急转弯，时而向右急转弯，极力想摆脱我机的射击。吕天龙岂肯罢休？紧追不放，非捕捉到良好射击机会不轻易开枪。在追逐过程中，吕发现敌机后座机枪已无人操纵，判定敌机后座枪手已被击毙，乃更逼近敌机尾部，准备潜入敌机后方视线死角攻击敌机。敌机驾驶员霎时间紧张过度，一时操纵过猛，飞机突然“失速”，轰隆一声倒栽在敌军阵地上。

吕天龙正在露出轻松的笑容，突然驾驶杆发生一阵摆动，原

来一颗子弹从下方射穿右手手掌，无法继续操纵驾驶杆。当时飞机离地很低，随时有撞地可能，吕天龙立刻想到：“这是敌人从地面射来的炮火，必须迅速脱离敌阵上空！”说时迟那时快，吕用左手一把抓住驾驶杆，加大速度冲出敌阵上空。

在回航的路上，鲜血不断从右手掌涌出，吕感到疼痛阵阵加剧，几次由于疼痛且濒临休克，随即又由于疼痛而惊醒，危险万分。但是“壮志未酬”的念头始终支撑着吕天龙和他那可爱的“伊——15”式战斗机忽高忽低、忽左忽右、歪歪斜斜、弯弯曲曲地飞回到自己的基地归德机场。

飞机着陆完毕，吕全身气力已用尽，无力走下飞机，在昏昏昏迷之中被抬进医院。机械人员马上检查飞机，发现机身机翼弹痕累累。战友们都为吕的平安归来称庆。

当吕天龙正在追逐敌机的时候，我轰炸机群、战斗机群已陆续回航。轰炸机仍回周家口，战斗机飞回归德。敌机又和上次一样，专等我机回航油量将尽的时候，在归德附近拦截，而且又占高度优势向我战斗机攻击，发生第二次归德大空战。激烈程度不亚于上次，双方又有相当大的伤亡。第七中队飞行员梁志航阵亡，韦鼎峙与第三中队飞行员江秀辉受伤^①。第四大队亦有损伤。

^① 据韦鼎峙本人回忆，韦是在三月二十五日空战中受伤。

归德上空遭遇战

韦 鼎 峙

经过上次(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八日的出击,给敌人还了一点颜色,也给地面友军一个鼓励,所以各方面对这次战果的评估,价码很高。敌对我前线空袭频率,不但降低,而且也不像从前那样如入无人之境,真所谓对付敌人,要以牙还牙。为减轻五战区空袭压力,及多鼓励友军奋战,上级认为有再度派我机队出击必要,预料敌人上次遭到重创,当不甘休,必定变本加厉,所以我们再度出击的兵力,不能太弱,故尽量凑得全数十四架“E——一五”式机。在三月二十四日中午过后,吴大队长召集全队下达命令,定明(二十五日)晨拂晓,攻击枣庄小学校敌司令部,及滕县一带地面目标,然后升空巡逻警戒,掩护友军作战。此次队形编成:第一分队,由我负责前导,我的左右僚机,分别为莫休分队长,及韦鼎峙飞行员。(作者)左机群五架,由七队长吕天龙率领,僚机是周善、李膺勋、周纯、李康之等。右机群五架由八队长陆光球率领,僚机是黄莺、黄名翔、曾达池、江秀辉等,殿后一架为八队副队长何信。进入战场,若无敌机,即轮番对地攻击,然后升空掩护,中途加油站是驻马店,目的地归德前进机场,黄昏前降落完毕,满加油弹,明日拂晓出击。下达命令后,即刻出发,天黑前,全体安全降落前线归德机场。

三月二十五日晨,天色未明,即燃烛进餐,然后掌灯笼进机

* 作者当时系中国空军第三大队第八中队飞行员。

** 节选自台湾出版的《广西文献》第三十九期《台儿庄空权争霸战》一文。

场，此时辛劳的机械人员，早已为我们的战机整備妥当。每人再作必要的检查后，即登机开车，朦胧中知道第一架机起飞后，接二连三依序起飞。机愈升高，东方益愈明亮，一面整队，一面迈上征程。朝霞绮丽，惜无闲情欣赏。大编队群，冲破寂寞的晨空，浩浩荡荡向台儿庄前线敌阵逼近。这时坐在机舱里的飞行员，每个人的心情，也不免逐渐紧张，那就是要提高警觉，注意“索敌”与“警戒”。当大队长发现了地面目标，上空也没有敌机。遂下令对地攻击，先下降攻击者，迅即上升掩护，相互支援。待对地攻击完毕后，就按规定之战斗队形巡逻掩护，任务达成后，即整队回航。当机队跨越陇海路南航时，不久我们前导分队，已明显地看见归德机场，长机渐渐减速，缓缓下降，两个后续机群，此时应该前进至我们的上空，何以抬头不见，遂转头极目后顾，居然给我发现在很远后方上空，已构成了两个战斗圈，敌我各机，展开剧烈空战，有的机着火，也见有人跳伞。判断大座及莫林分队长尚不知情，我们只得争取时间，鸣枪报警，是时突有两架敌机临空，正向我前导分队攻击。

我鸣枪后，即开满油门，同时迅速拉高机头，向右边来个急上升转弯而离队，当我机刚转到二百七十度的方位时，忽然发现右前下方，有一友机被敌追蹙攻击，状极危殆！遂不顾一切，迅即压下机头，对准那醉心追蹙之敌，抢先开枪，把四挺机枪同时发射，让子弹迅速喷出，只见各色子弹，全撒落在敌机座舱周围，幸得敌机起火，表示已被击中，否则我机非撞上不可。因为我已决心，不消灭此敌，则不足以救友机，若友机不得救，则必将陷于劣势矣。为救友、为自救，必如是。因击落一机，信心倍增，勇气十足，决心再干他一架！正因加紧追击那敌时，不意身旁竟出现两三架敌机，相形之下，友机却不见了。形势逆转，我变得孤单了，陷于重围，想要脱离战场，恐非易事。以身许国，今得如愿，了无遗恨。但我得再找个机会，碰撞一架，让侵略者为之丧胆！既下决心，乃发挥无比之操纵潜力，尽量表现机的战

斗性能，无奈时运不济，敌人似已判明我之企图，不敢近攻，改从各方逐次攻击，轮番扫射，我心不乱，首避其锋，再与之比油量，我还是占上风，只要敌不敢久恋，我就胜他了。正以此信心苦斗，无奈突遭狡猾之敌，来一次同时上下夹攻，穷于应付，不幸座机中弹起火。敌见火光烛天，即停止射击。火势从机头向后猛扑，整个座舱充满了火焰，我头无法回顾，因戴皮手套的笨手，一时摸不着安全带的扣绊，打不开安全带，离不开飞机，是时也，真正体验到热锅上蚂蚁的滋味，我想唯一办法，是将机头拉高，让机尾先行下滑，使火苗向机头方向飘去，这样机头很快失速又掉下去，火焰又扑向脸部，十分辣痛！遂以手遮蔽，没想到却在颞下，碰着了安全带扣绊，顺手将之打开，立刻将机滚转，使舱口向下，利用自身重量，掉出座舱。此时全身感到清凉舒适，可是心中突然升起一阵莫名的痛楚，那就是永远看不见我心爱的座机了！他是我辛辛苦苦，从冰天雪地的西北接飞回来，我视同第二生命，这四五个月来，我们形影不离，于今牺牲了他，实在令人难过！

当我掉出机舱火窟，置身于清凉悠悠的碧空里时，心情为之安定，自信是得救了！初掉出机舱，头向下，因为携带的保险伞是坐式，所以臀部较重，顺势便在空中翻了几个筋头，待身子摆正时，便是坐的姿势，往下继续坠落，本想立即张伞，奈以右飞行衣的裤管，仍被火燃烧未熄，即予扑灭。又想起开始交战时，高度约在二千公尺，因“格斗”损失，至少也仍有一千公尺，若以战斗跳伞，有三百公尺就够了，况且早期开伞，留空时间长，易遭敌攻击，危险大！记得参加南宁空战的蒋盛祐同学第一个阵亡，就是因为张伞太早，为敌所害。凭目测，也觉得还高。正想着间，忽感到鼻腔呼吸困难，可能是落速太快，再不开伞，只怕伞衣受不了被风鼓破，于是脑子突然下令“开伞！”右手一股劲，将开伞梢拉脱，只觉得雪白伞衣，从臀下像一条白布带，直往背上飞射，并迅速张伞，好大的一朵白云般，罩在我的头顶上，因

伞有很大的浮力，突然感到把身体往上一提，系身的伞带，猛然缚紧，血液受阻，眼睛刹时发黑，只见满天星斗，可是内心明白，沉着不乱。然后举起两手，握紧伞绳，将身子往上拉拉，使伞绳放松，血液流动，恢复正常，两眼立即明亮。这时候心里自然感到一种莫名的喜悦，虎口余生，凯旋归来，教人何等兴奋！正得意间，猛然霹雳一阵机枪，从头顶上空横扫下来，机声也越来越凶猛。唉！我这已失去战斗能力的战士，难道你们都不放过吗？！太没人性了，日军狰狞的嘴脸，残杀无辜成性，必为世人所不耻。敌人施我如此毒辣手段，我不灰心失望，相反是要把蒋同学跳伞遇害的检讨心得，施展出来。不管两架敌机怎样轮番攻击扫射，我手握紧伞绳，以自身的重量，作不规则的摇摆，只看那各种发光的弹道，像雨丝般的掠身而过，叨蒙祖宗阴德，上苍保佑，就没有一粒子弹击中我。当时天气晴朗，上升气流很强，托着我的大伞，迟迟不降。终于将我最基本一点体力，都消磨无余。一身疲乏，英雄末路，只有放弃生存希望了！心想，这就是报国最好的时辰了，但愿我死则国生，死而无恨！两手握不住伞绳，自然滑落下垂，两足停止摆动。这一刹那，合上双眼，为敌靶的，幸好遇到这两个虽是难缠敌人，却是“不列等”的射手，各人作最后一次射击后，都停止攻击，于是我临急智生，将计就计，把头极力低垂，佯为死状。这两个笨蛋，以为我骗他，飞近我身旁环绕，观察动静。我偷偷瞥眼窥视，看见一人嘴脸上，储着一小撮髭须。如果我能掏出手枪来，准可把他两个解决掉，可是要沉着气，耐着心，以免犯小不忍则乱大谋，功亏一篑。此时只看到足下麦田，一片浮涌上来，我做着陆准备。着地后，身倒不起。这才感到右大腿非常疼痛，鲜血也已浸出三用飞行衣之外，我只好踉跄伏在麦田里，雪白的伞衣，铺盖在绿油油身旁的麦田上，虽然我不能动，实际也不敢动，因为天空上还有敌机声音呢。我固然不可动，连四周围观的群众，我也不愿他们围拢过来，倘若聚集太多的人，会惹敌机下来扫射，那么结果就不堪设

想了。所以我必须迅速设法制止他们前进。怎奈无计可施，只好掏出怀中手枪，向天鸣射，期能吓阻，此法有效。直等天空无机声时，我这才惊魂初定，犹疑是否已脱离战场？不管怎样，我得松一口气再说啊！

本想用力爬起，怎奈伤口撕裂般的疼痛，动弹不得，只好乞求老百姓进来救护，我高举双手招之，四下皆无动静，大叫亦属枉然。良久，我突然领悟，因我手中尚有把手枪，他们不无介意。于是我将枪弹夹卸下，然后高举远掷，再示以两指而招之，果有两壮汉前来，一执扁担一提锄，深怀疑虑，我未待其走近，即大声告之以身份，并出示“军人手牒”，渠等信任后，遂高呼曰：

“他是我们中国飞行员呀！快进来救他呀！”是时也，四周人群，如破巢之蜂，如缺堤之洪，一涌而集拢过来，不由得我分说，将我抬举起来，一口气把我送到靠近的一个庄稼户去。其实还有许多人在外围虽使不上劲，嘴里却不断的叮咛着：大家用力呀！小心呀！切忌碰着伤口啊！……他们这样的热心关爱国家战士，真使人感动得落泪，谁说老百姓不关心国家大事呢？！

抬进庄稼户后，把我躺在一张乘凉的竹床上，将伞衣裹卷枕头，在雪白的伞衣上，赫然发现许多密密麻麻的弹着点，庆幸没有一粒子弹击中我，不然也看不到这种险象了。我对庄稼主人，已忘其姓氏，惟记得此地，乃马收集地方，到归德尚有六十多华里，我要求他们赶快护送到归德医院去。临起程时，还发生个小插曲，也是我毕生难忘的事。那时因为我太口渴，要求喝点茶水。本来那年轻人都答应了的，没想到在人群中，挤出个老婆婆来，阻止了。有人转话给我，说是不能喝茶水，只可喝“童便”。“童便”这两个字在我听来，并不陌生，记得儿时，常听父母说起刀枪伤的人，喝“童便”可以止血。可是心里还是感到为难，坚持不过他们，只好屈就，但是我要求找个健康的奶娃娃，院子里人山人海，什么人都有，结果找到几个抱着吃奶的小娃娃来，我选了其中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婴。喝了一碗“童便”，服下半瓶随身带

的云南白药。不知是药的神力，还是心理作用，伤口没有初时那么疼痛，但是心里还是十分焦急，只管催促进送人员早些上路^①。

^① 据陆光球回忆，陆本人是在三月二十五日空战中受伤，而韦鼎峙则是在四月初的空战中受伤。

泛东背水之战

冉 敬 中

第四十军在泛东的背水之战，是第四十军军史上最光荣的一次战斗，是自抗日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次大胜利。

一九三八年冬至一九三九年一月上旬，我军奉上级命令，渡泛区扰乱敌人。副军长马法五，率领第一一五旅（旅长李振清，辖第二二九团与第二三〇团两个团）由漯河出发，奔逍遥镇，次日到达黑龙潭（属郾城县，离韭菜园不远）。从逍遥镇出发时，天开始降雨，后来转雪。在黑龙潭连下两天大雪，第三天刮起八九级东北大风，次日据报黄河结冰了。部队派当地人查看，说是能过河。西华县政府亦报称：有人沿冰过河了。

我当时担任军、旅、团之间的通讯联络任务，第二二九团通讯连长病了，我还代理过连长。

我们讲的黄河，是主流的分支。我们即刻出发，奔老西华方向前进，第二三〇团天明时已全部沿冰渡过河去，占领了某寨。寨外仍有支流，上边命令他们再往支流外推进一村。我随军、旅部一同过河。直线距离不过二三里的路程，绕“水眼”，需绕道沿冰多走十余里路。行军途中，不断传来枪炮声，不时报来与日军发生接触的战报。军、旅部过河之后驻在甲寨（寨名失记），西面是黄河主流干线，寨东边尚有一支流，水深五六尺，有木桥和船通往各村。

第二二九团奉命往西北乙寨（名失记）推进，战斗至下午五

* 作者当时系第四十军第三十九师第一一五旅第二二九团通讯连代理连长。

时，日军约一个联队的增援部队赶到，携有二三十门炮。我军奉命撤至甲寨，第二三〇团前进之第一营，也撤到甲寨。此时我率领两个班，将乙寨的通讯网撤回。

这时，我们与日本兵相隔不过三里之遥。敌人到达甲寨东北、乙寨正东，且队伍绵延不绝，一寸多厚的冰层，被踏得吱吱乱响。这时日本兵在寨外燃柴烤火，冰火相映，二三里之遥，竟然如在眼前，但敌在亮处，我在暗处，并未发现我们在甲寨。我们将当地的二牛抬车堵住寨口，门上悬一手榴弹，如日本兵来时，一推寨门，手榴弹一炸响，则可延缓敌之行动速度，我们能安全撤退。

次日，敌机十余架向我们驻守的甲寨狂轰滥炸。寨内的五六十户人家，房屋倒塌无一完整，我们在寨墙上挖洞避弹。敌人的炮火先向木桥发射榴霰弹，而后又向寨内射击。电线不时被炸断，我们便冒着弹雨接线以保证指挥畅通。在战斗中，我通讯兵、士兵受伤者十余人。

第三天天晴了，气候转暖，黄河全部开冻，数十米长的冰块在河内漂流冲撞。敌人攻打寨子，战斗十分激烈，情况非常紧急。此时李振清命士兵将二牛抬大车两旁绑上橛条作筏，让副军长马法五及军部、旅部非战斗人员一律乘筏撤退过河。因为这种筏子在黄河中漂浮遇上冰块十分危险，所以伤号一律不撤，均发手榴弹，作了殊死战斗之准备。

幸亏老天有眼，第四天是阴雨天气，敌坦克又不能开来，敌人的炮兵也不能转换阵地。入夜，李振清派第二二九团第三营涉冰水绕到敌后偷袭敌人。敌人见后方出现我军，连忙撤退。我军乘机扩张战果，打得敌人弃尸遍野，弃炮两门。敌联队长在撤退途中，走入树林内剖腹自杀，剖腹用的战刀由李振清上交。同时，我们还获战马两匹、枪八十余枝、机枪和自动步枪十二挺(枝)。

经过这次战事，我军开会研究了敌情，估计敌人可能集结兵力报复，便进行战略转移，部队沿着平东的主河东岸、支流以西，

向北方转移。一夜急行军八十里，进入太康境内。在黄河主支流以东，有两条支流，有两个寨子分别座落在主支流与邻近的支流之间。我记不清寨名，姑且将主支流与支流之间这个寨子称之为丙寨，两条支流之间的寨子称为丁寨。我团与旅部驻于丙寨，后方西去归路约十五华里为主流。这一地段，没有水沟，正东两条支流水均不深，过第一个支流就到了丁寨。这两个寨子均有百姓百户以上，丁寨以东的那条支流水深三四尺或五六尺不定，通往外村有小桥，寨墙坚厚，易于防御。

部队到达后，紧急构筑工事。准备工作完成后，时间已到腊月二十四，军部由漯河送来了慰劳品。李振清叫各单位就近购买猪、鸭、鸡、肉等物，均在腊月二十五至二十六过年。我们伙同旅部、团部共同打捞出黄河鲤鱼二百余斤，使这个年过得更加丰盛。

腊月二十八，由第二二九团副团长李国干率领了一支爆破队，去归德府袭击敌人。这支爆破队由精选出的二百人组成。他们三十晚上到达归德府，先将日军通往各地的电线破坏后，再依次向敌人电厂、机车实施爆破，而后迅速撤回寨。不料敌人也有准备，大年初一，日军集结了四五千，坦克三十辆，大炮二十门，晚上用炮对我丁寨轰击。我军利用晚上时间，抓紧修复寨墙，第二天依然如故。初三敌人用飞机、大炮向寨门以东选定的一个点上集中目标轰炸、炮击，寨墙终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敌人用绑好的浮桥梯令民伕猛向河沟输送。我军连忙喊话：“乡亲们赶快闪开！”敌人紧紧跟进，我军便用猛烈的炮火拦击，将敌军阻止于河沟外。

连续两天，敌人把坦克排列于壕外，炮兵及自动武器分别排列于坦克之后，向我猛冲，占领了寨墙。我军寸步不让，李振清与团长司元恺到寨墙内督战，营、连长均亲自加入战斗行列，经白刃格斗一小时，把入侵之日本兵全部消灭。并立即构筑工事，修补寨墙，有两户百姓还志愿将房屋拆除修补寨子。

初五乌云密布，初六早晨天降小雨，敌人眼睁睁看着难以攻

下此寨，只得将其坦克车后撤，炮兵随之亦退却，停止了进攻。而我第二三〇团则趁阴雨开始出击敌人右翼。

此时敌人已伤亡千余人，坦克在泥泞中难以运转，我军便乘势全面出击。两辆敌坦克陷于泥泞之中，我军用集束手榴弹将其炸毁。敌人的骑兵参加攻寨是徒步上来的，死伤了数十人。马匹栓在树林内，因仓促撤退未及全部牵走，我获八匹洋马，将许多死马分给百姓食用。我们还截获敌弹药十余车、轻机枪二十余挺、步枪二百多枝。背包除分给老百姓外，我们每个人都得了一两件。我要了个军毯。在两次战斗中，损坏百姓的房屋，都作价赔偿，受伤的百姓，都给予治疗。百姓在战斗中献计带路，出了不小的力。

洧川县自卫队抗日的回忆

贾 兰 田

一九三八年春，洧川县（现合并入长葛、尉氏二县）政府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加强地方武装，决定在原有的一个中队常备队的基础上，再组建一个中队的自卫队。中队相当于军队中的连，有上尉中队长一人，中、少尉分队长一至二人，另有一个准尉事务长。我通过考试，被委任为自卫队少尉分队长。现就记忆所及，追述几次与日军的战斗。

张 碾 狙 击 战

一九三八年徐州失守后，日军沿陇海路西进，商丘、开封相继被日军占领。在麦将熟时，日军由开封南下，经尉氏直指洧川。此时，新到任的王克佐县长率领县政府主要职员和大部分自卫队官兵，在董天龙村建立了流亡政府，由教官鲁嵩山留守县城，配备有常备队（中队长唐明勋）和我率领的自卫队一个班（共十四人，班长贾海林）。根据鲁嵩山的命令，常备队驻守城内，自卫队在城西魏征庙、张碾、马庄一带布防，互为犄角。敌人是采取迂回的路线前进，绕过洧川县城，直奔长葛。当其先头部队行进到官亭时，曾遭到长葛县地方团队的伏击，锐气略受小挫。就在这时，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被炸开，滔滔黄河滚滚南流。迫于这意外情况，敌人调整了部署，来了个急“刹车”，先头

* 作者当时系洧川县自卫队分队长、中队长。

部队由官亭经洧川县城向开封一带迅速东撤，以便退保黄河以东。当时，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黄河堤被炸，更意想不到敌人会如此急速地撤退。

大约是六月十八日下午，我了解到日军二百多人从仓刘渡双泊河东撤，情况突然，如果先请示鲁教官，势必贻误战机。我认为，敌人虽众却是处于退却的路上，战斗力不会很强，我们人数虽少，却是以逸待劳，以暗击明，且有熟悉的地理环境，可以给敌人以打击。我观察了一下地形，迅速将我们这十四个手拿“汉阳造”、“老套筒”的新兵部署在张碾村东边的一片坟地中。我们刚刚埋伏下来，敌人就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一股兴奋的杀敌热情，顿时沸腾于我的全身。当敌人进入我们的射击范围时，我大喊一声“射杀！”霎时，十四枝枪一起开火，愤怒的子弹飞入敌群。敌人受到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惊恐失措，误认为我们是在城西北角的炮楼内，便用六〇炮乱打一气。趁敌人乱打炮时，我们转移到马庄村头，又是一阵猛烈的射击。日军无心恋战，在炮火掩护下退却。事后才知道，洧川城内我们的常备队得知敌军在仓刘渡河的消息后，在鲁嵩山的率领下撤出了县城。日军一边打炮一边退却，惊慌地穿城东去。

双泊河岸伏击战

一九四一年冬天，我接替贾金声当上洧川县自卫队中队长。一九四四年四五月间，日军由中牟渡过黄河，沿平汉路南下。中国军队的黄河防线被击溃，敌人很快占领了洧川。当中国军队断后的最后一个旅从尉氏到达洧川境内时，我奉姜萃俭县长之命，率县自卫队充当该旅的向导。我们在朱曲镇同该旅接上头后，该旅长就对我说：“敌人正沿门楼任村南来，估计会在花李渡过双泊河，朝许昌方向进发。”他稍微一顿又说：“这一带的地形你熟悉，可以在河北岸选个合适的地点，我们埋伏下来，到时候打敌人一个伏击，挫挫他们的锐气。”于是，在我建议下，确定在山字、全庄

一带进行埋伏，自卫队埋伏在该旅的左侧。

不出所料，这天下午，日军四五百人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旅长一声令下，我方枪声大作，敌人仓卒发炮还击。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敌人在调来的一架飞机的掩护下，又从原路退了回去。我们也很快退出战场，到双泊河南岸。旅长对我们说：“你们地方团队敢于和日军作战，真有民族气节。”

松树坟截击战

洧川被日军占领后，县长姜萃俭浪迹农村，组织流亡政府。他是山东人，是个有正义感的县长。沦陷后一段时间，情况稍为缓和，姜县长就要我率自卫队回我的家乡贾集隐避休息。这次转移，本是选择在一个夜晚秘密活动，可不知怎么竟被远在新郑的敌方维持会所探知。农历四月初七上午，新郑县一百多名皇协军在安少白的率领下，突然闯进贾集，将贾心治、贾位离、贾书声、贾砚田四人抓住，说贾兰田的自卫队就在贾集，你们必须交出贾兰田和自卫队的枪支，才能放人。否则，就把这四人当作人质带走。这时，贾效鑫老人提出：“我和昭修、西海、启元、定一（都姓贾）与敌人交涉，看他们能把我们这几个老头怎么样。我们愿意当人质把心治他们换回来。”同时让我赶快组织人准备打。商定之后，贾效鑫等五人去见安少白，提出换回贾心治等人，安同意了。此时，我迅速组织了遣散的自卫队士兵和村里的青壮年七十多人，埋伏到村西北二里多路的松树坟。我们刚埋伏好，敌人就从直路带着人质过来了。战斗打响后，安少白感到不妙，凶相毕露，开枪打死了贾效鑫，贾昭修等人在慌乱中挣脱逃回。对这突如其来的伏击，敌人根本没有准备，边打边退，从马庄和巩庄之间涉水过了双泊河。我们边打边追，过了双泊河，一直追到养马寨南边，生俘了一名敌兵。

一九四六年春，洧川县政府为表彰抗日有功人员，特为贾效鑫立了一通碑。还给贾昭修、贾西海、贾启元、贾定一四人各悬

匾一面，题词分别为：“功著洎城”、“为国为民”、“血染双袖”
和“急公好义”。

(程廉清 整理)

智勇刺吉川

吴凤翔 牛子龙 王宝义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七日下午七时，古城开封发生了一起刺杀事件——侵华日军的“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吉川贞佐少将被刺杀于特务机关总部驻地陕甘会馆。五月二十日在开封出版的《河南民报》首先披露这条消息，接着国内外一些报纸作了报道。

接受使命

吴凤翔。又名吴秉一，河南郑县城西吴村人，农民家庭出身，自幼上学。在郑县师范读书时，即受中共地下党员、该校教师牛子龙的影响，一九三八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六月，因向延安输送进步青年被捕，关押在郑县监狱。一九四〇年二月二日，在中共郑县工委委员王永泉等的营救下越狱。出狱后，隐蔽在郑（县）襄（城）交界的小磨山中，组织了一支武装力量，坚持斗争。郑县县政府发布了悬赏捉拿他的通缉令，同时将吴的妻子、哥哥抓进了监狱。

刺杀事件发生前不久，同中共失去联系打入军统豫站行动队任组长的牛子龙，派人在开封刺杀了伪开封警备司令刘兴周。日军对此惊恐不安，责令驻开封陕甘会馆的特务机关加紧活动，打入军统豫站，刺探情报，进行报复。

牛子龙探知这一情报，针对日军急于打入军统的心理，计划派人诈降，伺机进行更大的刺杀行动。正在此时，吴凤翔暴动出

* 作者吴凤翔、王宝义当时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河南站行动队运用人员，牛子龙当时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河南站行动队组长。

狱。牛子龙知道后，觉得吴是诈降行刺的合适人选。原因是，吴是国民党政府通缉的要犯，前去诈降容易取得日军的信任；他胆略过人，枪法出众，是一位有爱国心的热血青年。所以牛子龙决定把行刺的任务交给他。牛子龙派人把吴凤翔秘密接到郑州，告知他的打算，吴凤翔当即表示同意。但他也通过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四项条件：一、解除对自己的通缉令；二、释放自己的妻子和哥哥；三、发给奖金二十万元；四、若有伤亡给予抚恤。牛子龙全答应了。

打开缺口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九日，吴凤翔按照预定计划，在牛子龙的岳父董文学（住开封慈悲巷）掩护下，只身潜入开封城。首先侦知吉川贞佐的“大红人”、汉奸特务组长权沈斋的有关情况，得知此人贪财好利，又奸诈阴险。牛子龙决定从此人身上打开缺口，设法接近吉川。

吴凤翔经过多次贿赂，打通了关节，终于获得了晋见权沈斋的许可。一天，吴带着麝香、烟酒等礼品，到权家拜访。吴凤翔向他讲了自己越狱后，被国民党通缉，因而走投无路的情况，要求“归顺皇军”。可是，权沈斋反应冷淡，只表示“愿意通融”。吴凤翔将见权的情况向牛子龙作了汇报。为了进一步消除权的疑虑，牛命人编造了一份花名册，让吴凤翔带上再次晋见权沈斋，说是吴在小磨山的队伍的花名册，准备将这支队伍拉过来。

与此同时，权沈斋也向吉川报告了吴凤翔的情况。吉川慑于刘兴周的被刺，不敢轻易出面，指令权沈斋同吴凤翔接触，进行仔细考察。

吴凤翔二次见到权沈斋时，权突然问道：“你可知道牛子龙吗？”吴心里不禁一怔，但马上承认了和牛子龙是朋友，因为坐监同牛失去了联系，不了解他现在的情况。吴知道敌人急于捕捉牛子龙，就将计就计地说：“如果你们相信我，我可以想办法把牛子

龙骗到开封来。”

权沈斋一听说吴凤翔能骗来牛子龙，就兴冲冲地说：“姓吴的，如果你能骗到牛子龙，老兄不才，一定在机关长面前保举你！”

吴凤翔连连作出保证，又把携带的“花名册”呈给权。权仔细地看了看，没有发现破绽，相信了吴凤翔。

过了一些时候，吴见到权时，说：“见到牛子龙了，牛愿来。但这不是一件小事，他不可能马上脱身。”权沈斋听后说：机关长让你设法搞到军统豫站刚从重庆领回的左轮手枪和爆破伞。这是吴凤翔第一次从权沈斋嘴里听到吉川对自己提的要求，便满口答应下来。不久，吴凤翔就从牛子龙那里拿到了左轮手枪和爆破伞，说要把东西亲自交给吉川，同时请求解决队伍拉过来后的驻防问题。权说请示吉川以后再定。

五月十五日下午，吉川给吴凤翔下达命令：由吴率要被日军“接收”的军队的先遣队驻扎开封西边的董章镇，余部驻扎镇西。

牛子龙得到吴凤翔这一报告，认为缺口已经打开，立即派王宝义、刘胜武、姚拴紧、张茂亭四人，由吴凤翔指挥执行刺杀吉川的任务。牛子龙本人带十名手枪队员到中牟县，准备接应。

勇刺吉川

五月十五日晚上，吴凤翔率领“先遣队”来到董章镇，日军乘车前来“接收”。然后，令吴凤翔携带左轮手枪和爆破伞各一件，只身随车去市内陕甘会馆晋见吉川。吴见到吉川，双方都楞怔了一下，吴凤翔马上拿出左轮枪和爆破伞交给了吉川，吉川欣然接受。交谈中，吉川表示要见吴的“副司令”王宝义。吴领到了两张特别通行证，离开了陕甘会馆。

吴凤翔回到会合地点慈悲巷二十号董文学家，同待命的王宝义、刘胜武、姚拴紧、张茂亭等计划行动方案；吴凤翔、王宝义直接执行刺杀任务；姚拴紧、刘胜武留在陕甘会馆对面街上，观

察敌情，准备策应；张茂亭雇五辆人力车，停在山货店街口等候。

五月十七日下午六点半，吴凤翔带领王宝义持特别通行证，顺利通过门卫，穿过走廊，跨进二门，到了吉川及其翻译陈凯住的后院。按照事先计划，吴凤翔打西屋的吉川，王宝义打南屋的陈凯。吴凤翔来到西屋门前，正要推门时，吉川的卫士正好开门出来，吴凤翔抬手一枪，卫士死在门坎上。屋里顿时大乱，吴又一枪将日军开封宪兵队长滕井治击毙，转手向吉川开枪时，连扣两下都是瞎火，遂扔掉左轮手枪，换成“二十响”，猛烈射击。这时，王宝义在南屋没有找到人，也转过来配合，从窗口向屋内射击，将室内敌人全部击毙。两人跳进屋里，收拾了部分文件、钢笔、手枪等，迅速撤出。

因为院子深，又是抵近射击，门卫没有听到后院的枪声。吴凤翔、王宝义顺利通过门卫，大摇大摆来到街上，会合刘胜武、姚拴紧来到山货店街口找到张茂亭，一齐上车，顺着省府街直奔正西，来到西城墙下。就在这时候，全城电灯突然熄灭，警车发出刺耳的怪叫声，他们迅速爬上城墙，跳到城外，隐蔽起来。不一会儿，敌人的巡逻车就一辆接一辆的驶过，他们乘其空隙，向中牟方向急退，同接应的牛子龙手枪队会合，撤到了郑州。

此次刺杀有五名日本人丧命，除吉川贞佐外，还有重田司令部参谋长山本大佐、视察团团长瑞田中佐、日军宪兵队长滕井治以及一名卫士。汉奸陈凯因事外出，保了一条命。

(刘英照 胡敬东 整理)

附录

一、从漳河对峙到豫北作战大事记

一九三七年

十 月

- 十六日 △蒋介石电令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固守安阳工事线。
- 十七日 △日军沿平汉铁路两侧南侵，中国军队陆续撤至漳河南岸。
- 十八日 △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商震十六日夜被日军围困于磁县马头镇，经汤恩伯部接应，本日抵安阳。
- 十九日 △日军第十四师团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从观台、东西保障、临漳至安阳渡口等处强渡漳河，与汤恩伯部战激。
- 二十日 △日军攻占漳河南岸东、西保障，掩护后续部队渡河。
- 二十一日 △关麟征第五十二军在漳河南岸与敌激战三昼夜，伤亡团长曾谦以下官兵三千六百员名。
△日军攻占临漳县。
- 二十二日 △日军退回漳河北岸，中、日军队沿漳河两岸形成对峙。
△程潜令汤恩伯部守卫安阳阵地，令商震部守卫淇县、汲县阵地。
- 二十五日 △蒋介石令第一集团军主力协同友军击破平汉线南

下之敌，进出于石家庄方面，使晋东我军作战容易。

△程潜接替蒋介石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三十一日 △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奉命驰援晋东娘子关，安阳东西防线由商震第二十集团军接替。

十一月

一日 △日军炮击安阳车站，第三十二军推进至安阳，与敌对峙。

三日 △第三十二军一部攻击安阳河南岸之敌，损失甚大。

四日 △日军攻占安阳车站及县城，守城之第一四二师第六旅退至宝莲寺以东。商震令该旅旅长崔冀整饬残部待命反攻，令黄光华第一三九师在宝莲寺以北阵地严阵以待。

十一日 △日军攻占大名。

十二日 △本日及十三日，关麟征军袭击邯郸、磁县日军机场，炸毁飞机十余架、大炮十余门及大批汽油。

二十三日 △中国空军击落轰炸商水县周家口镇的敌机两架。

二十八日 △日机轰炸周家口机场，中国空军驱逐机司令兼第四大队队长高志航强行登机准备迎敌，未及起飞中弹殉国。

十二月

十三日 △日军攻占武安。

十五日 △日军攻占南乐、清丰。

二十日 △南乐、清丰日军撤回大名。

一九三八年

一月

十日 △日本华北方面军命令第一军：应对平汉铁路方面

黄河左岸地区及山西省南部推进平定作战。

三十日 △本日及三十一日，日机两次空袭洛阳，被中国空军击落三架。

二 月

二日 △国民政府任命程潜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原任商震免职。

七日 △日军第十四师团等部队分两路自安阳、大名南犯，发起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平定作战（即豫北作战）。由大名出发的馆余惣支队本日陷南乐。

八日 △日军陷清丰。

九日 △万福麟第五十三军接防汤阴以北宝莲寺阵地。

△日军陷濮阳。

△日机轰炸南阳。

十日 △冯治安第七十七军收复清丰，次日该城又被日军占领。

十一日 △万福麟部与日军第十四师团主力激战两昼夜，本晚退守淇河右岸阵地，宝莲寺及汤阴城陷落。

十二日 △日军攻占淇县、长垣，中国军队撤出滑县及道口镇，不久封丘亦沦入敌手。

十四日 △日机轰炸郑州，平民死伤百余人。

十五日 △中国空军轰炸日军安阳机场及淇县境内坦克部队。

△日军攻占涉县。

十六日 △中国军队收复清丰、封丘、濮阳。

△日军攻占辉县、汲县。

十七日 △蒋介石令蒋在珍新编第八师炸毁郑州黄河铁路大桥，以阻止日军进攻。

△日军攻占新乡、浚县。

十八日 △蒋介石电令第一战区部队必须确保平汉铁路以西

要地及晋东南门户，以掩护第二战区右侧背，并相机侧击平汉铁路之敌。

△日军沿道清铁路西犯，陷获嘉。

十九日 △日军陷修武、焦作。

△黄河铁桥已被中国军队彻底破坏。

二十日 △日军攻占博爱。

二十一日 △日军攻占沁阳，中国军队撤至济源附近。

二十二日 △日军攻占济源城，中国军队宋哲元第一集团军向豫晋边境王屋山转进，万福麟第五十三军向山西境内晋城、阳城转进。

二十三日 △日军攻占孟县。

二十五日 △刘汝明第六十八军收复长垣。

二十六日 △日军攻占济源封门口，分两路进入山西，追击中国第一战区部队。豫北作战结束。

二十七日 △刘汝明部收复滑县及道口镇。

二十八日 △刘汝明部收复浚县。

二、豫东作战大事记

一九三八年

四 月

二十三日 △日本华北方面军下达徐州作战的命令，命第二军尽快开始攻势，命第一军以有力一部渡过黄河，迅速切断兰封、商丘间的陇海铁路并向商丘挺进。

三十日 △日机轰炸商丘车站，民众伤亡百余名。

下旬 △本旬至五月上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俞济时第七十四军、黄杰第八军、李汉魂第六十四军到砀山、商丘集结，命第七十一军等部到兰封集结。

五 月

九日 △日军第十三师团攻占蒙城。

十日 △第一、第五战区变更作战地境，所有原属第五战区之鲁西、豫东部队均改归第一战区指挥。

上旬 △日军攻占濮县、范县。

十一日 △蒋介石电程潜等作如下部署：第一战区应集中精锐兵团击灭侵入鲁西之敌；调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薛岳任第一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指挥第八、第六十四、第七十四军，以消灭鲁西日军主力；其原在鲁西各部均交孙桐萱、商震指挥，担任迟滞敌人及固守沛县、鱼台、金乡、巨野、菏泽各据点，掩护攻势兵团之集中与展开。

- △荣誉第一师师长宋希濂奉调第七十一军军长。
- △第七十四军到达碭山，第八军到达商丘。
- △商震派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傅立平率必要人员赴菏泽组织前进指挥所。
- △日军第十四师团酒井支队攻占郟城。
- 十二日** △日军第十四师团由濮县强渡黄河，攻占董口、IF城等渡口及郟城；第十三师团攻占永城。
- △蒋介石自汉口飞抵郑州督战。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同机到达，当夜抵商丘指挥作战。
- △日机轰炸开封，平民伤亡二百三十人。
- 十三日** △日机轰炸郑州，平民伤亡百余人。
- 十四日** △日军第十四师团攻陷菏泽，中国军队第二十三师师长李必蕃殉国。
- △日军第十六师团攻陷金乡、鱼台；第十三师团岩仲挺进队炸毁碭山以东汪阁附近的铁桥，切断陇海铁路。
- △第六十四军军长李汉魂抵商丘。
- 十五日** △蒋介石电令胡宗南第十七军团东开郑州集结。
- △日军第十四师团骑兵第十八联队和第十六师团今田支队，分别在民权内黄集附近和碭山汪阁以东炸毁并切断陇海铁路。
- △日机轰炸兰封、民权及内黄集等陇海铁路车站。
- 十六日** △蒋介石下令成立第二十七军，桂永清任军长，韩蒋伏生第三十六师和李良荣第四十六师。
- △第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到达兰封。
- △本日及十八日，日本华北方面军两次命令第一军，调第十四师团主力东进，协助第二军攻占商丘。第一军未予执行。
- 十七日** △日军第十四师团进入内黄集以东，准备进攻兰

封。

十八日 △蒋介石令第七十一军、第二十七军由兰封向东扫荡仪封一带之敌；令薛岳率第一兵团主力由商丘向西夹击日军第十四师团，留置一部于砀山、商丘一带迟滞敌军主力西进；另令商震部向东侧击日军。

△宋希濂指挥第七十一军等部进攻仪封及内黄车站日军阵地，克复内黄车站。

△日军第九师团攻占萧县。

十九日 △中国军队放弃徐州。

△薛岳派李汉魂为第一兵团第一路总指挥，令李汉魂率第六十四军主力及第七十四军向考城、民权一线前进；令宋希濂指挥第七十一军和第二十七军一部确保民权、兰封交通；令关麟征第五十二军一部置于宁陵柳河镇附近为总预备队。

△日军第十四师团攻占民权西北内黄集及内黄车站，第三师团攻占宿县，第十师团攻占沛县。

二十日 △薛岳转达蒋介石的命令：令第七十四军、第六十四军为东路军，沿陇海铁路两侧西进，围攻敌军左侧背，以民权为据点并确保该地；令第七十一军、第二十七军为西路军，以仪封、内黄及楚庄寨、马王寨为攻击目标，并切断敌军之联络；令王劲哉新编第三十五师攻击朱庄、纸坊集之敌；令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派一部确实占领大黄集、周集；令第七十四军和第五十二军各一部为东路军总预备队，位于民权以北；令第十七军团第一军之第七十八师为西路军总预备队，集中于阳堙集。

△程潜电令胡宗南第十七军团迅速集结于开封、通

许、太康地区。

△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到达兰封。

△日军攻占孟县。

二十一日 △程潜进驻开封指挥豫东作战。

△第六十四军克复内黄集。

△中国军队收复刘堤圈车站，缴获汽车二十八辆。

△本日至六月十日，姚琮、何成璞、黄新吾、陈城（系转呈他人之建议）等人先后建议掘开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进攻。

二十二日 △中国军队攻克杞县马集、何寨、马大府，开封板寨，民权人和集、黄集，兰封贺村集、马王寨、高集、仪封、东西毛古寨等重要据点。

△龙慕韩第八十八师撤出兰封城。

△日军攻占罗王寨和罗王车站。

二十三日 △胡宗南率第十七军团司令部进驻兴隆集。

△日军自罗王寨向北进犯，攻占曲兴集、三义寨、马庄、大王庄、小王庄及陈留口等据点。

△公秉藩第三十四师便衣队夜袭黄河北岸封丘贯台集日军，毙敌数百。

二十四日 △蒋介石派汤恩伯担任第一战区第二兵团总司令，指挥在商丘一带的冯治安第七十七军、庞炳勋第四十军、黄杰第八军、李延年第二军、李仙洲第九十二军、刘汝明第六十八军及罗奇第九十五师、李英第二十四师等部。

△日军第十四师团占领兰封，第十六师团攻占杨山。

△陈公侠第一五五师因闻兰封已失，退出二十三日夜攻占的罗王车站。

△宋希濂指挥第七十一军反攻兰封，攻占兰封车

站，赵庄、杨庄、韩庄。

△兰封日军攻占许楼，中国军队第四十六师第一三八旅旅长马威龙殉国。

二十五日 △中国军队连日围攻曲兴集、三义寨、罗王寨之敌，进展不大。

△蒋介石限令各部于二十六日拂晓前将兰封、三义寨、兰封口、陈留口、曲兴集、罗王寨地区间之敌歼灭。

△蒋介石自郑州返回汉口。

二十六日 △胡宗南第十七军团在空军、战车掩护下攻占部分据点。

△第一、第五战区遵照蒋介石命令，以商丘、亳县、阜阳、颍上为据点，构成第一道防线；以开封、扶沟、周家口、潢川为据点，构成第二道防线。

△日军混成第三旅团攻占虞城；第十六师团攻占马牧集，当晚突破商丘第一线阵地。

二十七日 △蒋介石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刘峙速在洛阳附近布防。

△宋希濂第七十一军克复兰封，王劲哉新编第三十五师克复薛楼、李庄，陈公侠第一五五师和冯圣法第五十八师一度克复罗王车站。

△罗历戎第四十师之第二三五团在柳林集截击向商丘以南迂回的日军第十六师团主力，击毙大批日军和战马。

△薛岳令第六十一师、第八十七师、第四十六师进攻三义寨，令新编第三十五师、第五十一师进攻兰封口。

△程潜电令薛岳应以一部监视三义寨，以主力和总预备队进攻罗王寨；令胡宗南以主力进攻曲兴

集。

- 二十八日** △中国军队收复罗王车站及罗王寨，陇海铁路被打通，商丘附近四十二列火车得以撤回郑州。
△薛岳电令王劲哉新编第三十五师接替兰封城防。
△日军第十六师团突破阎集，向商丘以西迂回。中国军队彭林生第一八七师于本日夜撤出商丘。
△日本华北方面军命令第二军向开封东南地区进攻。
- 二十九日** △日军攻占商丘和朱集车站后继续西犯，一部进占陇海铁路小坝车站，主力攻占宁陵。
△胡宗南第十七军团攻克青龙铺、吕寨。
△连日来，围攻三义寨的中国军队先后攻占丁圪塔、杨圪塔、蔡楼、河渠、雪庵、夹河滩、兰封口等据点。
△程潜调整部署：令宋希濂第七十一军开赴淮阳、太康、龙曲集之线，对亳县、柘城方面警戒；令李汉魂率第一五五师、第五十八师、第六十一师转进至邢口、杞县、阳堙；令第一八七师、第一〇二师占领睢县阵地迟滞日军。
- 三十日** △蒋介石委薛岳为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指挥汤恩伯、商震、孙桐萱、胡宗南、曹福林各部。
△程潜由开封返回郑州。
△薛岳令第二十集团军集结于兰封附近。
△日军混成第十三旅团攻占涡阳。
- 三十一日** △为避免与日军在豫东平原决战，蒋介石令第一战区主力转移至平汉铁路以西。
△程潜令商震率第三十二军（欠第一三九师）并统一指挥第三十九军、新编第三十五师担任租粮寨至郑州以北黄河铁桥间河防。

△日军第十六师团攻占睢县，第十师团攻占亳县。

六 月

一日 △蒋介石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豫东守军向豫西山地作战略转移；并决定掘开黄河大堤，指定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负责实施。

△日机轰炸兴隆集第十七军团司令部，少校参谋吴价及士兵、居民数十人被炸死。

△日军第十师团攻占鹿邑。

二日 △第三十二军之宋肯堂第一四一师奉命接替开封城防。

△奉命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张测民第二十师顽强阻击由三义寨突围的日军。

△日本华北方面军不顾大本营关于超越兰封、商丘、永城等地作战须经批准的决定，将第十四师团配属给第二军，并下达向兰封以西追击的命令。

三日 △日军第十四师团再陷兰封，第十六师团攻占杞县，混成第十三旅团攻占通许，第十师团攻占柘城，混成第三旅团攻占陈留。

四日 △万福麟第五十三军一部奉命在中牟赵口挖掘黄河堤，未成功。

△日军第十四师团总攻开封，第十六师团进入尉氏。

五日 △第一战区拟定《作战指导纲要》，拟乘日军沿平汉铁路南犯之机，在许昌、确山间将敌包围歼灭。

△李汉魂升任第二十九军团军团长。

六日 △薛岳严令第三十二军、第三十九军固守中牟南北之线，擅自撤退者决依法严办。

△蒋介石任命薛岳为武汉卫戍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自十日起解除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职。

△刘和鼎第三十九军一部在赵口挖掘的第二道决口亦告失败。新编第八师师长蒋在珍建议在杨桥至郑州间另掘一口，获批准。

△日本华北方面军下令集结兵力，准备下期作战。

△日军第十四师团攻占开封，第十师团攻占太康。

七日 △花园口掘堤开工。

△中牟南北之线战斗激烈，日军前锋进抵中牟东南、洧川东北至尉氏以南一线。

九日 △花园口决堤成功，上午九时前放水。

△日军攻占中牟，前锋抵白沙、龙王庙，郑州告急。

十日 △日军第十四师团骑兵联队一部在郑州以南破坏平汉铁路。

十二日 △日军第十六师团挺进队炸毁新郑东南的平汉铁路桥。

本月

△中旬至下旬，黄河水经索须河、贾鲁河直奔东南，所过之处尽成泽国。中国军队痛歼被黄水围困之敌，收复中牟、尉氏。此后，中日两国军队沿黄泛区对峙达六年之久。

三、豫南会战大事记

一九四一年

月

- 九日** △日本第一军制定豫南作战大纲，决定乘汤恩伯等部进入信阳以北地区的良机，从一月下旬开始攻势，以逐次参加会战的方式诱汤部接近，争取围歼其主力，摧毁其抗战意志。
- 二十日** △驻鄂西当阳、荆门、安陆的日军对中国第二十九集团军和第三十三集团军发起佯攻。
- 二十四日** △日军自信阳东西一线，分三路向北进攻，豫南会战开始。左路丰岛第三师团由平汉路以西向小林店、古城、查山，中路平林第十七师团由长台关沿平汉路向明港，右路天谷第四十师团由洋河镇附近向淮河北岸的萧店，分别发起进攻。中国第五战区左集团孙连仲部顽强阻击来犯之敌。
- 二十五日** △蒋介石电示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应“避免与敌正面决战，而以少数兵力在正面节节抵抗，引其深入，以主力在敌各进路之两翼，作主动的侧击，另以有力一部埋伏敌后，待其前进以后，专事切断其交通”。
- △蒋介石电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切实备战。
-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调整部署，孙连仲集团以一部依托既设阵地阻敌，主力集结于泌阳，汤恩伯集团集结象河关附近及汝南以东，莫树杰第

八十四军一部监视罗山，主力集结息县附近。以上各部限二十八日前集结完毕，待敌军先头至汝南、驻马店之线，各部应击其侧背，务期于淮河以北至遂平间歼灭之。黄维部第五十九军限二十七日推进至枣阳以北，陈大庆第二十九军主力限二十九日到桐柏、新城一带集结。

二十六日 △西路日军经吴城攻占泌阳以南的大磨，中路日军连陷明港、李新店、确山，东路日军攻占萧店、陡沟、正阳。

△驻豫东、皖西地区的日军第三十五师团，以骑兵第四旅团为基干，本日起分多路向新黄河一线进犯，策应主力作战。

二十七日 △汤恩伯令所部应诱敌深入，歼敌于西平、遂平及保安寨附近。

△日军攻占堡子、马古田及泌阳城，前锋推进至二十里铺、王店、竹沟、确山以北至汝南以南野猪岗之线。

二十八日 △李宗仁令第五十九军归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指挥。

△日军攻占驻马店、遂平、汝南、涡阳，西路前锋攻击春水附近中国军队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的警戒阵地。

二十九日 △本日至三十日，第三十一集团军各部在象河关、尚店、小史店、西平、上蔡、太尉庙、杨楼、保安寨、接官厅、小石门等地与日军激战，双方伤亡均重。

△日军攻占西平、上蔡、蒙城。

三十日 △中国军队收复正阳。

△日军攻占舞阳及叶县保安寨。第十一军以作战目

的已达到，命令第三师团准备向泌阳一带机动。

三十一日 △第三十一集团军调整部署，令第十三军第一一〇师、新编第一师在保安寨、旧县镇西侧设伏，准备侧击日军。

△日军第三师团向保安寨集结，要求进攻南阳，获批准，第十七师团由西平向舞阳附近集结。

二 月

一日 △蒋介石电令陈大庆第二十九军速向信阳以南平汉铁路挺进，切断敌交通，相机袭占信阳。

△汤恩伯部克复旧县镇。

△日军第三师团从保安寨出发，向南阳进攻。

△日军攻占项城。

二日 △中国军队收复保安寨，在扳倒井、招抚岗、舞阳、遂平、项城、赵河、券桥等地与日军激战。

△日军第三师团攻占方城。

三日 △第三十一集团军收复舞阳、方城、西平，黄维纲第五十九军在南阳以北大石桥、蒲山、紫山等地与日军激战。

△日军第三师团攻占南阳以北大石桥，第三十五师团一部攻占太和。

四日 △中国军队对进犯南阳之敌进行猛烈追击、截击、阻击，赵河、博望、玉山镇及安皋、拒马岭等地战斗激烈。

△夜，日军第三师团攻占南阳。

五日 △张雪中第十三军继续追击逃敌，收复南阳以北大石桥、蒲山店及新店；李曾志第一四三师顽强阻击由舞阳回窜羊册、古城之敌，夺取华山日军炮兵阵地，击毙敌炮兵指挥官法岛少佐以下数十人。

- △日军第三师团陷唐河。
- 六日** △第五十九军一部夜袭南阳，本日凌晨冲入城内，毙敌百余名，俘虏数名，拂晓前收复南阳城。
△中国军队追击、截击南撤之敌，收复遂平、汝南、周家口、沈丘、项城、上蔡。
- 七日** △中国军队收复太和、界首。
- 八日** △中国军队收复唐河。
- 九日** △中国军队收复泌阳、驻马店。
- 十日** △中国军队收复桐柏。
- 十二日** △中国军队收复确山，恢复战前态势，豫南会战结束。中国方面宣布是役毙伤日军九千余人，中国军队伤亡较敌为少；日方宣布中国军队伤亡一万六千人，日军损失轻微。

四、豫中(中原)会战大事记

一九四四年

一 月

二十四日 △日本天皇批准实施“一号作战”。大本营陆军部发布《一号作战纲要》。

二十七日 △日本大本营命令关东军于三月二十五日前修复郑州以北黄河铁桥。

三 月

十日 △日本中国派遣军拟定《一号作战计划》，其中“京汉作战”的方针为：“于四月下旬，以华北方面军由黄河岸京汉沿线地区发动攻势，击溃敌军，尤其是第一战区的部队，将京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冲占领并确保之。”

中旬 △本旬至下旬，中国第一战区调整部署，准备迎击日军进攻。

四 月

十日 △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制定由中牟附近强渡新黄河的作战计划。

十七日 △日机多次沿平汉、陇海铁路侦察、空袭。

十八日 △日军第三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先后在中牟县境内强渡新黄河，突破中国军队暂编第十五军之暂编第二十七师阵地，豫中(中原)会战开始。

△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昌义率军部特务连、军官队

及新编第二十九师第八十六团一部驰赴中牟迎敌。

△本日至二十日，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在黄河北岸对孟津县城、铁谢一带佯攻。

十九日 △日军第十二军主力在空军支援下，由广武县霸王城桥头堡对中国军队吴绍周第八十五军之预备第十一师阵地发起进攻，第一一〇师团攻陷汉王城。

二十日 △日军第三十七师团郑州挺进队和第六十二师团一部攻占郑州，第一一〇师团攻占广武，第六十二师团一部攻占荥泽镇。

△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电令调整部署：以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为南兵团指挥官，驻襄城；以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任北兵团指挥官，驻登封。决定将日军包围于许昌、襄城、禹县、密县间地区而歼灭之。

△泛东挺进军收复太康。

二十一日 △本日至五月底，何柱国第十五集团军之涡北、苏北挺进军各部连续破袭陇海铁路徐州至兰封段、津浦铁路宿县至蚌埠段，共破坏铁路三十余公里，十四次炸毁日军列车。

△日军第一一〇师团、独立步兵第九旅团、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分别攻占荥阳、汜水、新郑及尉氏。

二十二日 △洧川沦陷。

二十三日 △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和第一一〇师团攻占密县。

二十四日 △日军第三十七师团攻占长葛县城及和尚桥。

二十五日 △奉汤恩伯之命，王仲廉、李仙洲两部开始反攻。至月底，收复密县境内部分据点，两度攻占尉氏。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令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以协同友军巩固宛洛及平汉线之目的，决于豫南地区击破敌之进犯。

二十六日 △孙蔚如第四集团军之第九十六军第一七七师在汜水虎牢关与日军独立步兵第九旅团激战七昼夜，本日奉命转移至主阵地。

△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在新郑战斗司令所下达攻打许昌和准备由鄢城迂回的命令。

二十七日 △第八战区首批援豫部队韩锡侯第九军到达洛阳，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

△日军第十三军第六十五师团为策应第十二军作战，二十四日起对中国军队第十五集团军和第十九集团军发起进攻，本日攻占颍上，并进逼阜阳。

二十八日 △中美空军轰炸郑州黄河铁桥及荥阳、汜水日军阵地。

△各路日军向长葛以南地区推进，准备攻打许昌。

三十日 △第二十八集团军奉汤恩伯之命，令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昌义、第二十九军军长马励武、泛东挺进军总指挥陈又新率所部围歼许昌外围日军，限本日下午三时行动。汤恩伯旋又命令各部停止行动。

△日本华北方面军战斗司令所由黄河北岸推进至郑州。

△为阻止中国军队增援许昌，日军第六十二师团攻占襄城颍桥镇，第二十七师团攻占许昌以东五女店，截断许昌与鄢陵之间的交通。

五 月

一日 △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在战车第三师团等部及空军配

合下攻占许昌。中国守军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副师长黄永淮及团长杨尚武、李培芹等英勇殉国。

△蒋介石命令汤恩伯，应集中全力在禹县附近与日军决战。

△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命令所部由许昌向西迂回，以各个击破中国第一战区主力部队。

△为打通平汉铁路南段，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和第三十七师团一部由许昌南进，第十一军独立步兵第十一旅团（宫下兵团）由长台关、洋河镇北进。

△中国空军炸毁新郑日军弹药库及飞机一架。

△本日夜至二日，日军第三十七师团、第六十二师团、独立混成第七旅团、骑兵第四旅团、战车第三师团先后由许昌附近西进，第一一〇师团由密县进攻登封。

二日 △中国军队第九十一师、第二十师等部在禹县以南、襄城以北地区与日军第六十二师团、战车第三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激战。

△韩锡侯第九军到达登封，接替第八十五军防务。

△何柱国部奉命进袭商丘、开封以策应主力作战，本日出发，六日渡过新黄河，复奉命停止行动。

△日军独立步兵第十一旅团陷明港。

三日 △中国空军轰炸密县、禹县等地。

△日军第六十二师团攻占禹县，战车第三师团攻占郑县，独立步兵第十一旅团进入确山境内。

四日 △蒋鼎文电令第十四军（欠第九十四师）、暂编第四军（欠第四十七师）及新编第六师，均归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刘戡指挥，守卫龙门阵地。

△日军独立混成第七旅团攻占襄城；战车第三师团

攻占临汝，前锋抵达伊川附近。

五日 △蒋介石电令汤恩伯：着王仲廉部、李仙洲部分别向龙门、临汝推进。

△日机空袭安徽颍上四十里铺中国军队骑兵第八师司令部，副师长卢广伟殉国。

△日军第六十三师团师团长野副昌德到达汜水，指挥该师团一部及独立步兵第九旅团、第十二野战补充队，这支集成部队被命名为菊兵团。

△本日至九日，各路日军同时对被围困在登封、郑县、禹县、临汝之间山地的中国第一战区部队发起攻击。许多部队被日军分割包围或截击，与上级失去联络。

△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和第三十七师团一部攻占郟城、漯河。

六日 △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率部向洛阳外围推进途中，复奉汤恩伯命令担任鲁山之守备。

△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在临汝以东地区被日军包围，损失惨重。

△日军第一一〇师团攻占登封，独立混成第七旅团攻占宝丰。

七日 △蒋鼎文令第十五军军长武庭麟指挥第十五军及第十四军之第九十四师担任洛阳之守备，期限为十至十五天。

△武庭麟部署洛阳城防：以张世光第九十四师守城厢，刘献捷第六十四师守西工，李纪云第六十五师守邙岭。

△孙蔚如第四集团军坚守金沟主阵地十余日，屡挫敌锋。本日金沟失守，奉蒋鼎文之命向洛阳西北转进。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由洛阳撤至新安。

△日军战车第三师团突破龙门阵地，攻占龙门高地、伊川；独立混成第七旅团攻占鲁山；第二十七师团连陷西平、遂平。

八日 △蒋介石手令武庭麟：着该军长固守洛阳十至十五天，中正即督促外围大军增援洛阳。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抵郑州督战。

△日军第二十七师团陷驻马店。

九日 △日军第一军为策应第十二军作战，以第六十九师团（天兵团）、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洋兵团）由山西垣曲强渡黄河，攻占澠池白浪、南村等渡口。

△第八战区援豫之林伟宏预备第八师到达新安，奉蒋鼎文之命急开澠池增援。

△日军战车第三师团自龙门北犯，攻击中国军队的安乐、聂湾、焦屯等警戒阵地。洛阳保卫战开始。

△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到达确山，与独立步兵第十一旅团会师，第一次打通了平汉铁路。

△日军菊兵团占领巩县。

十日 △中国军队克复颍上。

△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召集军事会议，策定豫西作战方略。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经宜阳转移于洛宁。

十一日 △胡宗南令第一军军长张卓率王隆玘第一六七师和吴俊第八师开赴灵宝。

△日军战车第三师团一部攻占嵩县，第三十七师团攻占伊阳，独立步兵第九旅团（杉兵团）攻占孟津，第十二野战补充队攻占偃师。

△何柱国第十五集团军和陈大庆第十九集团军与日

军第六十五师团激战十八天，本日攻占杨湖镇，
阜颍战斗结束。

十二日 △第一军军长张卓到达灵宝。

△日军战车第三师团攻占洛阳外围七里河、下池、
瞿家屯、兴隆寨等据点，中国军队第十五军放弃
西工。

△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攻入英豪镇，步兵第五十九
旅团（地兵团）攻占澠池县城。

△第五战区周毓英第五十一军袭击柳林车站附近日
军，炸毁铁桥一座、铁路数段，切断信阳至汉口
间的平汉铁路。

十三日 △第五战区曹福林第五十五军克复遂平，切断郑州
至信阳间的平汉铁路。

△连日来，中国空军不断轰炸洛阳、伊川、临汝及
龙门等地的日军部队。

△日本华北方面军令第十二军主力沿洛河河谷追击
撤退中的中国第一战区部队；令菊兵团以一部监
视洛阳，主力进攻新安西南方。

△日军第一军战斗司令所推进至澠池南村。

△日军战车第三师团攻占洛阳外围周公庙据点，与
中国军队第十五军在西关及邙岭展开激战。

△日军步兵第五十九旅团和战车第三师团一部围攻
新安，独立步兵第九旅团一部进占新安县城。

十四日 △曹福林第五十五军克复驻马店。

△日军第十二军主力沿洛河南、北两岸向西南进
犯，第六十二师团攻占宜阳。

△日本华北方面军令第一军一并指挥独立步兵第九
旅团。

十五日 △李振清第一〇六师坚守洛河北岸段村阵地，顽强

阻击日军数昼夜，掩护第一战区主力转进，本晚奉命西撤。

△洛阳白马寺僧人拒绝代日军向洛阳守军传送劝降书。

△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攻占陕县张茅镇，骑兵第四旅团攻占宜阳以西洛河南岸沙坡头据点。

十六日 △日军战车第三师团攻占宜阳韩城镇，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攻占陕县交口。

十七日 △本日及十九日、二十六日，蒋介石三次电令第十五集团军和第十九集团军，抽集一个军的兵力归陈大庆指挥，攻击鄆城、漯河、舞阳、许昌一带，相机进出禹县、襄城、叶县以西山地，切断敌后补给线，策应主力军作战。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撤至卢氏。

△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刘戡、第十四军军长张际鹏、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宗昉、新编第八军军长胡伯翰等在洛宁宅延村商定于十八日分别向卢氏、陕县转进。

△日军战车第三师团一部陷洛宁，骑兵第四旅团及第六十二师团一部攻占长水镇及附近隘口，第三十七师团一部攻占中山镇（今兴华），截断了通往卢氏的道路。

十八日 △第一军军长张卓命令第一六七师、第八师在周家山、魏略镇亘灵宝之线占领阵地。

△曹福林第五十五军克复西平。

△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攻占陕县，战车第三师团一部攻占洛宁西南故县镇，第二飞行团空袭驻马店、故县镇及卢氏范蠡镇。

十九日 △日本华北方面军命令第十二军，派战车第三师团

主力和第一一〇师团一部开往洛阳，纳入野副兵团长指挥。

二十日 △蒋介石手令第十五军：着仍固守洛阳，勿轻信谣言，至迟一星期我必负责督饬陆空军增援洛阳。

△第八战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到达灵宝，统一指挥第八战区张卓第一军、周士冕第二十七军和冀察战区马法五第四十军。

△第五战区刘尚志第三十九军克复确山。

△日本华北方面军命令第十二军一并指挥菊兵团，迅速攻占洛阳。

△日军第一军战斗司令所推进至陕县三里桥。

△日军第三十七师团一部攻占卢氏，下午撤出。

二十一日 △蒋介石电令：现在潼关（不含）以东部队及洛河以南之第一战区部队统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

△第八战区之第九军及预备第八师收复卢氏。

△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部在陕县秦家坡遭日军伏击，总司令李家钰殉国，参谋长张震中被俘。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令刘汝明第二集团军驱逐鲁山附近之敌，后向临汝挺进，策应第一战区作战。

二十二日 △中国飞机空袭嵩县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

△武庭麟第十五军退守洛阳城厢。

△刘汝明第二集团军反攻鲁山、宝丰，激战至六月八日，先后攻克瀼河、滎阳、辛集、马头寨等据点。

二十三日 △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从菊兵团兵团长野副昌德手中接过进攻洛阳的指挥权，在孙旗屯

和七里河分别设立战斗司令所和联络所，下达二十四日总攻洛阳城的命令。

二十四日 △日军向洛阳城内广播并空投劝降书。中国守军坚守阵地，置之不理。

△日军步兵第五十九旅团攻占灵宝东南 峴山庙 高地。

二十五日 △二十四日午后，日军对洛阳城发起总攻，傍晚前攻入城内。中国守军弹尽援绝，伤亡惨重，被迫于夜间突围。本日洛阳沦陷。

△蒋鼎文命令刘戡：“（一）着暂四军归本部直辖在现地待命；（二）着四十七军归刘副总司令戡指挥。”

二十六日 △蒋介石电令第一、第五战区各部及第八战区在灵宝附近部队于二十八日起分别反攻陕县、洛宁、澠池、嵩县、鲁山、郟城等地。

△第八战区第五十七军军长刘安祺率第九十七师抵达灵宝，奉命接防第八师阵地，归第一军军长张卓指挥。

△九日至本日，李仙洲第二十八集团军与日军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在鲁山以西下汤、中汤、上汤、四棵樹等地反复争夺、激战。

二十七日 △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抵陕县三里桥第一军战斗司令所，批准该军发起灵宝作战的计划。

二十八日 △日本华北方面军下令解散菊兵团，令第六十三师团司令部及所属部队返回北平。

二十九日 △二十八日及本日，王仲廉第三十一集团军相继收复嵩县境内潭头、大章、旧县等地。

三十日 △泛东挺进军之康乐三独立挺进第一纵队夜袭漯河，捣毁伪维持会，俘伪主任科长以下八人。

△日军第三十七师团攻占汤恩伯部重要根据地嵩县车村。

△本日至六月五日，第三十一集团军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反攻嵩县，一度占领西关。

三十一日 △蒋介石电令刘戡兵团在反攻陕县期间归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指挥。

下旬 △第八战区援豫之第九军和预备第八师归还建制。

六 月

一日 △马法五指挥第八师、第一〇六师与刘戡兵团协同反攻陕县，激战至四日，进展不大。

二日 △第四集团军一部进占洛宁长水镇。

四日 △日军攻占鄢陵。

△冈村宁次视察洛阳第十二军战斗司令所。

五日 △日军第一军对灵宝境内中国军队发起全线进攻。灵宝作战开始。

△日军第三十七师团攻占叶县。

△马法五部和刘戡兵团在空军掩护下与敌激战，六日傍晚后撤至宏农河西岸。

六日 △日军第一军各部及战车第三师团攻占中国军队各警戒阵地，七日攻击各前进阵地。

△刘戡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

八日 △日军开始猛攻虢略镇南北之线中国军队主阵地。

△日军步兵第五十九旅团一部突破第十六军戴慕真第一〇九师阵地，沿秦岭山脉进入夫妇峪，威胁中国军队侧背。

九日 △蒋介石电令胡宗南：虢、灵阵地决不撤退，应死守。

△泛东挺进军收复鄢陵。

△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撤销郑州战斗司

令所，十日返回北平。

△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在郑州西南小李庄设立战斗司令所。

△日军骑兵第四旅团攻陷舞阳。

十日 △日军战车第三师团一部突破中国军队傅维藩第九十七师牛庄阵地。激战中，率部增援的第八师副师长王剑岳殉国，日军代理大队长金森被打死。

△中国军队陈鞠旅预备第三师顽强阻击窜入夫妇峪之敌。

△蒋介石电令胡宗南：无论任何人不得向西撤退，应确保灵宝、虢略镇各要点，在阵地内与敌决战，以保持国军荣誉。

△由于中国军队阵地多处被突破，李延年令各部自当夜十二时开始向芦灵关巨盘豆镇之线转进，重新部署。

十一日 △日军占领灵宝城、虢略镇、函谷关，独立步兵第九旅团一部进入阌乡，随即撤出。

△日军步兵第五十九旅团旅团长木村千代太在虢略镇西北营田村触地雷被炸死。

△马法五第四十军、陈鞠旅预备第三师在阌乡以西、以南与日军激战，掩护主力部队撤退。

△中国飞机扫射进犯永泉埠一带的日军步兵第五十九旅团。

十二日 △日军独立混成第七旅团、骑兵第四旅团各一部进犯平汉铁路以东地区，攻占上蔡。

△日军第一军各部开始向陕县境内撤退。

十三日 △第四十军、预备第三师各一部向虢略镇、灵宝追击，司元恺第三十九师收复阌乡。

△第十五集团军骑兵第二军之骑兵第三师收复上

蔡。

- 十四日** △司元恺第三十九师收复函谷关。
△日军攻占汝南。
- 十五日** △第三十九师收复灵宝城、虢略镇。
- 十六日** △第十五集团军之马步康骑兵第八师收复汝南。
△日军再陷上蔡。
- 十七日** △中国军队推进至灵宝冯佐村、陕县黄村一线与日军对峙。
- 十八日** △日军攻占商水，再陷汝南。中国军队骑兵第八师再克汝南。
- 十九日** △第十九集团军暂编第九军第一一一师克复商水。
△日军攻占周家口。
- 二十日** △日军第一军司令部由陕县三里桥启程，返回山西。
- 中旬** △日军再次打通平汉铁路，中原会战结束。
- 二十一日** △日军再陷商水。
△胡宗南呈报灵宝战役奖惩意见，蒋介石批示判处第九十七师师长傅维藩、第一六七师第四九九团团长贺一迟和第一〇九师第三二五团团团长刘明死刑，第一〇九师师长戴慕真革职交军法裁判。
△国民政府明令：故陆军中将李家钰追晋为陆军上将。

五、豫西鄂北会战大事记

一九四五年

一 月

二十二日 △日本大本营批准实施覆灭老河口航空基地的作战。

二十九日 △日本中国派遣军下达关于老河口作战的命令。

二 月

十五日 △日本华北方面军下达实施老河口作战的命令。

三 月

三日 △日军第十二军下达实施老河口作战的命令。

上旬 △日军骑兵第四旅团在汝南集结，吉武支队在新乡编成并到达禹县。

十九日 △日军第十二军司令部在襄城西南刘沟设立战斗司令所。

二十日 △日军第三十四军第三十九师团自荆门附近向北发起进攻。

中旬 △日军第一一五师团、第一一〇师团、战车第三师团分别向舞阳、驻马店、临汝、登封、襄城等地集结。

二十二日 △日军第十二军各部发起攻势，豫西鄂北会战开始。

二十三日 △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胡宗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分别电令所部调整部署。

△日军第一一〇师团攻占南召（今云阳镇）、李青

店(今南召县城),第三十九师团陷自忠(今宜城),
骑兵第四旅团在源潭镇附近渡过唐河。

△日军第十二军之豫西地区队(步兵第一一〇联队长指挥的部队)进攻洛宁长水镇。中国军队第四集团军在故县以东地区与该敌激战至四月九日,将敌击退。

二十四日 △第二集团军第六十八军之黄樵松第一四三师在南阳以东大盆窑击退强渡白河的日军,南阳保卫战开始。

△日军攻占方城、南阳赊旗镇(今社旗县城)和唐河兴隆镇(今属社旗)。

△本日至二十五日,冯治安第三十三集团军在南漳以南武安堰及东北欧家庙一线与日军激战。

二十五日 △连日来,驻老河口的中美空军第三大队频繁空袭各路日军,本日在南阳三十里屯附近炸死日军骑兵第四旅团骑炮兵第四联队本部军官多人,联队长东高安受重伤。

△本日至二十六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各部对当面之敌发起反攻。

二十六日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发给南阳守军第一四三师特别守城费一百万元。

△日军第十二军令正在准备攻击南阳的第一一〇师团向内乡、浙川突进,令第一一五师团向老河口急进,令吉武支队迅速攻占南阳。

△日军第一一〇师团陷镇平,骑兵第四旅团经邓县、新野之间地区进入湖北竹林桥。

二十七日 △日军骑兵第四旅团攻占老河口机场及外围阵地,中国守军汪匣锋第一二五师退守城垣,老河口保卫战开始。

△日军第一一五师团攻占邓县（今邓州市）县城及文曲集。

△本日至三十一日，第五战区部队在邓县及浙川南部与日军激战。

二十八日 △守卫南阳卧龙岗的第一四三师之赵新芳排与敌激战一昼夜，毙敌数百，全排壮烈牺牲。

△日军攻占内乡、南漳。

△日军骑兵第四旅团派遣特别挺进队企图偷袭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草店，沿途屡遭中国军队围攻，被迫于四月一日返回。

二十九日 △中国军队收复南漳。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攻占襄阳、樊城。

△本日至四月四日，中国军队第四十五军第一二七师连续攻击老河口外围之敌，策应第一二五师作战。

三十日 △汪匣锋第一二五师全歼突入老河口城的日军百余名。

三十一日 △日军攻占内乡西峡口（今西峡县城）。

下旬 △蒋介石传令嘉奖坚守南阳、老河口的黄樵松师长和汪匣锋师长。

四 月

一日 △第一四三师坚守南阳九昼夜，本晚突围，南阳失陷。

△日军战车第三师团陷浙川。

三日 △胡宗南令谢辅三第二十七军自陕西雒南（今洛南）开赴河南境内参战。

△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下令调整部署，以袋形战术诱敌深入，围歼于公路以南山地。

△日军第一一〇师团第一三九联队新任联队长楨林

太夫大佐到任。

- 四日** △日军再陷南漳。
△中国军队第七十八军之新编第四十三师在野战重炮和战车防御枪队配合下激战一昼夜，击退进攻重阳店以西马鞍桥的日军，击毁战车三辆。
- 六日** △日军骑兵第四旅团伤亡惨重，二日和第一一五师团交替战线，本日向浙川李官桥撤退。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攻占襄阳以西茨河，继续北犯。
- 七日** △第三十一集团军收复重阳店，日军主力退守奎文关、木寨之线，一部占据丁河店以西半川阵地。
- 八日** △日军第一一五师团攻入老河口，中国守军第一二五师与敌激烈巷战，傍晚撤退至襄河西岸，老河口失陷。
- 九日** △第三十三集团军收复南漳。
- 十日** △胡宗南电令第三十一集团军迅速击破西峡口、浙川之敌，进出内乡，策应第五战区作战。
- 十二日** △孙震第二十二集团军和冯治安第三十三集团军在襄河、南河三角地带与日军第三十九师团激战七天，将敌击退，本日收复茨河、庙滩。
△胡宗南向蒋介石呈报奖励收复嵩县、伊阳（今汝阳）的刘子奇暂编第六十六师和第十五军之姚云青第一九五团。
- 十三日** △本日至二十八日，第二十二集团军反攻老河口，与日军反复争夺外围各据点，并于本日和二十四日两度突入城内与敌巷战。
- 十四日** △第三十一集团军之新编第四十四师攻克半川阵地。
- 十五日** △第三十三集团军收复襄阳、武安堰。

- 十六日** △第三十一集团军收复丁河店。
△第三十三集团军收复自忠。
- 十七日** △第三十一集团军收复马头寨、木寨等据点，至六月下旬，与日军在西峡口至奎文关公路两侧鏖战，反复争夺霸王寨，鹰爪山、牛心垛、马头山、马头寨等据点。
△日军鹰森孝中将接任第十二军司令官。
- 十八日** △第三十三集团军收复樊城、璞河隘。
- 二十五日** △日军攻占新野。
- 五月**
- 四日** △日军攻占唐河。
- 十六日** △日军第一军为策应第十二军在西峡口、老河口作战，以第五独立警备队主力和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一部对灵宝、卢氏交界处的寺河街、官道口一带发起攻击。第四集团军顽强阻击，于二十五日将敌击退，二十九日恢复原态势。
- 三十一日** △豫西鄂北会战结束。据中国方面宣布，是役共毙伤日军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人。此后，中日两军在西峡口以西及襄河两岸形成对峙，直至日本投降。

六、中日双方指挥系统表

说明：本书序列列到师级，凡两个名字以上者，其意为前后任。所用代号如下：

军：A

师：D

旅：B

骑兵：K 如KD表示骑兵师

独立：S 如SB表示独立旅

新编：N 如ND表示新编师

暂编：T 如TD表示暂编师

预备：P 如PD表示预备师

(一) 豫北作战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表 (一九三八年二月)

第一战区 司令长官 程 潜

副司令长官 宋哲元

第一集团军 总司令 宋哲元 (兼)

副总司令 冯治安

77A(冯治安) { 37D (张凌云)
(兼) { 132D(王长海)
179D(何基沣)

181D (石友三)

9ND (高树勋)

17D (赵寿山)

177D之529B (杨觉天)

3KA (郑大章) { 9KD (郑大章) (兼)
4KD (王奇峰)

53A (万福麟) { 116D (周福成)
130D (朱鸿勋)
91D (冯占海)

68A (刘汝明) { 119D (李金田)
143D (李曾志)

95D (罗 奇)

8ND (蒋在珍)

直属补充旅 (邴 淳)

说明: ①第一集团军之59A于一月二十七日调第五战区, 故本表未列出。

②二月中旬, 17D及177D529B转属第一战区, 归宋哲元指挥。

③本次作战中, 53A、68A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直接指挥。

(二) 豫北作战日本侵略军指挥系统表 (一九三八年二月)

华北方面军 司令官 寺内寿一

第一军 司令官 香月清司

第十四师团 (土肥原贤二)

第十六师团 (中岛今朝吾)

说明: ①第十六师团原属华北方面军直辖, 一月二十一日奉命配属于第一军。

(三) 豫东作战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表 (一九三八年五月中旬至六月上旬)

第一战区 司令长官 程 潜
副司令长官 刘 峙 宋哲元
前敌总司令 薛 岳

第一兵团 总司令 薛 岳

第一路总指挥 李汉魂

64A (李汉魂) { 155D (陈公侠)
187D (彭林生)

74A (俞济时) { 51D (王耀武)
58D (冯圣法)

71A (宋希濂) { 87D (沈发藻)
88D (龙慕韩)

27A (桂永清) { 36D (蒋伏生)
46D (李良荣)

52A (关麟征) { 2D (郑洞国)
25D (张耀明)

第二兵团 总司令 汤恩伯

第三军团 军团长 庞炳勋

40A (庞炳勋) — 39D (马法五)

(兼)

8A (黄 杰) { 40D (罗历戎)
102D (柏辉章)

68A (刘汝明) { 119D (李金田)
143D (李曾志)

第十七军团 军团长 胡宗南

1A (李铁军) { 1D (李铁军) (兼)
78D (李 文)

第三集团军 总司令 孙桐萱 (代)

12A(孙桐萱) { 20D (孙桐民) (代)
(兼) { 22D (谷良民)
81D (展书堂)

55A(曹福林) { 29D (曹福林) (兼)
74D (李汉章)

28SB (吴化文)

第二十集团军 总司令 商 震

副总司令 万福麟

32A(商 震) { 139D (黄光华)(李兆镛)
(兼) { 141D (宋肯堂)
142D (吕 济)
税警旅 (蒋纪珂)

39A(刘和鼎) { 34D (公秉藩)
56D (刘尚志)

195D (梁 恺)

61D (钟 松)

106D (沈 克)

109D (李树森)

23D (李必蕃)

24D (李 英)

8ND (蒋在珍)

35ND (王劲哉)

1NKD之2KB (马 禄)

14SKB (张占魁)

说明：①五月十一日，薛岳任第一战区第一兵团（又称鲁西兵团或豫东兵团）总司令。五月三十日，薛岳任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指挥汤恩伯、商震、孙桐萱、胡宗南、曹福林各部。

②五月十九日，李汉魂任第一兵团第一路总指挥，指挥64A、74A、27A、71A。六月五日，李汉魂升任第二十九军团军团长。

③52A一部在兰封作战初期担任东路军预备队，后奉命开赴临汝（今汝州市）

整理。

④五月二十四日，汤恩伯任第一战区第二兵团总司令，指挥在商丘附近的8A（原属第一兵团）、40A、68A、77A、2A、92A、95D、24D等部。本表仅列出其中参加商丘、亳县及微山湖西岸作战的8A、24D、68A、40A。

⑤139D于三月十九后归第五战区指挥，五月中旬参加守卫萧县作战。

⑥作战期间，下列各部分别配属于：195D为71A，61D和106D先后为71A、27A，23D、35ND、14SKB为第二十集团军，24D为8A。

⑦8ND归53A（未参战，故未列出）指挥，担任杨桥至黄河铁桥间河防，执行黄河花园口掘堤任务。

(四) 豫东作战日本侵略军指挥系统表 (一九三八年五月中旬至六月上旬)

华北方面军 司令官 寺内寿一

第一军 司令官 香月清司 梅津美治郎

第十四师团 (土肥原贤二)

第二军 司令官 东久迩宫稔彦王

第十师团 (矶谷廉介)

第十六师团 (中岛今朝吾)

第七师团之混成第十三旅团 (森田正范)

第二师团之混成第三旅团 (田村原一)

华中派遣军 司令官 畑俊六

第九师团 (吉住良辅)

第七三师团 (荻洲立兵)

说明: ①第十四师团于六月二日配属第二军。

②五月三十日, 梅津美治郎继任第一军司令官。

③第七师团之混成第十三旅团和第二师团之混成第三旅团属关东军, 五月十一日分别配属第二军之第十师团和第十六师团, 六月十一日回归原所属。

(五) 豫南会战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表 (一九四一年元月下旬至二月上旬)

第五战区 司令长官 李宗仁

副司令长官 李品仙 孙连仲

第二集团军 总司令 孙连仲 (兼)

副总司令 刘汝明 田镇南

68A(刘汝明) { 119D (陈新起)
(兼) { 143D (李曾志)
36TD (刘汝珍)

59A(黄维纲) { 38D (李九思)
180D (刘振三)

55A(曹福林) { 29D (许文耀)
74D (李益智)

第三十三集团军 总司令 冯治安

副总司令 李文田 刘和鼎

77A(冯治安) { 37D (吉星文)
(兼) { 132D (王长海)
179D (何基沣)

30A(池峰城) { 27D (黄樵松)
30D (张华堂)
31D (乜子彬)

第三十一集团军 总司令 汤恩伯

副总司令 许绍宗 王仲廉

13A(张雪中) { 89D (舒 荣)
110D (吴绍周)
1ND (蔡 荣)

85A(李楚瀛) { 4D (石 觉)
23D (倪耀祖)
11PD (蒋当翊)

29A(陈大庆)	{	193D (赖汝雄)
		91D (王毓文)
		16TD (李 强)
92A(李仙洲)	{	21D (侯镜如)
		142D (傅立平)
		14TD (廖运泽)
第二十一集团军 总司令 李品仙 (兼)		
副总司令 张义纯		
84A(莫树杰)	{	173D (栗廷勋)
		174D (张光玮)
		189D (凌压西)
15SB (黄子华)		
2KA(何柱国)	{	3KD (徐 梁)
		6KD (王照堃)
		SB (孟绍周)
8KD(马 彪)		
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 王仲廉		
鄂北游击总指挥 阎廷俊		
第一战区豫南游击总指挥 田镇南		
豫省第六区自卫军 (别光汉)		

说明: ①59A属第三十三集团军, 一月二十八日奉命归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孙连仲 指挥。

②第二十一集团军辖7A、48A、84A三个军, 本表仅列出参战的84A。

③2KA、8KD属第一战区。

(六) 豫南会战日本侵略军指挥系统表 (一九四一年元月下旬至二月上旬)

第十一军 司令官 圆部和一郎

第三师团 (丰岛房太郎)

第十七师团 (平田盛人)

第四十师团 (天谷直次郎)

第四师团两个步兵大队

第十三师团一个步兵大队

第三十四师团两个步兵大队

第三十九师团一个步兵大队

战车第七联队

战车第十三联队

独立山炮兵第二联队

第一飞行团一部

第三十五师团 (原田熊吉)

说明: ①第三十五师团属华北方面军, 一月二十六日起在新黄河一线牵制中国军队, 策应第十一军作战。

②据《侵华日军序列沿革》(李惠等编)和《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 日军第十七师团师团长名叫平林盛人。

(七) 豫中(中原)会战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表(一九四四年
四月中旬至六月中旬)

第一战区 司令长官 蒋鼎文
副司令长官 曾万钟 汤恩伯

第十五集团军 总司令 何柱国
副总司令 徐 梁

2KA(廖运泽) { 3KD(徐长熙)
14TD(李鸿慈)

8KD(马步康)

挺进第八纵队(廖运升)

挺进第十纵队

涡北及苏北挺进军 总指挥 王毓文

涡北第一分区(冯子固)

苏北挺进第一纵队(刘子仁)

苏北挺进第二纵队(蒋心亮)

苏北挺进第三纵队(胡庆鏊)

苏北挺进第四纵队(涂建堂)

苏北挺进第十三纵队(刘瑞岐)

苏北挺进独立第三支队(韩金山)

泛北挺进第四纵队(王金铎)

泛北挺进第六纵队(辛少亭)

江苏保安第六纵队(襄瑞生)

鲁省挺进第四纵队(蒋嘉宾)

鲁省挺进第六纵队(孙性斋)

交通工作队第一大队(王既清)

第十九集团军 总司令 陈大庆(代)

副总司令 万建藩

97A(霍守义) { 111D (孙焕彩)
112D (王秉饫)
30TD (洪显成)

89A(顾锡九) { 1ND (黄永瓚)
20D (赵桂森) (单裕丰)

33TD (段海洲)

6SB

第二十八集团军 总司令 李仙洲

副总司令 孙元良

85A(吴绍周) { 23D (张文心)(黄子华)(代)
110D (廖运周)
11PD (赵琳)

15TA(刘昌义) { 27TD (萧劲)(苟吉堂)(代)
29ND (吕公良)(刘汉兴)

泛东挺进军 总指挥 陈又新

副总指挥 张公达 唐 铭

1TB (鲍汝澄)

2TB (张清秀)

3TB (李全)

挺进第一纵队 (张锡田)

挺进第二纵队 (曹茂林)

挺进第三纵队 (范常铭)

挺进第五纵队 (耿明轩)

挺进第六纵队 (戴日暄)

独立挺进第一纵队 (康乐三)

第三十一集团军 总司令 王仲廉

副总司令 李楚瀛

13A(石 觉) { 11) (蔡剑鸣)
 89D (金 式)
 117D (刘漫天)
 12A(贺粹之) { 22D (谭乃大)
 81D (葛开祥)
 55TD (李守正)
 29A(马励武) { 91D (全 瑛)(王铁麟)
 (孙元良) { 193D (郭文灿)(萧重光)(代)
 (兼) { 16TD (吴求剑)(万宅仁)(代)

78A(赖汝雄) { 42ND (彭贻良)
 43ND (黄国书)
 44ND (姚秉勋)

(以上四个集团军另一个军由汤恩伯直接指挥)

第四集团军 总司令 孙蔚如

副总司令 裴昌会

38A(张耀明) { 17D (申及智)
 35ND (孔从周)

96A(李兴中) { 177D (李振西)
 14ND (陈子坚)

第十四集团军 总司令 刘茂恩

副总司令 刘 戡

15A(武庭麟) { 64D (刘献捷)
 65D (李纪云)

第三十六集团军 总司令 李家钰 刘 戡

副总司令 陈 铁

47A(李宗昉) { 104D (杨显名)
 178D (李家英)

第三十九集团军 总司令 高树勋

副总司令 胡伯翰

8NA(胡伯翰) { 6ND (范龙章)
(兼) { 29TD (尹瀛洲)

14A(张际鹏) { 83D (沈向奎)
85D (王连庆)
94D (张世光)

4TA(谢辅三) { 47D (杨 蔚)
4TD (马雄飞)

河北民军 (乔明礼)

挺进第一纵队 (魏凤楼)

挺进第二十一纵队 (杨振邦)

第八战区之9A (韩锡侯) { 54D (史松泉)
24ND (夏季屏)

第八战区之27A8PD (林伟宏)

冀察战区 总司令 蒋鼎文 (兼)

副总司令 马法五 董英斌

40A(马法五) { 39D (李运通)(司元恺)
(兼) { 106D (李振清)
40ND (崔玉海)

独立步兵团 (王遂庆)

附：刘戡兵团指挥系统

刘戡兵团 兵团长 刘 戡

1. 五月四日至九日

14A(张际鹏) { 83D (沈向奎)
85D (王连庆)

4TA (谢辅三) — 4TD (马雄飞)

8NA之6ND (范龙章)

2. 五月十日至二十四日

14A(张际鹏) { 83D (沈向奎)
85D (王连庆)

4TA (谢辅三) —4TD (马雄飞)

3. 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五日

14A(张际鹏) { 83D (沈向奎)
85D (王连庆)

47A(李宗昉) { 104D (杨显名)
178D (李家英)

挺进第二十一纵队 (杨振邦)

第八战区 副司令长官 胡宗南

第三十四集团军 总司令 李延年

1A (张 卓) { 1D (杲春涌)
167D (王隆玢)

16A(李正先) { 109D (戴慕真)
3PD (陈鞠旅)

27A (周士冕) —46D (李日基)

57A(刘安祺) { 8D (吴 俊)
97D (傅维藩)

炮兵第二旅 (黄正成)

第五战区 司令长官 李宗仁

副司令长官 李品仙 孙 震

第二集团军 总司令 刘汝明

副总司令 曹福林 田镇南

55A(曹福林) { 29D (荣光兴)
(兼) { 74D (李益智)

68A(刘汝珍) { 119D (刘广信)
36TD (崔贡琛)

39A(刘尚志) { 56D (孔海鲲)
51TD (史宏熹)

说明: ①第十五集团军之2KA (欠3KD)、3KD、边区挺进第八和第十纵队、涡北

及苏北挺进军各部归陈大庆指挥。

②陈大庆原为第十九集团军代总司令，六月二十日真除。

③四月二十六日，9TA之30TD归2KA军长廖运泽指挥。

④四月二十日，85A归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指挥。

⑤四月下旬至六月上旬，泛东挺进军先后成立了八个纵队。其独立第一挺进纵队于五月十六日改归12A副军长倪耀祖指挥。五月下旬，奉蒋介石令，平汉路以东其余各部队暂归何柱国统一指挥。此后至七月初，该部由陈大庆指挥参加商水、周口附近作战。

⑥12A于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以及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上旬归第二十八集团军指挥。20D战前属该军，后改隶89A。四月底至五月初，20D一度归第二十八集团军指挥，李仙洲于五月三日令该师归12A军长贺粹之指挥。

⑦29A于四月下旬至五月六日归第二十八集团军指挥。

⑧14A之94D于五月四日奉命配属15A守卫洛阳，六月十五日到卢氏归建。

⑨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于五月二十一日阵亡，六月上旬刘戡继任该集团军总司令。

⑩刘戡兵团：五月四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令14A（欠94D）、8NA之6ND及4TA（欠47D），均归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刘戡指挥。这支临时编组的部队后称为“刘戡兵团”。五月十日，6ND归还8NA建制。五月二十五日，蒋鼎文令4TA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直辖，令47A归刘戡指挥。六月上旬，该兵团一度归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指挥。

⑪4TA之47D于五月上旬奉命守卫临汝，暂归85A军长吴绍周指挥。

⑫40A是冀察战区（蒋鼎文兼总司令）部队，五月中旬奉蒋介石之命归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指挥，二十日胡宗南令该部归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指挥。二十一日蒋介石令：“现在潼关（不含）以东部队及洛河以南之第一战区部队统归蒋长官指挥。”

⑬9A及27A之8PD为第八战区首批援豫部队，分别于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到达河南，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直接指挥，五月下旬至六月初先后归还第八战区序列。

(八) 豫中(中原)会战日本侵略军指挥系统表(一九四四年四月中旬至六月中旬)

华北方面军 司令官 冈村宁次

第十二军 司令官 内山英太郎

第二十七师团(竹下义晴)

第三十七师团(长野佑一郎)

第六十二师团(本乡义夫)

第一一〇师团(林芳太郎)

战车第三师团(山路秀男)

骑兵第四旅团(藤田茂)

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多贺哲四郎)

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之独立步兵第七十四大队

(清水昂)

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之独立步兵第五大队

(森田舍三)

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之独立步兵第三十八大队

(江田贯一)

野战重炮兵第六联队(村上尚武)

独立野炮兵第十一联队(马场喜重)

山炮兵第二十七联队(村上诚一)

山炮兵第三十七联队(入村松一)

独立野炮兵第十一大队

独立山炮兵第一大队

野战高射炮第七十四大队

独立工兵第三十八联队(五十岚庄七)

独立工兵第四十联队(竹内忠)

独立工兵第五十九、第六十大队

电信第二十七联队

汽车第二十一、第二十五、第二十六联队

第一军 司令官 吉本贞一

第六十九师团（天兵团）（三浦忠次郎）

步兵第五十九旅团（地兵团）（木村千代太）
（松崎直人）

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洋兵团）（小原一明）

第六十二师团三个联队集成大队（神部队）
（森冈光之丞）

菊兵团 兵团长 野副昌德

步兵第六十七旅团（柳兵团）（柳勇）

独立步兵第九旅团（杉兵团）（长岭喜一）

第十二野战补充队（瓦田隆根）

第十一军 司令官 横山勇

独立步兵第十一旅团（宫下兵团）（宫下文雄）

第十三军 司令官 永津佐比重

第六十五师团（太田米雄）

步兵第七十一旅团（重松吉正）

第六十四师团之步兵第六十九旅团（岩切秀）

第五航空军 司令官 下山琢磨

第一飞行团（小林孝知）

第二飞行团（林三郎）

说明：①菊兵团是华北方面军直辖之第六十三师团师团长野副昌德指挥的步兵十个大队和一个炮兵队为骨干的集成部队。该兵团成立于五月初，五月九日参战，二十八日解散。兵团成立时，辖步兵第六十七旅团旅团长指挥的三个独立步兵大队和原属第十二军直辖的独立步兵第九旅团、第十二野战补充队。五月十四日，独立步兵第九旅团纳入第一军指挥。五月十五日至十八日，第一一〇师团的一个步兵大队和第十二军直辖的三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大队先后配属该兵团（于二十六日解除配属关系）。五月二十三日，第十二军将该兵团纳入直辖指挥。

②六月初至十四日，第十二军上战车的第三师团一部、野战重炮兵第六联队、独立步兵第十一大队、独立步兵第十四大队以及独立山炮兵第一大队配属于第一军。

(九) 豫西鄂北会战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表 (一九四五年三月下旬至五月下旬)

军事委员会汉中行营主任 李宗仁

第一战区 代司令长官 胡宗南

副司令长官 曾万钟 孙蔚如

第三十一集团军 总司令 王仲廉

副总司令 李楚瀛

85A(吴绍周) { 23D (黄子华)
110D (廖运周)
55TD (李守正)

78A(赖汝雄) { 42ND (谭煜麟)
43ND (黄国书)
44ND(张汉初)

27A(谢辅三) { 47D (李奇亨)
4TD (马雄飞)
90A之28D (王应尊)

89A之1ND (黄永瓚)

89A之62TD (鲍汝澧)

1A之167D (王隆玗)

第三警备区司令 刘子奇

66TD (刘子奇)(兼)

挺进第四纵队 (席祥青)

挺进第六纵队 (陈舜德)

第四集团军 代总司令 裴昌会

副总司令 张耀明 李兴中

38A(张耀明) { 17D (申及智)
(兼) { 35ND (孔从周)

96A(李兴中) { 177D (李振西)
(兼) { 14ND (陈子坚)

90A(严明) { 61D (邓钟梅)
3A之7D (李用章)

豫省警备总司令 刘茂恩

15A(武庭麟) { 64D (刘献捷)
65D (李纪云)

冀察战区 总司令 高树勋

副总司令 胡伯翰 马法五

8NA(胡伯翰) { 6ND (范龙章)
(兼) { 29TD (尹瀛洲)

河北民军 (乔明礼)

独立团 (王遂庆)

40A(马法五) { 39D (司元恺)
106D (李振清)
40ND (崔玉海)

第五战区 司令长官 刘峙

副司令长官 郭寄嶠 孙震

第二集团军 总司令 刘汝明

副总司令 曹福林 田镇南

55A(曹福林) { 29D (荣光兴)
(兼) { 74D (李益智)
81D (葛开祥)

68A(刘汝珍) { 119D (刘广信)
143D (黄樵松)
36TD (崔贡琛)

22D (单裕丰)

豫鄂边区挺进军 代总指挥 杜大中

第一纵队 (曹文彬)

第七纵队 (王冠五)

第二十二集团军 总司令 孙震 (兼)

副总司令 董宋珩 陈鼎勋

41A(曾甦元) { 122D (张宣武)
123D (汪朝濂)
124D (刘公台)

45A(陈鼎勋) { 125D (汪匣锋)
127D (王澄熙)
1TD (李才桂)
(兼) 第三纵队 (曾宪成)
第六纵队 (曹 勳)
第九纵队 (李朗星)

69A(米文和) { 181D (张雨亭)
28TD (陈光然)

第三十三集团军 总司令 冯治安

副总司令 李文田 张克侠

59A(刘振三) { 38D (李九思)
180D (董升堂)
53TD (翟紫封)

77A(何基沣) { 37D (吉星文)
132D (王长海)
179D (许长林)

47A(李宗昉) { 104D (杨显名)
178D (李家英)

军事委员会别动军第六纵队 (岳焯远)

第十战区 司令长官 李品仙

副司令长官 何柱国 牟中珩

9TA(傅立平) { 27TD (王金铎)
 2KA之3KD (徐长熙)
 7A之173D (刘 昉)
 补充第四师
 补充第十三师
 补充第二十师

空军四个大队

说明：①27A属第三十六集团军，四月上旬起归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指挥。90A之28D于五月上旬起归27A军长谢辅三指挥。

②90A属第三十四集团军，五月中下旬豫西官道口作战时配属第四集团军，并指挥3A之7D。

③四月中旬起，15A之65D归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指挥，配属27A。

④冀察战区部队于三月二十四日加入第五战区序列，四月十四日归还第一战区序列。

⑤第三十三集团军于三月二十三日加入第五战区序列，四月二十三日归还第六战区序列。

⑥第二十二集团军之69A于三月下旬归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指挥，四月下旬归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曹福林指挥。

(十) 豫西鄂北会战日本侵略军指挥系统表 (一九四五年三月下旬至五月下旬)

第十二军 司令官 内山英太郎 鹰森孝

第一一〇师团 (木村经广)

第一一五师团 (杉浦英吉)

战车第三师团 (山路秀男)

骑兵第四旅团 (藤田茂)

吉武支队

独立混成第九十二旅团 (瓦田隆根)

野战重炮兵第六联队 (村上尚武)

独立山炮兵第一大队 (中岛政次)

独立速射炮一个大队

野战机关炮两个中队

汽车第二十五联队

独立工兵第四十联队

第三十四军 司令官 栢渊镇一

第三十九师团 (佐佐真之助)

第一军 司令官 澄田睐四郎

第五独立警备队 (佐久间盛一)

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 (元泉欣)

说明: ①四月中旬, 内山英太郎转任第十五方面军司令官兼中部军区司令官, 鹰森孝继任第十二军司令官。

②吉武支队是以第一一七师团步兵第八十七旅团旅团长吉武秀人为支队长, 以三个步兵大队为基干的支队。该支队还辖有一个迫击炮队和一个工兵队, 于三月上旬入列第十二军司令官指挥下。

③据《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 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长名叫佐佐真之辅。

④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旅团长的姓名, 《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著)中叫元泉欣; 《侵华日军序列沿革》(李惠等编)中叫元泉馨; 《毙命中国的百名日军将领》(张子申等编)中叫元香馨, 后改中国名字为“原泉福”。